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一卷



01  
225  
=1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一卷

一八四四——一八五三年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I. BAND: 1844—1853  
DIETZ VERLAG BERLIN, 1949.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第一卷

李季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0\frac{3}{8}$  · 插頁 5 · 字數 495,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5) 2.20元

統一書號 1002·6



3/21  
出版者說明

本書是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德文原本第一卷翻譯的；这个德文原本則係根据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德文本翻印的。

本書中列寧的“論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係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一書中的譯文。

本書所用符号，係据德文原本。其中〔 〕係德文原本編者所加，主要为補充和說明原信中的省略寫法或紙張破損之处等等；〔1〕〔2〕〔3〕……係原編者註，註文列於每信之後（①②③……为譯者註，註文列於每頁下边）。

原信中常夾雜外國文，原編者則於編者註中譯为德文，这些外國文本譯本已在信中直接譯为中文，因此此項原編者註亦已刪去。其他原編者註凡能加入者均已加入。

書後所附常見的綽号、別名及暱称表係从德文原本譯出，“人名索引”係从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譯出。



## 列 寧

### 論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恩格斯是共產主義底創始人之一)

久已答应刊印的兩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通信集，現在終於出版了。恩格斯曾囑託倍倍爾和伯恩施坦負責印行這部通信集。倍倍爾逝世不久前已把自己所擔負的一部分編輯工作完成了。

這部“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是於幾星期前由斯圖加特城的狄茨書局印行，共四厚冊。這裏面一共編進有馬克思與恩格斯從一八四四至一八八三年的長時期中寫的一千三百八十六封信。

編輯工作，即為每一時期的通信寫篇序言，是由伯恩施坦擔任的。這一工作在技術和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滿意，原是意料中的事。伯恩施坦既已臭名昭彰地“進化”到了極端機會主義的觀點，本來也就不能來負責編輯這些徹頭徹尾浸透革命精神的書信。伯恩施坦所寫的序言，一部分是言之無物，一部分簡直是捏造，例如他不僅沒有對拉薩爾與施維澤爾兩人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抨擊的那些機會主義錯誤給一個明確坦直的評判，反而說出了一些折衷主義的辭句和胡言暴語，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拉薩爾的意見並不全是正確的”（第三卷，第十八頁），或說在策略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意見與施維澤爾底意見相近的程度，要比他們與李卜克內西意見相近的程度更大（第四卷，第十頁）。這種胡言暴語除了掩蓋和粉飾機會主義而外，是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的。不幸在現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對馬克思與其許多敵人所作的理



論鬥爭持折衷主义态度的人，一天多似一天。

从技術方面來看，索引編得不能令人滿意，——四冊總共只有一个索引(例如，把考茨基与斯推林兩人名字遺漏了)；對於各封書信所加的附註未免太少，並且都是夾雜在編者序言中而不是像左尔格版本裏那樣放在相当書信近旁，以及其他等等。

这个版本定價太高，四冊差不多價值二十盧布。全部通信当然可以而且本來應該印成較低廉較樸素的版本；此外，可以而且應該把原則上最重要的信札印成一本选集，以廣佈於工人中間。

本版中所有的这些缺點，自然要增加研究这部通信集上的困难。这当然是很可惜的，因为这些通信底科学的和政治的價值極大。这些通信不僅使讀者能很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处，並且还把馬克思主义底最丰富理論內容發揮得極為詳明，因为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在通信中再三反覆說到他們学說底許多方面，強調並說明了——有時是用共同討論与互相解釋的方式——最新穎(對於先前觀點而言)、最重要和最困难之點。

讀者从这些書信中可以異常明白地認識全世界工人運動底歷史，——認識这个歷史中最重要與最重大的地方。尤其重要的，是工人階級政策底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各样的歷史時期，遇到东半球各个不同的國度中以及西半球上所發生的各种事件時，都討論了有關工人階級政治任务問題提法的最有原則意义的問題。通信集所包括的那个時代，正是工人階級从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方面脫開的時代，正是獨立工人運動產生的時代，正是確定無產階級策略和政策原則的時代。在現今時期，各國工人運動因資產階級停滯腐敗，因工人領袖專門注意日常瑣事等等而沾染机会主义的程度愈深，則这个通信集中所包含的極丰富的材料也愈有價值，因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對於無產階級底根本改革目的具有極深刻認識，以及針對着这些革命目的來異常靈活地

規定相當策略任務而絲毫不對機會主義思想或革命空談表示讓步的模範。

如果我們想用一个詞來斷定全部通信集底焦點，即其中所發表所討論的一切思想集結的中心點，那末這個詞就是辯證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為注意，他們對之有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進步的地方，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方面。

\* \* \*

在往下的敘述中，我們首先就要把通信內容作一概述，然後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最重要的評論和意見作個大概的說明，但並不自命為已把全部通信內容說明盡致。

## 一 概 述

二十四歲時的恩格斯在一八四四年間寫給馬克思的幾封信，是他們兩人通信的開始。在這幾封信中把德國當時的情形敘說得極其明晰。第一封信是於一八四四年九月下旬從恩格斯家庭所在和恩格斯出生的巴門城發出。恩格斯那時還沒滿二十四歲。他很厭煩自己家裏的生活，急想脫離家庭。他父親是個工廠主，性情橫暴，篤信宗教，深恨兒子四出參加政治會議，痛恨他的共產主義思想。若不是有我所深愛的母親；——恩格斯當時寫道——那我就在離家以前幾天的逗留，也會是忍受不住的。家裏的人提出來反對我離家的是何等瑣細的理由，何等迷信的憂慮，恐怕是你連想都想像不到的哩，——他當時這樣向馬克思訴說道。

當恩格斯還在巴門城的時候，——他因與一位女子發生戀愛，曾在巴門城逗留過一些時間，——他對他的父親讓步，到工廠賬房

去(因为他父親是个工廠主)工作了兩個星期。“做生意是件可憎的事情，——他當時寫信給馬克思說，——巴門是个可憎的外省城市，這裏消遣時光的習俗真是可憎，而最可憎的是不僅要做資產者，而且还要做工廠主，即積極与無產階級作对的資產者……”。不过我所能引以自慰的，——恩格斯繼續寫道，——是我在寫工人階級狀況這本書(大家知道，這本書出版於一八四五年，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一部优秀的著作)。“一个身为共產主义者的人，若不从事於文字工作，还可迫於环境來做一个資產者和做一个幹生意經的負重的畜生，但一个人若要同時从事廣大共產主义宣傳和經營工商生意，却就簡直办不到了。我必得離開這裏。此外，又加上这个徹头徹尾都是基督教的，普魯士式的家庭中令人昏昏欲睡的生活，真使我再不能忍耐下去了；我留在这裏，怕結果会变成一个德國的俗人，並把庸俗習气灌輸到共產主义運動中去”。这就是年輕的恩格斯所寫的一段話。一八四八年革命後，他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回到他父親的賬房裏去做一个多年“幹生意經的負重的畜生”，然而他終能坚持自己的立場，給自己創造出一个环境，不是基督教的普魯士式的环境，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同志的环境，成了一个終身激烈無情反对“把庸俗習气灌輸到共產主义運動中去”的人。

一八四四年德國外省社会生活，正与二十世紀初期一九〇五年革命前俄國社会生活相似。大家爭先恐後地加入政治運動，大家都充滿了憤恨政府的心理，牧師們因为青年相信無神論而呵斥青年，資產者家庭中的子弟因反对父母“用貴族态度对待僕役或工人”而同父母爭吵。

普遍的反对情緒是表現於大家都以共產主义者自命。“巴門城中的警察局長是个共產主义者”，——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說。“我到过科倫、杜塞尔多夫、易北菲尔，——到处都碰得見共產主义



者!”“有一位熱心的共產主義者，畫漫畫的美術家，名叫塞爾，將於兩月後往巴黎去。我決定把你的住址告訴給他。你們大家都會喜歡他，因為他具有一副熱烈的性格，愛好音樂，可以當作一個漫畫家來用”。

“易北菲爾這裏常有奇事發生。昨天（此信是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寫的），在我們這個城中一個最上等的餐館裏一個最大的廳內開了第三次共產黨人大會。第一次大會有四十人參加，第二次大會有一百三十人參加，第三次大會至少有兩百人參加。易北菲爾與巴門城中一切有錢的貴族以至小商人都有人出席參加，所缺少的只是無產階級分子”。

這就是恩格斯在信中所寫的話，一個字也沒有增減。當時德國人人都是共產主義者，惟有無產階級除外。當時共產主義是大家，特別是資產階級表示其反對情緒的一種方式。“最魯鈍最懶惰最庸俗的一班人，素來是對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發生興趣的，現在都簡直熱烈歡迎起共產主義來了”。當時共產主義底主要宣傳者，是同我國民粹派，“社會革命黨人”，“人民社會主義者”等等相彷彿的人物，換句話說，就是善心好意的資產者，多少有點憤恨政府的人。

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在不可勝數的冒充社會主義的思潮和派別當中，恩格斯終能為自己打通一條走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怕去與那許許多多善人君子，熱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很壞的共產主義者們決裂。

一八四六年。恩格斯到了巴黎。當時巴黎政治生活沸騰，大家都熱烈討論着各種各色的社會主義學說。恩格斯極興奮地研究社會主義，與卡貝、路易·勃朗以及當時其他著名社會主義者相認識，時常到各編輯部和各小組中去。

他最注意的是當時最嚴重最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即蒲魯東

主义。早在蒲魯东所著“貧困底哲学”一書出版以前（該書出版於一八四六年十月，而馬克思底答覆，即著名的“哲学底貧困”一書，是出版於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就对蒲魯东當時为德國社会主义者格龍所特別努力鼓吹的那些根本思想，給了一个無情毒辣和異常深刻的批評。恩格斯深知英語（馬克思學習英語，要比恩格斯晚得多）与英國刊物，故能立即（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的信）指出蒲魯东的所謂“勞動市集”在英國遭到破產的例証。蒲魯东沾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憤慨地說道，——因为照蒲魯东那样說法，工人應該贖回資本。

二十六歲時的恩格斯就簡直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消滅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語，在他於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即是早在“共產黨宣言”出世以前寫的一封信中就可看到，而且那裏已經指出格龍是該派底主要代表人物。“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俗人的”學說，“無謂的空談”，所謂“一般人類的”願望，“盲目地害怕‘粗野’共產主义”（Löffel-Kommunismus，直譯就是“湯匙的共產主义”或口胃的共產主义），为人類“造福的和平計劃”，——這就是恩格斯對於馬克思以前所有一切種類的社会主义流派所作的評判。

“我們對於蒲魯东主义問題，——恩格斯寫道，——一共爭論了三个夜晚；當時，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由格龍領頭來反對我。我所要証明的主要之點，就是強力革命的必要”（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往下又寫道：最後我大發雷霆，逼得对方不得不公開表示反对共產主义。我當時要求举手表决，看我們究竟是不是共產主义者。格龍分子憤怒万分，就開始來辯解，說他們集聚起來是为了討論“人類幸福”問題，說總要知道共產主义究竟是个什麼东西才好。我當時給了他們一个最簡單的定義，使得他們無法閃避中心問題。我當時所下的

定义是說，——恩格斯寫道，——共產主義者底主張是：（一）維護與資產者利益相反的無產者的利益；（二）用消滅私有制而代之以公有制的手段來實現這點；（三）認為只有採用強力民主革命，才能實現這些目的（這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一年半以前寫的）。

大會上討論的結果，是由十三票對格龍派二票通過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定义。參加這些集會的約有二十個手工木匠。這樣，早在六十七年以前，就在巴黎實行奠定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底基礎。

經過一年之後，恩格斯於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寫信告訴馬克思，說他已經擬好了“共產黨宣言”底草稿，並說他反對原來決定的那種問答式的体裁。“我開始就說明什麼是共產主義，——恩格斯寫道，——然後就直接說到無產階級，它的起源史，它與以前勞動者的差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性底發展，危機，結論”。“最後就說到共產黨人底黨的政策”。

恩格斯這封有歷史意義的談論那部傳遍全世界，一切基本原則至今仍然正確，非常生動而迫切，好像昨天才寫成的著作初稿的信，異常明顯地表明出，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底名字視為近代社會主義創始人底名字並列在一起，是很正當的<sup>①</sup>。

寫於一九一三年十月。

---

<sup>①</sup> 原稿中斷於此。——編者



## 目 次

論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 寧 1

### 一八四四年

- 一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四年十月  
八至十日] ..... 3
- 二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  
十九日..... 6

### 一八四五年

- 三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五年一月  
二十日] .....12
- 四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五年  
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七日.....17
- 五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五年  
三月十七日.....21

### 一八四六年

- 六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俄斯坦德 一八四六  
年七月二十七日.....26
- 七 恩格斯論共產主義出版股分公司的創立計劃 [俄斯  
坦德 一八四六年八月初] 斷片 .....28

- 八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  
八月十九日……………30
- 九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巴黎  
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九日 委員會書信第一號……………34
- 一〇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巴黎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委員會書信第二號……………38
- 一一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  
年九月十八日……………45
- 一二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  
年十月中旬] ……………51
- 一三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委員會書信第三號……………56
- 一四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  
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後] ……………61
- 一五 伯奈斯和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二日 ……………63
- 一六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  
年十二月底] ……………66

### 一八四七年

- 一七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  
年一月十五日……………72
- 一八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  
年]三月九日 ……………75
- 一九 馬克思致在巴黎的恩格斯 腓力浦·基歌附筆  
布魯塞爾 [一八四七年]五月十五日……………80
- 二〇 恩格斯致在荷蘭的馬克思 布魯塞爾 一八四七

	年九月二十八至三十日	82
二一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 年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90
二二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 年十一月十四至十五日	96
二三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 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100

### 一八四八年

二四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八 年一月十四日	102
二五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八 年一月二十一日]	105
二六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布魯塞爾 [一八四八 年]三月八至九日	107
二七	馬克思致在布魯塞爾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八 年三月十二日前後]	110
二八	馬克思致在布魯塞爾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八 年三月十六日	110
二九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布魯塞爾 一八四 八年三月十八日]	112
三〇	馬克思致在巴門的恩格斯 [科倫 一八四八年 四月二十四日前後]	114
三一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八年 四月二十五日	115
三二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八年 五月九日	116



- 三三 馬克思致在日內瓦的恩格斯 路易·叔尔茨附筆  
[科倫 一八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前後]…… 117
- 三四 馬克思致在洛桑的恩格斯 [科倫 一八四八年  
十一月十日前後] …… 118
- 三五 馬克思致在伯尔尼的恩格斯 科倫 一八四八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119
- 三六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伯尔尼 [一八四八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120

### 一八四九年

- 三七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伯尔尼 一八四九年  
一月七至八日…… 122
- 三八 馬克思致在科倫的恩格斯 [一八四九年三月]… 123
- 三九 馬克思致在科倫的恩格斯 漢堡 [一八四九年]  
四月二十三日…… 124
- 四〇 馬克思致在凱撒斯勞登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  
四九年]六月七日 …… 124
- 四一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夫人燕妮 味薇 一八  
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126
- 四二 馬克思致在味薇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  
八月一日前後] …… 128
- 四三 馬克思致在味薇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  
八月十七日…… 129
- 四四 馬克思致在洛桑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  
八月二十三日…… 131

### 一八五〇年

- 四五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〇

	年十一月十九日·····	133
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33
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34
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馬克思夫人燕妮附筆 [一八 五〇年]十二月二日·····	135
四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142
五〇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 十九日·····	143

### 一八五一年

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六日·····	145
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七日·····	145
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一月八日·····	149
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151
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152
五六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 二十五日前後]·····	154
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威廉·皮拍附筆 一八五一年 一月二十七日·····	154
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156
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三日·····	158
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五日·····	163
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日·····	166
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一日·····	168
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170
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三日·····	172
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174

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180
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182
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184
六九	威廉·皮拍和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 二十六日……	186
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190
七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191
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192
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一日……	193
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八日……	194
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日……	195
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	196
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	197
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九日……	200
七九	威廉·皮拍和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 二十二日……	201
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06
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日……	208
八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四月三日……	210
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	214
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215
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	217
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三日……	220
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五日……	222
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六日]……	224
八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八日……	226
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九日……	227



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230
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232
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234
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237
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240
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六月三日]……	243
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六月十六日……	243
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244
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六日前後]…	245
一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三日……	246
一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251
一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前後] ……………	254
一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前後] ……………	254
一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257
一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258
一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日前 後] ……………	261
一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	263
一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日前 後] ……………	269
一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一日 前後] ……………	271
一一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四日……	274
一一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277
一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280

一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前後]	288
一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前後]	288
一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289
一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一日.....	294
一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八日.....	295
一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一日...	297
一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三日.....	297
一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	299
一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 三日.....	300
一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 三日.....	304
一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309
一二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六 日]	309
一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三日.....	312
一二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五日.....	316
一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九日.....	319
一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322
一二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前後]	323
一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	325
一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	327

一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330
一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日……	332
一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335
一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日……	337
一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339
一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342
一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夫人燕妮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	344

### 一八五二年

一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六日……	345
一四〇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八日前後] ……………	346
一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夫人燕妮	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348
一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日……	350
一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351
一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354
一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355
一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357
一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	358
一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359
一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六日……	362
一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七日……	363
一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八日…	364
一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九日……	365
一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	



	三日.....	365
一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368
一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三月二日..... 370
一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三月三日..... 373
一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 374
一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三月三十日..... 378
一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一日..... 380
一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 381
一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十四日..... 383
一六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日..... 383
一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385
一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386
一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388
一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389
一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390
一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一日..... 393
一六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 394
一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五月六日..... 396
一七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七日..... 397
一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三日... 400
一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400
一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401
一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401
一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 二日..... 402
一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 四日..... 403

一七八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他的夫人 恩格斯附筆 曼徹斯特 一八五二年六月十八日……………	404
一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六月三十日……	406
一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七月三日……	406
一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七月六日……	410
一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三日……	411
一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413
一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日……	415
一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417
一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日……	418
一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五日……	419
一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六日……	420
一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六日……	421
一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九日]……	426
一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日……	426
一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六日……	430
一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九日……	431
一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一 日] ……………	436
一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438
一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439
一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日……	443
一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七日……	444
一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八日……	446
二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九日……	447
二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四日……	448
二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八日……	449

二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日……	450
二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三 日] ……………	451
二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452
二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55
二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457
二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一日前 後] ……………	459
二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	460
二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日……	462
二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二日…	463
二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四日]…	464
二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八日……	465
二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日……	466
二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 二日] ……………	466
二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467
二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 六日……………	469
二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469
二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471
二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472
二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479
二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479
二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 十九日] ……………	481
二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日……	485



二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四日……	487
二二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五至 六日] ……………	487
二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日……	490
二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前後] ……………	495
二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495
二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496
二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	496
二三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	498
二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三日……	499
二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502

### 一八五三年

二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一日……	504
二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505
二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506
二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509
二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511
二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三月四日 前後] ……………	518
二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日……	517
二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一日] 斷片……………	520
二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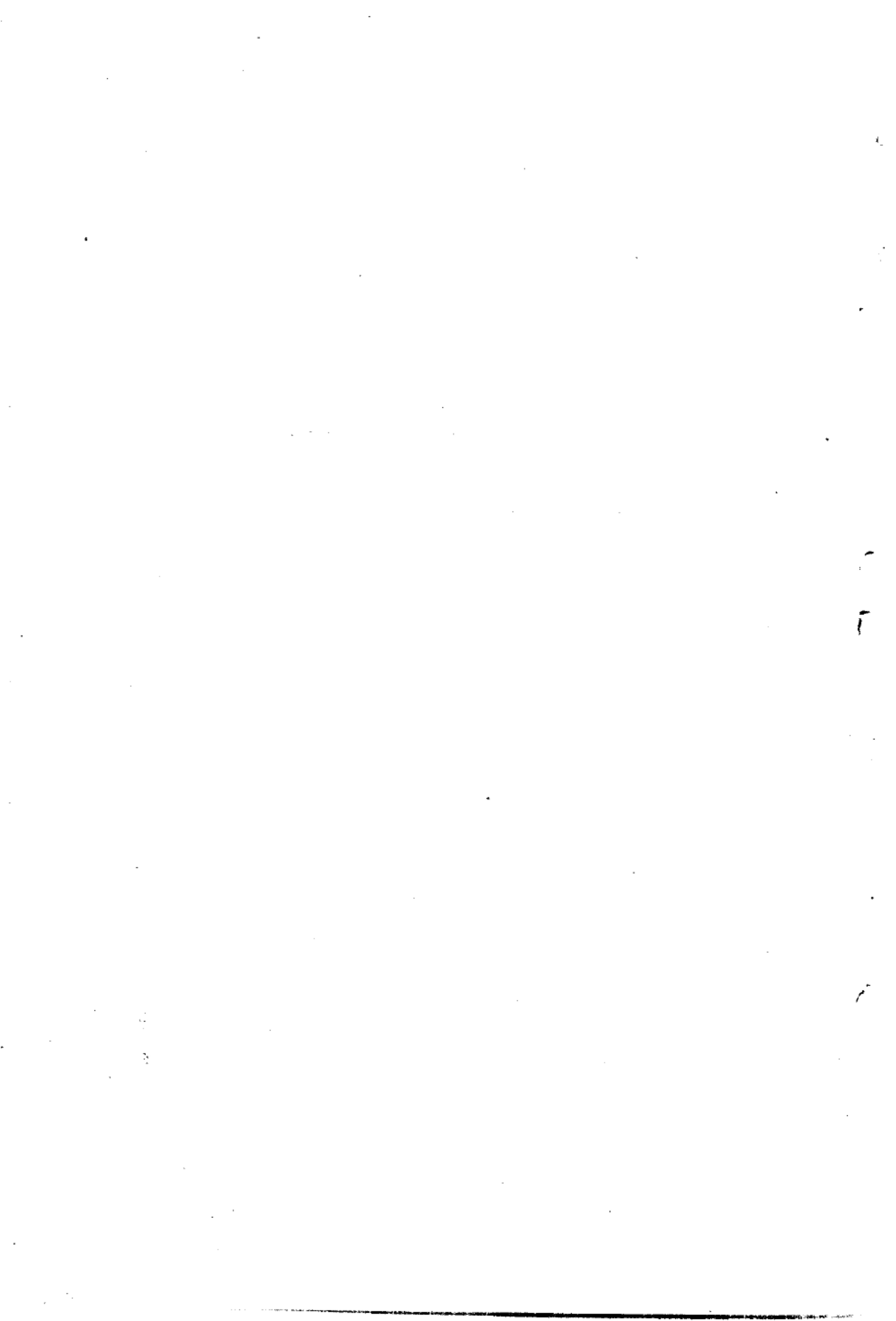
二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二 至二十三日	523
二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四月十日	526
二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528
二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529
二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531
二四九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 二十七日]	532
二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532
二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七 日]	533
二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534
二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前後]	534
二五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日	537
二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537
二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538
二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六月一日]	539
二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	540
二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	544
二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六月九日	549
二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550
二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555
二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	556
二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七月九日	557
二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558
二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八日	559

二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560
二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561
二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	563
二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	568
二七一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九日] ……	570
二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571
二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	572
二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573
二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三十日……	575
二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月八日……	576
二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月十二日……	578
二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580
二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581
二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582
二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583
二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584
二八三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584
二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日……	585
二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後] ……	586
二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587
	常見的綽号、別号及暱称表	……	590
	人名索引	……	591



#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一八四四至一八五三年



## 一八四四年

### 一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四年十月 八至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沒有早點給你消息，你將奇怪，這是當然的；關於我回來的事，至今還沒有什麼可告的。自到巴門三星期以來，與一些朋友和許多家人親戚的相處令人十分愉快，幸而，內中有半打可愛的婦女。工作，這裏是談不到的，尤其因我的妹妹已和倫敦的共產主義者愛彌爾·布蘭克（亞威伯克和他認識）訂婚，家中現在自然是非常忙亂。此外，我很清楚地看到，要返巴黎，前途仍有重大的困難，恐怕必須在德國流浪半年或一整年；我自然要尽力避免這一點，但你不會相信，我是被何等瑣碎的顧慮、何等迷信的恐怖阻止着。

我曾逗留科倫三天，而為我們所展開的巨大宣傳所吃驚。同志們都很活動，但缺乏一種應有的後盾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就向來的觀點和以往的歷史，寫幾本書，將諸種原則加以邏輯地和歷史地發揮，並作為這種歷史必然的繼續，那一切都將陷在半昏睡狀態中，而最大多數的人仍會在黑暗中摸索。我後來到了杜塞爾多夫，看見那裏也有好些幹練的小伙子。然而我最喜歡我的那些易北菲爾人，在他們的身上人道主義的觀點的確變成了血肉；這些小伙子真正開始在幹家政上的革命，當他們的父母敢於用貴族態度對待僕人或工人時，總是據理力爭——像這樣的事在宗法制的易北菲爾正多着哩。除掉這個小集團外，那裏還出現第二個小集團，也很好，不過有些紛亂。在巴門，警察局長是個共產主義者。前天有一



个現任中学教員的老同学來訪，他虽沒有和共產主义者接觸过，却也受了強烈的感染。我們倘若能够直接影响人民，那馬上会佔統治地位。但这幾乎不可能，特别是因为我們这些文人必須冷靜，以免被捕。此外，這裏很安全，只要我們沉着，人家並不注意我們，我相信赫[斯]由於心裏害怕，有些見神見鬼。我在這裏絕對沒有受到麻煩，只有首席檢察官有一次曾向一个我們的人問及我，一直到現在，我的見聞所及，不过如此。

這裏的報載伯奈斯被当地政府控告，並在那裏受過審判。此事是否真實，又那个小冊子〔1〕怎样，現在已完成了罷，望寫信告我。關於鮑威尔兄弟，這裏沒有一點消息，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情形。而一直到現在為止，大家對於“年鑑”〔2〕還非常需要。評喀萊尔的論文，使我在“羣眾”中獲得巨大的聲譽，未免可笑，至於經濟學論文，讀者却很少。這是自然的。

在易北菲尔，牧師先生們，至少是克綸馬赫也作反对我們的宣傳；目前虽只反对青年人的無神論，但我以为馬上就会有对共產主义的譴責。去夏整个易北菲尔只以這些無神論者為談話的資料。總之，這裏有一種值得注意的運動。自我離開後，烏帕塔爾在各方面較最近五十年來都有巨大的進步。社會的論調比較文明了，參加政治運動和反对的行動也普遍了，工業已有巨大的進步，新的市區建設起來了，整個整個的森林都被伐掉，全部事業現在可以說是在德國文明水準之上，然四年以前還深深地落在這種水準之下——總之，這裏為我們的原則準備了一種優美的基地，如能首先推動我們激烈而熱情的漂染工人投入運動中，連你自己也會對烏帕塔爾發生驚異。幾年以來，工人們已經達到舊文明的最後階段，他們用犯罪、搶劫和殺人的迅速增加，來抗議舊的社會組織。街上一到晚上，就很不安全，資產階級常被棍擊、被刀戳、被搶劫；這裏的無產者如果依照英國無產者的同一規律發展下去，那他們馬上會了解，

以个人的資格和用暴力來抗議社会制度，这种做法是沒有用的，必須以人類的資格，羣策羣力，用共產主义來抗議。只要能對这些人指出一条道路就好了！但这却不可能。

我的弟弟現在科倫當兵，只要他不受猜疑，倒是寄信給赫[斯]等的一个好通訊处。目前我自己还不確切知道他的地址，所以也不能告訴你。

自寫了上面的信後，我到過易北菲爾，又遇到幾個从不認識的共產主义者。無論到哪裏，總碰得到共產主义者。有一个很狂熱的共產主义者叫做塞爾，是漫画家和新進的歷史画家，他將在兩個月內去巴黎，我將把你們的通訊处告訴他，这家伙的熱情的性情，他的繪画和愛好音樂，會使你們歡喜，而且讓他擔任漫画，是很好的。也許那時我自己已來到巴黎，不過還很難說定。

“前進報”〔3〕寄來了幾份，我已留意，要使別人訂報；讓發行所將樣張送給易北菲爾的：洛特、威廉·布蘭克上尉的兒子、施特流克、火花街的巴威啤酒店（共產主义的小酒店）主邁耶，都通過當地共產主义的書店老闆伯德克，並用信封分寄。當这些人看到樣品時，也會訂閱的。隨後寄給杜塞爾多夫的醫學博士牟勒；然後科倫的醫學博士德斯脫、啤酒店主勒根〔4〕及寄給你的內弟〔5〕等等，自然都經過書店，並用信封分寄。

現在要注意，趕快將你曾經收集的材料拋出來問世罷。早已是這樣做的時候了。我也要切實工作，並且今天馬上就開始。關於共產主义在實踐上實現的可能性，德意志人還不很明白，要去掉這種小毛病我將寫一個小冊子，說明此事正在實行，並通俗地說明英國和美國共產主义的實踐。這要花費我三天左右的工夫，但對这些人必定很有啓發作用。我在此地和人們談話時，已經看出這一點。

切實幹，趕快出版罷！替我問候亞威伯克、巴枯寧、革利葉和其

他友人，不要把你的夫人忘掉了，望即來信告訴我一切事情。此信如安全達到，未被拆開，請儘可能在信封上用商人的字体，寫信到易北菲尔施特流克公司，或我以前開給亞威伯克的另一地址。郵狗們是否因此信好像妇人的手筆而受欺騙，這是我所急欲知道的。

再會，親愛的卡爾，馬上來信罷。我沒有比在你家一起度過的十天，再愉快而富於人生樂趣了。至於待創立的事業，我還沒有適當的機會採取行動。

〔1〕 指“神聖家族”。

〔2〕 指“德法年鑑”。

〔3〕 指激進的巴黎報紙“前進報”，馬克思於一八四四年參加該報的工作。

〔4〕 Lölgen 原信為 Löllchen。

〔5〕 即愛得加·威斯特華倫。

## 二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二號

親愛的馬·：

大約兩星期前接到你和伯[奈斯]幾行手書，日期為十月八日，而郵戳則為布魯塞爾，十月二十七日。大約在同時，當你寫信給我時，我也發過一信給你，信封上寫着你夫人的名字，希望已經收到了這封信。為謀將來的安全，使我們的書信不致橫遭竊取起見，我提議必須編號；我這封信是第二號，當你寫信時，可以指出已經收到的是哪一號信，是否有缺少的。

幾天前我到過科倫和波恩。在科倫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格龍會將人們的活動告訴你的。赫斯如得到必需的錢，他打算在兩三星期內到那裏去。你們現在也有布耳革斯在那裏，因此可開一個適當的會議。你們愈不需要我，這裏却愈需要我。現在我顯然還



不能來，否則必須和我全家鬧翻。此外，我有一件戀愛的事情，也必須首先弄清楚。我們兩人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留在這裏，因為人們需要督促去進行必要的活動，才不致誤入歧途。例如楊恩和其他許多人總不相信在我們和魯格之間有原則上的差異，還是以為這只是私人的誹謗。如對他們說[魯格]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便認為不對，以為像魯[格]這樣的一個“學術權威”被輕率地排斥，畢竟是一樁憾事！對他們有什麼話好說？必須等魯[格]再幹一次大蠢事，對這些人們能昭然若揭地證明才行。我不知道楊[恩]是否一無用處，然他確沒有充分的決斷力。

我們現在到處有公開的集會，要成立提高工人的聯合會；這使德意志人大大地活躍起來，使一般俗人也注意到社會問題。人們直截了當地召集此等會議，並不通知警察。在科倫的章程起草委員會中，我們的同志佔半數，在易北菲爾的委員會中至少有一個，而且兩次集會中，由於得到唯理論者的幫助，給了宗教信徒以重大的打擊；由於我們佔着絕對大多數，所有關於基督教的东西都被摒在章程之外了。這些唯理論者用他們理論上的基督教和實踐上的無神論，弄得可笑到了極點，這使我很高興。在原則上，他們承認基督教的反對派是完全對的，但在實踐上，又不要在章程中提及依照他們自己的說法構成了聯合會的基礎的基督教；章程應包括一切東西，只是不包括聯合會的主要原則！這些傢伙對於這可笑的主張固執到如此程度，因此我絕對沒有說話的必要，然我們在現今狀況之下，能夠得到這樣的章程，却是最所希望的了。下星期日又有集會，但我明日要去威斯特法楞，不能出席。

我正埋首於英國報紙和書籍中，在根據這些報紙和書籍編寫自己的關於英國無產者狀況的著作。我想一月中旬或一月底可以完成，因為一兩星期來，已將編排材料的最煩難工作弄好了。我將替英國人編纂一個美滿的罪狀表；我要在一切世人之前，控告英國



資產階級犯了大批殺害、搶劫和其他一切罪行，並寫一篇英文序言，將單獨印出來，送給英國的政黨領袖、文人和國會議員。這些傢伙當然會記得起我。自然這是指桑罵槐，意在德國的資產階級，我明白說出它和英國資產階級一樣壞，不過在壓榨方面沒有那樣勇敢、徹底和熟練罷了。這部著作一經完成，我即着手寫英國人的社會發展史，那所費勞力當較少，因為材料是現成的，頭腦中已有安排，而事情我也是完全清楚的。在間歇期中，如有時間，我還要寫些小冊子，特別是反對李斯特的。

斯蒂納的“唯一者及其財產”雖還沒有出版，想你當已聽見過。威根送給我一份校樣，因我隨身帶到科倫，在赫斯那裏看了一下。高貴的斯蒂納的原則——你認識柏林人斯密特，他在波爾的叢刊〔1〕上寫些關於“秘密”〔2〕的東西——是邊沁的利己主義，不過在一方面進行得較為徹底，在另一方面不大徹底罷了。所以較為徹底，是因斯蒂〔納〕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將個人放在上帝之上，或者毋寧說是把它看成終極者的，至於邊沁還將上帝置於雲霧迷濛的遠處而放在個人之上；總之，斯蒂〔納〕是站在德國唯心論的肩上，是轉向唯物論和經驗論的唯心論者，而邊沁只是簡單的經驗論者。斯蒂〔納〕的不大徹底，是想要避免那已經崩潰的社會的再造——這是邊沁所致力於的——然却不可能。這種利己主義只是現社會和現人類已經認識的本質，只是現社會對抗我們所能夠說的最後的話，只是一切學說現有的愚昧中的頂點。因此，這件事是重要的，比如說，比赫斯所見的更為重要。我們不能把它推在一邊不理，正好利用它做現有愚蠢狀態的完全表現，我們此時應將它扭轉來，作為繼續建築的基地。這種利己主義已經登峯造極，十分荒唐，同時又完全自負，因此，不能在其片面性中保持頃刻，必定馬上轉變到共產主義。第一，對斯蒂〔納〕指出下列一點是容易的，即他的利己主義的人必然從純粹的利己主義變成共產主義者。這必須

对这傢伙回答。第二，必須对他說明，人類的心最初和直接的，在他的利己主义中，是無私的，並肯犧牲的，所以他攻擊的目標，仍舊是攻擊了自己。用這幾句普通的話就可以把那種片面性駁倒。可是我們也當接受在這原則中真實的東西。下面所說的确是真實的，即在我們能夠有所作為之前，必須首先將一種東西變成我們自己的和利己主義的東西——在這種意義上，我們不管種種可能的物質希望怎樣，也要由利己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由利己主義成為人，而非純粹的個人。換句話來說：當斯蒂[納]排斥費爾巴哈的“人”，至少是排斥“基督教的本質”〔3〕的“人”時，他是對的；費[爾巴哈的]“人”是從上帝推論出來的，費[爾巴哈]的“人”是由上帝而來的，所以“人”還是用抽象的神學光輪裝飾起來的。達到“人”的真正道路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從“我”出發，從經驗的、肉體的個人出發，不是像斯蒂納那樣停留在其中，而要从那裏上升到“人”。“人”如果在經驗的人中沒有自己的基礎，便總是一個幽靈的形態。總之，要我們的思想，特別是要我們的“人”成為某種真實的東西時，我們必須從經驗論和唯物論出發；必須從單個的引導出一般的，不是從本身或像黑格爾一樣從空中引導出來。這都是平凡的，此等平凡處都很顯明，是費爾巴哈曾經個別說過的。赫斯如不——我以為是出於對舊唯心論的忠誠——那樣可怕地詆毀經驗論，特別是詆毀費爾巴哈和現在的斯蒂納，我不會重覆這些。赫斯論費爾巴哈，有許多是對的，但在另一方面，便表現有一些唯心論的胡說——當他談理論的東西時，總是先從範疇入手，他太抽象了，因此也不能寫通俗的文字。他也恨各種各樣的利己主義，而宣傳人類愛等等，這又得出基督教的犧牲。但當有血有肉的個人作為我們的“人”的真實的基礎，真實的出發點時，利己主義——自然不僅是斯蒂納悟性的利己主義，還有感情的利己主義——不用說，也是我們人類愛的出發點，否則這種愛便懸在空中了。赫斯馬上會來，

你可以親自和他談談這個問題。此外，這一切理論的空談，愈加整天使我覺得無聊，關於“人”必須浪費的每一個字，對於反對神學和抽象論以及粗俗的唯物論必須寫或讀的每一行字，都使我厭煩。如果不管這一切幻影——還沒有實現的人在他實現以前，仍是這樣的東西——而專心致志於真實的、生動的事物，專心致志於歷史的發展和結果，那就完全不同了。當我們還是單靠揮動筆桿子，而我們的思想不能直接用手或當必要時用拳頭來實現時，這種實在的工作至少對我們仍然是最好的。

可是斯蒂納的書又指出，在柏林人的素質中抽象是怎樣根深蒂固。斯蒂[納]顯然是在“自由因”中最有才能、最有獨創性和最勤勉的，然他爬出唯心論的抽象，便跌倒在唯物論的抽象中，結果毫無所得。我們從德國一切地方聽到社會主義的進步，但在柏林一點影子也沒有。當整個德國廢止所有制時，這些絕頂聰明的柏林人將在荒野（Hasenheide）中建設和平的民主政治〔4〕，——再多的確也不會有。注意，烏刻馬克最近有一個新的救世主出現，他按照黑格爾來改造傅立葉，從永恆的範疇來組織法倫斯泰爾<sup>①</sup>，並以資本、才能和勞動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作為實現理想的永久規律。這變成了黑格爾學說的“新約全書”；而老黑格爾則變成“舊約全書”，“國家”、法律變成“基督的監督者”，法倫斯泰爾——其中的廁所是依據邏輯上的必要而設置的——成為“新天”、“新地”和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裝飾得和新嫁娘一樣，這一切詳情在新的“默示錄”中是會看到的。當這一切完成了，批評的批評便出來說明，它是一切的一切，將資本、才能和勞動在它的腦袋中結合起來，凡生產的一切東西是由於它，而不是由於無力的羣眾——並霸佔一切。這就是柏林黑格爾派[和平]〔5〕的民主政治的結局。

① Phalanster 是傅立葉所計劃的那些社會主義殖民地的稱呼。——譯者



当“批評的批評”〔6〕如弄好了，望封送幾份样張給我；加盖圖章，由書店轉寄——這些样張可能〔？〕〔5〕被沒收。倘若你收不到我最近的一封信，特再提一個辦法，你給我的信，或〔？〕〔5〕巴門小恩·，或用信封寄往易北菲爾的施特流克公司。這封信是用間接的方法寄給你的。

請馬上回信——我沒有得到你的消息已經兩個多月了——“前進報”情形如何？祝大家都好。

你的弗·恩·

一八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巴門。

〔1〕 指路德維希·波爾所編的“柏林月刊”。

〔2〕 指歐根·蘇的小說“巴黎的秘密”。

〔3〕 “基督教的本質”是費爾巴哈一八四一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4〕 和平的民主政治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法國社會主義中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流派，因它的機關報而得名。

〔5〕 原信紙張破損。

〔6〕 “神聖家族，或批評的批評之批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八四五年出版的反對鮑威爾及其集團的論戰文集。



一八四五年

三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沒有早日回信的主要原因，是在等待你答應寄來的“前進報”。一直到現在，此報還沒有寄來，我便拋棄了等待的念頭，對於“批評的批評”也是這樣，我再也沒有聽到什麼消息。關於斯蒂納的問題，我完全同意你。當我寫信給你的時候，還過於被他的書的直接印象所拘束，自從把書擱起來，能夠多加思索以後，我所發現的正和你相同。赫斯常在這裏，兩星期前，我在波恩和他談過，他經幾次動搖之後，也達到和你相同的見地，他將批評該書的一篇論文〔1〕唸給我聽，那時還沒有看見你的信，所說的話却是一樣，這篇論文即將付印。我已將你的信留給他，因為他還要使用，所以我現在必須憑記憶來作覆。至於我到你處來的事，我將在大約兩年內和你在一起，這是沒有疑問的，並不惜任何代價，將於本年秋季前來小住四至六星期，這也是我已經決定的。警察如果干涉我的行動，我自然更要來，就此間的情況講，這些無賴每天可以突然來騷擾我們中間的任何一人。我們將在卜特曼的“國民備覽”①裏看到，一個人的行動可以達到什麼限度，而不致被捕或被驅逐。——我的戀愛事已因一個驚駭的場面而告結束。我從此免得作無聊的解釋，這再也沒法可想，這件事已經够我受了。我真高興，現在至少又可以工作了，如果將全部瑣事都告訴你，需花一整晚。

① 見第四信註〔2〕。——譯者

赫斯和我拟从四月一日起，在哈根的“提姆和部慈社”出版一种月刊“社会鏡”，專描寫社会的貧困和資產階級的政制，这是最新的一件事。發起書等馬上會來。一个詩意的“手藝工人”願尽力供給我們当地困苦情形的材料，就目前講是很好的。特別在个别的場合，这很適合於需要共產主义準備教育的俗物。編輯此項刊物不很費力，每月只需四印張材料，並容易找到撰稿者，——而且我們的工作少，而能够起的作用大。又，卜特曼將由勒斯克出版一种季刊“萊茵年鑑”，是超过檢查的大本子，內容拟專談共產主义。你也可以參加。我們著作的一部分出版兩次——最初在定期刊物中，然後集起來單獨出書——也不妨事；禁書的流通較少自由，而我們却有这样兩重活動的机会。你看我們在德國要使这一切东西材料充实，而且要準備較大的著作，真有充分的工作可做——然我們要有所成就，必須付出重大的代價，为着工作而烙伤手指，倒是好事。我關於英國工人的著作將在兩三星期內完成，再花四星期作些較小的事情，然後着手研究英國和英國社会主义的歷史發展。

共產主义的文献这样介紹到德國來，已經是一种既成的事实，真使我特別高兴。一年以前，它開始於德國以外的巴黎，的確还在萌芽階段，現已經成了德意志的米雪尔<sup>①</sup>的負擔了。日報、週刊、月刊、季刊以及一种挺進的重砲預備軍，都安排得極好。过程非常迅速！秘密的宣傳也並不是沒有結果的——我每次往科倫去，每次去這裏的小酒店，都有新的進步，新的加入者。科倫的集会已經創造奇蹟——逐漸發現單个的共產主义团体，沒有我們直接的幫助，完全靜悄悄地發展起來了。——“公益週刊”从前和“萊茵報”一同出版，現在也在我們手裏了。德斯脫已將它拿過來了，要看怎样進行。現在尤其迫切的是，我們应当寫幾本較大的書，使那些具有熱

<sup>①</sup> Michel——这是德國人的一种綽号。——譯者

忱而不能單獨完成工作的一知半解的人，獲得一個適當的支點。你對於你的國民經濟學著作<sup>①</sup> 雖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這沒有關係，還是趕快完成它吧。人心已經成熟了，打鐵要趁熱。我的英國著作也不會不起作用，事實是最雄辯的，不過倘有閒暇工夫，我要寫一些對目前德國資產階級更有打擊性、更有作用的东西。我們理論家的德國人——[這]<sup>(2)</sup>是可笑的，不過是時代和德國民族垃圾分解的一種標誌——[還]<sup>(2)</sup>絕不能發揮自己的理論，我們甚至還不能發表對無聊東西的批判<sup>(3)</sup>。現在正是適當的時候。你要決定在四月以前寫完，要和我一樣，限期完成你的著作，並且準備馬上付排。那裏如不能付印，可在曼亥謨、達姆斯塔特等處排印。但必須馬上出版。

你將“批評的批評”<sup>(3)</sup>擴充到二十印張，的確使我十分吃驚。但現在已經有這許多發表出來，非常之好，否則誰知道它還要在你的書桌上躺多久。不過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寫在書名上，未免顯得奇怪，因為我所寫的不到一個半印張。如我曾經說過的，我對於勒文堡<sup>(4)</sup>還沒有聽到什麼消息，對於書的出版也沒有聽到什麼，這自然是我急於要知道的。——昨天我收到“前進報”，自我出發以來，一直沒有看過。伯奈斯的一些諧談使我大為發笑，這傢伙能引人哈哈大笑，這是我通常在閱讀時很少發生的。此外，報紙的確是不好的，沒有使許多德國人想長期保持它的興趣和富有教訓意味。外面的情形現在怎樣，我在科倫聽說它將改作月刊，是真的嗎？我們的工作多到可怕的程度，這裏只能偶然有些文章可寄出。你們那裏也必須努力幹。你當每四至六星期寫一篇論文，不要受自己的情緒“處置”。巴枯寧為什麼不動筆寫點東西，亞威伯克至少可以寫些小東西，為什麼不這樣做？可憐的伯奈斯現在坐在監牢中，替我

① 據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編者註，這是指馬克思所計劃，但未完成的著作“政治及政治經濟學批判”。——譯者



問候他，叫他不要老是把痛苦放在心上，雖然十分可怕，兩個月很快也就過去了。我們那些小傢伙到底在幹什麼？你絲毫沒有提及過。革利葉也在那裏嗎？巴枯寧用法文寫文章嗎？當八月間，每晚前往伏爾泰碼頭的整羣人在做什麼？你到底在幹什麼？現在你的情況怎樣？黃鼠狼〔5〕還伏在你的腳下嗎？他新近又在“電報”上大發議論。自然是關於愛國主義的。只要能消滅愛國主義，他一切都不管，——這事情有重大的意義。這也許就是他從前不願交給佛勒伯爾的實質。德國報紙近來容許黃鼠狼返國了。此事如果屬實，我當祝賀，不過不會是真的，否則他必須再一次準備一輛設有廁所的公共汽車，然却辦不到。

我新近和一個來自柏林的人接談過。“自由團”的殘餘部分似乎是完全解体了。除鮑威爾兄弟外，斯蒂納好像也和他們沒有往來。只有少數殘餘如邁恩、羅登堡及其同夥都清閒無事，和六年前一樣，每日下午兩點鐘往斯特黑列，對報紙自作聰明地瞎加批評。不過他們現在已經達到“勞動的組織”，並且將堅守這個地盤。瑞維克君似乎也很勇敢地採取了這種步驟，因為他熱心參加民眾集會。我告訴你，這些人都會變成和平的民主主義者〔6〕。此外，他們已經明白“承認”我們在“年鑑”中的論文其條理清晰等等。我下次如果再着了魔，便要和小邁恩通信，雖不能和這些傢伙開玩笑，也許能從他們得到笑料。這裏缺乏一切機會可以時時發洩自己豪放的心情，因為我過的一種生活是最光彩的庸人求之不得的，是在一切聖潔和尊嚴中度过的一種靜悄而安適的生活，每日坐在我的房中工作着，很少出外，像一個德國人一樣堅強；這樣繼續下去，恐怕上帝要寬恕我的著作，召我歸天庭呢。我向你担保，我在巴門開始獲得好評。可是又悶不過，很願於復活節離開，也許去波恩。我先因妹夫的勸告與父母的愁眉苦臉，不得不再投身於醜陋的商業中，自〔兩星期〕〔7〕以來，在賬房間稍微幹點工作，而戀愛的希望



也促成我这样做——但在開始工作之前我發愁了，貪暴利的商業行為太可憎，巴門太可憎，浪費時間太可憎，不獨做資產者，而且做工廠主，即做主動地向無產階級進攻的資產者，特別可憎。我對於這種可憎的情形本已淡忘，自到父親的工廠幾天後，它又活現在我的眼前了。我自然也有打算，混跡商業中，只以自認適當為限，然後寫一點違警的東西，以便能堂堂皇皇被驅逐出境，不過就是遷延到那時，我也挨不下去。如果不是為着每天必須從英國的社會中抽出最可憎的歷史加入我的著作，相信自己已經精神遲鈍了，可是這種工作至少使我的憤怒保持在沸騰之中。一個身為共產主義者的人，如果不寫作，還可因外面環境的關係，做資產者和盤剝重利的畜生，但要作廣大的共產主義宣傳，同時又要經營工商業，那真辦不到。够了，復活節我離開這裏。在一個徹底基督教的、普魯士式的家庭中，過這種昏昏欲睡的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了。長此以往，我可能變成一個德國式的庸人，並將這種庸俗氣帶到共產主義中來。——

不要像這次你老等着我的信那樣地讓我老等着你的信。你的夫人我雖然不認識，請代為問候，此外其他值得問候的人也請代為問候。來信暫時仍寄這裏，倘若我不在，有人會把你的信轉寄給我的。

你的弗·恩·

【郵戳】 一月二十日於巴門。

〔1〕 作為小冊子出版，名“最近的哲學家”，一八四五年，達姆斯塔特，勒斯克出版。

〔2〕 原信紙張破損。

〔3〕 指“神聖家族”。

〔4〕 Löwenberg，正確的寫法是 Löwenthal。

〔5〕 指魯格。

〔6〕 參看第二封信註〔4〕。

#### 四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五年 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七日

巴門，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向各方面發信，經過長久查問後，終於從科倫探到你的住址，便馬上寫這封信。當你被驅逐<sup>(1)</sup>的消息傳來時，我覺得必須立即籌款，使你因此支出的額外費用，由我們大家共產主義地分擔。此事進行順利，三星期前，我匯寄五十幾個達列<sup>①</sup>給楊恩，並要求杜塞尔多夫的同人照辦，也籌得同樣的數目，又讓赫斯在威斯特法楞作必要的行動。這裏的籌款還沒有結束，畫家科特根把這件事耽擱了，我還未收到所期望的一切款項。希望幾天之內能收齊，將匯至布魯塞爾交給你。不知此款是否夠你在布魯塞爾的開支，不過我的第一種英國著作的稿費，可能馬上取得一部分，目前沒有這筆稿費我也可以過去，因為父親一定會借給我的，你如有所需，自然非常樂意供你使用。走狗們至少不能幸災樂禍，因它們的喪心病狂，使你在金錢方面陷在困難中。房東壓迫你預付房租，正是可惡的狀況的頂點。恐怕比利時終久也要迫害你，最後只剩下英國可做你的寄居地。

這全部卑鄙的事情，也不用再說了。當此信達到時，克力格或已經在你那裏了。此人是一個著名的鼓動家。關於費爾巴哈的許多事，他會告訴你的，——他離開這裏的下一天，我收到費[爾巴哈]的信，因為我們前已寫過信給他。據費[爾巴哈]說，他必須首先從根本上掃除宗教的污泥，然後能夠專心致志於共產主義，以作

① 德國貨幣名。——譯者

家的身份，來捍衛它。他要能够走向共產主義，也必須結束在巴威的全部生活。此外，他儼然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自他看來只須確定怎樣實行。如果可能的話，本年夏季他將移居萊茵，以後也要往布魯塞爾，對於這一點是我們早向他提出的。

易北菲爾這裏有奇蹟出現。我們昨天在本城第一等旅館最大的餐廳開第三次共產主義者會議。第一次有四十人參加，第二次有一百三十人參加，第三次至少有兩百人參加。整個易北菲爾和巴門，上自金錢貴族，下至小商人，都有人出席，只有無產階級除外。赫斯演說。牟勒和卜特曼的詩、雪萊的詩都朗誦過，“國民備覽”<sup>(2)</sup>中關於現存共產主義者移殖地的論文也同樣宣讀過。接着就是討論，直到一點鐘。此舉獲得巨大的效果。人們不談別的，總是談共產主義，每天都有信仰者加入。烏帕塔爾的共產主義是一種現實，並且差不多已經成為一種勢力了。這裏是何等適宜的土壤，你簡直想像不到。最愚蠢、最懶惰、最庸俗的人們，對於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現在開始要蠢擁到共產主義中來了。我不知道當局對此取旁觀態度會有多久，不過警察的確極感困難，他們不知所措，而主要的兇狗——行政區首長——又正在柏林。如果集會被禁止，我們便避開，假若連這一點都辦不到，那無論如何，我們已經作了巨大的鼓動，凡從我們的利益出版的東西，此間都有驚人的流傳。復活節我將離開這裏，赫斯如搬來，同時在易北菲爾的伯德克處出版一種月刊——我相信克力格有此項月刊的簡章——那就更好了。我一定<sup>(3)</sup>往波恩，大概已經寫信告訴過你。至於去巴黎旅行的計劃，已成泡影，因為我對於那裏不再有什麼企圖，然不去巴黎，無論如何，要來布魯塞爾，尤其是我的母親和兩個妹妹將於夏季往俄斯坦德，我應當早些離家。此外，我必須再去具里非特看看那些共產主義者，費爾巴哈要是不來，當去看他，如果有錢和工夫的話，然後再往英國一趟。你看我有多好的計劃。柏根洛特



同样告訴我，在幾個星期內外，也許要來布魯塞爾。他曾和幾個杜塞爾多夫的同志出席我們的第二次會議，並參加討論。然站在真正血肉之軀的人們面前，作直接的、具體的、明白的宣傳，與在“精神的眼睛”之前，對着自己抽象的羣眾，從事這種可厭的抽象的舞文弄墨，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我要用赫斯的名義——也用自己的名義——再度要求你對卜特曼的季刊供給一點稿子。在第一期中，我們必須一齊出馬，以便使刊物具有特色。沒有我們，這刊物是辦不起來的。

二月二十五日。昨晚消息傳來，我們下次的集會將被憲兵彈壓，演說者將被捕。——二月二十六日。昨天早晨，市長禁止奧柏邁耶夫人允許在她那裏開這樣的會議，我覺得倘若不顧一切，貿然開會，將發生逮捕和起訴的事件。我們現在自然放棄此舉，只好靜候官廳是否對我們起訴；但這也是多餘的，我們向來十分機警，政府無所藉口，這全部齷齪的勾當就會使它受到巨大的恥笑而告終。然檢察官和整個地方法院出席會議，首席檢察官並曾親自參加討論。

三月七日。自從寫了上面各節後，我在波恩和科倫住過一星期。科倫的人們因為聯合會的緣故，現在可以開會。關於我們這裏的事件，政府有命令給杜塞爾多夫，禁止以後的集會。赫斯和科特根已經提出抗議。這自然沒有用，不過那些人從抗議的態度中會看出，他們對我們不能怎樣。赫斯又幹得非常熱烈，因為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的進步的確是巨大的，這位好人兒總存着種種幻想。——我們的“社會鏡”是光輝的，第一個印張已經受檢查，都通過了。並有大量的投稿。赫[斯]住在巴門的“倫敦城”<sup>①</sup>。柏根洛特也許不會馬上來布魯塞爾，但另一人會來，暫不指明出來，因此信有被拆開的可能。如果辦得到，我再於四月間前來。現在錢是我

① 旅館名。——譯者



的主要問題，因參加集會的結果，家庭中已掀起波瀾，父親表示決心，只支持我的“學業”，不接濟任何以共產主義為目的的用途。

當我知道布魯塞爾一個確切可靠的通訊處時，還可以告訴你一大堆東西，無論如何，請你將通訊處通知我。這裏發生的許多事情如寫在信上被書信檢查局查出，可以引起不少的損害。我在這裏還住四星期，將於四月初往波恩。在此以前，你必須再來一次信，以便知道你的情形。錢稍微收集了一些，但還不知道確切的數目，而且即刻就會花掉的。我的稿子這幾天就送去。——“批評的批評”老沒有寄來此地！“神聖家族”的新書名或將使我與虔誠的、然現在非常激怒的父親發生家庭衝突，關於這一點，你自然不能料到。就廣告看，你把我的名字放在首位，為什麼？我所寫的差不多等於零，而[你]<sup>(4)</sup>的風格又是人所共知的。

你是否還需要錢，望回信告我。威根於兩星期內外當送來若干，屆時你儘可使用。前所籌的餘數恐怕不會超過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法郎。

附帶地說！我們這裏正在翻譯傅立葉的著作，如果可能的話，將出一種“外國社會主義者名著叢書”。由傅立葉開始是最好的。翻譯的人也找到了。赫斯剛才告訴我，有一部法國出版的傅立葉辭典，是某個傅立葉主義者編的。你當知道。關於此書請馬上給我一個報告，如有可能，最好由郵局寄來一部。同時，凡你覺得適合於譯作叢書的法國人著作，望予推薦。可是要快，因為此事十分迫切，我們已經和一個出版人開過談判。你的書進行到了怎樣的程度？我現在必須完成手稿。暫且告別，關於所提及的各點，望馬上來信。

你的弗·恩·

問候克力格和布耳革斯。伯奈斯在巴黎嗎？

一八四五年三月七日於巴門。

- 〔1〕 馬克思被逐出法國。
- 〔2〕 “德意志國民備覽”是卜特曼所發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月刊。
- 〔3〕 由“也許”改正過來。
- 〔4〕 原信紙張破損。

## 五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五年 三月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赫斯昨天將你的信交給我。關於翻譯的事，整個還完全沒有組織好。我要在波恩讓幾個人翻譯傅立葉的著作，並親自領導和監督，對於他那關於世界起源的無聊的東西自然拋棄不要，發行人倘若商妥，即將此書作為叢書的第一種。我偶然和“社會鏡”的發行人伯[德克]談過，他對於一種較大的叢書雖缺乏基金，似乎並不拒絕。但我們以這種形式出版譯品，給勒斯克或其他任何能轉入這一方面的人出版，会更好一點。整個夏季我都沒有工夫自己動手翻譯，因為必須結束關於英國的著作。第一種東西〔1〕已於本星期送給威根，我和他約定，收到稿件時應付我一百達列，我想在八至十二天之內拿到錢，並能匯給你。暫時寄出布魯塞爾三月二十六日到期的期票一紙，計一百二十二法郎，二十二生丁〔2〕。

附上所籌款項的餘數；易北菲爾的人們倘若不老是拖延——至少還能從他們資產者的朋友們取得二十達列——那你就可以早些收到錢，而且還要多些。

再回過來談叢書，我不知道歷史的次序編排得是否恰當。法國人和英國人既須輪流更換，那發展的聯繫便相繼被打斷了。此外，我想，還是將理論的興趣犧牲而考慮實際的效果，並從給德國人以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於我們的原則的東西開始較好；所以傅立葉、歐文、聖·西門主義者〔3〕等等最好的著作都在其列——摩勒

里的也可放在前面一點。歷史的發展可以簡短地在全部叢書的導言中敘述出來，這樣的一種編排，每個人都容易找着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共同寫導言——你擔任法國的，我擔任英國的——，我打算在三星期內前來，屆時此事也許已經弄好了——至少我們可以商談——，直截了當地從那些對德國人有實際和顯著影響，並使我們避免重複他人在我們之前已經說過的那些著作開始，我以為這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如果要作成一種史料叢刊，或要在史料中、並通過史料來表現歷史，恐怕許久許久都不能完成，這會討厭地拖延着。因此，我主張我們所出版的著作，只限有積極內容至少大部分現在還是可用的東西。因此葛德文的“政治的正義”〔4〕也像從政治和市民社會觀點所作的批判一樣，雖然有許多傑出的東西，在這些東西中葛〔德文〕曾稍微涉及共〔產主義〕，——我們只能把它放棄了，因為否則你將予以充分的政治批評。尤其是葛〔德文〕於書末所作的結論：人類須儘可能地從社會解放出來，只能把社會當作一種奢侈品來使用（“政〔治的〕正〔義〕”第二部第八卷八章附錄），他在結論中竟是这样堅決反社會的。很早以前我就有此書，但還很不明瞭，曾作了摘要，現在必須再看一遍，當比從前容易發現較多的東西。邊沁這傢伙雖非常無聊，而且偏於理論方面，然我們如果收入葛德文，也就不能遺漏他的補充品邊沁。——關於這一點，望寫信告知，然後再看我們怎樣辦。這種意思既出自我們兩人，無論如何，必須完成——我所指的是叢書。赫斯的確會很高興參加的，我只要稍有閒暇，也當一起幹——赫斯有工夫，因為他目前除編輯“社〔會〕鏡”外，並無其他企圖。——我們對於基本事項一經同意，因我的前去（為着此事更會常去的）便可完全弄妥，並立刻進行工作。——

“批評的批評”——我相信已經寫信告訴你，書已收到——很好。你對於猶太人問題、唯物論史和“秘密”〔5〕的討論，見解卓絕，



將有非常好的效果。不过篇幅太大。我倆对“文[学]報”既表現一种無比的輕蔑态度，却用二十二个印張去对付它，不是很不相称嗎？加以批評思辯和抽象的本質的最大部分，畢竟不是廣大羣众所能了解的，也不会引起一般的兴趣。但除此外全書寫得那样輝煌有趣，真使人笑痛肚皮。就是鮑[威尔]兄弟倆也会說不出一句話來。当布耳革斯在卜特曼的第一期刊物中予以宣佈時，可隨便提及我只寫了一點點的原因，而且是無須更深入本題即可以寫的那一點點，因为我路过巴黎，只住了十天。我的幾乎不到一个半印張，你却超过了二十个印張，对比起來，未免滑稽。關於“賣淫狀況”，最好把它刪去。因为太少，太不重要。

除叢書外，我还要和你商議另一种計劃，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也願意替卜特曼寫一种批評李斯特的东西——幸而我通过卜[特曼]，很早就知道你的意見。此外，我既要切实掌握李斯特，發揮他的体系的实际的結論，拟把从前在易北菲尔簡單涉及这种体系的一种演講（此等討論將在卜特曼的刊物中發表出來）稍加擴充——就布耳革斯致赫斯的信和你的个人傾向看，我猜你對於他的前提所檢討的，將多於對他的結論。

你知道，我現在是在过一种真正的狗生活。集会的事情和本地許多共產主义者——我自然和他們有往來——的“輕浮”，又引起了父親的全部宗教的狂熱，因我宣佈断然拋棄剝削的商業，这狂熱更加高漲起來了——而我公然以共產主义者的姿态出現，更使他發展到一种光輝燦爛的資產者的狂熱。請試一想我的处境。兩星期左右既要离去，自不便吵鬧；所以凡加在我身上的一切，我都忍受着，因这不為对方所習見，於是增長了他們的气焰。如有我的來信，在未到手之前，信的一切角落都被嗅遍了。認為这都是共產主义者的來信，每次便擺出一副虔誠的悲慘面孔，簡直像發瘋。我如外出，也是同一的面孔。我如坐在自己的房中工作，以为自然是



在幹共產主義——又是同一的面孔。我不能吃喝，不能睡覺，也不能放屁，否則同一可詛咒的幼稚莊嚴的面孔又出現在眼前。無論我出外或居家，沉默或談話，讀書或寫作，笑或不笑，我無論要做什麼父親總擺出這副可恥的醜相。他是如何的笨啊，他竟把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看作同樣地是“革命的”，例如不管一切抗辯，竟要我對英國資產階級在國會中的無恥繼續負責！現在正是家中虔誠的季節。一星期前，我的兩個弟妹施行堅信禮，今天全部親族都去享聖餐——聖體自有它的效力，从今天早晨起，虔愁的面孔凌駕一切。昨晚我和赫斯在易北菲爾講共產主義，直到兩點鐘，這又促成不幸事件登峯造極。今天對於我的晚歸自然又板起面孔，並作種種暗示，我真寧願關在牢裏。他終於鼓足勇氣，問我昨晚深更半夜在什麼地方。——“在赫斯那裏。”——“在赫斯那裏！天呀！”——停了一会，基督教的絕望神情表現在面孔上——“你替自己選擇了一種怎樣的環境啊！”——接着是歎氣之類。這簡直要發狂了。這種基督教兇橫壓迫的惡作劇對我的“精神”的影響，你是想像不到的。父親只要發覺有“批評的批評”存在，就會隨時把我趕出門外。從這種繼續不斷的憤怒可以看出，這些人也絲毫沒有辦法，他們一定要用地獄的幻想使自己受磨折〔6〕和痛苦，最普通的正當原則也絕不能教導他們。我的母親具有一種優美的慈祥的本質，只是在父親的面前絕對不能自主，我真愛她，倘若不是為她的緣故，我對狂熱而專制的父親，那怕只有片刻，也絲毫不願讓步。可是母親一憂愁便常常生病，當她特別為我生氣時，每次馬上要頭痛一星期——我簡直再也忍受不了，必須離開，在這裏還要住幾個星期，幾乎不知道應怎樣挨下去。然而這也會挨下去的。

此外，這裏一無新聞。資產階級高談政治，並往教堂做禮拜，至於無產階級在幹什麼，我們不知道，也幾乎無從知道。你們最近一次信所寄的通訊處，目前還安全可靠。我希望今晚收到錢——

科特根剛才保證，只要稍有較多的時間——在幾天之內——還會籌出一點錢來。但我很不相信這件事，科[特根]要能夠公然誇示他人，才肯隨手拿出來，不過他是有用的人，而且不做事。再會。

你的恩·

一八四五年三月十七日於巴門。

- 〔1〕 指“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 〔2〕 布魯塞爾以下一語是由璦特插入的。
- 〔3〕 這裏由璦特加入一個疑問號。
- 〔4〕 指葛德文的著作“政治正義的探討……”。
- 〔5〕 指歐根·蘇的小說“巴黎的祕密”。
- 〔6〕 由“殺死”改正過來。

一八四六年

六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俄斯坦德 一八四六年  
七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為着替你找住所，往來奔走了好多天，很少適當的。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少有兩間住房連在一起的，臥房大都小得可憐。昨天終於選中兩起：第一起有兩個大房間，一在一樓，一在二樓；各有一床，每月九十五法郎，如要安置第三張床，須另付三十法郎，早點半法郎，每天論人或論餐計算。第二起是一所小屋子，屬於同一所有人，下面一間起居室，上面兩間相連的臥室，一間相當大，一間較小，每月一百五十法郎，早點也是半法郎。如租這屋子，還有一個使女來服務。前面所說的兩個房間是在熱鬧的乳路布拉奔公爵的一個餐館裏，必要時也可供給飲食。不過你們在這一方面可以完全獨立。你如擇定這兩種住所之一，一定很好，住在布拉奔公爵的處所，比住旅館為廉。如果對那些房子不中意，可請那裏的女主人將另一所屋子指給你看，那是在潔淨的姊妹街五號，如果這裏也不方便，還另有一處。此外，這些住所和前一年比較，也像其他一切東西一樣（或者不如說“一切都是如此”），貴得可怕，午餐全家要花五法郎，炙牛肉片一法郎，排骨同價，酒兩三法郎。啤酒不好，雪茄煙也不好而且貴，你不如從布魯塞爾帶幾百枝去。如辦到這一點，下列費用的估計便可視為正確的：

住所 .....	125—150法郎	(有時在海濱早餐)
早餐 .....	45—45法郎	

每 月	{	午餐 .....	150—175法郎	(此間的人大吃 大嚼) (還有洗 澡 1.30— 1.50 法郎,約 40 法 郎。)
		晚餐兩三片炙牛肉 .....	60— 90法郎	
		午後海濱吃咖啡,非常必需 兩杯	18— 18法郎	
		洗衣很貴,至少 .....	20— 30法郎	
		合計	418—508法郎	

除此以外,最好還準備一百法郎作意外的開支,如缺乏此項用費,也很不方便。其實你居留這裏,用不着超過一個月。只有那些腰部半身不遂的、或全身內外麻木的人,才住這麼久。但你必須這樣租屋住,如果超過一月的時間,便可論天數付賬,否則多住兩天,就要作半个月計算了。

我住在這裏閒得發慌。最初幾天中,除家人外,有一個無聊的巴門庸人,笨人中最笨的傢伙,是由家庭強迫造成的唯一交游。昨天布蘭克(你認識的)從倫敦來,我終於因他的介紹,認識一個很有才智的法國人,他曾寄居易北菲爾十五年,因此而說德國話,但一般地說是一個較幹練的人。

“最後我還要提及”赫斯夫人的事件。這是令人不愉快的,但不能夠使她受赫斯爸爸愚蠢的待遇。當我從父親處獲得旅行巴黎必需的金錢時(不過這錢還靠不住)我企圖將她夾帶出境。附上無聊的信一紙,請轉寄科倫那個虔誠的可愛的男人<sup>①</sup>,使他得到安慰。他的夫人現已在布魯塞爾。

講到大人物,這裏還沒有。他們要到八月間才來。來此遊歷的德國大人物的名字至今沒有宣佈。所以我暫時必須以普魯士人的銀行計劃為滿足。這些先生們幻想由此獲得許多金錢,真是妙不可言。幾個大銀行家願意成為“最大的出資者”,並和官僚們締結秘密契約,例如他們的股份不得償還,他們將混入中央委員會之類,這也許能實現。可是沒有人。“不僅股份招募者,並且所招的

<sup>①</sup> 指赫斯。——譯者



股份都不应为人所知”，这是奇怪的。人們所期待的金錢少得可憐，而且想要在这种恥辱之前稍微站住脚；真是純粹的官僚主义。

你是否來，幾時來？請馬上寫信告我。

你的恩·

一八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於俄斯坦德

聖·托馬斯街十一號。



上圖是昨天在男女觀眾之前可以看到的海上的情景。

## 七 恩格斯論共產主义出版股分公司的創立計劃

[俄斯坦德 一八四六年八月初] 断片①

……七、他們如果要將分紅的各項轉變為分擔損失，倘若一切情形並不如預期的一樣，那麼他們已因極好的原則而破產了，即遇損失須完全担負，有利潤却要分攤。他們想站住脚，和其他每個書商爭短長，必須有加倍好的營業——但向來一切專門或特別經營禁書的書商——佛勒伯尔、威根、勒斯克——終於失敗，正是一種事實；一、由於沒收，二、由於被摒於市場之外，此事多少總要出現

① 此信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為第九信，並估計為一八四六年九月中旬恩格斯在巴黎致馬克思的信。——譯者

的，三、由於特約販賣人和零星書販方面的欺騙，四、由於警察的威脅和訟訴等等，五、由於書商的競爭，他們只好時時印些無聊的東西，使警察少開口，因此獲得較多的機會，收集富有吸引力的稿件，而那些平常的廢物和沒有吸引力的書籍便呆滯不銷。書商和警察鬥爭，想得到利益，便要許多的發行人參加，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游擊戰，這樣的冒險不大，才会有收穫。如使此項商品變成一種專業，市場是不會很大的。

此外，公司是否破產，無關緊要，它可以隨時開始破產，而它畢竟是破產了；它在保證之下，產生一種熱性的瘧疾，破產得更快，這有三種危機，而第三種的確是致命的。期待篇幅不過大的稿件的供給，好比適應一種發微熱的肺病。當它自行印刷時，資本一定很受損失，這是糟糕的。它必須有許多資本，大約要能印書一年半。假定資本在第一年中運用的等於三千達列；當復活節減價時，如營業不錯，約需三分之二，即至少兩千達列。那三千達列之外至少也還要一千作第二年的用途。大約三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的資本，準備用於賣不出去的退貨和呆賬等上面。此項資本也許在逐漸支取的預支口實之下，為股東所佔有。此外，必須預先請教一個書商，以便確切知道所投下的資本在第一年年終有多少要歸於停滯，或者要多少時間，總資本才能週轉一次。我不大知道，但有理由相信，上面的計算對於時常停滯的資本不是佔得太多，而是佔得太少。

經理先生取得利潤的百分之二十，就會致富。從準備金中如果又獲得可能的損失的百分之十，那就是一種可觀的損失了。

關於對著作者保證有怎樣的結果，我絲毫不願談及。我以為對較大的著作提供保證一點必須予以刪除。公司一經在這種基礎上組織起來，那我們不能再向其他書商提出什麼，因為他會相信這是被公司拒絕了的。我們對那威斯特法楞人拒絕保證的同一理

由，在這裏也是存在的，但這一點還沒有計及。我們的體面和利益都不允許自己這樣做。

就個別講：傾向委員會七人太多。三人，至多五人就夠了。否則會有驢子、甚至陰謀家混進去。這個委員會必須常駐布魯塞爾。那裏只有七個會員，怎能舉行一種選舉呢？而且要這許多人，也絲毫沒有理由。我們確當從事著作，我要做我的一部分，但我們要這一切陪審官幹什麼？即使傾向委員會的鑑定和省議會的一樣，又怎樣？這一切文字上的鑑定會成為一種巨大的工作，然我們要加以迴避，這一點還沒有估計到。如剛才說過的，我要做我的一部分。——問題是：當資產者任命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監督會來糟蹋我們的鑑定，又怎樣？

## 八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 八月十九日

王家大廈，瓦羅亞俱樂部，  
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星期六晚上經過一次艱苦的旅行和許多無聊的感觸，終於到達這裏。馬上就遇着亞威〔伯克〕。這個青年很快活、柔順，比從前更敏感，簡單一句話，我希望帶點忍耐性，在一切事件上完全說服他。關於黨爭的訴苦沒有再談——理由很簡單，他必須將威特林這裏幾個黨徒拖出來。他和格龍的交涉究竟怎樣，以致引起破裂，至今尚很少知道；有一件事是的確的，即格龍輪流運用有時卑屈、有時驕傲的行為，使他保持在某種敬意的傾向中。亞威〔伯克〕完全明白赫斯的為人，對於這種人絕少同情！自從他們同住的時候起，他對赫斯更懷一種舊的私恨。我為着威斯特法楞的人們的緣



故，曾嚴厲譴責過他。衛登麥爾這無賴寫了一封威斯特法楞式的充滿眼淚的信給伯[奈斯]，把高貴的邁[耶]和勒[白爾]描寫成為高尚事業的殉道者，情願因此犧牲自己的一切，而我們却曾用輕蔑的態度來拒絕他們等等；亞威[伯克]和伯[奈斯]這兩個輕信的德國人竟聯合起來，嘆息我們的狠心腸與爭吵，對於這個尉官的話，一字一句地深信不疑。大家認為如此迷信是很少有的。——格龍藉口在瑞士出版一種一個半印張的小冊子，曾在工人中間騙去約三百法郎。現在這種錢收回了，但工人們沒有得到分文。他們因此開始糾纏他。亞威伯克現在自己會看出，他把這個格[龍]帶到手藝工人中間，是做了一樁怎樣荒謬的事。目前他不敢當着這些人的面公開非難格龍，因他認為格龍可能將一切事情向警察告密。但亞[威伯克]這傢伙是多麼輕信啊！狡猾的格龍會對亞威[伯克]自行·陳述他的一切浮浪生活——自然描寫為富於犧牲的純粹英雄事業，亞威[伯克]完全深信不疑。關於格龍這傢伙以前的種種污穢事件，除這個犯人自認為可以說出的外，他竟一無所知。此外，他警告蒲魯東防備格[龍]。格[龍]又來這裏，住在後面的麥尼爾孟，在“居利報”上寫些最討厭的文章。毛勒爾已經將格龍書中最有關係的地方替卡貝翻譯出來了，你可以想像卡貝的憤怒。格龍對於“國民”〔1〕，也絕沒有信用。

我曾訪問卡貝。這老孩子真誠懇，和他討論過他的一切事件，並談及上帝、魔鬼等事。我將常去他那裏。不過通訊的事，我們必須避開他。第一，他很忙，第二，太不信任別人。他一定認人家是要濫用他的名義。

關於費爾巴哈“宗教的本質”，我在“繼承者”〔2〕上約略看了一點。除一些精細的評語外，全是老一套。起首純粹限於自然宗教之處，他已經不得不多多借重經驗論，可是後來却步驟紊亂了。老是本質、人之類。我會細讀一遍，在最短的期間內，將有趣的、重要



的地方摘錄給你，也許你為了費爾巴哈〔3〕還能利用得到它。現在只說兩句話。全部——約六十頁——以下列不同於人的本質的自然的定義開始：“有一種與人的本質或上帝〔4〕〔1〕〔5〕——‘基督教的本質’就是解釋這一點的——不同的獨立的（一）〔5〕存在，這種存在沒有〔4〕人的本質（二）〔5〕，人的特質（三）〔5〕，人的個性（四）〔5〕，它實在不是別的，而是——〔6〕自然〔7〕。”這真是用雷霆般發出來的重複語的傑作。還有一層，他在这句話中，對於自然那種宗教的、想像的幻想和現實的自然，始終完全視為同一物。老是这样。——還有下文。“宗教即我是什麼的考慮和承認〔1〕〔5〕……對於自然的依賴性提高到意識，想像、考慮和承認這種依賴性，就叫做達到宗教〔4〕。”

杜蒙大臣這幾天在一個主席夫人處，穿着襯衫當場被捕。“殘忍的魔鬼”〔8〕聲稱：曾向基佐請願的一個貴婦人說：——可惜啊——像基佐這樣一個顯著的人物，老是那樣駁厲和把鈕子一直扣到頭頸。一個公共事業官吏的妻子說：人們對於杜蒙君的事無話可說，他是一個大臣，頗好交際，這是很平常的事。——

幾點鐘後，我在加底納咖啡館款待小衛爾〔9〕——他有些怨言，因為“和平的民主政治”〔10〕應給他的稿費約一千法郎，沒有付出；此報似乎出現了一種大危機，並停止現金的支付，小衛爾很有猶太人氣味，不致拿鈔票投入促進將來的第一個法倫斯泰爾的公共住所。此外，傅立葉主義者先生們整天更加無聊。“小公社”〔11〕除掉無聊的文字外，別無所有。傅立葉遺著的報告只限於放射運動和行星的交配，這種交配似乎多少是從背後出現的。土星和天王星交配，生育食糞的甲蟲，無論如何，這正是傅立葉主義者自己——但主要的食糞甲蟲是愛爾蘭人多赫特君，他本來還不是食糞甲蟲，只是食糞甲蟲的幼蟲，即食糞幼蟲——這可憐的動物在宗教問題上已經栽了十次跟斗（第十篇論文），老沒有出來，他要是舉

止適當，是能夠找到出路的。

我還沒有看見伯奈斯。如亞威[伯克]所說的，他的情形並不壞，他最大的不幸是無聊。此人向來大概很強壯、很健康，他的主要業務是園藝，這在他那行尸走肉般的狀態中，確能解除他的憂愁。據說，當他的——？妻？——，（只有在兩個疑問號之間，才能想像到這妻）擠奶時，他也幫着握住山羊的角。這可憐的窮鬼對於自己的環境，自然感覺不快，除見着每星期出來的亞威伯克外，簡直看不到靈魂，他穿件農民短大衣，跑來跑去，從不出沙舍爾一步，這是世界上最貧苦的村子，連酒店都沒有，總之，他無聊到要死了。我們必須試試，將他再弄到巴黎來，這樣在四星期之內，他又是原來一樣的人了。潑恩斯泰在本質上是個特務，不應當讓他知道我在這裏，為着在芒模倫西或附近地方的一種約會，我們曾寫信給伯[奈斯]，以後將送他往巴黎，花幾個法郎，使他着實快樂一下。那他会變得兩樣了。然不要讓他發覺我已將他的事寫信告訴了你，這位好青年具有過於緊張的、浪漫的情緒，可能在道德上感覺受到損傷的。

最妙的是在沙舍爾那個屋子裏，有兩個女人、兩個男子和許多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是可疑的，但從未發生任何事變。欺凌小孩的事更沒有過。這是一種德意志式的浪漫珍談。

赫斯夫人正在找一個丈夫，她對赫斯感覺厭煩了。如有合適的，請告訴聖·安東尼郊外的色爾夫人。競爭並不大，急迫是不必要的。請馬上回信。

你的恩·

通訊處：樹木路十一號。

我在此信和以後的信中，凡涉及亞威伯克、伯奈斯和其他相識者的話，自然是要嚴守秘密的。

我手中缺錢，暫不貼郵票，在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希望有進賬。

不过到了这一日，我将送出一张汇票，付清自己分内的邮费。

- (1) 法国自由主义的报纸。
- (2) 威根发行的左派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定期刊物。
- (3) 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部分。
- (4)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 (5) 符号或数字是由恩格斯插入的。
- (6) 横线是恩格斯划的。
- (7) 自然二字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 (8) 指“巴黎街心花园报”。
- (9) 即亚历山大·霍尔。
- (10) 傅立叶主义者的主要机关报。
- (11) 傅立叶主义者的报纸。

## 九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巴黎 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九日 委员会书信第一号

委员会：

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里的事情将进行得很好。亚威[伯克]非常忙碌，但愿委员会的正式组织不要过于急促，因为一种分裂就在眼前。威特林派的残余，一个裁缝小团体，准备在这里捣乱，亚威[伯克]以为不如首先解决它。他不相信本地加入通讯委员会的能多于四五人；其实这也足够了。我希望在下次信中能够宣布组织法。

这些裁缝的确是些非常有趣的人。他们新近对于食桌上的刀叉要是用鍊子联接起来，是否比较好一点，完全正正经经讨论过。不过这不是他们的多数。——威特林对于由我们送去的巴黎人很不客气的最後一封信，没有回答。他为着自己有用的实验上的发明，曾要求三百法郎，可是同时写信告诉他们：此项金钱也许是白花的。你们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怎样答覆他。

在另一方面，家具匠人和製革工人可算是很好的家伙。我还



沒有看見過他們。亞威[伯克]包辦一切，他是以考慮周到見稱的。

我現在要將一些在布魯塞爾得不到的法國刊物報告你們。

勒魯的月刊差不多全是關於聖·西門和傅立葉的論文，並且是由勒[魯]自己寫的。他把聖·西[門]捧到半天裏，把傅立葉尽可能地壓下來，極力描寫傅立葉為聖·西門的偽造的和變壞的追隨者。所以他苦心孤詣地證明“四種運動”<sup>(1)</sup>只是對“一個日內瓦居民的書信”<sup>(2)</sup>的一種偽唯物論的剽竊。這傢伙完全發瘋了。因為傅立葉書中有一次說過，用百科全書式的去綜合一切學問的一種體系，要貫徹出來，最好是將一切現象等等歸納到萬有引力，所以他必須由此作出他的引力的全部學說。一切證據和引徵等等自然都不足證明；當傅[立葉]著“四種運動”時，曾讀過上述的書信。在另一方面，恩芳登的全部意見被指為夾帶到學校中去的傅立葉主義。這個月刊叫做“社會評論”，或“無產階級問題的和平解決”。

“工場”<sup>(3)</sup>追記改良主義的新聞記者會議：該報原來沒有出席，因此看見那裏所代表的報紙名冊，十分驚訝。在改良的基礎穩固之前，新聞記者向被排斥，而當人們對工人的報紙打開大門的時候，“工場”又以為走進去是污辱了自己的品格。它又說，一百五十個工人也許是步社主義者<sup>(4)</sup>——據法國人的確切估計，這個黨當有一千人——沒有得到警察的允許，於七月二十九日舉行宴會，紀念七月祭。警察混在裏面，因為這些黨人不願意擔保不作政治演說，不唱貝龍熱<sup>①</sup>的歌，遂被解散。

威根君的“繼承者”在這裏出版。他用可怕的喧聲，表現趾高氣揚的態度。“致魯格書”對於雙方四年來所身受的一切不幸的苦難，加以回憶。魯[格]——在巴黎——“不能和狂熱的共產主義<sup>(5)</sup>攜手同行”。共產主義是“孕育在特殊黑暗的腦袋中的”一種

① 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 法國詩人，其詩常取材於俗謠，而為羣眾所愛好，此處所指大約是那些以愛國為主題的詩歌。——譯者



状态，是“一种狹隘的和黑暗的野蛮状态〔5〕，要用暴力侵犯人類。”末了，他誇口說，“当世界上还有鉛可供鑄字的時候”，他是不願無所不為的。你們看呀，絞首架上的候補者還沒有拋棄做街灯①上的候補者的那種希望。

我要你們注意今天“國民”（十九日，星期三）上的一種記事，內載自一八四四年以來，巴黎的選舉者從兩萬以上減至一萬七千人

了。

一八四六年八月十九日於樹木路十一號。

你們的恩·

巴黎是大大地衰落了；丹敦在部耳洞大街出售木材；巴巴魯在聖·奧諾列路開一月布店；“改革”〔6〕不復有力量對萊茵提出要求；反對派搜羅人才，沒有如願以償；資產者先生們睡得很早，到了十二點鐘，必須一律關門，青年法國默默地忍受這種情形。警察的確沒有完成任務，但店主先生們早晨的開店時間，按照格言說：早晨時間等等……。格龍君犧牲工人所印的小冊子，就是我在賽列處讀過的東西：“普魯士議會的告別，及時的一句話”（匿名），內中主要的部分是竊自馬克思的論文（“德法年鑑”上的），並雜有非常無聊的東西。“國民經濟學的”和“社會主義的”問題，自他看來，是相同的。請看下面說的專制君主制的發展：“君主替自己造成一種抽象的〔5〕領土〔7〕，這種精神的領土就叫做國家。國家成為諸領土中的領土；國家為領土的模範，它消滅個別的領土，恰和讓個別的領土建立起來一樣，當這種領土要變成絕對獨立的時候，它總是予以消滅，如此等等。”這種“精神的”領土“普魯士”旋即變成一種領土，“在這種領土上祈禱出一種精神的領土”！！全部的結論是：就理論講，自由主義在普魯士已經被征服了，因此帝國會議的議員

① 法國革命時，民眾在街燈上吊死貴族或資產者，如法國的革命歌曲中就有“把貴族（資產階級）吊到街燈上去”的詞句。——譯者

們再也不用勞神於資產者的問題，只須直接從事於社會問題。“屠宰稅和磨粉稅是賦稅制度〔5〕中真正的叛逆，它謀叛之處就在每種〔8〕稅是一種人頭稅〔5〕。誰徵收一種人頭稅〔5〕，誰就是說〔5〕：你們的頭顱和身體是我所私有的，你們是完完全全的奴隸。……屠宰稅和磨粉稅對於專制主義很能適應〔5〕等等。”這隻驢子納消費稅已經兩年之久，還不知道，他以為這只存在於普魯士。末了，除掉一些剽竊和空話外，這小冊子是徹頭徹尾自由主義的，而且的確是德意志式的自由主義的。

這裏的工人一般都相信威特林的“保障”〔9〕不是一個人單獨寫成的。除西·斯密特和柏克等外，有些法國人也曾供給他材料，而且特別是從里加一個叫做阿梭斯的工人得到手稿，這人曾在巴黎，現居美國，也曾寫過“人類現在怎樣並應當怎樣”中的主要的東西。當地的人曾寫信往倫敦，對他提及這一點，他很生氣，僅僅回答道，那是誹謗。

#### [封面]

布魯塞爾，聖·許舉勒街，十九號。查理·馬克思先生

[郵戳] 一八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寄自巴黎。

- 〔1〕 指傅立葉的著作“四種運動的理論”。
- 〔2〕 “一個日內瓦居民的書信”是聖·西門的著作。
- 〔3〕 這是步社和卡旁所領導的工人報紙。
- 〔4〕 指法國宗教社會主義者步社的信徒。
- 〔5〕 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
- 〔6〕 佛洛孔、路易·勃朗和賴得律—羅蘭領導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派的機關報。
- 〔7〕 格龍的原文為：抽象的、精神的領土，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
- 〔8〕 格龍的原文為：一切。
- 〔9〕 指威特林的著作“和諧與自由的保障”。

一〇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巴黎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委員會書信第二號

委員會第二號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關於比利時、倫敦和布勒斯勞的報告，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已經寫信給亞威[伯克]和伯[奈]斯，將他們感覺興趣的部分通知了。同時我們的事業在目前的成功以及各地多少熱烈地參加工作，都鼓舞了我，因此，就政治講，我對於這裏的工人們，可以儘量說話。科倫的人們在幹什麼？——這裏有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

一、我和本地的工人們曾經多次碰頭，這就是說，和聖·安東尼郊外的傢具匠人的頭腦多次碰頭。此業匠人以自己特有的形態組織起來。除掉他們——經過和威特林派裁縫們的一種大門爭——十分紛亂的聯合史外，這些人，就是說，他們中間約有十二至二十人每星期集會一次，向來是討論問題的；但缺乏材料——絕不能有別的樣子——亞威伯克必須對他們講德國的歷史——從遠古起——講一種極度紛亂的國民經濟學——講人道主義的“德法年鑑”。在這期間，我參加了。我已兩次和他們取得聯絡，講法國革命以來的德國狀況，並從經濟的狀況出發。他們將這些星期集會所學得的東西，於星期日在城門口的集會中傳播出去。這種地方混雜着各色各樣的人，並有婦女和小孩。除各種政治外，還討論一些“社會問題”。這對吸收新的人員是很好的，因為它完全公開。當兩星期前，有警察前來，要實行干涉，但也安安靜靜，沒有更進一步的舉動。超過兩百人的集會是常有的事。——像現在這種情形，恐怕不能長久保持下去。在這些人中有某種瞌睡狀態的蔓延，這是由於他們對自己感覺百無聊賴，才發生出來的。他們反抗裁縫



們的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過是格龍式的人性的空談和變質的蒲魯東學說，這種學說有一部分是由格龍先生、有一部分是由格龍的一個吹牛的傢具師傅兼僕役愛塞曼爸爸、還有一部分也是由朋友亞[威伯克]辛勞艱苦灌輸給他們的。這自然幾乎就是他們的一切，老是反覆重演。為着防止他們的瞌睡狀態(真是如此，睡魔侵入會中，簡直可怕)起見，亞[威伯克]特對“真正的價值”(我對這種價值也要負一部分良心上的責任)作吹毛求疵的探討，去苦惱他們，並用日耳曼的原始森林、舍羅斯克族人、赫爾曼和阿得隆最討厭的古德文字源學——此等字源學都是虛假的——去使他們困倦。此外，這些人真正的領袖不是亞[威伯克]，而是在布魯塞爾的楊[格]；此人對於必須改變的情勢很能理解，並且能夠做許多事情，他們都在他的掌握中，他比整個集團要高明十倍，不過過於動搖不定，老是作出新的計劃。我差不多有三星期沒看見他，——他從不來，也無從尋找——，這正是很少成就的原因。沒有他，最大多數人便鬆懈並動搖了。但對待這些人須有忍耐性；首先必須驅逐格龍，他的確直接間接發生一種可惡的催眠的影響。當他們的腦袋中洗淨了這些空談時，我希望能幫助他們進步，因為他們都有一種大衝動，想獲得經濟學的知識。亞[威伯克]正陷在人所共知的極度紛亂中，然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志願，我能夠完全抓住他，楊[格]也完全站在我這一邊，所以事情馬上要開始了。我為着通訊委員會的事，已和六個人說過，計劃得到很大的讚賞，特別是楊[格]稱道不置，將從此地起實行。可是如不從破壞格[龍]個人的影響並根絕他的空談入手，再提高這些人的活力，那在巨大的物質阻礙(特別是約會，差不多每晚都有)下，便無事可做。我曾對他們提議，要當着他們面斥格[龍]個人的罪行，伯[奈]斯也願參加——亞[威伯克]也要和他辯論。當他們對格[龍]的私事解決了，這就是說，當排印格[龍]的狗屁議會論文預付的金錢獲得保證時，此事馬上就會出現。然楊



[格]既不來，而其餘的人對格[龍]又多少帶有點小孩子的舉動，所以雖只要稍有活力，在五分鐘內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至今還沒有頭緒。不幸的是這些人中的最大多數都是許華奔人。

二、現在有一樁可笑的事。蒲魯東在一部尚未付排的格龍翻譯的新書裏，作出一種大計劃：要憑白創造金錢，並使一切工人接近天國。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格[龍]嚴守秘密，但大言炎炎，以他的點金石相誇耀。普遍都極端注意。上星期，愛塞曼爸爸終於來到傢具匠人中，我也在座，這個老繡花枕逐漸極端天真而秘密地和盤托出了。格龍君信任他，曾以全部計劃相告。現在請聽一聽這個救世計劃是何等崇高偉大：這不多不少，正是在英國久已存在並破產過十次的勞動市場，一切部門的一切手工業者組成的聯合會和巨大的保管所，會員所交付的一切製成品，只按照成本和勞動估價，用其他聯合會的生產物支付，這種生產物也是同樣估價的。如交付的東西多於聯合會中所消費的，便向世界市場出賣，將收入付給生產者。狡猾的蒲魯東在這種方法中投機，他和他的同會會員逃避了中間商人的利潤。然他也逃避了對他的聯合會資本的利潤，而這種資本與利潤必定恰恰和所逃避的中間商人的資本及利潤一樣大，所以他用右手拋棄的東西，又用左手收回了，這個細緻的頭腦對於這幾點卻沒有想到。他的工人永不能籌出必需的資本，否則他們也能夠單獨開業，從聯合會所能產生的可能的費用上的節約，由於巨大的冒險，難於均衡，整個事業的歸結是魔術般從現世界中造成利潤，而讓利潤的一切生產者保持原狀，這種事業是一種真正落後手藝工人的田園詩，從頭就排斥一切大工業、建設手工業和農業等等的，這些生產者只是担負資產者的損失，而不能分享他們的利潤——關於他的似乎合理的幻想的幸運，竟使他忘却這一切和其他百十種瞭如指掌的異議。這種事業是要歸於毀滅的。格龍家長自然相信這新的解決，他的心目中已經看見自己是站在一

个兩万工人联合会的頂峯上，人們要馬上大規模地開始做，全家的衣、食、住自然是免費的。蒲魯东如果宣佈这种計劃，那他自己和法國一切社会主义者及共產主义者永远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之前被恥笑了。由此而有那种眼淚、有那种非難來對抗革命，因为他的衣袋中原藏有一种和平藥方。蒲[魯东]恰和約翰·瓦茨一样。瓦茨不管他的不敬的無神論和社会主义怎样，要在資產者中使他的職業成为可尊敬的；蒲魯[东]不管他反对經濟學者的論爭怎样，要尽力裝成一个公認的大經濟學家。宗派的門徒就是这样。不过这仍是一种如此陈舊的故事！

三、現在另有一种最奇怪的故事。——“奧格斯堡一般新聞”七月二十一日載有七月十六日發自巴黎的關於俄國大使館的一篇通訊……“这是正式的大使館——但完全在使館以外，寧可說在使館以上，出現一个沒有头衔的某君，叫托尔斯泰的，被指为‘宮廷的親信’。他从前在教育部任職，挾着一种文字的使命來到巴黎，替該部寫些報告書，並草有法國各日報的概觀等文。他後來不再寫文章，而行動方面却多起來了。他佈置一所漂亮的房子，進入一切社交界，接待一切客人，從事於一切事業，知道一切事情，並处理許多事情。自我看來，他似乎就是駐巴黎的真正俄國全權大使，……他的活動促成了奇蹟。”（——一切希望施恩的波蘭人都对他通報姓名住址——）“大使館中的一切人都向他低頭，他也慶幸自己在彼得堡很受尊敬。”——这个托尔斯泰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的托尔斯泰，这个貴族曾對我們說謊，要將他在俄國的地產出賣。这个人除掉接引我們去过的住所外，另有一个堂皇的使館住宅在馬塞林路，是接待外交人員的。波蘭人和許多法國人早已知道這件事，只有德國的急進派人不知道，所以他以为不如在他們中間裝成一个急進派，以資引誘。上述的通訊是伯奈斯所認識的一个波蘭人寫的，馬上轉載在“殘忍的魔鬼”和“國民”上面。当托尔斯泰讀了这

篇通訊時，沒有其他評論，只是大笑不止，並幽默地說，他終久被發現了。他現居倫敦，在這裏的把戲既已戳穿，便要在那裏碰一碰他的運氣。可惜他不再回來，否則我要和他開開玩笑，最後在馬塞林路留下我的名片。依這樣講，那個由他介紹的安能可夫同樣為俄國特務，是十分顯明的。甚至於巴枯寧也很可疑，他必定知道這全部歷史，因為其他俄國人已經知道了。我對他自然不露声色，然對這種俄國人要圖報仇。這些特務雖然對我們沒有什麼危險，但不可放過他們。這正是使他們的陰謀詭計實驗落空的好事件，不過他們也並不是壞到了不得的。

四、赫斯爸爸。他那自詡和善罵的配偶，我在這裏幸而忘却了，這就是說，她住在聖·安東尼郊外的尽头處——在那裏咆哮不寧和咬牙切齒（格龍和色爾）是有的——不久以前，我接到一個叫萊恩哈特的轉來共產主義者爸爸<sup>①</sup>一封重行聯絡的信。這信真笑煞人。自然是裝作興緻勃勃，和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故一樣，而且完全如以往的赫斯。他於確切聲明和“黨”重新言歸於好以後（那種猶太人的小圈子似乎是已經破產了）——“也重新發生了工作的欲望”（這件事應當替他敲鐘宣佈出來）。請看下面歷史性的備忘錄（日期為八月十九日）：“當幾星期前，科倫這裏恰好發生一種流血暴動，很多的人已經武裝起來了（摩西<sup>②</sup>確不在內）。此事沒有達到爆發的地步，因為兵士們自己沒有表示（這是科倫喝小杯啤酒的庸人巨大的勝利）云云，云云，云云。”……關於市民會議，“我們”，就是“黨”和共產主義者的摩西君，“完全勝利了，我們如此等等。我們首先將金錢貴族……後來將小資產者光榮地（因為他們中間沒有有才能的人）逐出戰場。我們本來（1）在會議中最後能夠貫徹一切（例如任命摩西為市長）；通過一種綱領——會議使它

① 按即指赫斯，本節開始即說明係論述“赫斯爸爸”的事。——譯者

② 原文 Moses，是赫斯的名字。——譯者



的候補人負有實行綱領的義務——（听着，听着）即英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者也不能起草得更為激烈（沒有人比摩西起草得更無聊）!!!……請時常看望（原來如此）我的[妻]<sup>(1)</sup>（我對於女的方面可以担負利害危險的責任，這是雙方願意的，我有證據可資證明），……並請告訴亞威伯克，為此事而興奮。”祝福你們有這種興奮，有這種荒野中的神賜之食（Manna）。我自然完全不管這畜生——他現在又已寫信給亞[威伯克]（的確只因要從他的夫人方面得到一封由亞威伯克付郵資的信），並且以兩個月內前來相憫。當他來訪時，我想也能有一點“興奮的事”報告他。

一經開動了話匣子，最後還要報告你們一樁事情：海涅又來這裏，前天我和亞[威伯克]去訪問他。這可憐的人衰弱得可怕。已經瘦得只剩一把骨頭。腦軟化症更加厲害了，面部的麻痺也是如此。亞[威伯克]說，他很容易因一次肺部麻痺或一種突發的腦溢血而死去，也可以時好時歹，拖上三四年。他自然有點沮喪、苦悶，最顯著的是，在他的評判上懷有非常的善意（並且確是嚴肅的）——只有對於毛勒爾繼續不斷地開玩笑。否則他確具有充分的精神活力，不過他的容貌因一種灰白的鬍鬚，更弄成奇形怪狀（他的口部不能再動剃刀了），足使每個見着的人發生最大的悲哀。這引起一種極不愉快的印象，眼見一個這樣有名的人物將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



我也曾看見偉大的毛勒爾。“侏儒，侏儒，你稱起來是何等輕微啊！”這個人的確值得一看，我以最粗野的態度對待他，這驢子為表示感謝起見，用他那特有的熱情接待我，並對我說，我具有一副溫柔的容貌。他簡直像死去六星期後的卡爾·穆耳。請馬上回信！

你們的恩·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三。



告訴你們下面的故事給你們娛樂一下：今年八月号的“經濟學家雜誌”載有一篇文章，對一篇[談]<sup>(1)</sup>共產主義的笨伯的論文加以批評，大意如下。首先是使赫斯完全無聊的作品滑稽地法國化，然後便說：其次是馬克思先生，“馬克思先生是一個皮匠，恰和德國另一個共產主義者威特林是一個裁縫匠一樣。前者(馬克思)十分幸運地在法國研究法蘭西的共產主義，但對它沒有很高的評價(!)。此外，馬克思很少(你從亞爾薩斯人這句習慣語中不是認識了菲格斯君嗎?)超過抽象的格式，和他小心謹慎，不從事於任何真正實踐的問題一樣。依照他的說法(注意這種無聊)，德意志人民的解放，就是人類解放的信號；這種解放的頭為哲學，而它的心為無產階級。當一切準備好了的時候，高盧鷄(der gallische Hahn)<sup>①</sup>的啼聲將報道德意志的新生了。……馬克思說，在德國必須創造一個普遍的無產階級(!!)，以便實現共產主義的哲學思想。”署名是T.F.(當時死去了)。這是他的最後的作品。這個雜誌的前一期對於我的書作過一種同樣可笑的批評。九月一期載有對朱理安<sup>(2)</sup>的一篇批評，我還沒有看到。

唯物論者和唯靈論者在“博愛”<sup>(3)</sup>上起了大爭論。唯物論者因二十三對二十二票的多數而退出。然這並不能阻止“博愛”起草一篇很漂亮的論文，論及不同的文明階段，和這文明宜於繼續發展到共產主義。

請馬上來信，因為我在兩星期內從這裏[.?.]<sup>(1)</sup>這樣一個故事一封信容易留在[.?.]<sup>(1)</sup>或者在老地方被拒收了。

[封面]

布魯塞爾，聖·許舉勒街，波·蘇瓦什

① 拉丁語 Gallus 稱現居法國領土的古高盧人，故拉丁語即以此詞稱法國，同時 Gallus 又有“鷄”的意思，因此為雙關語，而“高盧鷄”也就成了法國的象徵之一。——譯者

查理·馬克思先生

[郵戳]……波〔1〕……九月十九日

〔1〕原信紙張破損。

〔2〕即考斯道夫·朱理亞。

〔3〕法國一種社會主義的報紙。

——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  
九月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有一大堆事情本想在私人信中告訴你，因為要先寫關於公事的信，便夾在那裏面去了。想來和別人共同看一次私事，是沒有關係的。——我因懷有某種恐懼，對於費〔爾巴哈〕著作的摘要，至今還不能下決心。在巴黎做這種事情，顯得完全沒有勁。不過書現在已在家，我還是馬上要幹。衛登麥爾新鮮的胡說十分動人。這傢伙首先宣佈要起草一種宣言，說明我們是無賴，然後表示這不是起於個人間的爭論。像這樣的東西，即在德國也只限於漢諾威和普魯士邊境才有可能。你老受金錢的壓迫，真是惱人。除勒斯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發行人可接受我們的稿件，在與他談判時，必須不使他知道關於他的出版物的批評。勒文達〔爾〕的確不會接受的，他在各種各樣卑鄙的口實下，拒絕了伯〔奈〕斯一種很好的投機生意（“本地一個老人的生活”，共兩冊；第一冊馬上付排，並於老人死後即發行，第二冊接着辦理）。他也胆怯，說自己可能被趕出法蘭克福。——伯〔奈〕斯有意讓布洛克豪斯承辦，布洛克豪斯自然相信這書是適合資產者胃口的。——威斯特法楞的人們會將稿件送給但〔尼爾〕斯嗎？——你對於科倫的計劃，聽到較詳細的消息沒有？你知道那原是赫斯寫信提及的。——尤其呂寧的胡說十分可笑。大家看見這傢伙怎樣冒着一個痴漢屁滾尿流的危險，神情活

現。當我們批評他們的全部無賴行為時，這個貴人便指出這是一種“自我批評”。但這些傢伙馬上會碰到文字上記載過的一件事：“沒有屁股，他怎樣坐呢？”而且威斯特法楞地方似乎逐漸察覺他的共產主義沒有屁股，或者用摩西的話來說，沒有“物質的基礎”。

卜特曼說布魯塞爾的人們參加了“普罗米修斯”〔1〕的工作，就我講，他的說法並不是完全不對的。听呀，這個臭屍已經開始幹得多麼精細啊。我既需錢用，便寫信給他，他對於長年累月拖欠我的稿費，畢竟應當送來。這傢伙回信說：關於他送給“國民備覽”排印的一篇論文的稿費，已經囑勒斯克付給我（自然還沒有送來），但第二期“萊茵年鑑”所登的另一論文的稿費，那，那他的確已經從發行人處取來了，不過德國的所謂共產主義者既最可恥地使他這個偉大的P.①連同他的另一個偉大的P.①陷入困難之中，所以——他必須將第一期的稿費（亞〔威伯克〕等的稿費也在內）移作排印第二期的費用，要在X星期之後，才能付給我們！！漂亮的傢伙，當我們沒有繼續送稿時，他們便緊緊地握住錢袋子。這樣，人家就變成“普罗米修斯”的共同工作者兼股東了。

我昨晚在這裏的工人中看到已經印就的倫敦宣言。真是廢物。對“人民”說話，即對什列斯威——好斯敦假定的無產者說話，其實那裏只有北德意志的粗野農民和行會的落後手藝工人流浪着。他們恰恰從英國人學得那種完全不顧目前一切真實情況的無聊，並不能把握一種歷史的發展。他們不願回答問題，却要當地絕沒有存在、僅出現於他們意念中的置之不理的所謂“人民”應取和平消極的態度；他們沒有想到，資產者們是可以為所欲為的。除去對資產者一些多餘的謾罵，即和他們的結論全無關係的謾罵（這用自由貿易的語句來代替，正是同樣妥當的），——不願看到什列斯威——

① 第一個“P.”是指卜特曼，因他的姓Püttmann的第一個字母為“P”。第二個“P.”是指“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因它開始的第一個字母也是“P”。——譯者



好斯敦列入關稅同盟之內的倫敦自由貿易的報紙也可以發表此文。——

朱理亞為普魯士所僱用，並替洛特爾寫稿，德國各報紙已有暗示。德[斯脫]說的，布尔喬亞<sup>(2)</sup>从前非常愛好他的优秀作品，当布尔喬亞聽見此事時，會歡喜的。——附帶地說說什列斯威—好斯敦；馬車夫<sup>(3)</sup>前天寫了三行信給亞[威伯克]，現在對於書信須注意，丹麥人開拆一切。他的意思是指可能要動武。我有點懷疑，但古老的丹麥人這樣粗暴地欺侮什列斯威—好斯敦人，真妙。此外，你讀過“萊茵觀察者”上“什列斯威—好斯敦以海為城”這首著名的詩嗎？我有下列的印象，不能逐字記憶出來：

什列斯威—好斯敦，以海為城，什列斯威—好斯敦，同種同文。  
什列斯威—好斯敦，德國北門，什列斯威—好斯敦，德國海濱！  
什列斯威—好斯敦，熱情如焚，什列斯威—好斯敦，熱血沸騰。  
什列斯威—好斯敦，努力鬥爭，什列斯威—好斯敦，家國藩屏！  
什列斯威—好斯敦，奮勇歌咏：“什列斯威—好斯敦！丹麥無聊！”

什列斯威—好斯敦，響應紛紛：“什列斯威—好斯敦”，全國同心！

什列斯威—好斯敦，吼聲入雲，什列斯威—好斯敦，動作遼巡。  
什列斯威—好斯敦，愚蠢青年，什列斯威—好斯敦，恥辱奇深。

什列斯威—好斯敦，同種同文，確是如此，確是我的祖國，然後這廢話就結束了。這是一首悲歌，值得提特馬什人<sup>①</sup>的歌唱，這些人更值得卜特曼的歌頌。

科倫的資產者自我斥責。他們向內閣大臣提出一種抗議，這正是德意志的市民所能做到的一點。那個可憐的柏林說教者<sup>(4)</sup>！

① 德國好斯敦西部沿海地區所居之人。——譯者

他和他的帝國內一切市議會相爭；首先是柏林的理論爭執，接着是布勒斯勞的依樣葫蘆，現在是科倫的故事。此外，這個蠢漢正像英國的雅各第一，似乎確實以雅各為模範。他恐怕馬上會和後者一樣，也要讓魔女焚燒的。

我在那封公共的信中，對於蒲魯東的確犯了天大的錯誤。這封信的前面既沒有地位，所以必須在這裏辯正一下。我曾相信，他有一種小小的無聊，即在常識界限內的一種無聊。昨天對這樁事再來一次詳細的討論，於是知道這種新的無聊的確是一種渺無邊際的無聊。你看：無產者應當儲蓄小股份。因此（在少於一萬以至兩萬工人的情況下，自然絕不能開始的）在一種或多種手工業中，首先要建立一個或多個作坊，一部分股東在那裏工作，將生產物的第一部分，以原料加勞動的價格賣給股東（因此他們是沒有得到利潤的），而將可能剩餘的第二部分，依時價賣給世界市場。社會的資本一旦因新加入者或老股東的新儲蓄而增加，此項資本便當用在新的作坊和工廠的建設上，如此繼續不止，直至——一切無產者都有工作，一切存在國中的生產力都被收買，因此在資產者手中的資本即失去指揮勞動並獲得利潤的權力！當人們找着“一個实例，表現資本、即利息制度”（較為詳細闡明的過去歸屬法的翻新）“可以說完全不見”的時候，那資本便被消滅了。你從愛塞曼爸爸這種無數次重述、也就是格龍能夠背誦的句子中，會更明白地看出蒲魯東原來的辭藻。這些人意念中所想的，不多不少，恰為：憑藉無產階級的儲蓄以及儲蓄的資本，放棄利潤及利息，暫時購買整個法國，後來也許是購買其餘的世界。這樣一種卓越的計劃被思索出來了，這並不是一條捷徑，比起（人們如果要變戲法的話）從月亮的銀光中鑄造五法郎，並不便捷多少。而這裏工人中的愚蠢青年（我所指的是德國人），竟相信這種廢話；他們手中連晚上在酒店集會喝酒的六個蘇<sup>①</sup>都沒有，却要用他們的儲蓄去購買整個美麗的法國！洛特

細尔德及其同夥在这些巨大的購買者之旁，是真正的蠢材。这也够磨折人。这些人被格龍蒙蔽了，即使是最無聊的空談，他們也認為比經濟學上的論証所用的最簡單的事實要更有意义。人們對於这样野蛮的無聊還要費唇舌，真是可恥。但必須忍耐，我不讓这些人跑掉，要將格龍趕出戰場，使他們受愚弄的頭腦再清醒過來。唯一明白的人，而且也能察覺這整個無聊的东西的，就是我們的楊[格]，他曾住在布魯塞爾。亞[威伯克]也將最瘋狂的东西裝入这些人的腦袋中。他現在非常紛亂，時常近於發狂，昨天親眼看見的东西，今天便不能对你重述一遍。更不用說他所聽見的东西。至於他受格龍嚴格的監督至何種程度，也不過如下所述：当居利的華尔特在去年冬季因檢查而向一切方面申訴的時候，格龍把他描寫成爲一個檢查底下的殉道者，領導着最高貴和最勇敢的鬥爭等等；並且利用亞威伯克和工人們，對華尔特這隻驢子草成一篇最堂皇的宣言，簽名送出，表示感謝他爲爭取言論自由而進行的鬥爭的英雄氣概！！！！亞威伯克羞得和一隻小獅子狗一樣，並非常憤恨自己；但這種無聊是表現出來了，他曾經費盡氣力注入自己的腦袋，並費盡氣力灌輸到工人中的幾句話，現在被人用來再打擊他和工人們了。因爲他不懂什麼，只是死死地背誦，而且就是懂一點，也大都是虛偽的东西。他倘若沒有那樣巨大的善良意志，尤其是他倘若不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現在比以往更可愛些——那決不能和他相處。我偶然遇着他，真不勝驚訝；他有時作些完全友好的評語，但馬上又說出最無聊的話來——所以他現在那些死氣沉沉的德國史的講演，因每句都包含着錯誤和癡狂，簡直使人忍不住發笑。但如曾經說過的，他具有無比的熱忱，滿懷好意，無事不幹，並且脾氣很好，善於自我諷刺。不管他怎樣滿肚子的無聊，我現在待他總要比

① sou, 法國貨幣名。——譯者



向來忍耐些才对。——關於伯[奈]斯，沒有多少話可說。我出外多次，他來過這裏一次。冬季也許要來，只是缺錢。威斯特法楞方面為着收買他，送他兩百法郎；他將錢收着，此外自然不管。衛登麥爾從前曾擬給他錢，他寫信說必須有兩千法郎，否則無濟於事。我對他說，威斯特法楞方面倘若有什麼答覆，一定是不能籌到現款等等——果然一字不差。他為着報復，特扣住兩百法郎。他生活得完全愉快，關於他的整個悲慘的故事，他對任何人都<sub>不</sub>加隱瞞，並和那些人都快樂地相處，過着農民一樣的生活，在園中工作，吃得不錯；我有些懷疑他是和一個農民的女兒同居，因此對於他的憂患也停止宣佈了。當黨的爭議發生，他自己雖每次都要扮演像卡密拉·戴穆郎那樣的<sub>角</sub>色，簡直不適宜於做個黨員，然也已經具有較為明白、較為合理的見解；他對權力的意見至今不能接近，因為他常持異議；以為經濟學、工業等等不是他的專業，每次都力求決裂，而在稀少的集會中不能達到有條理的討論；我相信這已經有了一點破裂的影子，當他出來時，我終久要對他好好地解釋誤會。——你們那裏的人在幹什麼？

你的恩·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於某某路十一號。

問題：關於托爾斯泰的故事是完全正確的，沒有告訴倫敦的人們嗎？他如果在德國僑民中繼續玩把戲，他們可能和幾個波蘭人作可憎的和解。這傢伙幾時和你接觸過？

伯奈斯在洛特細爾德的爭議中起草一個小冊子；在瑞士出德文本，若干日內，在這裏出法文本。

〔1〕卜特曼出版的“真正社會主義”的一種定期刊物。

〔2〕指亨利·布耳革斯。

〔3〕指喬治·韋柏。

〔4〕指腓特烈·威廉第四。

## 一二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 十月中旬]

親愛的馬·：

經過好久的反抗，我終於將費爾巴哈的廢物讀了一遍，發覺在我們的批評〔1〕中不能涉及它。我將那主要的內容報告你之後，自會看出它的原因所在。

“宗教的本質”，“繼承者”，第一冊，一一七至一七八頁。——“人類依附的感情〔2〕是宗教的基礎”〔3〕（一一七頁）。人既首先依附自然〔3〕，所以“自然是宗教第一个原始的对象”〔4〕（一一八頁）。（“自然只是表示別於人自己和他的生產物〔2〕的諸實體、諸事物等等的普遍的〔3〕用語〔3〕。”）宗教的第一種表現是各種祭祀，舉凡自然過程、一年四季的交替等等都在其中表現出來。一個部落或一種人民生活於特別的自然狀況和生產物的環境中，此等自然狀況和生產物即加入他們的宗教裏面。——人在自己的發展中要受其他實體的支持，但這不是較高種類的實體，如天使，而是較低種類的實體，如動物。因此有動物的崇拜（接着是對異教徒對抗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攻擊，作一種辯護，這無關重要）。自然繼續為宗教隱蔽的背景，即在基督教徒中也是如此。上帝有別於人的特徵就是自然的特徵（原來是就基礎說的）。所以有萬能、永恆性、普遍性等等。上帝真實的內容只是自然；這就是說，專就上帝只是被描寫為自然的創造者、而非政治的和道德的立法者講的。——反對一種理性的實體創造自然和反對無中生有的創造等等的論爭——大都是“擬人的”，這就是說，在熱情的、抓住市民心理的德文中翻譯出來的庸俗唯物論。——在自然宗教中的自然不是作為自然一樣的对象，而是“作為人格的、活的、能感覺的實體，……有情感的實

体〔3〕，就是主体的、人的〔5〕实体”（一三八頁）。因此人崇拜自然，總力求用人的動機等等去加以確定。此事的發生大都是由於自然的變動不居。“依附自然的感情和視自然為一種動作專橫的人格<sub>的</sub>实体這種觀念結合起來，就是犧牲〔3〕的基礎，就是自然宗教最重要的行為的基礎”（一四〇頁）。但犧牲的目的既是一種利己主義的，所以人是宗教的終極目的，人的神性是宗教的終極目的。——接着作瑣碎的註釋和鄭重的論述：還信奉自然宗教的粗野的人民，把他們所不快意的事物如瘟疫、熱病之類變成神。“人既從一種單純肉体的实体變成一種政治的〔2〕、異於自然並以自己為中心的一般的实体（!!!）〔6〕，所以他的上帝也變成一種政治的、異於自然的实体”〔7〕。“因此”“人達到他自己的实体對自然的區別，也就達到一個異於自然的上帝，最初僅由於他和別人聯合成為一種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中，那異於自然的、僅在思想<sub>上</sub>或觀念<sub>上</sub>存在的勢力（!!!），即法律的、意見的、榮譽的、道德的勢力，才對他變成他的依附感情的對象〔8〕。”（這句體裁可怕<sub>的</sub>句子見一四九頁。）自然力、決定生死的力，被降為政治的和道德的勢力的一種附屬物與工具。一五一頁有關於東洋保守派和西洋進步派的插曲。“在東洋，人沒有忘却〔2〕居於人上的自然。……君主自身〔6〕對於人不是成為一個地上的〔9〕、而是一個天上的、神性实体的對象。可是人在一個上帝之旁消失了，只有地球上擺脫了對神的崇拜人類才有為自己着想的餘地。”（美麗的說明，因此東洋人陷於停滯中。因有許多偶像，遂將空間佔去了。）東洋人對西洋人的關係，和鄉民對市民一樣，前者依附自然，後者依附人，等等，等等，“因此只有市民創造歷史”（這裏是唯一輕微的、但稍帶惡臭的唯物論痕迹）。“誰能對意見〔2〕的權力犧牲自然的〔2〕權力，對他的名字〔2〕犧牲他的生命〔2〕，對他在後代人的言論和意識中的生存犧牲他的肉体〔2〕的生存，誰就有資格擔負歷史的事業。”够了。凡非自然的東西是觀



念、意見、蠢話。因此也“只有人的‘虛榮’〔2〕是歷史的原則”！（一五二頁）“當人一經覺悟到，……罪惡和愚行……招致不幸一類的事情，反之，道德和智慧……產生幸運的結果，於是決定人的命運的力量〔10〕是理智和意志，……所以自人看來，自然也是一種依靠理智和意志的實體。”〔11〕（進而論一神教——費〔爾巴哈〕將上面幻想的“意識”從理智和意志的力量中分割出來。）有了理智和意志統治世界，便發生了超自然論、無中生有的創造和一神論，而這種一神論被解釋為特別出於“人的意識的統一”。一個上帝如沒有一個君主，永不會出現，支配許多自然現象，並結合各種互相衝突的自然力的上帝的統一，只是外表上或實際上結合着各個因利害衝突互相抗爭的個人的東洋專制君主的反映，——說明這一點，費〔爾巴哈〕便認為是多餘的了。——用無謂的長篇大論去對抗目的論，是模倣了舊唯物論者。此外，費〔爾巴哈〕曾責備神學家對自然犯了過失，然他對現實世界也犯了同一過失。神學家以為沒有上帝，自然必定消失於紛亂之中（就是，不相信上帝，自然會粉碎），上帝的意志、理智、意見是世界的維繫物，他曾對此開過拙劣的玩笑；但他自己竟相信，意見、畏懼輿論、法律和其他觀念，現在是維持了世界。——費〔爾巴哈〕在反對神學的一種論證中，完全表現為一個讚美現代的人物：兒童在最初的生命時期中有巨大的死亡，因為“自然〔2〕自恃豐富，毫不遲疑地犧牲成千成萬單個的成員”；“……例如一歲的嬰兒三個到四個中死一個，五歲的二十個死一個，如此等等，這是自然的原因的一種結果〔12〕。”

除掉這裏少數特別的句子外，沒有可注意的。從這裏人們對於各種宗教的歷史發展，是不會有所知的。至多不過舉例證明上面的瑣碎之點。文章的大部分是由對上帝和基督教徒的爭論構成的，恰和他向來著論的方法一樣，只是現在，不管反覆一切陳腐的胡說，對於竭其力之所及依附唯物論者表現得更加大膽了。凡對

於自然宗教、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瑣碎之點要有所說明，必須比較這些宗教形態的實際發展，但要這樣首先應加以研究。這對於我們的著作，恰和他關於基督教的解釋一樣，是很少關係的。這篇論文對於費[爾巴哈]的實證哲學的觀點沒有提供新的東西，我上面摘錄的少數供批評的句子，只是證明了我們曾經說過的。你對於這個人如果尚有興趣，看是否能直接或間接從訖斯林處取得他的全集第一冊，因為他還寫了一篇序言，內中也許有什麼可資應用的。我看見過費[爾巴哈]論“頭的害處”和“胃的害處”的選論，這是一種軟弱的辯護辭，表明他為什麼很少涉及實際利害的緣故。這恰和他一年半前寫信告訴我的一樣。——

剛才接到你的信，因為我移居，以致在舊住所擱了幾天。和瑞士書商接頭事，我將試探一下。不過要成功，我相信是難的。這些傢伙都沒有錢可以排印五十印張的書。我以為這種著作如不分開來，無從出版，應當使各冊單獨出書，首先出最迫切需要的哲學史，然後出其他部分。五十印張作一次付排是太多了，許多書商聽見這種篇幅就搖頭，因為他們不能出。——也還有不來梅人屈特曼<sup>(13)</sup>，或類似的姓名，摩西和威特林在我們這裏離間了他；這傢伙願意排印值得查禁的書籍，不過不肯付多少錢；我們可以將這種稿件寄給他，倒是很好。如將歷史分開，一部分作為第一冊，另一部分作為第二冊，你以為如何？福格勒知道屈[特曼]在不來梅的住址。關於李斯特的作品，可算是弄好了。

大約三星期前，我已看到“人民論壇”<sup>(14)</sup>上的事情。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可笑的蠢事。威特林兄弟的恥辱，在致克力格這封信中可謂達到了頂點。詳細的情形，已經不再記得，所以不能講出一些來。但我也同樣認為：要回答克力格和落後手藝工人的宣言，當促使他們注意：他們曾經怎樣拒絕我們的斥責，同時將這些拒絕的愚行又表現在他們的答覆中；特別是對克力格及他那唱道德高調的

熱情和對我們譏笑的憤怒，當加以攻擊。這刊物某幾號現正在此地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中流傳着，沒有四五天的等待，不能收集攏來。

此地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對我狂吠。特別是三四個“有教育的”工人鬧得更兇，他們是被亞[威伯克]和格龍導入真正人類的秘密中的。但我因有些忍耐性並略施恐怖主義，大多數羣眾都和我在一起了。格龍已經和共產主義斷絕關係，而這些“有教育的人”也具有和他攜手同行的宏願。我已經大刀濶斧地幹了一陣，以致老愛塞曼十分害怕，再也不來了，而共產主義或非共產主義也在互相反駁爭論着。今晚將投票表決，集會是共產主義的，還是如“有教育的人”所說的，是“為人類謀幸福的”。我對於大多數人有把握。我已宣言，他們倘若是非共產主義者，那我不願與聞，決不再去了。格龍的學生們今晚將被徹底打倒，我要就這種原料開始工作。——關於這些有教育的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對我提出的要求，你簡直想像不到。“溫和點”，“文雅點”，“熱情的博愛”！但我對他們相當地加以斥責，每晚總使整個反對派中的五個、六個、七個人（最初是整個集團都反對我）啞口無言。下次對於這全部故事將多寫一點，這個故事把全部光綫都投射到格龍君身上。

蒲魯東將於兩星期內來此。這會成為美麗的局面。

這裏正在準備一種定期刊物<sup>(15)</sup>。雪茄煙樣的侏儒毛勒爾斷言將因此能夠籌集金錢。但錢不到手，我不相信這傢伙。如有結果，一切都安排妥當，可以使我們完全掌握這種刊物。我對於毛勒爾這個表面上的編輯，已經允許他將自己無聊的作品刊入刊物中，這是沒有辦法的。其他一切都經過我的手。我有絕對的否決權。凡我所寫的東西，自然用假名，或不署名。無論如何，這刊物如果出版，不會落入赫斯、或格龍、或其他方針紛亂的人的手中。要掃蕩什麼東西，此物當能勝任愉快。不過在它未成功之前，不要向任何人說及，還要在本星期決定。



再会,馬上回信。

恩·

聖·澤門郊外  
里尔路二十三号

- (1) 指“德意志意識形态”。
- (2)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 (3) 恩格斯截断的。
- (4) “宗教第一个原始的对象”一語是由恩格斯截断的。
- (5) 在費尔巴哈的書中为“主体的,即人的实体。”
- (6) 恩格斯插入的。
- (7) 在費尔巴哈的書中为“从一种單純肉体的实体变成一种政治的、異於自然的实体。”
- (8) 在費尔巴哈的書中为“達到他的实体对自然的區別,結果達到一个異於自然的上帝,因此人最初僅由於和別人联合成为一种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那異於自然力的、僅在思想上或观念上存在的势力,即政治的、道德的、抽象的势力,法律的、意見的、榮譽的、道德的势力;才对他变成他的意識和依附感情的对象。”
- (9) 在費尔巴哈的書中为“地上的、人的”。
- (10) “决定……力量”一句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
- (11) 在費尔巴哈的書中为“自然、世界,也是一种依靠理智和意志、为理智和意志所决定的实体。”
- (12) 由“一种自然律”改正过来。
- (13) J. H. Chr. Kühtmann,是不來梅地方舒曼書店的老闆。
- (14) 这是克力格在紐約出版的一种“感情的社会主义的”定期刊物,曾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端嚴厲的批評。
- (15) “巴黎傾听”。

**一三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委員會書信第三号**

**委員會書信(第三号)——**

關於這裏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的事情,這裏很少可說的了。主要的事实是,一直到現在,我和一班青年人決鬥的各种爭執點,終於決定了;格龍的主要信徒和学生愛塞曼爸爸被驅逐,其餘的人对羣众的影响完全被扫蕩了,我提出一种反对他們的議案,一致通

过了。

簡單的經過如下：

關於蒲魯东的联合会計劃，討論了三晚。最初幾乎整个小圈子都反对我，最後只剩了爱塞曼和其餘三个格龍派反对我。主要的問題是在拒絕<sup>(1)</sup>暴力革命的必要，並証明<sup>(2)</sup>在蒲魯东的万应藥方中找着新的生命力的格龍的“真正社会主义”，乃是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手藝工人的。最後我对敌人方面老是重複着同一論調光火了，並攻擊落後的手藝工人，这引起格龍派的大憤怒，但我却因此逼迫高貴的爱塞曼对共產主义作一种公開的攻擊。於是無情地揭露了他，使他絕對不敢再來了。

我現在愈加牢固地握着爱塞曼所給予的把柄——即对共產主义的攻擊——因为格龍繼續在逞陰謀，奔走於各工場之間，每星期日召集那些人，等等，等等，並在星期日上述的會議後，自己做了極大的蠢事，即当着八至十个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的面，攻擊共產主义。因此我宣佈在參加繼續討論之前，必須表決我們在這裏是否以共產主义者的資格集合起來的。第一是必得注意，使爱塞[曼]那样对共產主义的攻擊不再出現，第二是當他們僅以隨便的个人，隨便討論這點那點，我都不願與聞，也不再來了。这一着使格龍派大为驚慌，表明他們聚集在這裏，是“為人類謀幸福”，自己是進步的人，而非偏執的、体系的俘虏，等等，等等，像这样忠实的人無論如何不能称为“隨便的人”。此外，他們首先必須知道，共產主义究竟是什麼（許多年來，这些狗曾自命为共產主义者，自格龍和爱塞曼在共產主义的託辞下混入他們中間以後，他們僅因害怕这两个傢伙而背棄主义！）。我自然不为他們親切的請求所束縛，對於这些無知者只用兩三句話說明共產主义是什麼。我給予他們一种最簡單的定義，所涉及的範圍不出目前爭論的各點，用主張共產而排斥資產者、落後手藝工人以至蒲魯东式的股份公司及其被保

留的私人財產，並与此有關連的東西——舉凡他們的和平、溫情及顧慮。此外，使他們無法支吾，躲避所提議的投票表決的問題。我闡明共產主義者的意圖是：一、貫徹與資產者相對立的無產者的利益；二、由消滅私有財產而代以共有財產來實現這一點；三、除用暴力的民主革命外，不承認有其他方法可以達到這些目的——對這種定義討論了兩晚。到第二晚上，三個格龍派中最好的一個看出大多數的趨向，遂跑到我這一邊來了。其餘兩人互相矛盾地繼續辯論，而無所覺察。有許多從不發言的人突然開口說話，並宣佈堅決地和我站在一起。以前只有楊格曾經這樣做過。這些新進者中有的雖死怕說話上氣不接下氣而至於發抖，但說得完全清楚，似乎有充分健全的理解力。總之，當付表決時，會中以十三票對兩個忠實的格龍派的兩票，大會宣佈為上述定義的共產主義的大會，——至於這兩人中之一，後來也宣佈具有改變態度的最大願望。

這次終於一舉將地面掃清了，如果辦得到，現在可以開始對這些人做點改進的工作。格龍對於受金錢的壓迫，容易想到辦法，因為主要的債主正是這些格龍派人，正是他的主要信徒，不過在大多數人中，甚至於在他的一部分信徒中，他的信譽現在也十分低落，不管一切詭計和實驗（例如戴着便帽，奔走於城門口的集會等等）怎樣，連同他的蒲魯東的聯合會，都一齊完全失敗。倘若我不在那裏，我們的朋友亞[威伯]克必定已經盲目地落入圈套了。——

格龍具有一種何等漂亮的戰略啊！他對於他那一批人的才智發生了絕望的心情，便反覆陳述他的歷史，直至他們能夠背誦為止。每次會議之後——自然沒有什麼事比使這樣一個反對派緘口不言更容易的——整個被打敗的隊伍跑到格龍那裏重述我曾經說過的話——一切自然是歪曲的——，並且讓他們自己重新武裝起來。當他們張開狗嘴，說出兩個字時，人家便預先知道全句了。我自然很注意這種流傳的報告，凡能供格龍君從新裝飾他的“真正社



会主义”的东西，都向他們說个大概；但那隻狗乘着日內瓦革命的机会，對於我向一班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所說的話，在“科倫[報]”上作各种歪曲的宣傳，他在这裏却將相反的东西灌輸給他們。他現在正在研究政治經濟学，好傢伙。

蒲魯东的書，你們當已看見廣告了。我將於這幾天得到，需十五法郎，太貴，買不起。

這種事情是在上面所說的羣眾面前進行的，他們約由二十個傢具匠人組成，平常只在城門口与各种各样的人集会，除掉一个歌人俱樂部外，沒有真正密切的結合，但有一部分是正义同盟會的殘餘。倘若能够公開集会的話，那我們單是从傢具匠人中也可以馬上收集百人以上。至於裁縫，我只認識幾個，他們也加入傢具匠人的集会中。鍛冶工人和製革工人，在整个巴黎找不到踪跡。關於他們的消息，沒有人知道。

克力格這幾天以正义會員的資格，向“廳”(中央本部)送出報告。我自然看過所送的文件；但這是違背誓約的——上面有死刑、七首、絞索和毒藥——你們必定無从抄錄。那信恰和他對我們攻擊的答辯一樣，證明這種攻擊對他很有用處，他現在愈加關心於這個世界的事情。他對於他們的困難說得很多。這種美國落後手藝工人史的第一章包含它的災難——克力格顯然站在頂點上，从怀抱世界心胸的觀點出發，經營金錢的事業。“論壇”(8)是贈送的，不是出賣的，基金係由慈善的捐款構成。總之，人們要重演“使徒行傳”第三第四章，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也不缺少；結果，人們發覺自己滿身是債。第二個時期是克力格僅做“記錄員”，別人似乎要出面管理金融業，這是繁榮的時期。現在不乞靈於人們的好心腸，而乞靈於他們願意跳舞的腿，並且總是聚精費神於多少非共產主義的方面。令人驚訝不止的是，經過跳舞會、遊山會之類的途徑，完全籌得必需的金錢，就是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惡行也能够(4)加以利

用。他們現在在金錢上完全得路。在他們須當克服的“障礙”下，這勇敢的特克倫堡人要計算到一切方面的誹謗和猜疑，就中他們“最後還須忍受布魯塞爾‘共產主義的’哲學家”的誹謗和猜疑。此外，他空言喋喋地弄些小玩意兒去對付那些居留民，推薦“威特林兄弟”給他們（即他的最堅決的仇敵們），他的行為雖也稍加掩飾，但就全體講，是比較耽於名利的，僅時時對博愛之類的東西，發出一點呻吟之聲。

你們那裏有“改革”嗎？如沒有看到，可寫信告我，當裏面載有特別要聞時，我將報告你們。四天以來，此報因“國民”對於在這裏流傳的選舉改革的請願，不肯無條件地贊成，而予以圍攻。“改革”以為這僅由於傾向梯也爾的緣故。好些時候以前，此間傳說巴斯蒂德和托馬斯退出“國民”，馬拉斯特單獨留着，而且和梯也爾聯合一道。“國民”加以否認。它的編輯部確是經過變動，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年來它特別和梯也爾要好，是人所共知的；“改革”現在詳細分析它因這種傾向，是陷在怎樣深的恥辱之中。——此外，“國民”近來因露骨地反對“改革”，而做了一些蠢事，例如它從否認“改革”最初述及葡萄牙的反革命是出於純粹的惡意起，直到不能再否認為止。然“改革”現正努力，要和“國民”作一種同樣輝煌的爭論，但辦不到。——

我寫了這些之後，再要一提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有如下的事實出現：格龍既絕沒有力量使我受到任何損害，現在便在城門口斥責我。愛塞曼在特務所到的城門口的公開集會中攻擊共產主義，那裏要冒被驅逐的危險，自然沒有人能夠回嘴；楊格曾十分憤怒地答覆他，但我們昨天已警告楊格。愛塞曼因此宣佈楊[格]是第三者（自然是指我）的傳聲筒，愛[塞曼]和炸彈一樣突然投入那些人中間，並且很知道那些人怎樣被驅進城門口的討論中的，等等，等等。總之，他所洩露的事情，等於對警察作一種完全的告發；因

为在这事故發生处的旅店主人，四星期前就說过，你們中間老是有特务，而警察隊長也來过一次。爱[塞曼]恰在那時攻擊楊[格]为“革命者”。格龍君整个時間都在場，凡他要說的話，特教唆爱塞曼去說。这种卑鄙真超过一切。就我所了解的事态講，格龍以为我当对爱塞曼所說的一切負全部責任。現在对此完全沒有办法。又不能在城門口攻擊爱塞曼这笨伯，否則星期集会一定会再度被告密，格龍太怯懦，不肯用自己的名义親自出馬來幹。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是，在城門口讓集会的人声明他們不討論共產主义，因这可能受警察的干涉，危及整个集会。

你們終久要寫一次信給我才好。

你們的恩·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巴黎。

(1) 也許是“証明”之誤寫。

(2) 也許是“拒絕”之誤寫。

(3) 紐約“人民論壇”。

(4) 由“必須”改正過來。

#### 一四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前後]

親愛的馬·：

反駁克力[格]的文件收到了。非常之好。你既單獨簽名，克力[格]現在對於第一次文件<sup>①</sup>非難的論調，的確會算我私人的賬，而對於這第二次文件將表示屈服，但我倒無所謂。他如感覺快意

<sup>①</sup> 据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編者註，係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寫的“反對克力格的宣言”。这个文件曾由布魯塞爾通訊委員會散發給各地共產主义通訊委員會。克力格企圖用愛和正義等的感情主义的說教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这个文件揭露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者克力格的觀點。

——譯者



的話，可以憑着私人的惡意，在美國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中把我描寫得窮凶極惡，無所不至。

你從給委員會的信中會看出，我在這裏是怎樣滲透在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的中間。他媽的，我沒有饒恕他們，攻擊了他們最壞的成見，攻擊了他們自己絕非無產者。可是格龍幫助我也太好了。

天呀，我沒有法子貼郵票了。可惡的勒斯克因將老廢物送給了卜[特曼]，終於寄來一張無用的匯票，我必須寄轉去——這隻狗如果不使我陷入困難中，馬上會寄你們二十五法郎，作委員會的經費。但我暫時至少要擔負通訊的費用。前一封信沒有貼郵票，是因時間來不及，只好急速投郵。勒[斯克]一把錢寄來，你們當可得到一部分。

在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中沒有誰要看對克力[格]的答覆。否則會傳入格[龍]的耳朵中。我們的一切特別不可使這傢伙知道，直到他對蒲魯東的書的修補，連同他的註釋完成為止。那時他就被捉住了。他在書中完全取消從前說過的一堆故事，五體投地地拜倒在蒲魯東的救世制度之下。當他不會再轉變的時候，[這制度][<sup>(1)</sup>]便使掠奪告終了。——威特林還在布魯塞爾嗎？

關於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我在這裏想予以援助。這些人的無知真到了極點，他們為生活狀況所限，簡直毫無準備，在他們中間絕無競爭可言，工資老是在同一水準上停滯着，和老闆的鬥爭，絕不談到工資，只是圍着“職工驕傲氣”一類的自負打圈子。出售製成品的服裝店，現在裁縫中發生了革命的效力。但願它不是這樣一種消沉的手工業。

格龍已經造成可惡的損害。他在這些人中使一切確定的東西轉變為純粹的茫然、人類的追求等等。他裝作攻擊威特林或其他體系的共產主義，將一些完全曖昧的漂亮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語彙裝入他們的腦袋中，斥其他一切為追求體系。就是那些從來不是

威特林信徒——除了少數以外——的傢具匠人，對於“粗野的共產主義”也具有一種迷信般的幽靈鬼怪的恐怖，竟相信——至少在通過決議之前——那些非常昏愚的話、和平的福利計劃等等，以為總比這種“粗野的共產主義”好得多。這裏是被一種無邊的紛亂統治着。——我這幾天把對“博愛民主社”〔2〕的和平政策的一種輕微的攻擊送給哈尼，並寫信要他和你們保持通訊的關係。

你的恩·

〔1〕 原信紙張破損。

〔2〕 “博愛民主社”是倫敦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的團體。①

## 一五 伯奈斯和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二日

〔伯奈斯寫的〕

親愛的馬克思：

經過長久的遲疑和最不幸的內心痛苦之後，我終於再度遷回巴黎。四星期前，我已經帶着滿滿的錢袋和堅定的決心要來這裏，再也不回到沙舍爾了。但這決心很不成熟；頭还是非常服從心，心又非常想念沙舍爾那田園的、悲哀的歡樂和痛苦，而兩條腿却要再跑回去。我坦白承認，不管我對此事——恩格斯很忠實地為我鋪平了路——的觀察怎樣平凡到極點，總是掛念着這個痛苦的居住地——然這也會有它的止境，我的腳也許永不會再踏到這些人的門檻上去了。當上星期二早晨六點鐘，我從沙舍爾的窗上爬出來時，身邊沒有一個錢，將睡衣搭在手臂上，就是這樣踏過最深的爛

① 據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編者註，“博愛民主社”是一八四五——一八五三年存在於倫敦的一個組織，由哈尼領導，其中有憲章派中激進派的代表和歐洲各國亡命的革命者。——譯者

泥地，步行到巴黎恩格斯處。果如所期，他以最大的友誼接待我，我們集在一起有好幾個鐘頭。倘若沒有他，誰知道會出什麼岔子！在整個巴黎，沒有一個人我能像和他討論一樣地討論這一類的事件，——也許我這窮鬼要再回到黑洞中去爬行，將全部時間葬送在那裏面。這種恐懼我現在沒有了，一切都會如意。明天將搬往新住所：雅各路四十一號，擬用心學習，少寫作——因為我要能夠再清楚而有条理地思索，恐怕還需要一個時期。

這一點像鞭子一樣把我從沙舍爾趕出來了：我發覺自己開始紛亂地思索，一切種類的無聊思想在腦袋中沸騰着，我的情緒常是互相矛盾，深深地陷入煩惱中——我所擔心的最可怕的事是：癡狂！讓我不再說及這樁事：只要毫不回憶它，一切便都忘記了。

你試想一下，人們不會相信——我在這裏，今天是八天了，而且已經經過一批冒險的事。它們都是滑稽可笑的，全當歸於消滅——我想望安靜和工作。但有一樁事必須告訴你：我從德國接到一張一百三十法郎的匯票，把它送到一個完全卑鄙的猶太人銀行家處，或者是相反的，完全卑鄙的並不是他。這匯票是十四天的期限！當我走進他的店中時，他問我：“你要什麼？”“我想兌換一張小匯票。”他又問：“你要錢？”我將匯票給他，“這是十五天期限的，但我希望你馬上支付。”“你是一個德國人？你用不着再來。”於是他問他的書記，當他去交易所時，有什麼事情發生，於是開始用一種下等猶太人中特有的姿態和語法談話，這是我生平從沒有聽見過的。“七千法郎的騙局——法蘭克福的奧本海姆有一張匯票？沒有收到——再沒有什麼事？斯特拉斯堡的小蜂寫信來說，我們將損失五十法郎——他應當遭殃……啊啊啊，這位先生的錢我還沒有給，——請原諒，請把你的姓名住址寫出來”。——我寫了，我看見的不是一百三十法郎，他給我的多於他應當付出的。我不數，將錢向口袋中一塞：“向你致敬禮”。——於是立即跑出魔窟，來到大



街，直奔恩格斯。你試想像我們當時是如何的狂笑不止，那騙子竟多給我二十法郎，我們自然也受着。今天够了，我的头很痛，其餘的空白讓恩格斯寫罷。但还有一个笑話：衛登麥爾在幾天前寫信給我說：“前國民會議代表（薩特的代表）勒瓦塞爾的‘回憶錄’四冊，巴黎活動畫片街一七六六號拉匹里出版，您也許知道？如找得到，請寄我一部！”

祝晚安，竭誠問候你的夫人，馬上回信。

你的伯奈斯

【恩格斯寫的】

那封久已約定寫的詳細的信在哪裏？請將手稿寄給伯奈斯，只要你手中的，印的已經有了。他沒有把稿件送往美國，那裏付印的東西，沒有得到他的同意，而且也不知道。但已印出許多份，勒斯克可能已經向各處贈送。我們對於這東西要追究一下。也許是由格龍或潑恩斯泰幹的。為着那手稿的緣故，我曾去信瑞士，但這隻狗似乎不回信。此外，就只剩下燕尼；我曾和他開過玩笑，不願寫信給他，請你在下次信中附寄幾行給那個傢伙，我願寄去，不過這只是禮儀上的一種應酬，那個傢伙的確不會領情的。我寫信去的第一个人，是伯奈斯一个小冊子的發行人，雖接受了，據卜特曼說，他已破產。事情就是這樣。我對瑞士方面的交涉有些絕望。却也沒有好的辦法。我們在現今困難的狀況下，的確不能將兩冊一起脫手；至多也只能分給兩個完全不同的發行人。關於這一點，也請在信中表示你的意見。

你的恩·

十一月二日於里爾路二十三號。

我現在才讀到小傢伙上面所寫逃出寂寞的情形。我們把他留在這裏，是好的，他會逐漸再快活起來的。問候全家。

一六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六年  
十二月底]

親愛的馬克思：

我因為有下列的原因，新近寫了一封短信給基歌。在聖·安東尼郊外十月暴動的審判中，有一批被捕的德國人也被審問，第二次整個被放逐的隊伍是由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組成的。此等被逐出境的蠢材中有的對於亞[威伯克]和我必定要說出許多胡說八道的話；在事實上，這些人既然卑劣，那除掉懷抱非常的恐怖，並洩漏他們所知道的、甚至更甚於此的以外，對他們也絕不能別有希望。此外，我所認識的這些人對於自己的浮浪生活雖嚴守秘密，但關於我和他們集會的事却已可恥地張揚出來了。這些青年人就是如此。我也許寫信告訴過你們，高貴的愛塞曼在城門口反對我，就是完全對特務作一種告發。楊[格]也做些大蠢事，這傢伙有些誇大狂，要法政府出旅費送他往卡雷和倫敦。夠了，得勒舍耳君派遣大批特務監視我和亞[威伯克]——他早就被懷疑，他的驅逐令不過是延期罷了——緊緊追隨，一直跟到一個酒商處，我們只好暫時和郊外的粗野人混在一起。因此證明我們是一個危險團體的領袖，我立刻得知得勒舍耳君從唐內吉·杜察特爾君處取得對我和亞[威伯克]的驅逐令，縣長辦公處的娼妓醫理檢驗旁邊，有厚厚一堆著名的文書，是涉及我們這件事的。為着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我自然沒有意思要使自己受到放逐。當我發覺全世界的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是怎樣疏忽地大吹大擂，到處討論：格龍或我誰是對的，我就看到同樣的事情已經出現了。我討厭這種渣滓，青年們還沒有改進，即在討論中也恰和倫敦的人們一樣從未表現改進，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戰勝格龍，這已經達到了。冠冕堂皇地和落後的手藝工人及工人脫離關係，雖則事情也夠人厭煩，然這機會却是很好

的。要讓他們明白，我現在不能再做他們的教師，他們必須自己注意一切事情。亞[威伯克]決定馬上出外旅行，似乎就要走，至少是我沒有再看見過他。他在哪裏，我也不知道。警察也在探索那個小傢伙(伯[奈斯])，但他因為從事於各種各樣的冒險(可注意的是，他一踏入文明世界，便做些狂暴的事)，又回到他的老地方去了。不知道幾時再來巴黎，然他要遷移的地方，決不是自己願意遷的地方，因此曾給你的地址是沒有用的了。他的手稿幸而保存着。同時我很感謝高貴的警察，把我從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的環境中拖出來，並使我对這種生活的享受得到回憶。兩星期以來，有些可疑的個人跟隨着我，我確有幾分把握，知道他們真是特務，縣長近來發出孟德斯鳩、伐倫泰諾、普拉多等跳舞場的許多入場券。感謝得勒舍耳君，使我得認識不少十分漂亮的工人階級的女子(Grisette)，十分愉快，因為我對於能夠留在巴黎的暮暮朝朝，要好好地利用一下。最後，一直到現在，人們還讓我安安靜靜地過日子，一切似乎終於都風平浪靜了。將來一切信件請寄巴黎新不勒達路二十九號美術畫家科納先生處。裏面附寄一個信封，有我的姓名的起首字母，以便在亮處照不出來。

我在這種狀況之下，必須讓威[廉]·威[特林]自由自在地幹，你是看得出來的。他們那夥人我沒有看到一個，一點也不知道他是否來過這裏，是否仍在這裏。但這全沒有關係。威特林的信徒，我絕不認識，在我認識的人中，他一定受到很妙的接待；他們因為和他的裁縫朋友們永遠作戰，對他絕不懷好意。

和倫敦人交接的事情，恰因哈尼的緣故，真令人煩惱，因為在一切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中，他們是我們可以企圖團結而不用隱蔽內心的唯一人物。但這些傢伙如果不願意，那好，任聽他們跑罷！誰也不能確定，他們不再作可憐的呼籲，同對朗格君或對什列斯威—好斯敦的人們一樣。並且把我們看做“學者”，懷有一種永遠



的妒忌心。然他們如果抗拒，我們有兩種解決的方法：或是公開破裂，或是僅僅停止通訊。我贊成後者，倘若允許回答他們最後的信，這便不是結結實實地打他們的腦袋，而是十分溫和地引起他們一種盼望迅速回信的心情。於是長久期待着答覆——並且在他們疏懶的通訊中，只要有了兩三次這樣的信，這些先生們的一切就進入睡眠狀態了。特別是我們應當怎樣並為什麼嘲笑這些傢伙？我們沒有一種機關報，倘若有的話，他們並非著作家，只能時時發表公告，然這沒有人看得到，也沒有一隻公鷄會對這公告啼一聲的。我們如果一般地嘲弄這些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那就可以永遠不拒絕他們那些美妙的文件；這種通訊如果一度陷入昏睡中，那也是完全好的；決裂是逐漸發生，沒有聲響的。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安安靜靜和哈尼斷絕必要的關係，但要留心使他們欠下最後一次信的眼（當讓他們等待回信六至十星期時，他們便不知不覺這樣做了），並且讓他們以後去叫喊罷。和這些傢伙直接破裂，對我們沒有好處，也沒有光榮。對他們找理論上的差異，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沒有理論，除安閒自在地可能想到願受教於我們外，他們也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因此只能隨便談談，討論問題是不可能的。在一種公開破裂之中，他們必定利用這些富於一般求知慾的共產主義蠢材來反對我們：說這些有學問的先生們如有何種有系統的東西，我們很願意請教等等。實際上黨的爭論必定——因為在委員會中他們的爭論少，我們也只有一點點——馬上會流於純粹的私人攻擊和口角，或具有這種樣子。我們能以黨的資格出面反對文人，但不能反對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末了，這些人老只有幾百人，因哈[尼]的緣故，在英國人中獲得信任，因“萊茵觀察”等報的緣故，在德國被鼓吹為狂暴的、並非沒有力量的共產主義的團體；加以在一般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中，他們總是最有忍耐性的，德國一日沒有變化，那從此等工人中造成的人物，他們的確是最好的。

我們恰恰从这件事情中体验到，在德國沒有一种正常的运动存在之前，那对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便無从着手，就是对其中最好的，也是如此。現在不如讓他們安安靜靜地行動，只是整个地掌握他們，引起一种鬥爭，而我們从这鬥爭中拔出來的只是自己齷齪的靴子。这些青年對我們，自称为“人民”，为“無產者”，而我們只能訴諸共產主义的無產階級，然这个階級在德國正待形成。不久会有普魯士的憲法出現，这些人或許有簽名等等的用处。——此外，我憑自己這一點聰明，也許說得太遲，而你們對於这事情甚至已有一种決定，並且已經實行了。本當早點寫信，但在等待警察事件的進展。

剛才接到瑞士那个發行人〔1〕的答覆。由附寄的信對我証明了这家伙是一个流氓。令人等待了X星期之後，他表示如此友誼的接受，这不是一个普通發行人做得到的。我們現在可以看一看那个不來梅人〔2〕怎样回信，也还來得及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君士坦士的蓓勒扶〔3〕也有一个人，和他交涉，可能有什麼結果；那不來梅人如不願意，我可以再對他試一次。同時我要向黑里騷再探詢一下——我們倘若有一个規規矩矩的人在瑞士，能託以稿件，取得現金才交稿，那就好了。可是那裏只有一个喝酒的养父卜特曼呀！

在最近的惡劣時期中，除一些少女外，我还和丹麥及其餘的北方人有些交際，藉此作为一种無辜的附屬享樂。自你看來，這是一种不潔的勾當。與其做最偉大的丹麥人，还不如做最小的德國人！道德的、行会的和等級的災難这种層次法，無論在什麼地方，是不復存在了。丹麥人把德國看做一个前往“討小老婆和共同浪費金錢”的國家（丹麥一本教科書上說：當他在德國旅行時，娶得一妾，她將他的最大部分的財產花尽了！）——他称德國人為一个德意志輕浮漢，自命為德意志氣質真正的代表——瑞典人又鄙視丹麥人，認為是“德意志化的”、變種的、喜歡饒舌的和柔弱的——挪威人又

輕視法蘭西化的瑞典人及其貴族，竊喜自己生在北方，恰和高貴的卡那特時代一樣，受遲鈍的農民經濟的支配，因此他又被冰島人當作無賴漢看待，這種冰島人恰恰和紀元九百年時醜惡的威金海賊（Wikingen）說同一語言，喝魚油，住土室，如不生活在發生腐敗魚腥臭的空氣中，便要趨於滅亡。我多次企圖誇耀自己至少不是丹麥人，尤其不是冰島人，而是一個德意志人。瑞典最進步的報紙“阿福頓布勒德”（Aftonblad）的編輯人兩次來巴黎，要將勞動的組織弄個明白，並長年與“常識”〔4〕及“和平的民主政治”〔5〕保持接觸，對路易·勃郎及孔西得朗開莊嚴的談判，然而他對於這點卻沒有了解，要是他離去，倒是聰明的退却了。他現在始終鼓吹自由競爭，或者像瑞士語所說的，營養自由，或自己扶養的自由（然這却比職業自由漂亮些）。這些還深陷在行會的污泥中的人以及坐在帝國議會中的人，自然正是最狂暴的保守派。全國只有兩個像樣的都市，一個有八萬、一個有四萬居民，第三個都市諾拆平只有一萬二千居民，其餘的一切都市，有的一千，有的兩千，有的三千不等。一切郵站都只有一個人。丹麥的情形也不見得好些，因為他們只有一個唯一的都市，那裏最有聲色的行會訟訴出現了，比在巴塞爾或不來梅出現的還要瘋狂，在那裏沒有門票是不能遊公園的。這些國家有一種唯一的好處，即人們可以看見他們做的一件事，是德國人有出版自由時一定要做的，特別像丹麥人曾經真正做到的：馬上組織一個“真正運用自由出版的團體”，並印刷基督教的、善意的日曆。瑞典的“阿福頓布勒德”是和“科倫報”一樣馴良的，且自認為“名副其實的民主主義的”。因此瑞典人有布累麥小姐的小說，丹麥人有樞密顧問官兼丹麥勳位司令官厄倫士雷革君。那裏也有多到可怕的黑格爾派人，他們的那種每隔兩個字即從德文中偷去一字夾在中間的語言，是最適合於思索的。

報告老早就開始了，直到現在還在繼續。你們是否有蒲魯東



的書，望寫信告我。

如果為着你的著作，要利用蒲魯東的書——這書是不好的——我願將我的很詳細的摘要寄上。書要十五個法郎，真不值。

- 〔1〕 即在黑里遜的書商什勒蒲斐。
- 〔2〕 即書商屈特曼。
- 〔3〕 出版書店。
- 〔4〕 係巴黎立憲派報紙。
- 〔5〕 係傅立葉主義者的主要機關報。

一八四七年

一七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年  
一月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倘若不是伯[奈]斯要我等到現在，本來可以早點寫信給你。除其他事情外，特別因你的來，我也要問潑恩斯泰，但總是碰不到這可詛咒的傢伙，於是將任務交給伯[奈]斯，他原來允許在星期一為你帶一封信到城裏來給我。這信沒有收到，昨晚很晚才收到現在附上的這廢紙，這是那懶漢前天晚上在沙舍爾草率寫就的，內中所包含的解釋的確不需花五六天的研究工夫。但這傢伙就是如此。此外，我將親自和潑恩斯泰談話，因為這種解釋不能使我滿足，老實說，我不相信世人的話，無過於伯奈斯的。半年來，他就在耳邊鬧着，說你隨時可以帶着行李來，一到緊要關頭，他對一張護照竟談一長篇歷史。好像你一定要有護照！在邊界上並沒有人查問護照呀，摩西來，也和我一樣，誰也沒有問過他護照，當你在我這裏住的時候，我要問誰會來查問護照。至多只要一張比利時的內地通行証，作為合法的證據，或利歐破爾得君——國王的內閣——的一封通知書，無論如何足够了。海涅具有完全相同的意見，我如果能捉住潑恩斯泰，自會問問他。——伯[奈]斯也已經打入托爾斯泰的一夥中，寧可說是由潑恩斯泰牽綫的，因為潑恩斯泰能隨意擺佈他。伯[奈]斯早前寫信告訴我們的一切不同的消息，都出自同一來源，潑恩斯泰將自己的推測、饒舌的故事和本店自造的發明，見神見鬼地告訴伯[奈]斯，伯[奈]斯即視為貨真價實，我自

多次得到此事的證據後，對於他从前“出於最好的來源”的一切重要消息，連一个字也不相信了。

[我]<sup>(1)</sup>曾經親自看見潑恩斯泰怎樣僅藉假裝的全知，使伯[奈]斯相信一切（你知道，當伯[奈]斯一經相信，便是怎樣狂熱地相信啊），“國民”連皮帶骨以至靈魂都出賣給梯也爾，多少有點現金。小傢伙<sup>①</sup>因此當自甘槍斃。他在這一點上——正和在狂歡的當兒一樣——是不可救藥地流於一種死亡痛苦的情緒中。最近兩星期，他達到失望的邊緣有十六次之多。

這只是我們的私話。因為你的來，我將再問一問潑恩斯泰；如曾經說過的，海涅主張你可以勇敢地前來。或者你願意到法國公使館去，根據你的普魯士移居國外的執照，要求發給一張護照？

你將我的地址告訴摩西，我很高興。這貴人曾來訪問，但沒有遇着，我旋寫信給他，囑將約會地點告我。昨天得如願以償。這人大大地改變了。頭上垂着青年的捲髮，尖尖的下巴上蓄着一絡纖細的鬚鬚，使它增加不少光彩，兩頰泛起少女般的桃紅，而那種失去的權威仍從他的美麗的眼光中放射出來，也時常流露着異常的謙遜。我在巴黎這裏所習見習聞的是一種不知羞恥的腔調，因為“誇張的宣傳是業務的一部分”，用同一的幾句話就影響了婦女。但从前震動世界的優勝者赫斯這種做作的外表，幾乎將我解除武裝了。不過那些“真正社會主義者”的、即他的弟子們（這一點以後再說）的英雄行動，以及他自己無所改變的實質，又給予我以勇氣。够了。他受着我的冷淡的待遇和譏諷，當然不願意再來。我為他做的唯一事情是對他從德國帶來的淋病，作了一些忠告。他在德國某些畫家——有一部分是以前認識的——中也完全失敗了。只有科特根對他始終忠實。

① 指伯奈斯。——譯者



那个不來梅人〔2〕無論如何比那瑞士人〔8〕好些。我不能寫信給瑞士人，一因已經忘却他的通訊處，二因對他提出的每頁稿費，不能低於你对不來梅人所提出的。你对不來梅人的提議和他的通訊處，〔請寫信告我〕〔1〕。他對伯〔奈〕斯寫的“洛特細爾德”的拙劣的小冊子，給予優厚報酬，欺騙卜特曼代為付排，並藉口自己的資金已經動用，對於稿費的支付，將無限延期。

你用法文著書反對蒲魯東，很妙。此信達到時，希望小冊子〔4〕已經完成了。就我一方面講，你自然可以從我們的著作〔5〕中預先取出所需的東西。蒲〔魯東〕的聯合會出於布果的計劃一點，我同樣相信。我竟把善良的布果完全忘記了。

你也許已經在“居利報”上看到萊比錫社會主義的新的定期刊物名“紫蘿蘭”的，它是無傷無損的現代批評！！，塞密希君在上面像薩拉斯特羅一樣咆哮着；在這種神聖的廳堂裏看不到報復，在這種神聖的牆壁內不會埋伏叛徒，因為他接觸到友誼的手，喜氣洋洋地處於較好的樂土——但可惜他沒有低音歌手，和以前的萊協爾一樣。薩拉斯特羅式的塞密希在這裏是作了三位神聖的犧牲品：一、赫斯——二、斯蒂納——三、魯格——通通一鼻孔出氣。前兩人已經〔探測〕〔1〕了科學的深淵。這個小報或“紫蘿蘭”是我曾經看過的報紙中最瘋狂的。這樣一種平靜的、同時又恬不知恥的瘋狂狀態，只有在薩克遜才有可能。我們對於“真正社會主義”的一章可以重新寫過，現在它向一切方面發展，有威斯特法楞派、薩克遜派和柏林派等，連同孤單的明星卜特曼等，特別組織起來了。他們可以按照天上的星宿圖劃分出來。卜特曼是大熊星，塞密希是小熊星，或者卜特曼是金牛宮，而他的八個兒子是金牛宮的星羣。要是他沒有角的話，是配有角的。格龍是寶瓶宮，如此等類。順便談談格龍——我將把評格龍論歌德的那篇論文改作一下，減為半印張至四分之三印張，你如認為適當，就把它放在我們的著作中，

關於你对這一點的意見，請馬上寫信告我。格[龍]的書是最有特色的，他讚美歌德的一切庸俗言行為人性的，使這個法蘭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成為“真正的人”，同時忽視甚至於唾棄一切偉大的和天才的東西。這樣一來，他的書供給一個最光輝的證據，即這個人——德意志的小資產者。我只約略指出這一點，但可以詳細發揮一下，論文其餘的部分可稍微刪掉一些，因為它對於我們的著作不大適合。你的意見怎樣？

你的恩格斯

一八四七年〔6〕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封面]

布魯塞爾，那慕爾郊外，奧爾良路，四十二號。

查理·馬克思先生

[郵戳] 一八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寄自巴黎。

- (1) 原信紙張破損。
- (2) 即書商屈特曼。
- (3) 即在黑里譚的書商什勒蒲斐。
- (4) 指“哲學的貧困”。
- (5) 指“德意志意識形態”。
- (6) 原信誤書為一八四五年。

一八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年]三月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的小冊子是今天早晨由楊格帶給我的；亞[威伯克]於幾天前即已送給他們。我看了一下，以為或許是摩西的作品，於是對楊[格]一點一點地加以分析。今晚看見亞[威伯克]，他承認會將此書帶給他們，當我把它相當地拆穿後，便發現亞[威伯克]自己是這齷齪的拙劣作品的作者。據他說，這是他在我住到這裏的最初幾

月中做的。因我所報告的新事物使他得到初次的兴奋，便鼓舞他草这小册子。这些青年就是如此。他既嘲笑赫斯是烏鴉借孔雀的羽毛自飾，並禁止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將我对他們講演的东西私自交給格龍，以便使他同样不能坐下來寫这种东西，而自己則——即像通常那样以世間最大的善意來看——也寫得並不好。摩西和格龍与这个人民喜爱的淋病医生比較，不見得會寫得更拙劣些。我最初自然稍微嘲笑了一下，末了並禁止他再弄这样的玩意兒。但这在这种人中，却是根深蒂固的。上星期我坐下來動動筆，一部分是由於無聊，一部分是由於我絕對需要金錢，这是对罗拉·蒙脫茲寫的一种由諧謔集合攏來的感謝信，打算匿名出版的。星期六我唸了一些給他听，今晚他以慣常的愚直态度告訴我，这东西引起了作一种類似的作品的灵感，他在下一天即已着手於同一个主题，並交給毛勒尔的匿名雜誌〔1〕刊出（这雜誌真正在完全秘密中出版的，只有編輯部是在毛勒尔夫人的檢查之下，她已經勾去海涅的一首詩）。他現在所以將这件事告訴我，是想藉此挽救他的体面，而不犯剽窃的嫌疑！这个貪婪的著作家这种新的傑作自然是在莊嚴誇大的体裁中將我的諧談簡單地搬过去。此外，这种內容簡單的最近嘗試品的確沒有什麼重要，不过表現你的書或者我們的手稿尽可能地迅速出版，是怎样迫切的必要啊。这些人一致關心着，以为如此美妙的意見長久对人民保守秘密，除可能消化而自動地透露若干外，最後不知道其他方法了却这樁沉重的心事。所以不要讓那个不來梅人知道。他如不回信，再寫信前去。在必要的場合，只好接受最小的報酬。此等稿件藏着不動，每一印張每个月會失去五至十个法郎的交換價值。再过幾个月，普魯士議會開始辯論，在柏林的鬥爭將有最美妙的進展，關於鮑威尔和斯蒂納的文字，每一印張不再可能賣到十个法郎了。这样一种有時間性的作品，會使人逐漸感覺到，必須完全拋棄优越的報酬，只要顧到著作家的榮譽



就够了。

我住在沙舍尔伯[奈]斯处約有八日。他也做些蠢事。他寫論文送給“柏林報廳”，因那边刊印了他对資產者的作战文字，所謂共產主义的攻擊，便和小孩子一样喜得跳起來。編輯部和檢查处對於純粹反对資產者的議論，自然讓其存在，但對於自己也不大喜欢的少數暗示，即一筆勾銷了。他罵陪審法院、“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代議制之類。我向他詳細解釋，這叫做真正替普魯士王工作<sup>(2)</sup>，而間接反对我們的党——他虽有人所共知的熱烈心腸，却不能有什麼成就。我說明“報廳”被政府收買，那頑強的否認，訴諸为全世界，而不是为富於感情的沙舍尔的居民的同情，恰恰是証实我的主張。結果：那种愚直的兴奋、熱烈的心腸，不能逆着他的信念來寫，不能理解那种寬容这些人、但至今老是死恨这些人的政策。“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永远是最後的对付手段。我讀过此項寫有巴黎發出的日期的論文X篇；它們尽可能地擁護政府的利益，並用“真正社会主义”的体裁。我頗放棄了伯[奈]斯，並不再干預那种高貴而討厭的家庭悲剧，他在这裏面所表演的是献身的、徹底犧牲的英雄角色。人們必定已經看見过这种局面。这帶着五千把当風的毛羽扇一样的臭味，並因喫奥地利植物食料放出無數的屁，更助長了这种臭味。这家伙即使再十次丢下行李，來到巴黎，还是要十次回轉去的。你可以想一想，他把这一切作为道德的遁辞，塞滿腦袋中。在他所生活的羣婚家庭中，使他完全变成一个淺腸狹肚的俗物。他永不会再在他那乱七八糟的家中碰到我，也不会馬上向我这个無情的个人作什麼要求。

你很快会得到宪法的小册子。我將用活頁寫出來，任你隨意取捨。如福格勒有希望付一點錢的話，可問問他是否願意接受“罗拉·蒙脫茲諧談”——約一个半至二个印張——但用不着說是从我這裏去的。請即回信答覆，否則我要向福勒扶試試。你从“討

論”或“立憲”上当已看到無賴什勒蒲斐〔8〕因符騰堡的訟案，被大評議会在黑里騷起訴，罪名为繼續印刷革命文件，他自己在致此間的信中承認這一點，並拒絕接受送去的一切東西。所以這正是和那个不來梅人保持關係的更大的理由。如对他絲毫沒有結果，那就只剩了君士坦丁的蓓勒扶那个“出版書店”。此外，如果處置我們的手稿和處置你的書相衝突，那就斷然將手稿丟在一邊，因為你的書的出版，是重要得多了。我倆從自己的著作中也還啃不出多少東西來。

昨天(星期一)的“科倫報”上載有一篇論馬丁·丟·諾爾“斯干的那維亞史”的笨伯的文章，你也許已經看見了。這是伯奈斯做的——他時常幹潑恩斯泰的通訊事務。

這裏的警察現在很壞。他們似乎要乘着飢荒，用一切力量引起一種暴動或一種大規模的陰謀。他們最初散佈各種各樣的印刷品，貼着防火的告示，目前簡直製造並分發放火機，但沒有放火，以便使小市民能識破惡魔罪惡的全部範圍。此外，他們對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者開始一種美麗的表演，有大批的人被捕，其中A認識B，B認識C，C認識D，如此等等，根據這種認識和一些認定的證據，將大都不相識的整個羣眾連成一“夥”。這一“夥”的訴訟馬上會出現的，當舊式道德上的同罪加在這種新的規例中時，任何私人極容易被判罪。對於阿貝耳就完全用這種辦法。對於卡貝爸爸要直截了當地宣告為有罪，也沒有比這種方法更容易的了。

如果可能的話，你於四月間來這裏一趟。我要到是月七日才搬出——還不知道搬往何處——，同時也還有幾個錢。我們可以一塊喝喝酒，痛痛快快地歡樂一下。因為警察現在的確討厭(除掉我曾在信中提起的那個薩克遜人外，就是我的老敵人愛塞曼也被驅逐，現兩人還留在這裏，可參看“科倫報”上格龍的東西)，最好是聽從潑恩斯泰的忠告。由於你的移居國外，可向法國公使要求一

張護照；如辦不到，我們要看這裏有什麼辦法——還有一個保守的代表，由間接又間接的方法可以接觸到。你的確必須再度離開無聊的布魯塞爾，前來巴黎，和我一起喝喝酒，在我一方面，這種要求也是很大的。或者做游手好閒的人，或者做教書先生，人們在這裏能夠幹的事不過如此；在疏漏的法網之中做個游手好閒的人，但沒有錢也不行，或者做亞威伯克、伯奈斯及其同類的教書先生罷。或者給法國急進派的領袖們以聰明的忠告，以後對其他驢子們還要為此等忠告辯護，使他們在自己不三不四的德國風格中不致過於驕傲，氣焰萬丈。我倘若有五千法郎的年金，便不工作，和婦女們玩玩，直到毀滅為止。倘若沒有法國女人，生活是完全不值得的。但只要有工人階級的女子，滾吧！這並不會妨礙人們好談一種正當的事情，或稍微舒適地享受生活。這兩件事在我整個相識者的隊伍中是不可能的。你必須來這裏。

你看過路·勃郎的“革命”〔4〕沒有？這是正確的預感和無邊的謔語的一種瘋狂的混合。我最初在沙舍爾讀過第一冊的一半。這發生了滑稽的作用。他還沒有說完一種驚人的美麗見解，便馬上將最可怕的狂妄之談向人喋喋不休。但路·勃郎具有一個完全靈敏的鼻子，不管一切狂妄之談怎樣，竟不露絲毫不好的痕跡。他不能從現已達到的階段更進一步，因“一種魔力把他壓下去了”，這就是意識形態。

你知道伏拉柏勒“帝國的傾覆，兩次復辟史”嗎？去年出版，他屬於“國民”派的共和主義者，並且是以舊派（在梯也里、民耶等之前）的歷史著作法來寫的。對於最平常的狀況完全沒有一點見識，甚至於卡普非格在“百日”中所說的也要比他好千萬倍——不過因為他將波旁朝和同盟者的醜史一起寫出來，而且當他的民族的和政治的利益不妨害他時，對於事實的描寫和批評，頗為正確，所以有趣味。就全體講，因一切缺乏綱要，寫得很平常。“國民”是個



拙劣的史學者，而伏拉柏勒當係馬拉斯特的朋友。

摩西的行踪完全不明。我和那些“工人”沒有“往來”，他允許演講，宣佈自己是格龍的敵人和我的密友！天曉得，摩西也曉得，說我們第二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在微仿納大道上相遇，我讓他目瞪口呆地站着，和畫家科[納]帶着他所找到的兩個姑娘溜走了！此後，他只在謝肉節遇着我，他拖着疲乏的身體，無精打采地冒着滂沱大雨，向交易所彳亍前進。當時彼此絕沒有辨清楚。

我一經確切知道巴枯寧的通訊地址——至今還只是猜測的——當將給他的那封信寄去。

順便說說：為着那個小冊子的緣故，寫封信給亞威[伯克]，稍微嘲笑他一下罷，他最卑賤地獻出屁股，並且就因此來用暗箭傷人——你是知道這一着的。

馬上回信，並設法來這裏。

你的弗·恩·

三月九日，星期二。

〔1〕 指“巴黎傾听”。

〔2〕 即徒勞無益。

〔3〕 Schlaepfer，原信作 Schlepfer。

〔4〕 指路·勃郎的“法國革命史”，第一冊出版於一八四七年。

**一九 馬克思致在巴黎的恩格斯 腓力浦·基歌附筆  
布魯塞爾 [一八四七年]五月十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知道，福格勒五月初在亞亨被捕。你送去的小冊子要排印，暫時是不可能的了。我很喜歡小冊子前面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無論如何，必須作某些修改。關於這一點，下次當特別詳細說及。

附上你的漫畫的試印樣張。我曾將它送給了“布魯塞爾報”。

講到格龍或他的同伴登在“居利報”上的那篇真正討厭的文章，現在確是太遲了；你當時要是寫兩行反駁的東西登在同一糟糕的報上，那就好了。

我不能去倫敦。因財力不許可。但我們希望派華爾夫前往。這樣，有你們兩人在那裏，也就夠了。

關於金錢問題：

你記得，赫斯因為“社會鏡”，欠了我和內弟愛得加的錢。因此我要開一張這裏三十天期限的期票請他照付。伯奈斯去年五月也欠我一百五十法郎。他也當同樣接到一張照付的期票。

現在要求你的事情如下：

一、首先將兩人的住址開給我；

二、將事實報告他們兩人，並向驢子們宣佈；

三、他們如自問不能於六月半以前付出各人的錢，也當承受期票。我便將設法在巴黎支付。自然要到絕對沒有其他辦法的時候，你才能對驢子們提出最後一着。

目前受金錢的壓迫非常厲害，以致必須藉開這種期票來逃避，但終於不當免除這兩隻驢子的責任。倘若驢子們只願假裝承受期票，我自然也想馬上知道。

這事十分緊迫，希望你不要拖延時日，將一切弄好告訴我。

布魯塞爾這裏有一種收買期票的商人。

我不能再寫了。大約十二天前，布勒葉替我抽血，但不是左臂，而是右臂。我滿不在乎地繼續工作，因此傷口不癒，反而化膿。這傷倘若轉劇，是可以犧牲我一隻臂膀的。幸而現在醫好了。不過仍軟弱無力。工作不能過於緊張。

你的馬克思

〔腓力浦·基歌附筆〕

我親愛的小佛里茲：

正準備讀完你的小冊子——一直到現在，在書中找着許多諧談——覺得自己完全幸運的是並非德國人。願上帝、或者理性、或者種族保護我們不陷入小資產者的習氣中！！

我因此有光榮，得為

你的最忠實的腓力浦

再者：望寫幾行給我。

二〇 恩格斯致在荷蘭的馬克思 布魯塞爾 一八四七年  
九月二十八至三十日

一八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親愛的馬克思：

這幾天此地出現一樁最奇怪的事情。凡不滿意我們和不願我們出面的德意志分子，特別組織一個同盟來破壞你我及一切共產主義者，並和“工人協會”競爭。波恩斯特的不滿意達到極點；奧脫堡說的我們曾簡單地利用波[恩斯特]的那種說法由散德庫爾加以重複和證明、克魯格和摩拉斯又加以利用，——使他激昂慷慨地反對我們；摩拉斯和克魯格悲歎自己受了我們的輕視，更加煽動他。賽列因建立“工人協會”時受着不可原恕的怠慢，並因會務進行良好，逆着他的一切預言，十分憤怒。亥爾堡對於他曾經受到並每日還要受到的粗率待遇，力求作一種公開的、雖然還不是流血的報復。波恩斯特因贈送圖書，未能在協會中換得重要民主主義者、榮譽會員和建立半身像的地位，相反地，他的排字工人明晚對他投票將和對一個完全普通人一樣，這都使他同樣生氣。他是一個貴族的勞心者，在工人中找嘲笑的機會，比他所期望的要少得多，這也惱怒了他。而摩拉斯不能幫着海村打入“布魯塞爾報”，也很不高興。末了，這一切不同質的分子聯合起來，共同壓制我們，使居於盎貝耳和比利時民主主義者的附屬地位，並且要創造一個比我們



叫化子般的“工人协会”規模大得多的普遍的团体。全体先生們都熱望自己也能取得何种創議权，这些卑怯的無賴乘你不在的当兒，認為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們却可恥地計算錯了。

他們決定完全在靜悄之中安排一个世界主义、民主主义的晚宴，依照“博爱民主社”的样子，在工人会等等之旁，出其不意地提議組織一个团体。並成立一种委員會，而將對他們無伤無損的盜貝耳引進去。我依据各种各样模糊的風聞，於星期日的晚会中，从波[恩斯特]处頗知道此事的若干情節，而到星期一已是宴会了。从波恩斯特所得到的，除約特藍、麥林南將軍、阿道尔弗·巴脫尔斯、卡慈等以及波蘭人、意大利人等等將到会外，別無詳情。我對於这整个同盟，事前虽無所知（直到星期一早晨，才知道波恩斯特頗有怨言，摩拉斯和克魯格發生悲憤，並从事陰謀；對於賽列和亥尔堡，沒有什麼預先的感覺），然究有些疑惑。但為着比利時人的緣故，並為着避免小小的布魯塞爾發生民主主义的運動而我們不與聞的緣故，必須前往。但在黨中必須有所準備。瓦勞和我提出這件事，並極力予以支持，馬上約有在場的三十人願意參加。星期一早晨，天狼星<sup>①</sup>對我說，波恩斯特告訴他：除名譽會長老麥林南和真正的會長約特藍外，他們須有兩個副會長，一个是盜貝耳，另一個為德意志人，如果可能的話，應是一個工人。瓦勞可惜不能做，因為不會說法國話。他——天狼星——已予答覆，說那副會長必須是我。我當時對天狼星說，應當是他，可是他絕對不願做。我也不願做，因為人家看來，我好像年紀太輕，但終於想到，我如接受這種職位，對於一切偶發事件畢竟是最好的。

<sup>①</sup> 原文為 Lupus，係指威廉·華爾夫。按華爾夫的姓“Wolff”與德文的“狼”（Wolf），只多一個字母“f”，而 Lupus 的原意為“天狼星”。德文版書後所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常用的綽號、別名和暱稱表中，Lupus 與威廉·華爾夫並列。據此，Lupus 當係威廉·華爾夫的綽號。——譯者

我們於晚間前往。波恩斯特無聊地在動作，好像還沒有什麼安排，僅有職員（德意志人總是除外）和一些登記的演說者，除克魯格和摩拉斯外，我無從知道其他名字；他為着佈置場面，無時無刻不跑來跑去，用盡氣力，玩弄欺騙把戲，施展陰謀詭計，並作狐媚的勾當。然我還沒有看出特別陰謀的跡象，這是以後才出現的。我們當時是在司法廣場列佐小酒店。當選舉職員時，波恩斯特違反一切口头上的約定，提出瓦勞。瓦勞請華爾夫（天狼星）代為謝絕，並提出我來，當被光彩地通過了。因此，整個陰謀被打得粉碎，完全歸於無效。他們現在多少失掉了主意，並洩漏了秘密。我繼蓋貝耳——他祝福自由的殉道者——之後，提出為紀念一七九二年的革命，然後為共和國第一年穡月一日〔1〕的紀念日而為法國乾盃。克魯格繼我之後，作一種可笑的講演，時斷時續，必須把他的演說稿拿出來。接着是摩拉斯，高聲朗誦一種儀式上的演說辭，差不多只就他的極其有限的知識在發議論。兩人都操德語。他們的慶祝辭非常紛亂，真不知說些什麼。接着是佩雷林〔2〕操法蘭德斯語，根脫的律師斯皮叨恩操法語對英國人民說話。然使我最為驚訝的是，妖怪般的壞東西亥爾堡作一種教書先生式的冗長無味的法語演說：一、以自己為“民主工場”〔3〕的編輯而驕傲；二、宣佈他——最有價值的亥爾堡——自許許多多月以來，即從事於——但這必須用法語說：比利時工人的聯合，自好幾個月以來，我即從事於這種目標（這就是說，自从我稍微低下頭來注意於“哲學的貧困”最後一章的時節起）。所以是他，而不是卡慈和其他比利時人。“當我們的前輩不復在那裏的時候，我們將繼起”〔4〕，如此等等。他將完成卡慈和約特藍所不能完成的事業。三、提議創立一個博愛民主社〔5〕，並改組集會；四、兩者的組織任務，委諸選舉出來的本部。——這是何等的紛亂！第一，世界主義的事件跟討論比利時事務的比利時集會混在一起，第二，不是完全拋棄這種提議——因為他

們的一切都失敗了——而是將它委託給組成的事務所！當他想到我如果離開時，他難道不知道除你以外休想把任何人引進本會來？但這蠢漢一經完成他的演說稿，並把它記錄下來，在他能夠掌握創議權的地方，他的虛榮心便不允許自己拋棄任何東西。事情自然是通過了，在完全作偽可是喧嘩的狂熱中，要把紛亂的提議安排得好些當然不可能。接着是巴脫爾斯說話（朱里斯不在那裏），接着是瓦勞要求發言。但使我大吃一驚的是，波恩斯特突然站起來，很熱中地替賽[列]要求發言，因為他是早經登記的演說者。賽[列]獲得這個機會，便作出一種冗長、空虛、荒唐可笑、乾燥無味、着實可恥的演說（操法語），說到立法的、行政的和司法的權力，完全沒有意思，對民主主義者給予各種各樣聰明的忠告（亥爾堡也是這樣，他將教育和學校問題裝飾成爲最奇妙的東西），在這忠告中，更擺出大人物的架子，談及民主會社時竟說：這是我曾經參加的，並且也許可說是我曾經領導的（一點不錯），末了，也正是他那寶貴的本部從巴黎得到的最近新聞，如此等等。總之，這是討厭的。此後還有許多人說話，如一隻許衛士來的驢子和佩雷林<sup>(2)</sup>、卡慈（很好）等等是。到了十點鐘，約特藍（他爲德意志人慚愧得要死）宣佈閉會。亥爾堡突然打破沉默，宣佈韋爾特對自由貿易會議的演說辭將刊在明日的“工場”附刊上，是分開出賣的!!! 扎列夫斯基對於這個不幸的波蘭和這個偉大的、高貴的、詩人的德意志結合，還哭訴了一些——大家終於都很安靜地、但很不滿意地回去了。——

九月三十日，星期四。自從寫了上述後，又出現各種各樣新的事情，有些並且是確定了的。當星期二早晨，我對於整個陰謀都明白了，於是往來奔走，作對抗的行動；更於深夜兩點鐘，跑到本部天狼星那裏問：波恩斯特在“工人協會”中是否被投否決票？星期三又到處跑，但大家以爲我們不能貫徹主張。我於那晚來到協會中，波恩斯特已經在座，態度曖昧不明；托密斯畢竟帶來了新出的報，



我反对海村的論文星期一已經給波恩斯特，他不在（中午兩點鐘），即送往排字處，但報上沒有登出。因問他，他說，報紙上沒有地位了。記得你會和他爭論過什麼。他否認這一點；等到瓦勞來，對我說，地位有的是，但波恩斯特於星期二叫人將論文取去，沒有送回排字處。我到波恩斯特處，很不客气地說出這樁事。他企圖說謊。我又提及那樁爭論的事，他亂七八糟瞎扯，仍舊否認。我對他講了一些粗魯的話——克魯格、基歌、盜貝耳等都在座——並詰問：“您是否願於星期日將論文拿出來？”——“我們必須首先談這一點。”——“我絕不和您這樣談”。——因此我讓他坐下來。會議開始了。波恩斯特將頭擱在他的臂膀上，以顯操勝算的眼光望着我。我再看看他，並等待着。你所知道的托[密斯]君站起來，要求發言。他從衣袋中抽出一張寫好的演說稿，對我們假裝作戰，朗讀一些最特別的攻擊。這樣繼續一些時候，好像沒有止境，便引起一般的不滿，許多人要求發言，瓦勞叫托密斯維持秩序。此人——托[密斯]——於是對這個問題說了六句發瘋的話，便下來了。繼起的是赫斯，替我們辯護得很好。接着是楊格。隨後是巴黎的華爾夫<sup>①</sup>，他在演說中雖然間斷了三次，但受到鼓掌歡迎。此外，還有多人發言。華爾夫洩漏了我們只是形式上互相反駁的秘密。我不得不出來。我說及——波恩斯特是昏頭昏腦的，竟相信我是從事於私人的鬥爭——保護稅制的革命的方面，這自然是托密斯爸爸完全忽略了，我並且提出一個新問題。被採納了。——休息。——波恩斯特因我的猛烈反對，托密斯絕對的背棄（這是波恩斯特在自己的演說中說出來的），以及我最後說話時所持的激昂態度，大為震動，便來到我的面前說：可愛的孩子，您是非常氣憤的，等等。“總之，我當在那篇論文上簽字。”——“不。”——“那末，我

<sup>①</sup> 指“新萊茵報”編輯，紅色的華爾夫，菲迪南·華爾夫。——譯者

們對於一種短短的編輯凡例至少應有諒解。”——“好的，明天十一點鐘在瑞士咖啡館會面”。——然後提出波恩斯特、克魯格、華爾夫的入會問題。赫斯首先起立，由於星期一的集會，特向波恩斯特提出兩個問題。波恩斯特藉說謊來推脫，赫斯十分軟弱，竟宣佈認為滿意。楊格因波恩斯特在社中出現，並且因為在假名下介紹了散德庫爾，所以親自將他捉住了。斐西耶很激烈地反對波恩斯特，和我們絕沒有何種約定，但是做得很好。這樣做的還有好些人。總之，向來為勝利所陶醉的波恩斯特先生，必須在工人中間正式受夾鞭刑。他受到非常的虐待，完全被打倒了——他自然因書籍的贈送，相信是盡力收買了人心——，不管瓦勞怎樣狂熱地加以袒護，可憐地行使主席的職權，並且時時刻刻打斷演說者的話，但波恩斯特只能作一種不得要領、軟弱無力和讓步的答覆。當瓦勞讓被提出的人退席，並付表決的時候，一切還在未定之天。我提出克魯格是最無辜的人，不能損傷本會，特加推荐，華爾夫直率而簡單地支持他，結果通過了。關於波恩斯特，瓦勞在一種氣勢洶洶的長篇演說中，替他辯護。此時我站起來，將整個陰謀以及參加結社的事和盤托出，逐條拆穿了波恩斯特的遁辭，最後並說：波[恩斯特]施展陰謀，要和我們競爭，但我們勝利了，現在可以讓他入會。我在這次演說中——這是我所作的一次最好的演說——時常因掌聲而被打斷，特別是當我說到：“這些先生們以為勝利已經在他們一邊了，因為我這個副會長要離開，——但他們沒有想到，我們中間只有一個人配居領導地位，只有他可以代表在布魯塞爾這裏的德意志民主主義者，這就是馬克思”——於是引起熱烈的鼓掌。够了，我之後再沒有人說話，所以波恩斯特沒有享受被驅逐的光榮。他站在門前，一切都聽到。我最好是當他還在會場的時候講這段話，然這却不可能，因為我不能不避免最後的衝突，何況瓦勞又打斷了討論。但波恩斯特和華爾夫及克魯格一樣，是每個字都聽進耳朵

的。華尔夫和他相反，差不多光荣地被通过了。——够了，在昨天的會議中，波恩斯特、克魯格等挨了大罵，將有很長的時候，不敢堂堂皇皇來与会。然他們还是会來；不要臉的波恩斯特因我們愈加鉄面無情和态度激昂，使他的一切計算完全失敗，變得十分軟弱，除在布魯塞爾徬徨四顧，到处哀訴他的污辱外——恥辱的最低點——不再能有什麼作為。他憤怒地回到会所的大廳，但是無精打彩，當我向會中作別，受盡一切可能的敬意離開時，他怒不可遏地溜走了。當討論他的問題時，布耳革斯曾出席，他是前天晚上來這裏的。——我們的工人在这整个事件中的行動完全適當；對於贈送的二十六本書和二十七本地圖沒有提及，他們以最冷淡和無情的态度對待波恩斯特；當我說話並作結論時，自有把握能得到絕大多數的同意，將他驅逐出去。就是瓦勞也承認這一點。但我們以更坏的方法对付他，即用辱罵來接待他。此事對於會中已造成一种很好的印象；會員們第一次佔据重要的地位，不管一切陰謀怎样，總能把一个集会控制住，並使一个要对抗他們、取得位置的傢伙，安分、伏貼了。只有幾個書記之類不大滿意，羣眾是熱烈擁護我們的。他們一經联合起來，就感覺自己是有力量的了。

今天早晨，我往瑞士咖啡館，波恩斯特沒有來。——但遇着韋爾特和賽列，他們剛才同波恩斯特談過話，賽列自己是屈服的，一味阿諛奉承。我自然不重視他。此外，昨天的集会是轟轟烈烈的；安排並進展得十分妥善，以致巴黎的華尔夫因純粹美学上的感情，一時變為黨人了。今天我也到了巴脫爾斯處，告以德意志協會對於星期一所發生的事件不負責任，克魯格、波恩斯特、摩拉斯、賽列、亥爾堡等絕非會員，德意志協會所不知道而引起的整个事件，意在造成一种与它對抗的競爭。一封由一切委員簽名的同样內容的信，將於明天送交約特藍。我和天狼星明天到盜貝耳那裏去一趟。由於我將出外旅行，在布魯塞爾“博愛民主社”組織委員會騰出一



个空缺，因寫一封信給約特藍，內容如下：

“先生：我必須離開布魯塞爾幾個月，對於本月二十七日會議以盛大友情委託的職務，不能履行。——因此請求您邀請一個住在布魯塞爾的德國民主主義者，參加負有組織國際民主會任務的委員會。——關於這位布魯塞爾的德國民主主義者，我要向您提出一樁事，他倘能參加上次會議，那末，人們於他不在時給予我的職位，必定是要請他擔任的。我所指的是馬克思先生，依照我內心的信念，他具有在委員會中代表德意志民主派的正當權利。這不是馬克思先生來代替我的位置，寧可說是我在會議中代表了馬克思先生。請您同意云云。”

我從前已經和約特藍說過，當用書面向他報告我的出外旅行，並推薦你加入委員會。約特藍也正在旅途中，將於兩星期內回來。這整個事件如沒有結果——我相信是這樣——那是由於亥爾堡的提議失敗；如有結果，我們便把事情弄好了。無論如何，我們已有收穫：你，繼你之後的我，都被承認為布魯塞爾德意志民主主義者的代表，而且整個陰謀都被摧毀了。

今晚小組<sup>①</sup>開會，我當主席。瓦勞已經改過自新，昨天出席，指出各種辯護的理由，我也予以方便，除瓦勞外，大家對於處置波恩斯特事件的熱情是一致的。這些人開始感覺到自己的重要。他們終於突然以作為一種團體，作為一種對抗他人的力量的姿態出現，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他們因完全勝利，而非常興奮。楊格像登上七重天一樣，里德爾喜得不知所措，連小奧涅曼斯<sup>[6]</sup>也誇張

① 據英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編者註說：根據“共產主義者同盟”於倫敦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八四七年六月）同意、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月）批准的臨時組織法，“同盟”的組織為：Gemeinde（由三個至二十個會員組成）及Kreis（由二個至十個 Gemeinde 組成），再上去就是領導的 Kreis，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等。故擬把 Gemeinde 譯為“小組”，Kreis 譯為“支部”。——譯者

勝利，像一隻戰鬥的雄鷄一樣。我再重複一遍，這次會務無論對內對外，已經呈現出一種卓絕的飛躍，並且還會繼續下去。有些人本來不開口的，却也向波恩斯特進攻。甚至於那種陰謀也幫助了我們：第一，波恩斯特到處宣傳，德意志民主工人協會已經開過會，第二，我們已經否認這一切。由於這兩件事，本會在比利時民主主義者中，到處變成談話的資料，並且被認為一種最重要的、多少帶點神秘性的勢力。巴脫爾斯今天早晨說：在布魯塞爾的德意志民主主義變成十分壯大了。

此外，你也參加委員會致約特藍的信。基歌將簽名：他是馬克思不在時的秘書。

尽可能地迅速解決你的金錢問題，再來這裏。我的腳板癢得發燒了，只想走，但首先必須等待這種陰謀的消滅。現在絕對不能動。你來得愈早愈好。只要先規劃你的金錢事項。無論如何，我總尽可能地留在自己的職守中；如果辦得到，一直等你來為止。但正因為這樣，唯願你即刻前來。

你的恩格斯

(1) 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共和新曆在這一日期開始施行。

(2) Pellering, 原信作 Pellerin.

(3) 亥爾墨編輯的一種民主主義的比利時刊物。

(4) 出自“馬賽曲”的最後一句。

(5) 即倫敦“博愛民主社”一類的社團。

(6) Ohnemans, 原信作 Ohnemus.

二一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年  
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

親愛的巴托羅麥阿思<sup>①</sup>，

今天才能寫信給你，因為今天與女看門人作過可怕的鬥爭，才看見矮小的路易·勃郎。和他長時間談判的結果，知道這矮子對

於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很客气，並表示友誼，似乎沒有迫切的志願要和我們作最密切的結合。對於法蘭西國民的保護事宜，也毫不在意。我曾寫信給他，是受了倫敦、布魯塞爾和萊茵民主派的正式委託，並同樣以憲章派代表的資格，和他接头。他詳細詢問一切方面的事；我對他說明我們黨的情形極為光輝，說到瑞士、雅科比和巴登的人士，都是同盟者等等。——說你是領袖：您可以視馬克思先生為我們黨（這就是說，德國民主派中最進步的部分，我替他代表這一部分）的領袖，而他不久之前出版的反對蒲魯東君的書就是我們的綱領。他很注意這一點。終於允許我，在“改革”上介紹你的書。他對我提及現正在工人中進行地下工作的一堆材料；工人們對他的“勞動的組織”擬廉價印三千冊，兩星期後，又必須再版三千冊——他說，工人們比從前革命些，不過已經學會了等待時機，不要暴動，只要從事於有某種結果的大突擊等等。他對於工人似乎也放棄保護了。“當我看見一些作品，如拉馬丁先生這種新的綱領，不禁發笑！人們對於法蘭西社會的現狀要加以正確的評判，必須站在一種地位上，在這種地位上能夠對一切方面都看一看，早晨去見一個部長，午後去見一個商人，晚間去見一個工人。將來的革命和從前的一切革命完全不同，並且要徹底得多，僅對君主之類

① 巴托羅麥阿恩(Bartholomäus, 英文作 Bartholomew——巴多羅買), 為基督十二使徒之一, 係殉道者, 但事蹟無從查考。恩格斯用來稱呼馬克思, 不知是什麼意思。可能因這個人名的起首四個字母 Bart 為德文的鬍子, 中間四個字母 holo 和 halo(哈囉)諧音, 末尾四個字母 mäus 和 marx(馬克思)音形均相近, 暗指“哈囉, 馬鬍子”, 一方面稱讚他為美髯公, 另一方面推崇他為“黨鬍子”(此語為馬克思所常用, 參看第七七和第一一五信, 意即黨的權威或領袖), 藉開玩笑。恩格斯十五年後有一信(第八三二信), 起首不稱馬克思, 而用西班牙文兩行:

“老摩爾, 老摩爾,  
滿面鬍子白如銀。”——

也許上面的解釋並非牽強附會吧。——譯者



不斷地發出吼聲，那完全是一樁蠢事。”末了，他很有禮貌，並十分懇切。他充滿了最好的意志，你看，和這個人一切都很好，提起你，他具有很大的同情；你們彼此相當冷淡等等，使他抱歉。他還是特別喜歡在巴黎出版一種德法評論。這在以後也許是有用的。——他問及魯格；等聽到我的回答，心中不大安寧；他變成普魯士議會的讚美者，自從這個議會無結果地解散後，更是如此。——他已經退轉去了一步嗎？是的。——

我對佛洛孔爸爸方面的活動，收到同樣的效果。我首先代表英國人，用哈尼的名義問他對“明星”〔1〕為何不理。他很高興談這件事，說：是啊，對不起，只是編輯部沒有人懂得英文！我答應每星期替他寫一篇文章，他很欣悅地接受了。當我說及自己是“明星”的通訊記者時，他大為觸動。事情如果是這樣發展下去，那我們在四個星期中就獲得這整個方面了。佛洛孔將得到我的一篇關於憲章主義的論文，供他私自使用，他對這種主義毫無所知。我馬上前去，再把他收入我們的網羅中。我將告訴他，“工場”〔2〕要預付薪金給我（這是真的，今晚還要去），要是他的行為得體，我將拒絕此項薪金。這會打動他的忠厚的心。——我如果在這裏稍事進行，並在法文的寫作上稍加練習，便可以參加“獨立評論”〔3〕。

我完全忘記問路易·勃郎為什麼不採用你關於會議的論文。他如來我這裏，將首先加以詰問。此外，我懷疑他究竟是否收到了你的書。他現在絲毫無意對此加以考慮。當我出發以前，他雖很不確定地談到。我在這幾天內才知道此事。他如果沒有的話，當將我的一本送去。——

你想，小伯奈斯在這裏徬徨着，並表演“殉道者”，自認為被全世界所出賣，並“曾用金錢或忠告幫助全世界”（一點不錯），這非人的東西有一匹小白馬和一輛兩輪單馬車！自然是潑恩斯泰的，但沒有關係。這傢伙今天自稱為被壓迫的、沒有錢的殉道者，明天却自

吹是唯一懂得賺金錢的人。他對於普拉林事件已經辛辛苦苦寫了三十一个印張！在瑞士出版。這事件的核心是，殉道者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我對於他的殉道的牛皮，已經用索還六十法郎舊欠的警告予以答覆了。他完全變成工業家，並以此誇示於人。此外，他是精神錯亂的。——連亞威伯克自己對他也很有生氣。——

我還沒有看見卡貝。他要離開，似乎感覺高興。他評論這裏的情形，以為正在變成軟弱無力，並銷沉下來了。佛洛孔願意開始戰鬥，路易·勃郎卻不願；這是完全對的，即路·勃[郎] 雖也參加一切歷史事件，並老早就喜歡看到資產階級因突發的革命，從它的安樂中驟然發起抖來，然却不願作戰。

我已經到過佛洛孔爸爸那裏。這忠厚的人就代表誠懇本身，我的愚直的敬意連同我告訴他對“工場”的故事，幾乎使他流下淚來。我從“工場”講到“國民”：當我們在布魯塞爾討論應當傾向法國民主派中那一部分的問題時，大家一致的意見是必須首先和“改革”發生聯系，因為在外國非常厭惡“國民”，並且是很有理由的。第一，這種報的民族成見妨礙了任何接近的企圖。——佛洛孔說：“對呀，對呀，這是真的，這甚至於就是‘改革’創办的原因；我們從第一天起就宣佈：我們不願意征服他人。”——我於是繼續說道，“如果我能夠相信自己的前輩的話——因為我從沒有到過‘國民’那裏——這個報的先生們老是擺出一副面孔，好像他們是保護外國人的，這也正和他們的民族成見相符合；我們用不着他們的保護，我們不要保護者，只要同盟者。”——“對呀，我們完全不同，我們不這樣想。”——“這是真的。我對於‘改革’諸位先生在這一方面行動，只能有稱讚的言論。”但那是怎樣幫助的啊，我回想到小勃郎對我們的事情。他似已完全拋棄了你的會議的演說辭；今天卻又尋得此物，並寫了一個紙條一同送給佛洛孔，催促馬上付排。我對佛洛孔說明經過；這人對此事不懂得為何、怎樣、幾時等問題，

因为勃[郎]將演說辞送去，絲毫沒有解釋。佛洛[孔]覺得这东西已經陈舊，至为可惜；他完全同意，不过現在是太遲了。然他願意試試看，能否作为一篇論文披露出來。他願尽可能地去办。

“改革”上關於拉馬丁的虔誠志願的一篇文章，是路·勃[郎]所作，你会看到的。此人並不坏，在每一方面，比不朽的佛洛孔好一千倍。他現在倘若不正是拉馬丁的競爭者，的確会对拉馬丁下死攻擊。

你看这些人都被安排得很好，恰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我現在對他們的關係，比亞威伯克對他們已經好十倍。我打算完全禁止他替“改革”寫东西。他可以在“國民”上胡說八道，和味涅帶之流去競爭；他在那裏是無伤無損的，然却沒有刊出什麼东西來。

後來我又到“工場”去。將上期論英國工人的文章的一種修改稿帶去，也登出來了。那些人都是很懇懇；關於英國工人等等，我告訴了他們一堆逸事。他們迫切地要求共同工作，但这只在必要時我才会做的。你想，總主筆認為英國工人如對法國工人發出一种宣言，要求他們中止自由貿易運動，並棄去國民勞動，那就很好了！這是何等英雄气概的犧牲啊！但他在自己的集團中也就因此完蛋了。

我對这些人絲毫用不着讓步。我對路·勃郎說：我們在一切實踐問題及現實問題上和他們一致，在純粹理論的問題上是追求同一目的；他的書第一冊中所闡述的原則，在許多點上和我們的一致，此外，他可以在你的書中發見對此更詳細的發揮。關於宗教問題，我們認為是完全次要的，從不會在同一黨派的人們中間構成一种爭執的口實。在这一切上面，關於理論問題的一种友誼的討論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樂意的，他對此完全同意。

天狼星的推測完全對，我當馬上予以指導。來這裏不到三天，我就跑到意大利大街賽列那裏。你們當早已知道，他乾脆逃跑了，並不想回轉去。他往來於法國各种各樣的通訊處，企圖找一個職



業。此後我總是碰不到他，不知道他的事情怎樣。他如果干涉“改革”，那必須予以拒絕。

可詛咒的波恩斯特沒有將他的報寄給我，你問問他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我不能因此老是跑到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那裏去。他如果藉口不知道我的住址，請寫給他，聖·馬丁新路五號。只要有可能，我將寄一些論文給他。——

在那些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中，真是一團糟。我來的前幾天，殘餘的格龍派人被逐出，是整个小組，但其中的半數將回轉來。我們現在只有三十人。我立即建立了一個宣傳小組，尽力奔走，並從事演講。在支部<sup>①</sup>中我馬上當選，擔負通訊的任務。二十至三十個候補會員被提出作為正式會員。我們馬上會再壯大起來。完全說句私話，我對摩西已經玩了一次鬼把戲。他那種修改過的信條，在實際上是被通過了。上星期五我將它在支部提出，對一個一個的問題加以駁斥，還沒有達到半數，人們即表示同意。毫無異議地委託我起草一種新的，本星期五即將提到支部來討論，並避開小組，送往倫敦。但這自然要沒有一個鬼知道，否則我們都會被免職，並受到一種謀殺的誹謗。——菠綸要去倫敦，將經過布魯塞爾，來看你們。他也許已經先此信到達了。他這次旅行，確是大胆，經普魯士，由萊茵河下來，只要他們不捉拿他。抵達時，望灌輸一點東西給他。這個人對於我們的事業是最容易接近的，如果稍有準備的話，他在倫敦會表現良好的服務成績。

偉大的海村從阿爾卑斯山山頂向我傾瀉下來的雪塊，唉，天呀，我幾乎馬上完全忘記了。在一份報上密密地排着，真是一種幸運；沒有人通通看過，連我自己也必須停頓幾次才能看完。這樣的一頭牛！我最初認定他不能夠作文，現在必須加上一句，他也不能夠

---

① 支部原文為Kreis，請參看第二十信譯註。——譯者

讀書，即對於算學的四則，也似乎沒有精通。這驢子應當讀一讀在最近一期的“明星”上鄂康諾致各急進報的一封信，起首是：你們這些暴徒，結尾是你們這些暴徒，那時他就會看出，在辱罵這一點上，自己是一種怎樣糟糕的笨貨。你現在對這個卑鄙的、愚蠢的粗暴漢應予以相當的問罪譴責。你將作完全簡短的回答，那很好。我對於這樣一種攻擊，絕不能回答，絕對辦不到——至多只能打耳光。

星期二。我的論文登在“改革”上。不可思議的是佛洛孔沒有改動一個字，這使我十分驚異。

我還沒有到海涅爸爸那裏去。這一切事情使我忙得轉不過氣來，必須拚命跑，拚命寫，這是你容易想到的。——為着自由貿易、保護稅則的事，曾寫信往易北菲爾，每天都希望接到回信。望馬上再寫信來。祝你的夫人和孩子們好。

你的恩格斯

一八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巴黎。

試看最後一期“明星”所載鄂康諾反對六個急進報的論文，這是一篇有天才的罵人傑作，有時勝過科柏特，而且接近了莎士比亞。

是怎樣的一隻蒼蠅，曾經刺傷了這個可憐的摩西，以致使他在報上不斷地陳述關於一種無產階級革命後果的幻想？

〔1〕“北方明星報”是憲章派的機關報。

〔2〕宗教社會主義的工人報。

〔3〕法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定期刊物。

**二二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年  
十一月十四至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為着你的書，曾請萊恩哈特爸爸往佛郎克處多次，昨天才突

然並終於知道，佛郎克這隻狗起初將許多贈送本送給法國人，到處要求十五蘇的費用，並到處被退還了。他對於退還的和其他的本子並不發出去，只是安安靜靜擱着不動，直到現在，即幾天前，才將它們送給各收件人，不再要求十五個蘇了。沉默的陰謀也是從佛郎克君方面發生出來的！我馬上跑到路·勃郎那裏，前幾天，沒有遇着他，因為他是有守衛的（這戴着熊皮便帽的矮子！）；這一次算是碰到了，那贈送本還沒有收到！我自己的一本終於收回，在必要時可以應用。今天星期日沒有辦法。我已經約萊恩哈特明天會面，他當馬上同我到佛郎克那裏去，本來早就應當去，只因萊恩哈特懶惰，沒有去成。他必須把我介紹給佛郎[克]，否則我對於這傢伙絲毫沒有合法的根據。我將把我的本子給路·勃[郎]，並且馬上帶去。但佛洛孔是一隻何等的驢子！路·勃[郎]昨天告訴我，佛[洛孔]對於你的自由貿易的論文，竟持異議，說是頗為紛亂！！！！這隻紛亂的動物啊！我自然反對這種異議。矮子說，“啊，我沒有發覺，完全相反，我很喜歡那篇論文，在實際上不知道佛洛孔先生……總之（對佛洛孔帶着略微有些曖昧的鬼臉），那是他說給我聽的。”就一般講，“改革”的編輯部組織得非常糟糕。關於英國危機和一切經濟情形的文章通常是由一個不幸的、被認為有價值的下等文人製造的，他似乎是在一個函授處的交易部門中從事學習，用一個四等銀行家三等巴黎書記的眼光來看一切，並用一個“經驗論者”——如英國人所說的那樣——的準確性來下評判。佛洛孔於此一無所知，對我每日愈加表現褊狹固陋。至多也不過是一個具有善良意志的人。路·勃郎也顯然藐視他。

星期一。那個可詛咒的萊恩哈特，我沒有遇着。今晚還要去一趟。我在明天以前，無論發展怎樣，必須將這全部事情弄得清清楚楚。我如果不馬上再寫信給你，那一切都弄好了。——昨晚是代表的選舉。經過一次極紛亂的會議，我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當選。這



一次我絕沒有施展手腕，並且也很少机会。反对只是純粹表面的，在外表上提出一个工人來，不过提出他的人們却投我的票。——金錢收集起來了。你和特得斯科是否前往，請寫信告我。如果不可能的话，我也不能单独去参加會議，这是沒有意义的。你們兩人不能去，那事情会落空，並且必須延期幾个月。如果是这样，請寫信往倫敦，还可把这件事趁早到处公佈出來。——

佛洛孔又对路·勃[郎]說，要採用你的論文，必須稍加改動，以便使它較“清楚”些。路·勃[郎]要我向佛洛[孔]再度提起論文；但在此等狀況之下，我以为將这件事作罢，要好得多。佛洛孔要使文章清楚些，真是豈有此理！我一點不能理解这种愚昧的褊狹的淺見，並且如曾經說过的，勃[郎]为着他这位同輩先生，对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这有什麼办法！佛洛孔爱怎样做，就讓他怎样做，少对他說話，一切都和路·勃郎交涉，勃郎究是他們一切人中最合理的人。对“國民”完全不能進行什麼，它一天一天变得更愚昧褊狹，並如在里尔的宴会所証明的愈加与巴洛及梯也尔勾結。

賽列当已經寫信給你，說你的書在這裏的銷路很不好。那不是真的。佛郎克曾对萊恩哈特說起，對於書的銷售頗为滿意。不管他的拙劣的行为怎样，我相信他已經賣去四十本左右。下次信中將有較詳細的報告。賽列——新近來我這裏，但我对他很冷淡，因此也沒有再來過——揚言有床、傢具和紙張等留在那裏，足供華尔夫和亥尔堡之用。看看，如果是这样，天狼星至少不会再受亥尔堡的欺騙。但这也会是乱吹的。

洛特細尔德在一千万法郎的新借款中淨得百分之四。

我因手中過於緊迫，去倫敦不能經過布魯塞爾。我們當於二十七日(星期六)晚在俄斯坦德會合，星期日由該處前進，因此星期一就可以開始工作。星期一是二十九日，为波蘭革命紀念日，也許有什麼博愛<sup>(1)</sup>民主的舉動，我們必須赴會。这是很好的。你在倫

敦用法語演說，我們把它登在“改革”上。德意志人絕對必須有所作為，以便在法國人中能夠露面。單作一次演講，比寫十篇論文和一百次訪問，還更有效。

你從十月二日的“北[方]明星報”上當已看到哈尼和博愛主義者〔2〕要求開一個民主會議的記載。望予以支持。我將在法國人中作同樣的努力。可能的話，將試圖明年在倫敦開會，也許和我們的會同時開。如果成功，這對於法國人會發生一種很有益的效果，並使他們稍為謙遜些。如果弄不成，那失敗在法國人的身上，他們至少不得不有所說明。倘在布魯塞爾進行，那就更好；倘在倫敦，費爾古斯〔3〕還可以弄些無聊的把戲出來。

此外，別無新聞。信內的附件請送給波恩斯特，你是否往倫敦，望馬上寫信來。

你的恩·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你如果還保存着畫家的地址，請將信寄到他那裏。這是較妥當的辦法。

海涅囑問好。他非常虛弱，並且頗為疲憊。到底是誰真正把你的論文送給了路·勃[郎]？他說信上寫着一個陌生的名字。這也是他為什麼將事情置之不理的原因。

[封面]

布魯塞爾易克色爾郊外奧爾良路，四十二號。

查理·馬克思先生

[郵戳]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寄自巴黎。

〔1〕 指“博愛民主社”的國際團體。

〔2〕 即博愛民主主義者。

〔3〕 即鄂康洛的名字。

二三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晚才決定動身。星期六晚上到俄斯坦德，歇王冠旅館，恰在火車站對面的噴水池旁，星期日早晨過海峽<sup>①</sup>。你們如果乘四五點鐘的火車前來，大約和我同時到達。

星期日倘不如預期，沒有郵船往杜佛，望寫回信告我。這就是說，你星期四早晨接到這封信，必須立刻查問一下，如果要回信，須設法趕交當晚——我相信是五點鐘前——的郵政總局。你對於約會處如要稍加變動，時間還來得及。星期五早晨，我要是沒有接到來信，便認定你和特得斯科已允於星期六晚在王冠相會。那時我們有充分的時間談話；這個會議必定是決定性的，因為我們這一次是要按照自己的方法來處理一切。

我很久都絕對不能理解，你對於摩西的饒舌，為什麼不予以制止。以致在這裏引起我的一種惡魔般的紛亂和工人中最冗長的抗辯。整個小組會議消耗在這問題上，支部內對於這種“沉悶的”無聊的東西，還不能斷然處置，特別在選舉之前，談不到這一點。

我想明天還去找路·勃郎一趟。如找不到，無論如何，後天會看見的。我要是不能馬上發出消息，那星期六你可以聽下文。

此外，萊恩哈特對我提及的書的銷售數是瞎說的——並不是三十七本，一星期前已經賣出九十六本。今天我還要把你的書親自帶給路·勃郎。一切樣本都處理好了，只有拉馬丁（不在這裏）、路·勃[郎]和維達里沒有，維達里的住址找不到。我已交“新聞報”了。——然佛郎克那裏的委託真是可怕的。

<sup>①</sup> 指英吉利海峽。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去倫敦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譯者



當我們不在時，至少要設法使摩西不再胡說八道！再見！

你的恩·

星期二晚上。

信條<sup>①</sup>請你稍微考慮一下。我相信，最好是去掉問答體的形式，稱為共產主義宣言。因為內中必須多少講點歷史，從前的形式是不合適的。我將在這裏草就的<sup>②</sup>帶着走，這是簡單的敘述式的，但是在倉卒中亂湊攏來的。我開始問：共產主義是什麼？然後直接講無產階級——講它的起源史、它和從前的做工的人不同之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抗的發展、危機、結果。其中有各種各樣的附屬事件，末了，講共產主義者的黨的政策，只以能在大眾之前公開的為限。這裏還沒有正式提出來完全批准，但我想除了一些極細微之點外，至少沒有與我們的見解相矛盾的東西。

星期三早晨。剛才接到你回答上述事件的信。我到過路·勃[郎]處。對他有很大的困難——他出外旅行，也許今天回來。明天，必要時，後天，我再去。——星期五晚間我還不能到俄斯坦德，因為錢要在那一天才能到手。

你的表兄弟菲力普斯今天早晨來過。

你對於菠輪如灌輸一點東西，他很可以演說。德意志人有一個工人出來當代表便不錯。但天狼星的過度謙遜須絕對消除。這忠厚的人是必須提拔起來的少數人其中之一。看老天面上，只是韋爾特不可當代表！這樣一個人總是太懶，要到會議成功的一天，才會把他帶動的！加之他還要做一個獨立不羈的會員。應當把他抑止在他的限度以內。

---

① 係指“共產黨宣言”的草稿。——譯者

② 指恩格斯所草擬的“共產主義原理”。——譯者

一八四八年

二四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八年  
一月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沒有寫信給你，是由於直到今天還不能捉住可詛咒的路易·勃郎。無疑地他是故意這樣的。但我還是釘住他——每天前往，或到咖啡館去密窺動靜。在另一方面，對佛洛孔爸爸倒可能有點結果。“布[魯塞爾]報”和“北[方]明星報”為着“改革”反“國民”的事，持一種辯護的態度，他不勝歡喜。甚至於對路·勃[郎]和賴得律[羅蘭]的非難，也沒有使他困惑；我的聲明說我們現時在倫敦當以共產主義者的身分堅決而公開地出現，更不用說了。他自然要保持着美麗的東西：你們傾向專制，你們要殺死法國的革命，我們有一千一百万小農<sup>(1)</sup>，他們同時也是狂熱的土地私有主等等。他雖也責罵農民，但末了，他還是說：我們的主義彼此太相近了，不能不攜手同行；至於我們，凡在自己力量以內的事情，自會全力支持你們的，等等。

摩西事件的出現，雖使我生氣，却也非常高興。在布魯塞爾，除你外，只有基歌和天狼星知道，波綸是我這次在巴黎酒醉中告訴的。這歸根到底，還是一樣。摩西用手槍恫嚇，在整個布魯塞爾露出了他的凶相，在波恩斯特處！！必定更是神氣十足的。斐迪南·華爾夫對記錄的虛構，不禁使我失笑——而摩西竟然相信！此外，這驢子如果要堅持他那強姦的愚劣謊言，我可供給他早前的、同時的和後來的詳情，當使他耳眼均失靈。然這隻巴蘭所騎的母驢<sup>①</sup>，

曾以最好的形式將巴黎這裏度過的七月，對我解釋雜有獻身的談情說愛，並將她的恩愛的最近秘密宣佈出來！她對我的憤怒是純粹為着失戀。又，我想在伐侖西安對付摩西，只是第二個步驟，第一，我對於他們對馬麗所犯的卑劣行為，要報仇。

芬芳的葡萄酒還原為三分之一瓶的波爾多葡萄酒了。這有角的栖格夫里<sup>②</sup>沒有將他的不幸的狀況，在“工人協會”用記錄公開發表出來，未免可惜。此外，他可以自由對我的現在、過去和將來的一切情人圖謀報復，而且我將向他推薦：一、法蘭德斯的女巨人，叫做約瑟芬小姐，住在我的故居易克色爾路八十七號一樓；二、一個法國女性斐利西小姐，將於本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乘第一次火車從科倫來布魯塞爾，去巴黎旅行。如果他對於這兩位女性沒有一個有什麼結果，那真是不幸了。請懇切地將這種說明告訴他，使他認識我的爽直。我將給他均等的機會。

海涅正向死亡的路上走去。兩星期前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神經麻痺症發作了。昨天他起床，但非常疲憊。不能走動三步，靠着牆從靠手大椅上爬到床上，從床上又爬到靠手大椅上。加以他家中騷擾的聲音，如傢具匠人的、鍛工的等等，使他發狂了。他在精神上也頗衰弱。海村要去探望，但沒有得到允許。

昨天我也到過赫味喜那裏。他和他的家屬向我握手相問，並有許多老婦人參加歡叙。他對我說，米雪列的書第二冊有巨大的成功，遂使路·勃郎的書第二冊變成慘淡無光了。我對於兩書還沒有看過，因為缺乏金錢，不能向閱覽室訂購。此外，米雪列的成功只能從他的保留和小市民氣兩點中求得解釋。

---

① 巴蘭為美索不達米亞之預言家，其所騎之驢能言，見“舊約全書”“民數紀略”（二二——二四）。——譯者

② 栖格夫里為德國中古傳說“尼貝龍根之歌”中的英雄，他在斬巨龍時曾披牢不可破的有角的獸皮。——譯者



關於這裏的“同[盟]”<sup>①</sup>，情形十分悲慘。這些傢伙這樣怠惰和小心眼的互相嫉妬，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威特林式和蒲魯東主義者式真是這些驢子的生活狀況的最完全的表現，因此，無事可做。第一派人是真正的落後手藝工人和工人，衰老的庸人，另一派人是新進的小資產者。這是一個像愛爾蘭人一樣壓低法蘭西人的工錢去討生活的階級，這個階級是完全無用的。我現在還在作最後一次的嘗試，如沒有結果，當退出這種宣傳。希望倫敦方面的文件馬上送來，使事業再得到鼓舞；屆時我自會利用這種機會的。因為這些人至今絲毫沒有看到會議的結果，自然持一種完全冷淡的態度。斯圖姆夫和諾易柏克介紹一些新工人給我，已和他們聯系過，但還不能說有什麼結果。

請告訴波恩斯特：一、他對於這裏工人們的預約，不能表現那樣營業上的嚴格，否則會失去一切；二、摩西介紹給他的經理是一個悲哀的、不活潑的尾巴，而且富於虛榮心，不過這還是唯一的願意並能夠做事的人，不當予以打擊；這傢伙也很困苦，不能喪失金錢，然他已經喪失過。他必須由自己收入的金錢中去彌補通訊等等的費用；三、當波恩斯特寄單張的報來這裏時，每號從不超過十至十五份，就是寄也是偶然的。此項寄件[交給]<sup>(2)</sup>杜察特爾部裏，要挨了多少時候才[被]<sup>(2)</sup>取去，而且這個部所增加的郵費，大得嚇人，藉此來摧殘這種營業。所以一包要費六至八個法郎，如果要寄出，怎能辦得到？最好在列日的厄塞隆斯<sup>(3)</sup>設置一個照顧此事的小隊長；望寫信到列日催促採取這種措施。四、從前擱在這裏的報紙偶然也寄往南部德意志。如有機會的話，要波[恩斯特]把新的幾號再寄些來，以便在咖啡館等處展開宣傳。五、這幾天，波[恩斯特]會接到一篇論文和關於普魯士財政的史事。但你必須將一

---

① 指“共產主義者同盟”。——譯者

八四三年各委员会的一節再看一遍，对必要的地方加以改動，因为那是憑模糊的記憶寫下來的。

至於摩西的事，如果發展到你在“布[魯塞爾]報”上攻擊他，那當使我十分歡喜。這傢伙怎麼還留在布魯塞爾，我有些不解。還有放逐他往味未的一種機會。這當和“改革”來共同處理。

你的恩·

一八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於巴黎。

〔1〕 原信作“私有主”，當為“農民”之誤。

〔2〕 原信紙張破損。

〔3〕 Esselens, 原信為 Esselenz.

## 二五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巴黎 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①

親愛的馬克思：

我畢竟將路易·勃郎捉住了，同時並知道從前永不能找着的原因。听呀——這個自命為大人物的矮小文人只有星期四才接見客人！而且只在下午！無論是直接或經過他的門房，他從沒有使我知道此事。自然有一批驢子在他那裏，薩格拉是其中之一，他送我一個小冊子，一併寄上。我並沒有看過。關於我們的事，我終於和勃郎談了幾分鐘。他吞吞吐吐地承認還沒有工夫讀你的書……“我將書翻了一下，看到蒲魯東君受了嚴厲的攻擊”……此時我問：您允許我的您打算替“改革”寫的那篇論文，怎樣了？——“一篇論文，唉，天呀，不，我的發行人人都來索稿，十分迫切——您自己寫好那篇論文，我將它登在‘改革’上，這是可以辦到的”。事情終於這樣決定了。實質上，你沒有什麼喪失。我陳述我們的意見，至少要比他正

① 此信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第二十四信，並估計日期為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譯者

確些。我將此等意見和他的意見直接並列着——這就是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在“改革”本報上自然不能作出反對“改革”的結論。我馬上就會做的。

你為什麼不告訴波恩斯特？他不應將你的事情寫給“改革”。當波恩斯特的論文以及憲章派的歷史同時在“改革”出現時，我的論文也完成了，我曾期待他的論文付印，以便帶走。我的論文比那短篇記錄要長得多，而那短文上面還是歪曲了你的名字。我已經對佛洛[孔]說過，他應將排字上的錯誤改正，昨天沒有照辦，今天我沒有看到“改革”。這也沒有什麼要緊。你的演說辭<sup>①</sup>登出後，馬上寄四五份來，以便分給“改革”、路·勃[郎]、薩格拉（給“和平的民主政治”）等等；我現在可以由此寫成一篇文章較長的論文，因為那篇記錄短得不像樣子。

講到路·勃[郎]，是值得譴責的。請替“德[文]布[魯塞爾]報”寫一篇東西批評他的“革命”〔1〕，實實在在指示給他看，我們要比他高明得多；在形式上是友善的，而在內容上要堅決堅持我們的優越之點。並將這東西送給他。必須稍為嚇嚇這個小蘇丹。可惜啊，理論方面目前是我們唯一的力量，在社會科學、充分生產法則等等的比武中，這是很重要的。這些傢伙很滑稽地追逐此項未知的法則。他們要找出一種法則來，使生產增加十倍。他們像傳奇中的馭者一樣，尋找赫爾古利斯<sup>②</sup>，要他從泥淖中替他們取出社會的車子。然赫爾古利斯就躺在他們自己的手臂上。充分生產的法則就在人們充分地生產。如果不能這樣做，那沒有咒文能夠幫助他們的。取得特許狀的發明者對於充分生產的貢獻，比整個路易·勃郎及他那深思的、高超的獵取科學的志願，要好得多。

① 據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註，係指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

——譯者

②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以力大出名，具有超人的體力，曾完成十二大艱難的事業。——譯者



我針對着伯[奈]斯最後來信，回了一封十分挖苦的信，惋惜他的無偏無倚奪去了我最後的安慰，即一個被誤解的美麗靈魂——普拉林式的——的安慰。他用痛苦的眼光望着天，送回這個紙條給我，並且明言：我們的通訊因此告終。完了①。

此外別無新聞。馬上回信。

你的恩·

星期五晚於巴黎。

〔1〕 指路·勃郎的“法國革命史”。

## 二六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布魯塞爾 [一八四八年]三月八至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希望明天接到你的信。

這裏一切都安靜。星期日晚上，約特藍將你們夫婦的事件報告了“民主協會”。我去得太遲，沒有聽到什麼，只聽見佩雷林還在作憤怒的、激烈的批評。基歌也發言，並回到同一問題上來。盧布林內因此還寫了一篇文章登入“解放”〔1〕。這裏的辯護士都是憤激的，美恩慈主張將此事訴諸法律，因住宅被侵入等等，你應做民事訴訟人。基歌也當起訴。人們能這樣做，是很好的，雖政府揚言要將那個傢伙撤職。卡斯提奧昨天由美恩慈供給必要的文件，以便提出質問。我想明天或後天就會實行的。此事聳動一時，即在和緩對德國人的仇恨上也大有幫助。

天狼星於上星期日上午十一點鐘乘火車往伐侖西安，已有信來，仍在該處。他沒有上法庭。也從沒有被帶回家取他的東西：

---

① 原文為“Sela”，這是讚美歌常用的結尾語。——譯者

人們對於我尚無動靜。按照那些傢伙透露出來的消息，不敢驅逐我，因為他們當時已經給我一張護照，這是可以用來對付他們的。

在科倫發生的事件令人不愉快。三個最好的人坐了牢。我曾經和一個主動的參加者談過這件事。他們要開始戰鬥，却不配上武裝（這是容易到手的）手無寸鐵地前往市政廳，致被包圍。有人認為軍隊的最大部分都贊助他們。但這件事着手得荒唐的笨拙；這個人的報告如果正確，那他們可以安然發動戰事，在兩點鐘內即可完成任务。但整個都組織得蠢得可怕。

我們的科倫老朋友們曾共同決定要發難，可是似乎都畏縮不前。小德[斯脫]、但[尼爾斯]、布[耳革斯]在場不過一會兒，小博士〔<sup>2</sup>〕留在市議會雖恰有必要，然他們馬上都溜走了。

此外，德國來的消息是很好的。拿騷發生一種成功的革命，慕尼黑的學生、畫家和工人完全在起義中，加塞爾的革命就在眼前，柏林陷入無限的恐慌和遲疑狀態，整個西部德意志宣佈了出版自由和國民軍；在目前，這一切足够了。

讓腓[特烈]·威[廉]第四頑強到底吧！那就一切勝利了，我們在幾個月之內便會有德意志的革命。只要讓他保持他的封建形態好了！便沒有人知道這個可笑的和發狂的人將幹什麼。

科倫的整個小資產階級主張加入法蘭西共和國；一七九七年的回憶在目前正佔優勢。

特得斯科老在獄中。我不知道他幾時才受審判。

關於你的事件，有一篇轟雷般的論文送給“北[方]明[星報]”。

星期日晚上“民主協會”的會議十分安靜。會中通過向議會請願，因為議會馬上要解散，按照新的戶口調查，舉行新的選舉。政府不願解散議會，但必須解散。明晚將接受請願，並在會中簽名。向市長和市議會遞送的約特藍的請願書已經接到一種很客氣地拒

絕的答覆。

你對於這裏所顯示的安靜，是意想不到的。昨晚的謝肉節完全和平常一樣；關於法蘭西共和國，幾乎不談了。在咖啡館要得到法國的報紙，差不多沒有什麼困難，也用不着等待。如果人們不知道不論願意與否必須怎樣，便當相信這裏的一切都完了。

約特藍對於你的受迫害，滿懷憤怒，在星期日作過一次很好的演說；羅濟爾的暴行促成他承認階級的對抗。他痛罵大資產者，並提出固然是十分平淡的和錯覺的、但係經濟的詳細材料，向小資產階級證明：在一個共和國中，[一個]<sup>(3)</sup>收入好的和有許多消費的工人階級，比起一個宮廷和為數甚少的貴族來，購買力更好。這完全是鄂康諾式的。

這封信付郵的時間已過——我明天來結束它罷。

星期四。沒有新聞——我在“改革”上看到你的論文——在英國也有騷動，更好。

當此信到達，你還沒有寫信的話，請馬上來信。

我的行李剛從巴黎運來，全是開玩笑——花費我五十法郎！連完稅等等在內。

再會。

你的恩格斯

三月九日於盧芳新路十三號。

前到你家來的警察幫辦應當早免職。此事引起了這裏小市民的大憤慨。

[封面]

巴黎波馬騷路七十五號色爾夫人轉

查理·馬克思先生

[郵戳] 三月九日寄自布魯塞爾。

[1] 比利時天主教保守的報紙。

[2] 指德斯脫。

[3] 原信紙張破損。



二七 馬克思致在布魯塞爾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八年  
三月十二日前後]

巴黎麥尼爾孟新路(波馬騷路)十號。

親愛的恩格斯：

請布勒葉付你一百法郎——這是他對我鄭重約定在一星期內  
付出的——基歌付三十，赫斯付十個。我希望布[勒葉]此刻會履  
行約言。

美恩慈會將匯票向加塞爾兌換一百十四法郎付給你。集合這  
些數目，你可應付開支。人們在“改革”上對你持一種友善的態度。  
佛洛孔病了，我還沒有去探視。賽列所散佈的謠言，在德意志人中  
是普遍流傳的。阿拉德至今還沒有被革命拋在一邊。我勸你來這  
裏。

中央機關組織起來了，因為瓊斯、哈尼、沙配爾、鮑威爾、莫爾  
都在這裏。我當選為主席，沙配爾為秘書。委員為瓦勞、天狼星、  
莫爾、鮑威爾和恩格斯。

瓊斯昨天返英；哈尼生病。

敬禮。

你的卡·馬·

二八 馬克思致在布魯塞爾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八年  
三月十六日

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這幾天我簡直沒有一點時間來寫較詳細的信。現在只限於必  
要的。

佛洛孔对你怀有好意。

這裏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都对你多少有些憤怒。(与社[策尔]爭吵等等。)

關於我的物件，請帶到伐侖西安，在那裏加上鉛封。我將免費收到一切東西。至於銀子，巴黎這裏已經取得證件。不過無論如何，你必須依照信中所附寄的住址，去和那个人接头。我的妻因福格勒的劝告，已把箱子(在布魯塞爾)的鑰匙送給他，但沒有寫一个便条。你一定要从那个人处取出这些鑰匙，否則我們所有的東西都会在驗關处被打開。

關於金錢問題，請告訴加塞爾，如不願付款，应当將匯票还給你。貝琉也許會照付的。

要基歌計算一下，至少須將餘數找出來。

至於布[勒葉]处，你必須再去一趟，向他表示，如果利用我的困難而不付錢，就是卑鄙。至少他必須替你籌措一部分。革命並沒有花費他分文。

這裏的資產階級又非常驕傲和反動了，但它將來會看到的。

波恩斯特和赫味喜的行為同無賴一樣。他們在這裏創立了一個黑紅金三色聯合會反對我們。前者今天恰被逐出同盟。

你的馬·

此刻還沒有找到旅行証，而这封信必須付郵。

基[歌]如不展開活動，開除他好了。這傢伙此刻應當更努力。替我多多致意美恩慈和約特藍。最近的“社會討論”〔1〕我已收到。也向福格勒問好。

我將詳詳細細寫信給美恩慈和約特藍。祝好。

〔1〕 比利時共和主義的報紙。

二九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 [布魯塞爾 一八四八年  
三月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將照顧你的物件。

請寫幾句話給律師維克多·費得尔先生，或直接寄去，或加封寄給布羅斯轉去；藉此謝謝他為你們夫婦的利益所採取的步驟，同時授權給他，得再採取步驟。費得尔突然裝成熱心的共和主義者，是由替你做辯護人造成的，也即以這種資格答覆“比利時官報”〔1〕，並進行此項工作。他希望你不要否認他，以便堅決出面。他從你處取得一個小紙條，那就很好。一個比利時人做這件事，比美恩慈做更要好些，他既自薦，那做起事來也會很有條理的。

旅行証快點寄來罷。正迫切需要它；美恩慈每日在向我盤問。

特得斯科恢復自由後，立即往列日，沒有訪問過任何人。厄塞隆斯〔2〕在這裏留了幾天，但沒有看見他。

這裏瀰漫着一種嚴重無比的財政、金融、工業和商業危機。商業蕭條，人們圍繞着瑞士咖啡館在叫苦連天；考惠慈、勞夫及其一夥的先生們徘徊逡巡，和要小便的狗一樣；工人們已經集合起來，並從事請願；麵包荒很普遍。現金沒有地方找到，還要被迫借債六千萬！他們在這裏是經過交易所去壓迫共和國。

呂寧回到這裏，聽見普魯士要逮捕他的消息；他將讓妻來此，轉往巴黎。

德郎克在逃避之前，由威里系及其同伴介紹，加入同盟。我在這裏給他一種新的考驗，於是將我們的見解講給他聽，他既宣稱同意，便確認為會員了。即使有多少顧慮存在，也沒有別的办法。同時，這個人很謙遜，很年輕，並且似乎很能接近，所以我相信對他稍



加監督，使他稍微學習一下，會成為一個好的會員的。他向我否定自己以前的一切作品。可惜他住在赫斯那裏，暫時會受到影響，不過大家都知道，這沒有什麼關係。他和呂寧有一種可怕的糾纏，不過只要有兩句話，就可以把他拿過來的。

此外，摩西較向來為友善——沒有人懂得這傢伙！

我對加塞爾沒有辦法，因為持有匯票的是美恩慈，不是我。布勒葉大叫財政危機，現在既不能對他的舊期票債務延緩支付，而他的全體當事人又拒絕付予。他甚至於宣佈，願意出賣自己唯一的駿馬。同時我將看一看能得到什麼，因為單是美恩慈的錢，對我還不大夠，而比誰都先付的赫斯的錢已經用完了。基歌也在困難中。我今天還要到布勒葉處走一趟。

明天的“社會討論”〔3〕有一篇對“官報”逐字逐句的詳細反駁登出。

關於費得爾，還要加上一句：他如必須取得一種特別的全權委任狀，你當照寄。

又，請寫幾句話給國會議員布里庫耳先生，他在國會中替你採取行動，很好，並應美恩慈的請求，嚴厲地質問大臣，且完成了這事件的審問。他是查里羅的代表，據卡斯提奧說，是最好的。卡斯提奧正在巴黎。

附上一篇草率的東西，請看一遍，送給“改革”。這裏的好些人必定不斷地被侵犯。

如果可能的話，我擬星期一出外旅行。不過我的貨幣經濟老是在困難之中。

我對於英國全沒有聽到什麼，不論是書信或“明星”。

德國的情形的確很美妙，到處在暴動，普魯士人並不讓步。那更好。我們希望在巴黎的居留，不會長久。

你們將波恩斯特驅逐出去，好得很。這傢伙已經證明很不可

靠，非实行赶出同盟不可。他和韋尔特現在都[?]<sup>(4)</sup>，而韋尔特在這裏以狂熱的共和[主義者]<sup>(4)</sup>的姿態到处奔走。

拉馬丁每天更[?]<sup>(4)</sup>。这个人在他的一切演說中只是面向資產者，並力求安慰他們。臨時政府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为資產者而發，藉此加以撫慰。此外，这些傢伙的厚顏無恥，並不足怪。

再会，再会。

凡寄這裏的一切信件，請寫曾經指定的地址；我不在時，布[罗斯]會交給基[歌]的。

星期六。

[1] 比利時政府的官方機關報。

[2] Esselens, 原文为 Esselenz。

[3] 比利時共和主義的報紙。

[4] 原信紙張破損。

### 三〇 馬克思致在巴門的恩格斯 [科倫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後]

科倫，匝坡斯特尔街，七号。

親愛的恩格斯：

這裏已經有相當多的表徵，而我們也許馬上可以開始工作。但你在巴門和易北菲尔要做什麼，親自对你的父親提出要求，並斷然說明，現在是必要的了。

這裏对易北菲尔的赫刻寄去了招股書(布耳革斯寫的)等件。

你沒有德郎克的通訊处嗎？必須馬上寫信給他。

立即作覆。我將來一趟，你們的情形不致表現得過度不安罷。

你的馬·

三一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八年四月  
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剛才接到招股書和你的信。在這裏招股，是會少得可憐的。布蘭克處，我已經為此事寫過信，他並且還是一切人中最好的人，但在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資產者；其他人等自從建立基業，並和工人們發生衝突後，更較他為甚。這些人對於討論社會問題，都和討厭瘟疫一樣；稱它為煽動。我已經用盡了最美麗的言辭，運用了一切可能的外交手段，但所得到的老是不確定的答覆。現在還要作最後的一次嘗試，如果碰壁，那一切都完了。結果怎樣，你在兩三天之內，會得到確切的消息。實質上本地這些激進的資產者也把我們看做將來的主要敵人，不願將武器放在我們的手中，以免馬上掉轉去對付他們自己。

父親處完全弄不出一點東西來。在他看來，“科倫報”已經是一個搗亂的榜樣，他與其送我們一千達列，毋寧對準我們的腦袋發射一千子彈。

這裏最進步的資產者發現他們的黨由“科倫報”做代表，頗為滿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說怎樣辦呢？

摩西的代理人什納克上星期來這裏，似乎也誹謗過我們。

德郎克的通訊處除下列的外，我沒有別的地址，即科不林士的商人多米尼卡斯（是他的叔叔）。他的父親在富爾達，我相信是做中學校長的。住宅很小。富爾達的小德[郎克]博士如在那裏，一定碰得到。可是他究在何處，竟連信也不寫，真蠢。

亞威伯[克]來信，問我們是否接到他按照所知地址寄往馬因斯的一封所謂重要的信？你如沒有收到，望寫信往馬因斯一查（馬因斯梭騰街（聖靈）候補教員諾易柏克）。



亞威[伯克]要在巴黎請人將“宣言”譯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願付六十法郎。這又是他的故事之一。此等譯文一定是很妙的。

我在作英文翻譯，比我想像的要難得多。現已完成大半，馬上會完全弄好。

我們的十七條<sup>(1)</sup>那個唯一的本子倘若在這裏傳播出來，那我們的一切都喪失了。資產者的情調確是卑劣。工人們雖開始活動，還很生硬，但是羣眾性的。他們甚至於馬上臨時聯合起來了。可是這恰恰妨礙了我們。易北菲爾的政治俱樂部對意大利人發表宣言，贊成直接選舉，但這些先生們於密談時雖承認社會問題現正出現於議事日程上，却堅決拒絕此等問題的任何討論，並表示我們在時間上不可搶先！

再會。希望馬上聽到較詳細的消息。那信已寄往巴黎嗎，有什麼結果？  
你的恩·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於巴門。

(1) 即德國共產黨的要求。

### 三二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巴門 一八四八年五月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寄：

- 一、至現在為止，共有十四人簽名的股份名單一份。
- 二、你的全權證書一張。
- 三、德斯脫的一張（蓬[斯特]是他的熟人）。
- 四、布耳革斯的一張。

蓬斯特和赫刻將他們的全權證書送給自己認識的人，這是不

可避免的。——

漢內貝恩為着自己，並代表這裏兩人，將親自前來出席。

名單還沒有完結。拉維利哀和布蘭克，我雖去訪過X次，却沒有遇着。左勞夫擔任和第一個人交涉。

另外兩人，我沒有結果，赫刻將前去工作。

左勞[夫]今天往琅斯多爾夫，在那裏有很好的展望。

有兩種最妨礙事情的人：第一是戴漂亮皮手套的青年共和主義者，他們為自己的財產擔憂，偵察共產主義；第二是土霸，他們認我們為競爭者。諾爾和布拉哈特都是推不動的。在一班法律家中，蓬斯特是可打交道的唯一人。總之，我們從事徒勞無功的活動也夠了。

我明天往恩格斯扣興，約耽擱兩日。請讓我馬上知道股東會的結果怎樣。——這種開始同樣造成同盟的一個小組。

你的恩格斯

一八四八年五月九日。

### 三三 馬克思致在日內瓦的恩格斯 路易·叔爾茨附筆

[科倫 一八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信今晚才到，時間上來不及開匯票。甚至於沒有時間回家。信中寄給你的恰為現存的數目，此外，附有叔爾茨向日內瓦一個市民撥款五十達列的憑証，你在那裏也可得到其他幫助的。

很久前，我寄過五十達列往巴黎給你和德郎克，同時將你的護照寄往布魯塞爾交基歌轉。

自九月〔1〕十一日以來，報再出版，沒有改變。現在不是將較詳細的情形告訴你的時候，因為必須急速。如有可能，請馬上寫些

通訊和較長的論文。除韋爾特外，所有的人都走了，佛萊利格拉這幾天才來，我現在的工作堆齊了頭，絕不能從事於較詳盡的寫作，加以檢察官尽力麻煩我，耗費了我不少的時間。

此外，你的父親已經寫信給基歌，問你在什麼地方。據他說，願意寄錢給你。我已將你的地址寄去。

你的卡·馬克思

請即寫回信。我是否應將你的衣服等物寄上？普拉斯曼準備立即代勞。你的父親已經給過他報酬。

[路易·叔爾茨附筆]

附筆：附上一信給湖邊或龍路的柯勒爾，請您當面打開交付，他會在我的賬上按即期匯票，付您二百五十法郎。

友誼的敬禮。

路易·叔爾茨

[1] 係十月之誤。

### 三四 馬克思致在洛桑的恩格斯 [科倫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

你還沒有接到所寄的錢，使我十分驚訝。我（不是發送局）老早已經按照指定的日內瓦住址，寄給你六十一達列，內中十一為紙幣，五十為匯票。你去查問一下，並馬上寫信來。我有郵局收條，可以將錢取回的。

又曾為你們寄基歌二十達列，後來寄德郎克五十達列，都是我的私賬。總計——約一百三十達列。

我明天將再寄一點給你。但你要查問那筆錢。同時在那張匯



票裏附了一封給洛桑的一個金融商人的介紹信。

我現為金錢所窘。旅行中帶來一千八百五十達列；一千九百五十達列是從波蘭人們那裏得到的，路上便用去一百，預付報館一千（內中有付給你和其他亡命者的），本星期還要付機器五百；剩下三百五十。然我自己並沒有從報館取得分文。

關於你們的編輯職務，我已：一、在第一號報上立刻發表；委員會仍舊不動，二、向愚頑反動的股東們宣佈：可以由他們隨便不把你們看做編輯部的人員，但我得自由決定，隨我的意思付出怎樣高的稿費，因此他們在金錢上將無所得。

我不預付報館的巨額款項是合理的，因為有三四種違反出版法的訴訟堆在我的身上，每天都可被捕，那時為着金錢將像牡鹿為着新鮮的水一樣奔走呼號。但問題在於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守這個堡壘，不放棄這個政治障地。

你在洛桑將金錢事件弄妥後，最好是往伯爾尼，實行你所定的計劃。此外，你可以隨意寫些東西。你的信都能及時達到。

我會聽任你陷在困難中即使片刻之久，這是一種純粹的幻想。你始終是我的知己，正和我希望是你的知己一樣。

卡·馬克思

你的父親是一隻牧豬狗，我們將寫一封狗樣粗野的信給他。

**三五 馬克思致在伯爾尼的恩格斯 科倫 一八四八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科倫，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報紙寄給你了。此事不能早日實現，責任全在科爾夫那驢子身上，他在我大忙特忙之中，還用不斷的出庭令來增加我的忙，一

直到現在，我的命令沒有執行。你暫時留在伯尔尼罷。如果有來的可能，當馬上寫信給你。以後來信，要封得牢固一點。有一封被拆開了，如我在報上（自然沒有指出你來）所揭發的。

關於蒲魯東，望寫得詳細一些。你既是優秀的地理學家，對於匈牙利的混帳東西（對於民眾的蜂羣）也要這樣寫。論蒲魯東時不要忘了我，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法文報轉載我們的論文。

關於聯邦共和國，也寫點東西批駁一下，瑞士對此提供了一個最好的事例。

海村已經將反對我們的老廢物公佈出來了。

我們的報老是趨向暴動的狀態，不管怎樣受到一切出庭的命令，却逃避了刑法典。現在報的銷路很好。我們每天也發廣告。革命在前進。勤快點寫作罷。

我已經擬就一種確切的計劃，打算從你的父親處榨出錢來，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錢。請寫一封要錢的信（給我，尽可能地放粗率些），申訴你直到現在為止的命運，但要安排得當，使我能報告你的母親。那位老父親要開始發生恐怖了。

希望馬上再見着你。

你的馬克思

三六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伯尔尼 [一八四八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自從哥[特沙爾克]和安[內克]宣告無罪以後，我現在還不能馬上回來？普魯士的狗必定馬上要喪失和陪審官共同工作的欲望。我曾經說過，如有充分的證據不致因受審問而遭拘捕，那我立刻就回來。就我一方面講，寧可他們以後讓我站

在一万个陪審官的面前，但在上述的拘押中不能抽煙，我是不進去的。

整个九月的事件竟落了空。現在一件一件又相繼出現。請寫信來。

附帶地說，一月中旬，我迫切地需要一些錢。到那個時候，你們將有一批收入罷。

你的恩·

十二月二十八日於伯尔尼。



一八四九年

三七 恩格斯致在科倫的馬克思 伯尔尼 一八四九年  
一月七至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許多星期以來我從事於艱苦和冒險的罪惡生活，自脫離這種狀況後，覺得第一需要重新工作（附寄的馬札兒和斯拉夫的論文是一個顯明的証據），第二需要金錢。第二點更為迫切，當此信達到時，你們如還沒有什麼寄給我的話，請馬上照辦，因為許多天來，我手中沒有分文，在這可憐的城市中，借是辦不到的。

在這可鄙的瑞士只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自可予以描寫。但盡是一些最卑鄙的地方上的渣滓。關於這一方面的幾篇一般性的論文，我當即刻寄上。如果必須長居外國，那我要往羅加諾，特別是因為在意大利似乎有什麼要爆發了。

但我老是想，自己可以馬上回來。這個外國腐敗的禾堆，人們在這裏不能做一點有條理的事情，而且完全站在運動之外，是非常難堪的。我立即了解了，即使在科倫受到審訊的拘押，也比在自由的瑞士好些。望寫信告訴我，是否絕沒有機會，使我得和布耳革斯、柏克等一樣，受到有利的待遇。

拉佛說得對：即使在專制的普魯士，都比在自由的瑞士自由些。這裏每個狹隘的小市民同時就是特務兼殺人者。我在大除夕便看見這樣的一個活例子。

哪一個鬼東西新近把從海特爾堡寄來的、論三月聯盟道德宗教的無聊文章登在報上？亨里卡斯<sup>(1)</sup>時時嘔出一篇論文來，我用

同样愉快的心情，看到对拉登堡傳單所發的歎息声，此項声响竟延長到兩号。

我們的報紙現在在瑞士常被引証；“伯尔尼報”引用得多，“國[民]報”也很多，於是周遊各報上。在瑞士的法文各報也依照“國民”等報，常常引証，比引用“科倫報”的还要多些。

廣告你們一定已登了。附上“伯尔尼報”轉載我們報上的文字一段。問候全体同人。

你的恩·

一八四九年一月七日於伯尔尼。

昨天太晚，不能投郵。今天還要指出一點：自元旦以來，“新萊茵報”沒有寄來過。是否照常寄出，請查問一下。据人家告訴我，預約辦不到。必須預約半年，我不會住這樣久，並且也沒有錢。我已經說過，這裏要報不僅是為了我，主要的是為了一个共產主義者所編輯的、於我們有利的“伯尔尼報”，它正在尽力替我們的報推廣銷路，所以十分重要。

〔1〕 即亨利·布耳革斯。

### 三八 馬克思致在科倫的恩格斯 [一八四九年三月]

親愛的恩格斯：

請把關於本哈特·狄茨的那篇記事發表，直至事實證明為止。我們自己因此也要寫信往布魯塞爾。

此外，那个排字学徒未經委託，即將事件報告狄茨，請把他的名字找出來。

你的馬克思

三九 馬克思致在科倫的恩格斯 漢堡 [一八四九年]  
四月二十三日

漢堡，四月二十三日。  
地址：布萊興橋，商人羅德。  
(加封)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才接到你的信，因為我星期三早晨已離開不來梅。在那裏一點東西也沒有。列西於一年前破產，僅靠妻留下的資本利息維持生活。所以一點東西都沒有。

否則我在這裏一定將寬舒一下<sup>①</sup>。

關於簽名一事，威勒斯不能幹嗎？

至於目前的金錢問題，當我不在時，可注意下列各點：普拉斯曼<sup>(1)</sup>在我出發之前曾答應隨時予以各種必需的預借。璠特憑良心，可能不致依賴這種財源。當必要時，你自己相機辦理好了。

本星期的報紙，內容很貧乏，這和我目前的使命不相稱。

我和其他友人熱誠地祝我的妻好。

無論如何，請寫回信來，頭不要低下去。事情在前進。

你的卡·馬克思

(1) Plasmann, 原信作 Plassmann。

四〇 馬克思致在凱撒斯勞登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六月七日

來信請寫下列地址：里爾路，四十五號。  
龍博先生  
巴黎，里爾路，四十五號，六月七日。

① 此處所說，以及上兩段所說的“一點東西都沒有”，係指為“新萊茵報”籌款事。——譯者



親愛的恩格斯：

我在这封信裏寫給你的是比較不大詳盡的。它是否安全達到，請首先回答我。我相信書信又被人們得意洋洋地拆開了。

這裏被一種王黨的反動統治着，比在基佐時代還要無恥，只能和一八一五年以後的情形相比擬。巴黎闇淡無光。加以霍亂症非常猖獗。雖是这样，然一種巨大的革命噴火口的爆發，沒有比現在的巴黎更逼近的。關於這一點的詳細情形，以後再說。我和整個革命的黨集合在一起，在幾天之內，全部革命的新聞紙由我主持。

關於駐在這裏的普法爾次和巴登公使的事，為一種真正的或想像的流行霍亂症所嚇壞的布林德，在幾點鐘前，從巴黎搬到鄉下去了。

講到休慈，有下列幾點可提出來一說：

一、臨時政府把他放在一個虛假的位置上，從不送報告去。法國人所要求的是事實，既沒有鬼寫報告給他，他從何處取得呢？所以必須尽可能地時常給予急報。他在此刻不能有什麼作為，是十分顯明的。唯一可做到的一着是，對普[魯士]政府故弄虛玄，散佈些風聲，同時尽可能地使他時常和山嶽黨的領袖們結合在一起。

二、普法爾次臨時政府第二個不可原諒的缺點，是在正式公使的背後站有一批可鄙的德意志人，負有這種或那種使命。休慈對山嶽黨如果至少要保持他的地位的尊嚴，這些必須一起停止，在對抗普魯士的當兒，這確是他的使命的全部內容。

此外，他只和一些官方的山嶽黨人在一起，所知有限，自不必說。但我總會告訴他事情的發展的。

在我這一方面必須要求你至少一星期經常寫兩篇東西，如有何種重要的事件發生，每次立即寫好寄來。

“科倫報”的小品文對於普法爾次的運動，載有自哈特河畔杜爾克海姆發出的記事，內中說：

“人們對於‘[新]萊茵報’主筆馬克思先生不說好話。他应当對臨時政府聲明：他的時候還沒有來到，將暫時引退。”這怎樣連接得攏來？我對於這裏卑鄙的德意志人總是避免接觸，他們力求將此事傳遍巴黎。你們如在卡爾斯魯厄或曼亥謨晚報的一篇通訊記事中率直陳述<sup>(1)</sup>我是民主中央委員會在巴黎的代表，我認為是有利的。而且也另有一種作用，就是這裏暫時還不能直接獲得結果，必須使普魯士人相信是正在進行可怕的陰謀。必須使貴族心懷恐怖。

魯格在這裏等於零。

德郎克在幹什麼？

此外，你必須試試看，向什麼地方替我籌集點錢。你知道我因償還“新萊[茵]報”的債務，將所有最後的錢都付光了，在目前狀況之下，我既不能作完全隱遁的生活，更不會減少金錢的困苦。

如有可能的話，望寄一篇法文論文來，將整個匈牙利的事件概括地論述一下。

請將這封信的內容告訴德斯脫。並竭誠問候他。以後如應另寫一個地址，望即告知。

馬·

〔封面〕

德斯脫博士轉交

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先生

(1) 由“宣佈”改正過來。

四一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夫人燕妮 味薇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夫人：

長久沒有寫信，您和馬克思都會覺得奇怪。原因如下：我（從凱撒斯勞登）寫信給馬克思的當日，得到普魯士軍佔領渾堡的消息，因此截斷了和巴黎的交通。我不能再寄信了，於是前往威里系處。在凱撒斯勞登時，對於所謂革命的一切來往，本是遠遠避開的；但普魯士軍一來，我不能抗拒參加戰爭的願望。威里系是唯一稍有作為的軍官，所以我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參與四次戰鬥，內中兩次頗為嚴重，特別是拉斯塔特的一次，並且發現，在戰爭中最受讚賞的勇氣，不過是人們所具有的最平凡的特質。子彈的飛鳴是一樁毫不足道的小事，在全部戰役中，不管有許多怯懦的事情，我沒有看見一打人在戰鬥時有怯懦的行為。更有的是“勇敢的愚行”。總之，我幸運地巡視過一切地方，而“新萊茵報”的一員能現身戰場，畢竟是好事，因為一切民主主義的暴徒都在巴登和普法爾茨，現正以沒有幹過的英雄事業相誇耀。於是流言又會發生：“新萊茵報”的先生們太怯懦，不參加戰鬥。但在一切民主人士中，除掉我和金開爾外，都沒有人打過仗。金開爾在我們的軍隊中當步槍手，並且幹得很好；在他參加的第一仗中，一顆子彈擦過他的頭上，並被俘虜。

自從我們的軍隊掩護巴登軍撤退以後，我們比其他一切人遲二十四點鐘進入瑞士，於昨日來到味薇。在戰鬥中和在瑞士行軍中，我絕對不能寫信，哪怕只寫一行，也辦不到。可是現在急於要報告消息，並趕快寫信給您，因為我在巴登某處曾聽說馬克思在巴黎被捕。我們從沒有看到報，也就無從証實。此事到底是真是假，我絕不知道。您可以想像我是陷在怎樣極端恐怖的緊張狀態中，因此萬分迫切地請求您來解除我的不安，將馬克思的命運確切相告。我對於他被捕的謠言雖未証實，但總希望那是假的。不過德郎克和沙配爾在坐牢，却很少疑問。夠了，馬克思如果還是自由的話，請將此信轉去，要求他馬上來信。他在巴黎如感覺不安全，那來瓦得蘭這裏會十分安全的。政府自命是紅色的，是永久革命的信仰



者。日內瓦也是如此。居利來的希利在那裏，他曾在馬因斯的〔1〕軍隊中當司令官。

我如從家中得到一點接濟，也許要往洛桑或日內瓦，並看看以後做什麼。我們曾經勇敢作戰的縱隊，使我生厭，在這裏沒有什麼可幹。威里系打起仗來是勇敢的，沉着的，巧妙的，並具有敏捷而正確的眼光，但除打仗外，却多少有一些無聊的思想意識，而且是一個“真正社會主義者”。軍隊中可以談談的多數人，都送往其他地方去了。

但願得到馬克思仍舊自由的確切消息！我時常想到，我在普魯士的槍林彈雨中，比起其他人在德國，特別是馬克思在巴黎，危險要小得多。望您馬上解除我這種不安的心情。您的真誠的！

恩格斯

一八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於服州味薇。

地址：瑞士，味薇，德國亡命者。

弗·恩格斯

（可能的話，加封寄統微爾或麥次轉）

〔1〕由“黑森的”改正過來。

#### 四二 馬克思致在味薇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 八月一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

我為着你心神非常不安，昨天接到你的親筆信，實在高興極了。前曾託德郎克（現在這裏）寫信給你的妹夫探聽消息。他自然不知道。

我的全家都在這裏，此間政府要將我驅逐到摩俾翁，即布勒塔涅的蓬廷沼澤地。一直到現在，我都阻止了執行。我目前的情形

以及一般的局势如要較詳盡地寫給你，必須給我一个更確定的地址，因為這裏是处在非常可怕的狀況中。

你現在有一个絕好的机会，可以对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寫一部歷史或一个小册子。沒有你親自参加这次战争，我們对这一場惡戲單是發表意見，是不能抬起頭來的。而且你因此畢竟光荣地贏得“新萊茵報”在民主党中的地位。我確信这种著作有吸引力，並可以為你獲得金錢。

我已經開始談判，在柏林办一种政治經濟的定期(月)刊，主要必須要由我們兩人寫稿。

天狼星也在瑞士，我相信在伯尔尼。韋尔特昨天來此，他組織一个利物浦的經理处。紅色華尔夫住在我這裏。財政狀況自然是很混亂的。

佛萊利格拉始終留在科倫。我的妻倘若不是处于一种最有趣的狀態中〔1〕，那金錢上一有办法，我很高兴離開巴黎。

祝好。竭誠問候威[里]系，請即回信，寄下列地址：里尔路四十五号龍博先生。

你的卡·馬·

〔1〕 即怀孕。

四三 馬克思致在味薇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

八月十七日

巴黎，八月十七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地址很不確定，我不知道你是否確實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即答覆你致我妻的第一封信。倘若不是住在这裏的全家生病，發生阻礙，也就已經回答你的第二封信了。重說一遍，我們

夫妇曾为你怀过何等的恐懼，一接到你的安全的消息，又是怎样的狂喜啊。

你从日期上可以看出，內务部對於我的抗議是暫時讓我留在巴黎。指定給我住的摩俾翁州，即布勒塔涅的蓬廷沼澤地，在这个季節是致命的。對於六月十三日的事件寫成報告，在目前未免輕率。我不相信，至少是不知道，通信的秘密会被尊重。

這裏一般的狀況可以用兩句話对你描寫出來：多數派瓦解为原來互相敌对的分子，波拿巴主义永远被揭穿了，農民因保持七十五生丁稅而心怀怨恨，葡萄栽培者對於勢將保持飲料稅的威脅，十分憤怒，在輿論的气氛中已經再見抗拒反動的傾向，在延期開會的國會和內閣中，反動勢力單獨地在形成过程中，並且正在從事於驅逐巴洛—都福派出閣。这事实一經出現，你可以希望有一种立刻革命的新暴動發生。

我不知道你在瑞士是否有研究英國運動的机会。英國人恰巧从被二月革命打断的地方開始。如你知道的，“和平党”不过是“自由貿易党”的重新裝扮罢了。但產業資產階級这一次的行動比在反穀物条例的煽動中还要革命些。有兩方面：一、在內部，因取消穀物条例和航海条例，从根本上受到打擊的貴族，在它的对外政策上，即在它的对歐洲的複雜關係上，也要被毀滅。畢特的政策正相反。即反俄、奧、普，總之，是帮助意、匈的。科布登明明白白用強制來威脅要借款給俄國的銀行家，对俄國的財政真正開了火。二、普遍选举权的鼓動使佃農在政治上完全和土地貴族分离，使城市在國會中佔絕對的多數，上院喪失力量。財政改革打擊了教會，並截断了貴族政治性的收入。

憲章派和自由貿易論者在这兩種鼓動中联合起來了。哈尼和帕尔麥斯頓似乎是友善了。在倫敦最近開的會議中，鄂康諾和湯卜遜上校竟是一條心。



这种反封建主义和神聖同盟的經濟上的討伐可能有無數後果。

匈牙利很出色。但这个卑鄙的普魯士呢？你对它怎样說？那些蒼白的無賴漢現在在薩克遜、巴登和普法尔次养肥了。他們送一支軍隊去援助奧地利人，只是由於他們自己留在波希米亞受人供养的緣故。可是这可鄙的普魯士——我只怕它是太怯懦了——一經参加那無論如何会变为世界战争的匈牙利事件，是会失敗的。

親愛的，我們方面現在怎样办？我們必須投入一种文字的和商業的企業中。我等待你的建議。

紅色天狼星〔1〕在這裏和我同住；德郎克也在巴黎，不过是邁恩派的一个渺小的人物。天狼星住在苏黎支，地址：呂寧博士处。你用不着特別对龍博先生寫信。这是我的假名。

封面簡單的寫法如下：

里尔路，四十五号，龍博先生。

敬礼！

查·馬·

〔1〕指斐迪南·華尔夫。

四四 馬克思致在洛桑的恩格斯 [巴黎 一八四九年]

八月二十三日

八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要被驅逐到摩俾翁州去，即布勒塔涅的蓬廷沼澤地。你可以想像我不会同意这种变相的暗殺企圖。所以要離開法國。

往瑞士，不会給我護照，因此只好去倫敦，並且就在明天。瑞士自然馬上要嚴密封鎖起來，老鼠会一下子被捉住的。

此外，在倫敦我有一種積極的希望，即創辦一種德文雜誌。對於金錢的一部分已有把握。

你必須馬上往倫敦。為着你的安全，尤其要求這一着。普魯士人一定會槍斃你兩次呀：一因巴登、二因易北菲爾。你在瑞士無事可做，幹嗎要留着不動？你去倫敦，無論是用恩格斯的名義，或梅耶的名義，都沒有困難。你一經聲明願往英國，當可從法國公使館接到一張到倫敦的強制遵守規定路徑的護照。

我積極期待你採取這個步驟。你不能留在瑞士。在倫敦我們將幹起事情來。

我的妻暫時留住這裏。你如寫信給她，一直用同一地址好了：里爾路四十五號，龍博先生。

可是再說一次，我確信，你是不會拋棄我的。

你的卡·馬·

天狼星住在蘇黎支呂寧博士處。我的計劃也可寫信告訴他。

一八五〇年

四五 馬克思致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 倫敦 一八五〇年  
十一月十九日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只寫兩行給你。今早十點鐘，我們的小火藥計英雄<sup>①</sup>小福克斯〔1〕死了。是突然起於他常發的一種痙攣症。幾分鐘前還在笑，還在嬉戲。這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你可以想像這裏成何景象。因你恰巧這時不在，我們感到非常寂寞。

關於哈尼的一些事情，將於下次信中告訴你，屆時便可看出他是陷在何等不幸的狀況中。

你的卡·馬克思

如果興緻好的話，請寫幾行給我的妻。她完全失常了。

〔1〕 即馬克思的男孩基多。

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信給了妻很好的影響。她現陷在一種極度的激動和疲憊中。她親自哺乳這孩子，在最困難的狀況中，用最大的犧牲，換得

① 按馬克思的兒子小福克斯是因“火藥計策”的英雄福克斯（Fox）而得名的，見李卜克內西在“回憶馬克思”一文中所加的註。——譯者



他的生命。再想到這可憐的孩子雖不特別缺乏撫養，但總是家庭困苦中的一種犧牲。

施蘭姆君完全賽列化了，並且正處於一個最可厭的時期中。兩天來——即十一月十九和二十日——無影無踪，於是突然出現一分鐘，說了幾句荒唐話，馬上又不見了。當埋葬孩子的一天，曾約定同去，到規定時間前的一剎那他來了，絲毫不談及葬事，只對我的妻說，必須馬上走，免得太遲，來不及趕到他兄弟那裏去就餐。你可以想像，我妻在目前被刺激的狀態中，還要因這個在我們家裏受過如此多的友誼款待的人的行為，忍受這種侮辱。

瓊斯已經將哈尼真實的情形詳細告訴我了。他是處於法院的威脅之下。他的報〔1〕的整個內容必須經過檢查的手續。政府只期待它有一種更廣泛的傳播，以便抓住他。迭更斯的訟案只是做會長的緣故惹來的。他如被捕，除本來的刑罰外，因無法提出保證金，還要坐上二十年監牢。

鮑威爾和普飛德爾的訟案已經獲得勝利。羅伯茲是他們的律師。

你的卡·馬·

〔1〕 指“紅色共和主義者”。

#### 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現在寫信只是告訴你：上次信中允許今天給你的兩鎊，可惜還不能寄出。厄門出外旅行幾天，沒有一個業務代理人在銀行方面存有印鑑，所以我們不能發出支票，必須以偶然得到的小額收入為滿足。現在錢箱中一共只有四鎊左右，你知道，因此我必須稍微等待一下。厄〔門〕一回來，我馬上將錢寄給你。希望第一次支票確

實收到了。

施蘭[姆]的行為真是卑鄙。

哈尼的事件的確不幸到極點。他們如果要抓他，報名的變更也無補於事。他也不能完全將報放棄，這種報紙倘应在受檢查之列，那我不知道究竟要怎樣才能出版一種不受檢查的政治周刊。他的“勞工運動大事記”〔1〕的第八頁是新聞，無疑當受檢查，他去掉這一頁，的確要好些。不過照你的信中所說看來，他的說理性的論文，照瓊斯的意見，內容似乎也在受檢查之列。這樣，一切都完了。

憤激的施蘭姆似乎又和自己的兄弟要好極了——賽列君的催促信也表現這一點——甚至對他表示敬意！

希望你的夫人早日復原。竭誠問候她和你全家。

你的弗·恩·

一八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本星期內我將送一小包棉紗給你的夫人，希望能合她的意。

〔1〕 工人運動大事記。

#### 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馬克思夫人燕妮附筆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二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六十九號。十二月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好幾天來，我感覺很不舒服，所以你收到這封信和兩次郵匯報告，比我所希望的要遲些。我已將七個半先令送給賽列。關於“獨立”〔1〕的事，我倆目前不欠他分文，因為他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即讓他的房東趕出來，對於房東十鎊欠數，除未經付清賬目的“獨立”、十八辨士的動產、從我和他人借去的兩三本書外，並沒有留下

別的東西作為賠償。他的確具有一種高度的才能，能在美國的方式中，清算他的支出對收入的超過額。

偉大的亥爾堡帶着一個所謂少婦來到這裏。我還沒有榮幸得見這神話般的塔克<sup>①</sup>，這自然因為由大洋彼岸反映過來而大大誇張的，這對於賽列是一個危險的競爭者。他已經將班堡格完全制服了，稱之為“小兄弟”，並稱老阿姆協爾為“小伯母”。

關於我們的“評論”，還沒有消息。因季刊的出版事宜，正和科倫開談判。

我一半由於不舒服，一半由於故意，所以在帕爾特尼辦事處和他人集會，只限於公務上的日期。這些先生們既紛紛討論到本會是否無聊，自然只好讓他們去領略彼此談話的愉快。我很少參加。如果隨便加入這些人裏面，次數愈多價值便愈加降低了，我倆都有過這種經驗。尤其是我，要利用自己的時間尽可能地從事生產，對他們實在厭倦了。朋友施蘭姆自許多星期以來，老感着不滿意，終於又相信人家絕不會在他的情緒的自然發展上，安置障礙物，才逐漸具備了那種適應模範宿舍的脾氣。

大風車<sup>②</sup>方面因法庭的判決引起十六鎊的損失，發生大激動。勒曼特別動火。非到鮑威爾和普飛德爾在歐洲一切報紙上公開地被斥為盜賊和罪犯，他的怒火是不會平息的。小鮑威爾現在自然懷着不快的、道德的憤怒，主張每一分文的支付，無論是給大風車或一個公開的救貧箱，都是對英國法庭一種不可原恕的侮辱和“資產階級的一種承認”。

同時，大風車街的大人物已經體驗到如下的一種勝利：

---

① 疑係華爾德·斯各脫的“撒克劫後英雄略”（“Ivanhoe”）中羅賓漢的朋友托鉢僧塔克（Friar Tuck），其人矮胖、幽默、好自吹，且服飾奇怪，不脫法蘭西斯派的習氣。——譯者

② 大風車街為“共產主義工人教育聯合會”的所在地。——譯者



**“致各國民主義者：**

公民們：被放逐到英國的亡命者，並恰因此站在一个較好的地位，所以評判大陸的政治運動（注意！他們在敢於越過主詞、連接詞和說明語而作成的這單一的句子中，有直接文法上的錯誤，無論如何必須說：而且是比你們站在一个較好的地位，所以），我們已經偵察同盟列強的一切聯合，並能主動地加以監視，它們準備對法蘭西作一種新的侵略，北方的哥薩克人在這裏（很好！）是他們的共謀者所期望的（再一次所期望的），以便在它自己的家鄉（巴退爾米和坡退的出生地）消滅世界革命的火山。——歐洲的君主和貴族已經意識到，正是建築堤防去防止勢將沖毀他們動搖的寶座的人民浪潮（不如說：人民的頹喪）的時候了。——在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巴威、漢諾威、符騰堡、薩克遜，末了，在德意志的各邦中，已經招募無數軍隊，並聯合起來了。（軍隊……已經聯合起來了！）在意大利有十三萬人威脅瑞士的邊界。復拉耳堡被八萬人佔領。萊茵河上游被八萬人——符騰堡人、巴登人和普魯士人——塞滿了。美因河八萬巴威人和奧地利人所監視。當三十七萬人佔據我們所指出的地點時，普魯士已動員二十萬兵士，準備（原來如此）闖過比利時和法蘭西的邊界：荷蘭和比利時受着聯合國的壓迫，將以一種十五萬人的軍隊支持侵略運動。波希米亞駐有十五萬人，只要下一道命令，即可和美因軍隊聯合，這便組成二十三萬人了。維也納附近集中了八萬人。三十萬俄羅斯人駐在波蘭，八萬人在聖·彼得堡周圍：這些軍隊總共約構成一種一百三十萬人的兵力，一有信號，就隨時發動攻擊。在這些軍隊後面，同樣（！）站有十八萬奧地利人，二十萬普魯士人，十萬德意志各公國所召集的兵士，和二十二萬俄羅斯人，隨時可供應用。這些軍隊共形成七十萬人的預備軍，還不算莫斯科的阿提拉從亞細亞內地突然召來的無數（原來如此）野蠻遊牧民，像從前（！）一樣地把他們拋到歐洲的文明上。德意志各報（在一種

註解中从“新德意志報”上引用一小節为呂寧鼓吹)和我們所得的特別報告,使我們知道列强的秘密計劃,它們的全权代表於十月二十五日在華沙集会。在这个(!)会中議决,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当發生一种假战(見鬼,这样的外交策略!),作为動員兵士的口实,而此等兵士是要依照沙皇的意志,轉变为盲目的工具和兇橫的暗殺者,去摧毀自由的防護者(妙!)。眼見此等事实,對於人們已經開始(!!)虐殺一切共和主义者的行動,此刻正加以組織,便不復有怀疑的餘地了。一八四八年六月事变慘酷的殺戮和跟着出現的放逐——奧地利破坏並奴役了匈牙利——法政府的兵士們於消滅羅馬共和國後,將意大利交給教皇及耶穌会會員,这一切並沒有和緩我們仇敌的憤怒:他們對於一切为着普遍自由的勝利而鬥爭的人民,夢想加以奴役。民主党派如不加警惕,波蘭、匈牙利、德意志、意大利和法蘭西馬上会陷在尼古拉野蛮軍隊的暴行中,他为鼓勵野蛮人戰鬥起見,竟允許他們蹂躪並掠奪歐洲。——眼見这种威脅我們的危險,起來!起來!……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波蘭和匈牙利的共和主义者!从麻痺中振作起來呀(樸特<sup>①</sup>·沙配尔和威里系!),这种麻痺摧毀了我們的力量,並使我們的压迫者容易獲得勝利!起來!……我們要使勤勞和榮譽的日子接着現在的閒惰和恥辱的日子而來到,而自由的神聖戰爭已替我們準備了这种日子!當你們認識了我們指出的危險時,你們会和我們一样懂得,还要更長久地等待对共同敌人的攻擊,簡直是發瘋了;我們必須準備一切,對於那种包圍我們的危險,要先發制人!(要出現在包圍你們的事件之前!)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公民們,我們的拯救全在自己: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們受了过去实例的教訓,對於將來的种种背叛,必須有所準備。我們要避免、尤其要避免外交詭計的蛇蝎(!)对我

---

① 原文为 Pott, 疑係沙配尔的綽号, 但不知由何而來。——譯者

們佈置的陷阱。在這個時節仿效梅特涅和塔力藍，就是窒息革命的火炬，同時他們要藉自己準備的侵略，在法國煽動一種民族戰爭，在這種戰爭中，人民為着仇敵的利益，互相毀滅了自己的解放。不，公民們！不再要民族戰爭！專制主在他們自行劃分的民族間建立起來的障礙物，今後對於我們是崩潰了，熔合的（真正是：熔合的）各民族還只有一種旗幟，而我們已經用我們烈士們未曾白流的熱血在這旗幟上寫着‘民主的和社會的世界共和國’。”代表他們的團體是：“倫敦流亡法國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委員會會員：亞當（康勃萊爾）、巴退爾米（伊麥努爾）、卡珀洛（保林）、范諾<sup>①</sup>、谷特、梯也里、微狄爾（朱里斯）；倫敦波蘭民主支部常設委員會代表：薩華次基微次、華斯基洛斯基；德意志亡命者和德意志工人協會社會民主委員會會員：狄茨（奧斯瓦特）、吉柏特（阿·）、梅耶（阿多爾菲）、瑟特泥（奧·）、沙配爾（卡爾·）、威里系（奧古斯特）；倫敦匈牙利民主協會代表：摩林那里、西門易。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於倫敦。”

這種東西如果不是臭蟲蟲子的好養料，那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賴得律-]羅蘭、馬志尼和魯格等致德意志人的宣言，要求他們唱彈唱詩人的歌，並回憶他們的祖先叫“法蘭克人”，而普魯士王已經決定讓奧地利來敲門了，我讀了這篇宣言，覺得世間不能有比這還更蠢的事。但是不！像“祖國”〔<sup>2</sup>〕所稱的較小的諸神，如干諾、卡珀洛、谷特的宣言，即具有同一內容，正如“祖國”正確的批評，可是沒有手腕，沒有体裁，只有弄蛇蝎、逞暗殺和割腦袋這些最貧乏的宣傳者的花樣！“獨立”從這種傑作中引出一些句子，說明這是民主黨派中最不重要的兵卒們所草擬，雖帶着保守的性質，而這些可憐的鬼怪却將它送給他們駐倫敦的通訊員。他們渴望付印。“獨立”為着予以懲罰，不提及任何名字，而“祖國”也只指出

① 原文作 Fanon，一九二五年斯圖加特版作“干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人名索引中“干諾”這一個名字下則謂代替范諾是錯的。——譯者



上面三个人名。他們要完成这糟糕的事件，特請一个落後的手藝工人(这个人昨天將此悲剧告訴了普飛德尔)从這裏帶五十份往法國。离布倫不远，他將四十九份拋入海中了，这个工人兄弟在布倫因缺少護照，被送回倫敦，並宣言：“他現在要往波士頓。”

祝好，並請寫回信來。

你的卡·馬克思

附帶地說！寫一次信給可敬的德郎克罷，以便使他为同盟的事務寫回信，並且不僅在接到催促信的場合才回答。關於科倫的先生們，還沒有消息。衛登麥尔提及“豪德”，——他的全身皮膚在德國受了損害，現在再來到這裏，說“原來是一个勇敢的青年”。

你願意寫些什麼，必須鄭重考慮一下。英國不要寫，因为它已有兩個題目在寫，連同亞卡利阿斯的，也許有三個了。關於法國，也不要講得太多。你不能結合馬志尼最近的著作，包括可憐的意大利人及其革命寫點東西嗎？（他的“共和國与君主國”等等，連同他的宗教，教皇一類的東西。）

[馬克思夫人附筆]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我們因我在憂患時期養育的可憐孩子小宝宝的夭折，受了一次重大的打擊，您對这种命运表示友誼的同情，使我得到很多安慰，尤其是当我在最近痛苦的日子中，抱怨我們的朋友施蘭姆時，更為如此。我的丈夫和我們大家因不能和您長在一起，都時常怀念您。然您離開這裏，踏上了變成大紗廠主的最好的道路，又令我十分欢欣。在兩個怀有敌意的兄弟間，您只須坚决地打進去；这种鬥爭必然使您对那受尊敬的爸爸站在不可缺少的地位上，我看您在精神上表现出是年青一代的弗利德里赫·恩格斯，但又能作为年長者的侶伴。最好自然是：不管紡織業怎样，您仍舊保持向來的佛里慈的样子，用三个最大的民主主义者腓特烈·威廉第一<sup>①</sup>、金

開爾和馬志尼的話來說，“對自由的神聖事業是不會疏遠的。”關於這裏的污物，卡爾已經告訴了您一些；我還要加上一點新的。癡肥的豪德〔3〕在德意志各地旅行後，受了許多譏謗，落去了一身肉，並在注視一個人時，跌了一交。獨裁者河馬〔4〕那裏來了一匹來源可疑的小河馬，大風車騎士霍亨索倫的威里系利用一些有資格的山賊和浪人來增加他那高貴的衛兵。然我們自己的人只能用幾個借來的辨士，苟延性命。林斯現在布郎士外喜公爵處做喝采者，獲得幾個錢，公爵又在法庭上講講話。

在最近波蘭的宴會中，法、德、匈、波的蝦蟆們（威里系、飛厄斯基和亞當等）曾經聯合起來，吵得煙霧喧天。此外，我們對於這夥人別無所聞。昨晚我們參加了瓊斯對教皇史的第一次演講會。他講得非常動人，在英國人看來是前進的，但在我們經過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嚴格訓練的德國人看來，便不算什麼。可憐的哈尼因氣管潰瘍，病得要死。還不能說話。一個英國醫生替他開過兩次刀，傷處沒有痊癒。他的“紅色[共和主義者]”〔5〕改稱“人民之友”。今天算是夠了。孩子們談到安格斯叔叔，話真來得多。親愛的恩格斯先生，小提爾遵照您的可敬的教導，唱起那隻“打結的皮裘和鬆散的掃帚”歌，非常出色。

我們希望聖誕節能見到您。

您的燕妮·馬克思

- 〔1〕 比利時自由主義的報紙。
- 〔2〕 巴黎的日報。
- 〔3〕 Haude, 原信作 Haute。
- 〔4〕 指卡爾·沙佩爾。
- 〔5〕 哈尼的雜誌。

---

①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處僅譯為“腓特烈·威廉”，編者在後面方括弧內加註為“第四”，本書德文版索引中亦僅列“腓特烈·威廉第四”，無“腓特烈·威廉第一”，疑係作者筆誤。——譯者

#### 四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近來竟是意外地忙碌，並有其他障礙，使我脫出生活常軌，妨礙了寫作。因此延遲了回信。

于諾、卡珀洛、谷特的宣言，就內容和形式講，真是一種傑作。大言炎炎達到了它的最高表現，巴退尔米先生終於給世界一個例子，露骨地說明那是什麼。大理石做的人的軍隊配置是同樣地有趣的；這個好人對於奧地利軍的最大部分隊伍作兩倍估計，和報上最膚淺的材料所指証的一樣。此外，厚顏無恥的事也扯得太遠，甚至談到一八四八年以來的一切羞辱和一切民族現有的情調，尤其是蝦蟆們〔1〕的情調，以及人民潮流有消滅君主的威脅。內中集合的人名簡直是整個事件中最美麗的特點。像這樣的一個歐洲會議從來沒有見過。賴得律-羅蘭、馬志尼及其同夥們因這種兒戲正式保持了某種重要性。但我想知道，內中一個無用的人薩華次基微次、比起賴得律[-羅蘭]的波蘭人德拉茨來，有什麼差異，還有兩個匈牙利人超出馬志尼有多遠。沙配爾和魯格簡直站在大致相同的地位上，如果不是螳螂狄茨在天秤上對新歐洲委員會增加一點重量，這些先生們未必能支撐得住跟他們原來的競爭了。

我新近到過約翰·瓦茨處，這傢伙似乎很會投機，現有一片大得多的商店在第恩門，地段較高一點。他已經成為一個完全急進的小市民，除教育運動外，不關心別的事情，崇拜道德的力量，並承認蒲魯東君為他的先生和老師。他翻譯過“經濟的矛盾”〔2〕和其他東西，喪失了許多金錢，因為英國工人還沒有充分的“教育”，足以了解此等有名的作品。他告訴我各種不同的事件，表現他很懂得藉他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廣告，去推進自己的裁縫業。



他在教育委員會中和从前激烈的反对者非正常的耶穌教教士們友善地坐在一起，並讓他們对他那晚很有才幹的演講，時時表示欢迎。我以为这家伙在这种变态中似已喪失了一切智能；自此以後，我沒有再去过。在英國資產階級的穩定中，經過這一類轉變的人，自然欢迎蒲魯东；虽然在外表上看，前進得最远，比歐文还远，但他畢竟还是一个十分可敬重的人。

關於馬志尼君以及意大利史的寫作，我並不反对。可是除在“紅色[共和主义者]”上面的东西外，馬志尼的一切著作我都没有。聖誕節前寫不出东西，因为我过一星期还要來倫敦。那時將携帶着必要的东西。到了那个时候，我們也許还会想起什麼。

讀过你夫人友誼的附筆，非常感謝。我和那个紗廠主相处还不十分坏，我的父親大人似乎不会讓我長久留在这裏，超过絕對必要的時間。这我們將會看到的。彼得·厄門像狐狸一样，尾巴被鉄吊住，在这裏跑來跑去，只想繼續困擾我——这蠢鬼相信他是可以激怒我的！

給德郎克的信已經寫了。

祝你的夫人和孩子們好。

你的弗·恩·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於曼徹斯特。

〔1〕 指法國的小市民。

〔2〕 蒲魯东的著作。

五〇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〇年]  
十二月十九日

倫敦，十二月十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我受卡尔的委託，寄六份“新萊茵報”<sup>①</sup>給您。哈尼好了一點，

他希望您送一份給赫楞·馬克法雷〔1〕。您想，叔柏特這無賴對於挨塞的三百份，要有現金才肯交付，而瑞特那驢子完全發脾氣了。卡爾因此要寫一大批信，您知道這對他是怎樣一回事。科倫的人們驅逐威里系及其同夥的宣言，連同新章程和傳單等件，昨天公佈出來了。科倫人這一次分外地堅強、活動，並且完全堅決地對抗這一羣卑鄙的人。您想，威里系參加干諾和卡珀洛的〔2〕宣言第一次的恥辱，還認為不夠，這些大人物又發出第二次書信。威里系竟給紅色柏克三道命令，送交科倫的民軍，從倫敦命令他們暴動，每營推舉一個臨時政府，罷免全體文武官吏，必要時並予以槍斃。然科倫的民軍現駐在萊茵冷靜的河邊的祖國城堡中，非常愜意地在飲酒，並瞎談政治。威里系如果沒有資格進瘋人院，我不知道還有誰配進去。沙配爾已經弄到一張漢堡的護照，現在要自行擔負豪德的〔3〕秘密使者的任務。幸運呀，河馬！

德郎克也已經寫過信了。摩西的妻子又對自己的丈夫提出說他是共產主義者的頭目。然您馬上會來，將親自聽到並看到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卡珀洛派的人曾於夜間毆打紅色華爾夫，這紅傢伙便促成味格雷的被捕。威里系自味格雷被宣告有罪後，於翌晨用二十先令將他贖出來了。

我們馬上會在這裏看到您，大家都非常歡喜。

您的燕妮·馬克思

[封面]

大杜西街七十號

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先生

〔1〕 Helen Macfarlane, 原信作 Helen Macpherlen。

〔2〕 Caperonschen, 原信作 Canneroschen。

〔3〕 Haudesche, 原信作 Haute'sche。

① 係指“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譯者

一八五一年

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六日

一月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如果可能的話，回信請將錢寄來，極為感謝。我的女房东很窮；現在到了第二個星期還沒有付房錢，她顯出很兇的樣子來。

昨天出席支部會議的是華爾夫；却不是李卜克內西和施蘭姆。通過新章程，我把這臭東西無定期地延展下去了。

你的卡·馬·

我們的“評論”<sup>①</sup>也許在瑞士從新出版。做點東西罷，使我在必要時對於稿件有所準備。

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七日

倫敦，一八五一年一月七日。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寫信給你，是為着對你提出一個理論上的小問題，自然是屬於政治經濟學性質的。

從頭說起，你知道，照李嘉圖的理論說來，地租並非別的東西，不過是生產費與土地生產物價格間的差額罷了，或如他的另一種說法：只是那最劣的土地為補償它的費用（佃農的利潤和利息總是

---

① 係指“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譯者



包括在此等費用裏面的) 必須出賣的價格和最优的土地能够出賣的價格間的差額。

依照他對自己理論的解釋，地租的增加證明：

一、較劣質的土地總是被開墾，或者同量資本連續使用於同一土地上，不能獲得同樣的生產物。一句話：土質是和人口對它要求的加多，必定是在同一比例中變劣的。土地變成相對地愈加貧瘠了。馬爾薩斯就在這裏找着了他的人口論的真實基礎，而他的學生們現在也在這裏尋求自己最後的避難所。

二、當穀物的價格增加時，地租才能增加（至少經濟上是合法的）；當穀價下降時，地租必定下降。

三、全國的地租總額如果增加，那只能由此來解釋：大量的相對較劣的土地被開墾出來了。

現在這三個命題處處是和歷史矛盾的。

一、隨着文明的進步，較劣質的土地總是加以開墾，這沒有疑問。但科學和工業進步的結果，這種較劣質的土地和從前的優良的土地對比，是相對地較好的，這也同樣沒有疑問。

二、自一八一五年以來，穀物的價格從九十先令降至五十先令，在廢除穀物條例之前，並且降至此數以下，這樣的下降雖不規則，却是繼續的。地租則不斷地增加。英國是這樣。大陸到處有相應的變化。

三、我們在一切國家所發現的，如配第曾經指出的，是：當穀物的價格下降時，國家的全部地租的總額增加了。

這一切中的主要問題仍是使地租的法則和一般農業豐產的進步相符合；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歷史的事實，在另一方面，也只有這樣才能剷除馬爾薩斯的減退論，他所謂減退，不僅是勞動力，而且也是土質。

我想這件事可以簡單地解釋如下。

假定在農業發展的某種狀況下，一夸脫<sup>①</sup>小麥的價格為七先令，而付出十先令地租的一畝最優良的土地，生產二十蒲式耳。所以一畝的收入 =  $20 \times 7$ ，或等於一百四十先令。在這個場合，生產費是一百三十先令。因此一百三十先令就是所耕種的最劣質土地的生產物的價格。

假定農業現在一般改良了。我們以此為前提，同時假定科學、工業和人口也在增長。土地因改良而一般增長的豐產，以此等條件為前提，這和僅因偶遇豐年而出現的豐產增進是不同的。

小麥的價格每夸脫從七先令跌至五先令。最優良的土地，天字第一號的土地，從前生產二十蒲式耳，現在生產三十蒲式耳，所以現在得到的不是  $20 \times 7$ ，或一百四十先令，而是  $30 \times 5$ ，或一百五十先令。這就是說：地租現為二十先令，而不是從前的十先令了。不納地租的最劣的土地，必須生產二十六蒲式耳，因為依照我們上面的假定，它的必需的價格為一百三十先令，而  $26 \times 5$ ，正等於一百三十先令。改良，這就是說科學一般的進步（這和社會、人口及其他的總進步是攜手並進的）如不十分普遍，使必須耕種的最劣的土地能夠生產二十六蒲式耳，那穀物的價格即不能跌至五先令一夸脫。

二十先令的地租如以前一樣地表現最優良的土地上生產費用和穀物價格間的差額，或最劣土地生產費用和最優土地生產費用間的差額。一種土地對它種土地總是和從前一樣，相對地貧瘠些。但一般的豐產却增進了。

所假定的只是：穀物的價格從七先令跌至五先令，而消費則以同一比例增加，或生產力並未超過需要，故能期待有五先令的價格。但價格由七先令跌至五先令倘若是由於例外地遇着大豐年，

<sup>①</sup> 夸脫疑係蒲式耳之誤，以下同。——譯者

这个假定是完全錯了，而应用於一种逐漸的並由生產者自己促進的丰產增加的場合則完全必需。無論如何，此处所討論的，只是關於这种假設的經濟的可能性。

由此推論出來的是：

一、虽然土地生產物的價格跌落，地租却能够增加，然李[嘉圖]的法則仍是正確的。

二、李[嘉圖]在最簡單的命題(不管它的应用)中所提供的地租法則，不是假定土地丰產的減退，而是(不管隨着社会發展，土地丰產一般增加)假定各种土地的不同程度的丰產，或資本連續使用於同一土地上所產生的不同的結果。

三、土地的改良愈普遍，它所包括的不同種類的土地便愈多，虽然穀物的價格普遍跌落，但全國的地租總額是可以增加的。拿上面的例子來說，唯一的問題是：生產二十六蒲式耳以上、沒有正好生產三十蒲式耳、而價格為五先令的土地數目有多少，這就是說，介於最優良和最劣的土地間的各种各樣的品質有多少。這和最優良土地的地租率沒有關係。這一般和地租率沒有直接的關係。

你知道，關於地租的主要妙處就在：地租是由平均不同生產費用的結果的價格而產生的，但這種市場價格的法則並非別的東西，不過是資產階級競爭的一種法則。即使在資產階級的生產被剷除之後，這個癥結仍舊存在：土地相對地愈加貧瘠，同樣的勞動所創造的愈來愈少，雖然不再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之下那樣，最優良的土地和最劣等的土地所供給的生產物同樣昂貴。可是依照上面所說，這種顧慮是站不住腳的。

請將你對於此事的意見告訴我。

我用這樣一堆廢料疲勞了你，特附上辛辛那提大·大 (Magnus Groß)①(雙料的大! 最大的大!)(doppelt größer Groß! Allergroßter Groß!)博士的一束書信，使你開心一下。你將發現，大先生



(Monsieur Groß) 如說不上偉大 (grand), 的確也不失為大 (gros)。小推列林第二。一切科不林士人是彼此相似的。這束信仍請寄還, 你如有工夫並高興的話, 望寫幾句話給德郎克。

你的卡·馬·

### 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一月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郵匯一鎊, 詳細手續如前。我的買主——我們的賬房——近來似乎已經付出很大的數目, 不願再從廠中突然取出太多的錢。他不願同意——我不能逼迫得太厲害, 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因遊倫敦的旅費, 支出很多, 否則很願全數寄上; 今天只限於履行一個平常收貨人的義務, 寄給你價值一半的付款單。其餘的一半至遲於二月初寄出, 要是廠裏給父親的付款書——付我的數目包括在內——發出了, 也許還能提早。

瓊斯曾來這裏, 並在敵人自己的公共集會中出面對抗。李赤和杜諾凡反對他。辯論並不是恰如所期望的。雙方都有小的戰略, 提出許多醜史去滿足某些倫敦式的快意。瓊斯方面有傑出的演說口才。對方的李赤非常沉着, 但時有極端荒謬的說法。杜諾凡是一個卑鄙的、陰謀的土霸。此外, 瓊斯因“新萊[茵]報”的影響和我的出席, 迫得宣佈自己是紅色共和主義者和土地國有的信徒。反之, 李赤以協作社的完全代表出馬, 而且在這範圍內, 他們的確也拋棄了政治的煽動。此等社在蘭開夏現在似乎很多, 瓊斯和他

---

① 這是一種文字上的遊戲, 這人的名字 Magnus Groß, 前一字為拉丁文的“大”或“偉大”, 後一字為德文的“大”或“偉大”; grand 在德文中意思也是“大”或“偉大”, 但 gros 一字在法文中有“大”的意思, 也有“粗大”、“厚大”、“粗笨”的意思。——譯者

的朋友們恐怕它們經過和憲章派的任何聯盟，要將憲章運動掌握在手中。這種情形便說明了哈尼為什麼對它們作某些認為妥善的讓步。

瓊斯在這裏出席的結果，一切正如人們所預期；他提出承認倫敦執行部的問題，作為他和曼徹斯特憲章派會議間決定的因素，李赤及其同志們雖花費三點鐘的工夫，集合他們的人來參加會議，並有一種相當數目的人出席，但票數的分配是相等的。起初，這會是一個純粹偶然的（李赤曾計算瓊[斯]在九點鐘前不能來，但八點鐘他已經到了，李赤很不高興），瓊[斯]受到熱烈的歡迎。

瓊斯在他想獲得或愈加依附的憲章派的團體中並不像在我們中間一樣天真。他很機警。也許稍微過火一點——我們這些人至少“察覺這種意向”。

關於哈[尼]在這裏的朋友：一是一個無聊的蘇格蘭人，具有無限的感情，喜歡滔滔不絕地閒扯；二是一個堅決的和易怒的小伙子，講到他的智力，我還弄不清楚；三為哈尼未曾對我說及的羅伯特生，我以為是其中最具有理解力的一個。我將看一看，和這些人組織一個小小的俱樂部；或經常地集合一起，並和他們討論宣言。哈尼和瓊斯在這裏有一批朋友，鄂[康諾]有一批隱蔽的敵人，但在他沒有作莊麗的當眾出醜的行動之前，是不會——正式——被打倒的。此外，瓊[斯]在會中說及鄂康諾和梭諾爾咨，絕少敬意。

關於我的一種好消息，據這幾天妹夫的報告：我提議的美國業務員在倫敦，經過兩人的談判後，覺得我不是他的營業中需要的人。所以美國的事是無定期延緩了，因為現在沒有我的許可，不能作出新的計劃。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一月八日於曼徹斯特。

#### 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竟像死一樣的沉寂。現附上：一、奧斯瓦特·狄茨在“巴塞爾國民報”上反對普飛德爾和鮑威爾的宣言，二、魯格君和斯特魯威及威里系合夥做的反對我們的饒舌論文。至多在兩天之內，必須將這種垃圾寄還，並告訴我，對於第二種東西應當怎樣辦。你如願起草一種宣言，也請寄來。

康·施蘭姆將自行發表宣言。

你對於阿塔·特洛爾〔1〕和隱在他後面的“卓絕而堅決的斯特魯威”以及“勇敢的威里系”這傑出的手法怎樣說？這有一點厲害。報是我偶然從班堡格處得來的。否則誰看到、誰又知道這民主派的機關報“不來梅日報”？

鮑威爾和普飛德爾自然不會回答，他們此刻似乎以沉默為最得計。

沙柏利茨對於我們的“評論”的繼續出版願意承印，柏克對於我的論文的出版願意照辦，但還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我對於叔柏特君至今沒有採取我的一切措施。霍卜特如能找着一個律師擔任那件事，是會對他進行訴訟的。

馬麗和麗子可好？尤其是你，好嗎？哈尼同皮拍及亞卡利阿斯等曾在我這裏談了一晚，很快活，直至他的“親愛的妻”半強制，半拖拉，才互相偎倚着離開我們。

你的卡·馬·

〔1〕 指魯格。



## 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說我竟像死一樣沉寂，我覺得你真會打趣，同時對於這句諛而虐的話，自願不作同樣的回敬。

蓬麥綸魯格<sup>①</sup>的笨拙的奸謀真是無邊無際。你如起草一種宣言，由我們共同簽名，是最簡單的办法。詳細的个人批評如有必要，可以附在附件中，由我們分別簽名。不知是否要由我私自加上一點東西，除非我在商業地位上維持完全的獨立，並且我的“原則”是不讓人命令我簽名於對上帝的動人申訴上（像魯格君不管他從前無神論的大言如何、讓他的上司馬志尼命令他那樣的），我採取了這條路綫，免得陷在過民主乞丐生活中——這是魯[格]君反對我們時提拔出來的其他庸俗人所欣然享受的——或類似生活的命運中。你是否認為這一着是必要的，望寫信告我。

此外，這論文連同它的道德的憤慨和天大的謊言，予人以絕好的嘲笑資料。同時並指出魯格陰謀的痕跡。魯[格]君和馬志[尼的]歐洲委員會必定引起忠厚的杜隆<sup>(1)</sup>牧師的注意，在這種北德意志及下薩克遜叫囂的民主派人和不來梅的、無味的、娛樂文學的饒舌配合之下，堂皇的馬志尼宣言可以在德意志找着一種唯一適當的地皮，這是自然的。這些先生們的開明態度必定在朗格和馬志尼以及回到上帝去的魯格處找到心愛的同盟者，和歐洲固陋的民主派最大的人物站在一起，做光榮的正式通訊中的“德意志委員”，必定使軟弱的杜隆<sup>(1)</sup>牧師自然甘心忍受最大的污辱，來反對“新萊茵報”“輕浮”和無神論的人們。魯[格]自從幻想這“評論”死去以

<sup>①</sup> 魯格是蓬麥綸省人。——譯者

後，才具有那種勇氣。但我以為他只是自欺，在短時期內，他的滑稽的腦袋將被一個霹靂震醒。

我們為着這篇論文，既不能打起喧天鑼鼓，又只能在“不來梅日報”上答覆，那末，經過杜隆〔1〕爸爸的朋友紅色柏克〔2〕，秘密讓杜隆工作，不好嗎？就這些卑鄙的事實看來，不是這樣，我們對於自己的答覆被接受一點，便沒有把握了。

可是有了施蘭姆愚蠢的行為，以及在他兄弟處批評這篇論文時所說的不加思慮的大話，才鼓起這些驢子的勇氣，使反對我們——所謂“為眾所棄的孤立者”——的卑鄙勾當爆發出來，這是十分顯明的。這個人自己現在會看出，他變成了工具，是何等卑劣，他也必須看到，他的愚蠢誤事，比別人為多。偉大的魯〔格〕从不諂諛他，然對推列林却多少這樣幹過。“康·施蘭〔姆〕，不要弄錯！”這傢伙現在幹什麼？此事並不重要。偽善的和謬誤的饒舌，拙劣的和含糊的阿諛，以及道德的傲慢——幸而我們曾經抵抗了完全不同的襲擊。只有一點令人不愉快，即這件事很使你的夫人受刺激，在目前的狀況下，不免遺憾。

下星期我將在“人〔民〕之友”〔3〕上相當地非難歐洲委員會；並已經告訴哈〔尼〕。現在必須結束此信，賬房間要關門，馬上要錯過郵寄時間了。下次再詳談。

你的弗·恩·

星期六。

〔1〕 Dulong, 原文作 Dülon.

〔2〕 即赫爾曼·柏克。

〔3〕 哈尼的報紙。

五六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五  
日前後]①

一八五一年一月〔1〕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我的丈夫囑將致韋尔特的一封信寄給您。望附在您的信中寄去。紅色華尔夫已經用机器做了一双新鞋，公民李卜克內西愈加變得嚴肅而堅貞了，施蘭姆唱起悲歌來了，以後沒有再見過。孩子們讓我問候恩格斯，我的丈夫在圖書館裏，並將全部時間花費在那裏。

竭誠問好。

燕妮·馬克思

〔1〕 日期是恩格斯補寫的。

五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威廉·皮拍附筆 一八五一年  
一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接到附寄的宣言，請簽上名字。這絕不能寄給杜隆<sup>(1)</sup>，因為魯格已經成為“不來梅日報”的共同所有人。此物必須寄交一種保守的報紙，即不來梅的“威塞爾報”。寄宣言時，請寫信給此報的編輯部；告訴它給我們倫敦寄兩份來（我的住址第恩街二十八號），同時讓我們知道廣告費多少，怎樣付法。又，不要忘記：那信是要貼好郵票的。

① 這封信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為第五十三信，並估計日期為一八五一年一月初。——譯者



現在投郵迫切，只寫下列各點：

一、我的妻寫過幾行信給你，請將致韋爾特的信轉去，已經照辦嗎？

二、我寄給你的信，連同大·大博士的廢物等等，曾希望回信，收到沒有？倘若沒有，請即向郵局追索。我接到你的信後，當日即寄出那信，大約在兩星期前。

望馬上回信，你對於宣言是否滿意。

你的卡·馬·

宣言後的特別附件，我認為是多餘的。

再者：

也不要忘記寫信給不來梅的編輯部——“威塞爾報”的編輯部——要它注意排列的次序，施蘭姆的宣言是排在我們的後面，而不是前面。附帶地說！你如果真正沒有接到那兩封信，親自在曼徹斯特尋問之後，望寫信來（英文的），以便函詢郵政總局長。因我在兩星期前給你的那封信中說及關於地租的一種新見解，我必須知道你對此的意見。

你的卡·馬·

[威廉·皮拍附筆]

親愛的恩格斯：我必須急切告訴你：你對於馬克思新近函告的關於地租的新理論，完全默不作聲，使他非常生氣。馬克思過着一種十分隱遁的生活，他的唯一的朋友是穆勒〔2〕、羅德〔3〕，如有客人來訪，他不是用應酬話而是用經濟學的範疇接待的。

歸根到底只有和你生活在一起，如想過一種非經濟的生活，如我所愛的，只好——因這裏現在更沒有人好相往來——自恣於一種靜悄的放縱中。此外，我很想抄寫點東西，甚至一半是為着練習作文，能否稍有成就，很是懷疑。聽說你很快活，非常歡喜，下次將花點工夫寫封有系統的信給你。

熱誠的敬禮。

威廉·皮拍

(1) Dulon, 原信作 Dülon.

(2) Mill, 原信作 Mills.

(3) Loyd, 原信作 Lloyd.

## 五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的女管家那个老巫婆，今天經過嚴厲的盤問，才从我房中的一堆書裏找出你七日的那封信，自本月八日以來，它安閒自在地躺在那裏，這對於你的沉默和你奇怪我的沉默，突然得到解釋了。我那天晚上適不在家，她將信隨便放在書上；後來收拾房間，又急忙將另一本書放在信上，在這整個時期中，那堆書沒有動過，要是沒有你的告發，它可以一直長眠至最後的審判日。這個月我倘若是學俄文而不是研究生理學的話，也不致弄出這樣的故事來。

無論如何你對地租的新材料，是完全正確的。李嘉圖的人口增加，土地的豐產總是減少的說法，我向來不信服，就是他的穀物價格老是上漲的話，也從沒有發現證據，不過我對理論方面的懶惰，是人所共知的，雖內心不滿，却也處之泰然，從未徹底去探討過。你的解決是正確的，毫無疑義，你對於地租經濟學家的頭銜，已經獲得一種新的要求權了。世間如果還有權利和正義的話，那全部地租現在至少一年應歸你，而且這還只是你有权要求的最小數目。

我一向不解李嘉圖在他的簡單的命題中，為何把地租說成不同種類的土地生產率的差額，但在證明這個命題時：一、除把愈加貧瘠的土地拿來耕種外，不承認其他要素，二、完全忽視農業的進

步，三、終於幾乎完全拋開了愈加貧瘠的土地拿來耕種一點，老是在一種主張上做工夫，即連續使用於一定土地上的資本，對於出產的增殖，是愈來愈少的。這待證的命題十分明白，而用以作證的理由對於同一命題却是陌生的。你當記得，我在“德法年鑑”中曾根據科學農業的進步，對豐產不斷減退的理論挑過戰——這自然很粗疏，並沒有把有一切關聯的東西都貫徹起來。你現在把這件事弄清楚了，這更是你應當趕快完成並出版那本“經濟學”<sup>①</sup>的一種理由。你如做一篇地租論，譯成英文，能在一個英國雜誌上發表出來，那一定會引起極大的注意。考慮一下罷，我當擔任翻譯的工作。

附上大·大先生[的書信]。下次我將寫幾句話給甜蜜的德郎克，寄給你轉去，今晚大發瞌睡癩，不能再工作了。大·大、威爾黑密和辛辛那提進步的小冊子作者<sup>[1]</sup>是一羣很妙的無賴黨徒！這些傢伙必定真正相信，人們在物質上、道德上和精神上都達到了尽头，以致造成這樣的一種要求。同時這是惹人歡喜的，我對於這些腹地原始森林的救主們及其對德郎克給予報酬的建議，確實發笑了。栖格夫里·威斯博士的“辛辣和尖刻”，被“一個久經忘記了的美人阿多尼斯<sup>②</sup>”“赤色的、刺激的、嘲笑的和多方面的”東西戰勝了。上帝保佑他！

宣言連同必要的指示將於明天寄往不來梅。施蘭姆君最好能將他自己的抄一遍，像那樣草率的寫法也許會發生錯誤。

此地的鄂康諾的會議是由純粹的欺騙結束的。這會議由英國整個憲章派的所謂代表八人組成，代表四個城市：曼徹斯特、布拉德福德、窩靈吞和騷厄比。內中窩靈吞與布拉德福德站在反對派，與執行部有諒解。窩靈吞的代表曼特爾對多數派開個最大的

① 指“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譯者

② Adonis，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為維娜斯所愛，後在打獵時被野豬所殺，因此常用作對於美少年的諷刺。——譯者



玩笑，以下面的動議開始議事日程：即眼見他們的完全無足輕重，並被人輕蔑，本會应当解散，各人馬上回家，明天將強制他們對執行部，也就是對哈尼和瓊斯，投信任票，對鄂康諾也必須投票。關於是否應加入財政改革者一方面的問題，三人投票贊成，兩人反對，三人棄權，鄂康諾也在其列，遺憾的是曼特爾厚着臉皮跑出來對他加以威脅；否則這傢伙是要投贊成票，使自己大大地並不可救藥地見笑於世的。會議的多數派為鄂[康諾]、李赤、馬克-格拉特、葛拉克和某個赫斯特。托馬斯·葛拉克君在星期一宴請鄂[康諾]的午餐席上曾有下面的祝辭：王后：有她的特權，但不復存在了；人民：有他們的權利，但不會更少了。曼特爾是一個狂暴的、不懂外交的急性人，在這裏也阻止了鄂[康諾]為這種祝辭站起來，並替他乾杯。

致韋爾特的信發出了，他在摩洛哥如果不是走得太遠，幾天之內，定可收到。

“今天不多談了。”

你的弗·恩·

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晚上。

〔1〕 指亥恩。

五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三日

一八五一年二月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是在馬麗身邊或其他地方研究生理學罷？在第一种情況下，我懂得這不是希伯來的〔1〕，更絕非俄羅斯的。

我的新地租論只是由一時的勇敢意識帶來的，每個勇敢的人必然向這一方面努力。你既對此滿意，我便感覺滿意。土地豐產

與人類豐產成反比例，必定使一個腰勁堅強的像我那樣的家長深深激動，尤其是我，因為我的婚姻和我的業務相較，是豐產的。

現在只對你提出通貨論的一種說明，我是以黑格爾信徒的資格來研究它，是以“別有”（“Andersseins”）的、“外在的（Fremden）”的研究，總之“神聖的”（“Heiligen”）研究為特徵。

自李嘉圖以後的羅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論，有如以下的說法：

假定我們有一種純金屬的通貨。它在這裏倘若太多，價格一定上昇，而商品的輸出減少。外國商品的輸入必然增加。輸入當超過輸出。所以有不利的貿易均衡。有不利的匯兌率。於是現金被輸出，通貨緊縮，商品的價格開始下降，輸入減少，輸出增加，貨幣重新流回來，總之，情況又回到從前的均衡上來了。

在相反的情況下，恰恰有相應的變化出現。

由此得出一個教訓：紙幣既必須模仿金屬通貨的運動，而在這個情況下代替在其他情況下的自然的法則的是一種人為的調節，那英格蘭銀行於貴金屬條子湧入時（例如因購買政府公債，國庫證券等等），必須增加紙幣的發行，在此項條子減少時，必須減少紙幣的發行，如用限制銀行貼現或出售政府有價證券。我現在主張銀行應當反轉來做，當貴金屬條子減少時，銀行的貼現增加，當條子增加時，便讓貼現納入常軌。以便不加強接近的商業危機。關於這一點，另有機會再談。

我在這裏要分析的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基本原理。我的主張是：即在一種純金屬通貨的場合，這種貨幣的數量及其伸縮，與貴金屬的流出和流入、貿易均衡的有利和不利、匯兌率的有利和不利，也沒有關係，除非有極端的情況，這在實際上永遠不會出現，但在理論上是可能的。托克提出同一主張；不過我在他的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七年的價格史〔2〕中沒有發現證據。

你看，這問題是重要的。第一，全部流通論在它的基本上被否定了。第二，指出信用制度固是危機的一個條件，但危機的進行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下，才和通貨發生關係，即國家的權力在通貨管理上從事狂暴的干涉，可使已經出現的危機惡化，如一八四七年那樣。

下面的說明可以看出這裏的假定：即和貴金屬條子的影響發生密切關係的，是繁榮的營業，上漲並非高昂的價格，資本的過剩與輸出超過輸入這幾點。反之，黃金的流出也發生相應的變化。那些人有了這種假定，便引起爭端。他們不能反對這一點。事實上，在黃金流出之處，可以出現一千零一次這樣的事例，雖則在黃金輸出的國家，其他商品的價格遠低於黃金輸入的國家。例如自一八〇九至一八一一年和一八一二年等的英國，就有這樣的情形。同時，一般的前提第一在抽象上是對的，第二為通貨論者所假定。所以這裏暫時不予討論。

我們假定英國盛行純金屬通貨。但這並不是以信用制度已經停止為前提。英格蘭銀行同時一定轉變為一種存放銀行。不過它的出借當純為現金。如不願以此為前提，那這裏英格蘭銀行所接受的存款，一定表現為私人的儲蓄，所發出的貸款，一定表現為私人的貸款。所以這裏說及英格蘭銀行的存款，只是一種省略，只是不使這進程分散，得由一個焦點統一表現出來。

第一個場合。貴金屬條子的流入。這裏的問題很簡單。有許多資本未經運用，所以存款增加了。銀行為着運用此等存款，一定將利率降低。於是國內的營業擴充。當營業上昇，使增多的通貨對它的經營成為必要，流通才會增加。否則發出過剩的通貨一定因期票的到期，作為存款等等，再流入銀行。所以這裏的通貨不是像原因一樣發生作用的。通貨的增加畢竟是在運用中的更大的資本所產生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在上述的場合，最近的結果是存



款即游資的增加，而非流通的增加。）

第二个場合。問題在這裏真正開始了。假定貴金屬條子輸出。最初是一個金融緊迫的時期。匯兌率不利。此外，歉收等等（或者〔3〕也有工業原料的騰貴）使商品輸入不斷的增大成為必要。假定英格蘭銀行在這樣一個時期的初期賬目如下：

a. 資本.....14,500,000 鎊	政府證券.....10,000,000 鎊
餘額..... 3,500,000 鎊	匯票.....12,000,000 鎊
存款.....12,000,000 鎊	條子或鑄幣..... 8,000,000 鎊
30,000,000 鎊	30,000,000 鎊

在沒有鈔票存在的假定下，銀行的債務只有存款一千二百万。依照它的原則（存款銀行和流通銀行所共有的原則是，它們支付債務的現金只能佔三分之一），它的八百万貴金屬條子是多了一半。為着獲得更多的利潤，它將利率降低，貼現增加，例如達到四百万，這是因穀物等等而輸出的。於是銀行的賬目為：

b. 資本.....14,500,000 鎊	政府證券.....10,000,000 鎊
餘額..... 3,500,000 鎊	匯票.....16,000,000 鎊
存款.....12,000,000 鎊	條子或鑄幣..... 4,000,000 鎊
30,000,000 鎊	30,000,000 鎊

由這種數字所產生的是：

當商人們必須馬上輸出黃金時，最初是對着銀行的條子準備金採取行動的。此項輸出的黃金減少了銀行的準備金，却絲毫不影響通貨。這四百万是躺在銀行的地窖裏或放在開往漢堡的一艘船上，對於通貨全是一樣。這終於指出，一種重要的貴金屬條子的流出——這裏是四百万鎊——絕不會普遍影響國內的通貨或營業。當這整個時期，條子準備金和債務對比，是太多了，須依着債

分降到正当的比例上。

c. 但我們假定，必須輸出四百万的狀態繼續存在，如穀物缺乏和棉花價格上漲等等。銀行將為着它的安全着想。它提高利率，並限制貼現。因此對商業界加了壓力。這種壓力的影響怎樣呢？它會觸及銀行的存款，銀行貴金屬條子依比例減少了。存款如果減到九百万，即少去三百万，這三百万必須從銀行條子準備金中取出來。所以此項準備金對九百万存款必定降為（四百万中減去三百万）一百万了，這種比例對於銀行自是危險的。銀行對於條子準備金如要保存到存款的三分之一，自會將貼現減少兩百万。

於是賬目如下：

資本.....	14,500,000 鎊	政府證券.....	10,000,000 鎊
餘額.....	3,500,000 鎊	貼現的票據.....	14,000,000 鎊
存款.....	9,000,000 鎊	條子或鑄幣.....	3,000,000 鎊
	<hr/>		<hr/>
	27,000,000 鎊		27,000,000 鎊

由此所產生的是：輸出一經大到使條子準備金對存款達到正当的比例，銀行即提高利率，減少貼現。但對存款開始發生影響，存款減少的結果，使條子的準備金減少了，這不過是在票據貼現更大的比例中進行的。通貨不會受絲毫影響。提去的條子和存款，有一部分填滿了國內流通中因銀行緊縮通融資金所產生的真空，另一部分移到外國去了。

d. 假定穀物等的輸入繼續下去，存款降到四百五十万，銀行為着對債務保持必要的準備金，必定將它的貼現再減去三百万，其賬目如下：

資本.....	14,500,000 鎊	政府證券.....	10,000,000 鎊
餘額.....	3,500,000 鎊	貼現的票據.....	11,000,000 鎊
存款.....	4,500,000 鎊	條子或鑄幣.....	1,500,000 鎊
	<hr/>		<hr/>
	22,500,000 鎊		22,500,000 鎊

在这种假定下，銀行的貼現从一千六百万減到一千一百万，即減去五百万。流通中不可少的需要由取出的存款來補充。但同時是資本缺乏，原料價格高漲，需要減少，所以營業減少，終於流通減少，必要的通貨減少。通貨过剩的部分必定作为支付輸入品的条子送往外國。最後通貨將受影响，当条子準備金減少到存款最低的必要比例以下時，通貨才会減少到它的必需量以下。

對於上面所說还有要注意的：

一、銀行可以不減少貼現，而出賣它的公債，在这种假定下是不利的。可是結果是一样的。銀行不減少自己的準備金和貼現，必定減少那些將貨幣投入公債中的私人的準備金和貼現。

二、我在这裏是假定銀行有一种六百五十万的流出。一八三九年發生过一种九百万至一千万的流出。

三、在一种以純金屬通貨为前提的進程中，和在紙幣中一样，可能繼續停止支付，十八世紀的漢堡便發生过兩次。

請馬上回信。

你的卡·馬·

(1) 即不是“波希米亞的鄉村”①。

(2) 指托克的“價格史”。

(3) 刪去了“定量輸入”數字。

## 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地圖集的殘餘金一鎊，可惜我不能早些寄給你。

你如看到哈尼，請告訴他，本週末至少可以从我处得到關於大陸民主主义的一批論文的前一半——此等論文的劃分是以每一單

---

① 按“波希米亞的鄉村”這是一種譬喻，意思是說：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譯者



篇的字數不多於他的“人民之友”兩欄至兩欄半為標準。我在上述的口實下，對於全體正式的民主派將予以譴責，把它——包括馬志尼、賴[得律]-羅蘭等——和財政改良論者並列起來，藉此使之在英國無產階級的面前受到猜疑。歐洲委員會會很好地感覺到這一點。那些先生們將個別地受到非難。如馬志[尼]的著作呀，賴[得律]-羅蘭在一八四八年二月至六月有名的英雄事業呀，還有魯格君，自然也不會遺漏的。我將對意大利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十分明白地宣佈，他們在一切現代問題上應閉口。這事件以及哈[尼]用馬志[尼]等的乞憐信所幹的欺詐勾當，是太可惡了，但既沒有別的办法改造他，我必須在他自己的報上揭穿這些傢伙的荒唐和卑鄙，在英國憲章主義者的面前暴露大陸民主派的秘密。一篇詳盡的論爭文章給予哈[尼]的幫助，總要比一切討論多些。可惜手中的材料少到令人詛咒的程度。

我這裏現在有小薩拉的“拉法夷脫和七月革命”。倘若還知道搜尋幾本其他史料，那就可以替我們的“評論”做一篇關於七月革命的論文，並繼續至二月革命為止，此外，對於“十年史”<sup>(1)</sup>也可作一種友誼的批評。這十年還老是站在先進的、不可攻擊的地位上，在德國和在法國一樣，都對整個革命黨構成一種很重要的教材。我相信把這本書的影響限制在適當的限度內，自不致有絲毫害處；一直到現在，這書是不可攻擊的權威。

羅素君這隻卑怯的狗，又一次尽情地暴露了他的恥辱。他起初狂怒着去對付教皇的攻擊，後來看見曼徹斯特的人們絕不願混在這污泥中，便降下來要用他的英雄手腕去禁止天主教的主教們用英國的稱號。有一種他要假手於皮托君去幹的美麗的暗示，在這個會期中，選舉權已在擴充，的確很合意，不過這一次出現了法律改良，關於選舉權必須延至下一年。這是真正的輝格黨的標準邏輯。此外，國會議員們都好尋岔子，並不安全，選舉逼近了，他們

必須說些自由主义的或保護關稅論的門面話，展覽會如不恰恰碰着議會高等政治的高潮時期，那對於这个小人物可能是不利的。而且也正是这样——誰知道啊！

就一般講，日常的政治麵包簡直越發變得乾燥無味。美麗的法蘭西現在所处的很適意的优美地位，也是富有教訓的。守護城堡的官員們愈加不能做資產者黨派的代表了，或者說得更妥當一點，資產者和他們的老正統派及奧爾良黨的領袖們是愈加分離了，這是不能否認的。第一，在聯合派推翻巴洛士的會議中重要少數派擁護他，这个少數派是由很多非波拿巴派、前奧爾良黨人等等組成的；其次有成羣的保守派資產階級的輿論，這對於拿破崙比從前要便利得多。这些傢伙的集團現在絕不是奧爾良黨的或正統派的王政復古的陰謀；此等解決法為他們所厭惡，他們心愛的是總統面前的繁文縟節。这些傢伙既不是王黨，也不是共和派，也不是帝制派，而是總統派；但最妙的一件事是，这种甜蜜的無定形只在这集團自身中間才有可能，而每個願作这个方式正式代表的人，在半年之內，必定又退出中立，打入一个確定的王黨或帝制派中。我在这裏所看到的法國報紙只有“討論”和“喧噪”——可惜“喧噪”在这裏又開始表現滑稽相——謝謝此地的人民卓絕的精神。

这幾天有一个愚蠢的匈牙利亡命者來我處，聽說这个寶貴的品種趁着大展覽會的機會，又亂談起暗殺的陰謀和暴動來了。我從这种喧擾中似乎隱約聽到倫敦暴動者——威里系和巴退尔米——英雄的聲調。此外，也避不開这种無賴：新近有个傢伙在街上向我打招呼，一看，原來是大風車街一个亡命客，在利物浦有一職位，他說：“我趁着早晨的陽光，飛向最遠的海邊”，所以我避不了这种黨徒。

這裏的自由貿易論者利用目前的繁榮或半繁榮，收買無產階級，約翰·瓦茨是經紀人。你可知道科布登的新計劃：由一个“全

國免費學校協會”來通過一種議案，授權區徵收地方稅，創辦學校。這事件進行得很好。在索爾福德並已另外組織一個免費圖書館和博物館——流通圖書館和閱覽室都是不收費的。在曼徹斯特的科學廳——如曼徹斯特市長先生最仁慈地承認的，瓦茨真是這裏的經紀人——由一個委員會公開募捐（約共七千鎊）買下來了，並且同樣改作免費圖書館。七月底將開幕，以圖書一萬四千冊開始。凡為此等目的舉行的一切集會和會議都為工人所讚賞，特別為忠厚、謙遜、精明的瓦茨所讚賞，他現在和曼徹斯特的主教極為友善。對於工人不知感恩的憤怒的爆發，只須一觸，就要從各方面發生，我對這一點已經不勝歡喜。

我的父親大人這幾天來了一封愉快的信，表示願意我無定期地——就是當他和厄門兄弟的勾當存在之時（可以到一八五四年）——留在這裏。當他對我的無聊給予優良的報酬時，我自然也很樂意。不過絕不提及這一點，我對於“營業”有了這種“犧牲”，已宣佈準備“暫時期待這裏情形的發展”。他本年夏季前來時，我將極力表現我在這裏是絕不可少的，他對我的一切必須表示同意。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一八五一年二月五日於曼徹斯特。

你的弗·恩·

和從前一樣，匯款詳情見郵局匯條。

〔1〕 路·勃郎的著作。

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日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信中說得對，攻擊路易·勃郎，正是時候了。你的確是一



个目光銳利的人。

現在請听一听下面的故事：

幾天前——約一星期前——蘭多尔夫遇着我，我由他那問候我們夫妇的狼狽样子看出我們的騎士朋友——我們的山嶽党的巴雅〔1〕——的态度有些“奇怪”。好了！蘭多尔夫和路易·勃郎已經与威里系和沙配尔的委员会联合在一起，亞当君却退出了委员会！兩星期前，蘭多尔夫还大罵巴退尔米，我当將威〔里系〕、沙〔配尔〕兩君的事告訴他。你对此有什麼意見？这些紳士沒有預先告訴我一句話。

事情的經過如下。

教堂街於二月二十四日举行一种宴会，邀請勃郎、賴得律-羅蘭参加，蘭多尔夫也是其中之一。路易·勃郎为对賴〔得律-羅蘭〕表示自己的背後还站着一个世界委员会，並为懲罰教堂街对他和賴得律“等量齐觀”起見，特从大風車街与流浪波蘭人麪集的下等酒店中重新招集他的隊伍。

再來一次打擊！你以为如何？

幾天前，教堂街接到一种印刷的請客傳單（同時是一种宣言），定於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巨大的宴会，首先具名的是蘭多尔夫，緊接着是沙配尔、路易·勃郎。因此在教堂街引起了大憤怒！在大風車街發生了狂欢！

路易·勃郎在这傳單式的宣言中不是用一个民族的名义發言，而是用永久公式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和委託發言！我还欠了蘭多尔夫一鎊半的賬，現在必須立即由華尔夫送去，所以唯一殺風景的便是我。

威里系和沙配尔在他們的表演中怎样發展出來，並且怎样妄想已經把我們打倒了，你是容易想像得到的。

但我們將用別的方法打擊他們。我們走的是捷徑，要下級軍

官兼木匠的威里系發狂，簡直發狂。

施蘭姆曾用柏克的名義寫信給威里系，許以軍事獨裁，消滅報紙，並對沙配爾的德性輕輕投下一層暗影，你當記得這封信。

好！這沒有教育的、這八隻角的驢子威里系是落在陷阱裏了。他曾用書信攻擊柏克，也已經準備派遣密使，並用上司的態度對待沙配爾，而且用盡方法對這個紳士施展陰謀，加以輕視，任意侮辱，完全具備了克倫威爾第二作威作福的氣質，容易發脾氣，不復容忍何種異議，竟至命令柏克在科倫製造一次革命，得手後準備宣佈要取得最高的領導權。

不久之前，他在會中跳起來，大叫巴黎和科倫給他的信還沒有到，——在法國最近的內閣危機中，抱怨他的（牛）頭極度紛亂，便衝向蓬德街，用一吊桶冷水淋在頭上。我現在替他準備一種溫浴，在相反的方法中發生作用。在幾天之內，我將從柏克處接到威里系的一批信，然後讓地雷爆發出來。——有一整批民主主義的新流氓來到這裏，有布魯塞爾驅逐的法國人，又有從加塞爾來的海斯，從布魯塞爾來的奧本海姆，從法蘭克福來的龔特等等。後面這些人，我幸而沒有看見過一個。

你收到我最後的信嗎？

你的卡·馬·

〔1〕 山嶽黨的“無畏無辜的騎士”。

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一日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又是克立斯平<sup>①</sup>！

我剛才聽說，為着柏謨的死，今晚在托騰漢院路開過追悼會。

講壇上坐着主席沙配尔等，並有路易·勃郎和新人民同盟委員會的其他委員。哈尼夫妇坐在听众的最前排。大風車街的人們構成听众中的主要部分。沙配尔在喝采声中，操英語作照例的演說：战到短兵相接！路易·勃郎所說的不見得好些。战争万歲！陶斯璠也出席，所說是關於柏謨的。哈尼作一种長而如人們所說的好的說教，終於頌揚布朗基，巴貝和最後一个好人路易·勃郎为社会主义的〔1〕救世主。

你以为如何？

你倘若参加葛拉克〔2〕閣下做主席的一个会，並因你的出席和演說，才真正造成这会的重要性，那朋友哈尼会認此为忠心嗎？

他在“人民之友”上对魯格求爱还不够，又必須对沙配尔和威里系暗送秋波。

上星期日，他派人來邀我。目的在运动瓊斯接受“人民之友”的名称。我没有去。他可能因这个目的轉求路易·勃郎、蘭多尔夫、沙配尔或威里系。我对于这种公開諂諛的燻香厭煩了，哈尼却香煙繚繞地供奉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並樂此不疲。

除掉你这个布魯特②（哈尼）如不参加反对我們的党派，至少也要表示中立，而恩格斯却替你在曼徹斯特活動，亞卡利阿斯为你的報寫作，我也偶然替你向瓊斯說話——除這一點外，我很喜欢我倆現在所表現的公開的、真实的离羣独居。这完全適合我們的地位和原則。为着禮貌，容忍讓步而互相妥協的方式，以及在众目昭彰

① Crispinus，是一个靴匠，为靴業守護神；但不知馬克思此处所指是什麼，不知他是什麼意思。傳說中克立斯平和克立斯平安（Crispian）兩兄弟，生於羅馬，到法國要松（Soissons）地方去傳播基督教，完全靠做靴和補靴維持生活。此处也許是指哈尼。——譯者

② 此处所指的布魯特（Brute）似为凱撒的朋友 Marcus Brutus（即 Brute），当凱撒看到他的老朋友是反对他的陰謀者之一時感嘆道：“Et tu, Brute”（啊、你，布魯特！）。Brute，德文作 Brutus，本書第八十五信和第一一九信出現時，即作 Brutus。——譯者



前和这一切驢子共負党中一部分可笑責任的義務，現在是終止了。

好了，請你對於這幾行也立即回信。我在這裏幾乎只和皮拍有接觸，完全過一種隱遁的生活。你懂得我對你的分離，在這裏有怎樣的悲痛，我要和你尽情長談。

你明天會從報上看到捐款是被一百零四票的大多數否決了。

你的卡·馬·

(1) 由“基督教的”改過來的。

(2) Clark, 原作 Clarke.

### 六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剛剛在家看到你的信，特利用今天的郵遞告訴你：本星期末，至遲下星期初，我將尽可能地寄一鎊十先令給你還蘭多爾夫，因此使這件不再生枝節的事結束。我們的朋友蘭多爾夫又一次表現為一個老婦人，而過度聰明的路·勃[郎]具有愚蠢的侏儒的虛榮心，並發展到了一種狀態，竟把這偉大的矮子真正教育成為一個純粹的蠢材了。這倒不錯。人們愈加看出，亡命生活是一個學校，這圈子內的每個人如不完全和它脫離關係，不以絕不關心於所謂革命黨的一個獨立著作者的地位為滿足，那必定變成一個蠢材，一隻驢子和一個卑鄙的惡漢。這是一個純粹誹謗和下賤的學校，其中最後的一隻驢子會變成第一個祖國的救主。我們如果再有一種機關報，無論如何，這個獵取名譽的矮子是要因此懺悔的。你知道，我的一切文書都不在身邊，所以關於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史料，請選你熟習的再給我幾本，以供參考，然我至少要力求在著作上將熊熊的炭火搬到這個篡奪王位的先生屁股下面去燒一陣。馬志尼君關於“歐洲中央委員會”的性質及其對社會主義者和共產

主义者所持的态度曾对他報告过，我在“人民之友”的論文中——你如果不反对的話，因为他將事情告訴你了——將要求他公佈此項報告，並作出使人容易了解的必要的暗示。我們為什麼要客气呢？

哈尼今天当得到三篇論文，是序論式的，頗为迂迴，到处表現一种温和的暗示。最糟糕的是，在英國的無產者和哈尼的讀者羣面前攻擊賴得律-[羅蘭]一派，又要不与威里系和巴退[尔米]的党徒——至少一部分——混同起來，很不容易。除最後对这种党徒作一些特別的論文外，別無他法。第一批的三篇多分是为哈尼的緣故而作，目的在將他納入正軌，並無其他用意。但从第四至第九篇，便是一拳一脚地攻擊賴得律、馬志[尼]和魯格等，並且尽可能是直接的，个人的。

關於威里系的事，真是有錢買不到。你只要留心取得那些信件。当炸彈爆發時，我願看到那种道德上的憤怒。好久以來，你們在大風車街似乎又有了好偵探，这也無伤無損，至少可以獲得快慰。我承認自己並沒有把这傢伙看做那样愚蠢。此外，普魯士政府的各種報紙既預期对瑞士的战争，而閱兵式中所報告的近衛預備軍恰將因此保持武裝，那他現在恰恰<sup>(1)</sup>陷在炎炎的火焰中。神聖同盟的各政府在不負責任的方式中，的確帮助了这些幻想的驢子，倘若沒有帕尔麥斯頓，那最近的“一般愚頑状态的解放”真是早六个月<sup>(2)</sup>就可出現了。

我現在對於你在經濟學上最新的發見，正加以最慎重的考慮。今天沒有工夫詳談這一點，不过我覺得這事件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不能对支付開玩笑，我要精密地思索一下。

这个路易·拿破崙是何等愚蠢啊！为着一百八十万法郎，竟將他的选举法的疑难問題賣給議會，並將自己賣給蒙塔隆貝耳，而錢畢竟沒有到手。跟这样的一個冒險者絕不能幹什麼。他如果讓聰

明的陰謀家指導四個星期，那到了第五個星期，仍必定在最愚蠢的方法中，將一切完成的东西加以破壞。不是皇帝，就是克利犀〔3〕！

我們新近在這裏創立一個憲章派新的地方協會。這些英國人在民主主義的形態中，比起我們正直的、胆怯的德國人，要沒有良心得多。我們一共十三人，馬上議決選舉一個十三個會員——即全體出席者——的評議會。於是每個人推薦一個出席者，我自然要感謝任何推薦我的人能夠缺席，可是不到五分鐘，每個人都當選，這些普通紳士一齊加入評議會，如此滑稽的進程竟十分莊嚴地表演下去，並視為當然。這件事的發展怎樣，最近會看到的。祝健康。

你的弗·恩·

星期三。

- 〔1〕 由“又”改過來的。
- 〔2〕 由“星期”改過來的。
- 〔3〕 即克利犀的債務人監獄。

#### 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三日

親愛的馬克思：

關於哈尼這件事，我的預期頗為確切。我在“人民之友”上面看見柏謨追悼會的廣告，內中說：德意志人、法蘭西人、波蘭人、匈牙利人以及“博愛民主”派人都要參加，這十分顯明，必定是風車街一派人的勾當。我忘記早點促你注意這個廣告。今天對這件事再採取什麼行動是不可能了。但明天將寫一封信給哈尼，叫他不要排印曾經寄去的稿件，因為我不會繼續寫下去，同時並對他詳細解釋這次的整個事件。此信如沒有效，只好放棄這全部譴責，等待哈尼君自己回頭，這馬上就會出現的。我很有把握，猜他在短期內會來，屆時當採一種相當的態度。他終將察出，對他也是嚴峻的。然



为着節省時間和重抄起見，当將信寄給你，看了之後，尽可能地快些寄給他。

就个人講，哈尼这种愚笨和拙劣行为使我惱怒，更甚於其他任何事件。然在實質上，也沒有什麼重要。

我們現在終於又有一次——長時期中的第一次——机会表示：我們不需要名望，不需要任何國家任何党派的支持，我們的立場是完全獨立於那种流氓生活以外的。从今以後，我們只对自己負責，当这些先生們需要我們的時機來到時，那我們所处的地位便可以迫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条件。一直到那個時候为止，我們至少獲得安靜。这的確也陷入某种孤寂中——天呀，自三个月以來，我在曼徹斯特這裏已經嘗到这味道，而且習慣了，加以我是个純粹的独身者，無論如何，在這裏是很無聊的。然實質上我們也从不大埋怨这些渺小的大人物躲避我們；这許多年來，我們不是在絕沒有党的地方，居然把各色流氓当做我們的党嗎？我們對於認為隸屬本党的黨員——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不是要作一种保留，即称他們為我們中間不可救藥的蠢材，連我們事業的初步知識都沒有嗎？像我們这样逃避正式職位，像逃避鼠疫一樣的人，怎能適合於一个“党”呢？我們唾棄名望，當我們開始有名望時，自己就会迷惑，一个“党”，这就是說，一羣確實相信我們的驢子，因为它認我們為同類，我們要这样一个党幹嗎？最近幾年來，我們曾和愚昧無知的狗混在一起，現在不再適合於此等狗的“正確而適當的用語”，也許不算是一种損失罷。

一种革命是一种純粹的自然現象，它受物理法則的指揮，多於受平時決定社会發展的規律的領導。或者寧可說，此等規律在革命中帶着更多的物理性質，必然性的物質強迫力更猛烈地表現出來了。人們既以一个党的代表資格起來行動，便会捲入这种不可抑制的自然的必然性的漩渦中。只有特立独行，依照事实，較他人

更为革命，虽對於这种漩渦至少可以保持一个時期的独立，然終久也一定会捲入其中的。

我們在最近的歷史性事件中可以並且必須採取这种态度。不僅不任國家的官職，也要尽可能地不任党的公職，不佔委員會的席次等等，不替驢子們負責任，對一切人耍作無情的批評，並且不使蠢材們的全部陰謀奪去我們那种歡樂的心情。這我們可以做到：我們依照事實，比空論家總要革命些，因為我們已經學習過一點，而他們沒有，因為我們知道自己要幹什麼，而他們不知道，因為我們經過最近三年的閱歷，將比任何對这种事業發生興趣的人把握時局，要冷靜得多。

目前主要的事件是使我們的著作能够出版；或是出一种季刊，以便我們直接進攻，並鞏固對他人的障地；或是出厚本的書，我們也能達到同样的目的，並無須提及这些有毒素的傢伙中的任何一个。我以为兩者都好；不過為長久計，而且因反動的力量加強，似乎第一着的可能性減少，而第二着會愈加變成我們必須依賴的手段。當你用經濟學來答覆時，全体亡命暴徒對你還有什麼饒舌和流言呢？

明天有信給哈尼。同時祝你好。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二月十三日(星期四)。

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倫敦，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一星期來，你沒有接到我的消息，一因我等待科倫的文件，以便轉告，二因對於我們“以前的朋友”必須期望知道詳細一點。文

件至今沒有到。關於第二點，現已得到較詳盡的報告。

哈尼準確地收到了你的信。

像在這裏的脫西·德·馬帖告訴我的，路易·勃郎的事原來如下：

教堂街的社自称为援助法國政治亡命者的一个博爱社。賴得律-罗蘭、路易·勃郎、亞当，總之，一切人都在这个藉口之下参加了。按照章程，不談政治。此時二月二十四日的紀念正臨近了。你知道，要表現这样一种机会的重要性，法國人早已莊嚴地行動过，正和一个孕婦最後的臨盆一样。这个社既号称只是一个博爱的組織，那它的社員以法國人的資格，必須慶祝二月二十四日<sup>①</sup>。於是確定某晚討論这件大事。賴得律[-罗蘭]和勃郎兩人曾於是晚出席。勃郎作一次準備長久、組織巧妙、陰險狡猾的演說，力求証明一个政治性的宴会是和本社的章程相抵觸的，这只会对法國表現它的不和睦等等。这个科西嘉的阿尔牢恩妖魔<sup>②</sup>在關於博爱的許多歎息之下，發洩他的憤怒，責備賴得律[-罗蘭]和馬志尼沒有邀他加入这个臨時政府。放屁。这是他得到的回答。不管他驚歎自己的演說是怎样極光明正大的能事，还是議決举行宴会。

白色的路易<sup>(1)</sup>現在怎样办？脫西·德·馬帖寫道，这个社因此項議決而解散，每人再恢復个人的自由，他將利用自己“自由意志”的还原，組織一个宴会，沒有派別精神，只是純粹的博爱，並有其他美麗的小玩意兒。

他自然着眼於巴退尔米，因为知道巴退尔米和德意志人、波蘭人等等互相構成了一個充實的集團。又委託蘭多尔夫这个美男子去拉攏“親愛的”哈尼。半年以來，路·勃郎和蘭多尔夫是不理哈尼的，勃郎此時竟如此親密地請哈尼聚餐。何等慷慨啊！

① 这是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推翻王政，創造第二共和國的日子。——譯者

② 係指路易·勃郎。阿尔牢恩(Alraun)係妖魔之一種。——譯者



在另一方面，路·勃郎草了一篇宣言，如我們“親愛的”<sup>①</sup>一定要說的：那是好極了。想你已在“人民之友”上看見過。宣言甚至斥責“精神貴族”，因此一邊當證明精神下降到較小的神聖地位，另一邊將使沙配爾及其同志們對於一種明白望見的“愚蠢貴族”，更加接近了。但這篇宣言——自然充滿了愚蠢的話——是路·勃郎認為“最有智慧的”，以為人的性質在最快樂的狀況中，可以提高到這一點。這不獨要使全歐洲震驚，特別也要打賴得律-羅蘭的耳光，並且引起法國布朗基派的一種印象，以為這個不腐化的小個子是因純粹原則上的決死勇氣，和教堂街分離的。

所以忠厚的哈尼使自己變成了一種卑劣的陰謀工具，而且的確變成對抗賴得律-羅蘭的一種陰謀工具，同時他和賴得律-羅蘭是有往來的，明天且將參與賴得律-羅蘭的宴會，藉表敬意。不管這個很易感動的平民——特別對於著名的人物容易感動，連他們的影子，他都覺得可敬仰、可感激的——很可敬愛的特質怎樣，那小個子還要加強刺激，同時並向賴得律和馬志尼表示凡對社會主義的拿破崙加以妨礙的人不能免除懲罰，他讓巴黎的工人向自己致祝辭。此等“巴黎工人”——在我們“親愛的”想像中出現，必定要使他的血液沸騰，直衝腦頂，他們自然不是別人，只是盧森堡<sup>(2)</sup>二十個臭名昭著的代表，他們從沒有代表任何人，而且在全巴黎，半因其他工人的懷恨，半因後者的嘲笑，是屈服了，這些傢伙和德國準備議會以及五十年代委員會的議員們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他們需要任何一個可愛的小上帝，需要一個偶像，而那小個子在外表上頗為奇形怪狀，始終宜於變成崇拜的對象。在他的一方面，他保證他們是最偉大的人物，是世界上最真實的社會主義者。他不是曾經將他們組成未來的工人共和國的首長嗎？所以他時常以手示

---

① 係指哈尼。——譯者

意，他們便相祝賀；而他們時常祝賀，他便對他們公開表示感激涕零的謝忱。這一次他也會用手示意。哈尼自然把這些部分的巴黎賀客看做整個巴黎。

我在撇開這個阿尔牢恩妖魔之前，還要提及兩種趣談，正是這種虛偽做作的很大特徵，這也是從脫西處聽來的。

路易從來不作無準備的演說。他將演說辭一字一句地寫下，對着鏡子念熟。賴得律[-罗兰]常是不作準備，即在重要的場合，也只寫一點關於事實的提綱。外表現象的差異完全撇開不談，路易在賴得律[-罗兰]的旁邊，連最小的作用也不能發生出來。所以凡允許路易逃避和這個危險的競爭者對比的口實，他是一律歡迎的！

關於他的歷史著作，他寫起來，和小仲馬寫他的小品文一樣。他老只是研究最近一章的材料。像“十年史”一類的書是用這種方法出版的。在一方面，這予他的描寫以某種新鮮的材料。因為他所報告的，對於自己至少和對於讀者一樣是新的。然在另一方面，整個東西却軟弱無力。

路·勃郎的事，只講到這裏為止。現在來談我們那位“親愛的”！

他絕不以參加人家的集會為滿足。不。他使他們二月二十四日的宴會（這個宴會要是沒有他在，是要完全失敗的）變成倫敦人的一件大事。這個在商業區舉行的宴會，已有千數入場券出售。像瓊斯前天告訴我的，哈尼賣出最大的部分。鄂康諾、梭諾爾和幾百個憲章主義者都參加了。這是哈尼將他們驅集攏來的。瓊斯又同樣告訴我，哈尼為着執行路·勃郎的命令，整天地奔走。

他甚至於對瓊斯玩弄小小的奸計，讓瓊斯翻譯路·勃郎一派人宣言，並問：“請你做翻譯人，是否也願意？”這是星期三的事。當時他已經接到你的信，却沒有對瓊斯露一點消息。瓊斯以為他

提的問題只是對自己“社會主義的”信念作一種呼號——自然說沒有什麼不願意。

瓊斯聽到我的詳細說明，表示他也許不參加宴會，不過還說不定。所以使他這種決心發生動搖是很合理的。即他如果不去，便喪失了名望，因為謝謝那個“親愛的”，這次宴會已經變成憲章派的一件事。同時他又怕梭諾爾咨在他的背後搗鬼。

瓊斯對於“親愛的”那種行為並不贊成，我也沒有“再見”過他。不過瓊斯以為憲章派對於兩種宴會如果不擇一參加，那對外國革命者要負政治上的冷淡或厭惡的責任，——他只想用這種理由來原諒。我回答道：那哈尼等當開一個憲章派的會來慶祝可憐的二月二十四日，何必替一個矮子和半打駱駝做台腳，而且這矮子對於哈尼除“勇敢的孩子”外，從沒有別的稱呼。倫敦明天如果爆發一種運動，這矮子在一年或二十年之後，會在文件上證明是他將這些貧苦的英國人趕到進步的道路上，而這件事是介於一六八八年和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之間發生的，那時路易·勃郎在這裏聽到整個倫敦的呼聲，恰和當時五萬工人在容納不下五十人的改革院一樣。關於這件還絕未出現的事，他會弄多少虛偽的眼淚到書上去啊！

我們對於聞名的大人物，從前時常加以嘲笑，哈尼却為着對此等人的崇拜癖，竟捲入這事件中。他喜歡戲劇性轟轟烈烈的場面。並無條件地好出風頭，我不願意說，他是愛虛榮的。他的確深受空話的宰制，且發展了成分很豐富的、傷感的气氛。他陷在民主主義的泥沼中，比自己願意承認的要更深些。他具有兩重精神：一是弗利德里赫·恩格斯灌輸的，一是自己固有的。前者對他是一道金箍兒。後者是他赤裸裸的本身。但還要加上第三重，即家庭精神，這就是他的可尊敬的夫人。這位夫人非常喜歡蘭多爾夫和路易·勃郎這一類人的漂亮手套。她厭惡我，認為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可能對於她“要看守的財產”，發生危險。我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個妻子在這裏所表演的戲劇中，曾插入了她那兩隻長長的卑鄙的手。哈尼具有這種家庭精神至怎樣的程度，以及她在陰謀中怎樣弄小蘇格蘭式的狡猾，你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你還記得，她在除夕，是怎樣當着我妻的面侮辱馬克法雷。後來張着笑口告訴我妻，哈尼那一整晚沒有看到馬[克法雷]。後又告訴哈尼，她拒絕和馬克法雷做朋友，是因整個集會、特別是我的妻都害怕並笑這個搗蛋的粗野女子。哈尼是隻驢子，怯懦到不敢為馬克法雷的受辱報仇，以致在一種最不體面的方法中，他的地方小報和一個真正具有思想的唯一共同工作者破裂了。這是他的報上一隻稀有的鳥。

在小約尼〔3〕辭職以及斯坦萊和的士果利就職之後，倫敦顯出一種普遍的興奮狀態，又予這個會以一種特別的重量。

法國人最怕的無過於一種大赦令。它會剝奪此地全體舞台英雄的光輪。

魯格曾企圖和斯特魯威、金開爾、施蘭姆、步協等創辦一種“人民之友”，或像我們的考斯道夫〔4〕所心願的，創辦一種“德文旁觀者”。畢竟失敗了。半因其他人等不願意受溫克爾里茲〔5〕的保護，半因——像“和善的”金開爾一樣——他們要求現金的支付，這在魯格君的算盤上是打不通的。他的主要目的，如你知道的在從讀書會中掏出金錢。朱理亞曾加以妨礙，因為他也要在這裏出一種報。

海村是破產的“紐約快郵”的主筆，已經和威特林發生一種可怕的論戰。

你如馬上寫一封信給紐約的紅色柏克〔6〕，請他報告事情的現狀，那就很好。

附上德郎克的信。請於回信寄還；你如願自行去信，更好。

承寄款來，真是一大幫助，因為我對於美男子〔7〕不能再欠分文。

關於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文獻，將在下次信中寫一些出來。

我寫的賬目是否正確，也請寫信告知。

你的卡·馬·

此外，當“親愛的”一經將主要的措施和關於國事的行動結束，會設法再來的，現在必須好好對付一下，使他感覺到已經“墮落”了。

附帶地說！哈尼已讓自己當選為派往教堂街的憲章派的代表，他首先打入這條街，以便再往商業區，並將在那裏住家。

他在我的背後和那“美”男子幹一切勾當，對你同樣不透露一點風聲，可見他做這件事，腦筋並不簡單。

〔1〕 暗指路易·勃郎的名字，因為法文的 blanc（勃郎）= 白色的。

〔2〕 指一八四八年盧森堡委員會。

〔3〕 即小約翰·羅素。

〔4〕 即斯特魯威。

〔5〕 指魯格。

〔6〕 指馬克思·約瑟夫·柏克。

〔7〕 指蘭多爾夫。

## 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現在是半夜一點鐘了。約一個鐘頭前，皮拍飛奔來我家，連帽子都沒有，頭髮蓬鬆，衣服破爛。事情的經過如下。

今晚商業區開會或開宴會。威里系主席。瓊斯守約，沒有赴

会。我們“親愛的”佩上一條紅色小帶。出席者約七百人：法國人約一百五十人，德國人二百五十人，憲章派兩百人，餘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勃郎朗誦他的同志們從巴黎寄來的祝辭。威里系朗誦一篇來自拉·勾得封的祝辭。他們却沒有接到德國的祝辭。此外，又朗誦過巴黎寄來的一篇波蘭人的祝辭。

演說辭都是拙劣可笑的，不管怎樣友愛，無聊的表情總活現在面孔上、舌頭上。

施蘭姆和皮拍買了入場券去看這一幕滑稽戲。從開始起就被困擾。施蘭姆走到維持秩序人之一、即勇敢的騎士式的蘭多爾夫處，說他們出了錢，請求至少要予以安寧。這勇士答道，這裏不是討論的場所。

大風車街的人們漸漸忍耐不住了。大呼：“奸細，奸細，”亥璫<sup>①</sup>，亥璫，此時施蘭姆和皮拍被打出廳去，帽子扯破了，並在廳前的廣場中受拳打腳踢，被重撞，吃耳光，衣服破裂，髮飾凌亂，諸如此類。巴退爾米走出來，指着施蘭姆說：這是一個流氓！應當打死他。施蘭姆回答道：你是一個牢中放出來的囚犯。

參加這次戰鬥的約有兩百人，德國人、法國人以及博愛的先生們，他們對於這兩個沒有武裝的人所表現的“武勇”，也不下於他人。

後來那個“親愛的”出現了，不作強有力的主張——這是理所當然——竟訥訥不出口地說他認識這些人，裏和他們從長討論。在這種時候，這自然是一種美妙的手段。

這兩個人曾用獅子般的勇氣防護自己。

風車街的人們大聲叫道：他偷去了我們錢箱中十九先令。

今天就寫到這裏為止罷。我的親愛的，你對此有何意見？倫敦

<sup>①</sup> 係殘酷地鎮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布里西起義的奧地利反革命將軍。



明天如果爆發一種革命，威里系和巴退尔米万無一失地要掌握政权啦。

你的卡·馬·

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寄給你一封致哈尼的信；至今沒有接到你的答覆，到昨天有一星期了。而哈[尼]要求迅速作覆的信，每天可能來到，或此地憲章派的新團體因哈尼來訪，成立談判，他會在一個良辰美景中突然把我拖到酒店中去，——這就會使我有些尷尬。希望你諸事如意，沒有什麼病痛使你不能執筆。也許是那封信不大合你的意，或因我沒有和你從長計議，獨斷獨行，態度不好。可是正因為這樣，才將信寄給你，如認有什麼應當分析的地方，那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截了當地告訴哈尼，目前不要排印我的文章，並在信上批註一下寄回來，你知道我當予以一切應有的注意。

我的確還欠了你的債，沒有回答通貨問題已經很久了。依照我的意見，這事件本身是完全正確的，對於歪曲的流通論，使歸到簡單明瞭的基本事實上一點，大有幫助。關於你信中的詳細說明，我覺得只有下列各點是要提及的：

一、假定在金融緊急的初期，英格蘭銀行的賬目，如你所說的，存款一千二百萬鎊，條子或鑄幣八百萬鎊。為着放出過剩的四百萬鎊條子，你讓它降低貼現率。我相信它用不着這樣做，就我的記憶講，當金融緊急的初期，降低貼現率的事，一直到現在，從沒有出現過。據我的意見，金融緊急會直接影響存款，而且不獨馬上恢復條子和存款間的均衡，並強迫銀行提高貼現率，使條子不致減少到存款三分之一以下。當金融愈加緊急時，資本的流通、商品的買賣

也以同一的比例停滯起來了。但曾經開出的到期票據，是要支付的。因此必須動用準備資本，即存款。——你懂得，這不是作為通貨，而是作為資本，所以條子單純的流出，連同金融的緊急，自足以解除銀行過剩的條子。在全國一般利率同時高漲的情形下，銀行降低它的利率，是不必要的。

二、當金融緊急有增無已的時期，我相信銀行（為避免陷入窘境起見）必須按照緊急的程度，提高條子對存款的比例。那超過的四百萬正是它所想望的東西，必定尽可能地慢慢發出來。當金融緊急加强的時候，就你的假設來講，條子對存款的比例為  $\frac{2}{3} : 1$ ， $\frac{1}{2} : 1$ ，甚至於  $\frac{3}{5} : 1$ ，決不會超過，而且因存款的減少，條子的準備——雖也一定相對地增加——也會絕對地減少，便更容易維持。這裏和在紙幣的情況下一樣，銀行同樣可能發生擠兌，這可以由完全通常的商業關係引起，不致動搖銀行的信用。

三、你說，通貨最後將受影響。通貨因營業停滯的結果，會受到影響，於是自然必需有較少的通貨，你自己這些假設所達到的結論是，通貨和商業的活動同時減少，當金融緊急加強時，貨幣的一部分即在同一的程度上成為過剩。通貨簡直要在高度金融緊急的末期，才顯著地減少；不過就全體講，這種進程在實際上從金融緊急的開端時起，就出現了，雖不能單個地證明出來，但當通貨的一部分這樣廢置不用，為其餘商業關係的結果時，為與通貨無關的金融緊急的結果時，當其他一切商品和商業關係在通貨的面前有這種遭遇時，同樣，當大家在實際上終久感覺到通貨這樣的減少時，那通貨最後的確會受危機的影響。

你看這些意見，純粹只限於你的說明方式；這事件的本身是完全有條理的。

你的弗·恩·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二十三日的信盖着二十五日的邮戳，今早收到了。以後寫給我的信，總由曼徹斯特厄門和恩格斯公司轉交。这样就比較可靠而迅速，因为我回家常沒有一定，邮務員有時將寄往家中的信送到我每天必來一次的眼房。如果可能的話，請利用倫敦第一次晚邮——在六點鐘以前交徹靈·克洛斯邮局，在五點半以前交各較小的邮局，这样寄的信一定可於翌晨十點鐘達到眼房。

德郎克的信你忘記附入，請馬上寄來，我要寫信給他，特別要和天狼星再作通訊的聯系，簡直不知道天狼星在何處，因为我寄去的一切信件，都沒有接到回信。你如不願担負外國信的郵資和信件貼上郵票，可將信件寄來，或讓信件寄到我這裏，我將讓商號分別轉寄。

“憲政”〔1〕報道，德斯脫被瑞士放逐，並且已經离去——你听到一點消息嗎？

你的地圖集獲救了。我終於拒絕出賣，暫時留在这裏，因为現正讀法國和英國史家關於執政官和帝國的歷史，特別是軍事方面的，需要它作參考。至今在这一方面所發見的最好的東西，是納波爾——現為將軍——的“半島戰爭史”。這傢伙和一切納波爾家人一樣，自有他的怪癖，但常識極豐富，尤其在評判拿破崙軍事和行政的天才上，具有很正確的眼光。法國人完全不適宜於寫這樣一本書。就歷史的確實性、甚至正確的判斷講，梯也爾比起那糟糕的保守黨員蘇西——桂冠詩人〔2〕——來，並不高明多少，這詩人也曾著了一部破口大罵並大言不慚的西班牙戰史。納波爾只是大大地稱讚他的上級司令官威靈敦，然我對於他的描寫還看得不很多，不能確切加以判斷。



關於公民勃郎和哈尼的報告，我將予以密切的注意。對哈尼還沒有聽到什麼。他的家庭精神在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我已經思索過。她對於大人物具有一種無限崇拜的心理，簡直令人愈加討厭。當他再來訪時，無論如何，必定會感覺到這一點。至於小個子勃郎方面，我們趁最近的機會，對他的全部著作來一次批評，是不会有傷害的。——你擔任批評“勞動的組織”和“革命史”，我批評“十年”，對於二月<sup>①</sup>後他所實現的“勞動協會”以及所寫“歷史的幾頁”〔3〕，我們作共同的批評。復活節我來倫敦時，當已經做了一些工作。此等作品如在比利時出版，比較廉價。我對付父親的計謀，至少到現在為止是完全成功的，可以確定地在這裏住家，我將從布魯塞爾把書籍搬來。你也許要從科倫運些東西來，不妨告訴我，我為着自己的物件，這幾天正要寫信給但尼爾斯，我們可以打成一個包。注意：一切都可，只是不要有大陸出版的英文書籍。至於和父親交涉發展的經過以及必須籌劃的新計謀，第一延長我在這裏不可少的居留，第二防止在眼房的過勞，這我會親自告訴你，六個星期就是復活節，事情是麻煩的。父親對這一切當用現金重酬，特別是當他初來這裏的時候，而且我還要使他更陷入圈套中，這是確定了的。難題在：如果對厄門諸人取得做父親代表的正式地位，那在裏的廠中就沒有工作義務並拿薪水的正式地位了。然我所寫營業上的書信能迷惑父親，認我留在這裏是一大犧牲，我希望貫徹這一點。這就給我、或在短期內將給我每月五鎊的加薪，不過這也許是遠在將來的事。

你的弗·恩·

你一經收到並看過科倫的“諧談”，不要忘記寄來歡娛我的孤寂。

<sup>①</sup> 指一八四八年二月後。——譯者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1〕 受梯也尔操縱的法國大報。

〔2〕 當時由國王任命的英國“詩王”的稱號。

〔3〕 即“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史的幾頁”，為路·勃郎的另一著作。

## 六九 威廉·皮拍和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二月 二十六日

[皮拍寫的]

親愛的恩格斯：

如你知道的，二十四日這裏舉行兩種宴會，慶祝被解放的小資產者和落後手藝工人。華爾夫和李卜克內西參加了第一個會，讓馬克思報告你；我和施蘭姆參加了第二個會，出了亂子，我必須把事情告訴你。關於哈尼和德法的船上鄙夫及兵營蠢漢結合的事，馬克思已經寫過；我對於這種聯歡的方式和情況用不着再提一個字；現在只發表我的意見，哈尼大概是因蘭多爾夫的介紹，由勃郎引入歧途的。蘭多爾夫著名的懇切而友愛的強求以及可敬的巴雅式社交上的圓滑，使哈尼變成了驢子，友誼沒有邊際，自然要陷於背叛。不具備那些更為圓通的性行的堅貞的老黨員的地步。這種聯合始於柏謨的追悼會，哈尼本人完全不顧疲勞地工作着，使宴會得以開成。我們認為應在宴會上監視哈尼，便去找入場券。向誰找？由施蘭姆向已成為那些落後手藝工人先生們的主要報販的哈尼找。我還順便提起一點，自柏謨追悼會以來，哈尼小心翼翼地逃避馬克思，施蘭姆到他那裏，使他驚慌失措，臉皮漲得和櫻桃一樣紅。總之，施蘭姆和我參加了在易茲令吞舉行的宴會。因為去得稍遲，一入門馬上被注意。我們在找到一個地位之後，所見的情形如下。有七百人，廳裏用通常的旗幟和一種惹人注目的經過選擇的名單裝飾着，名單是莫爾列在噶蘇士和加里波的之間，雅科比在布朗基

和卡貝之間，布盧謨跟着巴貝和羅伯斯庇爾列在一起。威里系主席，一切的一切盡可能是紅的，和大·大說的一樣；就職典禮的宴會是一切紅色共和國中最紅的。我們首先快意的是使可鄙的哈尼夫人白費了那一晚，她專注意於我們的出席。所宣讀的祝辭：一、由路易·勃朗代表第十二區——即代表盧森堡老泥水匠的代表們，二、由微狄爾代表什麼地方，三、由蘭多爾夫代表什麼地方，四、由沙配爾代表瑞士，五、由薩華次基微次代表波蘭人等等。沒有德國的——為什麼沒有呢？

祝飲：由朋友蘭多爾夫講智慧是基於平等的感情，吉柏特也講智慧，加列利等講社會主義。末了，哈尼出現，他在先也出席於教堂街的宴會。沙配爾很鄭重地予以介紹，稱為我們的朋友公民哈尼。這個公民宣讀“博愛民主社”的祝辭，附和沙配爾的戰爭到短兵相接，用推測的話來作祝辭，盲目地狂想並熱望這次宴會是他的生平最美麗的勝利之一，他急切犧牲對你和馬克思的友誼與結合，去交換那種勝利的幻想。我們進去，由豪德招待並監視，沒有一會兒，威里系勇敢的師團便對我們進行襲擊，我們陷在味格雷、普洛赫斯基<sup>(1)</sup>、卡汾德諸君和其他十人最卑怯的、最可恥的毆打中至半點鐘之久。要想安然歸來，已不可能；而一種大慘劇就在眼前，於是準備尽可能地使它轉變到有利於我們黨的地步。那個流氓頭子和主席雖看着我們的情況，內心十分滿足，然我們的被攻還沒有一敗塗地，達到要求講台上阻止騷動的程度。幾分鐘後，愈加响亮的傷害聲，充分促起廳裏的注意力集中到我們身上；此時施蘭姆衝到講台前，要求蘭多爾夫維持廳裏那一部分的秩序，並對那些落後手藝工人取消前令（因為這雖是暗中的命令，却是威里系的），否則決裂是不能避免的。那高貴的、美麗的、勇敢的和慷慨的蘭多爾夫怎樣回答呢？這裏不是調解您們和他人爭鬧的地方。施蘭姆沒有結果的要求自然是一個直接的信號；人們把我們出賣。恰恰要開始



唱法國國歌，有人喊脫帽，同時進攻者竄攆來，要撕破我們的帽子；還不滿足，大叫：奸細，一個奸細。二十個拳頭高高舉起，一齊揮來，我們在極力自衛之下，被打出廳外。你要想到這個會是怎样組成的，才能從這相隨而至的醜惡事件，形成必要的看法。“一個奸細”的呼聲還不夠，對於要用私刑的人們必須更巧妙的予以鼓勵，便用亥瑞的呼聲來煽動。主席毫無動作，不叫維持秩序，不搖鈴，不企圖制止成百的卑怯謀殺者對兩個孤單的人的暴行。到了院子中（這宴會是在一個花園的廳中舉行的）仍反覆重演這種卑鄙的慘劇，沙配爾、巴退爾米、吉柏特和整個風車街的人包圍我們，襲擊我們。蘭多爾夫終於出來對我們說：“您們自己也許看得清楚，此時把您們完全趕出去，總算是不錯。”從來不認識的羣狗，竟用傲慢的言辭侮辱並毆打我們，大概是要見好於威里系罷，我們只是繼續盡力防衛。最後是哈尼出馬，在畏縮的方式中證明我們不是奸細；他太卑怯，不敢認我們為朋友而加以保護，不敢把我們的事當做自己的事，只企圖作一種懦弱的和解就算了，並且如我們聽到的，他回到廳裏，仍安安靜靜地列席於歐洲博愛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會議的閉幕式。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路易·勃郎君倒了霉，一篇關於博愛的演說辭，只好冷冰冰地藏入口袋中，不過悲痛的突發事件過後，他還是拿出來念了一遍。

關於我們打算報復的意見，明晚寫信告訴你；這必須先和瓊斯商量一下，他逃避了這兩個宴會，而且有先見之明，站在我們黨的一方面，比我們的“人民之友”〔2〕熱心些。

友誼的問好。

威·皮拍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於倫敦。

【馬克思寫的】

親愛的恩格斯，

在皮拍和施蘭姆的信中，我讓与会者親自將事实告訴你。这样，最能使你造成一种自己的判断。兩百个博爱的謀殺者對於兩個孤單的人發洩了他們革命的事業慾，这是不可思議的卑怯，而“親愛的”、蘭多尔夫、路易·勃郎等竟冷眼旁觀，並回味着他們博爱的空話，同样是不可思議的卑怯。

在施蘭姆和哈尼的談話中還有一點：哈尼鄭重聲明：沙配尔是他一个“多年相識者”，而且當我們在布魯塞爾時，曾和他發生很親密的關係。

附帶地說！路·勃郎諸君已於集會的前一日將關於會上的整個報告寄交一種巴黎報紙。

起訴會毀滅路·勃郎。你想這對於“泰晤士報”是何等的好飼料，特別是當巴退尔米这个船役囚徒、这个謀殺者等等以被告和謀殺教唆者的姿態而出庭。巴退尔米在毆打的場面中即指着施蘭姆說：“這是一個流氓，應當打死他。”

訟事只有一種不好的結果：哈尼和瓊斯所策劃的報紙是空話，哈尼和博爱主義者是胡說八道的，“泰晤士報”會歡欣鼓舞，皮拍將喪失他的位置（他十分高貴，不會究問），施蘭姆等終於會弄得全體憲章派焦頭爛額。這又何苦呢？我將於明天和瓊斯談談。朋友哈尼和沙配尔似乎打算讓這事件安然過去。哈尼以為對我們取必要的步驟，並作必要的讓步，是不值得的。所以這驢子把局勢弄得困難起來了。對於這種醜惡事件不報仇，也是不行的。

當哈尼寫信給你時，只需要注意一點。在你的信中對於賴得律-[羅蘭]和勃郎理論的批評總是太長了些。哈[尼]現在硬說我們要求他做我們的尾巴。尤其要指責他的是：

一、完全單獨就他對沙配尔和威里系的關係講，他已成為我們直接的、個人的、狗一般卑鄙的仇敵的黨羽，並當着德國的面，在他們反對我們的天秤上，加上重量。他不是曾經用書面對我們指

明，已和微狄尔、巴退尔米、威里系断絕關係嗎？怎能不關照我們，在我們的背後，逆着我們的意志，私自和他們拉攏！如果這算是公正，那我真不懂了。

二、他於施蘭姆和皮拍突發事件之後，不馬上在會中公開報仇，而且立刻退轉去，已經是背棄了我們。他不這樣做，竟盡力對他的朋友們解釋此事無關重要。

附上德郎克的信。你必須將這全部齷齪事件、連同新近發生的，詳細告訴他。我要寫一批信往科倫和漢堡等處。

今天的信沒有貼郵票，請你原諒。因時間太遲，今晚必須付郵，來不及買了。

你的卡·馬克思

(1) Prochasky, 原信作 Prochawsky.

(2) 指哈尼。

## 七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剛才收到你的第二封信。我馬上寫第二次信給哈[尼]；你如表贊成，請立即寄去。這種污穢行為太可惡，而且他也必定感覺得到。當他和他人聯合時，那是他自己更糟糕，我管他鬼事。

附上一信，我覺得它很滑稽。這事是怎樣聯繫起來的？我不知道紅色華爾夫因此所表現的自主到怎樣的程度？而且信中有這許多發狂的話，如沒有較詳細的報告，我無從回答。請讓我馬上知道，這是一種什麼騙局，並將這廢物寄回。半夜一點鐘了。星期三。

你的弗·恩·

此信現在必須付郵，因沒有郵票，只好不貼。



七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昨晚十二點鐘回家時，看到你報告關於對付施蘭[姆]和皮[拍]的醜惡事件的信，立即寫了一信給哈[尼]，請你轉寄。你會看到那信思路滯塞，憤怒滿紙，通篇不大連貫，字跡也很潦草，因為那晚例外地喝了幾杯烈性酒，是在幾分醉意的影響下寫成的，本不當發寄。但在事實上，怒不可遏，如不發出，即不能上床睡覺，所以當一點鐘的時候，還跑到郵政局去，與其說是在將自己的意見尽可能地快些告訴哈[尼]，不如說是為了自己心安理得。你今天中午會接到那封信，今晚前既沒有郵期，因此我在这封信之前，不能早些送第二封信給你。現附寄一封修改過的信給哈[尼]，如果如我希望的，第一封信還沒有發出，請將这次的一封寄去好了。

將來的通訊地址如下：

一、你在晚上六點鐘前發的一切信件，交徹靈·克洛斯郵局，在五點半前發的，交附近小局，直寄賬房(厄[門]和恩[格斯])。我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可收到。

二、你在晚上六點鐘後發的一切信件，請送大杜西街。我在第二天晚六點鐘可收到，如送賬房，到後天<sup>①</sup>才能收到。

這幾天，漢內貝[恩]有信來。米爾巴哈很幸運地逃跑，和他的妻由巴黎去雅典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sup>①</sup> 本書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和一九三五年莫斯科版均作“明天”(“den nächsten Morgan”)，但前者在“nächsten”前加[über]一字，變成“後天”，就信的語意看，也應為“後天”。——譯者

## 七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晨才接到你前天的信。倘若昨天已經知道這一切詳情，我寫給親愛的哈[尼]的信，當完全不同。但他會回信的，我仍可交給他。

對這件事正式起訴，我以為沒有多少用處。撇開哈尼、瓊斯和一般憲章派不談，事情一定發展到雙方的互控和反訴。即依賴第一流律師的幫助，對方的律師一定對施蘭[姆]和皮[拍]提出最無恥的問題，例如施蘭[姆]是否偷了大風[車街]現金等等，雖作有力的否認，然此等問題足以破壞一切效果。對方的証人一定宣誓指証施蘭姆說過什麼什麼，並回溯到施蘭[姆]對大風車街的一些活劇，再過度地誇張起來，表現施蘭[姆]是個擾亂公共集會的人等等。治安裁判官很幸運地看見這些蠢感家互以惡漢相詈，對於促成雙方外表上和緩的一切手段，定予以承認。反之，施蘭[姆]必定拿這件事作為威嚇。

他是一個放蕩的、鹵莽的傢伙，他們相信他會將事情弄到這種地步。他當以打蘭多爾夫的耳光作為練習；然這傢伙老是这样鬧禍，打自己的耳光比打任何人更有必要了。

這訴訟終於會以治安裁判官對雙方作一種很草率的了結完事，別無所有——特別在易茲令吞進行是如此，因為天知道，那裏的治安裁判官是怎樣的老驢子啊。當人民代表蘭多爾夫宣佈施蘭[姆]只能在这种企圖中引起恥辱等等時，你相信這在公眾的面前畢竟不會比施蘭[姆]和皮[拍]的宣言更惹起注意嗎？這件事可以造成大恥辱，但施蘭姆所處的地位會在指責的過程中，使一部分恥辱反而落在自己的身上。

於是这样一种耻辱的確切結果是，施行一种新的外人法令，藉以保護从大陸來參觀展覽会的可尊敬的反動派。

可是施蘭[姆]真見鬼，当蘭多尔夫拒絕他的時候，為什麼不直奔哈尼，向他伸訴呢？

正是郵寄的時間了。再會。

你的弗·恩·

星期五。

### 七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一日

一八五一年三月一日，星期六。

親愛的恩格斯：

你必須設置完全特別的驛馬，因為我所收到的一切信都到得太遲了。

你如依次看過所收到的信件，便完全知道，凡你所忠告的都已見諸實行，只有打蘭多尔夫的耳光是例外，我覺得這樣的打不大好。假若有誰應當受侮辱，那並非別人，必定是那個歡呼烏拉的小蘇格蘭人喬治·朱理安·哈尼，所以哈尼必須自行練習打耳光。

你致哈尼的兩封信都在我手中；我將第一封寄去，因為我認為比第二封的改正版寫得好些，並更適宜些。

哈尼和蘭多尔夫同樣充分受着被起訴的威嚇。你怕蘭多尔夫對施蘭姆有不利的證明，是沒有根據的。他却會宣誓，施蘭姆在受侮辱之前，曾要求他這個委員維持羣眾中的秩序。

所以對於毆打，奸細和沙配爾、威里系的勝利如只能安然忍受，沒有別的办法，那起訴的“威嚇”是徒勞無功的！怎樣辦呢？

你為着恥辱的緣故所懷的全部恐懼是對的。不過在我們方面也會弄個辛辣的律師。或多或少的惡評，對施蘭姆是滿不在乎的。但自法蘭西人干預教堂街以後，他如不使憲章派方面公開恢復他



的名譽，或不訴之於法律，現竟讓這事件消滅下去，那他就完蛋了。兩者必居其一。

如我寫信告訴你的，瓊斯沒有參加星期一的會。我曾約他來家集會，星期二即去過，沒有遇着，留下一個紙條，請他星期三來。沒有來。星期四又去。拒絕見面。又留下一個條子，邀他來。又沒有來。這天晚上，我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他，對於這次全部醜事，平心靜氣、簡單明瞭、從頭敘述出來，指出想像中不快的結果，要求公開的恢復名譽，末了，並請他來我處會談。他雖住在城內，竟不來，也不回信。那個蘇格蘭小陰謀家怕他和我碰頭，顯然運動過他。所以你看，在憲章派方面，是沒有公開恢復名譽的希望了。便只剩下起訴了。凡要發生的事件，就讓它發生罷。然皮拍將喪失他的位置，而我們也許多少招致憲章派暴徒的壓迫，未免令人不快。

施行外人法令，對於我們當是最愉快的事件。那些驢子沒有每日公然的表現，怎能暴露真相？

現在還只剩一種方法來處理這事件，而不致流於極端的恥辱，就是你不用遲延，直接來這裏。你可以住在我家，因為我現在租了兩間房子。我斷然告訴你，其他方法是沒有的。用書信來糾纏，遷延時日，弄不出什麼結果來。

你的卡·馬·

七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八日

一八五一年二月<sup>(1)</sup>八日。

親愛的恩格斯：

今日只寫幾行，談一些事實。

你已經看見“泰晤士報”沒有理會這齷齪事件。我們也不復關心這一點。

哈尼前天早晨已寫信給施蘭姆。但這遊蕩的驢子早晨九點鐘出外，晚上一點鐘回家。所以到昨天才看到信。

哈尼登出施蘭姆的聲明。並寫一篇很長的導言加在上面。寫信給他，用“親愛的施蘭姆”字樣，並叫他注意：現在也要履行他的義務，不向違警罪法庭控告——這種文件是對法蘭西人寫的。

昨天的“祖國”（今天的“憲政”）載有勃郎、巴退爾米、沙配爾、威里系和其餘全體委員的一篇宣言，這些先生們說布朗基沒有對委員會的任何委員送致祝辭。“祖國”並且加上評註道：不經過預先的調查，它是不願意登載的。因為安東——布朗基的內兄弟——寫了下面幾句話給它：祝辭送給共同簽名的巴退爾米，並有巴退爾米的收條。你可以察出悲痛的呼聲是怎樣籠罩着這個陣營。

但這還不只是這些。

華爾夫昨晨將胡得洛夫連同一個真正的英國人送到蘭多爾夫處。這傢伙的行為如同精神錯亂的詐騙者，最初是吼，叫，說大話，作遊戲，手脚交舞，然後陷入無所感動的卑怯情緒中。今晚將在教堂街可憐的蝦蟆們面前作成紀錄哩。

末了：我母親方面來了不好的消息。她的一切都視波麥爾而定。我也許必須冒險作絕望的突擊。

你的卡·馬克思

我已從柏克接到了威里系的一些書信。星期二當寄到你那裏。

〔1〕馬克思“三月”的誤寫。

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早接到韋爾特的信，馬上附寄給你。施蘭[姆]和哈尼的事

件現在已經解決了。你在那裏如能抓到這個遊蕩者，請他立刻將布朗基祝辭譯文的一份抄稿送給哈[尼]，自有它的效力。他現在和哈尼又成立了最好的友誼，如果保持着這種聯繫，總是好的——哈[尼]手中究竟有一種報紙。送給“泰晤士報”的論文一份抄稿，也同樣可以寄往貝爾海峽給布朗基。施蘭[姆]在這事件中不要疏忽——他對各方要因此保護自己的退路。錢明天寄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日，星期一。

巴退爾米受到莫大的恥笑——這是一種安慰。

讓施蘭姆用書面將整個事件告訴哈尼。就算我們已經給予警告，這總是一個據點，以後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的。

#### 七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患着一種最討厭的流行性感冒，不適宜於做一切合理和不合理的事情，便沉默了。上星期我只能將郵匯寄上——你當已收到了。內中五先令請給倫迅，因為當我離開你家時，她正好不在。如果稍有可能，本星期或至遲下星期，我將給歡呼烏拉的〔1〕兩鎊寄給你，讓施蘭姆帶去。自我將韋爾特的信寄給你以後，至今沒有看到你的片紙隻字，因此自然不知道後來的事情，並老望收到寶貴的威里系信件。我沒有看見“人民之友”所載施蘭姆的宣言，因此報並不一定寄來；叫施蘭姆不要封口，寄一份給我吧，他即使手中沒有，也一定容易找到一份。蘭多爾夫終於以純粹卑怯者的姿態出現，听了很是愉快，我老等着要看看他那有名的書信。

這裏種種愚蠢的措施，就是把我變成一头循規的和勤勉的牛，也幾乎完全幹不了，真令人非常惱怒。有一個圖書館我不能去，另



一个圖書館是公開的，所藏的圖書目前最引起我的興趣，只是分散，而且開放時間對我不方便；剩下的只有那可憐的閱覽室，那裏永遠借不到什麼東西，圖書的雜亂無章，到了極點。例如納披爾的書，我往來奔走，都借不到，要能夠找到連續的一冊，老是要經過兩三個星期。失望了，只好拿西塞羅的書信來研究路易·菲力普的統治和執政內閣的腐敗。這是一種最清楚的醜事編年史。西塞羅真是無價寶；一身兼克魯教授和賽列。自世界開闢以來，在庸俗人的行列中，沒有看見比這傢伙更卑鄙的無賴。我將把這本快意的小書適當地摘錄下來。今天不再談了。

你的弗·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

(1) 攔哈尼。

**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

倫敦，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七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已一星期沒有動筆。自己也曾患流行性感冒，這大概是由於感應力罷。接着就是瑣碎的困苦堆齊了頭頂，在這個災難的星期中一齊爆發出來了。

附上騎士威里系有趣的信件。

海村的垃圾報〔1〕上登有一篇所謂巴黎通訊，是在倫敦這裏製造的，第一自然是攻擊我倆，其次為代表人路德福·施蘭姆，“因為他的行為不好，浪費妻子的金錢”，又其次為“一半像人的陶斯瑞、朱理亞和步協”；末了，很挖苦地攻擊偉大的金開爾。海村決不原恕金開爾在求乞上的競爭。受稱讚的只有偉大的魯格和斯特魯威。魯格在這封巴黎通訊中讓人家描寫為曾從布來頓往倫敦作一日的

遨遊。這篇饒舌紀事的來源，是由於海村從魯格一封私人信和班堡格一封私人信的胡說中——即從完全對立的控訴中——拼湊起來發表的。

魯格以“無限愚蠢”的姿態出席的大宴會——華爾夫和李卜克內西為親自聽見的証人——並沒有柏林或法蘭克福的代表們參加。他們不願意承認魯格和斯特魯威的領導權。路德福·施蘭姆、賴痕巴哈伯爵（是法蘭克福人，並非黨鬍子）<sup>①</sup>、奧本海姆、步協，最後是獨立的朱理亞，這些黨徒都一再運用陰謀來反對那些愚蠢的神明。自然也具有一些崇高的理由。我告訴你，這整個流氓團是渣滓，是純粹的渣滓。

金開爾將反對我們的恥辱作品付刊，並以他的很柔和的方法，對宴會說了一句“從單純爭取憲法論者到紅色共和主義者”悲痛的和解話。

當這一切驢子為着共和政治而呻吟，金開爾甚至偶然為着紅色共和政治而呻吟時，却極卑躬屈節地伏在英國憲法的屁股後面，就是無罪無辜的“紀事晨報”<sup>〔2〕</sup>對於這種矛盾也曾慨然指出他們，要注意這邏輯上的缺點。

關於蘭多爾夫，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他懷着被暴露的詐偽者的意識，泰然自若地裝成“有體面的人”。

布朗基的喜劇還沒有告終。退職大尉微狄爾送一篇聲明到“祖國”，說自己的名譽感和真理的本能驅策他宣佈：路·勃郎、其他一切人和他自己在最初的宣言中說了謊話。委員會是由十三人而非六人組成。布朗基的祝辭提出於他們大家的面前，並經過討論。他是〔贊成朗讀祝辭的〕<sup>②</sup>六個人中之一。高貴的巴退爾米沒

① 本版把括弧“)”放在“步協”之下，於文意不合，現根據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及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移置“黨鬍子”之下。又黨鬍子(der Bart der Partei)，指黨的權威的意思，請參見第二一信譯者註。——譯者

有看过这篇声明，於幾天之後，同样送一篇声明到“祖國”，說他收到祝辭，沒有報告別人，这样便構成三重說謊者。当“祖國”提及这篇声明，末了並宣佈不再从此等驢子採取絲毫材料時，作出下列的引言：

“我們<sup>(3)</sup>曾時常自問——這個問題是難於回答的——煽動家的牛皮大些，還是他們的愚蠢大些？倫敦來的第四封信愈加增加了我們的困難。因為他們——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可憐的人——是受了極度憤怒的驅策才寫出來的，並且看見他們的名字刊在反動的報紙上，也不怕自己陷於一種無限的糾紛和自卑的地步。他們對於公眾的嘲笑和憤激，滿不在乎：‘討論報’、‘國民大會’和‘祖國’會印刷他們的作文練習；為着獲得這種幸福，世界主義的民主政治並非過高的代價等等。所以我們在文字同情的名義之下，登載公民巴退爾米<sup>(4)</sup>下列的信。……這是一封新的信，我們希望這是对極有名的布朗基祝辭真實性最後的證據。他們最初一齊否認這種祝辭，現在為着肯定它，又互相吵鬧起來了。”

這不是一種壯觀嗎？

我已收到你的郵匯。當你在營業中付出這樣的利息時，你的利潤或損失必定是巨大的。

不要忘記寫信給德郎克。加列死了。附寄一信給法蘭克福的提·叔斯脫。

你的卡·馬克思

(1) 即紐約“德意志快報”。

(2) 倫敦的大日報，當時為帕爾麥斯頓的機關報。

(3) 這裏刪去了“在三月六日的本報中……發表”字樣。

(4) 由“布朗基”改正過來的。

② 方括弧內的文字係根據斯圖加特版編者註加入的。——譯者



## 七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關於布朗基祝辭的事件，的確發展到非常美妙的程度。微狄尔的声明对抗路易·勃郎，有絕大的價值——这傢伙在法國和英國表現为一个卑鄙的說謊者。巴退尔米不可思議地捲入其中。你的來信有一处我不懂：微狄尔声明：“委員會是由十三人而非六人組成。……他是六个人中之一。”这六个人是誰？是第一次声明的簽名人，还是贊成發表布朗基祝辭的一派？

德意志人中的互相搖唇鼓舌，也是有趣的。我在“每日新聞”上看到關於宴会的報告——这事件既是有体面的，所以馬志尼君这一次也不遲疑地混在裏面。“豪格將軍当主席！”这傢伙可能变成一八三〇年杜部耳將軍的一幅諷刺画。依照“泰晤士報”的廣告來下評判，葛林格的金星酒店現在是很神气的。我必須將这种搬弄是非的話總括起來，讓一个斥候前去偵察一下，也並不坏——已經有人願將自己的鼻子塞進这种排泄物中，甚至冒着被逐出戶外的危險，也不在意。

最後的——但不是不重要的——威里系式的名句集很有助於我今日早餐的愉快。这个蠢材！他怎能將施蘭[姆]的信看做对他的第一封信的答覆，我真有些不懂。但萊茵省軍事独裁的机会，沒有報紙去麻煩他，怪哉，那自然把这头笨牛的头弄昏了。真是純粹的下級軍官和上士！社会革命憑藉民軍家庭貧窮的救济；統計降为“粮食、牛馬、运输工具和兵員”的一种登記！这种革命計劃又完全打垮了从前的以五千兵力夺取德國。民軍如不明白這一點，那大家就要对人类絕望了。“我要率領一些人，号召他人”——你知道这傢伙曾有何种企圖？“公民卡尔·馬克思被召於四十八點鐘內來科倫報到，在公民吉柏特的監督和指導之下，担任財政和社会改革的領

導工作。如不服从本命令，如有任何反抗或非議，以及無禮的嘲笑，當處死刑。公民馬克思可取得一個下級軍官和六個士兵的警衛。”——這傢伙對於沙配爾又怎樣說呢！“我們不願再用只圖享樂的人了！”所以斯巴達式的半瓶陳酒半瓶新酒以及肥豬的無抵抗的小獻媚，對於不花錢暴飲和自尋享樂的上士，已經算作一種淫樂了。在科倫可能的一次被圍中，誰知道這肥豬不會受到和薩拉哥撒高貴的帕拉福一樣的擺佈？帕拉福當薩拉哥撒第二次完全（嚴密）被圍時，連影子都看不見，因為他和三四個放蕩的人帶着一羣娼妓正在一個大酒家的避彈地下室飲酒作樂，直到要簽訂投降條約才出現。

但威里系第三封歡呼的、必勝的、只是缺乏金錢的信，是回答誰的呢？是回答施蘭姆曾經送給他的第二封信，還是回答柏克覆他的第二封信？請解釋這一點，並說明你現在是否必須收回那些信件，我暫時很想加以保留，以便偶然做點必要的摘錄工作。

關於鐵路的投機又會盛極一時——自元旦以來，股票大都漲了百分之四十，最劣等的最好。這大有希望呀！

你的弗·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七九 威廉·皮拍和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皮拍寫的]

倫敦，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朋友：

這裏是發表出來的宣言的最後一種：

致德意志人！

祖國的公民們和朋友們！我們這些簽名的人，現在組織一個

“德意志事業委員會”，直等着您們更進一步的決定。

“歐洲民主中央委員會”已經將阿諾爾德·魯格、巴登革命的考斯道夫·斯特魯威、維也納革命的恩斯特·豪格、宗教運動的約翰涅斯·朗格送給我們，監獄也將高特弗里德·金開爾送給我們；我們曾爭取社會民主的工人們送一個代表來。

德意志的兄弟們：種種事變已經剝奪了您們的自由，而我們因保衛自由，已被逐出祖國。我們的敵人破壞了一切法律和契約，任意橫行，奪得赤裸裸的強權；公然輕蔑並誹謗一八四八年的珍貴的飛躍。於是人民又成為一個沒有意志的羣眾，德國又是古老的黑漆一團，並受外國野蠻人意志的統治。我們必須再度奪回民主政治及其法律，再度奪回祖國和自由。

我們知道，您們不會承認永遠喪失您們的自由，而我們自己為加速重新獲得自由起見，永不放鬆一下。大陸的輿論反對壓迫自由的笞刑，我們這些放逐者的言論和行動是自由的，我們認為自己的義務是在用我們的話代表您們的思想感情，是在用人民和法律的名義，起來行動。

我們幫助組織“歐洲中央委員會”，承認支持並保證馬志尼的借款，宣佈大陸一切被壓迫民族的事業為一體，且和波蘭、匈牙利、意大利及法蘭西的民主主義者組成民族的神聖同盟，去對抗它的壓迫者醜惡的陰謀，我們這樣做——我們知道——正是您們從心的深處樂意看到的。

同時我們的共同局勢已經歷過重大的改變。對抗專制主、爭取自由的大進程要訴諸人類的世界法庭。每一天、每一點鐘把罪人放在一種如火如荼的陽光中。裁判就在眼前了。

您們知道自己的狀況已發展到怎樣屈辱、怎樣卑賤、怎樣絕望的地步。俄羅斯人命令您們，奧地利人剝削您們，普魯士人背叛並出賣自己和您們。德意志沒有民權，沒有自由人的安全，沒有民族



的体面，在野蛮人的脚踏踏过的地方，困苦就發生了。奥地利、巴登、黑森和什列斯威—好斯敦的狀況是焚燒、暗殺、劫掠、饑荒和破產，在短時期內，这一切將變成德意志一种普遍的結果。

您們看法國罷——仇恨燃燒到心的深处——它比任何時候都更齐心一致地力求解放——請看匈牙利罷——甚至哥罗特人也改進了——請相信我們——因為我們知道——波蘭是不死的。

所以歐洲普遍地反抗这种赤裸裸的強權不堪忍受的狀況，是一發而不可阻止的了。強權對抗強權——这是正义——它在着着準備中。

我們對於一种比預備議會<sup>①</sup>更有效能的臨時政府，對於一种比國民會議更有力量的人民權力，願以最大的努力，促其實現。我們这些民主主义者要着手做的是掌握做主人翁的人民的司法和行政權（只要提及这种工作，自由派已經要發抖了）。

我們關於財政和報紙的計劃，特別要提出來和您們談談。此等計劃帶有更多營業上的利益。凡購買意大利公債，即直接有利於我們的委員會和我們德意志的事業，而您們目前因資金的丰富供給，特別可助成实际的活動，但現在公佈出來的只有这些。我們是知道在公共意見和公共權力之下使用金錢的。您們試回憶英國人罷；他們說，“首先應募十萬鎊，然後我們替您們取消穀物稅！”兩者都實現了。我們对被壓迫的民族說：“應募千萬法郎，我們就解放大陸！”

德意志的同胞們，您們要記着，不可落在其他民族之後。獻出您們的思想，您們的金錢和您們的手！我們希望您們的熱忱因您們的被壓迫而高漲，委員會在緊要關頭，因您們現在的合作，而充分壯大起來。

<sup>①</sup> 係指一八四八年在美因河上法蘭克福舉行立憲的預備議會。——譯者

我們的呼籲的公佈受在德國的一切民主主義者的委託。  
倫敦德意志事業委員會。

阿諾爾德·魯格, 考斯道夫·斯特魯威, 恩斯特·豪格,  
約翰涅斯·朗格, 高特弗里德·金開爾

一八五一年三月十三日於倫敦。

關於這“文件”的一切評論, 讓你去做, 那些適合你的口味的, 最能在早餐中幫助你發出某種增進食慾的 laughing 的章句, 也讓你去尋。只是絕不要相信, 這文件有我們的創作在內(我們就是具有最好的志願, 也不能這樣好好地完成的), 就那欺騙的方法講, 這製作和威里系有關。說到這一點, 我必須將那可笑的結局, 順便報告你。科倫方面的人昨天寄來布朗基的祝辭, 他們在糟糕的方式中, 把馬克思的德文再譯成布耳革斯的德文。我們取得一份, 附了下面一個便條送給上士<sup>(1)</sup>了。

公民!

大家出身於同樣的商人!

不幸的事情!

不可能早些寫成!

準備幹一切! 成功有確信! 沒有東西單獨保存! 小心!

小心! 小心!

握手, 並致兄弟的敬禮!

擁抱您!

您的知音!

附啓

從瑞士接到了!

無恥的陰謀!

沒有東西單獨保存!

附帶地說! 關於六個人和下級軍官, 魯格和金開爾兩君也討論

得不少。您們相信您們對經濟的研究會得到赦免嗎？（狼藏在山洞中，自有秘密行獵的人）。您們如果不願將此等研究放在祖國的祭壇上，就是叛逆——那就要饗您們以百發百中的魔法的彈丸！还要注意的是：

威里系以後將規定抵押權等等，魯格以後想提出他對財政的計劃。

兩人對您們都公開地提出問題，於是下級軍官連同六個人邁步前進。

我的親愛的，晚安！

你的威·皮·

[馬克思寫的]

親愛的恩格斯：

我讓皮拍在上面將那有名的文件抄給你。魯格藉口要保證馬志尼的借款，要求金錢，以便在“公共意見”之下來使用。在這裏的“普魯士人”中，步協、亞爾斯涅和齊麥曼等對於這種“強大的臨時政府”，懷着巨大的憤怒。

關於使你發生如此疑難的“六個”，就是蘭多爾夫和勃郎、威里系和沙配爾、巴退爾米和微狄爾這六個，總之，是這六個大頭子；匈牙利、波蘭等國未被介紹進去的暴徒沒有露面。

威里系在第三封信中除做自己的思想代表外，沒有回答什麼。從柏克和施蘭姆處既沒有接到一封信，也沒有收到其他東西。這傢伙今天將有一個快樂的日子。約兩星期前，華爾夫於夜間兩點鐘在一個娼寮咖啡館遇着他，高聲叫道：啊！有道德的威里系在這裏！這位道德先生便逃跑了。

德意志中央欺騙局真正的設計者是那個永不疲倦、像皮革樣強韌的雞眼開刀醫生和蔬食主義者斯特魯威。這傢伙只是幹他的老手藝，用骨相學、道德和這一類的廢話，引人注意。這個街頭叫



賣人還帶着一種嘶啞的喉音。這驢子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中著了一部“民主主義的政治學辭典”和一部“民主主義的世界史”。其實兩者中的一種不過是味爾刻和洛脫克的斯特魯威式的翻譯，另一種也不過是對洛脫克作民主主義的解釋罷了。魯格深深墮落了，他要在德國印刷這種無聊的東西，只因對哀傷表同情的警察，才被阻止。

愚蠢的金開爾很會對庸人出賣幻想。這驢子將自己的道具放在有如此老經驗的小丑斯特魯威和魯格的手中，真沒有比這更便當的揭破他的假面具的方法。然無論如何，他是將獅子皮交給這個隊伍了。

你的卡·馬克思

前幾天瓊斯來訪，按照最近所暴露的情形，深幸我救了他沒有參加那次宴會。

〔1〕 即威里系。

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當你研究戰爭史的時候，我正在作一種小小的戰爭，而且有逐漸戰敗的危險，就是拿破崙，乃至於威里系——共產主義的克倫威爾——也找不到一條出路。

你知道，我曾於三月十六日付猶太人斯提柏爾十鎊，二十三日付老班堡格三十一鎊十先令，都是通用的期票。我首先要燕妮直接問過我的岳母。回信是愛得加君將燕妮的錢的餘數又送往墨西哥，我不能從此數中榨出分文。

於是寫信給我的母親，迫她設法，要她支付期票，如果不付的話，我回普魯士，靜待拘留。最後這一着，我確認有些希望，不過驢子們只要開始在各報上大聲叫囂，說工人背棄我，我的名譽扫地以及諸如此類，此項來源自然就会立即中斷的。此事好像一種政治舞台上的突變，和對耶穌-基督-金開爾一種多少經過考慮的模倣一樣。我曾告訴老母，以三月二十日為期。

她於三月十日來信，她們願意寫信給親戚們；十八日又來信，親戚們沒有信來，那就是說：事情吹了。我馬上回信：仍堅持我第一次信中的主張。

三月十六日因皮拍的幫助，付了斯提柏爾十鎊。我自採取一些無結果的步驟後，給老班堡格的期票，在三月二十三日自然要被止付。和這個老人弄成一種很不愉快的下場，他並在可敬的賽列前，狠狠地罵我。這驢子經過在居利的銀行業者找銀行家勞慈，要求關於我的消息。這傢伙——銀[行家]——自然向我的母親和我的私人仇敵捏造這裏一些最愚蠢的事件誣陷我，並且挑撥老母來反對我。

我對於老班堡格沒有別的办法，只好付給兩張期票，一張是倫敦的，從三月二十四日起四個星期後照付，另一張是三個星期後在居利由母親支付，藉以抵補第一次的期票。並立即告訴母親。今天在收到你的信時，又接母親一信，她極端無禮，並充滿了道德的憤怒，堅決宣佈不理會我要求她支付的任何期票。

所以我只有期待四月二十一日已經被激怒的老西門·班堡格的極端办法了。

同時我的妻已於三月二十八日生產。生產倒容易，但現在病得厲害，原因多半是家務上的，體質的關係較少。此外，手中實在沒有分文，却有許多小雜貨商、肉店、麵包店等的賬單要付。

關於蘇格蘭方面的遺囑，在七八天內，我這裏会得到抄出的一

份。如有什麼出息，那小班堡格为着自己的利益打算，是会取去的。我不能依賴它。

你会承認：这全部臭东西頗为有趣，而我陷在小資產階級的污泥中，簡直沒頂了。然人們仍舊剝削了工人！並且一味企圖專政！何等可怕啊。

但並不止這一點。当寄居布魯塞爾時，居利的一个製造業者借了錢給我，因为他的鐵工場景况不好，此時催我償还。这对他就更糟了。我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末了，为使事情達到一个悲喜劇的頂點，还要加上一种秘密，我現在將用簡單的幾句話透露給你。可是正被打断，必須去看護妻的病。講到那种你也是其中一个角色的秘密，下次再談罢。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商人和製造業者等人怎样計算他們收入中自行消耗的一部分？此項金錢也从銀行家取來，还是怎样取得？請對這一點給我一个答覆。

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日

一八五一年三月(1)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今天接到你寄來的一封信的通訊處。厄門拆開過你的信嗎？你必須把這件事弄個明白。

你的郵匯<sup>①</sup>來得正是時候。這一次資本的周轉有十倍的速度，和蒲魯東君的鐵路收入一樣。

你可以想到，我是不偷閒的，除你預付的金錢外，我希望從世

---

① 本書作“郵政匯票局”，現根據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改為“郵局匯票”，省稱郵匯。——譯者



界各处搜集不足的數目。

關於秘密的事，我不寫了，因为到四月底，將不惜任何代價來看你。我必須離開這裏一星期。

最糟的是現在我的圖書館研究工作突然受到阻碍。我進行到在五个星期之內可以完成整个經濟学的混帳东西。此事一經了結，將在家著經濟学，並在博物館鑽研另一种科学。这開始麻煩我了。實質上这种科学自亞丹·斯密和李嘉圖以來沒有多大進步，虽然作了許多个別的研究，但常是過於纖細的。

上次信中所提的問題，請予以答覆。

你現在既研究軍事学，不能借助於“新萊茵報”和關於帕尔麥斯頓等的藍皮書，將匈牙利的战役从新整理一下嗎？这是很有用的。在較短或較長的時期內，我將出版兩册六十印張的書，篇幅是很可觀的。你如果願意知道个別的陰謀、战役和人物，只須寄信給我——開口的——上面寫貝克男爵夫人。我和她有联系。她是噶苏士的女間諜。而且對於匈牙利的齷齪勾当是一种真实的年代記。我們必須利用她。她很蠢，不会隱藏真相。我在这方面是有經驗的。

可惜我妻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兒。更坏的是她很衰弱。

附上但尼尔斯一信，講到他的生理学，我曾詳細寫信給他。他的信中半合理的部分是对我的信的反响。無論如何，請將这廢紙寄还，並將你对此的意見告訴我。

你的卡·馬·

此外，在現在的狀況下，你尽可能時常來信，当十分感謝。你知道我在這裏的交际多少只限於愚蠢的人。

(1) 係四月之誤。

## 八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四月三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的信件被拆開一事，十分奇怪。在賬房間只有我們的賬房能够拆信，但我不相信他有这样做的胆量；此外，他只能於老希尔不在時代拆，但我不相信後者離開过賬房片刻。厄門一家，沒有人在城內。這事件自然無从解釋，然有一个重要的机会——試看議會为亡命者所提出的質問——可以在郵政局內發生。那个多半为厄門兄弟廠服务，不大替厄門和恩格斯廠做事的賬房，我近來有些怀疑，早就加以注意；不过从怀疑的情形達到拆信，距离还远。無論如何，將來我会預防的。即使那个蠢材看过信，也得不到多少材料；例如他要隨時利用我父親會來的消息，便会露出馬脚，將立被驅逐。然如說过的，我不相信他有这种胆量。

關於你在最近之前一次信中提出來的問題，不完全明白。不过，我想下列的說明也够解釋。

商人作为一个商店，作为獲取利潤的人，这个商人又为消費者，这在商業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並且互相敌对地对立着。開商店的商人的賬叫做資本賬目，又分利潤賬目和損失賬目。吃、喝、住並製造兒女的商人的賬叫做家用賬目。所以家用賬目的每一个錢是从資本賬目中借來的，这种錢是由商業的經營轉化为私人的使用。家用賬目只是一个借方，絕不是貸方，所以是商店最坏的債務者之一，到了年終，家用賬目的借方總數是一种純粹的損失，要从利潤中除去的。家計消耗的數目，在決算和利潤率的結算中，通常視為仍然存在，視為利潤的一部分；例如十萬達列資本賺得一萬達列，但五千是被消耗了，計算起來，是獲得了百分之十的利潤，在一切正確記賬之後，下年度的資本賬目为十萬零五千達列的借方。这种手續本身比我這裏所陈述的稍为複雜，資本賬目和家

用賬目很少接觸，或僅在年終決算才接觸，而家用賬目通常為造成經紀人的現金賬目的債務人；但結局是歸到這一點上。

在有更多股東的場合，這事件是很簡單的。例如 A 在營業中有五萬達列，B 同樣有五萬；他們獲得一萬達列的利潤，每人消耗二千五百達列。年終的賬目為——單式簿記沒有假定的賬目：

在 A B 合營的 A 貸方——投資……………	50,000 達列
在 A B 合營的 A 貸方——利潤分配額……	5,000 達列
	<hr/>
	55,000 達列
在 A B 合營的借方——現金……………	2,500 達列
下年度的 A 貸方	<hr/>
	52,500 達列

B 也正是這樣。但營業總是計算獲得了百分之十的利潤。總之：商人在計算利潤率時，不管股東的生活費，反之，在計算因利潤而形成資本的增加時，便將此等生活費一起算進去。

關於寫匈牙利的戰役——如辦得到，寫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全部戰役，還要好些——只要找得着一切材料，我是願意的。“新萊茵報”除和奧地利的公告對照外，別無用處，你知道這些公告是如何不完全。單是關於這次戰役的著作，至少必須有十至十二種，即使是這樣，也還缺少一件主要的東西：即噶蘇士的“克慈龍尼”（公報）。如沒有關於兵力、糧食供給和武裝配備等的全部材料，要加以推論，那在戰爭史上是更容易惹起恥笑的。這一切登在一種報上，各報同樣獲得不正確的報道，問題就在自己必得從這少數材料中作出正確的結論。但在所有決定性的場合，事後可以說：這裏本當如何如何處理，雖然結果似乎相反，這裏定要正確處理，因此我相信匈牙利戰爭的材料還沒有充分在公眾面前公佈。例如奧地利和匈牙利軍隊及各師團在每次戰役和每一重要行動前夕的狀況，誰會告訴我呢？噶蘇士和革革易的備忘錄必須首先出版，滕平斯基所提出的作戰和出兵計劃必須以真實的形態公佈於世。然即就現



有的材料講，也已經能作某種闡明，也許能草成一篇十分有趣的論文。匈牙利、波蘭的暴動，和一八三〇年波蘭的，一八一二年俄羅斯帝國的一樣，當一八四九年初，只是因冬天而獲得拯救，這現已是十分明白的事。匈牙利、波蘭和俄羅斯是冬季不能侵入的歐洲僅有的國家。但一種暴動只靠圍繞它的深不可測的爛泥得救，已經是大不幸了。奧匈間的事件倘若不在十二月而在五月爆發出來，那永不會有一種匈牙利軍隊的組織，而全部糟糕的事會不多不少恰恰和巴登的一樣告結束。我愈加用苦功研究戰爭，便愈加輕蔑那種英雄氣概——那只是一句無味的空話，一個普通士兵永不會掛在嘴上的。拿破崙不出佈告，不誇誇其談，只是冷靜地說話，從不提光榮的、不屈不撓的勇氣等等，至多不過說他打得好罷了。

然明年如有一種革命在法國爆發，神聖同盟至少要進到巴黎的前面，這是絲毫沒有疑義的。就我們法蘭西革命家顯著的知識和稀有的精力講，巴黎的堡壘和城壁是否也配上武裝，並準備糧食，還很成問題。但兩個堡壘，例如聖·得尼及其最近的東鄰的一個，如被奪去，那巴黎和革命在達到新秩序之前便垮台了。我下次將對你詳細說明軍事上的形勢，同時指出，至少可以遏止一種侵入的唯一手段是由法蘭西人佔領比利時的要塞，由一種很有疑問的暴動奇襲佔領萊茵的要塞。

下面描寫普魯士固陋的騎士氣質並說明後來在耶拿戰敗等等的笑話，會使你歡喜：拿破崙在馬倫哥的戰役中，表面上是冒險的，但在根本上是完全安全的突擊，使普魯士將軍普羅——出自老佛里慈學派，為一八一三年後起的普羅的父親或叔父——產生下列的見解：一、確立一種不合理的戰爭方法，使敵人時常因新的瘋狂行為“而陷入疑難中”，二、步兵不用槍而用長矛，和在三十年戰爭中一樣！要打拿破崙，却拋棄火藥，你說怎樣？

你不管一切，將於月底來這裏，使我非常高興。但必須趁這個

机会，將“新萊茵報”的全份帶來——我將從那裏取材描寫全德意志民主主義的驢子們，並作成法蘭西人的行狀錄，在我們再投入任何一種泥坑之前，這種工作無論如何是必須實現的。可敬重的李卜克內西如為着這個目的（他能勝任愉快的），到博物館去翻閱柏林、法蘭克福和維也納會議的決議——那裏一定有（在速記的報告中）——並將整個左派的事摘錄出來，那就好了。

你知道，我並沒有看過但尼爾斯的結論。這傢伙堅持“概念”為人与人之间等等的媒介物，是可以理會的；你自不會對於一個生理學的著作者來談這一點。他最後總是以下列的議論為護身符：即每種對人發生作用的實在事實，在人們中誘發概念，而對於這種事實的反應，在第二次固然是事實的結果，但在第一次却是概念的結果。這種形式邏輯簡直用不着加以非議，問題完全在原稿中他的敘述方法怎樣，這我不知道。我以為最好是寫信給他，他現在知道這些和那些部分暴露了怎樣的誤解，當予以改變，以便“真的”見解明白表現出來。這是你能夠做的一切，或者你對於有疑問的地方，必須在原稿的邊上標明出來，然這也不大好。

很想知道你夫人的健康情形怎樣，竭誠問候她。

你對於經濟學的準備工作終於完成了，令人歡喜。這事情的確拖了很長的時間，你如果還有一本認為內容重要的書沒有看，便不會動手寫作的。

你所計劃的六十印張兩巨冊的書和出版人交涉的情形如何？此事倘若弄妥了，已經可以找到一個人，他對匈牙利的論文可以供給必要的材料——我當列舉出來；——必要時，稿費可以等待後來再算。然必須有一張很好的匈牙利和濟本步根的詳細地圖，如可能的話，還要一些戰場詳細地圖，就我所知，此等戰圖是向來的地圖集中所沒有的，即就前面一張講，也非有十五至二十達列買不到。我當請衛登麥爾搜尋這種東西。附帶地說，你有他的通訊地

址嗎？關於 ABC 的軍事書上的組織和戰術各點，我要問他，因為此處恰恰不能獲得這種垃圾。又請看能否從貝克處找到關於匈牙利的書，或由她去找。在你處的狄克爾，現在我也需要。

你的弗·恩·

四月三日。

### 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想，今天終於要寫好我的大規模的戰略論文。今晚很晚才會辛苦地完成，這有一部分是由於受到障礙，一部分是必須參考各細目，還有一部分是由於這論文比我所想像的要長些。然這完全不適宜於出版，只能作私人的報告，作我自己的一種練習。

我對於威靈敦，也開始逐漸有了了解。這個執拗、強韌和頑固的英國人，挾着他那個民族利用物資的充分常識和才能；慢慢地考慮，審慎地從事，不管有怎樣巨大的幸運，從不依靠一種僥倖的偶然事件；倘若不是常識不適宜於使他衝到天才的高度，那他一定變成一個天才。他的一切事業是模範的，但沒有一件是卓絕的。像他這樣一個將軍對於英國軍隊，就和特製的一樣，每個士兵、每個少尉、在自己的範圍內，是一個小威靈敦。他深深認識他的軍隊，這種軍隊所具有的執拗的、防禦的強韌性，這是每個英國人從鬥拳場帶來的，因此使它於八點鐘緊張的防禦戰——這一定使其他每種軍隊崩潰的——以後，還能取一種驚人的攻勢，而以齊一性和持久性去補足攻勢中所缺乏的活潑性。滑鐵盧的防禦戰一直等到普魯士軍的來到，倘若沒有三萬五千英國人作核心，是沒有一種軍隊能夠保持得住的。

此外，在西班牙的戰爭中，威靈敦對於拿破崙作戰技術的觀



察，比拿破崙运用这种技術所打敗的各民族要高明些。當時奧地利軍混亂不堪，而普魯士軍——因為他們的智力所看到的地方，無非是砲火，沒有別的東西——認愚妄和天才為同一物，只有威靈敦完全巧妙地行動着，懂得避免奧普軍所犯的錯誤。他不模倣拿破崙的動作，只是使法軍對他採取動作時發生無窮的困難。他如果不是必須出於政治上的顧慮，那就沒有犯過一次錯誤；雖是這樣，然我也沒有發現他表現絲毫天才的火花。納波爾自己指出他有好多機會可以造成斷然有效的天才的突擊，他却沒有這樣考慮過。就我的見聞所及，他從不懂得利用這樣的機會。他在自己那一品種上是偉大的，偉大到極境極界，然沒有抹去中庸的性格。他具有士兵的一切特質，這些特質的形成都是齊一而顯然和諧的；但恰因這種和諧阻礙着特質中的每一種單獨向真正天才的發展。有怎樣的士兵，必有怎樣的政治。他的政治上的密友庇爾有幾分是他的複製版。兩人代表保守主義，這種主義憑着常識，很有禮貌地將一個一個的據點不斷地放棄，終於融化在資產階級之中。這就是向托列斯·未德刺的撤退。這就是威靈敦。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一日。

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一八五一年四月十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還沒有接到信，現在也只能接到這幾行，因為我天天在等待着你預告要寫的信。附上天狼星的信一封。四天前我已回過信，不過沒有答覆他對你提出的問題。

有一個我不認識的斐西耶從美國寫信來。已經暫時讓李卜克

內西回他的信了。

洛塔刻有信來，下次寄給你罷。這驢子也是美國的編輯。他的信明白表現一件事，即從極境極界的遠西一直到東方，到處反對我們，大聲叫着、罵着、並寫着。威特林在他的小報〔1〕上登出一篇來自巴黎的論文（表面上是如此，實係威里系的作品），反對我和你。在另一方面，什璠斐曾攻擊偉大的威里系。

斯特魯威於保證一千万借款之後，馬上在商業區散發一種傳單乞錢，以便與阿瑪利亞移居美國。他成功了。上星期五，他逃走了，老是與阿瑪利亞在一起。

威里系在葛林格指導之下，從事各種各樣的 trucker [?]①。此外，他自接到假柏克最後的答覆和附寄的祝辭後，兩星期來，患着胆熱病。這些日子沒有離開禮拜堂，即營舍。當他回到風車街時，帶着祝辭和緒論去討論，也許要交出貧困證明書。

沙配爾已經替英國作成一種憲法，因為他們在同一風車街，經過充分的考慮和詳細的討論後，議決：英國沒有成文的憲法，必須獲得一部。沙配爾和吉柏特將給予它這種憲法。並已經草擬好了。

希墨爾斐尼系②往遊德國，為着威里系和沙配爾、魯格和金開爾、柏克和西格爾的共同利益，到處用陰謀來反對我們。特別在金開爾崇拜狂的地方，尤其是在威斯特法楞、奧斯那布律克和貝里非特等處——這些地方的人們對我們从不懷好意——那種誹謗是無窮無盡的。

你的卡·馬·

〔1〕“工人共和國”。

①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字譯作“狡猾、欺騙的勾當”。——譯者

② Schimmelpfennig, 原文作 Schimmelpfenninck, 一九二一年斯圖加特版作 Schimmelpfennig, 本書以後所見也作如是, 故加以改正。——譯者

## 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在幾天之內，至多八天，你將再收到五鎊，倘若不是剛才一次要付出十鎊，那今天就寄給你了。

我這幾天四處找天狼星和德郎克的信，都沒有找着。必定是你將兩信帶走了。如在你那裏，望回信寄來，以便馬上寫信去。又從新奧爾良寄出的斐西耶的信，我也找不到。

我們對於不好的結果，用不着多訴苦。我家中恰有一部薩發里的“回憶錄”。拿破崙也有他自己的——而且是怎樣的一部啊！這個薩發里是此項著作中一個出色的榜樣。世間沒有比這傢伙更平庸的。有某些人相信自己是合格了，却甚至不懂得“共產黨宣言”，這個薩發里就是幻想已將拿破崙收在夾袋中，他是理解他的全部偉大處的少數當選人之一，然他對於行軍或作戰計劃，沒有一種是了解的。當他寫“回憶錄”時，對於這些戰役幾乎沒有作過一次條分縷析的描寫。他既想為拿破崙和他自己寫辯護，就不會放過機會竭其所能，可是我們看到的，却滿紙只是一些浮泛的空話和一個僚屬的見證人不連貫的、紛亂的瑣屑事項。如關於奧斯特里齊這傢伙只知道，當法軍縱隊推進時，敵人的側面行軍被襲擊，致截成和法軍縱隊一樣多的許多部分——正是一字一句將拿破崙的公報照抄一遍。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他一無所知。然對帝政和執政政府時代，却長篇大論地喋喋不休。這是一隻真正典型的蝦蟆，吹牛、說謊、卑屈，對警察高貴的行動表示心悅誠服，不獨在逮捕時陶醉於權力感中，即在偵察時也顯出一股嚮往的熱情；並且對於一切種類的愚行和陰謀，都甘供利用；可是到處表現十分平庸、趨附和眼光狹隘，以致到處都必須要加以制止和必須有確切命令的指



示。總之，他絕不是一個可推舉的人物，實質上，比起某些朋友來，不見得更好，也不見得更壞，不見得更有用，也不見得更會搗蛋。然拿破崙因時制宜，使他成為一個適用的工具，成為羅威哥公爵兼廷臣，即在俄國皇帝之前，對這種職務也不會辱命的。但這樣的傢伙簡直是可以收買的，尤其需要的是金錢和權力。

薩發里的“回憶錄”在法國是很有名的，而高貴的梯也爾竟厚顏無恥地加以剽竊，不下於英國經濟學者的剽竊，而且不僅在空談上，即在關於行政等等的事件上，也到處以薩發里君為一個主要的來源。

就“泰晤士報”來下評判，倫敦現在必定顯出恐怖的景象，因為韃靼人、法國人、俄國人和其他野蠻人都已霸佔那地方。還要使這種景象添色的是世界各地的特務隊，甚至普魯士的憲兵都會來湊熱鬧，至於德國民主主義的朋友們如奧脫堡之流，將於六月趕來看大展覽會和大人物，還沒有計算在內；這真是夠壯麗的了。注意，人家會寫信介紹一些人給你，或者不用介紹信，將他們送來麻煩你，他們會要求你介紹給賴得律、馬志尼、路·勃郎和科息第厄，並且以後在德國還會發出可怕的議論，因為你沒有使鄂康諾邀請他們午餐。會有人來說：是馬克思先生嗎？——我很榮幸——你認識我罷，我就是紐豪斯，是屠麟根運動的首領！

科倫副市長協克關於普魯士親王的演說，在市參事會所引起的紛擾，以及這個親王所發表的無恥的演說，你總看見了。“報紙不好，科倫的報紙必須改良！”這個可憐的布留格曼——自然抓住這機會說話，和尿泡樣滔滔不絕，要人們在檢查之下，怎樣最謙恭並最善意地寫作，藉以取得偉大的自由。但“我們的斯圖普”現在也是市長，且是科倫最大的人物，而你的內兄<sup>①</sup>挾着可讚美的熱忱，沒收

<sup>①</sup> 指斐迪南，為威斯特華倫男爵的長子，燕妮同父異母的長兄，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做普魯士的內務大臣。——譯者

書籍。我只怕他接着就会以普魯士官僚布魯特<sup>①</sup>的資格，也來侵害你的著作，這可能會不愉快地停止稿費的支付。另一貴族內兄，即佛罗稜庫爾爸爸，如德意志各報所報道的，是用吹打送進天主教堂的懷抱中的。然你的親戚至少是有趣的，在我的親戚中，我必須單獨創造猴把戲的歷史啦。

附帶地說！請你從科倫的但尼爾斯或你認為適當的其他人處儘可能快地為我取得一信（直接寄這裏，因此便有科倫的郵戳），報告收到我的兩張五鎊鈔票，連同早前一次寄去的，共十五鎊，並聲明，已經依照我的指示，將此款付給科倫有關諸人，而我对他們的賬目因此完全了結——你如願這樣做，真是感激不淺。其餘還可以說些無關緊要的事，並問候幾句，使信不像是硬造的。我預先感到，將開一種提高薪水的談判，必須有何種文件，於必要時證明我曾付過科倫的債務。我接到這種信愈早，便愈好。願意怎樣進行，完全由你決定，能為我找到這文件，自然高興，這是我們兩人辦事，和他人沒有多大關係。你為我的緣故，可以在信中說，我曾因女性而負債，或早前為着同盟的目的，担保了款項，現在必須償還，或者隨便你怎樣寫，都無所謂。此外，那種信件即將於六月寄還原主。要緊的一點是科倫的郵戳日期當在五月上半月。

你家中的情形怎樣？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馬上來信。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五月一日。

剛才找着天狼星和斐西耶的信——德郎克的却找不到。今天還要寫信給天狼星。當你有信寄科倫時，最好是為天狼星的旅費事催催他們——你是知道科倫諸人的。

---

<sup>①</sup> 參看第六二信（第一六九頁邊註<sup>②</sup>）。——譯者

## 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三日

一八五一年五月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据天狼星來信，已從科倫取得一張英國護照和他自己及德郎克的旅費。德郎克也做了一篇關於意大利革命的論文送給科倫的人們。

但在當時慶祝二月革命委員會的宣言中，確實有德郎克的簽名，載在路易·勃郎的刊物上，這是奇怪的。我們將要求他對這種異常的情形加以解釋。最好是在小傢伙方面沒有自作聰明的行為。

柏克將他的排字所和印刷所遷到味末，政府的迫害似乎沒有傷害他。我的廢物的一分冊<sup>(1)</sup>已寄來，但只有一份。

這裏的“德意志中央民主委員會”在偉大的海村對它宣告“軍事服從”的同時，已經解散了。甜蜜的金開爾向可尊敬的商業區的人們作轟轟烈烈的演講——基尼<sup>①</sup>講十二次；甜蜜的通過一個委員會（其中有柏林的奧本海姆），四處分送這些演講券，約有三百聽眾——自然不可陷入危險中，已經退却了。豪格也同樣爭吵起來了。魯格的財政似乎很紊亂，他企圖購買一種照相設備，做一個照相師，遍遊全國。

韋爾特今天寫信給我，非常不滿意；長鼻子和燻肉都使他厭煩了。他又說，“一個光輝的局面”威脅着他——結婚嗎？但太老了，不能變成一個俗物。你知道我們的朋友韋爾特。他即使處於安樂的質樸的情況中，也很快就會生厭的。他的朋友坎普很不愉快地

---

<sup>①</sup> Guinea, 英國金幣名，一七一七年規定值二十一先令。——譯者



指着那沒有價值的舊書對他說：“一切徒具外表，並沒有真正深入的”。這就是德國一般的狀況。

這裏集合了各種各樣的人物。但我不相信這會怎樣煩擾我。因為凡是產業家認為自由主義的、急進的、或只是新奇的东西，都會使葛林格或金開爾的小圈子〔大為〕〔2〕注意，於是馬上雜着誹謗，加在我倆的身上。這對我們就更好了！

圖書館在這整個星期中關了門。關於那個紅色蠢材，沒有再聽到什麼消息。

但尼爾斯來信說，他們代表的地方沒有比柏林更好的，那裏有兩個“有才能”“有體面的人”受指揮，十分活動。

塔普曼①患淋病，很厲害。自和男爵夫人〔3〕經過一次劇烈的爭辯，事情雖又解決一半，但他的地位却因自己的輕浮更下降了。

佛科的擺錘實驗將在這裏的工業學校中進行。

上次說的致但尼爾斯的信，我將於明天寄去。施蘭姆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法，帶來一張月季票。

海村在他的垃圾報〔4〕上又用他那“本地的”污泥向我擲來，這不幸者。這傢伙是怎樣的笨啊，施蘭姆為着錢，用“牟勒”的名義，對他通訊，盡是一些過時的廢話，如布朗基祝辭之類，竟偷運到他的小報店中去了。

幾天前，威里系遇着班堡格，早前也見過一次。他走到他的面前，握握手說：“我大病了三個星期。不能出門。革命進行得很好。特別是倫敦這裏，我們很活動。組織了兩個新支會。沙配爾非常活躍。”

下一次寫得再多些吧。下星期我將往圖書館，為你对路·勃郎的著作認真找材料。

你的卡·馬·

① 即威廉·皮拍。——譯者

我的妻[囑代為問好]<sup>(2)</sup>。皮[拍]時常來麻[煩我們]<sup>(2)</sup>，她很生氣。

此外，你常贈送給郵局一張郵票。一張便夠了。

(1) 指赫爾曼·柏克出版的馬克思的“論文集”，只出過第一分冊。

(2) 原信紙張破損。

(3) 指洛特細爾德夫人。

(4) 指紐約“德意志快郵報”。

### 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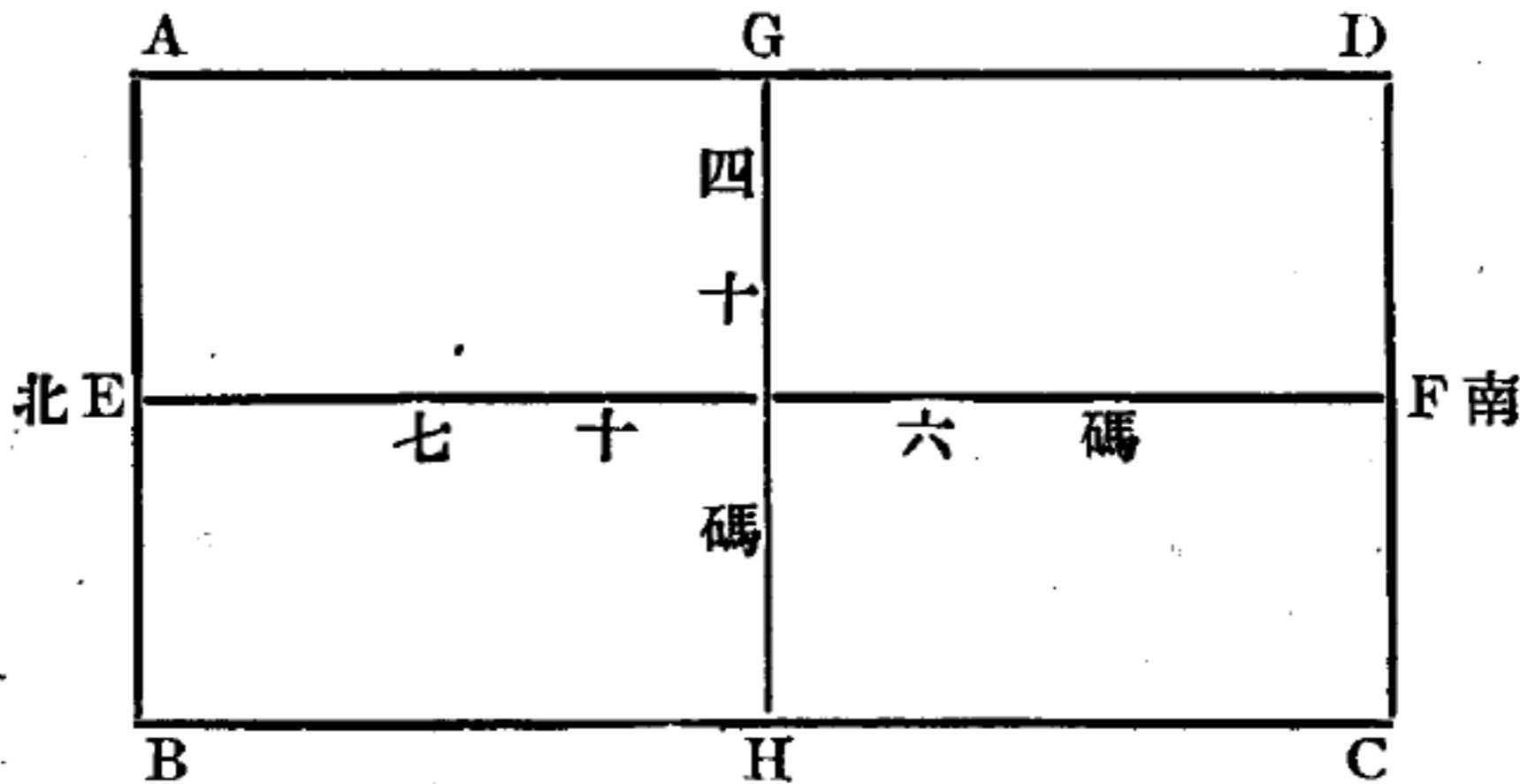
五月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現將下面關於應用電氣於農業的文章寄給你，逐字逐句都是英文的。請你立刻回信：

一、你對此事的意見怎樣。

二、請用簡易的德文說明原委，因為我不完全了解內中的情形。



一塊土地分成長七十六碼、闊四十碼的長方形，每一塊恰為一畝。上圖就是這樣一種長方形的地形。

在A B C D各點釘下木樁；外圍的綫代表粗大的鐵綫，繫在各

个木樁上，互相連結，形成一個四方形綫網，並埋入地下三吋深；在 E 和 F 兩點上建立十五呎高的支柱；一鐵綫在地下 E 點上和交叉綫連接，沿支柱上昇，經過長方形的中央，達到 F 支柱的上端，再沿支柱下降，和這一點的地下交叉綫連接。我們在這裏必須注意，四方形的構成當自北至南，使從 E 到 F 的鐵綫和赤道成為直角。大氣中產生大量的電氣，連同地球的運動，不斷地自東往西，這是周知的事實。這種電氣為張在從 E 到 F 的鐵綫所吸收，傳達到地下所形成的 A B C D 四方形綫網……在 G 點的地下放一袋木炭，在 H 點安置一塊鋅板，用一根鐵綫經過這兩根支柱，連接起來，和對 E F 兩支柱的連接一樣，E F 一綫是和 G H 這條綫交叉的，這樣便可以產生所需的任何分量的電氣。這種設備的費用是每噸一鎊，只要注意鐵綫的保護，並每年加以更換，據一般計算，可保持十至十五年。

支柱是用乾的木材製成的。當面積增加，費用即減少。……設計的方式如下。用指南針和適度的繩子測定木樁的位置，而埋藏的鐵綫即固定在木樁上（通過一小鈎釘）。埋藏鐵綫時必須注意，縱綫恰合於指南針的從北到南，橫綫恰為從東到西。這根綫埋在地下必須是二至三吋深。於是埋綫的綫路便完成了。架空綫的裝置必須使它的兩端和埋藏綫連接起來。然後將釘有一隻木釘的木樁打入地中，兩根支柱（一長十四呎，一長十五呎）的佈置，恰合於指南針上從南到北的方向，鐵綫經過支柱，繫在木樁上，但在這一點上同樣和埋藏綫相接觸。架空綫〔不〕可拉得太緊，否則風會把它弄斷的。

事情就是這樣。

“德意志中央委員會”的人們已經有了 X 次的聯合，現在豪格將軍的一個廣告，宣佈於五月十日出版他的“宇宙”，有魯格、金開爾、朗格諸君參加工作。這將是美妙的。



塔普曼剛才帶來米刻尔一信，表示德意志的民主主义者——也有一些共產主义者——在魯格的不來梅報〔1〕的報头上不知疲倦地誹謗我，而德國的庸人以及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對於這一類的食料，自然是狼吞虎嚥。这些傢伙对我必定还怀抱一种大恐怖，故現在用尽一切手段，要使我在德國站不住脚。

你的卡·馬·

瓊斯昨天作了一次反合作社运动的真正出色的演講，当着自己听众的面公開加以攻擊。他对我說，和哈尼办報，的確不会有出息，因为对他的夫人是沒有交道可打的。他目前將依靠自己的力量，出版一种雜誌。

〔1〕 指“不來梅日報”。

## 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明天或後天，你当收到郵匯。我們的賬房今天又沒有現錢。

你从什麼時候起在信上打上这个美麗的印章的，难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整个“新萊茵報”編輯部似乎会在今年夏季集合於倫敦，也許佛萊利格拉和可尊敬的布耳革斯除外。天狼星一定來，真使我欢喜。此外，我現確知這裏的國境外事局的情形，絕沒有从前那样嚴格，因此全部禁止送亡命者前來的聾人听聞的話，都是胡說八道。

阿尔牢恩妖精<sup>①</sup>在日內瓦宣言上簽名一事，是非常特別的——一种不易了解的錯誤——，这正是必須嚴加監視並管束这些青年的新証据。这小傢伙的書信表現过度的熱忱，也許會相信自己在

① 指德郎克。——譯者

從事於一種著名的天才奇行——只能解釋為這樣的一種錯誤。必須嚴厲地詰問、叱責他，並勸戒他尤其不要有過度的熱忱！

下次我將把威靈敦一八一一年的一篇經濟論文報告你，是關於殖民地商業的自由貿易和獨佔的。這論文有些奇怪。他在起首時雖帶着貴族的、軍閥的狂熱，將商人罵了一頓，然所涉及的是西班牙的而不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他能裝成一個自由貿易論者。他沒有想到，此等原則以後必須應用到英國的殖民地上去。這是一種笑話。這個老愛爾蘭人僥倖戰勝了拿破崙，後來必須屈服於科布登之前，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受着自由貿易尽情的宰制。然世界史給予極多愉快的觀察機會！

倫敦“德意志民主臨時政府”的解体，倒使我發起愁來。保持驢子們在公眾前的笑柄——這樣一個美麗的機會馬上要消逝了。因此使偉大的夫藍次·拉佛在“科倫報”上和保羅·佛蘭克君及其他驢子們重作朋黨之爭。他被選入任何國民狂人議會和發言的機會又成熟了：“諸位先生，現在科倫城已經看到一個偉大的日子了！”這頭牛住在布魯塞爾。我們的朋友，即司令官恩格斯，已是將軍兼第一任司令官，庸俗的人們為他設宴，“我們的斯圖普”在席上祝他健康。你看，他雖也叫做恩格斯，還能有點成就。那隻老肥豬，即拿破崙部下的前尉官，很歡樂地感謝宴會和科倫城特別具有的普魯士精神。

此外，我在道義上相信，當展覽會期中，威里系及其同派正醞釀着一種英國革命化的大計劃，不過他們不會插入一個指頭，這同樣是確切的。沒有什麼事情單獨地存在着！

我的信上所貼第二次郵票是為着可以較遲投遞。貼上這種郵票，在普通郵務完結一點半鐘之後，這信還能趕上同一郵車。而且這是由店中付給的。

你的弗·恩·

## 八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趁今天第一次郵期，寄給你郵匯五鎊，想已收到了。

英國郵政的確有點問題。第一，你接到的信是打開的。第二，前天你寄給我的信，印章被塗改過，特將信封附還。今天星期四，即八日晚七點鐘，接到你五日——星期一——談電氣問題的信。這封信有倫敦六日（星期二）三個郵戳，內中兩個表明星期二早晨十點鐘前已經發出。接着是曼徹斯特七日（昨天）的一個郵戳，最後是今天兩個郵戳。還有一個被塗抹過，修改得我不認識的圖章，特轉寄給你檢驗一下。今天我還要將信封送給此處的郵政局長，要求解釋，為什麼交信的時間不是昨天早晨，竟遲到今天晚上。請回信確切告訴我，信是幾時發出，所蓋印章是否正常。我們對這些狗要爭吵一下，使它們去想想。這些傢伙行為卑鄙，今天的“每日新聞”表現得十分明白，它直接宣佈帕爾麥斯頓已經要求在維也納和柏林派特務監視亡命者，而柏林的斯提柏耳和哥爾德海姆諸君對英國的公眾，已把它適當地表現出來了。我們如能像馬志尼從前釘住格拉罕那樣去釘住葛桑，那就好了。

上面提及的信有些異樣，也可以從他們所作的一種記號證明出來。封面上曼徹斯特這地名的前後都有十字又如下：

×曼徹斯特×

原來的比我這裏所模倣的還要粗得多。

請將我寄給你的印章保存着；我們也許還用得着它。

關於你提出的其他各點，明天回信，現在就去送這封信和給郵政局長的信。竭誠問候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六月(1)八日晚十點鐘，星期四。



那信被拆得不大巧妙，以致原來較大的印的邊緣，還清楚地看得出來。信的封口處既沒有漿糊，一切印的封蠟也就沒有用處。我這裏恰恰缺少封蠟，我既希望你收到這封信時，沒有被拆開過，所以只好將它寄到施蘭姆處，因為他住的地方比皮拍的靠近你家，這樣你至少有機會迅速接到信。

全盤考慮一下罷，如將信寄給皮拍轉，還要好些，我也可照辦的。

(1) 係五月之誤。

## 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天寄上兩信，一封只是一張郵局匯票，沒有其他內容，另一封由塔普曼轉。希望兩信都已經達到。

關於電氣的事，就構造講，是簡單的。假定你的圖所表示的 A B C D 四角有木樁打入地中，並有粗大的鐵綫埋入地下三吋，由一個木樁達到其他木樁，在地下圍繞整個面積。在 E F 的北和南兩處樹兩根支柱，高十五呎，同樣用鐵絲聯繫起來。這鐵絲的兩端由支柱下降，和地下的埋藏綫 A B C D 連接着。從 G 到 H 兩根支柱上也同樣繫一根橫綫，和 E F 綫的中央交叉。至於一袋木炭和鋅板有什麼用處，我不大清楚，因為對木炭在電氣上的性質，已經忘記了——我想，經過埋在地下 G 處的木炭和 H 處的鋅板，與埋在地下的粗鐵絲連接起來，設計者意在使電氣分極，即分成陽極（鋅）和陰極（木炭）。

其餘是關於技術的事項和鐵絲的絕緣等等。

你既沒有再寫信來，我猜這件事是關於某種實驗的，相信你曾經告訴我在“經濟學者”或其他刊物上登載過。我對於它的結果頗

为怀疑，然一經擴大並改善，可能有什麼結果。現在要問的只是：一、在這種方法中可以从空气中吸收多少电气，二、这种电气對於植物的生長和發芽起怎样的作用。無論如何，請讓我知道實驗做過沒有，有什麼結果，報告登在何種刊物上。

無論如何這件事有兩種障礙：

一、設計者要將吸收电气的鐵絲精密地从北至南安置着，並命農民們依照指南針去進行。但指南針在英國約有二十至二十三度的偏差，他絕不提及，無論如何，必須說明是否考慮過這一點。農民們對於偏差絕無所知，倘若要依照磁針去安置鐵綫，那他應指出不是从北向南，而是从北偏西北到南偏東南。

二、当电气對於植物的萌芽和生長發生一種促進的作用時，那在春季会使植物萌芽太早，以致暴露在夜霜、餘寒等等之中。這種現象必定要出現的，要在冬季截斷架空綫和埋藏綫的聯絡，才能加以避免。關於這一點，他也沒有談到。但这样吸收的电气或絕不發生促進的作用，或發生過早的作用。這一點也必須闡明的。

這件事非經過試驗，有了結果，不能下判斷，因此何處可找到這件事的下文，務請告我。

謝謝上帝，中央的驢子們又联在一起了，為着他們的緣故，甚至對他們的“宇宙”，我也容許了。要知道我們很快就會再有一種機關報，我們在這報上可擊退一切進攻，又不致顯出是從我們發出的。計劃中的“科倫月刊”比我們的“評論”所具的優點，就在這裏。我們將這一切推在老好人布耳革斯的身上，然他這個憂鬱性的人必定要受些委屈。

謾罵在德國的進展也不下於在美國和倫敦，當然不能希望它有別的樣子。你同時受兩個世界的攻擊，就是拿破崙也从沒有遇到過，你現在據有一個足以自豪的地位。然我們在德國的朋友全是些驢子。他們不注意純粹的謾罵，對於這種清除的事情的情況

三个月說兩句話，這是完全對的。不過遇着誹謗，遇着民主主義的俗物不再滿足於簡單的確信：人是最醜惡的怪物，並開始以捏造和歪曲的事實來相誣衊時，那些先生對某個人送出文件，以便對抗他的行動，的確不算過分。但德國人以為乾脆不信這類無聊的東西，即充分盡了責任。所以要讓塔普曼寫信給米刻爾；馬上回答並非必要，當拿到幾打證據時，便可加以突擊，一脚就把臭蟲踏死了。至於要使我們在德國站不住腳，就讓他們去滿足罷！他們不能將“新萊茵報”、“宣言”<sup>①</sup>和其他一切東西從歷史上一筆勾銷，他們的一切咆哮沒有用處。在德國可能對我們發生危險的唯一的一種人是暗殺者，自哥特沙爾克死後，德國無人具有派遣這種人來對付我們的勇氣。而且我們在一八四八年不是也要在科倫首先爭取自己的地位，我們不是從不喜歡民主主義的、紅色的、甚至於共產主義的暴徒嗎？

參觀博覽會的人們至今沒有來打擾你，我真歡喜。我被他們累夠了。昨天來了兩個勒科的商人，內中一個是一八四一年的舊相識。奧地利人治理倫巴底，好極了。在一切徵發、屢次強迫借債、一年三次收取稅金之後，終於還施行某些制度。勒科的中等商人每年必須繳納二十分尼幣一萬至二萬四千（三百五十至七百鎊）的正規直接稅，都要現金。奧地利的鈔票明年將在那裏流通，所以政府要預先收回一切金屬貨幣。對於高等貴族——大富豪——和農民比較地不大苛求，然自由主義的中層，即城市自由的中等階級必須繳納一切稅金。你看這些人的政策。他們受了這種壓迫，在勒科簽署一篇宣言，送給政府，聲明不能再繳納稅金，願將貨物抵押，這種制度如不停止，他們當移居它處，並且有很多人的貨物已作抵押——，同時，他們期待馬志尼，宣言再也不能支持，必須發

<sup>①</sup> 指“共產黨宣言”。——譯者



難，因為他們破產了，否則無論如何，總會破產——這是可以理解的。這說明了意大利人在憤怒之中，為何有某些賤賣商品的事件出現。到我這裏來的人都是共和主義者，而且全是有名望的資產者——一個是勒科第一等商人，每月繳納二十分尼幣的稅款兩千。他願意確切知道何時發動，他們在勒科——這是我頗有聲名的唯一地方——私下斷定，我對於此事必定分析得十分精密。

這兩個人妨礙了我，明天講威靈敦罷。

你的弗·恩·

此信將應用封蠟，並將蓋上我們廠厄門和恩格斯的印。你看是否會被拆開。

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倫敦，一八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的信於前天達到，因收到太遲，當時不及作覆。郵遞員來時我到博物館去了，一直到晚上七點才返家。昨天很想回信，卻不可能，因為肚子痛得厲害，以致頭昏腦脹，像佛萊利格拉的黑人的大鼓一樣。

前次的混亂僅由於：我接到你的第一次信後，馬上寫信給你，叫兩個懶怠人其中之一（施[蘭姆]）去付郵。他忘記了，那幾句話昨天還留在他的紙夾中。

關於電氣的事情，見一八四五年“經濟學者”的記載。除我報告你的外，沒有別的，不過提及在蘇格蘭這種試驗有很大的成就。甚至舉出了那個農民的名字。

佛萊利格拉這幾天內將來這裏。

現在講郵政事件。我相信郵局沒有過失。我對於印章拙劣的

形态,至少要单独负责。令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唯一之点是:×曼徹斯特×。

你看見“科倫報”嗎?不要臉的金開爾是怎样由他的妻乾脆否認参加强大的“臨時政府”的宣言,並怎样谎称“重病”,藉以提高德意志庸俗人的同情心!

我的著作以及“評論”的排印,因可尊敬的內兄大臣的干涉,又歸停頓。柏克在味未似乎遇到困难。

卡維涅克在法國好像正在迅速得勢。他的选举倘有合理的解决,那革命可以延遲若干年。尼古拉、腓特烈·威廉与哈布斯堡的會議,和豪格將軍、魯格及朗格的會議,大約有同样的重要性。此外,所得稅是普魯士人目前所能做的最巧妙的事件。

關於這裏的流亡者,也略談幾句。

不朽的福黑尔和不可少的邁恩——現也在這裏——在一个不知姓名的傢伙(德人)的下面,或者不如說,和这个傢伙同被僱傭於“倫敦(每日)圖解新聞”,組成一个德文論文編輯部。內中既沒有人懂得英文,於是建立一个最高編輯部,找一个說德國話的英國人來主持。有一个老妇人二十年前到过德國,能說幾句断断续續的德語,便站在他們的上面。她和老多勒沙尔一样筆削一番,特別對於邁恩論“彫刻”的深刻的論文是如此。这个蠢材把十年前在柏林文学饒舌報〔1〕上乱塗的美術拙劣品,拿到倫敦這裏來複製一下。福黑尔也被殘酷地檢查了。这些笨漢受老妇人的統制,固然有些反抗,但仍舊屈服了;幾天前,報館的主筆招集这些先生前去,宣佈不能用他們本店自造的作品,只限於翻譯英文論文。这些不幸者對於英文本是門外漢,这便是最好形态中的一种解僱。他們於是免職了。邁恩只好再期望並等待十年,以便將他的“彫刻”傳与人。

不僅如此。“科倫報”在幾星期前,不顧一切禮貌,表示福黑尔君的論文使公众覺得無聊,已經將他拋棄了。

你對於葡萄牙的革命，意見怎樣？

葛革君來此，馬上由威里系及其同黨擒住，在風車街演講。幸運呀！

現在，我的親愛的，再會罷。從今以後，通信又會納入正軌了。

你的卡·馬·

〔1〕 即“雅典娜”(Athenäum)，為柏林青年黑格爾派的機關報，由里德爾和邁恩編輯的。

## 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信件並沒有發生事故，我很高興，一直這樣才好。這裏的郵政局長對於信來得太晚，也同樣給予一種充分的解釋。以後寫地址，請將街道和門牌號數寫在城市名之上，曼徹斯特完全放在下面。郵局書記習於這種方法，有一封信的街道名在下面，他們忽略了“曼徹斯特”字樣，以為是倫敦市的信，便送轉倫敦了。

有一件最新的事，就是你完全落空了。你相信曾經發現關於地租上正確的理論。你相信是推翻李嘉圖理論的第一個人。那你更是不幸，你是被打敗了，擊破了，毀滅了，壓殺了，你的紀念碑的全部基礎自以為安如磐石，是崩潰了。聽呀：洛貝爾圖君剛剛出版“致啓耳喜曼的社會書信”第三卷，計十八印張。這一卷含有一種“對李嘉圖地租說的完全駁斥和一種新地租理論的說明”。見上星期的“萊比錫插圖報”。你現在受罰了。

偉大的金開爾努力擺脫一個不名譽的團體——即所謂“歐洲委員會”——免得留下臭名聲，是很滑稽的。你在星期六的“太陽報”〔1〕上當已看到，一些咆哮的民主主義者在易北菲爾開一個會議，引起小小的騷動，而且在會中分發了這些宣言。這是由朗格的



德意志天主教各同盟發起的。金開爾或其他任何人的團體並沒有在那裏佈置什麼。

卡維涅克的事件在每一方面都是倒霉的；當計刺當說到他，認為有最多的機會，那必定是真實的。此外，這些傢伙愈加認識，在合法形態中的改良是不可能的了。而不合法的形態是一種政變，“討論”〔2〕說，誰首先開始從事政變，誰就會被毀滅。拿破崙開始受到可怕的毀損。香加涅是被打倒了，完全退職了，聯合雖美麗，卻沒有收到何等直接實際的效果，剩下來的只有卡維涅克了。這傢伙是否延緩革命，結局並不十分危險；幾年斷然的工業發展，一種危機和一個新的繁榮時期的過分延長，絕無損害，特別是有法蘭西資產階級改良等等出現的時候是如此。但卡維涅克和資產階級的改良，在法國是關稅改革，與英國同盟，並在最初的機會中藉英國的援助，相當時間的軍事配備和一種侵入德國的長久準備，對神聖同盟作戰，這可以使我們喪失萊茵的邊界，然這卻是運用一種光榮的分期付款，使蝦蟆們的社會主義歸於安靜的最好方法。

此外，“討論”是十分墮落了，僅認支持新選舉法就可以拯救社會。

關於福黑爾和邁恩的事，確是非常美妙。我只在一個店家的櫥窗中看見“德文插圖倫敦新聞”第一號的第一頁，頗想知道誰是寫這種浮誇的無聊東西的“第一個德國作家”。

“法蘭克福報”的科倫通訊報道，倫敦的亡命者，除掉在營舍的——威里系也是其中之一——外，現在的情況還好。“奧格斯堡一般[新聞]”真正相信外國法規仍有效，以為亡命者——這些人是十九世紀永遠流浪的猶太人——用蒼白的臉色，誠惶誠恐地匍匐在倫敦這種法規之下。

至於葡萄牙的革命，我沒有什麼可說。可注意的只是：當薩丹雅叫“科斯塔·加伯拉爾滾開，讓我來代替你的位置”時，他是純粹

个人的叛变者，这绝对不能达到什么，但他被迫而与俄伯尔多自由主义的公民结合，接受约瑟·帕索斯个人为这种资产阶级权力的一个全权代表，从这个时候起，整个军队都归附他了。帕索斯所佔的地位以及下一步骤的发展，将指出萨丹雅和王后是否企图马上再压榨公民。里斯本不算什么，俄伯尔多是立宪的市民和葡萄牙的曼彻斯特派〔3〕的中心。

葛革君没有上你家来，非常高兴。让这一切骄傲的庸碌人往地狱里鑽吧。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一，於曼彻斯特。

〔1〕“太陽報”是倫敦一種主張自由貿易的報紙。

〔2〕指“討論”，是一種巴黎的報紙。

〔3〕即自由貿易派。

### 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倫敦，一八五一年〔1〕五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佛萊利格拉已來這裏，並問候你。他來是想找一個職位。如找不到的話，將往美國。

他從德國帶來了很好的消息。科倫諸人很活動。自九月以來，他們的密使即旅行各處。在柏林有兩個很幹練的代表，一班民主主義者既不斷地來科倫請教，所以他們不斷地阻礙了其他先生們的行動。例如布朗斯威克的人們正要給希墨爾斐尼系兩千達列，轉交倫敦委員會（社會的）。但他們預先派遣路希亞斯往科倫，這件事便成泡影。

金開爾在萊茵省，特別在波恩，很失信用。那裏的委員會曾送約翰娜①兩百鎊，但兩星期後，她又已要求續付。這就使那些庸人

很不滿意了。

科倫的人們將在幾星期內開一個共產主義者會議。

司令官西格爾來這裏，並加入風車街方面。

“宇宙”有一號是由豪格將軍編輯出版的。載有威里系、金開爾和葛林格的告白。各色各樣的黨徒愈加縮在一起了。我沒有看過、也沒有聽見過一種更誇張、更自負的無聊行為。除其他外，內有魯格一種滑稽劇。這頭牛假裝德國有一個“好客的主人”來信，信中表示在報上看到關於“英國主人情誼”的一切東西，十分驚異，恐怕魯格的“國務繁忙”，可能妨礙他適當參加這種“主人情誼的享樂”，並問他：“溫莎宮優禮延請的，不是叛徒刺多維次，而是馬志尼、賴得律-羅蘭、公民威里系、金開爾和您自己嗎？”於是魯格矯正他的朋友，並加以安慰道，英國的主人情誼不妨礙他們熱望回到德國的心情。這個笨貨呀！

這整個東西是娛樂文學式的〔2〕、中學三年級生的、白痴的寫法，帶着一種自負的蠢氣，要在世界史的紀錄上找他們的同類。而又空前地缺乏一切才能。然我必須找到這廢物的一份樣本寄給你。

臭虫邁恩在這裏往來奔走，十分活動，誰要是願聽的話，就會告訴誰一件秘密，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國失去了一切黨羽、一切影響。可怕的邁恩！

此外，這些流氓是怎樣無恥的鑽營，怎樣卑鄙的乞求，試舉一個例子給你看：

上星期日，我到了約翰街，老歐文在他的八十生辰作一種演講。不管他的固定化的思想怎樣，這老人語帶諷刺，並親切可愛。老先生演講完畢後，“宇宙”的衛星之一擠上去，將“宇宙”塞在他的

① 金開爾之妻。——譯者



手中說，這種報包含有他的主義。老人於是真正向聽眾予以推薦。這已經是够滑稽的了！

晚上我免不了再要和哈尼談話，他半帶醉意並过分慇懃地來到我這裏，而且問候你。

威里系的乞丐業務很好。當什列斯威一好斯敦的亡命者來這裏時，他為“這些人”〔1〕向那些商業區的大商人乞得兩百鎊以上。

計刺當的確說過，卡維涅克現在是秩序黨和資產者集團中唯一真正的候補人。但他自己却滿懷憤怒地攻擊卡維涅克和香加涅，他的爭論令人重新想起他對民族派鬥爭的極盛時代。這傢伙在法國的煽動，比山嶽黨和赤色分子的全体黨徒合起來還要大些。波拿巴似乎沒有問題。當國民會議王黨的多數派再違反憲法，以僅過半數的多數議決修正憲法時，王黨的多數派終於會被迫——因為它喪失一切合法的根據——和掌握行政權的元首波拿巴妥協。在這個場合，也許會發生嚴重的衝突，因為卡維涅克不會再度在鼻子前面失去這種機會的。

全部“新萊茵報”馬上會送到這裏來。我對於天狼星的不來，有些奇怪。但願他沒有遇着什麼困難。

現在從早晨十點到晚上七點，我總是在圖書館中，並將參觀工業展覽會的事件延遲到你來以後。

你看見“討論”所載馬志尼的真假書信嗎？

你的卡·馬·

穆芝向“弗利德里赫·恩格斯”敬禮。

附帶地說！威里系和希墨〔爾〕斐尼系已經向“普魯士軍中他們的兄弟們”發出不可避免的呼籲。

〔1〕 信紙上有“一八五一年大工業展覽會用的宮殿”圖。

〔2〕 由“美學式的”改正過來。

#### 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馬克思：

在莎耶的全世界新聞宴會上，“新萊茵報”也是由你親自代表的，我从各報上看見這一消息，感覺十分滿意。華盛頓那一類的龍蝦和冰凍的香檳想很能適合你的口味罷。但莎耶君怎樣找着你的住址，對我來說是一個秘密。

你知道大風車街那個好喝酒的拉洛契怎麼樣了？據德意志各報的報道，他已被捕，在柏林被判絞刑。據人們的證明：這個所謂前普魯士輕騎兵中尉，不是別人，即索勞——屬於上西利西亞的瓦塞波拉凱區的特里柏爾地方人皮鞋匠勒曼，他曾為第一期召集軍的後備兵，因在和平時期私逃兵役，偽造證據，並作不法的借債，於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判處軍事上的剝奪名譽刑和十六個月的編入刑事分隊服役。這是闡明我們德意志革命英雄的一種新資料。

偉大的戰士們：威里系、希墨爾斐尼系和西格爾愈加集在一起，這很好。這種兵痞具有一種不可解的醜惡的團結心。同時他們又和死敵一樣互相仇恨，和小學生一樣，就是最小的一點表揚，也互相妒忌，但對於“平民”卻又一致。這和在一七九二至九三年法蘭西最初的軍隊中一樣，不過是在真正漫畫式的小規模中罷了。他們都把風車街協會看做一個大隊，以為會堅定、敏捷、密集地前進的；自在瑞士被破壞並被繼續驅逐以來，這是一個唯一殘存的了。他們都依附這個寶貴的軍團，也不足為奇。大家現在已經注意到這種由舊兵營和軍官宴會中造成的軍官團精神，並已經看到這種黨同伐異的精神統制着流亡的軍官，恰和在莊嚴的軍隊中一樣——大家明瞭這種情形，是很好的。當必要時，我們願向這些先

生們指出“這平民”是什麼意思。這一切類似的事件對我指出，我除繼續研究軍事學外，絕不能有更好的辦法，以便“平民”中間至少有一個人理論上可以和他們對抗。無論如何，要使這樣的驢子們不能用空談來壓倒我。此外，他們為兩千達列所欺騙，真有趣。科倫的消息令人十分愉快，只是那裏的人們要小心些才好。

高貴的約翰娜在行乞中的動作壓倒一切人，像這婦人的無恥，比黑夜更為醜惡，海村從沒有達到這個境界，比之有愧，可以上吊了。

計刺當不支持卡維涅克，英國各報上已經表現得很明白。然他承認卡維[涅克]有很好的機會這種事實，足以標明局勢的特點。你說多數派和波拿巴締結協定，企圖貫徹非法的修正，這種機會倘若實現，我相信不會有好結果的。梯也爾、香加涅、“討論”和各自的尾巴如果反對此舉，他們將永不能予以貫徹。卡維涅克的機會是太好了；我相信在這個場合，他可以依靠軍隊。

明年如有騷動，德國要陷於一種可詛咒的狀況中。法蘭西、意大利和波蘭對於它的分崩離析是有利害關係的。如你曾經看見的，馬志尼甚至已允許捷克人的復國。除匈牙利外，德國只有一個可能的盟友，即俄國——還要以俄國實現一種農民的革命為前提。否則我們要和從四面八方來的高貴的朋友們作殊死戰，而這件事將怎樣結束，很成問題。

我愈加考慮這件事，便愈加明白：波蘭人是一個該死的民族，一直到俄國自身投入農業革命為止，他們只能被當作一種工具來使用。從那個時候起，波蘭絕對不復有存在的理由。波蘭人除幹些勇敢而喧鬧的蠢事外，在歷史上從沒有做過其他任何事情。就是與俄國比較，也不能指出一個時機，表現波蘭人是代表有結果的進步，或有任何歷史上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俄國與東方比較，確是進步的。俄國的統治，不管怎樣具有它的一切卑賤和斯拉夫



的一切垃圾，但對於黑海、裏海和中央亞細亞，對於巴士克人和韃靼人，是文明的，而且俄羅斯所吸收的文化因素，特別是產業因素，遠過於波蘭，依照後者的整個性質講，它是騎士式的，是懶惰的。俄羅斯的貴族，上自皇帝和得米多夫王，下至第十四級最低的大貴族，即僅為出生高貴的人，都從事製造、盤剝、詐欺，並收受賄賂，做一切可能的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事業，單憑這些事實，已經是一個優點。波蘭從來不能同化外國的因素。城市中的德意志人始終是德意志人。但俄羅斯怎樣懂得同化德意志人和猶太人，試看第二代的每個德意志俄羅斯人，便是一個雄辯的例子。就是那裏的猶太人也發展了一種斯拉夫型的頰骨。

一八〇七和一八一二年的拿破崙戰爭，對於波蘭的“不朽”供給了顯著的例証。然在波蘭人中不朽的，只是他們那種荒唐的喧鬧。加以波蘭的最大部分，所謂西俄羅斯，即貝里斯多克、格羅特諾、維爾那、斯摩倫斯克、明斯克、摩基勒夫、窩黎尼亞和波多里亞，自一七七二年以來，除少數例外，都安安靜靜地受俄羅斯人的統治，只有少數市民和貴族在這裏那裏有些紛擾，其餘的人並沒有騷動過。波蘭的四分之一操立陶宛語，另四分之一操小俄羅斯語，一小部分操半俄羅斯語，而波蘭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是德意志化了。

在“新萊茵報”上，除依照適當的邊界復國這種不可避免的義務外，我們對波蘭人幸而沒有擔負何種積極的義務——而且就是這樣，也是以農業革命為條件的。由於民族性和俄羅斯較為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因素，我確信這種革命的充分實現，在俄國要先於波蘭。華沙、克拉科和彼得堡、莫斯科、敖得薩等處比較，算得什麼啊！

結論：為着尽可能多地奪取波蘭人的西部，在防禦的藉口下，以德意志人佔領他們的要塞，特別是波森，讓他們騷動，將他們投入兵燹中，吞併他們的國土，保持他們對里加和敖得薩的希望，如

果能推動俄羅斯人的話，即與之聯盟，並強迫波蘭人讓步。從默麥爾到克拉科邊界，凡我們對波蘭人所讓予的每一吋土地，在軍事的觀點上是完全毀滅了這條已經虛弱得可憐的界綫，並且暴露了直到斯德丁的整個波羅的海沿岸。

此外，我確信在下次騷動中，全波蘭的暴動只限於波森和加里西亞的貴族，連同王國的少數依附者，因為這個王國精疲力竭到了極點，不能再幹什麼，此等騎士的要求，如得不到法蘭西人、意大利人、斯干的那維亞人等的支援，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騷動的助威，他們的成就會可憐得很。一個民族至多只能召集兩三萬人，實在說不上重要。而波蘭所召集的人數一定不會超過多少。

你看見佛萊利格拉時，請為問好，不要忘記代我向你的家屬致意，尤其是穆芝公民。我打算一星期後來倫敦；此舉將取決於許多瑣細事件。

附帶地說，科倫還沒有片紙隻字寄來。你寫過信嗎？我如果不是馬上接到信，便沒有用處。不知道但[尼爾斯]為什麼不樂意為我做這件事。你不能再去一次信嗎？但[尼爾斯]還可以隨便寫幾行回信寄給我。不然的話，我可能陷入極大的困難中。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於曼徹斯特。

**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但尼爾斯所以不回信，有很多煩惱的理由（今天如還不能收到信，明天當再去一信）。諾特永在萊比錫火車站被捕。文件上發現什麼，我自然不知道。後來（也許是同時，我不知道）柏克和樂塞在科

倫被捕，家中並被搜查，樂塞住在布耳革斯家，也同樣被搜查過。布耳革斯在柏林，拘票追蹤而去，他馬上會來這裏。

警察對密使等採取這種手段，完全是受了倫敦驢子們可鄙的叫囂的影響。這些牛皮客知道自己既沒有叛亂陰謀，也不追逐一種實際的目的，在德國更沒有一種組織為後盾。他們只願意有什麼事情好像帶有危險性，並促成報紙的腳踏磨車旋轉。這些無賴妨礙並危及實際的運動，而且使警察的目光銳敏起來了。公然招供的目的純粹是在吹牛，試問向來有過這樣的一個黨嗎？

佛萊利格拉本能地及時離開了，得免被捕。剛到這裏，一切亡命者的黨派，如博愛的金開爾黨徒，審美的豪惠特羽翼等等都設下天羅地網來網羅他去充實自己的徒黨。他對於這一切企圖作了很直率的回答：他屬於“萊茵報”，和世界主義的肉湯沒有關係，只和“馬克思博士及其最親密的朋友們”有往來。

我馬上將和你談“宇宙”。現在對於法國的狀況，還要說一句。

不管一切的一切怎樣，我更加確信拿破崙在所有候補者中的機會，目前還是最好的。人們在原則上將議決作修改，但在實際上是議決〔<sup>1</sup>〕修改關於總統的條文。少數派如果過於吵鬧的話，只須作成一種僅過半數的多數〔決議〕〔<sup>2</sup>〕，因此議決解散國民議會，召集一個新議會，在福黑爾的簽名、“電報”和五月三十一日的法律監督之下，行使職權。市民們一定喜歡卡維涅克；不過由一種急進的新選舉打破現狀的危險，他們是要顧慮到的。現已有許多製造業者強迫工人們簽名於修正憲法並擴大總統權力的請願書上。無論如何，此事必須馬上決定，我們是會看到的！

“宇宙”已經大大地失敗了。

“一個工人”用“金開爾的講演”這個標題，簽名發表了下面的東西：

“在得布雷的幻灯面前，某次有一種奇妙的思想突然襲擊我。



即人是否能用‘語言’產生这样混乱的創作，人的說法是否即幻燈。在这种場合，批評的自主性顫動於一种刺激的回憶所震撼的神經中，和消逝的音調所帶顫動的餘音嫋嫋一样——批評者必須預先承認這一點，的確是不愉快的事。然我与其否認德意志亡命者誘惑的藝術在自己感性的觀念遊戲中發生反响的調子，不如拋棄學者式的那种無感覺狀態中的固陋和無聊的分析。金開爾的素描中这种基調，他的和諧中这种反响，正是宏亮的、創作的、形成的、逐漸發展的‘語言’——這現代的思想！这种思想所表現的人的‘判斷’，是从那充滿謊言的傳統的混乱中獲得真理，並且將這真理放在具有才能、合乎邏輯的少數人保護之下，使成为全体不可侵犯的財產，而这少數人且把這真理从信仰的愚昧中造成無信仰的知識。这种無信仰的知識就在暴露宗教欺騙的神秘主义，掘毀愚弄人們的習俗的專制主义；經過怀疑这种不断工作着的哲学的断头机，斬下权力的头，借助於革命，將各民族从神权政治的雲霧中引出來，達到（無聊的）民主政治花团錦簇的樂園裏。人類年鑑中的堅忍、強韌的探討，和人類自己的宣告一样，是推翻一切人的大任务，而那个被放逐的叛逆詩人認識這一點，他在最近消逝的三个星期一的晚上，当着一种資產階級的听众，講現代舞台史時，發表他的‘幻燈’論。”

“一个工人”

这如果不是臭虫蝨子的好养料，  
我不知道还有什麼东西比它更巧妙。

祝好，不要忘記我！

你的卡·馬·

〔1〕“議決”大約是“以……為滿足”的筆誤。

〔2〕原信為墨水所污毀。

九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六月三日]

親愛的馬：

如沒有事故發生的話，我擬本星期六來倫敦。

我為着科倫的人們所懷的種種恐怖，似乎出現得太快了；紅色柏[克]和樂塞以叛國並企圖推翻憲法的罪名被捕，即沉靜的亨利<sup>①</sup>也有被捕的危險，這和同[盟]的事顯然不是沒有關係的。幸而像“法蘭克福報”所說的，在兩個被捕的人中絕對沒有發現任何文件——在布[耳革斯]處是否有發見，沒有提及。海恩利系現在為着補足“新萊茵報”的人數，大概會來倫敦。這些傢伙的行動如果笨拙，事情是可能令人不愉快的。

你的弗·恩·

星期二。

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六月十六日

一八五一年六月十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但尼爾斯的家被搜查，人被捕。我不相信在他那裏找着什麼。

今晨接到一信，顯然是但尼爾斯的手筆，但沒有簽名，信中報告上述的事實，並叫我收檢一切信件，因為從“更確實的”(原文如此)方面得知英國這裏也要搜查住宅。

我不知道這在法律上是否可能。然無論如何，我會將一切收檢好的。你對於全部信件收檢一番，也是好的——不重要的燒掉，

<sup>①</sup> 係布耳革斯的名字。——譯者

其他含有材料和這一類的，封存馬麗或你們的帳房處。

雅科俾那裏大半找得到但尼爾斯的一種介紹信。

今天同時由一個商人轉來衛登麥爾的一封信，他躲在法蘭克福。現將該信一起寄給你。衛登麥爾要英國內外貿易的正確數字，你也許知道？這種貿易近來有重大的變遷。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 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正直的薩克遜警察真單純，對於我們一向不知或僅能听到的事，都尽力給予報告。布耳革斯教訓式的莊嚴通告連同有名的半曖昧的議論，真够他們頭痛；而他們也恰恰只將那些不中用的地方大量刊佈出來。明明白白表現着：大風車街的人們在全世界的面前，現被拋出自己的黨外，偉大的威里系以及豪德、吉柏特和另一個不知名的暴徒，即某個勺白爾（Schopper——此字出源於畜棚——Schoppen）〔1〕結合在一起，後面這個人稀有的功績很少人知道，就是在科倫，也竟沒有把他的姓名正確地刊印出來！至此為止，一切都好。但規程的第一條却不利於被捕的人，那上面說到“革命行動的一切手段”。這就從僅被禁止的結社範圍進入叛國的領域了。此外，根據“科倫報”的一種暗示，我的推測似乎正確，即全體人員要受審於柏林的國家法庭，此法庭是因這種巨大的機會特別組織起來的。

政府企圖利用德勒斯登的大發現作為威嚇，是完全失敗了，這是資產階級情緒的一個好指標。公民對於紅色妖怪很少畏懼，並不願聽什麼共產主義者的大陰謀，而且已經擔心搜查住宅的制度下次也會擴充到自己家裏來。

沒有一種報紙願受誘惑，政府在體育聯合會、自由團體和民主



主义裁縫老闆中，对以後的陰謀从事偵查，此等絕望的實驗，在一方面証明它对市民的冷淡是何等憤慨，並尽力刺激他們的好奇心，在另一方面証明要由規程和通告的綫索達到更多的發現，是怎样地不中用。搜查米刻尔的家，似乎也沒有結果。

倫敦有什麼新聞？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1〕 指卡尔·沙爾尔。

### 九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六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我在这裏困擾了父親一整星期之後，已經很幸运地把他送走，今天終於能够在这信中附寄一張五鎊的郵匯給你。我和老人談判的結果，大体可以滿意。他至少需要我留在这裏三年，然沒有要求我長久負責，也沒有提到三年，至於我更不同意这些限制；不論是在著作方面，或革命爆發時留在这裏与否，都沒有涉及。

他似乎絲毫沒有想到這一點，因为人民現在是如此安全呀！反之，我起初即取得交际費和宴会費——每年約兩百鎊，这也沒有經過大困难，就被允許了。有这样的一种薪水，事情已經好办，一直到下次決算期，如平穩無事，而这裏的營業又順利的話，他还必須忍受付出完全不同的報酬——我今年的收入已远超过兩百鎊。同時他讓我看了他在这裏和他处的全部營業狀況，他的營業既然很好，自一八三七年以來，財產增加一倍以上，所以我自然用不着再有非必要的顧慮。

此外老人也很不老实。他的計劃是讓彼得·厄[門]往利物浦(厄門自己也願意这样做)，將这裏賬房的全权歸我掌握，而高特弗

里德·厄門則管工廠，這種計劃只能慢慢地並很艱難地實現出來，而且因厄門一家詭計多端，更難貫徹。如果這樣，我便受拘束了。我自然說這為自己的力量所不及，並裝成謙遜的樣子。倘若父親再留幾天，當不免發生爭吵，因為他受不住這種幸運，會驕傲起來，兼帶有教書老先生的迂腐氣，容易激怒，而且十分愚笨、拙劣，例如在厄門之一的面前，相信我會不聲不響，並恃着我的禮貌，還要利用他逗留最後的一天，狂熱地歌頌普魯士的制度，向我誇示這樣的快意。自然，只要幾句話並鼓起憤怒的眼睛，就使他清醒了。但這恰恰使我們突然又回到一種更冷淡的地步——而且恰恰在臨走的時候——，我確實期待他對這種制止在某種方式中報復。我們看吧。此事如果沒有直接的實在的害處——即對我的錢的狀況的害處——那我與其從事於一切感情的欺騙，自然還是願意處於冷淡的營業關係中。

這是私話。

從七月初起，這裏就看不到“科倫報”，也許是由於忘記繼續預約。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發生。如有新聞請告訴我。現在博覽會的騷擾大都過去，閱覽室的書目畢竟編成，我終於又可以有條理地開始工作了。又打算馬上下鄉去，藉此得到安靜。一年以內父親不會再來，我可以完全隨便安排，並將交際費的大部分移作別的用途。

問候你的夫人，並請馬上來信。

你的弗·恩·

一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三日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為着使下面報告的文件完備起見，我的信便一天一天延擱下

去了。但還要幾天才能完備，今天特寫此信，免得你再等。

第一：從來信看，當你父親留在曼徹斯特時，你似乎不知道“科倫報”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標題下所載的第二種文件<sup>①</sup>。這是我倆所草對同盟的一種宣言——實質上只是對民主派的一種作戰計劃。就一方面講，公佈這文件是好的，與布耳革斯的文件正相反，它的文件在形式上多少有些荒唐，在內容上更難令人滿意。而就另一方面講，有些地方又使現已被捕的人處境更為困難。

我從科倫的路易·叔勒<sup>[1]</sup>得知布耳革斯自德勒斯登發出信件，情形十分悲慘。反之，科倫的人們一般相信但尼爾斯會被釋放，因為沒有罪証，這神聖的城市全都大聲疾呼，替他伸冤。他們自然以為他不會做這樣的“蠢事”。

米刻爾自哥丁根來信。他的家中搜查過多次。沒有發現什麼。沒有被拘留。哥丁根有五個新密使——紳士——去柏林等處。迫害猶太人的事自然增進了這種熱心和興趣。

最滑稽的是愚蠢的“奧[格斯堡]一般新聞”把我們所草的文件當作馬志尼和魯格先生們的產兒，幾次捶胸頓足，而且除時常大叫發狂外，不知道用較好的方法，表達它對這怪物在觀念上的震動！發狂！發狂！

“居利報”——就是卡·格龍——自然是像煞有介事，根據第一種文件證明黨在物質上的無能，根據第二種文件竟證明黨“在精神上的”無能。漂亮的和趨極端的“無政府主義的”空話當然也不會少。一切都從上面做起！警察國家！凡思想不同的人正式予以禁制、放逐。天呀！終於一切都完了！

現在講這裏的騷動，常是一兩點大的事就引起來了。

<sup>①</sup> 根據英文本“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編者信後註，這是指“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中央委員會宣言”（一八五〇年三月），在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結果，對盟員解說了他們對於策略問題的看法。



第一：威里系爸爸逃出兵營——它的解散似乎是經過議決的——並且和他的最大部分的衛兵大吵大鬧。

第二：偉大的斐刻勒來到這裏。天狼星於他來英國的前幾天，在斯特拉斯堡碰过头。李卜克內西向來和他是知己。兩人都於七月五日去看他。他表現很友善的態度，說个不停，並談到各党派互相和解的必要等等。此時偉大的葛革也來了。他稱威里系為一個“純粹的幻想家”，沙配爾為一個“討厭的傢伙”——自從在風車街聽到這傢伙說過幾次大話後，即和他分離，再也不到那地方去了。斐刻勒和葛革兩人特別大罵偉大的金開爾，因他在這裏純粹裝成一個幸運的暴發者，引起了其他偉人們的憤怒。反之，魯格却被視為一種明星。

斐刻勒曾問及我的住址，天狼星和李卜克內西對於這些力求“和睦”的紳士們，都不與接近，免受欺騙。

佛萊利格拉來了幾天之後，將所接到的下面一信送給我：

北布來頓，布倫斯惠克廣場，第四號。

一八五一年七月四日。

親愛的佛萊利格拉：

我們計劃組織一個俱樂部或協會，消除私人狀態，除拒絕加入、或品性和履歷不合格的人外，誰也不會被排斥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之外。

這件事是由斐刻勒、葛革、西格爾、朗格和魯格發起的，我負責報告你並邀請你，想你當感興趣，請於七月十四日（下星期一）上午十一點往約克大廈——大廈構成新路的一部分，在培克爾街的下端——三十六號斐刻勒住所，參加會議。我們邀請了二十四位認為忠實可靠的人。這樣的人在目前再也找不出了。

我很想和你面談。我們的計劃如果成功，同樣馬上會實現的。你即不留在倫敦，也當與會。

祝好並握手。

你的阿·魯格

你以为如何？

佛萊利格拉昨天——七月十二日——才送出回信，這是犯了大錯，魯格在他從布來頓來倫敦之前，是不會接到的。總之，佛萊利格拉對於此事太隨便了。不過各人做事，各有自己的方法。我會將此信報告天狼星，他馬上寫了信給斐刻勒：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日。

斐刻勒公民：

本月五日，我和李卜克內西訪問您。我絕對不能從您對我們說話的態度中推出，前幾日已有下面的信送給佛萊利格拉。（接着寫出上面的信。）當時我倘若稍微知道您和魯格這個愚蠢無恥的無賴漢有那種結合，我的腳決不會踏進您的門來。

您現在既（如我從上面的信看到的）與一個“品性和履歷”（例如他卑怯地逃出柏林〔2〕等等）對於每個真正革命黨都“不合格”並被德國整個共產黨排斥的人混在一起，這幾行字就確切表示：我對於踏入魯格這樣一個人的圈子內的人們，不願有、也不能有任何交接。

威·華爾夫

哥爾登廣場，布洛德街第三號。

再者：您對於這幾行字可以隨便處置。在我一方面，是要通知我的黨內同志們的。

同上

天狼星接到下面的回信：

倫敦，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一日。

親愛的華爾夫公民：

我的預感能力實在薄弱，竟和“無賴漢”魯格有往來，不怕失去

您的好意和您的訪問。在這種關係上，我已經站在黨的一個分派的注意之下，已經站在未來的人們的警察統治之下，這是我絕沒有想到的。這種遲鈍的感覺以及我二十年來政治活動的經驗指出：沒有一個政黨能免去和“無賴漢”共同活動的，我感謝一種決心：即伸向每個願和我共同走上革命道路的有能力的人；——不論他對我所確定的目標是半路相棄；——還是伴我達到，或竟超過此項目標。

政治上的驅逐和宗教上的破門，即使出自皇帝和教皇，也是時代錯誤；一個黨的小君主和小教皇如來玩這一套，表現得如何更為可笑啊！一個黨依照已經公開的信條，弄到像你們一樣的分崩離析，而且它對昨天還表示幾乎和天神樣尊敬的人，今天便從自己的行列中拋出來，變成“無賴漢”！

我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所看見的“無賴漢”，比正人君子要多得多，但我受“無賴漢”的欺騙，比受正人君子的欺騙却要少得多。我不花費時間來分別這些種類，我所着眼的主要點是在各種各樣的方法中所需要的才能。

因此，您如願和馬克思及李卜克內西——請您代為取得諒解——參加上述的“會議”，望注意：這只是一個預備會，而對您和團體半數人最不愉快的事，也許就在缺少座位安置並不高貴的臀部，不過這却大有助於會談的加速。

友誼的敬禮！

您的斐刻勒等

這整個事件的最滑稽處始終在魯格及其黨徒不斷地努力，時常用新的結合，衝向公眾的面前。如果不照 A B C D E F 的方式進行，便一定照 F E D C B A 的方式進行。試計算一下，還有多少變化和順序的排列是可能的。至今有過這樣一個無力、可笑並更自負的磨坊驢子的徒黨嗎？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五鎊收到了。這錢來得和救命的上帝一樣，因為情況“惱人”，竟不知道當怎樣突破難關。請直接寫信給克洛斯（索荷，普麟斯街附近上魯白爾街六號），否則這驢子會相信，他遞給你的信——你記得是為着十鎊的緣故——沒有達到。

〔1〕也許是叔爾茨的誤書。

〔2〕華爾夫的原信還有：“當他在‘改革’上煽動人民之後”一句。

### 一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天還要寫信給克洛斯——你附來他的通訊處，很好，我正缺少這地址。——你在困境中感覺惱人，我很相信，我的更是惱人，一直到下月初，竟再也沒有分文可供使用。你如果等不到那個時候，不能想想法子，要韋爾特借點給你嗎？我可以在八月一日償還五鎊，九月一日再還五鎊，那是和現金一樣可靠的。

關於報的預約，這裏終於又弄妥了，我終於在“科[倫]報”上看到我們的舊文件。“奧格斯[堡]新聞”在一篇外表上報道還好的德勒斯登記事，說及諾特永卒為詭計多端的審問所誘惑，作了最廣泛的招供。我以為老練的檢察官馬上追根到底，使他陷入最癡狂的矛盾中，的確是很容易的。普魯士的官吏當盡力從他榨出更多的材料。漢諾威王當已拒絕在他的國內進行迫害，至少是拒絕用普魯士、漢堡等處那樣殘酷的方法進行迫害。米刻爾的信似乎証實了這一點。馬騰斯在漢堡被捕，你是知道的。然普魯士人真笨，專靠搜查住宅來找線索，如對“萊茵的卡爾”，疑他也加入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予以搜查，却只找出拉佛的信件！

舊文件只有關於“暴行”的一段對被捕者不利，其餘的一切地

方都是反对民主主义者的，只有当他們站在半民主主义陪審官的面前時，才会使他們的地位發生困难；但他們如果被提審的話，似乎要在挑选的特別陪審官或联邦陪審官之前受審。甚至於这些材料在最初就被抓住的布耳革斯的文件中，大部分已經重新改作过。反之，这文件公佈出來，並轉載於一切報章，在其他每一方面，都有絕大的好处。新進共產主义者單个的隱蔽的团体，絕不为人所知，然依照向來的經驗，必定散佈於德國各处，此等团体將由此獲得一种良好的支持，就是从“奧格斯堡新聞”的文章中也看得出，这事件較最初發現的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它綜合了內容，表現對於“發狂”已有很好的了解——在实际上，人們對於这件事是不会弄錯的。

同時，封建的反動虽瘋狂地、盲目地進攻，而它的全部威嚇的射擊並沒有对資產階級收到最小的效果。看到这种情形真有趣：“科倫報”現在每天宣傳人們必須渡過紅海，並承認一八四八年立憲主义者的一切缺點。但当人們任用一個克來斯特-里左夫往科不林士做省長，而無恥的“十字報”在它的庸俗的諧談和打油詩中愈加侮辱謾罵時，有教養的和鎮靜的立憲主义的反对派真正能做什么啊！可惜我們這裏沒有“十字報”。我只看見它的各种各样的摘要。这小報現在持这种狗样卑鄙、頑童样惡劣和又臭又蠢的普魯士式的态度，來凌辱有禮貌的、富裕的和可尊敬的立憲主义的重要人物，這一點沒有人想得到。人們如能信任柏克拉特及其同夥還有一點自尊心和抵抗力的話，那他們与其現在每日受容克和“十字報”那种待遇，一定寧願受一个流氓式的萊茵的“度申爸爸”〔1〕的虐待和辱罵以及全部赤色恐怖。

“这驢子繼續發言：

那裏也有威塞爾①的參事會員。

我倘若不是一隻小驢子，

很可以投身威塞尔参事会之間”——

“十字報”在这样的滑稽詩中，現在依次嘲笑全体立憲主义的紳士們，这些傢伙也安然忍受着。但“新萊茵報”最好的論文，狗們斥为“卑鄙的謾罵”，現在自己卑怯的狗背上被刻着这种標誌，真是活該。他們對於和此相反的“新萊茵報”無限巧妙的嘲笑，是会發生思慕深情的。

講到威里系的事件，是苦悶期中的一种安慰。这个“最孚众望的人”也就達到他那孚众望的目的，現在以被誤解的人類救星的資格，携帶一瓶啤酒，挾着沙配尔的友誼，對於不知感恩的世界，也足以自慰。我可以想像他的悲哀，因为將來的陸軍，即整个歐洲賴以集合的“核心”是毀滅了。这高貴的人將从何处找到新的“有主义的人物”呢！

我對於斐刻勒的事件有些不大了解。天狼星為什麼也馬上跑到斐刻勒那裏去，不讓李卜克內西先去探听一下？因为只有後者才好出面。这样一來，好像是要打擊斐刻勒。天狼星在訪問之後，那信寫得实在太粗野了。或者是斐刻勒完全值不得訪問，或者是——經過會談，知道魯格已被斐刻勒和葛革視為一种明星——和他絕交算了，用不着气势汹汹地破裂。这是斐刻勒的一种卑鄙的詭計，十分顯明，然人們不能預期南德意志的紳士們会有这样的行为嗎？他尊敬魯格，並不隱瞞。魯格的强迫簡直是难以形容的。不过此等永远新的变化恰恰充分証明，沒有一种有絲毫的成就，“德意志委員會”还老是存在於魯格的腦袋中，而馬志尼却对这委員會寫出他的“致羅馬人書”②。

設法使韋爾特來這裏，並馬上再來信。

① 德文的威塞尔(Wesel)与“驢子”(Esel)押韻。——譯者

② “新約全書”中有保羅“致羅馬人書”，這裏是借用。——譯者



你的弗·恩·

(1) 法國大革命中一種通俗的巴黎報紙。

一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前後]

索荷, 第恩街, 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請將附寄致叔爾茨的信, 馬上在曼徹斯特投郵。

又附上佛萊利格拉致魯格的信一封——閱後請寄還——和柏姆巴哈給我的信一封。又米刻爾的信一封。

有某個“烏爾墨”皮匠於最近搜查住宅時逃出科倫。他托“瑟特泥”附近一個落後的手藝工人帶一封信給他的親戚。此人帶着信, 馬上在荷蘭國境被捕。只有釋放他的人們因此受到連累。在瑟特泥那裏的警察也很好的組織起來了。

衛登麥爾已出國境。我們正期待他來這裏。

可鄙的海村和魯格對於科倫事件作各種各樣愚蠢的饒舌, 自稱為德國通訊。這全部虛偽的內容指出他們自己就是通訊員。

望馬上來信。

你的卡·馬·

再者: 剛才想起, 還是你自己寄封信給柏姆巴哈, 較為妥當。外面寫: 科倫, 希爾德街二號, 路易·叔爾茨。內面就是致柏姆巴哈的密封的信。自然要弄得妥當, 使人看不見裏面的地址, 裝成商人書信的樣子。

一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文件附信中寄还。我欢喜米刻尔的信。这个人至少运用了思想，倘來外國住些時候，一定会很好的。他怕我們現在刊佈的文件对民主主义者發生不良的影响，就他的地區講，確是很对的；但“科倫報”新近向它獻媚，並提議結成同盟，这种下薩克遜自發的中農民主派，也沒有什麼重要，並且远在各較大城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之下，还受後者的支配。这种小資產階級標準的民主派，虽顯然因此項文件感覺苦惱，但自身極受压迫，不能和大資產階級早日達到共渡紅海的必要境地。这些傢伙將逐漸屈服於無產階級一時的恐怖統治的必然性之下——然这不能長久繼續下去，因为文件的積極內容毫無意义，以致談不到这些人的永久統治和这些原則的終久貫徹！在另一方面，漢諾威的大農和中農除自己的土地外，沒有別的东西，当預先看到一切保險公司被毀滅時，他們的住宅、農場和穀倉等等便陷入各种危險中，而且自恩斯特·奧古斯特的時代以來，他們已經嘗尽合法抵抗的一切美味——德國这个頑強的富農在被迫投入紅海之前，是会自行防备的。

据柏[姆巴哈]的信看來，霍卜特是叛徒，但我不能相信。無論如何，此事必須徹底加以探究。就我所知，說霍卜特还是自由的，似乎有些可疑。从哥丁根或科倫出發往漢堡的旅行，是不能想像的。訴訟記錄或審理對於這件事能得到什麼解釋，何時得到，都難說定。此外，如謀叛，人們不應忘記，而且在適當的機會中有一个实例，倒是很好的。

我希望但尼爾斯馬上会被釋放，他畢竟是科倫唯一的政治頭腦，不管警察的一切監視怎樣，尚能使事情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

再回轉來說說我們的文件对民主主义者的影响：米刻尔应当考慮，我們會繼續不斷地用著作斥責这些先生們，此等著作多少等於党的宣言。一种綱領只是在很平靜而且特別是絕非個人的方法中，概括一些久經刊佈的东西，現在对这个綱領为何有这种喧声？

大陸的青年們否認了我們嗎？他們與民主主義者的交接，超出黨的政策和黨的榮譽以外嗎？民主主義者如恰因缺乏抵抗，這樣大叫革命，然誰使他們缺乏抵抗呢？不是我們，至多只是在德國的德國共產主義者。癥結似乎確實在這裏。每個具有某種智力的民主主義者必定預先知道自己從我們黨所期望的是什麼——文件不能給他多少新的東西。他們如果暫時和共產主義者聯合的話，對於聯合的條件和期間是完全領略得到的，只有漢諾威的中農和律師才肯相信，共產主義者自一八五〇年以來，已經拋棄了“新萊茵報”的原則和政策。窩爾得克和雅科比一定永不會讓自己夢想這樣的事情。無論如何，所有這一類刊佈的文字，用斯蒂納的話來說，對於“種種事物的性質”或“一種關係的概念”，畢竟不會造成什麼相對抗的東西，而民主主義的呼號和鼓動馬上會再興盛起來，且和共產主義者攜手並進。這些傢伙在運動的明天就會對我們玩弄齷齪的把戲，這我們老早就知道，並且是任何種外交術都不能加以阻止的。

在另一方面，像我所預見的，到處有共產主義的小團體在“宣言”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使我多麼高興啊。向來的參謀本部所以軟弱，正因我們缺乏這種力量。如果局勢發展得相當廣遠，自然會找到兵士的，而參謀本部並非由落後手藝工人分子組成，且較向來受過某種教育的二十五人的組織，更能自由選擇，這種展望令人十分愉快。在店員中到處展開宣傳，一種普遍的介紹，自是好的。在必須組織一種管理的場合，這些人便不可缺少——他們習於勞苦的工作和清晰的簿記，而商業是這些有用的書記唯一實習的學校。我們的法律家等等不適宜於這種工作。我們所需要的是簿記員、店員、有才能有教養的編輯電報、書信、文件的大學生。我能用六個書記組織一個管理支部，比用六十個政府委員和財政專家所組織的，要簡單、扼要、切實一千倍。這些政府人員甚至寫不出清順可誦的文字，並且使人污毀了一切簿冊，所以內中沒有一個傢伙是合



用的。但人們既愈加被迫在這種可能的情形下進行組織，事情就並不是沒有重要性的。還有一層，這些店員習於經常機械的活動，要求不大，怠惰易改，當不適用的時候，也容易更換。

寄科倫的信已經發出——弄得很好；信如不能好好達到，那我就懂了。不然的話，便是叔爾茨的通訊處不大可靠——這個從前的同事〔1〕啊！

〔1〕 指“新萊茵報”的同事。

#### 一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很奇怪，兩星期來，沒有得到你一點消息。

我們在最後一期的“評論”〔1〕中預測關於海洋航綫的大擴充，現在事實已經証明了。除掉零星的小航綫外，現已有最重要的兩大新航綫：一、從利物浦到菲列得爾菲亞的螺旋推進機輪船，每兩星期開船四艘；二、往來於利物浦、里約熱內盧和法爾巴來索等處的輪船，每七星期開船四艘。此外，在一兩個月內，有定期的大陸橫斷綫往加利福尼亞——由紐約到聖·周安，由聖·周安乘船到尼加拉瓜湖，由陸路到雷翁，由雷翁直達舊金山——對於往加利福尼亞的旅行，至少縮短了八天。

下月，倫敦和亞伯丁間有火車通行，五百五十英哩或八個緯度只要一天的時間。

現在乘火車往返黎芝和倫敦間，一綫是五先令，另一綫是四先令六辨士。下星期六，這裏的車費也當減低。如果低得很合算，我每兩星期至少來倫敦一次。

在以後六個星期中如沒有特別事故發生，那今年棉花的收穫量足有三百萬包，或十二億磅至十三億五千萬磅。從來沒有看見

棉花開花这样茂盛的。这是營業減退的一种徵兆：东印度已顯出滯銷的状态，有停止棉布輸入的呼声，此地棉紗和棉織物市場因棉花價格的動搖，老是被擾亂——当市場的崩潰和这样一种巨大的收穫合流時，这崩潰会成为有趣的了。彼得·厄門現在一想到這點，就急得屁滾尿流，而这小青蛙正是一隻最敏感的寒暑表。

你今日得到一种產業雜談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1) 指馬克思編輯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最後一期，出版於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底。

一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剛才接到你的信，表示商業危機有很好的展望。

我約有兩星期沒有動手寫東西，不在圖書館的時間，正和白駒過隙一樣，無論具有怎樣好的意志，老是寫不成。

自從班堡格父子允許替我的一張期票貼現，最初是一個月一個月地拖，後來是一星期一星期地拖，我終於上星期一往這猶太人攤頭，已携有蓋印的證件，兒子便明白對我說，父親——他也在此場——不能怎樣怎樣。

這兩個猶太人如此無恥地拖延，耗費時間，並使我对第三者也流於虛偽，而不能打他們的耳光，真是痛心。

此外，這種真正桑科<sup>①</sup>式的欺騙（最初是幾個月，最近又是六個星期），我應雖不是在事實上，也要在原則上感謝康拉德·施蘭

姆君。

你知道，这人在四五个星期前，往巴黎。和向來一样，這裏一些高貴的朋友——例如蠢材海恩——對於这無賴早已知道的事，我現在才从他們探听出來。不过此時我已禁止他們再利用“呼号”，因为这只是有害無利。一天晚上，我——此事不知道是否已在信中告訴过你——从施蘭姆君得知他在四十八點鐘內要出外旅行。同盟和其他文件还在康拉德君的手中，我因此决心採取必要的手段，要將它們拿回來。同晚又因李卜克內西得知他不願意交出，並已加上印封，送給路易·班堡格君了。迅速的行動更有必要：当下一天我从博物館出來，又判明無賴先生不是在四十八點鐘內，已經是在第一个二十四點鐘內，即当夜兩點鐘，便要出發。这位高貴的康拉德当晚曾請求作私人的會談，我急忙前往，並与天狼星、李卜克內西、皮拍同行。我們在一个孤寂的小酒店幾乎还没有坐定，我就請求康拉德君對於文件的处理給予說明等等。这家伙和平常一样，做出蠢相，变成一隻野狐狸的样子，宣佈不願交出文件，因他要用作自己的答辯，並講了一些其他荒謬的話。什麼他對於同盟，和我一样有用，而且他也可以完成保護的任务。他絕不知道我是否倫敦支部的主席。於是對自己在黨內的唯我獨尊，作一些斯蒂納式的說法。別人，特別是天狼星，都滿懷憤怒，康拉德以决裂相威脅，叫囂、吵鬧——这一切都是大家知道的。我將這一場騷擾再平息下去，並知道怎样去对付这个青年，一切憤激都沒有用处，要點在取得文件，尤其要在这一刹那間——我經過威嚇和說服，使康拉德君寫个条子給我轉班堡格，將封存的紙包交我。

下一天我取得紙包。一切东西都在裏面。除掉別的外，甚至連你我反对魯格的宣言，高貴的康拉德都未曾寄給“國家新聞”，大

① 桑科[·判紫](Sancho [Panza])係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名著“唐·吉訶德”中，吉訶德先生之侍从。——譯者



概是因他对自己的兄弟說过許多謊，害怕每种公開的宣言罷。

这个無賴同時警告班堡格一家——他以为因此可以把他的營業弄得好些——說我为着付清最近的期票，已經失尽了最後的信用，如此等等。總之，他是用尽每种最卑鄙的方法反对我們，陰謀、說謊，無所不至。

这一切已是既成的事实，現在不可和這裏的蠢材們一样思想、行動、叫喊，並笨拙地憤怒，而是要讓那無賴暫時在他的原狀中和我們繼續相处，一直到有了力量和時機，用一种或他种方法，將他除去。我們德意志的同志此刻如果因認識这青年不名譽的無賴行為，出來和他對抗，是可能受到絕大危險的。

近來的景况弄得我精疲力竭，真厭煩死了，这不用發誓，你可以相信的。打算在這裏和天狼星共同替美國幾打新聞雜誌寫通訊，已寫信前去，看是否可能，因为再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

關於和法蘭克福的厄布涅談判的事，他寫信來說，科塔可能接受我的經濟學——我將此書的計劃送去了——否則他会找到另外一个書店老闆。我在圖書館的工作本當早就完成的。可是間斷太多，妨害太大，而家中則一切处在戒嚴的狀態中，而且眼淚成河，使我通夜煩惱、憤怒，自然不能做多少事。我的妻令人發愁。主要的压力加在她的身上，實質上，她是对的。事業比婚姻必須是更多產的。不管这一切怎样，你當記得，我的性情很少忍耐，甚至於过火一點，所以時時喪失了沉靜的態度。

朱理亞約於一星期前安葬。我去送葬。高貴的金開爾在墓前作了一次冗長而無內容的演說。在亡命者中，朱理亞是虛心學習、並从唯心論一步一步轉入我們一方面的唯一人。

高貴的杜隆在這裏。

海村和魯格在“紐約快郵”上繼續罵共產主義者，特別是我們。但这刊物很笨，除按時由魯格的拙劣作品湊成最可笑的东西，賣弄

於德意志人——他們現在逆着自己的意志，受他的支配——之前外，不能够有別的办法。

蒲魯东最新的著作，你也許已經看過？

衛登麥尔由苏黎支來信。卡斯騰斯<sup>(1)</sup>在馬因斯坐牢。他企圖逃走，沒有成功。

祝好，不要忘記我。

你的卡·馬·

此外，如有可能，請替瓊斯寫一篇文章，簽上你的名字，會有很好的效果。他在自己的報上是前進的，他用心學習。這不是哈尼。“人民評論”發展，“人民之友”完蛋了。

(1) 即弗利德里赫·雷士納。

#### 一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信內附寄五鎊紙幣的第二个半張。

施蘭[姆]往巴黎，我不知道，你的信中沒有提過。因此我看見“科倫報”說他淹死了，非常驚訝——可惜不會是事實。這隻狗是很會咬人的——從前讓他太接近了，他是一個完全卑鄙的傢伙。你的辦法很對，叫喊和吵鬧沒有用處，讓這傢伙安然做去，一直到有力量對付他為止。如我說過的，他如果真死在海峽中，倒是很好的事情；大概是他自己散佈此項謠言——這是自我表彰的方法之一。

衛登麥尔要往美國，看看現為費尼柏格所有的“紐約工人報”是否能拿到他的手中來。他在紐約如站得住，對於我們的確好得多，住在倫敦只能增加困難。我們在紐約恰恰缺少一個像他這樣堅定的青年，而且紐約也終於不在世界以外，當必要時，必定可以馬上把衛[登麥尔]調回來的。

石印通訊的計劃很好。只是你們對這東西必須完全保守秘密——小班堡格和他人曾有這種意思，會立刻比你們搶先一着。只要初步的設備弄妥，我當代替你在德—美各報上做些廣告，並以社長的資格簽名，使事情得以進行。刊物由你負責，如認我參加工作，有些用處，自然由你支配。你如果不願列名其中，那天狼星必須建立這種營業，不過我絕對看不出你有置身事外的必要，因為你為什麼畢竟沒有權利組織一個產業店，將“新萊茵報”改成石印繼續出版呢？衛登麥爾在紐約對於你們有最大的好處，特別在金錢的籌措上，這是一個主要之點。我確信這東西將引起絕大的注意，在倫敦等處的許多美國通訊員立刻會感覺到。

你如自任社長，沒有問題，這刊物的吸引力當較好，特別在最初的時候；如僅提出天狼星，便卸去道義上的責任，人們對於他那路得型的西里西亞的喧聲，可以讓其一無阻礙地自由發展了，人們一定以為這種喧聲很適合於德籍美人，比你的風格還好。你無論如何必須以尽可能寫得壞、寫得散漫為規律，否則你馬上會對這種羣眾毀滅了刊物。

你所說的蒲魯東一種新的著作是什麼？

我將替瓊斯寫一篇文章，簽上我的名字，只是要他將他的“評論”尽可能的全份送給我，因為這裏找不到。他的通訊處在什麼地方，我已忘了。

關於棉製品營業的報告，美國方面也是不好的。市場上此項商品充斥，美國佬自己不願市場目前的情況，製造得太多。

馬上再來信，我在這裏厭煩死了。

你的弗·恩·

注意：將你的文件保存在住宅以外，總要妥當些，好些時候以來，我在這裏受很嚴密的監視，每一出外，總有兩三個特務跟在後



面。逢遜先生對於我們的危險性，不會放棄機會不向英政府作重要的新說明的。

一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

一八五一年八月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沒有早日寫信給你，並同時報告收到五鎊，請你原諒。本星期來，外面的壓力太大，竟不能動筆。開了一張期票給房東，才得暫時免除被驅逐的危險。

附寄“快郵”一份，你可以看到老妖婆魯格及其同夥可恥的、笨拙的勾當和饒舌。看過這渣滓之後，請馬上寄回。內中對笨伯海村做過摘記的一封信——無論如何，是出自斐刻勒——要向你簡單說明如下：兩三星期來，驢子們——亡命者——開過好幾次大小會，要大家“和諧一致”編成一整“打”、並互認為將來的偉人，“組織”起來。今天是他們有決定性的會期。我會聽到結果，並報告你。但分裂的種子已經充分發育，西格爾君囑現在來這裏參觀展覽會的沙柏利茨轉告我，要來訪問。

“紐約論壇報”願出稿費，要求我和佛萊利格拉參加工作。它是北美銷行最廣的報紙。如果可能的話，請你對於德意志的狀況寫一篇英文論文，於星期五早晨（八月十五日）交稿，那便是一種出色的開始。

關於施蘭姆，我們知道他和他的兄弟繼續通訊。他曾寫信給班堡格，囑不要把他的住址告訴我們。他在當地無恥的勾當，每天都有新的報告送來。

紅色華爾夫又變成“愛爾蘭人”了。

現在來講蒲魯東的“十九世紀一般的革命觀念”。当我第一次对你提及此書時，僅看到摘要，而且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現在可以將輪廓寄給你。這是暫時的。書中對於盧梭、羅伯斯庇爾和山嶽黨等等的攻擊，寫得不錯。真正推動的力量，如用不朽的魯格的話來說，是像下述那樣產生出來的：

第一研究：反動才促進革命的發展。

第二研究：十九世紀的革命有一種充分的理由嗎？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推翻了舊制度。但它忘却創造新社會，或使社會變成新的。它只考慮政治學，沒有注意到政治經濟學。支配現在的是“經濟勢力的無政府狀態”，因此造成“社會貧困的傾向”。這一點表現在勞動分工、機器、競爭、信用制度上面。貧窮和犯罪增加。其次：國家日趨強大，具有專制主義的一切屬性，它的獨立性和權力愈益增長。國債增加。國家不顧貧窮，保護財富。腐敗。國家壓制社會。新的革命的必然性是存在的。革命的使命在改變並矯正社會不良的傾向。人們不可觸及社會本身。對社會談不到專擅的改造。

第三研究：聯合會的原則。

聯合會是一種教條，但不是經濟的勢力。聯合會不是像勞動分工、商業、交換等等那樣為有機的和生產的。聯合會不可和集合力混為一談。集合力是一種非人格的行為，聯合會是一種自由意志的結合。聯合會在性質上是不生產的，而且是有害的，因為它侵害工人的自由。人們給予社會契約以一種力量，而這種力量僅屬於勞動分工、交換、集合力方面。當人們創立聯合會去實現大事業時，這不能歸功於聯合會的原則，只能歸功於它的方法。人們要在聯合會中找着一種充分的補償，才服從它。這種生產聯合會只有對於脆弱的或怠惰的會員才有用處。它是对第三者的共同联系、共同責任。一般講來，這種聯合會只在依賴它的方法的特別條件

下，才能適用的。這種着眼於家庭的聯繫、犧牲的法則、並脫離每種外部經濟上考慮而建立起來的聯合會，這種為着自身的緣故而建立的聯合會，是一種純粹宗教的行為，是一種超自然的結合，沒有積極的價值，是一種神話。這種聯合會不可和那些以相互發展生產者與消費者為任務的新關係，混為一談。這種聯合會使締結契約者站在同等的地位，降低了他們履行社會義務的自由，並剝奪了他們的個性。

#### 第四研究：權力的原則。

政府的觀念起源於家庭的習慣和家政的經驗。民主政治是政府進化的最新的東西。政府的觀念和契約的觀念對立。真正革命的標語是：不再要政府！絕對的權力馬上被迫而否定自身，並在法律和制度上受到限制。在外表上規定利益的立法，現在和利益一樣，是數不清的。這種立法迷失於無窮無盡的惡劣狀況中。法律是從外面加於我的一種桎梏。立憲的君主制。半陰半陽的荒唐混合。普遍選舉。多數人占卜式的推測是無聊的。我用不着選舉人，正和用不着代表一樣！選舉、投票，雖全體一致，也沒有決定什麼。依照普遍選舉來看，波拿巴應是一個真實可靠的人物，等等。純粹民主政治的或直接的政府——這是利廷豪森、孔西得朗、賴得律-羅蘭的發明——近於不可能和荒謬。在這種登峯造極的國家觀念中顯出了它的無聊。

#### 第五研究：社會的清算。

一、國家銀行。法蘭西銀行的清算由法令予以規定。它不作為國家銀行，不，只作為“公益的機構”。利息將減至百分之〇·五〇或〇·二五。

二、國債。貼現業用第一種方法取得單個的資本，此等資本流入交易所，國家僅付出百分之〇·五〇或〇·二五，因此利息的利益消滅了。國家對於所借的資本不付利息，而是每年償還，即每年



分期償還。換句話來說：法令規定國家對於債務所付的利息，是由扣除資本來計算的，即每年分期償還的。

三、抵押品債務。單純債務。“一切債務、抵押品、債券、公司股票的利息將確定為百分之〇·二五或〇·五〇。只能在每年分期償還的形態中，請求償還。凡總額二千法郎以下的分期償還應佔百分之十；二千法郎以上的，應佔百分之五。為便利償還所負債款、並代行以前貸金業的職務起見，國家貼現銀行事務局的一分課將作為土地信用銀行；它的預借金最高額每年為五億。”

#### 四、不動產：建築物。

法令：“每種租金的付給當作對財產的分期付給<sup>(1)</sup>，此項財產估計為租賃價格的二十倍。每種定期付給使承租人所住的房屋以及用於出租目的而供國民居住所需的總建築物，享有比例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價值。這樣償付的財產相應轉為公社管理的權利，這種管理以承租人大眾的名義，基於償清的事實，首先取得抵押權和優先權，這種權利永遠保證他們大家以建築物的成本價格，獲得住所。公社可以隨時和所有人談判立即清算並償還出租的財產。在這種場合，上述公社為使現在一代享有租價低廉的利益起見，可以立刻減低房屋的租金，接着就是清算賬目，而實現的方法在以三十年為償還的期限。至於修理、經營並維持建築物，以及建造新建築物，公社當按照新的社會契約的原則與規程，和泥水匠人公司<sup>(2)</sup>或建築工人聯合會交涉辦理。自住的房屋所有人保持產業，以適合自己的利益為度。”

#### 五、土地財產。

“利用土地所付的每種地租，使承租人獲得地產的一部分，並保有一種抵押的價值。凡已完全付清的財產馬上轉入公社手中，公社站在舊所有人的地位，和承租人共有正式的財產權與純收入。公社基於自由考慮，可以和自願的所有人談判贖回地租，並立即償

清財產。在這種場合，依公社的要求，規劃農民的移居和土地疆界的釐定，並使土地的面積、地質的品級和確定適合於收入的地租，獲得最大可能的均衡。當土地所有權一經償清，共和國的所有公社對於土地品質的差異以及土地經營的參差，將取得協定，使之趨於平均。各公社對管轄區域內的土地有權取得地租的一部分，將用於此項補償和一般的擔保上。從這個時候起，舊所有人如經營自己的土地，保持了他們的產權，將適應新的條件，繳納同一地租，具有同一權利，因此沒有人能從地位和遺產的偶然性獲得特權，而一切人的經濟條件都是平等的。地稅將被取消。而經營土地的管理權則落入公社評議會的手中。”

#### 第六研究：經濟力的組織。

一、信用。上面所舉的國家銀行及其分行，將金銀逐漸從流通中吸收進來。代以紙幣。關於私人信用的事業，工人協會、農業和工業協會將為它的活動領域。

二、財產。參看上面徵引的“土地財產”。在上述條件之下，不用絲毫畏懼，允許所有人隨意出賣、讓渡、流通他的財產。……由於每年分期償還〔3〕的便利，不動產的價值可以無限地分割、交換，並作一切可想像的形態變更，而自身不致受任何損害。農業勞動是排斥社會形態的。

#### 三、勞動分工、集体的力量、機器、工人協會。

凡在性質上需要各種各樣大量專門勞動者協同動作的每種產業、事業、企業，是要變成一個工人聯合會或工人協會的集中地點的。……然在生產物僅要求個人或家庭的活動而不需要專門才能共同勞動的地方，聯合會沒有立足的餘地。所以在小作坊、手工業、製鞋業、裁縫業等等和商業等處，沒有聯合會。聯合會是在大產業中。這裏有工人協會。每個在聯合會中工作的人，對於協會的財產有一份不可分割的權利；對於協會的一切職位有相繼擔任

的权利。……对他的教育、指导和学习必须……如此安排，使他对被指定参加的不愉快和困苦的工作部分，能够胜任，并使他学会工序和知识，使他在熟习时保证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能力和充分的收入；职位是依选举的方法分配的，规则是由会员赞成的；工资是按照职位的性质、才能的大小、责任的轻重决定的。每个会员按照自己的劳务的比例，参加协会的利润和担负；每个人都可随意退出联合会，……结束他的账目，并清算他的权利，而协会也同样有权随时收入新会员。此举解决两个问题：即集体的力量〔4〕和劳动分工〔4〕的问题。在过渡时期，工厂主等是此等工厂的领导者。

四、價值的構成：廉價市場的組織。矯正商品的騰貴和價格的擅自規定。公平的價格正確代表：(a)依官廳報告的自由生產者平均的生產費數額；(b)商人的工資或對出賣人批出物品所喪失的利益的補償。要推動商人做這種生意，必須予以保證。此項保證可由各種方式而成：或是願意享受公平價格同時又為生產者的消費者，對商人負有以同樣條件供給自己生產物的義務，如現在巴黎各種工人〔5〕聯合會所通行的那樣；或是這種消費者以保證商人一種報酬去滿足他，……但也可以保證他有一種極大的銷路，使獲得收入。……例如國家以暫時代表利益人的名義，各州邑市村以各居民的名義，替一切人爭取確保生產物和勞動服務的公平價格和優良品質，……並宣佈願予企業家以最有利的條件，或是对他們企業中所投入的資本和原料保證一種利息，或是保證一種固定的薪水，如果可能的話，保證一種數量充分的定貨。這些受約定的人們負有將自己的生產物和勞動服務供應消費者每種要求的義務。此外，競爭盡有自由的餘地。實行交易的人們必須報告價格的基本成分、供給的狀況、履行職務的期限和實行的方法。在指定期間內交付的蓋印的供給品，各按照契約的重要性，將於競賣的八日、十四日、一月、三月之前，打開並公佈出來。每種契約滿期之後，進行



新的拍賣。

五、對外貿易。利息一經下降，必須減低關稅，當利息被壓下，或達到百分之〇·二五以至〇·五〇時，關稅即行廢止。

第七研究：經濟有機體內政府的解体。

沒有權力的社會。禮拜、司法、行政、警察、公共教育、戰爭、海軍等等都廢止了。一切都是斯蒂納式的各色空話。

你對於這個藥方作何感想，望較詳盡地寫信告我。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 (1) 釐重号是馬克思加的。
- (2) 在蒲魯東書中是稀體。
- (3) 在蒲魯東書中是稀體。
- (4) 在蒲魯東書中是稀體。
- (5) “工人”字樣係馬克思插入的。

### 一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快郵”使我十分愉快。好久以來，沒有看過“阿·魯格致卡·海村”這樣完全饒舌的空談。像魯[格]和海[村]這兩隻驢子在三年革命的漩渦中完全無所改變，而且習於一切舊的空話、可笑的态度和語法等等，竟還能浮出水面，我幾乎不能相信。這是馬戲班中的小丑，在最危險的跳躍之後，又從新鞠躬，並叫道：我們又在這裏了！於是他的陳腐的人所習知的怪談的老調又無情地彈起來了。我看到在文字上令人作嘔的傢伙魯格活現眼前，他是怎樣莊嚴地宣佈：“對專制政治、無政府和大逆不道的根本答覆……正是它所借重的奇計”，於是自行製造此項奇計，因為他發現現代的階級鬥爭是平民的分离，而那個羅馬的教書先生——我忘記了他的姓名——

对此更自由加上他的胃和手的寓言以及其他類似的愉快的三年級生和副主任的回憶。這傢伙是無價寶，有一次談及“狀況”，又馬上以安慰的口吻加上一句道：“你知道，……我所謂狀況並非別的東西，不過是現在支配人的頭腦的思想罷了！”要想造成巧妙而惡意的暗示，這些無力的企圖是完全失敗了。這傢伙有些技巧，每個人察覺他對任何人都懷有惡意，但究竟對誰，是何緣故，其他如用怎樣的方方法，並為什麼，就沒有人看得出來。當偉大的魯格以純粹滑稽小丑的資格出現的時候，偉大的海村在他的永不改變的粗暴性格中，也不少輝煌的成績。這傢伙在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再用他那向來愚蠢的調子，對公眾攻擊共產主義，恰和一八四七年夏季在“德[文]布魯[塞爾]報”所說的話一樣，那種態度的無恥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可是這些傢伙不斷地研究我們的作品，尤其不管他們怎樣頑強與憤怒，不知不覺受了它們的影響，竟被迫承認其優越性。在他們的全部垃圾中，那一種語句不含有對我們作品的剽竊、歪曲的誤解和由他們引起的一種挑撥煽動！

邁恩君或福黑爾對於倫敦的和解企圖，在柏林半官方的曼推斐爾“石印通訊”上做了一篇愚蠢的文章，說只有我倆還合在一起，怎樣怎樣，其他人等都一致團結，並反對我們。沒有提起佛萊利格拉或華爾夫。偉大的威里系自未來的軍隊解散以後，似乎又想使自己在一切黨派的大人物間被承認為“角色”——他當已出席於他們的會議。這一切絕望的詭計已經達到怎樣的地步？偉大的西格爾來過你家嗎？

據朱理亞介紹的來自德騷的一隻德國社會驢子剛才確切告訴我，這些先生們已在那裏傳佈，說依照你的自白，你在“新普[魯士]報”上寫文章；你會親自對路易·德魯克君(!)說過。這又是一種佳話！

講到蒲魯東，這人似乎有了進步。無論如何，他的無聊發展所經過的階段，取了更完備的形態，而路易·勃郎君對於這種“異端”是可以咬牙切齒的。蒲魯東君現在畢竟也達到一種結論，即財產權真正的意義在於由多少隱蔽的國家隱蔽地沒收一切財產，而消滅國家的真正意義是強化國家的中央集權。或者是共和國的所有公社對於土地品質的差異以及土地開墾的偶發事件，取得協定，使之趨於平均，這和它們必然的附屬物與結果有什麼不同嗎？

明天如果有工夫，我將繼續談這個奇人。本星期不能交出星期五的論文。可是請寫信來，要快，要哪一種的論文——是隨便寫的單篇，還是一批相連續的東西，第二，當怎樣保持這工具，我除知道“紐[約]論[壇]報”屬於美國的輝格黨外，對它的政策一點不知道。關於這一方面，你還有什麼可告訴我的，以便幫助我。

你的弗·恩·

### 一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一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天對於蒲[魯東]的批評被打斷了，今天再繼續下去。我暫時將這藥方的許多缺陷丟在一邊，例如人們沒有看見，工廠當在什麼方法中從工廠主的手中轉入工人協會的手中，因為利息和地租固然廢止了，但利潤並沒有廢止（競爭仍然存在）；還有大地產所有權利用僱傭勞動者經營土地，又當怎樣，並有其他類似的缺點。要能夠作為理論的總體加以批評，必須將那部書弄來。所以我此時所能發表的意見，只是就各單個措施的能否實行，在每個一定的場合去加以考察，同時就它們如何適合於全部生產力的集中一點去加以探討。要看到一切發展，也必須有這書在手。

蒲魯東君終於承認多少隱蔽的沒收實有必要，如曾經說過的，



他達到這種見解，是一種進步。不過要問他的沒收的口實有無實行的可能；因為在这一切自己欺騙自己愚昧的傢伙中，這一類強制的措施不是沒收，這種口實正是整個的樞紐。“利息將減至百分之〇·五〇或〇·二五。”怎樣的呢？你的摘要對這一點只說：國家，或在秘密中和他種名義下與國家融合在一起的銀行，每年為着抵押，對這種利息當貸出五億法郎。我更推論到，這種減低應當逐漸進行。如果利息很低，每年自然容易償還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一切債務等等。但蒲〔魯東〕君並沒有指出達到這種目的的途徑。說到這裏，我便想到由你的計劃引出的我們新近對減低利率的討論，是要組織一個獨佔的特權的國家銀行，具有發行紙幣的獨佔權，並將金銀排出於流通之外。當每次革命和營業停滯時，暫時受壓迫、在困難中被牽制的人們，即一時站腳不住的人們，都要屈服於高利貸和信用借貸有增無已的必然性之下，我相信每種急劇並經常壓低利率的企圖，一定失敗在這上面。即使作為貸款的真正報酬的利率部分，因大量資本而被壓制，然代表保證償還的部分是屹立不動的，而且這一部分在危機時恰巧大大地增長了。當革命時，政府即不以百分之〇·二五或〇·五〇，而以百分之五的利率貸款給商人，也會受到感謝。試參照一八四八年、貸款金庫等等。但國家以及每個集中的國家大銀行既沒有將它的分行一直擴充到最小的城市，而它的職員又曾受到長期商業的訓練，那它只能貸款給大商業——否則它貸款出去，便要冒落空的危險了。因小商業不能像大商業一樣，將自己的商品抵押給它。所以凡因政府預先貸款而減低利息的第一種結果，就等於增進大商人的利潤，並普遍地提高這個階級。

小商業始終被迫變成居間商人，政府以百分之〇·五〇的利息預先貸款給他們，他們便能以百分之五至十的利息再貸出去。這是不可避免的——小商業提不出保證，不能有什麼抵押。所以

在这一方面也是提高了大資產階級——間接造成一个大的高利貸階級，即站在附从階段的銀行家。

据我的意見，社会主义者和蒲魯东減低利息的全部永久的迫切要求，是一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光輝而虔誠的願望。当利息和利潤居於反比例的時候，这要求只能是增加利潤的一条大路。只要有站脚不住、沒有担保、而且恰因此才需要金錢的人們存在，那國家虽有貸款也無法取消私人的貸款，所以对一切業務不能減低利率。國家如以百分之〇·五〇的利息貸出，那對於貸以金錢的高利貸者所处的地位，便和一七九五年的法蘭西政府一样，这个政府收回五億租稅的國家公債票，作为三百万再發出去，僅在維持它的已經陷於破產危境的“信用”，这种紙幣在繳納租稅時照票面計算，即高於它們的真实價值兩百倍——这个政府對於當時的物品投机人和金融投机人是處於怎样的一种地位啊。

蒲魯东是太天真了。个人的信用在工人协会中找着它的領域，或当找着这种領域。这就是說，不是由國家指導、終於管理並規劃此等协会——这还不是蒲魯东所願意的——就是最著名的联合会欺騙的組織、一八二五年和一八四五年欺騙的組織，在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階段上再現，——这种進退兩難的境地必居其一。

要把由商業和强制的手段逐漸減低利率一點作为主要事件，由利息的付給轉变为償还一切債務之類的清算，而一切真实的財產都集中在國家或公社的手中——我覺得这完全不能实行：一、由於上述的理由；二、因經過的時間太久；三、在國家紙幣長久保持的信用中，唯一的結果必定是國家对外人負債，因为一切償还的貨幣一定流出外國；四、即使此事的可能性在原則上是存在的，但相信法蘭西共和國能抵抗英美，貫徹此舉，就是無稽之談；五、因外國戰爭和当前的金融緊急，一般使這一類有系統的、遲緩的、延長二

三十年的策略以及貨幣的支付變成全無意義的了。

我以為這事在實際上只有一種意義，即在革命發展的某一階段中，藉一種獨佔的國家銀行的幫助，的確可以命令公佈下列各點：第一條：廢止利息，或限於百分之〇·二五；第二條：利率仍和從前一樣繼續支付，並當作償還本錢；第三條：國家對於一切不動產之類，依照當時的公定價值，有收買的权利，每年付百分之五，在二十年內付清。這樣的辦法也許可以用作公然沒收中直接的、最後的前驅；但對於這一點要苦心孤詣地去探索何時、怎樣、何處，便是純粹的空論。

無論如何，蒲〔魯東〕這部書和他以前的比較，似乎要切實得多——價值的構成也採取了一種較具血肉的形態：即小商人公平價格的形態。“先生，四個法郎，這是最公平的價格！”至於廢止關稅和廢止利息彼此有什麼關係，便說得不清楚。蒲〔魯東〕自一八四七年以來，從黑格爾過渡到斯蒂納，十分完備，這也是一種進步。然他以自己的屍身經過德意志的哲學，一直達到最後腐化的階段，還說不了解它！

馬上回信，並說明你對上述各點的意見。

你的弗·恩·

——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四日

一八五一年八月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一兩天內我將蒲魯東的書寄給你，不過看完了，請馬上寄還。我為着錢的緣故，對於此書要發表兩三印張的評論。因此請將你的意見更詳細地告我，不要像平常那樣急急忙忙地寫出。

蒲魯東這整個著作尤其是对共產主義——雖則他從這種主義



偷去許多東西——的一種爭論，他在對卡貝和勃郎的美化中，充分表現他的把戲，依我的看法，這把戲所形成的議論如下：

值得鬥爭的真正的仇敵是資本。在經濟上完全承認資本的是利息。所謂利潤並非別的東西，不過是一種特別形態的薪水罷了。我們如將利息轉變為一種年金，即轉變為資本每年的分期支付，便將利息廢除了。所以工人階級——即產業階級的意思——始終確保優先的地位，而真正的資產階級却陷於不斷消滅的生存中。利息的各種形態是貨幣利息、房租、地租。所以資產階級的社會是保存着，並視為正當，不過除去它的壞的傾向罷了。

社會的清算只是使“健全的”資產階級的社會能夠從頭開始的手段。無論是快是慢，這我們並不介意。關於這種清算本身的矛盾、未決定之點和不明瞭的地方，我要先聽一聽你的意見。但真正醫治這從頭開始的社會的良方在於廢止利息，這就是說，在於不斷地將利息轉變為一種年金。這不是當作改良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手段，而是當作經濟的法則提出來的，自然產生兩種結果：

一、將小的非產業資本家轉變為產業資本家。二、使大資產階級永遠存在，因為在實質上，用平均的方法來處理這事件，除掉產業的利潤外，社會大概除年金，从不付出其他東西。這相反的部分倘若是真理，那普賴斯博士的由利息計算利息必定是一種現實，而全世界自基督以來對資本的最小部分付給利息，也是不夠的。但在實際上的確可以說，即在最安穩的最標準的資產階級國家英格蘭，五十或一百年來，無論是投入土地或其他地方的資本——至少是按照這裏所根據的價格計算——從沒有付給利息。例如英國國富的最高估計為五十億。它每年生產五億。它的全部財富僅等於每年的勞動乘一〇。不僅資本沒有得到利息，而且就價值講，資本簡直沒有再生產。而這是由於一種單純的法則而來的。價值原來是由最初的生產費——即製造物品最初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

的。但一經生產，生產物的價格却是由它的再生產必需的費用決定的。再生產的費用不斷地下降，而且愈是產業發展的時代，這樣的下降便愈迅速。所以有資本價值本身不斷貶值的法則，因此抑制了那本來不合理的地租和利息的法則。這也是你所提出的命題的一種說明，即沒有工廠得補償它的生產費用。故蒲魯東不能因採用一種法則而從新改造社會，實質上，社會現在沒有他的忠告，也是遵守這種法則的。

蒲魯東實行一切的手段是銀行。這裏表現一種混亂。銀行業務分解為兩部分：一、資本的變成現銀。我這裏只舉出貨幣以代替資本，而且的確可在單純的生產費中出現，即百分之〇·五〇或〇·二五。二、在貨幣形態中的資本預貸，這裏的利息是依資本量決定的。信用在這裏所能做的事，只是現存而不生產的財富由集中等等轉變為真正活動的資本。蒲魯東以為第二項和第一項一樣容易，然計算的結果，便會發覺，當他在貨幣的形態中指出一種幻想的資本量時，在最好的場合，也只是減低資本的利息，以便在同一比例中提高資本的價格。因此除資本的證券損失信用外，毫無所得。

至於關稅和利息的關係，讓你去玩味原文。要藉肢解去毀滅這東西，未免太費事了。蒲[魯東]君既沒有確切說明公社對於房屋和土地分享的關係——這一點正是他對抗共產主義者必須做的——又沒有說明工人怎樣取得工廠。無論如何，他想有強大的工人協會，但對於這種產業“行會”又十分害怕，依他的意見，保有解散協會權利的，的確不是國家而是社會。他是真正的法國人，主張聯合會只限於工廠，因為他既不知有一個摩西父子商店，也不知有一個中羅狄安的農民〔1〕。他以為法蘭西的農民和法蘭西的皮匠、裁縫、商人是人們必須接受的永久觀念。我愈研究這種垃圾，便愈相信：農業的改革，以及以農業為基礎的所有權這種齷齪東西

的改革，是將來革命中的起點和終點。沒有這一着，馬爾薩斯爸爸便是對的。

這種著作對抗路易·勃郎等等是寶貴的，特別由於對抗盧梭、羅伯斯庇爾、上帝、博愛和類似的饒舌者，有大胆的感情的發洩。

至於“紐約論壇報”的事，我為着經濟學大忙特忙，你現在必須予以幫助。請寫一批關於德意志的論文，從一八四八年起。要縱橫活潑，瀟灑自如。那些先生對於外國部門是很傲慢的。

幾天之內，我將寄兩冊關於羅馬的著作給你。即杜洛“羅馬人的政治經濟學”。此書（是淵博的）係從巴黎弄來。你對於羅馬作戰中的經濟後盾——並非別的，不過是土地戶籍罷了——也會看得明白。我怎樣用最廉價的方法將這東西寄給你呢？這是厚厚的兩冊書。——關於“石[印]通[訊]”的論文，你務必反擊一下，或盡力抄下保存着。衛登麥爾一經達到這裏，必須處那些在紐約的驢子以夾鞭刑。這需要一切文件。福黑爾是“新普[魯士]報”的通訊員。西格爾還沒有見面。威里系自然是“亡命者友愛會”的聯合會員。他們於星期五開過第一次大會。我們有一個偵察員與會。會議以宣讀（由豪格將軍宣讀）“石[印]通[訊]”中反對我們的論文開始。他們是依靠我們生活、動作並存在的。旋即締結各種各樣不愉快的、相撲相吵的契約。邁恩君聲言代表普魯士，奧本海姆代表英國，魯格代表法國，金開爾代表美國和“將來”。此外，我很高興聽一聽你對於這全部事情的批評。

〔1〕 即蘇格蘭的農民[中羅狄安=在蘇格蘭的伯爵領地]。

——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隨便草就的論文一篇。各種事情集在一起，使這東西無



法做好。第一，自星期六以來，發生了變化，又小病了一場。旋因缺乏一切材料——僅憑記憶臨時寫出一點。尤其是時間短促，又是指定要做的東西，對於那個報和它的讀者羣，幾乎一點也不了解，故不能作出一種有條理的計劃。末了，整批的原稿不能集合比較，為避免以後各篇重複起見，必然造成一個多少炫學的、系統化的開端。有了這一切，再加上我好久不作文，所以使這作品十分乾燥無味。然八個月來，我幾乎只說英語，讀英文，此文如果稍有可取的話，或由於它是較流暢的英文，那要歸功於我的這種習慣。總之，隨你的便去加以改作罷。

蒲[魯東]的東西我看過一半，覺得你的意見完全証實了。他對資產階級的呼籲、他回轉到聖·西門以及其他凡百事件，即在批評的部分，也已證明：他視產業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本來相同的階級，僅因革命沒有完成，才立於對抗的地位。偽哲學的歷史觀是完全顯明的：當革命前，產業階級是自在的階級，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年發生對抗、否定；蒲魯東的綜合是用一種炫耀來總結全體。我覺得這整個東西只是在理論上要保持資產階級的一種最後的企圖；我們對於物質生產決定性的歷史主動性、階級鬥爭等等的前提大部分是採取了，但大都加以曲解，並在這上面建立實驗，藉偽黑格爾的戲法顯然將無產階級拖回到資產階級之下。我還沒有看到綜合的部分。對於路易·勃郎、羅伯斯庇爾、盧梭的攻擊，間有一些精細的議論，但就整個講，沒有什麼東西比他的政治批評更誇張而淺薄的，例如在談到民主政治的地方，他和“新普[魯士]報”及整個舊歷史〔1〕派一樣，專數人數，而且毫不知恥，挾着一個小学生那樣貧弱的實際的思想去建立體系。並認權力和自由是難於調和的矛盾，任何政體都不能予他以一種充分道德上的理由，使他應當服從，這是何等偉大的思想！天呀，那末人們要權力幹什麼？

此外，我確信亞威伯克君曾將自己翻譯的“宣言”<sup>①</sup>給了他，你

在“評論”中登出的論文也許有譯文在他的手中。有許多點是完全從那裏偷來的——例如說政府不過是一個階級壓制其他階級的一種權力，是隨階級對抗的消滅而消滅的。關於一八四八年以來法蘭西運動的許多地方也是如此。我不相信他曾發覺你的書中有反對他的一切東西。

在這幾天內，我將全書看完時，便要較為詳盡地寫出來。同時期待韋爾特來這裏——他和往常一樣，突然在布拉德福德出現——因此蒲魯東的書也許必須多留下兩三天。

請告訴天狼星：我已對瓦茨說過，他答應盡力幫忙，在這裏很有希望替天狼星找個職位。瓦茨相信天狼星有以前國會議員的資格，是足夠的。他認識一切種類的自由主義色彩的教師和牧師，當他一經發動，的確會有些結果的。因此我將熱忱地接待他；如有消息，將馬上通知天狼星。然不管這一切怎樣，瓦茨和其他種類的俗人一樣，還算不錯。因為他向來是過着英國人、社會主義者、醫生和家長的生活，必須加以原諒，七年以來，他是一個完全戒酒者——甚至於具有斯特魯威式素食主義者的慾望。因此他的妻要和他一同飲食。這雖然不好，但是一種事實，在曼徹斯特這裏，平庸的小資產者通常就是最好交際的人；他喝酒，談淫猥的事，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和馬騰斯一樣），十分可笑。

你從德國聽到什麼新聞？漢堡有三人釋放，一人重新被捕。據裁縫夥計諾特永的自白，可以斷定他是一個從事宜傳的秘密團體的密使——這是何等的一種發現！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於曼徹斯特。

〔1〕 由“復古”改正過來的。

① 指“共產黨宣言”。——譯者

一一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首先得感謝你的論文。不管你事後所說的一切坏处怎样,十分出色,沒有改動,就寄往紐約了。你完全投合了“論壇”的調子。我們一收到第一号報,將馬上寄給你,以後照常寄送。

現有一整批亡命者——廢料运給你,你在附近如有一个認識的農民,需要此等髒鳥糞做肥料,那簡直可以做一筆好買賣。

八月八日星期五,如你已經知道的,“亡命者友爱会”開第一次正式會議,內中特別有光彩的是:鼎鼎大名的“達姆”当主席,叔耳茨做秘書,还有葛革、两个西格尔、斐刻勒、陶斯璠、佛郎克(奧地利的紳士)、威里系、波克海姆、希墨尔斐尼系、朗格、邁恩、賴痕巴哈伯爵、奥本海姆、斯托尔普的鮑威尔、粗漢<sup>①</sup> 呂得斯、豪格、魯格、泰霍夫、施摩爾澤(巴威的中尉)、倍慈勒、潑勒、吉克、瑟特泥和葛林格等一大批,金開尔和斯特洛德曼自然不要忘記。所以主要的徒党是:一、魯格和斐刻勒,二、金開尔,三、陶斯璠。还有其他独立的文学游民和联合論者。这种偉大的主要行動和國家行動所圍繞的真正中心點如下:魯格-斐刻勒-陶斯璠-葛革-西格尔-豪格等要选举一个正式委员会,部分地是为了告發反動的犯罪行为,部分地是为了做亡命者的代表,部分地是为了对德意志“行動”——煽動。白癡魯格另外还有一种困难,他在賴得律和馬志尼的面前是被認

<sup>①</sup> 呂得斯是漢堡人,漢堡在德文为 Hamburg,和 Hanebug, Hanebuch 音相近,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因此戲称呂得斯为 Hanebug 或 Hanebuch; 而該兩字的意思即“粗暴的”、“粗魯的”和“粗笨的”等等。——譯者



为具有全权的，以为除他的名义以外，德意志的亡命团的確也可以像軍隊一样供他們的自由指揮的。反之，金開尔君（除他的救主叔耳茨和他的傳記作者福尔茲〔1〕外，特别是威里系、泰霍夫、施摩尔澤、希墨尔斐尼系和他在一起）部分地是为了不想危及自己在倫敦对資產階級的地位——因为古尔盾<sup>①</sup>就是標準——部分地是为了不承認魯格对馬志尼和賴得律有多少对等的地位，便不願意有这一類公開的組織。当魯格和斐刻尔徒党看到会场情形完全不对時，从最初起即滿怀憤慨。人們在秘密会中已經协定，只召集有名的人物。但金開尔的徒党为確保票數起見，將一些卑鄙的人都帶來了。——

會議由豪格將軍宣讀“石〔印〕通〔訊〕”的醜觀論文開始，他同時宣佈会中必定有特务，文件可能被惡意濫用等等。这种激動的情緒當時还没有露出破綻，威里系予以支持，並要求犯罪者最好是坦白。斯托尔普的鮑威尔（我認他是一个正式的特务）站起來說，他对威里系道德的驚慌有些不解，因为他在第一次預备会中曾經介紹薛德勒君为“石印通訊”的編輯，毫無異議地通过了。这樁突發的事了結後，陶斯璠在許多悲哀而熱情的呻吟和嘆息之下——他相信自己是在維也納的听众之前——提出任命委員會的動議。邁恩君回答道，他不願意行動，只願作自由意志的講演。金開尔以預謀的方式，馬上報告他代表美國和它的“將來”，奧本海姆報告代表英國，叔耳茨報告代表法國，邁恩報告代表普魯士。陶斯璠的提議完全失敗了，很激動地說，不管他的提議怎样未被通过，願將自己正義的憤激貢獻給祖國的祭壇，並留在友爱派的怀抱中。——但斐刻勒和魯格派的徒党自以为是好人被欺，馬上採取了威嚇而憤激的態度。

---

① Gulden 是一种金幣的名称，實價等於兩個馬克。——譯者

會議結束時，金開爾來到沙柏利茨（他這裏完全以我們代表的資格而活動，並且是一個很有用的代表，因為獲得全體紳士的信任）的面前，稱他為一個忠實的民主主義者，而“巴塞爾國民報”是一種極好的民主報，此外並問到報的財政情形。沙柏利茨：“不好。”金開爾：“但工人們沒有做什麼嗎？”沙柏利茨：“凡我們所要求的，他們都尽力做了，他們看我們的報。”金開爾：“工人們必須再多做一點。他們也不支持我們，這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你知道我們替工人們做這許多事。我們竭盡一切能力‘尊敬’他們，你懂得我的意思，是在使他們成為‘可敬的公民’。”這是一件妙事。

十五日聯合論者的會議很少人參加，用英國人的話來說，是冷淡的。

同時有大事件發生——在十七日。——而它們的真實的經過（如我們偉大的魯格要說的），大致如下：

金開爾君召集威里系、泰霍夫、葛革、西格爾和另外幾個人到他家，宣佈他通過斐西耶，收到新奧爾良寄來的一百六十鎊，並囑咐在上列諸人和“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先生的幫助下，使用此款。他不請你，却請了斐刻勒，但斐刻勒宣言不和“流氓們”在一起幹。金開爾君迫得拿出信來，因此暴露出，三星期來，此款已經無名地和匿名地密藏在他的家裏，是否當把這金錢以弘大的心胸，來開拓這污濁的世界，還沒有決定。金開爾雖用天使般的口吻說話，也沒有用處。斐刻勒的徒黨看到金開爾的徒黨在靜悄中釣魚，而且必定利用全體亡命者吵鬧的危機，來把持這釣到的金魚。而偉大的海村對於這在新奧爾良募集的金鎊，十分羨慕，亂送秋波，只是徒勞無益！葛革和西格爾離開了這秘密會議所。斐刻勒-魯格-陶斯瑞派的徒黨開了一個特別會議。南德意志人暗中窺見魯格是一個蠢材。他們用得着他，因為他是直達賴得律和馬志尼的橋樑，這種保護對於他們是很重要的。自他們看來，陶斯瑞是一盞明燈，

現在伴和着斐刻勒一起做他們真正的領袖。陶斯璠一般地說是一個具有小猶太人計算才能的、工外交術的並很聰明能幹的陰謀家，相信革命就在眼前。因此他現在加入這個同盟。魯格因喪失一百六十鎊，深為憤怒，現在對朋友們公開地說，一年多前，威里系和金開爾派希墨爾斐尼系往馬志尼處，作為密使，向馬志尼借錢，往德國作一種鼓動旅行。馬志尼給希墨爾斐尼系一千法郎的現金和五千法郎的意大利證券，而以一年後償還一千法郎和所給的意大利證券三分之二為條件。希墨爾斐尼系從該處前往法德兩國旅行。一年過去了，但金開爾和希墨爾斐尼系對於一千法郎和意大利證券的事再也沒有一點消息。自新奧爾良的金錢寄來後，金開爾最近又派代表往馬志尼處，不是去還錢，而是去吹牛，並要求和他結成同盟。馬志尼很客氣，不曾催促還債，但向他們宣佈，他和德國已有聯繫，因此不能作新的結合。魯格更說，這些先生又和賴得律-羅蘭接洽。但魯格在這裏搶先一着，而且賴得律-羅蘭已經把自己看做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總統，並決心馬上對外作戰，魯格便對他介紹西格爾為德意志革命軍的司令官，賴得律-羅蘭也就用戰略上的話和西格爾周旋一番。所以金開爾和威里系又是此路不通。就魯格這樣揭露的各點看來，金[開爾]-威[里系]派徒黨的墮落是明明白白顯示在受欺的好人眼前了。現在必須實現一種行動，魯格除自己富有毒素的舊中央委員會從新結合並變換行列外，還懂得其他什麼行動嗎？於是議決組織一個鼓動俱樂部，這種機關不是討論的，而是“實在工作的”，它所貢獻的不是言辭，而是工作，尤其是要求同志們供給會費。成分是：斐刻勒、陶斯璠、佛郎克、葛革、西格爾、荷德爾、朗格、豪格、魯格。你會即刻認識魯格-朗格-豪格的改革了。但仔細考察一下，即表現俱樂部的主要成分是：一、西南德意志的紳士們斐刻勒、葛革、西格爾、荷德爾，二、東南德意志的陶斯璠、豪格和佛郎克，所以這俱樂部的組成，在本質上是



南德意志人对抗“普魯士人”，而魯格只是保持歐洲中央委員會联系的一根脐帶。他們現在對於其他联合会也簡單称为“普魯士人”。这个鼓動俱樂部任命陶斯瑞掌握执行部的权力，兼外交部長。这正是完全罢免中央委員會的魯格。但为着藥丸包上一層糖衣，便給他一种補償，承認他在中央委員會的地位、向來的活動和在德意志人民的意义上代表德意志人民。英國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揭載一种通告，对歐洲民众最恭敬地公佈鼓動联合会的誕生，並招請良好的主顧，这貧困証明書，你当已看到了。然就是这种補償對於不幸的魯格也是一种痛苦，因为鮑威尔和斐刻勒提出不可忍受的必要条件，使魯格不能“在世界上寫出他的笨拙的东西”。

我必須先來說幾句，然後繼續談下去。我們的同盟中間有一个从科倫逃來的工人，名烏尔墨，代表我們参加了全体民主联合会，沒有別人知道，这个人在我們面前是十分安靜而沉默的，我們从不相信他会使全体民主派陷入窘境。但不滿造成詩人，沉靜的烏尔墨，如他告訴我的，所具的“天才”是容易激怒，全身震動，於是像一个勇猛的战士一样向前突進。不管他那瘦弱的裁縫样子怎样，他是馬因斯最优秀的運動家，对体力和練功有充分的自信。此外，还保持着共產主义者自有把握的傲气。

八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會議。与会的人數很多，因为大家期待謀叛的鼓動联合会当有聳人听闻的大誹謗出現。主席是邁恩。路德福·施蘭姆和步协也出席。金開尔的徒党提議組織一个亡命者委員會。因金開尔君是一个公開的人，不願退出舞台。但在英國審美的、自由主义的公民之前，也不願暴露危險面目。亡命者委員會是政治的、慈善的，而且有金錢可資支配，所以將一切心願的条件联合起來了。在另一方面，有某个名荷林格的，和烏尔墨動議由亡命者大会选举亡命者委員會，而金開尔的徒党老是指出会後有人(即暗指我們)誹謗的危險。可是他們的面前也有敌人。鼓

動俱樂部只有葛革、西格尔和他的兄弟出席。葛革被选入亡命者委员会；这却给予一种机会，一、宣佈陶斯瑙的退出，二、拒絕鼓動联合会的宣言，三、經過討論，終於通告他們全体退出。是一个大風潮。泰霍夫和施蘭姆<sup>(2)</sup>痛罵魯格。於是罵声大作。葛革回答他人，卓有餘裕，並尽力攻擊态度曖昧的金開尔，金開尔僅讓他的護衛者答話，自己却像蒙古大帝一样，捋捋鬚鬚，由時常在他面前跑來跑去的叔耳茨寫些条子，像柏林的联合論者那样，令遞給自己的親信，傳觀後寫下他的最後決定。只有当葛革說鼓動联合会將在英國各報上發表它的宣言時，金開尔才傲然答道，他現已支配全部美國的報紙，而且準備好了，法國的報紙在最短的時間內，也要受他的支配。——

除这种孕育憤激紛擾的題目外，还有其他情景出現，引起友爱的民主主义者自己中間最猛烈的風潮，吵鬧叫囂，令人驚恐，最後幾乎要動起武來，直至深夜兩點鐘，房主人將灯火熄滅，才使这些醉心联合論者在漫漫的黑夜中沉寂下去。施蘭姆和烏尔墨是这种騷擾的樞紐。施蘭姆在他的反对魯格的爭論中，同時發洩他对共產主义者的憤怒，獲得不少采声，他攻擊威里系，也至为惡毒，並宣称工人怯懦。烏尔墨对此予以回答；但在他这一方面，和荷林格——西格尔的朋友——共同要求召集亡命者大会，选举一个支援委员会。他責备威里系等直接浪費並耗尽亡命者的金錢。喧鬧的聲音，不能以言語形容。蟑螂狄茨<sup>①</sup>跳出來叫道，他是大風車街亡命者委员会的會計，要求收回。烏尔墨宣言，諸位先生如果要求証据，他会提出來。他不收回什麼。威里系施展慣常的手腕，只想和緩他，請他到自己的房中作一次私人的談話。但伽圖<sup>②</sup>烏尔墨不

① 指奧斯瓦特·狄茨。——譯者

② 此处所指大約是大伽圖(Cato Major)，即 M. Porcius Cato，是羅馬政治家和檢察官，以猛烈攻擊羅馬貴族的奢侈出名。——譯者

为所動，他說的話並不是沒有人贊成。還要附帶提起一點，希墨爾斐尼系是坐在烏爾墨後面的，當葛革說話時，他繼續不斷地噓着，並發出喧擾聲，但烏爾墨突然為自己的“天才”所激動，伸出拳頭，對着希[墨爾斐尼系]吼道：“你這可憐的守財奴，如老是不住嘴，我把你丟出窗外。”希[墨爾斐尼系]臉色慘白得和石灰一樣，遂跑到最外面的一個角落裏，估量自己這個普魯士軍官的勇氣去了。

威里系[在]這次可紀念的會議中屢受葛革、施蘭姆、荷林格、烏爾墨等各方面的猛烈圍攻，以致他六次宣稱：如果人們不顧及他的尊嚴的人格，他必定退出會場。

但我們這方面特別將引起眾怒的新因素準備好了。那些自稱為“高級亡命者”的先生們完全不顧“下級亡命者”。我們由烏爾墨、羅姆夫、李卜克內西藉激昂的動作，使這些景況很惡劣的“下級亡命者”知道一種事實，即大風車街的亡命者委員會從符騰堡獲得八百古爾盾，欺騙他們，達到極點。昨天大風車街委員會開會時，沙配爾主席，又是憤激喧擾的場面。一般亡命者要求查看書信、賬冊等等。威里系對抗我們，遂引起驢子們此等要求，他很粗暴地向他們宣佈，他和他的夥伴只對工人協會負責任。一個亡命者靠近他的身體，他命令站開些，免得把蟲子弄到他的身上。這個人斥他為“空無所有的蠢貨”。人們要求沙配爾清除他的河馬肚子，並稱他為“史納白爾”<sup>①</sup>。威里系叫來房主人，要將亡命者之一驅逐出屋。這人說如果叫個警察來，他願離去。那些先生們都是無賴。便這樣相持着。威里系和沙配爾表示，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只好退出。

羅姆夫和烏爾墨現已對這種“下級亡命者”宣佈，他們的利益

---

① “沙配爾”這個名字的原文為 Schapper，這裏那些亡命者在“Sch”下加了一個“n”，即成為“Schnapper”（意為“尾部有刺的魚”或“放血器”），顯然這是一種諷刺。——譯者



在出席於下星期五的一般亡命者联合会討論。他們將用棍棒全体武裝起來，前往該處，貫徹自己的要求。我已叫烏爾墨通知他們，金開爾替他們收到了一百六十鎊，隱瞞了幾個星期，現在企圖和威里系分贓。他們只是被利用作商店——的確是如此——替這些政客開闢財源。烏爾墨準備演說，因為施蘭姆等對於此項外國寄款一點也不知道，所以各方面對糾紛會得到教訓的。

我一經將星期五的會議告知，你可先寫一封——遲一點，不過必須寫——信給金開爾。但必須馬上做的一件事是寫信往新奧爾良給斐西耶，使他明白這全部穢事，並使他知道，還只能在完全馳名的“佛萊利格拉”店名之下籌集金錢。我們的黨需款至急。這個黨是唯一活動的，唯一直接對聯邦會議、上帝、魔鬼作戰的，我們却完全缺少從事鼓動的金錢。在另一方面，我們下獄的同志們大都完全沒有資財，必須籌款接濟。我以為這兩點容易使他明白。如果可能的話，他對於籌款的事項，應當秘密進行，因為經過報紙的喧嚷，只能破壞我們活動的效力。

祝好，不要忘記我。

你的卡·馬克思

我必須再說一句，正宗教派的公牛沙配爾和“不信教者”絕沒有關係，而且威里系曾經宣言，與其許他加入“狗羣”，寧可扭下他的腦袋。

我現在的信有時要延遲幾天，那是想使報告的事件較為完備的緣故。

〔1〕指阿道爾夫·斯特洛德曼。

〔2〕指路德福·施蘭姆。

一一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

你首先看蒲魯東的東西吧，看完務請寄還。杜洛的書，我已經就需用的地方摘錄下來了。

附帶地說！你畢竟當寫封信給新奧爾良的斐西耶。（李卜克內西現在是他的經常的通訊員。）金開爾之流、魯格之流等人既都想從新奧爾良取得補助金，此舉更屬重要。這個人在致李卜克內西的一封信中抱怨你的沉默，不要忘記寫信給他呀。

你的卡·馬·

一一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偉人們爭取統一的荷馬式的鬥爭，使我感覺非常有趣。是怎樣的一部“伊里亞特”啊！

已經寫信給斐西耶。但在致金開爾的信中提及我的名字，是真的嗎？要靠得住，我才不致在斐[西耶]的面前丟人。對於佛萊利格拉的主意很好，這必定是你夫人的創作。要求斐[西耶]直接為我們黨的目的籌款，絕對辦不到；但如有一點結果——按照美國人此等經驗，我有些懷疑——我想，我的信會幫助佛萊[利格]拉，而這就夠了。

星期五的場面有怎樣的結果，請馬上告我，以便對金開爾採取必要的步驟。我首先只能要求他對文件作出報告並寄來，然後依他的接受與否，再作計較。但你知道金[開爾]的通訊處嗎？

如將佛萊利格拉的通訊處一起寄來，更好，我可以馬上告訴斐西耶。現趁這次輪船寄信去，已經來不及，要等他回信，需四個星

期，在這期間中又不能時常寫信去催。

我致那一方面的信已經對金開爾和威里系踢了一腳，那他們自己會領略到的。

關於蒲魯東，明天或後天談吧。最初是韋爾特留在這裏，旋即發生這件齷齪事，加上賬房的瑣屑事務，簡直使我不能認真地把握他的作品。無論如何，書中那種大言不慚的氣派是很妙的。從清算起的第二部分，由於融合了計刺當式的廣告和斯蒂納式的牛皮，真值得驚歎。再加上一些文法上和邏輯上的純粹廢語，連他自己也知道這是絕對沒有意義的吧。這第二部分的確用不着認真去對付，即使具有最大的好意也辦不到。

我自然還不能替“論壇”寫什麼東西——下星期繼續吧。萬急。

你的弗·恩·

一一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八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要計算民主主義英雄們中決定性的危機，總是會弄錯的。像兩星期前爆發的一場憤激喧擾，須有許多星期給這些表演者休養。所以前天——二十九日星期五——沒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

第一：我已經告訴過你，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威里系和沙配爾以退出大風車街亡命者委員會相恫嚇。星期二真的不出席正式會議，使委員會關門大吉。在這個時機中發生了舌劍唇槍的苦鬥。威里系打起道德高腔，大說其教，藉此卸去罪責。但人們對他的重要非難點是，這一次和早前的一次一樣，關於投入毛刷製造業的二



十鎊应当提出報告，要找着那个逃走了的責任擔保人呂塞爾〔？〕君。

星期五，西格爾將軍出席於志願聯合者的大會。他曾為着“下級亡命者”，對威里系作過一些激烈的鬥爭，他算定他們當與會，至於威里系從前對抗我們，將這些不道德的無賴羣神聖化，此時却對之盡量發洩他的憤怒。但誰不參加大會，誰就是流氓無產者。那些出現於最高法院門前的人覺得人數太少，不能有成功的把握，因此回轉去了。你知道這是些怯懦的惡漢，每隻惡狗懷着一顆極壞的良心，不敢在較大的會議中孤立地出面做公開的控訴者。

魯格某些徒黨如朗格等，被選入“全體民主派”的亡命者委員會，共有四人。他們宣佈退出。委員會於是解散了。另選一個新的臨時委員會，由金開爾君、賴痕巴哈伯爵、步協和薩克遜人塞姆白組成。

你從這裏看出他們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他們投入可尊敬的“政治家”的懷抱中，因為向來的“領袖”暴露為資產階級的流氓。這些“政治家”——他們的核心——是“強幹的孚人望者”步協（柏林的聯合論者）、賴痕巴哈伯爵（精神的騎士兼法蘭克福的揭穿政治內幕者，非柏林的黨鬍子）和口吃要人“路德福·施蘭姆”（著名的）。

天狼星和賴痕巴哈伯爵夫人及其居留此處的兄弟有些舊友誼，因此時常往來於賴痕巴哈家，昨天遇着前在瑞士認識的泰霍夫。不久，威里系也去了，並由憂鬱性的邁恩作伴。當這些大人物就坐時，天狼星出來了。

目前所要報告的，只有這些。金開爾挾着美國的一百六十鎊，憑藉自己的勢力和聯絡關係，對於那些“可尊敬的人”和“政治家”，顯已懂得提出——一部分直接、一部分由他的黨徒——一種強硬的意見。但高貴的威里系由於解散風車街委員會，將自己和“惡漢們”結合的最堅強的關係截斷了。

現在要講和你有關的事，斐西耶在一百六十鎊的書信中明白提出你的名字，那是真的。西格爾將軍和葛革在表面上是將此事秘密告訴他們的朋友沙柏利茨，但在實際上如我相信的是要使你知道。依我的意見，你只須寫信給金開爾君，說已接到新奧爾良方面關於寄款和要你參議款項用途的通知。你只簡單問他怎樣處理此項金錢，或作何打算。金開爾的住址是：“聖·約翰·武德亨士特里奇別墅一號，哲學博士(他的名片上這樣寫着)金開爾。”為着好玩，我將送一張這樣的名片給你，其全部內容和外觀完全是一種醫治雞眼等等的倫敦式的廣告。

啊，我沒有忘記一件大事。不幸的海村於八月十三日的報上宣佈，鄂圖已將自己的資本收回，只剩着他連同他的精神資本單獨留在報館，在工業化的美國，專靠精神資本辦不了一種報紙呀。於是對於赫克托<sup>①</sup>的敗滅預先寫了一首悲歌。荷甫和卡普在同日同報上要求招股辦一種新報來代替“快郵”。命運是怎樣不可思議地惡作劇(Naulen)<sup>②</sup>，“國家新聞”同時對於高貴的海村——在暴露他對金錢上許多卑鄙行為之下——因誹謗的緣故，提起訴訟，這和他預見的一樣，會將他投入“自新院”。可憐的海村啊！這個偉人現在對於美國和“缺乏情感的美國佬”以及很像他們的“德國—美國人”，也懷有道德上的憤怒，憤其不為“社會的人道化”而工作，不為魯格對政治上社會上的大暴露而鼓舞。

例如上面提及的那天報上說：

“那種應當充滿世界的德意志自由精神，……那種幾歷兩千年、老是滔滔不竭、奔向各大洲的泉水。”

① 指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中特洛伊的英雄，後被阿基里斯所殺。——譯者

② 查德文中沒有“Naulen”一字，也非任何外文。司徒嘉德舊版作“Nücken”，又義正相合(惡作劇)，而二八六信第一句也有此字(u上雖少去••的符號，意義仍相同)。這裏可能是本版的誤排，否則是馬克思的文字遊戲，顛倒“Launen”(意思也是惡作劇)一字中的l和n兩字母而成。——譯者

“世界上的德意志人是幹什麼的？一顆德意志的心向着何處，德意志的語言文字有什麼用？例如德意志的谷騰堡所發明的這種工具對於啓迪並發展精神起了什麼作用？這一切都是明白存在的，甚至於這顆心所達到的大地，或當達到的大地，如這個美洲，就是由一個德意志人發現的。”

“自由的公社、健全有力的德意志哲學、光輝燦爛的德意志文學在這裏指導，連同這個國度及其居民所具有的卓越的、堅強的東西，投入精神的相互影響中——從這樣的要素裏面必定孕育一種具有世界史意義的美國風，一種全能而人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偉業，繼續發生影響的德國風是這偉業的心，高貴化的美人氣質是它的頭，使兩者聯合運動的是它的手臂。”

“在事實上，我認爲德意志人民達到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較美國人民成熟些。……德意志的確擺脫了它的吸血鬼和它的鎖鏈，比起美國人來，早就握有‘確定’——像美國人所說的——一個純粹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工具，而且能更有效果地實現出來，因為就是美國人中最有政治教育的分子也很受迷信的拘束，在精神方面很不自由，並和每種人道的教育距離很遠，怎能在政治、社會、道德或精神方面實現民主政治的終極目的、真正的人道主義與人類的和諧發展呢？”

這個德意志的蠢材寫了這種東西，或者恰在美國人已經幸運地經過困苦途徑的時期來寫這種東西。這粗暴漢在同天的報上又寫道：

“您譴責美國的狀況十分中肯，特別對德意志的美國風是如此，每個有評判能力和無偏無黨的人必定加以贊成。您藉自己的報紙，對留在美國的德意志人的改進和教育，能夠確切加以幫助，真是一種光榮的工作，即使您的呼聲不能傳入粗笨羣眾的耳鼓中，然使個別的德意志人解脫了那種模倣美國人的猴樣的和有害的癖



性，您所做的已經很多了。”

这个粗暴漢後來便大唱其齷齪的、为金錢而沮喪的耶利米<sup>①</sup>式的悲歌。

計刺当和賴得律-罗蘭联合一事，你在報上一定早已看到了。後者自信一定是將來法蘭西的蒙古大帝。可是巴黎已有拉梅內-米雪尔(資產者)-瑟尔捨一个反对委員會建立起來了，为着由羅馬民族——法蘭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組成“歐洲联邦”而活動，於是德意志人等等要与此相結合。所以西班牙人！要來使我們開化！天呀，这还要超过海村，海村不过要將費尔巴哈和魯格介紹到美國佬中，使之“人道化”罢了。賴得律[-罗蘭]的“放逐者”極力攻擊这个对敌的委員會。他們也以同等的分量回敬他。但在这个國土中〔1〕的蒙古大帝所感觉更苦的一件事，是巴黎全体報紙開了一个秘密會議。“放逐者”〔2〕也有一个代表參加。目的在协商一个共同的主席。“放逐者”的一切提議都遭失敗，这明白表現出了倫敦的先生們只会空談；法蘭西所需要的必須由法蘭西自己實現出來，当賴得律[-罗蘭]自認為“重要人物”時——馬志尼以此許他——便是自欺欺人了。

此外，这个秘密會議發生紛擾，沒有結果便散会了。渴望統一的民主派都是天下烏鴉一般黑。

再会。

你的卡·馬·

〔1〕 無信仰者的、即沒有实力的國土。

〔2〕 法蘭西共和主义的報紙，为賴得律-罗蘭、馬志尼等所編輯。

① 耶利米(Jeremia)为“舊約”中之先知。——譯者

一一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請你再原諒我一次。

第一，我对蒲魯东的东西还不能繼續進行，因为这四天來患最劇烈的牙痛，什麼事都不能做。今晚我的弟弟（你認識的）从倫敦來，更不知道將妨碍我的工作至多少時日。可詛咒的展覽会啊！

第二，約定今天給你的五鎊，要到明天才能寄出，因为廠中的錢庫現在一空如洗，明天我才收得到錢。

“石[印]通訊”對於忠实的亡命者畢竟達到統一，作了一篇慶祝的文章，然已被同一“石[印]通[訊]”上所載“普魯士人”反对“南德意志的人們”和“蓬麥綸人”魯格的新哭訴与攻擊而否定了。光荣就这样消逝——歡樂並不長久。我們在这兩個新联合会中都有許多朋友，但沒有一个会來麻煩我們，正好。

有一个真正的娼妓而表面上称为男爵夫人貝克的，因为她的欺騙，死在英國北明翰警察的手中，你看到今天“每日新聞”上關於她的一篇教訓式的紀事嗎？此事十分美妙，而且更美妙的是証明了那个强求的乞丐海涅曼“博士”同样是一个直接的特务，为“英國警察新近建立的外交部”所僱用。你記得，我們对这卑鄙的傢伙始終怎样怀疑。“關於在倫敦成立的德意志共產协会”文件的交出，也說明了去年夏季警察的奸計，我想知道厄色尔君参加这件事到什麼程度。你認識証明此事並自願提出証据的“左登男爵”嗎？如能找着这个人秘密加以盤問，那就很好。此事的動机是容易發現的，獲得亡命者無賴行为的某些材料，以後可能有用。我將找着“每日新聞”的这一期，保留起來，也許能有机会用到这文件。

破產的事已經在利物浦和倫敦開始出現，“經濟学家”不管怎

样証明本國的商業非常健全，這就是說，最大部分的剩餘資本投入了穩固的生產中，但必須承認東印度又是輸入過剩，在東印度的貿易中，舊的委託和預付事件又以不變的規律蔓延起來了。下星期，這種貿易要教訓我們，能夠怎樣在穩固的基礎上，作委託的營業——我很想知道這一點。同時這裏的紡織業却有巨大的收入——其中最大多數所訂的契約一直到新年，鄉間一般作工至少到晚上八點鐘，即作工十二個鐘頭以至十二個半鐘頭，常是更長些。棉花每磅價為三·七五至四·五辨士，紡成紗每磅價為七至八辨士；此等粗紗的紡費每磅不到一個半以至兩個辨士，所以如用粗紗作標準，一星期生產一千二百萬磅（原棉輸入六億磅），紡織工人全體在英國每星期獲得純利七萬五千鎊，每年獲得純利三百七十五萬鎊。如不計六至十二支紗的平均數，而以十八至二十四支紗為例，純利也相同，優良的機器可用較劣等的棉花，有些對一磅紗所獲的純利不是一個半辨士而是兩個半辨士。這一切是從四五月棉花跌價的時候起的，而買紗比較最多的是德意志人。騷動一經開始——這種商業的確不會持久到三月——同時在法國也開個玩笑，那德意志人賣不出去的紗堆齊了頭，便會深深感覺到這種局勢，國中也要好好準備。

我們對於布留格曼的亡魂，洒一掬靜悄的同情之淚！恐怕從沒有一個紳士遭遇如此意外的不幸——祝他落土為安。

你的弗·恩·

九月一日，星期一。

一一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弟弟明天將離去，我終於又會安靜下來。當這整個時期，簡直



沒有一刻鐘是單獨生活的，鈔票絕對不能於星期六以前寄給你，而且兩截<sup>①</sup>將由同一郵遞寄出，因為每逢星期日，只遞送一次。但放在信中有被竊的危險，特將票面細目開給你——號碼 E/xo 1780，日期：一八五〇年七月十五日黎芝。你倘若沒有收到，馬上去銀行止付，還來得及。那是一張五鎊的鈔票。

星期五晚上突然接到父親一信，說我花錢太多，必須以一百五十鎊為滿足。我當然不會承認這種可笑的要求，尤其是還帶着必要時當叫厄門兄弟超出此數止付的一種恫嚇。我自然馬上去信聲明，他倘若企圖採取這種吝嗇手段，我的腳再也不踏進賬房一步，馬上捆好行李，重返倫敦。他真是發瘋了。這一點我們在這裏早有口頭上的協定，我絕沒有給他何種毀約的口實，這樣看來，整個事件更加可笑，更沒有道理。我想藉弟弟和母親的幫助，將事情弄妥，但自己必須首先有所限制，統計起來，我已耗去二百三十鎊，一直至十一月——在這裏恰為一年——為止，這數目不能有多少增加。無論如何，這種新的把戲也很討厭，它使我非常苦惱，特別是父親所取的那種不高尚的態度。他這一年來在此所獲的的確沒有前一年那麼多，但唯一的原因在他的合作者的管理不善，這不是我所能控制的。

巴黎在弄什麼新詭計？這一次好像是河馬〔1〕的徒黨遭殃；我從被捕的德意志人的名單上認識出來的，盡是一八四七年時代和以前的舊威特林派人。那裏好像有更多的欺詐錯綜糾纏着。許華奔的救世主似乎還在幸運者之列。那他就更好了。如有消息，請告訴我。

據德意志各報的報告，科倫的人們不致在下次——十月——陪審法庭之前受審。

① 一張五鎊鈔票剪作兩截，分兩次寄出，意在避免落入他人的手中。如有意外，可向銀行聲明遺失止付，據說從前的規例，銀行可公佈作廢，但只限於五鎊以上的鈔票。——譯者

明天或後天再詳談。

你的弗·恩·

九月八日，星期一。

(1) 卡尔·沙佩尔。

**一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曾希望今天能替你为美國方面作成一篇論文。可是我还缺三四頁。因此必須打消明天付邮的念头，如果沒有弄錯，星期三有一艘柯林斯輪船開出，論文可以寄去，到星期五，第三篇接着寄去。我將打听一下。美國这种事業可有确实的收入，我認为在目前是比寫關於蒲魯东的書要緊些，那种作品不知能否同样確切而迅速地取得金錢，故暫時捨彼就此。你倘有不同的意見，望寫信告我。

星期一的信你当已收到。

等候你的回音。

你的弗·恩·

九月十一日，星期四。

**一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三日**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六。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当令弟在你家時，曾收到我的信沒有？我所以問及，並非由於信的內容，不过因你沒有提过。虽然这信如被保存着是件好事，但內中只包含一些饒舌的材料。不过我也不願它落入別人的手中。

你的各种信，連同寄五鎊的一封在內，都收到不誤。

金開尔現在周遊北英格蘭。他還沒有到曼徹斯特嗎？

自我最後一信提及的各點以外，此間很少事故發生。八天（星期五）前，賴痕巴哈伯爵宣佈退出一般亡命者聯合會。又是“你，布魯特<sup>①</sup>？”西格爾等未曾斷然退出，現在也退出了。但威里系却征討亡命者中的“流氓無產階級”。關於昨晚所開的會議，我還沒有得到報告。

意大利委員會也發生分裂。有一個很大的少數派退出。馬志尼在“人民之聲”〔1〕上用憂愁的聲調說及這件事。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上帝。他們不要上帝。其次，——這是更嚴重的——他們責備領袖馬志尼宣傳暴動，即催迫暴動，是為奧地利的利益而工作。末了，他們主張直接訴諸意大利農民的物質利益，但這要不傷害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它們構成馬志尼的大戰鬥隊伍）的物質利益却辦不到。最後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馬志尼或另外一人站在意大利鼓動的頂點上，這一次如不公開地和直接地使農民從半佃農轉變為自由土地所有人——意大利農民的狀況至為悲慘，我現在對這污穢的事實已經徹底研究過——那奧地利政府在有革命局勢的場合，會用加里西亞的方法<sup>②</sup>作為它的避難所。它在“魯意”〔2〕上已經用“根本改變財產所有狀態”和“消滅不穩貴族”的話相恫嚇。這如還不能使馬志尼張開眼睛看一下，那他簡直是頭牛。無論如何，鼓動的利益，是必須顧到的。他倘若觸怒資產階級，那末從哪裏取得一千万法郎呢？如果宣佈下一個問題就是剝奪貴族，怎能使貴族供他驅使呢？這正是這樣的舊派民眾煽惑家困難的所在。

巴黎被捕的人中不幸也有無賴施蘭姆<sup>〔2〕</sup>。這暴徒前天有一

① 參看第六二信（第一六九頁邊註②）。——譯者

② 據英文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編者註：加里西亞併入奧地利後，奧地利政府撤消了加里西亞貴族階級的大部分封建特權，以便以蠱惑的方式唆使農民反對叛逆的貴族，由此為剝削這個仍被大地主所統治的省份造成社會基礎。奧地利曾經在北意大利採用了最厲害的民族壓迫的制度。——譯者



信給李卜克內西，我們對於這放蕩的人有見其再來加入的愉快的展望。但他會吃一驚。這位先生啊！星期二早晨以前，你如將那篇給德納的論文寄來，當十分感謝。附上德郎克的信一封。如有信給他，必須寫他的直接通訊處。叔斯脫的地址完全靠不住。我在幾天之內將寫幾行給他，由你轉給他，你也可以加上幾句，寄給這小孩。

(1) 巴黎的報紙，由蒲魯東編輯的。

(2) 維也納的日報。

(3) 指康拉德·施蘭姆。

## 一二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天以極大的速度完成了給美國方面的論文——不成樣子，三星期來，時常間斷，最後才急忙把沒有完成的部分拼湊起來。你要怎樣改就可以怎樣改。無論如何，你今天會從第一次郵遞收到的。

自我弟弟來這裏後，你的唯一信件是八月三十一日寫的，九月二日才收到，你所報告的是海村的情形（“快郵”〔1〕論美國佬風度的高貴）。

我的懶惰，理由如下：

一、曾往布拉德福德作一次商業旅行，

二、我們的賬房去倫敦，直到星期一才回來，

三、我們的倉庫管理人和助手們突然解職，所以我現在非常忙碌。

明天或星期一，我將着手寫美國方面所需的第三篇論文，你一定可以在下次船期收到——如星期三有船開，星期二可到，否則等到星期五吧。明天再寫，因為賬房要關門了，瓦斯燈我們還沒有，所以這封信幾乎是在黑暗中寫的。

你的弗·恩·

九月十九日，星期五。

登在“討論”上的威里系文件，非常妙！

〔1〕“德意志快報”為海村等在紐約編輯的急進的德文大報。

## 一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馬克思：

經過一切極可厭的紛擾後，我終於又打算再有秩序地來工作。美國所需的第三篇論文將於今晚完成，馬上寄給你，然後立即着手蒲魯東。

關於金開爾的周遊，我還沒有聽到什麼消息。意大利人的分裂非常妙。狡猾的夢想家馬志尼畢竟也因物質的利益受到阻礙，而且是在他自己的國內，真妙極了。意大利革命的好處在使最孤立的各階級也捲入運動中，現在於舊式的馬志尼亡命派之外，又形成了一個更急進的新黨，逐漸排擠了馬志尼君。據報紙的報道，就是在一般既非立憲派、又不是反動派的人中間馬志尼主義也有惡名，他們並利用皮蒙特出版自由的殘餘，攻擊馬志尼，而這種攻擊的意義，政府是不理解的。此外，意大利革命超過德意志革命的地方，是在思想的貧乏和言辭的豐富。這個國家沒有無產者，幾乎全是游民，幸而至少還有一些半佃農。意大利的分离者所舉的其他理由也令人快意，而向來至少沒有公開分裂的唯一亡命集團現在也互相爭吵，這總歸是很美妙的。

小傢伙的報告使我大為高興。裝腔作勢的饒舌、決鬥、在漢堡徵集的金錢、皮蒙特的計劃——欺騙、欺騙、再欺騙！對這矮子從不會了解的有兩件事：第一他幹什麼，第二他靠什麼生活。他的信奉還，請將覆信寄來，我會貼郵票寄去的。他的直接通訊處記得了——自從叔斯脫的家被查後，他的地址很妙！

高貴的施蘭姆是第一批陷入巴黎警察手中的一个，原非意外的事。他在咖啡館一定相当吵鬧，所以被捕了，但和威里系及沙配尔的陰謀既沒有關係，你們馬上又会在倫敦看見他的。“科[倫]報”对威里系文件的摘要，比登在法文各報的要好得多，因为那是抄錄原文，因此使这个偉大的万能人强有力的發展完全純粹地顯露出來了。例如那裏面說，“同盟”和“第四等級”（这絕不能和馬克思、恩格斯工廠在“無產階級”商标下製造出來並流行市面的偽貨，混为一談）在下次革命中，“当使經濟問題的歷史發展達到最後的結局”！！但法國警察局拙劣的翻譯使这种無價宝的文件中的一切都走了样。如發狂的庸俗落後的店員的固定舊觀念、从公社出發的社会革命的原始愚行、去年十一月已經要用萊茵民軍來顛覆世界的小詭計——这一切都不过微乎其微地表現一點。最討厭的是这种拙劣的翻譯幾乎完全使人沒有眼福看見：我們所灌輸的种种觀念，經過这歪曲的頭腦一年独立的製作，終於怎样逐漸轉变为浮誇的無聊的东西。人們从翻譯中到处看到一种依賴性，但附在裏面的那种自出心裁的瘋狂、那种歪曲的說法，却沒有明白顯露出。我們終不能享有看到威里系这个高貴的人一定長期苦心造作出來的用原文寫的威里系式的文件的幸运嗎？大家所看見的只是最可怕的思想的貧乏，並企圖藉巨量堆積的威里系君和巴退尔米君於暗澹的晚上在煙筒的後面孵化出來的革命的忠告，去掩飾这种貧乏。那些財政措施也是举世無雙的：第一發行紙幣，不管多少，第二沒收，第三徵發。社会方面的措施也同样簡單：第一是組織，平平常常，第二是吃，大吃特吃，吃到第三，是吃無可吃，这是一种幸运，再到第四，又完全从头做起，因为最徹底的清潔食桌，無論如何在於所有食桌都吃光了，於是來到一个時期，預言家威里系的話實現了，即：“我們必須前往德意志，和進入一塊荒地一樣，我們要殖民並从事開墾。”这傢伙始終沒有其他思想，只是要用“五千士



兵”，由“主的民族”中精选出來的士兵，从外面勦滅原始居民，夺取共產主义的迦南。摩西和約書亞<sup>①</sup>合为一人了，可惜以色列的子孫在埃及的放逐中已經潰散了。

澳大利亞的黄金糞恐怕阻止不了商業的危机。無論如何，它只是暫時創造一个新的、大部分虛構的市場，並使羊毛愈趨騰貴，因为沒有注意培养羊羣。否則这事是很好的。环行世界的輪船在半年內將充分活躍，我們對於太平洋霸权的預言比所期待的，还要實現得快些。英國人也会趁这个机会跳出來參加，而世界各國放逐的殺人犯、盜賊、強姦者和扒手所屬集的美國將对全世界提出一个驚人的例子，表明一个充滿公然無隱的無賴的國家能够建樹怎樣的奇蹟。他們將使加利福尼亞一敗塗地。然無賴在加利福尼亞还要受私刑，在澳大利亞却將私刑加在可尊敬的人的身上，而喀萊尔会看到他的流氓貴族政治在充分的光輝燦爛中建立起來。

当最近的破產和利物浦等处充滿蕭条气象的時候，各報發表許多評論，以为不管怎樣，國內的商業从來沒有較此時更为健全的，此等評判十分可疑。东印度存貨充斥，許多月來会受貶價出售的損失，只有这件事是確實的。現在曼徹斯特及其附近所製的大量棉貨將運往何處，我不清楚；其中必定有許多許多的投机，棉花在七月間會降到最低點，紡織者開始收買原料，這裏的代理商行和一切紡織業者立即訂立長期契約，但远沒有他們向製造家訂購过的一切商品都訂購。东印度的商行顯然又充分恢復舊來的預付制度，有幾個已經實行，其他的遲早会有公然破產的事發生。因为这裏的製造家不顧死活地生產着，自一八四七年以來，此地的生產力，特別是曼徹斯特周圍五至二十哩，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蘭開夏一八四二年有三万匹馬力，一八四五年四万匹，現在確有五万

---

<sup>①</sup> “舊約全書”中摩西的繼位者，曾引以色列人入迦南。——譯者

五千至六万匹),所以这种不切实际的工作只要繼續至三四月間,我們便要發生一种使你高兴的生產过剩的現象。

利物浦棉花經紀公司所確定的下列記錄,就正確一點講,你也許還沒有遇見過。但我必須預先声明,每年的棉花收成是以來年九月一日完全交到碼頭為準的,所以棉花年是自九月一日到九月一日計算的。例如這裏所指一八五一年的收成,自然是一八五〇年夏季生長、秋季收穫、一八五〇年九月和一八五一年九月間交到碼頭的貨色。至於現在成熟的收成,因乾旱和風暴的結果,較為減少,約達二百五十万包,要算是一八五二年的收成了。

每年棉花收成:	美國本國消費量
1846年.....2,110,537包	不詳
1847年.....1,778,651包	427,967包
1848年.....2,347,634包	531,772包
1849年.....2,728,596包	518,039包
1850年.....2,096,706包	487,769包
1851年.....2,355,257包	404,108包

美國人自己對於全部收成的消費約在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之間。關於美國以外的其他棉花產地的輸出和輸入,我還缺乏記錄。美國對英國的輸出約達收成的百分之五五至六十,對法國的輸出約八分之一。但這兩個國家的再輸出也頗多,英國輸往法、德、俄,法國輸往瑞士。

俄國人此刻從英國輸入的,幾乎一磅紗也沒有了,棉製品也很少,棉花却很多——每星期有兩三千包,不管每磅紗的關稅由七辨士降到五辨士,每天還是有新的紡紗廠建立起來。尼古拉似乎終於對這種工業感覺不安,還要減低關稅。但他的一切富裕的貴族和一切資產者對這種營業既發生興趣,他如果固執主張,便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於曼徹斯特。

一二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關於巴黎文件的事,弄得很糟。“德意志報”、“科倫報”和“奧格斯堡報”都嫁罪於我們,对这些沒有批評能力的狗也只能有这样的期待。在另一方面,可鄙的威里系及其同夥又散播謠言,我們当由相識的人在巴黎指斥这种穢行。你說怎样?

康拉德·施蘭姆也被監禁。祝他好。下次——自拘禁之後,还有一些消息——我再將這裏的臭聞告訴你。今天要用下列紐約“國家新聞”所載公民泰霍夫的有好多割裂的宣言的撮要來款待你,宣言为“未來战争的輪廓。八月三日作於倫敦。”(寫得拙劣迂腐,是对我們的“評論”作各种各样的回憶,予以似是而非的發揮,但內容淺薄,形式呆板,絲毫沒有動人的地方。)這裏將泰霍夫首先論一八四九年革命的說法寄給你。他起首由此作出下列一般的应用:

一、对付暴力除了用暴力以外沒有其他对抗的方法。

二、当革命变成普遍的,这就是說,当它在运动的大中心點爆發(巴威的普法尔次、巴登)而不再是單个反对派的說法時,才能够勝利。(例如: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暴動。)

三、民族鬥爭是分散的,不能達到決定的意义。

四、巷战除作为居民反抗的信号外,別無意义,这种反抗是对政府的武力發動的,意在考驗軍隊的向背。不管此項考驗的結果怎样,對於战争的組織和有紀律的軍隊的編成,總是革命第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取攻勢,只有在進攻中才



能談到勝利。

五、制定憲法的各邦的國民會議不足以組織戰爭。它們常將時間花費在內政問題上，此等問題的解決要在勝利後才會達成的。

六、革命要能組織戰爭，必須贏得空間和時間。因此它必須在政治上取攻勢，即尽可能地將廣大的地方置於它的勢力範圍中，因為它在軍事上起初常限於防守。

七、戰爭的組織在共和軍的陣營和在王黨軍的陣營一樣，只能基於強制的行動。靠政治的狂熱和用幻想裝備的義勇軍去對抗素有訓練和服從統率的軍隊，絕不能獲得野戰的勝利。軍事上的狂熱要在一批成功之後才會發生的。——要獲得此等成功，最初除鐵的紀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基礎。在軍隊中應用民主主義的原則，比在一國內政的組織上，更要在革命勝利之後才有可能。

八、就未來戰爭的性質講，它是一種毀滅——人民或王公——的戰爭。由此就承認一切民族的政治和軍事上的團結，即互相干涉。

九、未來革命的領土和前此革命失敗的範圍相同：即法蘭西、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波蘭。

這一切的結論是：未來革命的問題和一種歐洲戰爭同其意義。戰爭的對象：歐洲或為哥薩克式的或為共和主義的。戰場——如舊：北意大利和德意志。

泰霍夫君現在計算：一、反革命的兵力；二、革命的兵力。

壹、反革命的兵力。

一、俄羅斯。假定它能集合三十萬兵力，這太多了。何時並有多少能在萊茵或意大利出現呢？在最好的情況下是兩個月之內。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生病並守備兵站的路綫。於是還剩二十萬人於運動爆發兩個月後出現於戰場中的決定點。

二、奧地利。計算它的軍隊總數為六十萬人。當一八四八和

一八四九年，它在意大利用兵達十五萬。拉得茨基在現今的和平時期也要求這個數目。匈牙利現在在和平時需駐兵九萬人。在最後的一次戰爭中，二十萬人還不夠用。這種軍隊中三分之一由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組成，他們是會叛變的。在最好的情況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暴動如不同時爆發，六星期內可有——因各種各樣的巷戰牽制着——五萬人出現於萊茵地帶。

三、普魯士。計算為五十萬人，不開往戰場的補充隊和第一次召集的後備軍包括在內。在戰場上作戰的有三十萬人：半為現役兵，半為後備兵。動員：需兩三星期。普魯士軍隊的將校團是貴族的，下級軍官是官僚主義的，兵士是“完全民主主義的”。在後備軍的動員中，革命有更多的機會。經過革命，使普魯士的軍隊解体，國王只在俄軍保護之下，才是主人，要聯合俄軍，才能使他的殘餘的軍隊去對抗叛徒。他喪失了萊茵省、威斯特法楞和薩克遜，那末，最重要的要塞綫便完了，至少他的軍隊三分之一也完了。並需要三分之一的軍隊去鎮壓柏林、布勒斯勞、波森省和西普魯士。至多只剩了十萬人，這也不能早於俄軍本軍出現於戰場。

四、德意志聯邦軍。巴登、什列斯威—好斯敦、黑森選舉侯國和普法爾次的聯隊屬於革命一方面。只有德意志聯邦軍的殘餘部分，依王公的哀求，才會增援反動軍隊。然沒有軍事上的重要性。

五、意大利。意大利的唯一軍事勢力是撒丁軍，屬於革命方面。

所以總計起來：

德意志戰場：

150,000 俄軍

100,000 普軍

50,000 奧軍

=300,000 人

意大利戰場：

150,000 奧軍〔1〕

50,000 俄軍

=200,000 人

總計 500,000 人

## 貳、革命的兵力。

一、法蘭西。当革命最初的瞬息間，已有五十万人可供指揮。內中二十万駐萊茵，十万駐意大利(北部)，確保革命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从事組織的空間和時間。

二、普魯士 50,000  
三、奧地利 100,000 } 即投誠的軍隊半數組織起來了。  
四、零星的德意志軍: 100,000。

於是作出下列的估計:

法蘭西常備軍.....	300,000 人
德意志革命軍.....	150,000 人
意大利和匈牙利.....	200,000 人
	<hr/>
	650,000 人

所以革命統率六十五万人去反抗專制主义的五十万人。

他因此總結道:

“無論民族上的、主义上的差異会分裂革命的大党——然我們都已懂得，此等意見差異的鬥爭是勝利以後才有工夫來幹的”云云，云云。

你對於这种計算有什麼意見？泰霍夫是以正規軍方面的解体和革命兵力方面的組織为前提。这構成他的計算的基礎。你對於这种統計的評判自比我高明。

但这論文真正的政治傾向在詳盡的陈述中表現得愈加明白，那就是：在戰爭終結和俄罗斯傾覆以前，絕不会爆發革命，即沒有党爭，沒有內战，沒有階級鬥爭。可是为着这种战争去組織此項軍隊，需要武力。这种武力当从何而來呢？來自卡維涅克將軍或法國一个相類似的軍事独裁者，而他的將軍們是駐在德意志和北意大利的。这就是解决的办法，和威里系的意見相差不很远。在这个普魯士革命的中尉意义上的世界战争是軍人对公民的統治，至少是暫時的統治。但任何一个將軍（即使老拿破崙親自从墳墓中鑽



出來)，如何不僅保持這種手段，而且也保持這種影響，沒有早前和同時的內部鬥爭，沒有可詛咒的“內政”，關於這一點，預言家便沉默不言了。將來世界戰爭論者恰在沒有階級的政論家和民主主義者本身中找着他的適當的政治用語，他的“虔誠志願”至少是完全表現出來了。

祝好。

你的卡·馬·

剛才接到你的信，這裏還要報告一件事。

注意。你知道斯蒂漢(Stechahn)<sup>(2)</sup>或斯蒂克罕(Steckhahn)<sup>(2)</sup>在漢諾威被捕，他在加入我們組織之前，曾與沙配爾等的委員會通訊。有兩封信是他寫給這個委員會的秘書狄茨的——寫給這螳螂的——並且曾經接到過，現落在漢諾威警察監察部的手裏。我們現委任烏爾墨向狄茨君及其同志們交涉，將於下星期五“亡命者聯合會”的公開會議中提出質問。我們旋又發出取消命令。斯蒂漢逃走了，正在來倫敦的途中，或已到此間。誰能保證斯[蒂漢]會回到我們這裏來而不投入敵人方面去呢？

落後的手藝工人和工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斯圖姆夫君在短期的訪問倫敦時，既沒有和我、也沒有和天狼星見面，却專門與無賴往來，這就是新的證據。

你關於商業的報告非常使我發生興趣。

關於康拉德·施蘭姆，他曾從我處取得一張簡短的身分證明書，夾在手冊中。這可以成為一種不利於他的證書。當時是為着在表面上對他表示信任，並使他安心才給予的，因為這傢伙可以大大地傷害我們。不過同時寫信告知萊恩哈特，施蘭姆倘若挾着那張滿天飛的證書出現，須小心防備。糟糕的是我的名字寫在上面。這可以使施蘭姆關六個月。

再會！

(1) 原信誤为: 110,000。

(2) 正確的寫法为“Stechan”。

### 一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的信收到了。關於泰霍夫的博學，明天再談。金開爾向新奧[尔良]的乞食書很動人，可惜我也只看見法文的。斯蒂漢君現時也必定在倫敦，這傢伙如不來，你讓他跑，這很對，而且在你讓任何人贊助他之前，靜待事情的發展吧。據今天各報的報告，巴黎釋放的人們中也有康拉德<sup>①</sup>君。德意志各報將威里系荒唐的文件加在我們的身上，這樁蠢事同樣使我很生氣。我們和這種卑鄙的黨徒沒有關係，馬上就會判明的。天呀，就文體和內容講，全是他人的文件，偏堆在我們的身上，真够受。附寄替紐約方面作的第三篇論文，無論如何，比第二篇廢物少些。第四篇將馬上動手。

美國的報紙可用繩子捆好，隨時寄來，人們有時很喜欢看看這垃圾的真面目。為此不久將再寄一些郵票給你。

再會！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五日](1)。

(1) 原信紙張破損。

### 一二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泰霍夫論戰爭的問題，就軍事上講，也非常淺薄，而且常有顯

---

<sup>①</sup> 即施爾姆的名字。——譯者

然錯誤的地方。只有武力才能够对付武力，这是深刻的真理；当革命是普遍的（就字面講，是当革命絕無抵抗時，就意义講，是当它为一种資產階級的革命時），才能够勝利，这是平凡的發現；糟糕的“內政”，即真正的革命，由一种——不管卡維涅克和威里系怎样——至今尚未發現的軍事独裁加以压制，这是好意的企圖；这些先生們對於革命的見解竟有如此特殊的政治方式——除掉这一切外，僅从軍事上來加以考慮吧：

一、铁的紀律——只有这样，才能造成勝利——恰为“內政停頓”和軍事独裁的反面。这种紀律当从何而來？这些先生們当已在巴登和普法尔次取得一些經驗。軍隊的解体和軍紀的完全廢弛是向來每次勝利的革命的条件和結果，这是一种顯明的事实。这是法國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二年所需要的，以便重新組織約六至八万人——即杜穆累軍——甚至这支軍隊也瓦解，直至一七九三年年底，法國可以說沒有有組織的軍隊。这是匈牙利自一八四八年三月至一八四九年年中，在有一支有組織的正規軍之前所需要的。在第一次法蘭西的革命中誰使軍隊獲得紀律？不是革命中獲得幾次勝利，因而在臨時軍隊中具有影响和权威的將軍們，而是內政的恐怖，人民暴力的恐怖。

联合軍的兵力：一、俄罗斯。三十万的現役軍，內中二十万拿着武器在戰場上，这种假定是太多了。也还馬馬虎虎。但在兩個月之內，既不能達到萊茵（至多前衛隊能達科倫附近的尼德海恩），也不能達到北意大利。要和普魯士、奧地利等有適當的分配，能够同時行動，需時總得三个月——俄軍每日行軍不超过二至二个半德哩，每三日即休息一日。当它出現於匈牙利戰場時，幾乎要兩個月。

二、普魯士。動員：至少需四至六星期。对脫逃、背叛等事的推測是靠不住的。在最好的場合，有十五万人可供指揮，在最坏的場合，也許不到五万人。至於依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計算，是純粹



欺騙的話，一切都決於偶然性。

三、奧地利。同樣靠不住，甚至還要混亂些。這裏依秦霍夫那樣的約略估計，全不可能。在最好的場合，如秦[霍夫]報告的，也許有二十萬人對抗法國，在最壞的場合，一個人也派不出來，至多能有十萬人在的里雅斯德和法人對峙。

四、聯邦軍——巴威的軍隊的確有三分之二反抗革命，各處也還有一點。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可能組成一個三五萬人的軍團，用他們的士兵對付革命，在最初是十分好的。

五、丹麥馬上可送四五萬精兵到戰場上，和一八一三年一樣，瑞典軍以及挪威軍也必定參加大十字軍。秦[霍夫]沒有想到這一點，也沒有想到比利時和荷蘭。

革命的兵力。一、法蘭西。有武裝士兵四十三萬人。內有十萬人駐阿爾及耳。九萬人——約佔餘數四分之一——沒有武裝。剩下二十四萬人，不管現在大為改善的鐵路怎樣，要在四至六星期內，有十萬人以上達到比、德邊界，八萬人以上達到薩服雅、皮蒙特邊界，是不可能的。撒丁這一次將力求和一八四八年的比利時一樣，擔任海洋中暗礁的任務；皮蒙特的軍隊充滿了撒丁頑固的青年農民——至少在它現今的形態中是由貴族軍官統率的——是否和秦霍夫所想像的一樣，忠實於革命，很有問題。維克多·厄曼紐伊爾以利歐破爾得為模範，這是危險的。

二、普魯士——？三、奧地利——？這是就正規的、有組織的兵士講的。至於義勇軍，它們這種名稱即表現為烏合之眾，自然沒有什麼用處。當最初幾個月，從叛變的軍隊中組成五六萬可用的兵士，已經算是很多的了。在這短促的時期中哪裏來的軍官呢？

然使拿破崙能迅速形成巨大軍隊的是優良的幹部，依照上述一切，大概在每次革命中必然缺乏此等幹部（甚至在法國也是如此），革命如在來年爆發，暫時不外取守勢，或必須限於從巴黎發出

空洞的宣言，並在較大的規模上，從事於很不充分的、可非難的和有害的里斯廓一圖〔1〕的遠征。除非萊茵的諸要塞在最初的襲擊中即攻陷，而皮蒙特的軍隊響應公民泰霍夫的號召；或者是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的解体立即使柏林和維也納成為中心，俄國因此改取守勢；或者有其他不能預見的事件應時而起。所以泰霍夫那樣的空論和不確切的計算便成為無用的和武斷的東西，如我在自己的經驗中看夠了的。人們只能說，這和萊茵省有極大的關係。

〔1〕 指一八四八年一個比利時義勇軍團從法國出發，在比邊界里斯廓一圖的潰敗。

## 一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三日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因“奧〔格斯堡〕一〔般〕新〔聞〕”的饒舌發出一篇宣言，你會從“科倫報”上看到的。那種胡說是太豈有此理了。那些粗暴漢在一切德文報上繼續施行最後的攻擊，如我確切知道的，用意在使我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不是我當公開否認這種陰謀（我們的黨內的朋友也當如此），就是我當公開承認這種陰謀，因此犯了一種“法律上的”叛逆罪。然這些先生們要捉弄我們，未免太笨拙了。

衛登麥爾於九月二十九日由哈佛勒乘船往紐約。遇着渡海往大西洋彼岸的萊赫。萊赫曾和施蘭姆一同被捕，說警察在施蘭姆處找出議事錄的抄本，內中涉及他和威里系決鬥的事，同晚的議事錄表現他侮辱威里系，並離開會議。這東西是由他手抄的，沒有簽名。警察由此發現他名施〔蘭姆〕，而不是他在巴黎所持的護照上的“班堡格”。在另一方面，議事錄使市長威斯君等陷入紛亂，同時我們的名字也被牽涉在這污泥中。施蘭姆既曾經表現這種愚

行，至少有一令人快意之點，即这个有体面的人因此直接受到惩罚了。

金開尔利用美國寄來的一百六十鎊，作为自己和救主叔耳茨親往美國募款的費用。目前美國的金融市場正在緊急的当兒，他却前往，是否適宜，似乎要成問題。他選擇这个時機，是要在噶苏士之前達到，私自得意，將在这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國土上任何一种机会中公然拥抱噶苏士，並在一切報上刊佈出來，使人看到：噶苏士和金開尔！

海村君藉他的奴隸解放呼号的支持，在紐約組成一个新股份公司，將他的報名稍微改变一下，繼續出版。

斯蒂漢——沒有一个落後手藝工人是他不信任的——許多星期以來，在這裏變成威里系和沙配尔的隨从。事实是：他寫給蟬螂狄茨的信件在漢諾威落到警察手中，据他在“北德意志報”一次通訊中的報告，是因狄茨君的書桌被打開（何等愚蠢！），信被偷走了。就現在所証实的講，那个特务就是長久替警察服务的漢堡的霍卜特。幾星期前，我對於狄茨和斯蒂漢事件曾阻止採取任何公開的步驟，这是何等幸运。關於霍卜特的事，我沒有再听到什麼，想設法送封信給他，沒有成功，因为他必須表明态度。我已請韋尔特去試过，可是霍卜特的家中人總是藉口他不在拒絕了。你以为霍卜特的为人怎样？我確信他現在不是特务，从前也不是特务。

爱得加·鮑威尔也当在這裏。我還沒有見着。一星期前，布林德和他夫人（科痕夫人）來此，前一星期看展覽会，上星期日又離開了。星期一以後，我沒有再看見他，確是由於下列沒有趣味的意外事件，这个事件向你表明这不幸的人是怎样受裙帶的統治啊。今天接到本城發來的一封信，他將离去的事告訴我。上星期一，他和夫人來我家。还有佛萊利格拉、紅色華尔夫（附帶說一句，他是完全靜悄地偷偷地再回來的，此外不久还和一个英國的女學者結



婚)、李卜克內西和不幸的皮拍在座。这位夫人是一个活潑的猶太女人，当撒但將話題移到宗教時，我們非常愉快地笑着和講着閒話。这女人用無神論和費尔巴哈等做吹牛的材料。我攻擊費[尔巴哈]，自然是有禮貌的，並極端友好的。我起初覺得这猶太女人在討論中開玩笑，这也就是我為什麼涉及此項討厭的題目唯一的理由。同時我的學舌者皮拍君說起話來，實在太不謹慎。突然看到这位夫人兩眼汪洋。布林德用憂鬱的神情，對我使眼色，她走了——再也看不見了，他也一樣。在我的長久的實際生活中還沒有經歷過这样珍奇的事。

皮拍和洛特細尔德家一起乘船往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當我和任何人談論時，他總是用一種很愚蠢的教書先生的論調來參加，並對於这种令人很不愉快的態度，習以為常了。他們剛才學得的东西，馬上就要拿出來教人。唉，这些先生們是何等的淺薄啊。

可尊敬的葛林格因為舊債權，送一張本月二十二日的支付命令狀給我。同時这个大人物前往南罕普頓去歡迎噶苏士。我似乎當付出這筆歡迎費。

我收到巴黎寄來的兩封信，一封是亞威伯克的，一封是薩索諾夫的。亞威伯克君要出版一種不朽的著作：“德意志和德意志人”。从舍罗斯克族的阿民尼阿斯起（他这样逐字告訴我），直至一八五〇年止。他要求我供給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卡尔·馬克思和布魯諾·鮑威尔三人的傳記和文献史的記錄。这臭貨已經開始印刷。怎样办呢！如絕不回答，恐怕这傢伙對於我們會寫出一些最無聊的东西，擺在世人面前。你的意見怎样，望寫信告我。

薩索諾夫的信寫着“巴黎”發出的日期，的確是最有趣味的。薩[索諾夫]在這困难的當兒，怎样來巴黎呢？我擬請他說明这种秘密。在他一方面，對於德郎克議論很多；德郎克是個懶漢，為一些資產者的“巧言”所惑。薩索諾夫已經將“宣言”翻譯了一半，另一

半当由德[郎克]負責。由於他經常疏略懶惰，以致不能完成。後面這件事表現我們的德[郎克]正是一籃裏的蟹。

坎普君既不允刊印我反駁蒲魯东的小册子，科塔君以及後來的勒文達爾又拒絕我的經濟學(由法蘭克福的厄布涅介紹的)出版的提議，然經濟學似乎還有一綫希望。在一星期之內我會知道是否能實現。這是德騷的一個書商，也是厄布涅介紹的。這位厄布涅是佛萊利格拉的朋友。

我還沒有接到“論壇”的信，更沒有見到報，但事情可以繼續下去，是不用懷疑的。無論如何，幾天之內必可明白。

此外，你對於蒲魯东的意見，即使簡短，終望告訴我。我現在專攻經濟學，對此等意見尤感興趣。近來繼續跑圖書館，緊張的工作大都在工藝學及其歷史和農學方面，至少可以从垃圾中獲得一種見解。

商業危机的情况怎样？“經濟學者”載有危机前有規律的預測所表現的安慰、保證和祝辭。當人們自己感覺恐怖時，却只想打消他人的恐怖。約翰斯通<sup>①</sup>的“北美手冊”出版於一八五一年，共兩冊，你如有此書，便會找着各种各样有趣的記錄。這個約[翰斯通]就是英國的利比喜。約翰孫<sup>②</sup>(不要和上面的約翰斯通相混)的自然地理學地圖也許在曼徹斯特一個出借圖書的圖書館找得到。此圖搜集了這一方面的全部新舊調查。價十基尼。私人買不合算。關於親愛的哈尼，沒有什麼消息。他似乎還老住在蘇格蘭。

英國人承認美國人在工業展覽會中得獎，在一切方面勝過他們。一、樹膠，有新的材料和新的生產。二、武器，有連發手槍。三、機械，有割草機、播種機和縫紉機。四、銀版照相第一次大量應用。五、航海中的快艇。末了，為表示美國人也能够供給奢侈品起見，

① 指詹姆斯·芬萊·惠爾·約翰斯通(James Finlay Weir Johnston)。——譯者

② 指亞歷山大·開慈·約翰斯通(Alexander Keith Johnston)。——譯者

特陈列加利福尼亚金礦的巨大金塊一塊和純金的餐具一套。

敬禮。

你的卡·馬克思

一二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信內附寄郵匯兩鎊。詳細手續如前。對於葛林格〔1〕的事很糟糕。你必須照付；民事法庭的先生們處理訴訟是簡捷的，而且有親筆在。我當代你尽可能地迅速籌備那項金錢和法院傳達令的費用，並將錢送給那傢伙，實在沒有辦法，去法庭，受宣告，花費更多，並且不大愉快。數目要多少，你能籌得多少？望尽可能地確切相告，我自己現在雖窘迫，但當盡最大的力量使執行吏不進你的門來。

施蘭〔姆〕的事令人不快意，我們倘能完全不牽涉在這污泥中，那就較好了。議事錄中有因鮑〔威爾〕和普飛〔德爾〕的委託金引起教訓式的吵鬧，現落在這些先生們的手中，絕不是好事，施蘭〔姆〕揹着這樣一個包袱在身上，真該打屁股。他因此必須受臨時監禁，並因假護照判刑六個月，無論如何，是罪有應得。

至於霍卜特，在我沒有拿到證據之前，決不會認他為特務的。這傢伙可能造成牢獄的愚行，關於但尼爾斯的事件（但尼爾斯當因他的告發而被捕），的確可疑。可是風車街方面這種陰謀的饒舌，和狄茨書桌被打開的事件同時張揚出來，便愈加顯得荒唐了。霍卜特從漢堡出來，也許曾打開過蟬螂的書桌。高貴的狄茨為什麼不向英國警察局控訴？然能使霍卜特發表一種聲明，確是很好的。你如果寫封信給他由韋爾特轉，我以為韋〔爾特〕在兩星期內必定找着機會親自交去，在必要時甚至由商店送去。總能找到一個商人的。



布林〔德〕夫婦的事確是從未有過的。因皮拍〔2〕君說了費爾巴哈的壞話，便流眼淚，並逃走了，這太過分了。

紅色華爾夫的“結婚”，你是在英國規矩的資產階級的意義上使用這兩個字的嗎？你用了着重號，我幾乎必須相信這一點。可是這太過分了。華爾夫君是賢明的丈夫，恐怕還是賢明的父親！

我以為你最好是寫一點概要給亞威伯克，保持他的適當的情緒，但不能有多少用處，這傢伙在法國替我們散佈的無聊話實在太多了。他在自己的實踐中，具有成為大人物的一種難於索解的強韌性，甚至壓下了他的貪慾；這“不朽的”新著作沒有疑義地又要失老本，大有賣出五十部的希望。

你對於薩索諾夫如再有什麼消息，請告訴我。這種冒險的事是有刺激性的，薩索諾夫君實在極端可疑。

我正從蒲魯東的書中作出必要的總結。等到本星期末，你可收回該書，連同它的評註。這傢伙的計算又是漂亮的。凡有數字之處，總有錯誤。

這裏的危機將怎樣進展，還說不定。上星期因女王的事沒有變化。本星期也還不多。但市場在原料價格還穩定中，呈現出一種向下的傾向。兩者在幾個星期之內都會有巨大的下落，就目前的展望看，工業生產品也許比原料還要下落得多些，所以紡紗業、織布業、印刷業要以較少的利益工作。這已經是很可疑的了。但美國市場大有消滅之勢，從德國來的報告也並非絕對順利，市場的萎縮如果這樣繼續下去，那我們在幾星期之內就可以看到淒慘局面的開端。美國的金融緊急破產（負債共達一千六百萬美元）是已經真正的開端，還不過是一些暴風雨的信號，尚難斷定。無論如何，很顯著的暴風雨的信號已在這裏開始了。鐵業完全癱瘓，兩個專門供給此業資金的銀行——在新港的——破了產；除倫敦和利物浦新近的破產外，現有格拉斯哥的一個脂肪投機者和倫敦股票交易所

的奥尔索普君——鄂康諾和哈尼的朋友——都遭遇同一的命运。今天沒有看到羊毛品、絲綢品和金屬品產區的報告，但這也不會是很光輝的。無論如何，目前此等徵候再也不能加以否認，大陸來年春季的癩擊症將和一種完全美妙的危機一齊爆發，這不僅見諸表徵，而且幾乎是確定的了。甚至於澳大利亞也似乎很少辦法，自加利福尼亞的金礦發現以來，這裏的已經陳舊，世界對它也冷淡了；這開始變成一種日常的業務，周圍的市場本身是供給過剩，沒有特別減少它們自己的過剩，在十五萬新南威爾斯人的壓力之下，又可能形成另外的一種過剩。

路易·拿破崙君終於決定將福夏君免職。他這一次不重演香加涅去年的突擊，不能讓特權逸去，這是可以期待的——是否獲得同一結果，自會看到。用打獵者的術語來說，他畢竟被王黨的人陷入絕境，於是回轉頭來，以角相向。他幾時將再把尾巴夾在兩腿間，——我們會看見的。這個卑鄙的冒險者確是十分墮落，要麼就可以做什麼；他是完了；但有趣的是歷史現在開始發生變化。對福夏和卡利爾作非常的抑制、累進的戒嚴狀態、憲兵的專橫等等大有早日中斷之勢，這在一方面未免可惜，卑怯的拿破崙如真有勇氣嚴厲攻擊選舉法，便早可加以廢止，同時對於六月十三日進步的驢子們再給予法律上的根據，也是可惜的——但誰知道在這些法蘭西人中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你覺得這種渣滓怎樣？你那裏可看到更多的報紙。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三。

瓊斯送來一張通告，必須再有六百個預約者，否則將破產，但我有什麼辦法呢？

〔1〕 原信作 Göringer。

〔2〕 原信作 Piper。

一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九日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前幾天接到德郎克的來信——由於所謂放逐——報告將於本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來倫敦。在這裏的生活問題更會使他感覺焦慮。

有一種更糟的消息:我新近担任和科倫通訊,那裏給我的信件是由一個鐵路司機斯密特送往列日,在我一方面,是把信套在一個信封裏面,由第三者帶往列日給他。這個斯[密特]曾被捕,旋釋放,但審問仍在進行中。這件事似乎包藏着直接出賣的勾當。此外,按照約定,皮拍必定早已從科倫——洛特細爾德一家在那裏停了一天——和法蘭克福送出消息。但沒有動靜,我從厄布涅(由法[蘭克福])致佛萊利格拉的一封信中看出,皮拍到法蘭克福雖已八天,還沒有去訪厄布涅,我本來有一信由他送交厄布涅的。我們的代表做起事來老是非常疏忽,並且常把它當作附屬事件,這是我們的大不幸。別人能得到較好的服務,是不用多說的。

金開爾在紐約的地基似乎被粗魯漢海村掘毀了,凡在不可爭辯地視他為救主的地方,他只知道露一露面,沒有召開羣眾會議,也沒有替未來的德意志共和國出賣“生息的債券”,反之,在菲列得爾菲亞,如他寫信給亡命者俱樂部所說的,是為着四千元。在賓夕法尼亞一般遇到的是開化主義的德意志天主教徒的相當數量的羣眾。他除取得約翰涅斯·朗格的遺產外,沒有幹什麼事。朗格是約翰涅斯。金開爾是基督。

我今晚將和葛林格會面。這事件直接和威里系及其黨徒有關。



他因这些無賴迫切的要求，曾把所謂我欠他的錢贈給他們。我將開一張四星期的支票給他。相信他会同意。否則他可以起訴。我具有一切希望，當於此時和这德騷人締結契約，他自然必須支出某種數目的預付金。

韋尔特又在布拉德福德。請寫信給他，問他能否親自交一封信給霍卜特，此事是重要的。我覺得全部誹謗出自兩個來源：一方面是斯蒂漢和狄茨，另一方面是乞丐巡查威里系，他在这裏瑟特泥的羣众面前首先怀疑霍卜特是特务。威里系繼續和前普魯士下級軍官柏托尔德联系在一起。霍卜特曾將这头牛安置在漢堡一个商人处。柏托尔德偷了这商人的东西，为警察所追究。霍卜特對於这个無賴自然作不利的証言，而这傢伙也許將所得的东西和他的朋友威里系分贓。威里系現在大叫出賣了“一个可憐的流亡愛國者”。人們如將此事公佈出來，“高貴的”威里系便会張眼吃驚。現在重要的事件不僅在要求霍卜特向我們解釋那些对他秘密和公開的嫌疑；而且如果他沒有罪的話，他必須發表一篇公開的宣言，說明这整个事件是出於威里系的誹謗，同時暗示威里系和無賴柏托尔德有联系，也許还是同謀。霍卜特还不知道威[里系]这种卑鄙的事，还不知道对他怀疑的最初來源。韋尔特如準備做，你可將用这种意义寫的致霍卜特的信給他。事情急迫。霍卜特對於“狄茨”及其不明不白的書桌被打開的事也必須在宣言中指出來。

至於亞威伯克的要求，你必須將自己的履歷寫點給我，至少是一八四五年以前的。

路易·拿破崙君的突然轉變，無論它的結果怎樣，正是計刺当的一條妙計。你知道这位先生在倫敦曾和賴得律-羅蘭聯合，他的報有一個時期也真是笨拙，笨拙到和人們對賴得律-[羅蘭]與馬志尼的同盟者所能期望的一樣。他出人意外地傾向普選權，通過他的論文、味羅博士和親自的會見，他說服了波拿巴。王黨的陰

謀破滅了。本來富於外交辭令的“討論報”竟滿懷憤怒，表現這一點最為明白。福夏、卡利爾、香加涅、甚至於高貴的柏耶和布洛利——這兩人在外表上已和波拿巴重新團結了——這一切人都站在一條綫上。無論如何，“革命”——在突進意義上的——現在是被用魔術驅散了。在普選權方面不會想到這一點。但計刺當君不喜歡革命的表演。他同樣欺騙了王黨的人和職業革命者，是否也故意欺騙路易·波拿巴，還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果普選權再制定，誰保證波拿巴修正呢？即使修正了，誰又保證是在他的意旨中出現的？而且普選的當選者就是這種選舉的復興者，法蘭西的農民具有原始的愚鈍性，要問是否由於感激讓他再當選，特別是慢慢地他會任命自由內閣，通過巧妙的小冊子，將一切禍害推在關禁過他三年的陰謀的王黨人身上。此事是以他的手腕為轉移的。波拿巴現在無論如何知道，秩序黨對於他實在不利。

這種陰謀劇中的喜劇性的插戲之一是“國民”和“世紀”所表現的憂鬱態度，大家知道，許久以來，這兩者就對着普選權發出咆哮之聲。現在法國面臨着危險，要使它再得到安全，它們抑制不住自己憤懣的情緒了。王黨以限制被選舉權期望選出香加涅，它們也以限制被選舉權期望選出卡維涅克。計刺當因此直截了當地對它們說，他知道，它們對修正抱有共和主義的厭惡——這種修正展開了波拿巴再當選的希望——而在厭惡的幌子下，只是隱藏着自己對於普選權的仇恨，因為此項選舉使它們的卡維涅克和它們的全體黨徒沒有活動的餘地了。可憐的“國民”已經用普選權的滅亡去安慰自己。

這些都是確定的。因這種突擊，一八五二年五月的暴動將成泡影。當統治的黨派之一企圖發動一種政變時，這暴動現在最好能早些爆發出來。

你的卡·馬·

一二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已經接到我星期一的信嗎？你寫信有最準確的日期，你的沉默使我不大安心。

至此刻為止，還沒有得到皮拍〔1〕片紙隻字。如果沒有發生事故，那他不負責任，是不能加以原諒的。德郎克還未來。科倫也無消息。

附上斐西耶的一封信，他是以真正民主主義俗物的資格寫的。暫時只好放任他，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但願他對金開爾不表現愚蠢的行動。他的信對此似乎有點暗示。

我們現在得知金開爾有下述的計劃。靠着一百六十鎊，派遣叔耳茨前往比利時、法蘭西和瑞士，負有秘密的使命。他在那些國內讓全體大人物，一直到國會議員（過時的拉佛也不在例外）為止，授金開爾以全權，同時要求他們對於未來的德意志共和國包辦的債務加以擔保。所以大羣人現在是聯合起來了，邁恩可以在紐約“國家新聞”傳播一種大秘密，即未來運動的意義現時在德意志發現了，那就是民族性的原則。就這個人現在所寫的東西看，甚至在他最繁盛的時期，還未曾寫得這樣笨拙。這些傢伙在精神上是充分破產了。再會！

你的卡·馬·

關於葛林格，我已暫時把事情延擱下來。可惜這驢子將於十一月一日往遊西班牙，他在這裏的店已經出賣。我再也不用怕他取仇視的步驟了。

〔1〕原信作 Piper。



一二九①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我沒有馬上回答你十九日的信，是由於等韋爾特在幾天之內來此，並想解決關於霍卜特的事件；對蒲[魯東]的廢物也同樣要作一個結束。這種作品今天或明晚可望完成；韋爾特星期六和星期日在這裏；他還要在布拉德福德逗留一些時候，不能夠帶信，並且也拒絕帶信，因為德國的情形現在非常輝煌，只要有絲毫嫌疑，就會被捕，他不願因這種同盟的事受到任何連累。在根本上，這不能怪他。同時他對我的致霍[卜特]的信確願効勞，只是要求自己當置身事外。他又告訴我，近來遇見霍[卜特]多次，走去接洽，每次總是在極狼狽的情形中突然避開，並逃跑了。當霍[卜特]在獄時，因家眷等的勸誘，作了一些供認，現在覺得難過，這是可能的。此外，韋[爾特]又想到，威里系和斯蒂漢這些另外的事件純係誹謗，霍[卜特]絕沒有絲毫理由，出賣自己。

我現在寫信給霍[卜特]，打算不用真姓名——他認識我的筆跡——讓韋爾特帶去。我將要求他公開宣佈，並將柏托爾德的事件作為全部謠言的可能的原因，私下告訴他。同時我對威里系可能和柏[托爾德]分贓的枝節，按下不提，第一，霍卜特將防備使自己的名字和這一類的暗示連在一起，第二，這件事也不大真實，因為柏[托爾德]君不是那樣的人，會和遠處的朋友、特別是和他根本痛恨的威[里系]分贓，第三，一星期後，別人一定在各報上描寫為：這是由馬克思君向世界發出的一種新的誹謗，並且替被誹謗的紳士威里系喊冤，引起一般俗物的同情。這傢伙是個十足的惡漢，人們用不着誇大，也用不着在他的背後說謊，因為說謊，他自己是

①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信之前尚有一封馬克思給恩格斯的短信，所標日期為十月二十六日，方括弧內註一八五一年。——譯者

可以洗刷乾淨的。

斐西耶的信確是我許久以來所僅見的最笨拙的東西。但我期待着這樣的一點東西，也相信他從此不會再有金錢上的約許。當民主主義的騙子們自己的伙伴正在求乞的時候，我們不能希望他們有錢送來，能從他們取得的，最多如斐[西耶]自己所說的，就是如果我們願和那一類流氓一同坐在密議室中（並且還處於少數的地位），他們在金錢的使用上是願給我們一種表決權的。如由帝國保證（德意志帝國保證共和國！）的馬志尼那樣的借款計劃，並不十分壞，無論如何，全部模範乞丐的全体行動勢必為它的產物。當這種發明一經出現，我們的黨除掉完全退出民主主義的金融市場外，沒有其他辦法。這種厚顏無恥的行動把我們打出戰場。我們因政治目的，通常從民主主義者所取得的金錢，原來只是不適當的濫用，自從這些大人物親自以股份公司的姿態出現於市場以來，這種錯覺完全消滅了。我們的一切要求只能得到拒絕和恥辱，除非衛登麥爾在紐約有點成就，那也只能在工人中間。

韋爾特這幾天會寫信給你。他很不容易決定自己應當開始幹什麼。他有些很好的計劃，但對他都不大方便。

噶蘇士君極像使徒保羅，一切為了大家。他在馬賽大叫共和國萬歲，在南罕普頓大唱上帝保佑女王〔1〕。這傢伙現在誇示着何等顯著的、高度立憲主義的謙遜！但他絕不願意赴貝蒂君和哈尼派徒黨的宴會，這對他們是公平的報答。甚至於對馬志尼君也接待得十分冷淡——至少在公眾的面前是如此。又是一個大家不要被欺騙的人。明年倘若沒有動盪發生，噶蘇士君降到馬志尼通常的叫囂惑眾的地步還有多久呢。

明天或後天將蒲魯東的東西寄給你。我將尽可能地寄“評論”給斐西耶，但只有最近一期的有幾份。你還能給我找到一至四期嗎？

你的弗·恩·

(1) 上帝保佑女王是英國國歌的起首一句。

一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可以想到，我因家境十分困難，直到現在才寫這幾行給你。

你記得皮拍在上次信中說，我的反蒲魯東的著作即可訂約。現附上他這次的一封信，你看他對此項手稿再也不提了。這就是我們親愛的親信人半年來玩弄我的同一方法。在另一方面，厄布涅曾來信說，勒文達爾打算印一冊試試，但沒有提及我當從“經濟史”開始。這就破壞了我的全部計劃。厄布涅又說，勒文達爾只能付“低廉的”代價。他如果出版我首先要出的東西，自願接受這一點。他如要強迫我毀掉我的全部計劃，那必須按照我直接受他委託寫稿的規例付酬。然暫時只好答應厄布涅。他曾告訴我，不得我的同意，不會訂約。你以為怎樣？——

我們在科倫的同志們終於在陪審法庭受審，這是好的，而且如杜塞尔多夫的書商殊勒爾昨天確切告訴我的，還要在十二月受非常陪審法庭的審訊。

附帶地說！回信請將“紐約快郵”寄還，請不要忘記。催催班堡格，這是對他索取以後各期——當載有各種各樣的奇怪東西——的唯一方法。

我知道你自己現正陷入困難中，而我向曼徹斯特的侵襲和掠奪更加深了你的困難，至少在本月是如此。然必須問問你，在緊急的場合，是否還能弄到兩鎊。我離開倫敦前借過兩鎊，同時用書面聲明，在十二月以前償還。是否有望，無論如何，望回信告我。

亞卡利阿斯的兄弟已來這裏。他和其餘在漢堡被拘留的全体



落後手藝工人都被釋放，並各給一張通行証。霍卜特原來無意出賣他人，可从下列一事表現出來：布耳革斯給他的信落到他父親的手中，因加以責問，並要將信送交警察局。他當予攔阻，且將信撕毀，後來將碎片拿到亞卡利阿斯等的處所，最初拼合起來，看過，然後当着他們的面焚去。這種事實是重要的。家庭的壓迫已經將這不幸的傢伙毀滅了。

前幾天，我在圖書館看到蒲魯東君關於巴斯夏的“信用的無報酬”的刻苦之作。此書超過此人向來所作的一切大言不慚、怯懦、喧噪和軟弱的東西。例如：法蘭西人相信平均付出百分之五至六的利息。事實上他們付出百分之一百六十。怎樣講呢？情形如下。抵押債、書法精緻的國債等等所負的利息達十六億。但法國只有十億資本，即金銀。這就是要證明的。還有另一例子：當法蘭西銀行建立時，它的資本為九千萬。當時法律准許它對此數收百分之五的利息。它現在活動的（存款等等計算在內）資本為四億五千至四億六千萬，內中四分之三不屬於它，而屬於公眾。所以當這個銀行（ $90:450=1:5$ ）不收百分之五，僅收百分之一時，它便得到合法的利潤。因為法蘭西銀行在不得已時能以百分之一為滿足（這是指股東們），因此對於法國的利率能夠降到百分之一。百分之一，這差不多是對信用不給報酬。

此外，你當看到，這傢伙是怎樣用黑格爾的辯証法，對着巴斯夏吹牛。

我在這裏將你的批評再看了一遍。不能讓它出版，真是可惜。如果還要加上我的空洞的廢話，它可以用我們共同的名義出版，不過這一着要不致引起你們店中的麻煩才好。

噶蘇士於二十日離去，你是知道的，但由羅拉·蒙脫茲和騎士葛林格陪着，你便不知道了。

施蘭姆挾着一種無比的糾纏的強韌性，只想再來依附我。他

不会成功的。

卡尔·史納白尔<sup>①</sup>的“Pottfahrten”<sup>②</sup>怎样了？

你的卡·馬·

一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前天的幾行信當已收到。韋尔特如不能馬上籌得必需的款項，我來看看，後天、至遲星期一將事情弄好。無論如何，在不得已時，你可以把這件事拖到星期二。

皮拍教師的信寄還。他似乎很歡迎海涅，為了應酬，寫滿四頁紙。我希望你為着蒲[魯東]的緣故寫一封鼓舞有力的信給他，因為當他再來這裏時，你對於手稿便再也聽不到並看不到什麼了。皮[拍]和厄布涅關於勒文達爾所說的，矛盾很大，但後者的話的確較為可信。皮[拍]說的以經濟史開始的一節，勒文達爾如果真認為這是厄布涅使他為難的地方，我相信那並不破壞你的全部計劃，因你已經開始做批評之類的工作。倘若沒有別種作法，那勒[文達爾]必須負有出版兩卷的義務，你也必須有這種篇幅，一部分是為着預定的批評，一部分是為着畢竟不能依照倫敦成本價格計算你的稿費，使你稍許獲得收益。於是第三冊論社會主義者，第四冊為批評——內中一定還有什麼——和你“本來”願意作的非常有名的“正面”。在這種形態中的著作，自有困難，但也有優點，即人們很想知道的秘密一直到最後才說出來，一直保持公民的好奇心，通過三冊，然後揭穿絕沒有製造摩立孫藥丸。對於稍有理解力的人，那

① 即沙配爾，見第一一二信譯註。——譯者

② 這是馬克思的隱語，意義不明。如拆開來，“Pott”的意思是“壺”，“Fahrt”的意思為“旅行”。——譯者

有最初幾卷的暗示、反蒲魯東的書和“宣言”，即足以導入正軌；至於普通的購買者和讀者如在第一卷中即已發現大秘密，對於歷史等等便不会再發生興趣；他們如黑格爾在“現象論”中所說的，讀過“序言”，便有一般的东西了。

你最好是拖延一下，但遇着可接受的條件，須和勒[文達爾]訂約，打鐵是要趁熱的。此外，你最好像聖女巫(Sybille<sup>①</sup>)一樣翻過來去對待它。他依頁數付酬來刻扣你的每一個路易<sup>②</sup>，你便以更多的篇幅相抵制，不是又弄轉來了嗎？你用繁徵博引一類的方法去填滿這些另加的頁數，並不費事。二十印張的書，每印張得三鎊，或三十印張的書，每印張得兩鎊，總歸是六十鎊，十印張算免費，從配第、斯杜亞、卡爾拍珀〔1〕和其他人等的著作中引証引証，真是容易，並不損失時間，而你的書会更“富於教訓”了。……

重要的是你首先要再帶一本厚書在公眾面前登台，最好是無傷害的东西，即歷史。德意志平庸和渺小的文人深知每年沒有兩三次帶廢物在公眾之前出現，自己便毀滅了。他們的強韌性使他們行得通；他們的書虽很少吸引力，或只有普通的吸引力，然書商們終於相信他們必定是大人物，因為他們在每一出版書籍目錄中總要出現幾次。而且你已長久不在德意志的書籍市場上露面，書商們後來更是胆怯，遂造成一個禁圈，現在打破它，也是絕對必要的。你一旦有富於教訓的、博學的、基本的、同時又是有趣的書籍一兩冊出版，那已經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書買們如只肯出低廉的代價，你便可以不理睬他們。

此外，你只能在倫敦寫這種歷史，關於社會主義者和批評却到處可以寫。在蝦蟆們做出任何種無聊的东西之前，在我們再登世界舞台之前，你現在還能利用這種機會來著作，也是好事。

① 德文和任何外文中並無 Sybille 一字，當是 Sibylle，故譯作聖女巫。——譯者

② 法國貨幣名，一金路易等於二十法郎。——譯者



“紐約快郵”明天當寄還。——

我曾說過，要在一切可能的最初機會中抓住勒文達爾。對他如落了空，那如皮[拍]信中所說的，厄布涅的來源就枯竭了。此外，向勒文達爾交涉，比較他人，以後總會有更多的結果，因為中間有了厄布涅，厄布涅在法蘭克福是騎在他的頭上的。厄布涅每日能親自遇着勒[文達爾]，如達不到目的，那和其他不在法蘭克福的人接洽，更成問題。你當寫信給厄布涅，予以廣大的全權，可以馬上訂約；事情遷延愈久，便愈使勒[文達爾]討厭，並且還有一八五二年的政治恐怖夾在裏面。巴黎如果爆發一種最小的動亂的序幕，對書商的一切希望都要受打擊，在訂約之前，聯邦會議如制定出版法，那你的事也完了。你必須拋磚引玉，或者——對於不很愜意的事情，只好忍耐些。

我愈加考慮此項著作，便覺得從歷史開始，更切實些。這一次必得帶一點商人的氣味！

我對蒲魯東的書所作的評註，太不重要，不足為大創作的開端。這又會和“批評的批評”一樣，我希望出一個小冊子，只寫了幾印張，你擴充成一種結實的大作，做了二十印張，使我那一點點表現出一種滑稽相了。你倘若再這樣長篇大論地做，我那值不得提及的部分是會在你的重砲之前被消滅的。不然的話，我並不反對此舉；不過你對勒文達爾交涉的事件重要並迫切得多。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 Culpeper, 原信作 Colepepper.

一三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茲附上：一、克盧斯致華爾夫的信（來自華盛頓）的摘要；二、皮拍從布魯塞爾發來的信。

關於第一項，天狼星忘記將你並非不發生興趣的兩件事擇要報告出來。第一：“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是用德文在“紐約晚報”上登出的，轉載於各報，並引起好評。克盧斯沒有說明這是否根據“論壇”翻譯出來的。我因此直接寫信去問德納了。第二：威斯君——金開爾的主要工具——已經公開宣佈他在“經濟學上”同意我們的見解。你看這些狗是怎樣在行動啊。

講到塔普曼<sup>①</sup>君，他既沒有提及我們從曼徹斯特發出的信，也沒有提及以後的一封信，此信是由我妻寫好，由這裏寄去的。

至於科倫人們的事件，這是卑鄙的亡命豬仔的方式，他們把長嘴插在整個新聞的魔窟中，用謹守沉默的陰謀來反對這件事，只要無損於他們自己的重要性就是了。現在必須有反對的行動和它對抗。今天我已發了一些信往巴黎，攻擊普魯士的司法，以便送登該處的報紙。天狼星擔任對美國和瑞士寫文章。你現在必須替我寫一篇英文論文，連同一封致“泰晤士報”主筆的私人信，寄去試試看。此報正企圖重新提高它的名望，如果把它當作對大陸唯一有勢力的報紙看待——而且又是仇視普魯士的——的確會自鳴得意，它倘若登載這種論文，人們便可影響德意志。普魯士司法制度一般的狀況是應當暴露出來的。

<sup>①</sup> 指威廉·皮拍。——譯者

这种企圖並沒有害处，如不成功，那你就从曼徹斯特直接寫稿給“太陽報”罢。它如比“泰晤士”先行登出，後者决不会再登的。——

所有英格蘭的城市幾乎都有祝辞送給鄂康諾，並在“北方明星”和“雷諾報”上公佈出來，在這兩張報上韓德被斥為“不名譽”，而哥本哈根戰場的情景更大受指摘，這些你大概難得知道。此外，倫敦全体憲章派支部有一個會議，出席的韓德挨了非常多的臭罵。執行委員會快要改組，他是會断然被排斥的。他是偉大的魯格的同盟者，在這失望的當兒，公然宣佈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瓊斯利用我的書信，對噶蘇士加以無情的攻擊：“我告訴他，歐洲的革命就是勞動對抗資本的十字軍，我告訴他，此等革命不能被压制，下降到像馬札兒人那樣黑暗的半野蛮人的知識和社会水準，這種人仍然停滯在十六世紀的半文明中，却妄想担負德意志和法蘭西的大開化工作，並妄想从易受欺騙的英格蘭獲得一種詐取而來的喝采。”

你看金開爾依照法國臨時政府的例子，將在這裏完全簡單地組織起來。我們一經知道衛登麥爾是“晚報”的主筆，我以為你如先用小品文体報告卡尔·史納白爾的片断事蹟——我以如飢如渴的心情，期待他最初的自白——那是很好的。（參看皮拍信後的續筆。）

附帶地說！我會馬上忘記那污穢史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斯蒂漢、希爾士、龔柏爾等，一句話，从德國來的工人們，已經表示要來訪問。我將於今天予以招待。他們與沙配爾和威里系已發生重大的爭議。斯蒂漢在工人協會告發狄茨是特務，雖有些人叫囂，斥他為馬克思的代理人，然促成了設置一個委員會，不過還是狄茨、沙配爾和威里系的朋友們與擁護者扮主要角色。我因這些落後手藝工人，的確將在糟糕的裁縫和浮浪者的會合所中引起新的危機。

同時告訴你：三鎊已收到了。



敬禮。

你的卡·馬·

### 一三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日

“法蘭西的代表們，安安靜靜地討論吧！”然而除了在芳森狙擊大隊所守護的奧舍兵營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供這些先生們更安靜地從事討論啊！

法蘭西的歷史已進入最完善的滑稽劇階段。全世界一個最不重要的人，與心懷不滿的兵士互不侵犯之下，沒有遇着任何抵抗——就一直到現在為止的情形下判斷——竟實現了霧月十八日的拙劣模倣戲<sup>①</sup>，人們還能想到比這更為滑稽有趣的事件嗎？一切老驢子的被捕是怎樣的巧妙！全法國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爾、律師公會的最老練的律師杜鵬君，都落入本世紀最著名的蠢物替他們安排的陷阱中，他們被捕的容易恰和卡維涅克君固執的共和道德一樣，並且也恰和吹牛家香加涅一樣！為着完成這幅畫面，特設一個尾巴議會，而以鄂狄郎·巴洛為“勒味·馮·卡爾柏”，這個鄂狄郎眼見這樣毀憲亂法，要求把他自己逮捕起來，但人們並沒有達到將他拖往芳森的目的！這整個事件是特別替紅色華爾夫創造的；從現在起，只有他可以著法國史了。世界上有那一種政變比這次具有更愚蠢的宣言呢？可笑的拿破崙式的一套裝置、加冕和奧斯特里齊的紀念日、對執政官憲法的煽動，如此等等——這樣的事能夠成功，雖只有一天，也會使我們法蘭西的紳士們真正墮落到無比的孩

<sup>①</sup> 拿破崙·波拿巴於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共和曆霧月十八日）舉行政變，實行軍事獨裁。他的侄兒路易·拿破崙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也舉行政變，解散國會。所以這裏說拙劣的模倣戲，意即指路易·拿破崙模倣他的叔父，但是是拙劣的模倣。——譯者

子般的水準上。

秩序党偉大的代言人的被捕非常美妙，小梯也尔和勇敢的香加涅的被捕令人称快。在第十區開会有柏耶君在場的尾巴議會，是一种奇觀，他當時向窗外大呼：“共和國萬歲！”直至全体被捕，禁錮於兵营的一个院子中，和兵士們雜居着。於是愚蠢的拿破崙馬上收拾行李，遷往推勒里宮。人們就是苦思一整年，也不能發明一种比这更优美的滑稽劇的。

到了晚上，当愚蠢的拿破崙終於躺在久已渴想的推勒里宮的御榻上時，这笨伯必定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执政政府沒有第一任执政官！一般來說沒有比近三年來更大的內政困难，沒有非常的財政難關——甚至在他自己的荷包裏——在边疆沒有任何聯盟，不要越过聖·伯尔拿，無須獲得馬倫哥的勝利！的確使人陷於絕望的境地。現在甚至不復有一个國民議會來破坏这个被誤解的人的偉大計劃；不，因为这驢子現在至少是和那个老的<sup>①</sup>在霧月十八日晚上一样自由、不受拘束、絕對專制，竟因完全自由自在，以致不能不將自己的蠢相暴露於各方面之前。这是無抵抗中一种可怕的情景呀！

但是人民，人民！——人民對於这一团乱糟糟毫不在意，和小孩一样喜欢他的欽定的选举权，也許將和小孩一样使用这种选举权。当下星期日此等可笑的选举出現時，能从牠們得到什麼啊！沒有報紙，沒有集会，有的是戒嚴状态，再加上一道在兩星期之內选出一种代表的命令。

然这一团乱糟糟会变成什麼样子呢？“我們如从世界史的觀點來看”，便顯出一个宣講的好題目。例如羅馬帝政時代的近衛兵团是以一个完全軍事組織的廣大國家、一个人口稀少的意大利和沒

<sup>①</sup> 指拿破崙·波拿巴。——譯者

有現代無產階級為前提的，如在國土集中、人口密佈、工業無產階級數量甚多的國家像法蘭西，這種近衛兵團是否可能，必定要表現出來的。或者：路易·拿破崙沒有自己的政黨；他曾踐踏過奧爾良派和正統派，現在必須向左轉了。向左轉就是指一種大赦，大赦就是要發生一種衝突，如此之類。或者：普選權是路易·拿破崙權力的基礎，他不能加以攻擊，然普選權現在和一個路易·拿破崙是不相容了。其他類似的推論題目還可有聲有色地發揮出來。但就我們昨天所看到的講，絲毫不能依靠人民，而且老黑格爾的確像是從墳墓裏顯現為世界精神，指導歷史，並以最大的真誠，令一切都再一次重現出來，第一次是大悲劇，第二次是可憐的滑稽劇，是科息第厄代替了丹敦，路易·勃朗代替了羅伯斯庇爾，巴退爾米代替了聖·查斯特，佛洛孔代替了噶爾諾，而怪物<sup>①</sup>連同最初最好的一打負債的尉官代替矮小的伍長<sup>②</sup>及其圓桌的大將們。這樣我們已經達到霧月十八日了。

巴黎人民的行為是孩子般愚蠢的。這和我們不相干；大總統和議會是否互相殘殺，我們也不管這筆賬！但軍隊居然擔任給法蘭西一個政府，而且是這樣的一個政府，這就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這種暴徒會覺得奇怪：“自一八〇四年以來第一次”要行使的選舉權，竟是这样一種普遍的、“自由的”選舉權！

那種顯然使人類討厭的世界精神將導演這種滑稽劇至多久，我們是否在一年之內眼見執政政府、帝國、復辟等等相繼出現，拿破崙朝在法蘭西支持不下之前，是否也必須首先在巴黎的街道上被擊破，這只有魔鬼才知道。但我覺得事情似乎有一種顯然瘋狂的轉變，蝦蟆們<sup>③</sup>似乎要受一種非常的屈辱。

① 指路易·拿破崙。——譯者

② 矮小的伍長是拿破崙·波拿巴的綽號。——譯者

③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法國資產階級取的綽號。——譯者



又假定路易·拿破崙能够暫時穩定，即使法國人已經陷入尽可能的深淵中，像这样愚蠢的东西也不能够持久。那又怎样？赤派絕少希望，这是頗为明顯的，勃郎君和賴得律-[罗蘭]昨天中午如果捆好了行李，那今天只好再打開來。因为人民雷霆般的声音还没有召喚他們回去。

这事件使這裏和利物浦的商業突然停滯下來，不过利物浦今天已經从新在投机了。法蘭西的公債僅下降百分之二。

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在英國報紙上替科倫的人們伸雪，这种企圖自然只好等待一下。

關於“論壇”確切登出的論文，請寫封英文信給它的主筆，德納也許不在，然一封事務上的信一定会有回信的。告訴他，他必須趁下次回航的輪船，寫封信明白說出怎样处理所寄的稿件，如已被採用，請同時將登載的“論壇”寄來，因为這裏沒有留下底稿，在这样長久的間斷之後，我們如沒有已經送出的論文再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不能繼續寫連載論文的以下幾篇。

法國的消息對於歐洲亡命暴徒的影响必定是有趣的。我希望能看到這一點。

等待你的消息。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日。

一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因为被巴黎这些悲喜剧弄昏了头，讓你老等着回信。我不能

像威里系一樣說：奇怪，巴黎方面沒有給我們報告！也不能像沙配爾一樣，老是在瑟特泥處帶着啤酒瓶，發表意見。沙配爾為着拯救祖國，在警惕的口實之下，帶幾個衛兵，在瑟特泥處歇過兩晚。這些先生們和勒味·馮·卡爾柏及其同夥一樣，已經捆好了箱子，但謹慎是勇敢的較好的部分；他們要到事情“確定了”的時候，才決心大踏步前進。

你已經看過路易·勃朗的懺悔歌嗎？俱樂部會員伯納特否認對這種訴苦會共同簽名，特於翌日提出抗議。

附上萊恩哈特從巴黎寄來的一封信和我在曼徹斯特時對你所說的“Pötte”<sup>①</sup>。

皮拍又來這裏了，歡天喜地地。他退出洛特細爾德家，但繼續在那裏教德文。女主人已經通告要辭去他的長久的家庭教師職位。他對於我的蒲魯東一事，從他的最後一次信起，即沒有進行過，也沒有聽到或看到什麼。我覺得他把翻譯當作他的製作品，這是不[對]的。

關於時局，我現在應當對你說什麼呢？無產階級愛惜自己的力量，這一點是明白的。波拿巴暫時是勝利了，因為他在一夜之間，將記名投票權轉變為無記名的投票權了。不管阿爾谷<sup>(1)</sup>事後的聲明怎樣，他將從銀行盜去的百萬鎊收買了軍隊。如果選舉對他不利的話，政變還會再度成功嗎？大多數人大體會參加選舉嗎？奧爾良派已向法蘭西出發。當一個戲劇的主角是流氓茨基(Crapulinski)<sup>②</sup>時，那就難於、甚至不可能預測了。無論如何，我以為經此政變，局勢不是惡化而是改善了。波拿巴比起國民議會及其將軍們是容易

① 這又是馬克思的隱語。“Pötte”為“Pott”的多數。這裏大約又和沙配爾有關，參看第四八信及第一三〇信譯註。——譯者

② 原為海涅“兩騎士”這一長詩中的主人翁。Crapulin 係由法文Crapule 變來，意為流氓、無賴，Ski 則為波蘭人姓氏常用的字尾。此處馬克思是借用作路易·拿破崙的綽號。——譯者

对付的。而國民議會的專政本來就在眼前。

泰霍夫及其同夥把法蘭西的軍隊簡單看做民主主义的三位一体——自由、平等、博爱——的使徒，他們是大大地失望了。這些可憐的傢伙！馬志尼和賴得律—[羅蘭]先生們現在盡可以安安靜靜地睡覺。大慘劇是亡命者的沒落。這種亡命者在革命中沒有價值，已經表現出來了。這些先生們特別決定中止世界史的發展，一直到噶蘇士回去為止。附帶地說！替後者作小額募捐，在倫敦恰恰獲得一百辨士。

敬禮。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我沒有將皮拍寫給我的一封法文信寄上嗎？倘若在你那裏，請回信寄還。

(1) d'Argout 原信作 d'Algout。

### 一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大人物們在這多事的危機中幹些什麼？有人說，路易·勃郎在法國被捕，可惜不是事實，我們是認識這矮小的紳士的。此外，自巴黎叛亂以來，一無成就，第一次風暴已經過去，真令人歡喜。人們在這樣的機會中總有幾分為舊有的政治熱病所侵襲，而且即在這樣一種歷史結束的時候，總會發生幾分興趣，但竟如此麻木不仁。當這次大政變爆發時，我正在研究人種，現在至少又可以繼續進行了。

不管這一切怎樣，這裏或利物浦並沒有恢復信任，只有彼得·厄門精神煥發，並信仰拿破崙，正像在四天前的沮喪和失望。這裏的資產者大都是聰明的，不會相信拿破崙這種滑稽劇有怎樣長久



的局面。但从这一切廢料中將变出什麼來？拿破崙会当选，这沒有問題，資產階級沒有选择的餘地，誰來証明投票紙的真偽呢？帮助这个冒險者的加法上的錯誤具有極大的誘惑性，而法蘭西各有產階級的卑鄙齷齪、对最小成就的屈服順从、对不論何种权力的阿諛奉承，这一次的表現比从前更为淋漓尽致。可是这驢子將怎样統治呢？他所得的票數顯然要比一八四八年少些，也許總計为三百万至三百五十万；这在信用上已經是一种危險的失敗。任何財政上和租稅上的改革都不可能，一、因資金不足，二、因一个軍事独裁者只有在勝利的对外戰爭中、或在以战养战的地方才能施行这种改革，在和平時不僅每种剩餘的錢、而且还有更多的錢必定落入軍隊的錢袋中，三、因为拿破崙太笨拙了。那他還有什麼办法呢？戰爭嗎？对誰？大概是对英國罷？或者單純的軍事專制主义？但这在和平時必然引起新的軍事革命，必定引起國民議会的各党派加入軍隊中。这不是出路，这种滑稽剧必定从內部崩潰。到那時才發生一种商業危机！

路易·拿破崙怀有某种“大志”，这我一刻也不怀疑。但这是何等無聊的东西，我倒渴想知道。拿破崙思想的發展將取一飛冲天的姿态，然遇着極平常的障碍，就会墜下的。

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現比較明白的，是赤派已經退休了，完全退休了。現在如要加以原諒，說他們為什麼不在羣众中抵抗，那是沒有意思的。法國是否有这样的萎縮現象，致使赤派非有多年的休养，不能造成一种新的四八年<sup>①</sup>，這一點在以後幾个月中会明白表現的。但在另一方面，这种休养从哪裏來的呢？

我看陷在这种污泥中，只有兩条出路：

不是秩序党的各派(表現在軍隊中)現在站在“無政府主义者”

---

<sup>①</sup> 指一八四八年革命。——譯者

的地位，這就是說，弄得如此無政府狀態，以致赤派和賴得律〔-羅蘭〕終於以救主的姿態出現，和現今的路易·拿破崙一樣；就是路易·拿破崙廢除酒稅，並被誘從事於某些資產階級的改革——但從何處獲得金錢和權力，頗難說定。他在這個未必會有的情況下，是可以站住的。

你以為怎樣？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日於曼徹斯特。

一三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還萊〔恩哈〕特的信，又皮〔拍〕的信曾因科倫事件暫時保留着，現一併寄還。

各報渲染的七百浪人遠征巴黎一節，似乎沒有這回事，即就“每日新聞”所載矮子路易·勃郎現今重新表現的痛苦呻吟看，雖據稱不在倫敦，暫時也還安全。拿最初的悲嘆和今天的對照，還是神聖的。“法蘭西的人民——高貴的矜誇——不屈服的勇氣——永遠愛好自由——尊重不幸者的勇氣”——這小傢伙因這一切半向右轉，並宣傳人民和資產階級的互相信任及團結。試參看蒲魯東的“向資產階級呼籲”第二頁。而且是這種爭論呀！當暴動者被擊敗時，那是由於他們並非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打不敗的；當真正的人民沒有參戰時，那是由於他們不願意替國民議會打仗；真正的人民一經勝利，倘若變成獨裁者，這當然要加以抗議，但在驚慌中他們不可能想到這一點，而且人民常是受人們欺騙的！

這就是民主主義者平常的舊邏輯，每當革命黨失敗時，即有

廣大的傳播。據我的意見，情形如下，無產階級這一次沒有大量參戰，是由於它完全了解自己的鬆弛和無力，帶着宿命論的忍受性，長久服從共和國、帝國、復辟和新革命的循環往復，直至在最嚴格的秩序支配之下，再挨幾年苦，來收集新的力量。我並不是說一定會這樣發展下去，不過在星期二、星期三、無記名投票恢復後以及星期五資產階級相繼退却後，我以為這是支配巴黎人民的本能上的基本見解。如果說這樣便使人民沒有站起來的機會，那是無聊的。無產階級如願意等待，直到由政府提出這個階級自身的問題來，直到一種衝突出現，比一八四八年六月的鬥爭還要尖銳、堅決，那它是可以長久等待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問題頗為明白提出的最後時機，是在一八五〇年的選舉法時，那時人民情願不作決鬥。這一點以及不斷地提示一八五二年已經是一種軟弱的証據，除商業危機的場合外，要確定對一八五二年相當惡劣的徵兆對我們是足夠了。自普選權取消以後，無產階級被排出公共舞台以後，期望官方的各政黨能提出適合於無產階級的問題，這要求不免過高。二月的問題又是怎樣呢？當時的人民恰和現在一樣，是被置諸度外的。當革命政黨在一種革命發展中開始放過決定性的轉變點，一言不發時，或者當它干預時事而得不到勝利時，可相當可靠地把它看作一時毀滅了，這是無容否認的。熱月和一八三〇年以後的暴動就是証據，而現在那些先生們大聲說道，真正的人民是在等待機會，然他們自己有逐漸和一七九五至一七九九年無力的雅各賓黨人以及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九年的共和派人陷入同一覆轍的危險，並且會大受世人的恥笑。

恢復無記名投票及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最後也及於許多無產者（見於一切報告）這一影響，對於巴黎人的勇氣和見識投下一道奇異的光綫，這也是無容否認的。許多人顯然未曾想到，路易·拿破崙提出這個問題是何等愚蠢，而正確登記投票從何處得



到保証呢？但大多數人必定看破这种欺騙，以为不管曾經怎样胡說八道，現在總是对的，他們僅因此取得一种不作战的口实。

根据萊[恩哈]特的來信，和每天新暴露的兵士不名譽的行为及其对各街道任何平民——工人或資產者，赤派或波拿巴派都是一样——所加的特別暴行，还有最偏僻的、本來無人想要抵抗的地方成堆暴動的消息以及昨天“每日新聞”所載法國前代表和商人的一封信，那种向人民的呼籲似乎確是波拿巴願意採取的一种不愉快的轉变。巴黎資產階級羣众對於这种新政体和欽定的流竄法，好像不大合口味。軍事的恐怖主义發展得太快，而且太無恥。法蘭西三分之二被籠罩在戒嚴状态之下。依照这一切情形，我相信資產階級羣众絕不会参加投票，全部选举滑稽劇不会有什麼好結果，因为在路易·拿破崙的反对派成羣投票的有問題的一切地方，憲兵会開始和选举人鬥爭，甚至認全部选举手續为無效。於是路易·拿破崙便宣佈法蘭西陷於癡狂状态中，只有軍隊是社会的唯一救主，而这齷齪事件是彰明較著的，路易·拿破崙却盤据其中。恰在这选举事件中，倘若竟期待还有一种認真的抵抗去对付一个穩固的政府，那事情可能是很不愉快的。——

这傢伙在官吏和兵士中的確有一百万票。國內有五十万波拿巴派，也許还要多些。又有五十万胆小的市民投他的票，恐怕还不止这些。另有五十万愚昧的農民，一百万加法上的錯誤——这已經是一百五十万了，当老拿破崙時，帝國包括整个萊茵河左岸和比利時，確有三千二百万居民，然他的选举票並不多於此數。路易·拿破崙目前對於這一點為什麼要感觉不滿足呢？即使有百把万票反对他，但資產者一定馬上投到他这一方面來。他或許得不到二百五十万票，法蘭西官吏的忠誠虽大可期待，但他或不能使加法上的錯誤達到一百万。这和他在此時期中不得不施行的策略，確實大有關係。此外，在投票開始之前，誰能阻止官吏們不將整百

的贊成票投入票箱中？不再有報刊了——沒有人能監督了。

無論如何，公債又下降，這不利於流氓茨基，而現在必須承認英國為自由的國家，則不利於路易·勃郎。

在幾個月之內，赤派必定又得到一種機會，能夠一顯身手，也許即在投票的時候；那時如再要等待，那我便對他們絕望了，那時在最漂亮的商業危機中，除他們確認在幾年之中可排去的嚴重的打擊外，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如果忘却作戰，那些無賴還有什麼可做？

皮拍又來倫敦了嗎？我曾委託他在法蘭克福辦理書籍的事，不知道他是否還在布來頓？

你現在對勒文達爾遭遇了困難，這是最壞的事。最好是契約已經簽訂了。

利物浦的市場平靜，物價和昨天一樣；曼徹斯特的市場穩定。有些過剩的貨物正運往近東地方。德意志的買主們仍舊站在市場之外。

你的弗·恩·

一三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天中午接到衛登麥爾的信，特附上。就某種程度內說，消息完全很好，海村的報已完蛋了，衛[登麥爾]現已準備出一種周刊。要求在星期五晚以前寄一篇論文給他，這未免太過分了——特別是在現今的狀況之下。然那裏的人們現正渴望知道關於法國事件的評論和關鍵，如對局勢能說得輝煌一點，那在第一期中便可以使事業獲得成功。但這恰恰是一個難關，和平常一樣，又要把重担請你背，至於我也可以寫，但無論如何總不是寫流氓茨基政變。你

的確可以对此替他寫成一篇富於辞令、留有退步的劃時代的文章。我寫什麼，还不知道，總要試寫一點。我不能將史納白尔的作品寄去，第一，第一章不生動，第二，自歷史開始寫作喜劇性的小說以來，把它完全中止了——這是一種頗為危險的競爭。同時我將再把一些喜劇的場面插入計劃中，然後再動手做去——因這完全不適合於美國方面，而且衛[登麥尔]願意要的文字，是要有我們的名字的。時機迫切，請回信告訴我你打算怎樣辦；星期六的輪船不能於新年前達到紐約，真不大好，尤其不好的是所給予我們的時間竟如此短促。

衛[登麥尔]在不能在那裏正確地寫出名字之前，對於美國的事件不當插手。真遺憾，他竟沒有時間指導自己，並學點英文。“廢除黑奴制論者”是海村很好的趨附對象。至於韋尔特，我明天或後天會在這裏見着他，那時將看看他能夠做什麼。下星期，也許就在星期六晚上，我來倫敦，可以共同討論以後的事；現在的問題只是怎樣替第一期寫稿，此事不能等待，請回信說明你的打算。

就衛登[麥尔]這封信推測，他在營業方面，似乎確有點“不成熟”，我將予以必要的暗示。他對他的讀者羣還絲毫沒有認識。

天狼星也可以馬上發動自己，看能替第一期做點什麼。衛[登麥尔]在材料上會很感困難。

你對於昨天市價一〇一法郎五〇生丁的法蘭西公債——超過票面百分之一·五〇——有何意見？這保證對路易·拿破崙投票的數量，比一切收買的報紙的謊言要好些。南方和中央區農民的暴行也幫助了他。其中一部分的確是對的，對於這個野蛮人種絕不能有其他的期望。這些人絲毫不注意政府等等，他們的第一種行動是破壞收稅官吏和公証人的家宅，並強姦婦女，當捕獲男子時，即予撲殺。這件事的本身在基本上並不重要，而且是那些紳士們罪有應得的，但它把一切受損失的人都驅到拿破崙的下面來了。在



事实上，國內野蛮人的侵襲一經發生，便要變成一種賞心悅目的戲劇，而且對某些人是有好處的，即對那些在他們的政府之下也發生着類似的愉快事件的人是有好處的。公債的上漲現在的確不再由於政府的操縱，而是大金融家對路易·拿破崙一種信任的表現，因為他們對於忠實的“憲政”用如此生動的色彩描寫的剝皮抽筋的命運，懷有恐怖。

關於衛[登麥爾]的事，請馬上來信。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夫人燕妮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夫人：

您的兩封信都收到了，我得立刻作覆，他的每篇論文自然是分別寄出的，否則沒有一篇達到船上了。信件到星期五晚五六點鐘必定遞到倫敦的郵局中。我將看看自己能作點什麼——許久以來，祖國已使我非常厭倦，以致對它更一無所知。無論如何，我要寄出一點東西。英文的宣言以及這裏還存有的“紐約快郵”，我將帶着走。請告訴馬克思，不要忘記寫信給衛登[麥爾]，以便馬上從德納處取得“論壇”有關各號，把它寄來，使我能繼續工作。

我幾時能夠動身，還不能確定，也許要到星期六早晨。但至遲是星期六晚六點鐘，或早晨十一點可能已經達到。面談了，竭誠問候您和您的全家。

您的弗·恩格斯

星期四晚上。

一八五二年

一三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希望你此時已完全恢復了健康，同樣希望你的夫人不再因這使你深深陷入憂鬱中達兩天之久的政變抱怨我。無論如何，請代我向她和你的孩子們問候。

我將替衛登麥爾做好一篇文章，趁星期五的輪船寄去，又希望接到你為“論壇”寫的任何現實性的文字，以便馬上譯好。對這報的確沒有盡力幹過。巴甫在各大欄中橫行闊步，那種英文真令人作嘔——否則這報也有些好的質素，並不涉及我們的路綫。你如能於星期四——甚至趁第二次郵遞也可以——將作品弄好給我，譯文可趕上星期六的輪船，即乘星期五到達倫敦的第二次郵遞寄回。關於德意志的論文，下星期將動手，並當迅速完成。

奧地利人模仿路易·拿破崙，並且馬上也要廢除他們的憲法，這種淺薄的行為是很惡劣的。普魯士現將惹起壯麗的爭吵——它為奧地利所背棄，並被出賣，即使不廢除憲法，也很容易為一種俄、奧、法的同盟所破壞，這一切都沒有疑問。

一八五一年，英國紡織業每星期消耗三萬二千包棉花，而一八五〇年只消耗二萬九千包。全部剩餘——甚至更多的剩餘——送往東印度和中國；對這兩個市場的輸送和國內商業，現在幾乎單獨滋養着曼徹斯特，因為對大陸方面的輸出是很少的。這却不能再長久支持下去。這裏的事情已達到極端的地步，例如明明看到一

种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只因期待一种更大的消费，棉價竟要十足地上漲，这种趋势已有充分的徵兆。

今天接到韋尔特由布拉德福德寄來的幾行字——因粗漢呂得斯曾寫信給他，特告訴我一声。这隻老驢子是否参加了該处的陰謀，並達到怎样的程度，你如能告知一二，当然高兴，也許還有點用处。這裏別無新聞，我們的營業清淡，煙霧瀰漫。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一月六日。

一四〇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八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您怎能以为，我會因小飲而抱怨您呢？遺憾的是，在您臨走之前，我沒有再看見您，否則您自己一定確信，我只是对我的夫君稍有不悅之色。此外，像这样特殊的場面常有完全裨益健康的效果；不过馬克思爸爸这一次和大主教之姪在他的夜的哲学漫遊中，必定大受風寒，因为大病了一場，至今还靜靜地躺着。今天也許稍能起床，替美國方面寫點文章。可是我相信他還沒有恢復健康，達到自己所想像的程度。曾有三夜發譫語，情形很不好。他請求您轉達韋尔特，說他对他很生气，因从巴黎轉來萊恩哈特的信，只附帶寫了兩句話，他是“新萊茵”的老編輯，尤其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应將手中的任何种貨色送點到美國去。關於粗漢，馬克思爸爸現在一字一句地來作下列的說明：

“時常爛醉如泥，並以媚态事奉妇人相誇耀，以为因此受到了酒排間女招待的脚踢；一開始就最喧嘩地在大街小巷、小酒店、公共汽車、半辨士輪船上激怒英國的公众，然後参加金開尔和魯格間



的大爭論；拖着每個德國人的耳朵往克刺勃倫旅館，是亡命者俱樂部最裝腔作勢的叫囂者之一，也要向‘新萊茵報’非國教的小禮拜堂，發洩<sup>①</sup>他的野蛮的憤怒；他如要求韋爾特的保護，韋尔特當予以答覆，他可以企圖在金開爾設置的七個部中找一個位置，對於這個團結的大革命黨有了大功勞，對於金開爾兩個宮廷著作家邁恩和奧本海姆又有影響，自不難如願相償。總之，當無賴們之一現在趨向韋尔特時，他當使他們注意，他自己也屬於‘新萊茵報’‘不可救藥的特殊小宗派’，如邁恩在寫往美國的信中所說的。”以上是我的高貴的病人破碎的譴責。

昨天收到克盧斯由華盛頓寄來的一封信，重新表現出金開爾無止境的卑鄙。可惜這裏不能附寄，因為佛萊利格拉昨天拿走了。我們明天當寄上。請擇要告訴韋尔特。

關於金開爾諂媚此地一些民主主義的無核葡萄乾零售商人的事情，佛萊利格拉提起一段新的佳話，特轉告您。佛萊利格拉向這裏一個盲目的民主主義的德國商人請求一個職位。將自己以前經商的經歷報告他，於是這斜眼的賣乾酪的小商人便告訴他說：“我很榮幸，和金開爾教授有點聯繫；曾聽過他的一次演講，這位教授先生旋來訪問，並立即提議，願在晚間教我讀最傑出的德國詩，不收費用。我對於這種非常的提議自然是婉辭了，因為像金[開爾]教授先生這樣一個人如此來服務，我實在無法酬謝。加以這位先生住得遠，還要花費公共汽車的車錢。教授先生不管這一點，竟來教我讀德國詩人的詩。——佛萊利格拉先生，除其他事件外，也談到您的一些瑣事——同時告訴我，您本來是商人，而且已經做過事情等等。教授夫人也來訪我，並自願對我演奏、唱歌。”——教授夫人倘若不是和一個盲目的藝術鑑賞家周旋，的確也會同意去跳舞，並裝

<sup>①</sup> 原文作 *ausfatzend*，為德文辭典所無，不知何意，從上下文文意來看，似為“發洩”之意，故暫如此譯。——譯者

作雕像的姿勢。

德意志共和國的未來總統為着追逐這裏一些零售商人，特宣讀自己神聖的詩，有時晚上並得大嚼一頓，他比起法蘭西的流氓茨基來，幾乎還要偉大些。

您從前的上司威里系將軍受了低級亡命者重大的打擊，因為他們不能懂得低級和高級亡命者間的差別，並不贊成那種有利於大人物的巨額革命資金的管理方法——您聽到這件事，也許會感到興趣。從克盧斯的信中還看出金開爾曾利用威里系的欺騙和施蘭姆的信，向美國證明他們和科倫的聯絡。馬上就是揭穿真相的時候了。金開爾似乎也在美國宣傳：馬克思的黨為着不做道德英雄，不惜懸出罪惡的賞格。穆芝讓我熱烈地問候弗利德里赫。女孩子們已經上學。您也許記得皮拍曾送過這孩子一個漂亮的旅行袋。昨天竟威嚇着，要再拿回去，買點別的東西來代替。孩子今天早晨將袋藏起來，剛才說：“摩爾<sup>①</sup>，我現在已將它藏好了，皮拍如果要，我便說已經送給一個窮人了。”這無賴漢！

再會！

竭誠問候。

燕妮·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初(1)。

(1) 日期是恩格斯後加的。

一四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夫人燕妮 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夫人：

倘若不是因一批事故完全阻礙了我——特別是我的妹夫來

<sup>①</sup> 指馬克思，“摩爾”是馬克思的綽號，來源詳見李卜克內西寫的“回憶馬克思”一文。——譯者

此，我得陪他玩一个星期，这在曼徹斯特的確不是件小事——那對於您的令人愉快的信早就回答了。当那个时候，自然談不到工作，現在我才能開始想到寫點什麼东西，打發星期五開出的輪船。無論如何，今天或明晚將替“論壇”寫成一篇論文，使衛登麥尔爸爸也不致毫無所得。同時我沒有得到他一點消息——希望您處今天接到他將新年展望報告我們的信，因为昨天輪船帶來的信件恰恰至一月一日为止。

希望家主<sup>①</sup>同時从他的受罰和受苦的病床上起來，但願他在圖書館不要完全忘記了“論壇”。關於可敬的呂得斯的消息馬上會告知韋尔特，高貴的金開尔的必要事件也是一样。

偉大的威里系所受的种种打擊，很令我們快意，而且這對他開闢了一種光輝的展望，有時常重演的可能。当大战士賴以藏身的不可侵犯和不可戰勝的魔術一經因重大的打擊而破滅時，每個亡命無賴、直至康拉德为止，非对这貴人重作这种实验，並施行報復，替自己伸冤，是不会停止的。这个偉人具有不幸的勇气，聊以自慰的也許就在打擊他的全是“有主义的人物”。他的確受到打擊，但這到底是“有原則的打擊”呀。

克盧斯的信附还。这个人是一个無價的代表。当威里系狡猾的陰謀暴露時，會引起一種歡樂的驚呼。那些紳士們再也不敢寫信，恐怕落到我們的手中來。金開尔聲言曾向倫敦寫信，要和我們聯絡，這是何等無恥的偽善！这种事实只是証明，他對我們的關係，在美國時常和很不愉快地受到質問，而我們在那裏的民主主义暴民中也有一批莫名其妙的信徒對我們發誓，恰和其他人等莫名其妙地对金開尔、海村或赫刻發誓一样；这就是大·大、威尔黑密等一類的信徒，他們只企圖和我們作一種短促的結合，藉以說明關

<sup>①</sup> 指馬克思。——譯者



於我們和自己的好轉，然後再回到他們所屬的狐羣狗黨中去。

路易·拿破崙日益有趣了。在那些大手段還沒有一種能夠撲滅貧窮之類的當兒，这个小傢伙竟運用僅能暫時鞏固他自己權威的手段，去煽動世界上的全体庸俗人。非法文的報紙沒有敢再替他出面的，即“太陽”和“科倫”也緘口結舌，只有“寰球”〔1〕的無賴通訊者每日還將他的卑鄙作品散佈在受到許可的角落裏。而且路易·拿破崙已經使全世界發生懷疑，以為整個歐洲現有戰爭的回響，並作戰爭的叫囂，就是愛好和平的“每日新聞”不管願意與否，也必須同意國防的呼聲。自十二月二日以來，這傢伙除掉他的性質最顯著的一面賭徒外，逐漸開始發展第二面，即瘋狂的王位僭奪者，他以運命註定的救世主自居，並深信自己的星宿高照。當時機來到，上帝即送出這個姪兒，使他从魔鬼的奴役中和社会主义的地獄裏把全世界拯救出來。幸而議會馬上集會，這在政治的欺騙中總有一點變動的。

問候馬克思和孩子們。

您的弗·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四日，曼徹斯特。

〔1〕 英國的大報，當時為帕爾麥斯頓的機關報。

一四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日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昨天才起床，今天才開始執筆。

我既不能出門，又不能按照自己的計劃往察普曼處，皮拍總是挾着最初十分鐘的熱忱，自願拿着期票去貼現。第二天晚上將錢

拿給我，於是說，他要將期票寄給你，以便在曼徹斯特貼現。我当着妻的面告訴他，我知道你辦不到。但他的信已經寫好，並不大含糊地表示，我似乎懷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故意和他為難，因此只好讓他倒霉，你一定會將那廢物寄回的。他現在既將這種事實告訴我，可見他並不窘迫，只是要使自己見重於人。此事對我是糟糕的，因為你可能相信我太不審慎了。

法蘭西方面事件發展得驚人。我希望美麗的法蘭西不要很膚淺地經過這個學校，必須繼續一個較長久的班次。戰爭似乎不可免，也許早幾個月或遲幾個月。我們已經有過媾和的拿破崙。路易決不能模仿路易·菲力普。下一步怎樣呢？

你知道科倫的人們並沒有受審於陪審法庭，因為藉口事情困難，必須從新開始調查。

馬第剛才到過這裏，用最愚蠢的方法對我證明法國人可以在一個早餐的時間內取得倫敦，並在五點鐘之內，襲擊英格蘭的一切海岸。當可憐的鬼物發譎語時，人自有無限的憐憫心，不能不開口說話了。

望馬上回信。

你的卡·馬·

商業的情形怎樣？

一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給“論壇”的第七篇論文。第八篇等等明晚再寫，今天將替衛[登麥爾]寫一點東西。我首先替衛[登麥爾]寫英國方面的，因不能下決心看德文報和寫點關於德國的東西，希望天狼星也起來幹，你不能促他“從帝國”供給一點東西嗎？——韋爾特下星期將替

衛[登麥爾]寫文章，本星期辦不到。後天可望在這裏看到他，一、兩星期內，他也許往倫敦，因為他又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焦躁不安了。

太平洋號輪船昨天自紐約開出，明天或能收到衛[登麥爾]所允寄的各號報紙——不過我不作這種打算，他可能在期待英國通常的郵船。五十份太多，他應當少送一點，這大概會花費巨額的金錢；這許多我們當送給誰！我要看費用是多少，他如果不能用包裹送達代理人，寄費較便宜，在緊縮時，有十份足夠了；因為他不能打算歐洲方面有預約的人。也許倫敦有幾個，否則只有漢堡略有希望。這也要一個代理人，而且得不償失。

希望你也馬上把替“論壇”寫的一篇論文寄來，以便翻譯。

瓊斯曾來信要求稿件。我已經允許他了，並將盡力幹。因此，我的一點自由時間都花在作苦工上面，真是糟糕。我必須考慮怎樣安排自己，騙騙賬房。瓊[斯]說及哈[尼]對他的一種卑鄙行為，如何騙去他十五鎊，請詳細告我——是怎樣一回事？他自然很忙，寫些斷斷續續的句子，並加上不少驚歎號。

關於皮拍期票的騙局，我對於全部投機，當然很清楚，這位漂亮的先生當已覺察，他要从我的口袋中騙去八鎊，必須更厲害點。我深知他一月二日鈔票的情形，嘲笑他假裝的金錢壓迫，警告他不要吃倫敦欺詐無信的期票商的虧，並說明這張期票必須尽可能地迅速寄出，終於勸他由衛登麥爾兌換——它再經過你的手送往美國，寄回的費用自然又加在你或我的身上，自然而然地替這個幼稚商店促成一種新的貼現營業。我欠他兩鎊，他也要索回，我答應於二月初才能償還。

勇敢的路易·拿破崙必須開始戰爭，至為顯明，他對俄羅斯如能獲得諒解，大概會向英國尋釁。這有好的方面，有壞的方面。法蘭西人以為能在五點鐘之內征服倫敦和英格蘭，這種幻想是無



傷無損的。他們現在確能做到的是用兩萬人、至多三萬人作突然的海盜式襲擊，但不能在什麼地方有多少結果。布來頓是唯一受嚴重威脅的城市；南罕普頓等處位於深灣之內，比一切堡壘還要鞏固，只有在漲潮時，並且只有用本地領港人才能航行。能夠促成法人登陸的最大努力是破壞胡爾威契；即使這樣，要向倫敦進發，必須作非常的警戒。整個大陸聯合起來作真正的侵襲，對英國人至少必定有一年的預告，然只需六個月，英國就能做好抵抗任何攻擊的防禦工事。現在的警報是故意誇張的，而輝格黨人大大地助了一把力。英國人如召回一打戰鬥艦和輪船，武裝另一打各種各樣的船，在半準備的情狀下，泊於港中，再備二萬五千軍隊，組織備有米內槍的志願輕裝大隊，連同若干民兵隊以及農民義勇騎兵隊的一些訓練，在目前便安全了。可是這種警報很好，政府確是非常忽略這件事，現在會停止的；如果有什麼事故發生，他們已經備戰，可以擊退任何登陸的企圖，並馬上採取報復的行動。

一般地，無論路易·拿破崙要怎樣開始戰爭，我看他只有兩種機會：一、對奧地利，這就是說，對整個神聖同盟，或者二、對普魯士，如果普魯士將為俄、奧所遺棄的話。然後一着很可懷疑，是否和神聖同盟結合，大有問題。無論是英國或神聖同盟，不會讓皮蒙特、瑞士和比利時落在他的手中的。此事如此美妙地糾纏着，終必取決於純粹的偶然。

就國內講，有怎樣光輝的發展啊！謀殺的企圖已經成為完全日常的事件，而且手段愈來愈巧妙。莫爾尼君還多少具有道德先生的姿態，他畢竟飛躍起來了，這個貴族沒收了奧爾良家的財產！

沒有人對於準備一個布朗基政府所做的工作，比這隻驢子還要好些的。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只寫幾句話，因剛才接到柏姆巴哈自科倫寄來的一封信，希望它明天得達到你的手中。第一，請你寫一封關於科倫事件的信給“泰晤士”的主筆，寄給我，並另附幾行，以便我連同證件先寄去，這是必要的。第二，你用自己的名義，同樣寫封信給“每日新聞”，不過原來的證件——即寄投的啓事本身——最好署名“一個普魯士人”或這一類的名稱。我相信給“泰晤士”的用“博士”、給“每日新聞”的用曼徹斯特“商人”的名義較好，這就是說，登載的機會較多。稱被告諸人為：柏克博士、布耳革斯博士(!)、但尼爾斯博士、克來因博士、雅科俾博士、鄂圖(德國在學術上著名的化學家)、樂塞〔1〕和諾特永。科倫這個控訴院是一個非常卑怯的機關。此外，依照新懲戒法，法官們也不再是“不可罷免的”，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

你替德納寫的論文很優美。

自從你來這裏的時候起，我對可憐的衛登麥爾只能寄去一篇文章。痔瘡這一次攻擊我，比法蘭西的革命還厲害。我要看下星期會完成點什麼。去圖書館，下體的情形還不許可。

奧爾良家由盜取和乞求而來的財產被沒收了！佛爾德辭職！拍辛宜呢！妙哉！事情在向前進。

陸軍、海軍、殖民地、要塞和整個行政在這種特殊貴族的豪門政治之下，腐化到怎樣的程度，這是可注意的，英國的資產者從一六八八年起，即站在行政權的頂點上，傳統地拖着這種豪門政治一起走。自有英國人的矜持和在噶蘇士保護下作自由主義的咆哮以

後，自展覽會期中唱世界主義的、博愛的、商業的和平讚美歌以後，總之，自資產階級表現自負的這個時期以後，無賴們現在發覺，丹麥國中的腐敗情形不限於某些部分，而遍及全體，那是痛快的。於是這些先生們也就很快意地坐觀大陸的鬥爭了。

祝好。

你的卡·馬·

附上的兩信，回信請至少將克盧斯的一封信寄回。

〔1〕 Roser 原信作 Röse。

一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致“泰晤士”的稿件。你另外簡單地寫幾句：先生，我相信附寄一信所指的誹謗的事實一經刊佈，將有助於說明大陸的現狀。——我保證這些事實的正確性等等。姓名和住址。

我致“每日新聞”的信當由今晚第二次郵遞寄去；你馬上將事情办好，以便兩信可以差不多同時達到有關支局，趕在星期五的報上發表。但信要交到徹靈十字街；如送各支局，是會多挨時日的。

克盧斯和柏姆巴哈兩信一起奉還。你星期六信上的印章又弄得亂七八糟；特寄上。這是怎樣一回事？

我在致“每[日]新[聞]”的信中只署名為：一個德國商人。

馬上回信。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曼徹斯特。

〔此信的背面有恩格斯寫的下列一信〕

致“泰晤士報”的主筆



先生：

大陸上一種獨立報紙的最後殘餘的毀滅，記載歐洲這一部分每種違法 and 壓迫的行為，已經成為英國報紙光榮的義務了。因此，請允許我藉貴報向公眾陳述一種事實，表明普魯士的法官和路易·拿破崙的政治僕役們是完全站在同一水平綫上的。

您知道，一種佈置周密的陰謀如在適當的時機出現，可以成為何等有價值的政府工具。普魯士政府為使議會順從起見，在去年初即需要這樣的一種陰謀。因此有大批人被捕，而警察的活動遍於全德。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只是在科倫將少數人投入獄中，藉口是一種廣大的革命組織的領袖，他們中間的主要人物是柏克博士和布耳革斯博士，兩位和報紙有關的紳士，但尼爾斯博士、雅科俾博士和克來因博士，是開業醫生，其中兩位且曾光榮地履行了貧民醫生艱苦的義務，還有鄂圖先生，一位大化學廠的經理，因化學上的造詣，在國內負有盛名。這些人本來沒有什麼證據，可加以罪名，每天可望釋放。但當他們在獄時，“懲戒法”公佈了，使政府得用很簡單方便的手續，罷免任何不愜意的法官。這種法令對於上列諸君一向拖延的案件，幾乎立刻發生了影響。他們不僅用密室監禁，斷絕了彼此或朋友間的任何交通，即書信也不可能，並剝奪了書籍和文具（在普魯士，當判決前，就是最卑鄙的罪犯也是被允許的）；而且裁判手續帶一種完全不同的性質。法律顧問院（您知道，我們在科倫是依照“拿破崙法典”審判的）馬上準備對他們進行訴訟，訟事要在公訴元老院進行，公訴元老院是執行英國大陪審官一樣職務的一個機關。特別請您注意這一機關無比的判決。這種判決有下列一段非常的話，逐字翻譯如下：

“沒有提出可靠的證據，因此，自不能判斷公訴案件，考慮到這一點，即沒有起訴的理由”——（您以為，必然的結論是囚人被釋放嗎？絕不是）——“全部記錄和文書發還預審法官，再行偵查。”

这就是說，在十个月的監禁（在这期間中，警察的活動和檢察官銳敏絕頂都捉不到一點起訴的影子）之後，全部手續又从新開始，以便也許再經過年把的調查，第三次移交預審法官！

这种顯然違法的事件解釋如下：政府現正準備由最卑諂的分子組織一个高等法院。政府在陪審官之前的敗訴既成定局，必須將訟案的最終審判拖延下來，以便歸这个新法院辦理，这个新法院自然是要保證君王勝利而不顧囚人的。

普魯士政府依照路易·拿破崙先生所實行的方法，用勅令對囚人馬上宣告判決，不是堂皇得多嗎？

你的最忠實的僕人。

一个普魯士人〔1〕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倫敦。

〔1〕“一个普魯士人”是由馬克思簽上的。

#### 一四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沒有親自處理，竟至一無所成，真是惱人。我致“每日新聞”的信，因我們送信人的愚蠢，昨天沒有寄去；現在是太遲了。只好收着，看明天或星期六“泰晤士”是否登出你的信。如果沒有的話，此信立即寄出。同時想到：佛萊利格拉對“每日新聞”不是一个適當的人嗎？他如果寫信去，我可以向“周報”和“太陽報”試試看。因為我倆和“每〔日〕新〔聞〕”的關係曾經中斷過。

附上給德納的另一論文。自波蘭事件結束後，這也許可分作兩篇——最好是一起。如果分開，兩篇可由同一輪船寄去，因為以後十來天沒有船開出。現在比較進行得快點，我要試試，一星期或可寫兩篇，以便將這問題結束一下。然全部會有十五六篇。

我沒有收到衛登麥尔的報。也沒有信。真有些使我奇怪。今晚將再替他寫篇文章。

法國人是真正的驢子。馬第為着一樁工業上的事情來找我，我的妹夫恰在座，並識破這種欺騙，我便予以很有益的暗示和忠告。這隻畜生現在寫信來說，因為一隻蝦蟆對於那事情一無所知，而又愚蠢地胡說八道，以致他要另起爐灶，而且要以最非做生意的方式開始，要我从妹夫（幸而他往大陸去了）處找封介紹信，這不為他自己，而是為他的同事（這個人我从沒有見過）！你还記得，馬[第]介紹我們一個染布技師來到曼徹斯特。那傢伙來訪我，我尽了最大的氣力幫助他，並以最大的禮貌款待他，那畜生的報酬是突然逃跑了，我無從知道他的情形怎樣。好妙的人種啊！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曼徹斯特。

#### 一四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一個叫做利希脫的亡命者係（普魯士薩克遜的）托耳高人，是馬鞍匠兼裱糊牆壁工人，從前住在倫敦，你还記得嗎？我想起曾在倫敦看見過這個人——高大、白皙、亡命者的樣子——，現突來這裏找我，自稱從巴門回來，他在那裏沒有證件，曾願工作一個時期，漢內貝恩等並囑他致意。除見過他外，絕想不起其他的事情。我們的亡命者名冊和普飛德爾及林斯強大的記憶力總會道出他的較詳細的情形。我有點疑心這傢伙是威里系的黨徒之一，如果是這樣——我會馬上把他趕出門去的。他在那裏已經找得工作。

關於科倫人們的事件，至今不能從“泰晤士”找着什麼。我只是等待你的回信，以便在適當的場合，馬上寫信給“每日新聞”。美



國輪船已進口，但很奇怪，衛登麥爾竟沒有信，也沒有報，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可能明天還會來的。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

請告訴皮拍，這幾天我一定付還他的兩鎊，因為這個新月已開始了。

一四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一八五一年<sup>(1)</sup>二月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韋爾特今天早晨去荷蘭。從荷蘭將往何處？我不知道，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對自己的時運老是極不滿意，講到我們，似乎對於他不便的只是一定要留在倫敦，而不是在加的斯、薩拉哥撒或其他一個可詛咒的西班牙地方。因為自他重在約克州住過以後，宣言住在西班牙時是他最美滿的時期。他以為熬不住英國的氣候，大概會發覺荷蘭的氣候十分舒適的。我們願他旅途平安，並期待他會謹守約言，並念及衛登麥爾。

我於上星期四——差不多在一星期前——將“致編者信”寄出了。此報由於把對波拿巴的論爭當做職業，現在似乎覺得寬恕普魯士是必要的。你必須對“每日新聞”進行一下。如果也失敗了——我不相信會失敗——還有“旁觀者”〔2〕，那可能是靠得住的。

哈尼昨天將他的重新出版、篇幅稍微擴大的“人民之友”創刊號送給我。他因此有八個月脫離世界，並埋在憂鬱的蘇格蘭——然只須一句話就足以使你嘗到這甘美果實的味道：

“正義——不變的、普遍的——莊嚴的原理的永久的宣示，這個原理同時是我們指路的明星，是我們行為的規範和試金石等等。”這就夠了！但他稱波拿巴為“卑鄙的路易”，却把他充分地予以懲罰了。

這個從前的親愛的送這份小報給我，不知是要強制取得我們的同情，還是出於惡意宣傳，對我們顯示超出我們認為可能的程度以上的更膚淺的民主主義。此外，除掉這種膚淺以及不變的正義，還有職業蠱惑家無恥的拿手好戲。假借自由精神，通過卡斯爾街裁縫協會的秘書和握有這種商店的牧師們的諂媚者誇誇其談的馬息，反對瓊斯。這個誹謗瓊斯的人是一個變戲法女人的丈夫，她硬使他相信自己是個千里眼，這個先驅者沒有考慮到這些小小的大人物已為大陸所唾棄，哈尼通過他，讓一般的協會、特別是聯合會發表一種辯白書，要在報上登許多次才能登完。刺達曼特<sup>①</sup>哈尼曾親自對瓊斯說，他在基本上同意瓊斯對協會的意見。他前在致瓊斯的信中雖稱噶[蘇士]為騙子，此時却宣佈“噶蘇士在美國是受歡迎和進步的”。講“莊嚴原則”的先生們就是如此。所謂原則，如果不是他人代定的規則，我不知道是什麼。哈尼有一個時期引退了，讓瓊斯任性胡為，毀損名望，自食其果。可是他也許使瓊[斯]受到損傷，自己並沒有得到什麼。就著作者的身分講，又就演說者的身分講——如天狼星對我說的，天狼星在瓊斯街聽過他的演講——尤其是就為人一方面講，這傢伙完全墮落了。這種民眾運動真見鬼，如果是和平的，更不用說了。在這種憲章派的煽動中，鄂康諾發了瘋（你已經看到他在法庭上最近的一幕嗎？），哈尼是荒謬的，瓊斯也破產了。這是一切民眾運動中最後的生活的目的。

“陸軍上校班涅”昨天來訪。除他事外，他說及：“噶蘇士對於集在自己周圍的倫敦的匈牙利亡命者提出下列的要求：我將照顧

<sup>①</sup> Rhadamanthus, 希臘神話中地獄的三個判官之一。——譯者

您們的一切，可是要求您們對我忠實、服從和忠誠。我不是蠢材，不致豢養和我的敵人勾結的人。我要求每個人無條件地表明態度。”這個謙遜的噶蘇士幕後便是如此這般的說法。然後我從班涅[涅]更得知塞麥、開色米爾·柏頓尼和拍截爾(將軍)將來倫敦，組織一個反噶蘇士的委員會。末了：整個騙局的領導者是馬志尼君。他利用噶[蘇士]做傳聲筒，自己躲在小房子裏玩弄一點馬基亞維里的戲法。纔是操在他手中的。只是這位先生却不知道：他所操縱的活躍的傀儡，僅在自己的幻想中表現為英雄，在其他地方並不如此。他曾寫信給噶蘇士，令和金開爾發生親密的關係。他自己沒有做到這一着，因為他為德意志其他部分的重要人物所累。噶蘇士現在當真正和金開爾作友誼的交接，而金開爾在他的每封信中，當談到他的可敬的、卓越的、“同等身分的”朋友噶蘇士。但就噶蘇士講，他幻想一方面有德意志的專政者金開爾的支持，另一方面有意大利的專政者馬志尼的支持，而背後的法蘭西同盟的專政者賴得律-[羅蘭]也是靠得住的。這可憐的鬼物是深深地沉沒了。

一個法蘭西人叫馬索爾的曾來訪我。他曾為拉梅內的“改革”短期的同事。從前是為穆罕默德·阿利從高盧所逐出的開明人士之一。在法蘭西至今還找得着少數才智之士，他要算是一個。據他說，薩索諾夫逗留巴黎(現在必定離開了)，可以由一張很巧妙的偽造護照，並與一些在上流社會中佔勢力的時髦女性有聯絡兩點完全說明。馬索爾是會合你意的。

此外，我曾看到公民華雷耳(老巴貝主義者和市街防禦軍官)、俾安歧和薩巴退。後者很文雅，但就一般講，並沒有超過通常人的標準。

聽說德郎克在薩服雅。

班涅曾向我推薦塞麥和拍截爾給衛登麥爾。關於匈牙利的歷史，有那幾點(戰爭的或其他)當首先要求這些先生們加以解釋？他



們自然不能用自己的名义寫东西，因为我們不願和徒党同流合污。不过拍截尔至少是个好的共和主义者，而且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

請將“論壇”寄給我，千万不要忘記。佛萊利格拉的朋友約翰遜願意看關於德意志的論文。天狼星要替衛[登麥尔]寫反对噶苏士的文章。

關於商業的事情，我不再了解。有時危机好像就在門口，要將整个商業區掀倒，有時一切又好轉了。我知道这一切對於大慘劇沒有什麼妨害。可是要追踪实际的運動，要这样做目前的倫敦不是一个適當的場所。

敬礼。

你的卡·馬·

講到封印，很有可疑。現在的印是我仔細看过的，請寄还。

(1) 係一八五二年之誤。

(2) 倫敦一种社会科学的週刊。

一四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六日

一八五二年二月六日，星期五。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爱的恩格斯：

剛才接到你的論文。

我只寫兩三行給你，因为往美國的郵件時間來不及了，以後才能報告“利希脫”的事。

你如將那兩鎊暫時郵匯給我，極為欢迎。我下星期可收到一點錢，屆時当用你的名义，將兩鎊付給皮[拍]。可是在下星期初寄來，於我最關重要，他却不在乎，因为他目前还寬裕。

你的卡·馬·

一五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这样不客气，你一定会生气，但我在大堆的工作和商業的面前，要知道怎样处理，那才見鬼。事实如下：一、查理往德國，不独將他的整批工作留給我，而且把未完的年终決算工作一起交來；二、上年度的決算使我的父親受到肯定的損失，这对他固然是有益的，但許多許多的事情、計算和工作等等因此堆齐了我的頭頸；三、厄門家的一人通告解除契約，其中所涉及的陰謀和通訊，你可以想像出來。真够了：今晚坐在賬房中直到八點鐘，不是較詳盡地寫信給你而是寫信給父親，並且要在十二點鐘前送往郵局；明晚必須替瓊斯寫點东西，後天我來看看，是否能替“論壇”作篇論文。現在每天一直到晚上七八點鐘休想有空閒的時間，最坏的是我必須花上若干時間把全部注意力灌注在这齷齪的商業上，否則這裏一切东歪西倒，父親會停止我的供給。

你當已經接到那兩鎊。即使我找不出閒暇詳細答覆你最後的信，也請馬上來信。

就今天的“每日新聞”看，路易·拿破崙發掘了卡斯帕·豪則的墓，並且因他的姑母史梯芬尼的關係，宣佈自己為巴登王位的繼承者。這對於公民黨列是重要的消息，他的福星會繼續高照。您們不能使卡[斯帕]·豪[則]的大歷史家上書路易·拿破崙，並向路易·拿破崙提出他對這種歷史的重要史料嗎？這倒是做了一件大事啦。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七日。

衛登麥爾絲毫沒有消息，是怎樣一回事？“北極號”〔1〕明早如沒有帶信來，我有些絕望，必定有什麼事故發生。就我所知，自一月五日以來，他沒有寫過信，至少是我沒有得到音訊。

〔1〕 輪船。

一五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八日

二月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星期六我將詳細寫信給你。今天只寫幾行。

家中允許給我的錢還沒有到手，因此不能將你的兩鎊付給皮拍，但已對他說過，曾接到你寫的簡單幾行的信，表示要寄錢給我轉給他。希望本星期我能夠付出。

你的時間既如此緊迫，最好是替德納、不替瓊斯寫文章。你從附寄的衛登麥爾的信中更可看出，不使此項論文間斷是怎樣重要的一件事。現在是要在“論壇”上對法蘭克福左派加倍攻擊，特別當你論到“三月聯合”時應如此。今天特將鮑威爾〔1〕的書寄上，給你參考，至少可從中找到一些材料。

很懇切地再要求你馬上將“論壇”各號寄來，因為約翰遜是我在極端困難中——我老是飄搖在這個邊緣——唯一可求援的英國人。這一回可不耍忘記。

衛〔登麥爾〕沒有收到你的一篇論文，是怎樣一回事？你對這一點必須研究一下。

你的卡·馬·

〔1〕 指布魯諾·鮑威爾“法蘭克福議會的消滅”，一八四九年柏林出版。



一五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虽然費了最大的气力——因为你的信今早才接到——一直到此刻，即晚上十一點鐘，还没有完成給德納的論文。鮑威尔的書已收到，來得正好。無論事情怎样發展下去，你会收到給德[納]的兩篇論文，由下星期二的輪船寄去。你給衛[登麥尔]的信已達到，而我的沒有，那就請將附給衛[登麥尔]的一个紙条馬上封好寄去。然信不能達到是一件奇事。給我父親的兩三封信，好像也沒有達到。真不明白。

請告訴瓊斯，我下星期会替他寫點东西，或寫个紙条給他也好。鬼知道：一切障碍現在怎麼会突然包圍我，竟使我不能開始做事。可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我將關起門來，希望能完成一點什麼。

可詛咒的衛登麥尔為什麼不將西門〔1〕的論文一起寄來，使我們得親自过目呢？我們当寫一篇辛辣的反駁文字給德納看看，使他知道如果登載反对我們的东西，並沒有好处。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二月十九日於曼徹斯特。

請將你对衛登麥尔通訊的詳細地址寫給我。

〔1〕 指路易·西門。

一五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二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为着“論壇”，必須再催你一次，因为約翰遜每天在催我。你从衛登麥尔收到的文件，也請寄點給我。你对衛[登麥尔]通訊的地

址是完全正確的。

附帶地說！據普飛德爾說，落後手藝工人利希脫是威里系的一個工具。

瓊斯將你的通訊大吹大擂地宣佈出來，自然沒有提到你的名字。鬼知道哈尼從何處弄到錢，用大廣告車招搖過商業區，大書特書：請讀“人民之友”，並將報陳列在一切社會主義的商店中出售——瓊斯因哈尼的競爭，迫而採取這種市場的誇大廣告。

載有西門君吹牛文字的那份“論壇”，我將找來寄給你。這個拙劣的學童！他老是署名“西門·馮·居利”<sup>①</sup>。這傢伙不能決心放棄國會貴族階級的身分。“國家新聞”譯載這種垃圾，賽列曾看過。你知道，人們從他的報告中是永不能得到知識的。我由此所作的結論如下：路易·西門·馮·居利在瑞士亡命團的名義下，討論“鼓動”（這是魯格及其同夥隱藏他們遲鈍而平靜的生活的名稱）和“亡命團”兩者間的大問題，視為歐洲的燃眉問題，極關重要，而且是从“阿爾卑斯山的高峯”俯瞰一切的。在這件事中——又把威里系看做極重要的人物而予以引証，並對於這個英雄的學識有各種各樣廣大的考慮——他論到倫敦第三個危險的黨，即“恩賜黨”，以恩格斯和馬克思為領袖。我們特別要用強制力宰制人民的“自由”。我們是比俄羅斯沙皇更壞的專制者。我們首先以“嘲笑和輕蔑”的態度對待“普選權”等等。我們因自己的“恩賜慾”，一直到现在為止，已經將一切毀滅了。這可憐的青年啊！我們已經恩賜給普魯士以皇帝、三月聯合和德意志國家攝政者伏格特以及德意志人嗎？真要踢他一脚。波拿巴的經歷對於這些驢子們直等於零。他們老是相信“普選權”，而且只聚精會神於無價值的計算，他們是

---

<sup>①</sup> “Simon von Trier”，“von”在這裏有兩種意思，一種是作前置詞講，則此處的意思為“居利地方的西門”；一種是作貴族符號用，常放在姓前。所以西門要這樣寫，是想冒充貴族。——譯者

怎样用自己卑鄙的人格再度恩賜給德意志的人民。当人們聽見這些傢伙不知疲勞地老是重彈舊調時，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那真是牛，是鐵牛。至於這個虛榮的小孩怎樣鑽進“論壇”，我很清楚。市民佛勒伯尔是介紹人。他老早就和德納有联系。

附上萊恩哈特一信，內中有美麗的饒舌故事。

罗素是在滑稽可笑的方法中被打倒的。除德斐起來掌權外，唯願再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在這短促的會期中，你已經看見，當事實的力量不對曼徹斯特的人們加以驅策時，他們是怎樣的糟糕啊。我不歸咎這些青年。每種更進一步的民主主義的爭取——例如無記名投票——是一種讓步，他們自然只在緊急的場合，才對工人作這種讓步的。

有一個法國商人剛從巴黎來，我昨天和他談過。營業不振。你猜那隻驢子怎樣說？“波拿巴發生的影響比共和國更壞。營業較有轉機。”法蘭西的資產者老是要他們的政府負商業危機的責任，是一種真正的幸運。波拿巴對於紐約的失業和倫敦的破產，大概也要負責罷。

還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你這裏當感覺到著名的賽列的影響）是關於波拿巴的。如我曾寫給你的，班涅和塞麥及柏頓尼混在一起。他是柏頓尼的代理人。他秘密告訴我，柏頓尼和察托立斯基與波拿巴從事陰謀詭計，差不多每天見面。他要背着俄羅斯和奧地利，在波蘭和匈牙利貴族的亡命者中及波匈的影響中，獲得同盟者，而且已經確切宣佈，他不管尼古拉和一切怎樣，將首先侵入比利時，也許會侵入巴登，並且就在目前。

亞威伯克已經將他的卷帙龐大的“德意志和德意志人”送給我十二部。一部是給你的。像這樣的東西從沒有見到過，也沒有聽到過。歷史部分從遠古開始，是抄自陳舊的學校教科書的。你可以從下列的論證去評判他在近代方面的成績：李斯特將自由貿易的



學說輸入德國，魯格將社會科學輸入德意志。黑格爾因對德意志人闡明質量等等的範疇（一字不易的是如此）而永垂不朽，費爾巴哈曾經證明，人的認識不能超過人的理智的水平。杜薩德（係斯特魯維娜的兄弟）是德意志最偉大的愛國者之一，佛萊利格拉是以“新萊茵報”的共同工作者著名的。此外，那種風格也真令人發笑。例如像哲孫的戰士從龍齒裏長出來一樣，同樣德意志的各族是永遠互相鬥爭的。羅牟拉斯-奧加斯條拉是一個溫和可愛的青年，德意志人自三百年以來，即聽慣了鄰人管他們叫畜生。

你看見馬志尼愚蠢可恥的演說嗎？

你的卡·馬·

一五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現在發覺上次萊恩哈特的信忘記了。論文已寄給德納，我要求他在倫敦替我指定一家商店，還沒有得到答覆。我的母親雖有所允許，至今沒有消息來。至於給德國相識者的信件，同樣是一封回信也沒有。一星期來已經達到一個絕妙的境地：因上衣進了當舖，不復出外，因肉店不能賒欠，不再吃肉。這一切算個屁，不過我怕這種貧困終會以恥辱作結束。幸而我部長舅嫂處〔1〕接到一個唯一的好消息，即我妻子的頑健的叔叔生病了。這隻狗現在要是死了，那我就會脫離困境。

今天不能詳盡地寫，為了衛〔登麥爾〕要口述一篇論文，並為校正和發送給他的其他稿件忙個不了。

我在“奧格斯堡”新聞上看到（由於賽列幫助的勞績）斯蒂納君

出版一部“反革命史”〔2〕。他要証明革命失敗，是由於革命是“神聖的”，反革命勝利，因為反革命表現為“自私自利的”。

法蘭西人於本月二十五日開了一個二月慶祝宴會，寧可說開了一個乾會，因為只有茶和三明治。我和妻被邀列席。其餘的羣眾納費一法郎，即可加入。但我既不能去，也不願去，特請妻和一個法國人同去。賴得律—〔羅蘭〕、匹阿、托累、馬丁·伯納特等，總之，發起這件事的整個羅蘭派沒有出席，因為為了亡命者的利益，要付入場費，這對他們是太卑賤了。路易·勃郎也謝絕了。只有亡命者中最下層的渣滓到場，大半自稱為布朗基派的。可是逗留在附近酒館的矮小虛偽的科西嘉人〔3〕，於他的偵察員確定賴得律—〔羅蘭〕及其黨徒不出席之後，突然降臨，由於完全缺乏才能和權威，這個來獻殷勤的穿鋼青色大禮服的客人受到熱烈的歡迎。他的演說——講完後，即離去——使他的敵人歡天喜地。它富於誘惑力。它得到勝利。這個矮子——這個社會主義的羅素——說的是什麼呢？人們在國外的此地對於法蘭西特殊的事件覺得奇怪，他相信祖國的命運比向來更為穩固。為什麼？他說，我願意對你們說明歷史的運動等等。即在一切偉大軍人——例如腓特烈大帝、拿破崙大帝——的生活中，有大勝利，也有大失敗。確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戰爭的民族。它有它的飛躍，它有它的災難。這証明什麼。凡它願意做的事，總是完成了，一七八九年掃蕩了封建主義，一八三〇年驅逐了君主。一八四八年它要打倒誰呢？你也許以為是資產階級。絕不是。是貧窮，是可惡的貧窮。現在對於貧窮湧現了一股社會主義的熱淚洪流。貧窮不是什麼固定的東西，不是什麼可捉摸的東西，然法蘭西民族會在新的革命中戰勝貧窮，於是母親不會再用親手毀滅自己孕育的果實，而七歲的女孩不會再“排列”在機器旁邊。這一類的蠢話還多着呢。此外，他在演說中開了三次完全的玩笑。他稱波拿巴為：一、冒險者，二、私生子，

三、他叔父的猴子。最後这一新奇的比喻使在座的人患起真正的舞蹈病來了。你以为怎样？这是对蝦蟆們的絕望。他們的事件在大体上是警句式的，是一种真正轟轟烈烈的藝術品，但这些傢伙！天啊！勃郎君的奇想使我記起馬索尔所說的一种笑話。波拿巴於每晚十二點鐘後，在他集合的男女狂欢乱舞中經常爛醉如泥。於是詛咒、發誓。他相知的太太們中之一原諒他道：他正是一个軍人呀！！

再会！

你的卡·馬克思

〔1〕 指路易絲·佛罗梭庫耳，为馬克思夫人同父異母兄斐迪南·威斯特華倫部長夫人。

〔2〕 正確的名称为：“反動史”。

〔3〕 指路易·勃郎。

### 一五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三月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当已經收到我昨天所寄的五鎊，內中半截是直接寄給你的，半截加封寄交天狼星。听到妨害老布朗斯威克人遺產承繼的人患病的消息，特致賀，並希望这慘剧終於會出現。

就“奧[格斯堡]—[般]新[聞]”看，斯蒂納的“反動史”是一种可憐的編纂，寧可說是讀報摘要和斯蒂納已刊未刊報章論文的總匯——關於世界一切的“被遺棄的零綢碎錦”，还有一些別的东西——共兩卷，並且虛張聲勢地結束道，第三卷包含“原理和學說”。他自己的註釋絕不是要使自己上升到聖者的地位，而只是確定供高等女學校之用。

小西門·馮·居利將如此可笑的愚妄事情加在我們的身上，而德納看到我們的論文含有迥不相同的东西，那他在德納處必定大受恥辱。德納既不將“論壇”寄給我們，又不將稿費匯給你，太不



像樣，我以為最好請衛登麥爾常去訪問，他至少可將“論壇”寄來，同時可在口頭上規定稿費的問題。至於他是否在倫敦指定一個商店，或寄一張匯票給你，全是一樣。我擬由南罕普頓輪船寄去的論文沒有成功，因為航期算錯了一天；你星期五可接到那論文，連同第二篇，談到一八四八年年底為止。以後便講普魯士議會、帝國憲法鬥爭，接着講一八五〇和一八五一年的普奧糾紛，末尾是結論——總結起來，全部也許還有六至八篇，一共是十七至二十篇。——查理將於兩星期內回來，屆時我便有較多的時間了。在此以前瓊斯必須忍耐一下。——

德斐君直截了當地表示，將做照格拉罕先生的樣子，把將來可能有的班第亞刺兄弟<sup>①</sup>再交給奧地利人等去處置。所以又有大量書信被拆開。其中主要受害的是誰呢，是馬志尼和匈牙利人。我們是很少煩惱的。

可是德斐非常厚顏無恥：“我特向你們聲明，我在適當的時機中將對穀物徵稅。在什麼時候，只有我能決定。你們、眾議院的多數派如果不願意做煽亂者的多數派，當讓我放手做去，直到我的地位鞏固，全國保守黨化，使我能在完全心平氣和之中，再推翻最近二十年間的整個進步。”這可憐的眾議院！它所支持的，不是一個相對的少數派內閣，而是目前一個絕對的並永遠的少數派內閣；並且它還是不能把內閣造成反對派。這就胆怯的自由貿易論者講，正是應得的報酬。這些傢伙曾獲得一個勝仗，奪得一個新的戰略地位，但麻痹大意，沒有將它佔領並鞏固起來，甚至忽略了利用勝利，去猛追敵人。現在他們在同一戰場上還要打一次仗。這個保守黨政府的出現對於這些人突然把問題弄得非常明白了。議會改革在目前是工廠主的生死問題，它所達到的程度的確至少要把純粹的保

<sup>①</sup> 意大利愛國志士，兄名阿梯里奧，弟名愛米里奧，領導反奧地利的統治，被人出賣，被捕處死。——譯者

守党和輝格党永远排除在統治領域之外，並保證產業家在內閣和議會中成為一個多數派。這些紳士們在這裏又很活動。目前有反穀物法同盟集會，並協議是否當再加以組織。科布登、伯賴脫、米[爾納]·紀卜生等都在這裏。他們對於組織的骨幹大概至少將再整理一下。可是要到解散的事發生，真正的舞蹈才會開始。解散必定馬上出現，不管德裴溫和的言辭以及和平調解的意圖怎樣，衝突總是免不了的。

可惜商業危機與解散同時出現的希望很少。這裏的商業繼續在繁榮中。來自美國的消息非常順利。危機出現的遲延以及還能夠使它遲延的原因如下：一、加利福尼亞，與那面的商業以及大量流通的黃金、前去的移民，一句話，加利福尼亞對整個美國所給予的全部刺戟；二、一八四九和一八五〇年的棉花高價對紡織業所加的限制，此業自一八五一年春季以後才好轉；三、棉價暴落——一年半以來幾乎跌落百分之五十。當一八五〇年九月一日，新奧爾良的棉價(中等品質)為 $13\frac{1}{2}$ 分=利物浦 $7\frac{3}{4}$ 辨士；現在新奧爾良的中等品質棉價為 $7\frac{5}{8}$ 分=利物浦 $4\frac{7}{8}$ 辨士，有一個時期固定為七分。這自然使消費大大地增加。去年——一月和二月——這裏的紡織業地帶每星期消耗二萬九千包，本年消耗三萬三千包，這還只是就美國的棉花講的，另外還有蘇拉特的和埃及等處的。——如果這樣繼續下去，英國本年可消耗八萬萬至八萬萬五千萬磅棉花；四、人們一般厭惡投機，故投機從不能在金礦和輪船業中堅持下去。就我所見的一切講，我以為和現在一樣的過度生產，只要半年，必定使全世界都充斥；約另需四個月的时间使這商品達到目的地，確實充斥的消息再就當地傳播出來，同時人們意識到將受恐慌的襲擊——所以從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到一八五三年二月是危機爆發最可能的時期。這都是些猜測，在九月間也同樣可以發生危機的。它一定會非常美妙的，因為從沒有這樣數量的一切種類的商

品投入市場，而這樣巨大的生產資料也是從來沒有存在過的。製造機器者愚蠢的罷工的確至少要使危機延遲一個月；現在簡直沒有製造機器，而需要的倒很多。希伯特，普拉特父子公司接到本國和外國好幾百張定貨單，自然一架機器也不能輸出。此外，當這種商業上的暴風雨打在德斐君的頭上時，他就要遭殃了！

不管一般的繁榮怎樣，父親在最近的決算中是損失了金錢，嚇得發抖，也許會宣告解約（這就是說，解除他與厄門家的合股契約）。那時這裏的店在下年也許就會關門了。現在事務的混亂達於極點，因此有大量的工作給我做。

亞威伯克的書不用寄來。郵費需六個辨士，書本身就值不得這些。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三月二日，曼徹斯特。

一五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三月三日

倫敦，三月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已於星期一收到五鎊，不過天狼星是住在布洛德街三號，並非四號。那篇為德納寫的很優美的論文，也同於今天收到。

你寄的“革命”和“論壇”被拆開了。竟沒有人肯費點神把它們再封起來。

你從附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我們和警察的交涉是怎樣一回事。除掉天狼星代替我於二月五日擔任主席及告密者將我們致“泰晤士”的信誤作對但尼爾斯夫人的回信外，事實是偽造的。特



务是漢堡的“希尔士”，我們已於兩星期前將他逐出同盟。他是在德國加入的，我從沒有完全相信他，在他的面前也從沒有發表絲毫可供指摘的議論。關於衛[登麥爾]反海村的論文，瓊斯因今天的郵便，已經寄給他一封正式的書信，在信中他用極端輕蔑的態度對待海村，並在“階級戰爭”一點上予以教訓。“國民改革同盟”前天開大會，至少有聽眾兩千人。瓊斯對於休謨、威爾麥斯雷及其同夥諸君曾作相當的反駁，並獲得一種真正的勝利。倫敦和曼徹斯特現在似乎是分工了，那裏的資產者多作政治上的攻擊，而這裏的多作商業上的攻擊。

幾天前，馬志尼君所草的一種意大利文宣言落入我的手中。不管怎樣，他是神聖的資產者，並大罵“非神聖的”法蘭西資產者。他將發難權從巴黎移往羅馬。“唯物主義”和“利己主義”已經將法蘭西毀滅了。工人已經由資產者傳染了這兩種惡德。自一八一五年以來，法蘭西已經不是握有發難權的國家。意大利和匈牙利現在是這種當選的國家了。

“馬志尼君”以隱者彼得<sup>①</sup>的姿態，罵倒邪惡的法蘭西人，却卑屈地追隨在居然結合“獻身”和“信仰”的英國自由貿易論者的屁股後面。這個蠢材！

附上的信仍請寄還。今天只能寫這一點點，因為要發送到美國方面去，手中尽是工作。

你的卡·馬克思

一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

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小妖精<sup>[1]</sup>的信奉還。我目前非常窘迫，那兩鎊至少本月內弄

不到；此外，他的信是五日發出的，絕不知道錢是否還能達到他的手中。而且錢寄給亞威伯克，總靠不住，這傢伙是能用天曉得的什麼从前付过的郵費，去處理長久佔有的匯款，將它的全部或最大部分沒收。因這一切理由，我對於阿尔牢恩小妖精暫時不能幫助，尤其懷疑他从亞威伯克君處是否一次敲得出五个苏以上的錢來。同時這小傢伙已从日內瓦來巴黎，虽要經過一些“辛苦”，也總會來倫敦的；那時我們就知道他的催促信是什麼意思了。

當小傢伙來到時，你當費點神，使他那經過“長久辛苦”、一碰就冒火的脾氣保持在限度之內；在這個國度裏吵鬧和格鬥，花錢太多，這是人們所不能容許的。最好是你將他委託給皮拍，能予以政治經濟學的教育。馬索爾的事件很有趣味，他如留在那裏，我很想認識認識。

你寫給我的關於瓊斯的事情，使我十分歡喜——只是我現在時間少得可憐，否則當多寄些文章給他。查理至今沒有从德國轉來，我除“論壇”的論文和对父親的星期報告外，每星期還要經常替他或衛登麥爾寫東西，整天在賬房作苦工之後，這種工作未免太重了。此外，我必須最後把我的斯拉夫史弄好。像向來這樣消遣式的幹法，就是一個整年也沒有成就，但既經開始，而且進行得相當遠，決不能把它拋棄，現在必須分點時間，循序研究下去。兩星期來，正在切切實實學俄文，現對於文法比較弄清楚了，再有兩三個月會使我獲得必要的語彙，於是可以開始幹別的工作。本年必須將斯拉夫的各种語言學會，實質上，它們絕不是很難的。除我所有的語言學上的興趣外，也還有一種想法，即在下次主要行動和國家行動之中，我們中間至少有一人對於立即与之發生衝突的各該民族，懂得它們的語言、歷史、文學和社会制度的細節。巴枯寧所以

---

① 第一次十字軍的宣道者，他把十字軍一直引到遠至小亞細亞。——譯者

相当重要，原來就因沒有人能懂俄文。將舊斯拉夫的共有財產轉變為共產主義，把俄羅斯的農民描寫為天生的共產主義者，這種大斯拉夫主義的老騙局會很廣泛地再度表現出來。

此外，瓊斯於老鄂康諾確實發瘋之後，現將絃綫調緊，是很對的。此刻他的機會來了，即使市民還沒有讚賞的表示，他的事業也是安全的。就我所見的一切講，憲章派已完全解体，同時又缺乏有用的人才，他們不是各不相下，分成私派，在實際上必定變成金融改革論者純粹的尾巴，就是在一種全新的基礎上，由一個幹練的人加以改組。瓊斯完全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我們很可以說，沒有我們的學說，他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永不會找着：在一方面怎樣能就唯一可能的改造憲章派的基礎——不僅能保持工人對產業資產者本能的階級仇恨，而且還能予以擴展、發展，作為啓蒙宣傳的基礎——在另一方面怎樣還能是進步的，還能站起來對抗工人倒退的慾望及其成見。此外，當瓊斯這樣繼續下去，哈尼先生會奇怪起來；馬上會被他那個支持他的狂徒的小圈子踢一脚，就是把科修斯古和其他“愛國者”的像刊在他的手紙<sup>①</sup>上，也拯救不了他。

至於拿破崙的事，當他去法蘭西時，不是對路易·勃郎說：“我如做大總統，將實現您的思想”嗎？此外，大家看到，金融緊急本身可以使路易·拿破崙般的真正社會主義者怎樣採取金融資產階級的模範策略，如利息的變更。小店主和小工業家原諒這一千八百萬的節約是向社會主義二十個飛躍，而“每日新聞”並讚美這種策略。此外，對這件事人們沒有比像“討論”所說的更糊塗、更卑鄙的了。完全是老一套：郵政改革＝社會主義！利息變更＝社會主義！自由貿易＝社會主義！我只是怕拿破崙先生不管這一切怎樣，在他的特殊的社會主義事業中羞答答地站出來，即在典押事業中也不

<sup>①</sup> 指哈尼的報紙。——譯者



出資產階級普魯士式的信用制度的領域一步，終於為情勢所迫，將他的一切社會主義的突發症轉變為單純的資產階級的改良，於是只有不可避免的金融緊急能夠拯救我們。“每日新聞”以為利息的變更是一種卓絕的溫和的策略，尤其是路易·拿破崙愈加陷入資產階級常識軌道的一個很糟糕的指標，這話是對的。但在實際上，人們幾時用常識統治過法蘭西，而且要使一個路易·拿破崙達到常識，情形是何等錯綜複雜！雖然阿爾卑斯小妖精會帶來完全不同的消息，但無論如何我覺得大陸的空氣不是很革命的。

講到穀物法的事件，這裏雖一致具有一種不好的看法，但我不相信，德裴會獲得多數。我願意他獲得多數，那時事情必定和你所說的一樣進行。他不馬上解散議會，便是蠢材。他愈遲延，便愈有使選舉陷入一種商業危機中的危險，於是促成狂熱的保守黨徒——對他自己太瘋狂了——和堅決的、利潤狂的、受破產威脅的曼徹斯特派人〔2〕進入議會，後者大概要變成多數，以致成為決定性的重要分子。

我們這裏的企業似乎本年就會解散。倘若這樣，我在清算中會取得一種自由得多的地位，當少受賬房工作經常的束縛。據父親來信，以後要替我找一個可能較好的位置——猜想會同意我從前的計劃，派我往利物浦，替他收買棉花。這很好，在這個場合，你如完成了經濟學的準備工作，一定帶全家到那裏住上六個月——我們當住在新布來頓的海邊，你還可節省金錢。無論如何，我定有津貼，這是明白的。——可惜今天心情不安，不能替“論壇”寫文章；但下星期三有一艘美國輪船開航，星期一或星期二，你總可收到一篇論文，然後我再做一篇趕上星期五的輪船。

多多問候。

你的弗·恩·

你的信上封印，這回算是第一次完好無損。

〔1〕 指德郎克。

(2) 指自由貿易論者。

一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三月三十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三月三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剛才收到你的論文。附上一整束美國的珍聞，如果不是因一部分東西必須抄出並作同盟的報告，那你早就收到了。

這裏的一切都是新鮮的。高特弗里德·基督·金開爾派遣、或者不如說，已經派遣學生叔耳茨和希墨爾斐尼系於四月中旬在倫敦召集瑞士、巴黎、德意志、比利時的人們開一個會議，保證革命公債，確切規定此項財寶和各國〔1〕民主主義政府的管理。可是你必須在星期六以前將這垃圾寄還給我。

噶蘇士因塞麥在美國的揭露，並因和他殘留在倫敦的委員會完全分裂，會驚奇地感到民主主義的黨徒間是發生了何等大的裂痕。

兩年以來，馬志尼君是各國〔1〕民主主義教會的教皇，終於及時在布魯塞爾的“國民”〔2〕——這是他得到賴得律〔-羅蘭〕的諒解，用意大利的基金一萬法郎收買的——上，用法語對社會主義和法蘭西發洩他的怨恨。他在該報上對於十二月二日、羅馬的佔領，總之，對於全部反革命，都歸罪於社會主義者，並以高視闊步的聖多米尼加斯教團修道士（Dominikaner）的方式，大罵異教徒、各宗派、唯物主義、懷疑論、法蘭西的混亂，那種堅決的神氣完全和他在倫敦匍匐於英國自由資產者的胯下一樣。法蘭西已經喪失了革命的發難權。君主的人民不復存在。現在是輪到其他民族了云云。總之，這是一種形式完備的絕交狀，已在“祖國”和“憲政”上享

有登載的榮譽。這對於法蘭西人是太猖狂了。矮小的路易·勃郎在這裏馬上發現一個恢復名譽並擠向前去的机会，即驅策卡貝、勒魯、俾安歧、那多和發斯本得（蒲魯東主義者）集合起來。他們已在“廣告晨報”〔3〕上用最粗魯的辭句攻擊馬志尼君。他們在答辯中理論的部分和馬志尼的進攻對比，幾乎是同樣軟弱的。至於個人的部分，是由馬索爾給予勒魯材料，於是將這傲慢的堂皇之神毀滅了。

至於賴得律〔-羅蘭〕，為着不致失去所有勢力，被迫脫離歐洲中央委員會。他對於攻擊法蘭西，在“國民”上也有答辯。真糟糕。全是毫無意思的東西。他堅持“法蘭西的革命發難權”，但是怎樣呢！那是在乞憐！據說賴得律〔-羅蘭〕現在要去美國。

所以在一方面，白癡魯格失去他的歐洲中央委員會。在另一方面，金開爾在美國像狗一樣卑鄙地反對他的競爭者噶蘇士，他現在看出要消滅普遍的“混亂”，即融合一八四八年以來在“民主共和國”、“普遍選舉權”等陳腐語句旗幟下的一切民主主義王位繼承的要求者。勇敢的威里系也要以“共產主義者”的姿態，加入衝突中。

同時英國政府用國家的經費，將法蘭西亡命者的暴徒，每星期大批地送往美國。可憐的矮子勃郎要利用對馬志尼這種偶然的全體示威去造成自己的地位，即做這被壓迫的教會公然的領袖。我為防止他的小陰謀起見，將發動馬索爾去幫助勒魯。末了，為使這種混亂充分發展下去，蒲魯東也要來了。

圓滑的匹阿——這個藝術家（法蘭西人用這個術語來對一個私人的一切弱點、無品格和愚蠢加以粉飾）——已將十二月的事件作成一種傳奇的動人劇，而官方的大人物墮落到怎樣深的程度，你可以從這裏看出來。匹阿已因此找到一個英國企業家，將和他把這齷齪東西——殺人的場面、放逐、流刑等等——在紐約等處上演。人們還有能更卑鄙地拿自己國家的不幸作投机的嗎？這驢子



認如此拿法蘭西的窮苦賣淫是一種愛國的行動。

此地亡命政客的國事行動和主要動作最內層的秘密既是玩弄陰謀欺詐，所以勝利的守護人金開爾便在学生叔耳茨和朗格夫人富有的姊妹間作起媒來了。

糟糕的只是這些驢子挾着自己吹牛的陰謀，時常從新供給警察的材料，使我們在德國的朋友們情形更加惡化了。

你的卡·馬·

〔1〕 [無信仰者的，即將來的]各國。(按斯圖加特版無“各國”字樣，僅註為“沒有羣眾的”，較為簡單明瞭，且和原文“in partibus”脗合。——譯者)

〔2〕 民主主義的日報。

〔3〕 倫敦資產階級的大日報。

### 一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天早晨收到你的信，而且絲毫沒有損壞。新的通訊地址似乎有效。

那些令人愉快的亡命者文件明天可退還——我將做些摘要的工作。

小德郎克好像確已在巴黎被捕——否則當聽到他的消息。“馬克思派”的一些人當真如“科[倫]報”所說的麇集於丹·咖啡館〔1〕嗎？我不知道這些瞎說從何而來？德郎[克]倘若在咖啡館這些人中公然出現，無論如何是不能原諒的。可是他倘若還是自由的話，即有和他通信的可能，現在必須竭盡一切力量，將他弄到倫敦來——他曾被驅逐，那些傢伙因他違反放逐令，隨時可將他押往阿爾及耳。如能獲得詳細報告，我打算籌出那兩鎊來；然這小傢伙必定安全歸來。你聽到他的消息，請即告我。

我現在回家，還要完成給德納的一篇論文，弄好了，會趁第二

次郵遞寄給你的。我上星期傷風很厲害，還沒有好，許多晚絕對不能做事。不然，當已經完成許多事了。

請告訴瓊斯，他下星期可以接到我一點東西——可惜替他寫的文章都是可憐的，因為每一單篇都短，而可供利用的篇幅又不大，以致經常忘記前星期所寫的是什麼——加以必須迅速而匆促地進行工作，絲毫沒有工夫搜集並整理最近法蘭西歷史上的材料。老是臨時急就的。

今晚如不能完成替德納寫的論文，那主要是由於我必須重閱一八四九年三四月“新萊茵報”的一大部分，因為法蘭克福派在這個時機中必定被徹底擊破了。鮑威爾在那裏是不濟事的。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四月一日。

(1) 指聖·奧諾麗路丹麥咖啡館。

一六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四月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附上克盧斯的寄件，在星期三（同盟晚會期）以前，必須寄還給我。

自你將德郎克的第一次信寄回後，第二天他已從獄中寫信給佛萊利格拉，我忘記告訴你。佛[萊利格拉]立刻將信寄給拉薩爾，以便他寄錢往巴黎給德郎克，拉[薩爾]既可以拿那封信去乞求杜塞爾多夫的一切自由資產者，錢也許寄得更快。可惜“祖國”說，在德郎克處發現暴露內情的信件。他難道如此的蠢，連和愚頑的萊奧涅塞人〔1〕及其他聯系的證件，也帶在身邊嗎？

路易·勃郎如我預見的，只想利用反馬志尼的共同宣言，形成一个新的“行動網”，挤在前面做革命党的領袖。他甚至於要把我拖到他的一切“法蘭西”社会主义者联合中，还邀我参加一个集会。这自然值不得予以答覆，只当着介紹人的面，對於此項强求表示了驚訝。因为蒲魯东要來，所以矮子〔2〕認為和我联合，現在很適當。

德納終於來信，九鎊用作已刊出的各篇文章的報酬。同時請我將其餘的部分縮短为五六篇論文，而最後的一篇特別描寫革命的德意志的展望，因为在此總統选举期間，報上的各欄都要佔用。这是惩治亡命者的好机会，我在以後的一封信中會將我的意見詳細告訴你。

塞麥現在將他的(德文)“噶苏士、革革易和路易·柏頓尼”手稿三四分册寄給我。衛登麥尔应把它在美國出版，這是一种好生意，尤其是他从这一方面也許能替自己的報獲得五百元。

不过这种德文作品在寄往美國之前，应当在英國譯成英文，以便它在美國用德文出版之後，這裏也印成小冊子，供公眾的閱讀。你就是一時不替德納寫文章，恐怕也难得有工夫來幹這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將它交給瓊斯。每一印張的翻譯報酬为一鎊。

我在這裏已認識陸軍上校塞里尔邁〔3〕，是一个很有教養的人。他在匈牙利参加过十四次战争。同時又是一個有名的画家，所以現在拟出一种精裝本的战報和战争圖解。他自己已經將輪廓弄好，法國第一流画家担任細描。他約許送我一部。一部值十鎊。你的战争文庫便可得到一种增益了。

你的卡·馬·

你知道，金開尔和路易·波拿巴比較，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中專政的。他首先任命他的代表院——保證大会——的人員。對於自己的創造又有些害怕，既不規定日期，又不指出地點，只是臨時公告日期地點，當時僅有七人能参加會議。這七人中的六人予



他以信任投票。他和他們起草他的憲法。讓他們推舉自己為美國的代表，使自己所組織的委員會對他們負責。

- (1) 指摩西·赫斯。
- (2) 指路易·勃郎。
- (3) Szerelmey, 原信作 Szeremy。

### 一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十四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四月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只寫這兩行給你，通知小的孩子〔1〕今天一點一刻死了。

你的卡·馬·

- 〔1〕 還未滿周歲的佛蘭雪思卡。（按：此註有誤，這女孩生於一八五一年三月，死時已滿週歲。——譯者）

### 一六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痛惜地看到你的小女兒太快地証實了我的恐懼。但願有任何方法能使你們全家遷到比較衛生的地方，比較寬敞的地方〔1〕去住！

我很想寄點錢給你，可是在倫敦時的花費比預計的多得多，以致自己一直至本月底，要受煎熬，下月又有一筆賬，在德意志訂了一批書，馬上要付十二鎊。然我願意調度一下，於五月初馬上籌點錢寄上。早知道倫敦的情形是那樣的，便當中止那本來完全是多餘的倫敦旅行，使自己的手中得稍微寬裕一點。

品得現來這裏，因為在利物浦找不到職業。他想找一個位置

或家庭教師，這自然要為他盡力。我為表示友善起見，特就他學俄文。但要在此處推薦，必須多知道他一點，不過須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達到目的，所以還是希望你來信，將你在何處認識他，以及他的身分情況等一一相告。此外，我覺得他那個沉默寡言的樣子，不會在此處找到好事情。

現今的商業情形，特別是關於東印度的，有一點不可忽視。不管三年來英國工業生產品怎樣有增無已地大量輸入東印度，近日那裏又有比較好的消息傳來；存貨逐漸售出，而且獲得較好的售價。這件事的理由不外英國人最後征服的各省，如辛德、盆德雅蒲等等的本地手工業向來幾乎是以獨佔式維持着，現在終於被英國人的競爭壓倒了，這或者是由於英國的工廠主新近才來製造適應此等市場的布疋，或者是由於本地人終因英國通常向印度輸出的布疋價格較廉，遂犧牲了對本地織物的愛好。一八四七年最後一次印度危機以及與此有關的英國在印度的生產品的大貶價，大大促進了這種貿易；老居里希已經表示，即在他的時代由英國人征服的印度也沒有完全拋棄自己特有的舊式製造廠。只有從這一點可以說明，一八四七年的歷史不久在加爾各答和孟買以增強的形態重演。但當最近收穫的三百万包棉花投入市場，加工製造，作為製成品，以最大部分送往東印度時，情形會改變的。紡織業現在十分興盛，不管這個比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增加三十万包收穫的季節怎樣，美國和這裏的棉花價格仍舊上升，美國工廠主的購買量比去年已超過二十五万包（他們從前所用的全部只有四十一万八千包），而此地的人們開始宣稱，就是三百万包的一種收穫也不夠他們的消費。一直至目前為止，和去年比較，由美國輸入英國的多十七万四千包，輸入法國的多五万六千包，輸入其餘大陸上的多二万七千包（這是從每年九月一日到四月七日為止的）。在這樣一種繁榮之中，的確容易說明路易·拿破崙怎樣能夠這樣舒適地準備他

的帝國；在一八五〇和一八五二年間直接對法國輸入棉花的超過額，至現在為止，達十一萬包（三十萬二千包對十九萬二千包），即超過百分之三十三。

依照一切規律，危機在今年必定來到，而且也許會如此；可是東印度市場的彈性現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引起了混亂，最大部分原料的廉價同樣保持了工業生產品的廉價，而一切大的投機又未嘗出現——試將這幾點考慮一下，人們幾乎要受誘惑，預言現在的繁榮時期將有一種非常長久的繼續性。無論如何，可以說這情形會延長到春季。可是在六個月左右，終要依照老規律發展下去，這是最確切的。

多多問候你的夫人，並請馬上回信。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日。

你的弗·恩·

〔1〕 顯為“住宅”之誤。

### 一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上星期所經歷的一種苦難，是你想像不到的。當埋葬之日，各方面所允許的錢一齊爽約，終於被迫跑到一個鄰居的法國人處去借，以便付給英國的埋人狗。當時不幸還接到衛登麥爾的信，似乎在美國的一切希望也斷絕了。只有克盧斯——下星期你當收到他的信——現在約許較好的展望。我雖具有一副硬心腸，這一次的慘劇却把我擊得遍體鱗傷了。

附上亞威伯克這狗的一封信，他从不貼郵票，老是括去人家最後的十辨士。還有布魯諾·鮑威爾登在“紐約每日論壇”上的一篇



論文。你的論文已經引起了一切齷齪的反响。你看到鮑威尔關於“軍隊”的發現，真要發笑。現在如果寄論文給我轉德納，可以稍微等一下，直到集有多篇，我會一起寄去的。

推列林君在紐約出版一種月刊或周刊，那狗自動將第一期送給我，是純粹四年級中學生無聊的東西。

（“大黃蜂”〔1〕的）海斯現在是威里系的親信，一個床上睡覺。這傢伙有什麼事？他們又在吹牛，企圖在德意志作一種暴動。

德郎克是個真痴漢。我們從萊茵方面替他弄的四鎊，不料引起了他奢求的慾望，竟跑到科不林士去榨錢。這驢子却不想他會給反對科倫人以新的口實。這傢伙的行為真太可恥了。

附帶地說！請馬上將下列兩種字條寄來倫敦，不要忘記：一、在海恩處徵集英鎊的李卜克內西的全權委任狀；二、你親自寫給海恩的小紙條，只須用兩行字告訴這個“親愛的朋友”，說你聽到他的情形很好，特指定李卜克內西和他接洽一英鎊的事。必須特別預防發生敵意。

向來在李卜克內西處借宿的我們的熟人之一，被他的房東趕出，我們都沒有拿一個錢給這窮鬼，昨天我特寫一個字條給李卜克內西，說及你指定他和海恩交涉一鎊的事。海恩君似乎不大相信，要求李卜克內西首先將你的手書給他看。

請寄些郵票來，因為有一批東西必須寄給你。

你的卡·馬·

〔1〕 海斯和刻爾泥一八四八年在加塞爾創辦的一種諷刺的刊物。

一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昨晚接到海恩一個字條，但當時已連同對此的答覆寄給你了。

我想海恩君會照付的。

附寄郵票若干，馬上還有更多的張數寄上。歷史也寄還。亞威伯克的信對於他的書“幫助我反對里賓特洛普！我會告發他、民主派是偽善者和誘惑者！”是一種有價值的對照。這個人是完全幼稚化了。

朋友布魯諾對上帝的智慧和認識也並沒有什麼提高。從柏林發動美國的報紙，藉這迂迴的途徑向驚愕的世界報告，大陸的軍隊是在維持國內的安寧，這種工作確是值得幹的。布魯諾君還老是代表那陷落在最深的泥沼中的黑格爾辯証法。歷史觀的全部奧妙在這種發展階段上，只是充分浪費熱情，用似是而非的發展說去詳細證明最平凡的常套話，於是把它提出來作為精勤研究中的一種完全新發現的結果。這一切對於久已過去的歷史還過得去，但在這種方法上使直接的現在神秘化，便太醜惡，任何驢子也必定發覺內中空無所有。深奧的真理在：政府取締革命是對的，因為革命還沒有成熟，可是革命反抗政府也是對的，因為革命的確孕育了未來的思想，雖未成熟，却是代表實質的——這種黑格爾式的老把戲就是在美國的確也不會再新起來！永遠永遠是“市民”的“不快活”，“煩惱”，“根本冷淡”。“在某些國內是階級對階級鬥爭，在其他國內是民族對民族鬥爭。”嚴格講來，這個非常聰明的命題是布魯諾曾經從革命學來的全部東西。

推列林君顯然是被當作流氓無產階級無國籍的流浪人逐出法國，即在十二月十日社〔1〕中，也是沒有用處的。

你如果不確切知道德郎〔克〕是自願往德國，那我覺得大半因他從前已經見逐於法國，這一次才不押往隨便一個國家，而是押到德國國境。這痴漢本當乘機奮鬥，前往拿騷——為什麼去科不林士，從那裏往漢堡要好得多，那裏沒有人認識他，而且可能遇着韋爾特和斯特洛，也可弄到錢來英國！但他避去附近的拿騷，取道科

不林士，希望顯然在錢，倘達到目的，他一定去科倫。同時科倫諸人要已經通過了控訴院才好，否則德郎[克]的逮捕會成為一種半年重新偵查的原因。他會馬上押往科倫，也許在陪審法官前作為証人而出現。這在他自己是咎有應得。他需用的一點錢的確可以在法蘭克福籌到，或讓拉薩爾從任何地方寄去，可是不，這小傢伙必定無條件地往科不林士，那裏在街上走的每個憲兵、每隻狗都認識他。此時他一定是被關起來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曼徹斯特。

(1) 主要是由流氓無產階級組成的路易·波拿巴的便衣鬥爭隊。

一六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衛登麥爾最近的來件，講得較好。你的論文暫留在這裏，一、以便翻閱，二、以便以後於必要時譯成英文，如去掉只有德國人懂得的一些詞藻，那就很好了。

“科倫[報]”載摩西·赫斯因謀叛罪被通緝。這如果不是因德郎克爸爸處曾發現關於他們的日內瓦的重要事件的無聊文件，我願受絞刑。這是值得費神的！同時摩西又是殉道者，這會使他的遊惰生活更加神氣起來；也許有人馬上將他送來倫敦——我們總逃避不了這個蠢材！無論如何，這一切對於科倫那些可憐的鬼東西又是够糟糕的了，而且予他們的訴訟以拖延的新理由；他們倘若真正經過陪審法庭，我們當已聽到一點消息。

佛萊利格拉為着要我介紹給我的妹夫，曾有信來——今天將介紹信寄去，他迫切地要找一個職業。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曼徹斯特。

昨晚对民軍議案作有名的投票。願上帝再給予一些这样的机会，則新选举要拖到九月或十月間。这正是輝格党应得的報酬，也是賦稅改革論者应得的報酬！我看瓊斯馬上会把他的報拔出來——哈尼为着“明星”〔1〕的緣故所施的詭計，和狗一样卑鄙，但瓊斯不要这种喪失信用的、敗坏的、墮落的舊報，是好的。讓哈尼去据为己有，並埋葬自己罢。

〔1〕指“北方明星”，當時为哈尼收買，更名“明星和國民商業報”，繼續出版。

一六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現又附上衛登麥尔一信。報紙我沒有收到，今晨有电，大西洋号大約明天早晨会到的。我为着更切实地包裝並發送刊物，以免枉費昂貴的郵資，特給衛登麥尔一些指示，似乎引起了他的誤解，然我已矯正他的錯誤。

小傢伙〔1〕的科不林士事件，却是一种純粹的虛構，“科倫報”如果可信的話，德郎克爸爸当已到倫敦，而他的冒險已經達到目的。这对他是更好了。可是摩西被通緝的問題，因此更令人莫名其妙。無論如何，这好像是对科倫諸人的新詭計的暗示。天曉得，又有什麼舊廢紙落入警察的手中。可憐的摩西在無信仰者的區域中，竟这样可怕地被追加为殉道者！

下星期我將接連替德納寫些文章，看能否將歷史叙述到憲法战争的結局。如此我們馬上就可以作結束，最好你對於最後幾篇論文——德意志革命的展望、我們党在革命中和革命後所处的地位——能替我寫成一种短短的备忘錄。正因这些作結論的东西最

關重要，所以有這樣的一種記錄，不獨使我的論文作得較好，而且也要快得多。在這種方法中，我只要稍微努力一下，便可在以後兩個星期內完成全部殘餘的五六篇論文，同時你也可为新的連載論文——一種更現實的主題——和德納通訊，無論是關於法國或關於英國的。衛登麥爾的小冊子現在馬上要出版，“霧月十八日”<sup>①</sup>即在改變的形態中，也不能再賣給德納；因為他可以無代價地取得這東西，並自行翻譯。但你仍可以問問德[納]，對於為英美讀者羣準備的一種改作和翻譯，是否需要，我們當將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前的史事大加刪節，最後使它緊接在當前的現實上，以便可以和每周或每兩周的關於法國的報道聯繫起來而結束。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曼徹斯特。

〔1〕 指德郎克。

一六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與這封信同時，你將收到美國方面大量的刊物。我今天也收到克盧斯一信，因為直到下星期止還要參考，只好給你一點摘要。

德郎克已安全無恙地來到這裏。他使我喜歡超過了從前的害怕。他長得又高又大。因此變得沉着了。暫時寄居安舒慈處，受到友好的款待。他將在這裏開始一種小營業，因為曾從巴黎接到出售雪茄袋和錢袋的委託。佣金為百分之十。並且因安舒慈的介紹，他馬上得到這種業務上必要的聯絡。

<sup>①</sup> 即“路易·波拿巴政變記”。——譯者

从德郎克处得知“勇敢的”泰霍夫曾对我们作一种人物评论，寄往瑞士，大骂我们，尤其是你。军人们对你有一种竞争的嫉妬。我想有一天你会证明他们的预感为正当。此外：希利从日内瓦方面要求使这些先生们当和我们和解。於是有一种专家的意見出現，簽名的为：威里系、泰霍夫、沙配尔、希墨尔斐尼系，内中所說的有：一、他們应和这个完全没有力量的党彻底破裂；二、我們中間有些是警察的特务，將一切事件報告普魯士政府。

我不知道下列各點是否已經寫信告訴你，或当你在这裏時早已听到：金開尔及其同夥諸君總計起來，只剩三千元現金，一切有体面的人，像勒味·馮·卡尔柏一样，都已退出，威里系对金開尔和賴痕巴哈的關係很緊張，这整个齟齬集团是四分五裂了。

關於德意志的备忘录，你就会收到。

狗們昨天在这裏開保証人會議。选出一个固定的委员会。魯格君寫信抗議。威里系沒有出席。賴痕巴哈預先拒絕再参与这污穢事件。委员会是支薪的。当选人为金開尔、威里系（是否接受，頗为可疑）、勒味·馮·卡尔柏（無論如何是拒絕的）、斐刻勒、朗格、馬因斯的休慈，还有一人。他們自行補充。魯格在他的信中攻擊金開尔为普魯士親王的代理人和共济会會員。

克盧斯的信中有下列各節：

霍策尔（有別於克盧斯的朋友霍策尔威特，他在辛辛那提的金開尔會議中，以[保証人的資格出席]<sup>〔1〕</sup>）寫信給克盧斯，内中有一段說：“金開尔要我用卑鄙手段粉碎馬克思和恩格斯。我所願意做的事已經成功；我把他扼住，使他老是喘不过气來。他要求我以名譽保証對於这偶然的事件保持緘默，不得公開發表而致引起‘爭議’，他想藉此獲得安全。某个推列林在致安內克的一封信中破口大罵……”

克盧斯自己又寫道：“在紐約花費不少的集会中——我在上次



信中作过關於它的報告——有為數極多的体育协会分別組織起來了，並對於我反对金開尔回憶錄的抗議和衛登麥尔的論文，表示贊成。”

附帶地說！我曾為着塞麥，對倫敦的德國大人物作了一些速寫，交給班涅。不知道這信怎樣被一個德國書商看到，人們對他却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他現在要求這些先生們的“性格描寫”，據班[涅]說，如有幾印張可印成小冊子，他準備出二十五鎊。這自然是用匿名或假名的。你以為怎樣？本來我們必須共同幹這樣一種幽默的工作。我有些猶豫。你如認為我當幹這狗屁，那你必須從我的書信和你所有的其他東西中作一番蒐集，藉此找出這些狗的特性素描的片段。無論如何，你對於“在行動中”和“在瑞士”的威里系，必須給我一些評註。

你從我寄上的文件中，會看到老塞里爾邁的繪畫和戰報著作的廣告草案。他願意把這東西稍微宣揚一下，譯成英文，作為廣告，並允送我們每人一部。我想，作一次小小的市場鼓吹，也是值得的。

凱立君將出版一部關於“利息的調和”的經濟學著作，我已預先知道，因為他將最初的校樣送給我看過。

在寄給你的“哲那斯”〔2〕中，魯格力言共產主義是他的“人本主義思想”最新的產物，我的親愛的，你怎樣說？是怎樣一回事！天啊！

哈尼和瓊斯間的鬥雞，你已經看到嗎？如沒有，我將他們相互攻擊的演說寄給你。兩人——一個是自願的，另一個是被強迫的——都墮落到德國亡命者論爭的立場上去了。

你的卡·馬·

你還讀過一篇比布魯諾·鮑威爾登在“論壇”的論文更無聊的東西嗎？即“英國的沒落”。下面一段描寫不可改善的舊神學家的

話，是最有特色的：“英國的議會至今還追隨羅馬的政策，利用人民的生存慾望和民族的企業衝動去建立它的世界統治，同樣在舊羅馬的精神中利用不列顛內部的差異——例如國教教會、蘇格蘭長老會制度和愛爾蘭天主教義的差異——去訓練並發展它的貴族統治術，它現在對於大陸人民和政府間的鬥爭，有所偏袒，同時站在立憲主義一方面，這種主義正遭遇它的不可否認的沒落。”如果這不配丟入字紙簍中去的話，我不知還有什麼更好的東西。

〔1〕 原信紙張破損。

〔2〕 海村在紐約出版的一種德文雜誌。

#### 一六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寄三十先令的郵匯，這是我目前可以省下的最大財產。明天是星期日，你一定不能兌現，不過至少知道有了。月內倘若有可能作第二次這樣匯寄的話，你知道，無論如何是會實現的，但一直到现在，我還不能斷定。

小傢伙逃出來，已能自立，很好，他目前找到安舒慈這個患難中的真朋友，也是極好的。本年夏季，父親來過這裏後，他必須來訪我一次。

提到大人物的傳記概要問題，真正有趣，因為好些時候以來，我也有過這一想法：用類似的方法作一種依字母編排的傳記的蒐集，可以經常做下去，準備在“爆發”的大時期中，突然與世相見。至於書商所提出的二十五鎊，數目已經不少，可是有一個疑問，不管一切無名或假名，每個人仍會注意這些暗箭是從何方射來，責任終將落在我倆身上。在德國現今政制之下，這東西刊印出來，表現為支持反動派，即一切有節操的序言也不能阻止這種懷疑。這總是

糟糕的。此項史實如只限於幾個人（我的意思只限於一打最有名的驢子，如金開爾、赫刻、斯特魯威、威里系、伏格特和這一類傢伙，已經够了），那漏掉我們自己的名字，也沒有多大的關係，這東西可視為直接從反動派出發草成的。無論如何，若有可能，我們必須共同來幹。你以為最好當怎樣進行？我們看吧。二十五鎊已經值得一種小小的誹謗了。

克盧斯的信，下星期奉還。我將替塞里爾邁幹那件事。美國的寄件至今日中午還沒有來，現在也許已躺在我的家中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五月一日，曼徹斯特。

#### 一六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的美國大批寄件還沒有來。我已着人向皮克福德家問過，因為我們街道上的門牌新編過，因此可能發生混亂；但皮[克福德]家並沒有寄給我的小包。或許是你沒有寄，或者如果由郵寄的話，也許不是在指定的方式中寄的，否則有什麼意外。請查問一下，那些東西到底是怎麼樣了。

本星期我將要求父親大人來這裏視察一下，以便使全部狗屁營業得到解決，而我的位置也進一步調整一下。這裏的營業或因續訂契約，再繼續下去（但這不大可能），或是我將力求貫徹主張，父親至遲當於年底來這裏，也許六月底就來了。於是會有一種鬼清算，有六至八個月大概可以結束，此後我將開始另行工作，或是往利物浦，或是天曉得幹什麼。在兩星期之內，也許就會決定。我真願父親現在就來，使這裏不可避免的垃圾馬上尽可能地了結，我便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了。



克盧斯的信也奉還。瓊斯的論文，我這裏有，但缺少哈尼的，你可乘便寄來，以便認識兩方面，並看看哈尼爸爸新扮演的角色。勤勉的瓊斯只要能支持一個時期，就會馬上將這隻遲鈍的狗逐出戰場。每星期推銷四千份，已經可以獲利（三千六百份可够成本），會使他站得住了。

父親要來，自然把我為德納寫論文的計劃拖延一兩個星期。在另一方面，你趁此可經過塞麥，和那個書商談判人物速寫的事，把要描寫的英雄們和你的通訊聯繫起來，將“新萊茵報”瀏覽一遍（特別是關於國民議會的投票和演說），當作品完成時，你來這裏住一星期，我們再共同幹。我還想到怎樣幹法，就是使人們不能發現作品的來源，即被發現，也不致有什麼妨礙。

厄布涅寫信給我，他因為你的經濟學的緣故，還老是對勒文達爾開談判，勒文達爾要在布魯塞爾開店，目前尚和法蘭克福的營業聯在一起。

佛萊利格拉和我的妹夫交涉怎樣？為着品得的事，請給我一個回信，那是一頭無聊而且頗為紛亂的牛。他在同盟中嗎？

衛登麥爾所說的“體育報”〔1〕老沒有來，他想必有些弄錯了  
吧。

請馬上回信。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曼徹斯特。

凡不由郵局寄的包裹，最好不單寫舊門牌號數70，而兼寫新舊兩個號數，即曼徹斯特，斯屈蘭奇路，大杜西街，44/70號。

替塞里爾邁寫的東西，明天有可能。

〔1〕 即在紐約、後來在非列得爾菲亞出版的“社會主義體育同盟會”的機關報。

一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五月六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五月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寄你的包裹沒有送出，因為皮克福德要求我妻付兩個半先令。而全部廢物實在值不得這許多。

附上一個罕見的紙條，這是從金開爾和威里系君對他們黨徒所發的傳單上急忙抄錄下來的。他們的一個區分部長每次將這廢物送給普魯士總領事黑柏雷〔1〕，得到報酬，這是最可笑的一件事。普魯士政府對於像金開爾和威里系這些裝腔作勢的秘密，自然是同樣有法子打進去的。特別是威里系，不管一切原則上的考慮，在確定的委員會中已取得位置。誰有錢，誰也有威里系。

企圖作任何一種暴動，這是確定的。克拉普卡將軍準備往馬耳他，他的衣袋中有一張委任狀，是噶蘇士和馬志尼簽署的，任命他為匈意軍的總司令。我相信當在西西里發動。這些先生們每年不經過兩次失敗，受到兩次打擊，便感覺不愉快。世界史在沒有他們的參加，沒有他們的干涉，尤其是公然的干涉下，自行發展下去，這是他們不能承認的。事情如果失敗了——這是確定的——那馬志尼君將從新獲得機會，對任何一個格拉罕發送憤激的書信，藉以取重。他的消化力將不致因此受到妨害。

我現在替班涅改正他譯的塞麥用馬札兒文寫的人物性格評論的譯文。原文要極費力地從劣等的、常常幾乎不可理解的、並在文法及時間上有問題的譯文中恢復過來，這原文一定是優美的。明白表現的是：拉約士·噶蘇士<sup>①</sup>君為鞏固自己省長的位置，曾計劃

① 即本書中常見的路易·噶蘇士。——譯者

廢除奧地利王朝——这在它的公告的時候，沒有政治上的意义，而且是有害的——後來当他遷延時，又怕看到这个位置沒有抵抗地讓給勝利的革革易。襲擊阿芬而不向維也納進軍的錯誤，同樣是由拉約士造成的，他以勝利者的姿態，和家屬在首都情不自禁地慶祝他的入城式。

附帶地說！剛才接到班涅的信。柏林的書商現已有確切的提議：以二十五鎊收人物性格速寫稿五——六印張，另贈書二十四本。一經將稿件交給班[涅]，即取得錢。但要求赶快。

我的計劃是：暫時由我和德郎克起草，因此使我的風格多少消失一些。兩星期後，也許这事可和我〔2〕弄妥。無論如何，你對於威里系（在行軍中和在瑞士）必須用你那流利的書信體，再寫點東西給我。

附上克盧斯的一封信。

我昨天和佛萊利格拉到書商特律布涅處。他相信“革命”〔3〕在倫敦這裏可以銷去一批，在德國由坎普經營，可以銷去另一部分。所以衛[登麥爾]的刊物一到，請馬上寄來這裏。“體育報”似乎已經結束了。

你的卡·馬克思

〔1〕 Hebler 原稿作 Hebler。

〔2〕 也許是“你”的筆誤。

〔3〕 衛登麥爾在紐約出版的德文雜誌。

一七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克盧斯的信奉還。我突然想起，德納君現在既和布魯諾·鮑爾及西門·馮·居利有联系，同時因總統選舉又限制你的篇幅地位，你確實应当採取一些美國佬的步驟去對付他。克盧斯和其他



幾位可从各方面寫信給德納君，質問这些無比的論文怎样登得如此少，又時常間斷，希望其咎不在編輯部，並且如人們所期待的，它会加以矯正，能够从卡·馬·取得更多的論文云云。衛登麥尔可以很容易地組織此舉；只要对他指出理由，說明德[納]要限制你的篇幅地位，須有这样的示威，以便公開替我們保持这个機關。用一個半巴喃去对付一个巴喃吧。你如果觉得这样做对，我可以趁下次輪船寫信給衛登麥尔開始進行。

那种發給各區分部的會議傳單是滑稽的。聖·彼得堡、華沙、柏林、羅馬等处的區分部如果離開徹灵十字街〔1〕在四哩以外的話，我願受絞刑。这种燒炭党式(karbonarisch)、裝腔作勢的外表所形成的每日發号施令的場面，暴露了这些先生們對於自己所謂組織的力量又是怎样自欺欺人啊。現在企圖从事一种暴動，是一种愚行，而且是一种卑鄙的行動。但是的確“必須有什麼事情發生！必須幹一下！”那些領導行動的領袖們願这些人全体被捕、槍斃；然那些大人物的確会自行防备，只要錢櫃中有錢，瑟特泥处有信用，“裁縫和皮匠处”有隨心所欲的免費衣鞋，英雄威里系是会安安靜靜地留在倫敦的。这位先生所懂得的軍隊給养就是如此！

講到人物性格速寫的事，在某种程度內是好的。有四个星期可以完成。只是要找一个可信賴的人抄寫出來，使人們完全不能認識是誰的手筆。你來這裏時，請携帶美國方面的文件、“新萊茵報”全份和必要的文件。我的父親明天來此，不会留八至十天以上。

我的軍事学方面的書籍終於从德國寄來了。我至今所讀这一方面的書非常之少。考斯道夫·霍夫斯塔特尔君虽是大名鼎鼎，但我以为並不像拿破崙一样，到現在为止，只能算作一个很有用的大隊長，或在小战中一个这样的指揮。可是我还没有看完他的著作。在另一方面，普魯士一个工兵上尉屈策尔著的新築城術的小

册子，大体很好，比我向來所看的軍事作品較有歷史的和唯物的意义。——這裏對維理森君要說的是，在易德斯脫特一役，不是丹麥人戰勝什列斯威—好斯敦人，而是常識的普通戰術戰勝了黑格爾式的思辯。維理森的書本來應當叫做“大戰哲學”。內中所含哲學妙理多於軍事學，而且大都是最顯明的事件同最廣大、最深遠的奧妙臆斷地組織起來的，同時關於簡單和複雜以及這一類的對立面，表現極端學者式的議論——這都是明明白白、不用多說的。這種軍事學以一般的藝術概念開始，於是證明烹調術也是一種藝術，對藝術和科學的關係發表更廣泛的議論，最後對於戰術中的一切規則、狀況和可能等等包括在一個絕對的命題中，即較強的力量總是擊敗較弱的力量！人們對於這樣一種軍事學有什麼好說？然也間有一些警句和單純原則上合用的簡化還原；倘若不是這樣，也就更不足取。至於他在實踐上的應用，我還沒有看到；不過拿破崙最大的成功每次都是由蔑視維理森第一等規則得來，這不是為維理森說話，一個精通黑格爾哲學的人的確能很好地解釋這種結果，用不着絲毫違犯那些規則的。

我看到革革易的“回憶錄”剛好出版——可是要花六個達列，因此現在還不能購買。有了此書，匈牙利戰爭的軍事材料可以說在目前是告一段落了。無論如何，我對匈牙利戰爭要寫點東西，也許是關於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一切戰爭的。當我把早前的戰爭史稍微弄清楚了，將去找一個出版者，他要能夠擔負最大部分資料的費用才行。

上星期六寄給你的三十先令，想已收到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五月七日，曼徹斯特。

〔1〕 倫敦市區。

一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三日

五月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只寫幾行給你。

老塞里尔邁的書第一小册完成了,他为着战争著作的廣告,每天在催我。你現在如不能寫,至少回信要將他的草案寄回。

你的卡·馬·

一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事情進行順利。明天或後天,父親即將离去,他對於他的營業很滿意。這裏的業務將完全改組,並在新的基礎上繼續下去。我幸而爭得津貼,只要契約一簽字,父親走後,曾經說過的鈔票即可給你。此外,最好的一件事是我絲毫不用在什麼文件上簽字,父親很聰明,因政治的關係,不完全相信我,因此小心防護,不使以後因我的緣故而有什麼新的不愉快的事件發生。同樣,在這種場合下我也要遵守一些禮節,即我的兄弟中的一人可以代理我,父親在我離職時,恐怕除掉某些幻想外,不會失掉什麼,被犧牲的是我而不是他。你的人性格速寫草案怎樣了,望寫回信告我。我因這一切變動,目前工作堆齊了頭頸,在最近若干日內,很難多多參加你的工作,不過我很願意馬上在這裏看到你。你如能和德郎克盡力將這些東西弄完,使我們得在這裏花幾個晚上完全結束,那就很好;我在你來到之前,必須從現存的文件中對有關人物(你必須特別指明出來)作出必要的摘要,以便能夠迅速進行。現在突然想



起，你最好是在聖靈降臨節來，即星期五的前一天——十天後——那時這裏是一般的例假日。天氣好，我們往遊人島或其他地方，不好，就作起工作來。可是注意，你一個人來，以後我很歡迎德郎克，但最近还用不着他，而且在工作上他也有妨礙。

新部署中的要點，是从七月一日起，我的錢不僅增加了，而且也完全是我的，再也沒有人查問我作何用途。詳情面談。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九日，曼徹斯特。

一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的父親走了。一切都好。附上十鎊鈔票的第一个半截。希望下星期末在這裏見着你。我猜此刻你有一封信在我家躺着，可是沒有時間回去。鈔票的第二个半截或是由今天第二次郵遞或是明天寄上。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曼徹斯特。

一七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天寫這封信只是通知下列事項：昨天由第一次郵遞將十鎊鈔票的半截直接寄給你，同時其餘半截加封由天狼星轉給你；希望已經如數收到了。

這裏現在舉行選舉大活動——兩個由保守黨推荐的輝格黨自由貿易論者打算排除伯賴脫和紀卜生，沒有別的舉動，不過游

說〔1〕和豪飲罷了。這些傢伙自然沒有機會，可是花了一筆大錢。

如我所期待的，大約三星期前，棉花市場發生一種投機的風潮；但機會還不是充分顯明的，而此地的紡織業者和商人並有相反的動作，所以事情暫時又平息下去。但當美國的收穫總量一經投入市場，它又會很快發生的。又羊毛因澳大利亞牧羊業的突然破壞，也大有變成一種投機商品的趨勢，而且一切展望所及，秋季的投機大概將開出最燦爛的花朵。鐵路等等的股票又開始上漲——較好的股票比現在還保存在銀行作為存款資本的總要多收入百分之一至一·五。六星期來，美國的棉花投機盛行，形形色色的奇異的股份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表明資本是怎樣急急在一切大金融市場中摸索銷售場所。末了，暴風雨的信號現在已經表明了更確定的方向，數目也更多了。這是美妙的。

希望至遲明早會收到你的信。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曼徹斯特。

〔1〕 即游說選舉人，英國的習慣是候選人親自訪問最有勢力的選舉人，以便得其贊助。

一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五月二十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十鎊鈔票的第一個半截今早飛來了。

我擬於星期五由此動身，而且是乘船往利物浦，轉曼徹斯特。

附帶地說！公民施蘭姆〔1〕現經利物浦往美國。這傢伙打算——如他信任我們的——星期三或星期四訪問你。你必須看看

怎样能够躲避他。

威里系經歷了一件十足的艷遇。布呂寧的夫人喜欢对这头老鹿賣弄風情，像对其餘以前的尉官一样，並曾以飲食相款待。一天我們这位禁慾者熱血直衝腦頂，像野獸一样向夫人撲去，弄得大殺風景，被趕出門。喪失了愛情！喪失了飲食！我們不再需要那只貪圖快樂的人。

瑟瓦尔对德法陰謀案在巴黎陪審法庭的英雄事蹟，你看報当已知道了，又从英文各報（“廣告晨報”）上也許看到他是以怎样神怪般勇敢的方法，逃出捕吏之手。但後來事实表明，他是將所知道的一切洩漏給警察，得到允許才出來的。大風車街的人們〔2〕曾以这个英雄誇示倫敦，現在迫不得已，將他趕出來了。

科倫諸人終於由公訴評議會提交陪審法庭。如果不開臨時陪審法庭的話，他們要到七月才開審。

德郎克向你問好。

你的卡·馬·

〔1〕 指康拉德·施蘭姆。

〔2〕 大風車街为威里系當時領導的“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所在地。

### 一七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要星期五才从倫敦由海上經利物浦來此，那星期一晚以前不能達到，也許要延到星期二早晨。你如果一定要从海上來的話，也可取道赫尔，商業區每星期開船三四次，早晨八點鐘起程，航行時間不致这样長久——星期三早晨至遲星期四早晨，你必須出發，船費往赫尔为六先令六辨士，从赫尔來此，三等約七八先令。你必須於星期五午後達到，以便我們還能於当晚六點向利物浦出發。減



價列車直接从倫敦開出太遲，你在星期五难得利用。你回去時可以經利物浦走海路。

無論你怎样走法，星期五午後四點必須到這裏。

盼望將詳細情形告知。

你的弗·恩·

五月二十四日，曼徹斯特。

威里系的事件很有趣。命运已經襲擊了这高貴的、純潔的人！

一七八 馬克思致在倫敦的他的夫人 恩格斯附筆  
曼徹斯特 一八五二年六月十八日

一八五二年六月十八日。  
曼徹斯特，大杜西街，七〇号。

親愛的心肝：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絕對用不着老是將一切都告訴我。可憐的小鬼，你既經過許多現實的艰难困苦，那至少在理想上我要共患难的，这原是應該的。此外，我也知道你是怎样具有無限的彈性，只要稍微順利，又使你怎样新鮮快活了。希望你本星期內至遲下星期一，还会收到另一个五鎊。

“快郵”的確是我共同包紮的。但關於魯格拉了一大堆屎的那些舊号報却找不着。我們在醃製这条鱈魚<sup>①</sup>時笑出眼淚來了。

至於小奧斯瓦特的小包，很难着手找，不过也總有一點办法的。我們可愛的魯[格]寫不上三行，就会把自己暴露在恥辱之中。我如果沒有弄錯的話，“夢忒”(Monte)已經由我校正了。

① 德文 Stockfische 也有“鱈貨”的意思。——譯者

商業區的那個印刷人像一枝小蠟燭，為着每一印張書的確要花費極多的時間，因為他沒有足夠的助手。他的紙張比美國的差三倍，活字也是這樣。那些活字顯然是完全耗損了的。可是你已將你的事情好好地完成了。

哈洛<sup>〔1〕</sup>的小冊子由於蠢得天真，的確動人。請將“布魯塞爾報”<sup>〔2〕</sup>上恩格斯關於海村的論文剪下來寄給我們，可是要快。“宇宙”如不寄來，也沒有什麼妨礙。我們的要點已保存在我這裏的一封信中。

和孩子們接吻並祝好。

你的卡·馬·

恩格斯也注意到了：當我在整個小冊子中老是故意用“路易·波拿巴”時，衛[登麥爾]君便改用他的正式稱號“路易·拿破崙”。

再者：

親愛的燕妮，請告訴亞卡利阿斯，他的“機械工人罷工”當做篇小小的跋文，因為衛[登麥爾]“打算”付印。為着克盧斯的緣故，也必須這樣做。

親愛的心肝，附上兩個紙條：“騎士哈爾斯曼的告別”和“約翰·巴尼與法國大臣”，連同論“開雲”(Cayenne)的一小條，送給瓊斯，他如不來，最好由郵局寄去。千萬不要將這一類的事委託皮拍君，使他受累。在他，一切都是大言炎炎的對象，瓊斯將他抬得高高的，竟視他為我的第二個我，我卻不願意。皮拍相信那些信都是為“這個黨”寫的，他馬上就再也看不到了。

[恩格斯附筆]

請穆芝上校先生接受我最友好的、最誠懇的祝禱。

〔1〕 即哈洛·哈林。

〔2〕 指“德文布魯塞爾報”。

一七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六月三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您們不是在那裏拚命抄寫稿件，就是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不然我应当已經接到你的消息。同時附上一信，連同從衛登麥爾剪下來的一條東西。

你的小信袋和科倫的一封信已經找着了——今天沒有帶來，否則當附在信中。

竭誠問候——至急。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六月三十日，曼徹斯特。

一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七月三日

一八五二年七月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來得太遲了，可是來了。你看到下面所說的事件，可以明白遲延的理由。

一到倫敦，馬上就抄寫原稿。星期一中午完全就緒。我口述，由妻和德郎克輪流筆錄。星期三中午收到稿費。班涅扣去你所知道的七鎊。又付清德郎克共同工作的報酬。所剩的數目甚至不夠作家中的開銷。斯特洛是陷在不能支付的狀態中。此外還有特別的不幸。

克洛斯的夫人長久患病，住在醫院裏延命，恰在最後臨危的時分，被狗東西趕出來，於大前天死在家中。現在沒有一個錢，沒有



埋葬費等。佛萊利格拉也沒有辦法，因他為着送亥爾堡的夫人和孩子回布勒斯勞，向一切熟人都借盡了，並要維持自己的生活，末了，還要到醫院去診病。於是事情便落在我的身上，直到弄清楚，到處奔走，不能以言語形容。現在算是又安靜了。

那些“徒黨”對於我們的小冊子有些頭痛。特別是邁恩甲虫〔1〕弄得全身冷汗，害怕死了。他“絕想不起對我們會有絲毫侵犯的地方”。威里系並託人來敲我的門，問對布呂寧事件是否也出現。這使他有許多的疑惑。

這種奇妙事件“真正的經過”，現有如下的發展：

第一，如你知道的，威里系直接加以否認。他的第二個步驟是：“布呂寧夫人在政治上要腐蝕他。——對馮·威里系君運用向左向右和其他腐化的手段。”所以他基於“道德的意見”，轉到她的生殖器上去了。

可是這個游擊隊領袖現在對於這事件又有別樣的解釋法。“布呂寧夫人（這是盜曼特從前告訴他的）是俄國的特務。她只想捕獲青年亡命者。老威里系礙了她的路。因此散播那種趣聞，以便在亡命者中毀滅他。這種捏造的‘趣聞’帶有怎樣政治的、預謀的、兇惡的性質，可由下列一點看出：即布呂寧親自宣佈妻的恥辱，用意只在將威里系暴露於恥辱之中。”

但事情並沒有結束。騎士式的希墨爾斐尼系聲言威里系會捏造特務的流言，以便為他的“陽物”的叛變戴上一個假面具。現在事情是這樣，事件在這兩個貴人中間懸而不決，而威里系接二連三的說謊，才把自己完全暴露出來了。

講到烏龜布呂寧，我突然想到前幾天在馬基亞維利的喜劇中所看的一個美麗的笑話：

· 皮·卡（烏龜）：誰是神聖的烏龜？

· 利·革·洛：那是在法蘭西最有體面的聖徒。

威里系和金開尔對於当怎样用一千二百鎊去製造革命，大感苦悶。叔耳茨、希墨尔斐尼系、斯特洛德曼等日益離開金開尔。——只有威里系，即用一百匹馬力拖，也離不開金庫。八天前，金開尔到了盎曼特处，知道他和我有联系，便說：“可惜我的經济学还没有出版，否則人們終於会獲得一种确实的基礎。”盎[曼特]問他对佛萊利格拉的詩感觉怎样。哥多佛勒度斯<sup>(2)</sup>答道：“这样的东西他没有看。”

多少年以來，这些狗只是習於向我們狂吠，現在竟說明是在“我們的尊嚴”和“地位”之下，寫出这样的饒舌、饒舌、再饒舌的話，真是滑稽。这些惡漢！

同時對於要製造革命而沮喪的威里系和金開尔展開了一种新的希望。洛貝尔圖、啓耳喜曼和其他野心的大臣候補諸君曾派一个使者來倫敦。这些先生們特別願意模倣法蘭西人，由伏格特創造一个德意志燒炭党。同各極端的党派也有联络。在德意志当發行紙幣，作为經費。他們現在既力求尽可能地拯救自己，亡命者当在这种紙幣上簽字，而且由“一切”党派簽字。

沙配尔曾經过盎曼特，对我表示悔意的自白，並徵詢。回答是：他当首先公開地和威里系破裂，自有下文。这是絕對必要的条件。

你当已經看到巴黎的新逮捕事件。蠢材們(这一次是魯格派)自然必定又重新有一种假的陰謀表現出來。如人家早已告訴我的，他們在巴黎的通訊者英格蘭德是(在巴黎)臭名素著的刑事警察，他自然將他們的每一封信馬上報告官廳。然法國警察署並不滿意這一點，特派西門·德赤來這裏，以便尽可能地探悉一切秘密。路易·拿破崙無論如何是需要一种陰謀的。

可是他為一种陰謀所累，似乎还不知道。即奥尔良家的陰謀，这一家的代理人現在就是班涅君(不过和匈牙利的“急進派人”有默契)。計劃是：波[拿巴]有天晚上当在他的秘密情妇处——他是

跟在一个英國女人後面前去的——將被抓住。警察署的一个主要代理人被收買了。兩個將軍当被爭取過來。南木尔於兩星期前親來巴黎。为着散佈小册子反对路易·拿破崙, 支出巨額的金錢。

你以為怎样? 奥尔良家的一人如果再度向巴黎進發, 而人們且約略知道这件事, 当不致在一种或它种方法中, 到“偽王”那裏去告發“真王”吧。請將你對於此事的意見告訴我。

瑟瓦尔那隻狗又將普飛德爾給他的信交給普魯士人了。

再會。

你的卡·馬·

虔誠的衛登麥爾一點消息也沒有。当我論波拿巴的小册子寄到歐洲時, 他或早到美國去了。如有可能, 我馬上寄一篇論文給德納。

我將卡散雅克的祖宗(只是有較多的詼諧)阿累提諾的“Dubbi amorosi”下面的引言寫給你:

*Prefazione.* Magnifico utriusque Ser Agnello,  
Voi qui scribere scitis quare, quia,  
Espelle, volte fatte col' cervello,  
Di Bartolo et Baldo notomia,  
E le leggi passate col' castello,  
Nella vostra bizzarra fantasia,  
Questi dubbii, di grazia, mi chiarite  
Ch'oggi in Bordello han mosso un gran lite.

Vi sono genti fottenti, e fottute;  
E di potte e di cazzi notomie.  
E nei culi molt' anime perdute etc.

(1) 爱德華·邁恩。

(2) 即高特弗里德·金開爾。



一八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七月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原稿發出，很好。希望在三四星期內有樣本送來。你必定又因一道美味的鮮味汁的緣故苦心工作，以致要拿阿累提諾的猥談做解毒劑。天啊，這太過分了。

我坐在這裏，工作堆齊了耳朵。眼前還有十一封營業信，必須今天寫好，而且馬上就是七點鐘了。同時，如有可能，還要替德納寫篇論文，至遲明天晚上要寫的。

剛才在看革革易君的東西。我們在“新萊茵報”上曾根據奧地利的報告，討論過匈牙利戰爭的進行，是很正確而光輝的，但也慎重地、正確地作過預言。革革易的書和狗一樣卑鄙，再也沒有這樣小皮小眼妬忌的、淺腸狹肚愚昧的東西。關於軍事部分還好，革革易很像有才幹的從前的尉官，馬上要變成將軍，而中隊勤務和初步戰術的細節，還像蛋殼般到處粘在身上。認革[革易]不能寫這部書的匈牙利人是驢子。真正革革易的和奧地利的因素在書中很容易分別，和在瑟努身上分別兩種異質的因素一樣。但小心謹慎地當作參考書，却十分有用。這傢伙惡意的愚行竟使自己陷入恥辱之中，如藉懷增佈告的事件，非難噶蘇士，說他其實較勝於自己的誇張的演說，而且他的完全拙劣的描寫，老是逆着自己的意志，暴露了自己的醜態。這種愚昧的態度使革[革易]永不能真正寫出任何人物的個性，不過書中對於噶蘇士和其他大多數人仍有精細的描寫和個別的註釋。然不管這種惡意的愚行怎樣，如人們到處可以看見的，革[革易]却優於一切人，其他人等更算得什麼啊！

關於匈牙利的戰爭，無論如何，我是要寫的。

巴黎的陰謀，就事實判斷，可說好像出自慎重考慮和冒險進行的陰險的巴退爾米等——在冒險的大砲轟擊中，約在二十哩外即

嗅到他的威里系的气味。至於魯格等也夾在裏面，很有可能，但此等蓋着防雨布的瓦斯管大砲有霍亨索倫的來源。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七月六日，曼徹斯特。

為着奧爾良的緣故？為什麼不是呢？去對付勇敢的莊微爾或一個恩季盎公爵〔1〕這類人是好的，這個外甥為什麼不派人射擊他的波滂王室的人呢？

〔1〕 他曾派人射擊拿破崙第一。

一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三日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既沒有信來，我斷定那位可敬的衛登麥爾不管一切的一切怎樣，是在堅持他的“體系”。事情真正開始表現不可解，而且除開現在正迫切感到的金錢損失外，尤使我成為亡命者臭蟲和書商們的笑柄，在這不幸的事件中我曾和後者接洽過。

關於選舉的一篇論文，我沒有寫，因為依我的意見，必須等待總結果。就我到現在所看到的講，似乎輝格黨稍佔優勢，會多五六票，舊議會又連皮帶骨復活了。這些傢伙是陷在一個迷陣中，跑不出來的。到現在為止，唯一受到重大損失的人們是庇爾的信徒。同時“紀事晨報”〔1〕在格累安的一種辯護演說中宣佈只剩着一條出路。輝格黨人和保守黨人一樣無能。除格拉罕及其黨徒外，唯一有才幹的人是科布登、伯賴脫一夥人。這些人必須共同統治。“泰晤士”過一天也登出一篇論文，內中同樣為格拉罕辯護，很是奇怪，這你也許已經看到了。

偉大的泰霍夫伴同斯密特-斯蒂納夫人於下星期往澳大利亞。

但將使你更深地痛惡的是“鼎鼎大名的”達姆有不少成分係投身於澳洲去挖金礦。還有幾个月的和平，我們的世界翻掘者<sup>①</sup> 就会翻遍澳洲的泥土。只有威里系因金庫鞏固了地盤，堅守他的標語生活着，但決不是工作着。

班涅現在和奧爾良的陰謀家萊莫札很親密。某個匈牙利人警戒他防備那在德法陰謀中曾經“出賣”德意志人的人。萊莫札在巴黎知事署中有代理人。他寫信給他們，不要向班涅說半個字，並將這位先生的行動報告他。據我所得的報告，答覆上去是班涅絕無可疑之處。他及時逃跑了，否則也會被捕的。出賣者是某個瑟瓦爾，自稱為佛郎克的，真名是克列蒙。

這個瑟瓦爾從一開始即將事情通報警察署。還不止這一點。萊莫札取得瑟[瓦爾]致普魯士公使館的親筆信，內中說，依照他們在馬紮<sup>(2)</sup>對他的允許，並在認識秩序的“原則”之後，“他們的義務”在給予他以必要的“金錢”。但普魯士公使館宣稱：他既是法蘭西方面的特務，得到報酬，兩面受僱不行，他不能再向普魯士提出要求。因此他被派來倫敦監視德國的亡命者，兼把“一隻眼睛看住克列蒙”。他因最後這種資格，來投萊莫札，並自薦為代理人。萊[莫札]從巴黎發出訓令，在表面上同意他的請求，並指定他在克列蒙處安置宮廷侍從，做一個居間人，任務是經過他，對法國警察作為在它的集中所生的寡蛋<sup>②</sup>。——奧爾良的煽動有很好的組織，那些傢伙都據有合法的、正規的走私者的位置，因此凡書信、包裹、小冊子可以安全送往法國，和不犯嫌疑的物品郵寄一樣。

這件事對於我的重要性是促成我收到瑟瓦爾的一封信，這是關於他和普魯士公使館聯絡上的。這樣的一種文件可以推翻

① 德文“Wühler”，原意為搜掘泥土的人或一種鑽掘泥土的動物，而又有“政治煽動者”的意思，見下信。——譯者

② Windeier，無精之蛋，意即愚弄瑟瓦爾。——譯者



公訴狀的全部建築物。

我已和班涅約定，還有一種抄錄一經完成，你當收到塞麥原稿的小冊子。這種文件在你的工作上是不能缺少的，因為內中包含革革易、噶蘇士等的書信，從沒有在什麼地方發表過。

我的妻生病很厲害，瘦了，並且咳嗽。不過醫生宣佈病情並不危險，除藥品外，指定多喝濃啤酒。

如有可能，請在星期五以前再寄一篇論文來，我打算向德納要求的五鎊在約翰遜處貼現。

附帶地說！陀門尼奇的“愛人羅蘭”〔3〕是一種改作。原本很少，只有像這裏的大圖書館中才有。就是陀門尼奇的那種版本也稀少。通行的是柏尼的“羅蘭”。

你的卡·馬·

〔1〕 英國的大報，當時為帕爾麥斯頓的機關報。

〔2〕 巴黎的監獄。

〔3〕 意大利詩人波雅多的作品。

一八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二年七月十五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關於衛登麥爾的推斷是對的。他沒有片紙隻字寄來。自從我們詳細告訴他，刊物當怎樣寄法以後，他似乎認為自己的義務是不再使我們得到一點消息。此外，他的情形十分惡劣，終於要為着衣食而奔走。

兩三天前，你看到“先驅晨報”〔1〕有關反對派各領袖的論文嗎？那只能出於的士累利自己的手筆。這是非常出色的：你這個“樸素的辯才”的科布登現在才前進。這些先生們對於格拉罕雖也有錯覺，然伯賴脫先生被認為唯一危險的傢伙，是完全正確的。這

个沒有良心的老野心家現在對於保守党的先生們正是非常危險的。

愛國主义的挖金礦者一路順風！所以“煽動家”<sup>①</sup>的名称終於有它真正的意义和内容了。

和萊莫札君的新联系，十分美滿。瑟瓦尔致普魯士公使館的一封信，在这种訴訟中当为一重要文件。为着取得此信，不要疏忽。“奧[格斯堡]—[般]新[聞]”已經把我們的青年老朋友塞特五十印張的公訴狀宣佈出來了，然因此將被打得粉碎，他正式出庭，会感觉苦悶的！萊[莫札]已經有了这些書信嗎？此外，報上的消息明白表現，不僅曼推斐尔君要利用科倫訴訟作一种大規模的國事行動，後面必定还隱藏着一种冒險的企圖，但在另一方面，也絕對沒有什麼証据提出來，因控訴無力，不得不借助於大量的警察饒舌和特务的謊言。你从班[涅]处再沒有听到消息嗎？我將这个貴人久被忘記的一封信再附上。

可是你如收到瑟瓦尔的信，能証明它的真实性嗎？否則一个裁判長連宣讀这种文件，也是会拒絕的。

剛听到訴訟於二十八日開庭，所以和科倫作多种可靠的联系，十分重要。我們只要知道能信賴柏[姆巴哈]的行動到怎样的程度。信件已經可以由布拉德佛德安全寄給他。倘若知道韋尔特在漢堡，事情便好办。因此我今天还要寫信給斯特洛。同時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利用璫特。这个人是从厄曼紐厄尔处退出，为布拉德佛德一个猶太小商店的代理人，曾替我向科倫一个舊書店買了一些軍事書籍，非常迅速，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可是当你听到他想做厄[門]和恩[格斯]公司的代理人，並曾要求我为他謀得這裏一个紗店的代理業務時，这謎就解决了。我允許了他的一切，並推荐給

---

<sup>①</sup> 即前信的“Wühler”(“翻掘者”)。——譯者

父親。所以在这訴訟進行期中，我們可以依賴他的準確性來行事。

璫特買來的軍事書——顯然是一個退職砲兵軍官的圖書——對我很有益處，特別因為大都是關於初級軍事學的，即實際勤務等的。這正是我所缺少的。此外還有關於要塞建築術等等的著名作品。我馬上會有大進步，也可以在公眾之前冒險作一種獨立的軍事評判。

塞麥的著作將很受歡迎；然我還談不到對此有所寫作。

附上給德納的論文一篇。我現在要趕快加以結束；以便對英國也能寫一點東西。我們每星期從這傢伙榨出三鎊來，倘若不能使你的夫人在本年夏末之前到鄉間去住一些時候——這比一切濃啤酒對她更有益處——那才見鬼。然聽到她的病並不怎樣危險，總是慶幸的。

只要讓我再幹一年軍事學，民主主義的尉官們當大驚失色。

問候你的夫人、孩子們、德郎克和天狼星。

你的弗·恩·

〔1〕 倫敦的日報，保守黨的機關報。

一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日

一八五二年八月<sup>(1)</sup>二十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德郎克會將那關於評革革易的亂七八糟的稿件以及原文“拉摩的姪兒”和“宿命論者傑克”〔2〕帶給你。

昨天接到柏姆巴哈由科倫來信。信中主要之點如下：

“近來各地方的各種人都想和您通訊，他們由那些人的介紹，要絕對鑽入萊茵民主黨的。您在科倫的朋友們終於提審於陪審法



庭。所提出的公訴狀是一種範圍很廣大的文件，訴訟的公開審判期為本月二十八日，其餘的預備手續是公開宣佈的。他們將按照刑法典〔3〕受裁判，因為他們的犯罪是在普魯士新法典公佈之前。就我对訟事所能觀察到的講，在法律上是非常之好，不過大家知道，在陪審官前，道德的觀點佔到很大的重量，談到這一方面，個別被告的危險即不可否認。主要被告樂塞、布耳革斯、諾特永和賴夫〔4〕尤其有許多許多要承認的：如一個有一定的傾向和一定的時間的聯盟的存在；說到接受新會員，有某些儀式和義務，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此等事件的本身並不構成犯罪的行為，但按照四周的情形，這對大都選自農民的陪審官可以發生不良的影響，特別當表現在如此不敬畏上帝並不尊重地產上。就是辯護，也會發生重大的困難；律師先生們全不懂得這些事情，又大都是主義上的反對者，一想到對訴訟規定的十日間的開庭，便害怕起來。佛萊利格拉將在缺席裁判中被判處斬刑。——我剛才看了公訴狀，約有六十五至七十頁之多。這些人的訴訟如懸而不決，那也完全要感謝他們自己的口供。比德意志這些工人更馴良的驢子，恐怕是沒有的；賴夫作了在形式上告發的口供，其他各人也有同樣笨拙的行動。大家知道，和工人的聯繫本當保守秘密，竟自行承認，是何等危險的事啊。這些人曾受到拷問，毫不足怪；他們被單獨拘留愈久，所作的口供便愈美滿。否則是完全沒有事實的，被告們倘若不是乖乖地大部分自行招供，即沒有證據。而且公訴狀所包含的各種細目顯示某些關係和人物是由沒收的書信與特務的偵察，才比較正確認識出來的。”

柏姆巴哈至此為止。

威里系為着對抗希墨爾斐尼系，已經取消了關於布〔呂寧〕的聲明。希〔墨爾斐尼系〕現在所宣傳的是，威里系藉催眠術試圖破壞布〔呂寧〕夫人的貞操。好一個道德的威里系。

某个叫做凱德洛易(此外,他却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sup>①</sup>)的曾發表一个小册子,反对馬志尼、賴得律[-罗蘭]、路易·勃郎和卡貝等,現在又出一部正式的書,論法國全体亡命者。

蒲魯东發表了一种新著作。宗教、國家等等既要消滅,便只剩下“个人”。他这种發現是模倣斯蒂納的。

我因衛[登麥尔]驢子不可原諒的拖延,以致非常窘迫,今天連这封信的邮票也沒有法子貼上。

你的卡·馬·

- (1) 正確的应为“七月”<sup>②</sup>。
- (2) 狄德羅的兩種著作。
- (3) 指拿破崙的刑法典。
- (4) 原文作 Reif。

### 一八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sup>③</sup>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給德納的論文一篇。柏姆巴哈的報告令人不愉快;但願那些未曾多嘴的人被釋放出來!此外,这种訴訟針對我們正和針對科倫諸人一样;我們也会退瘦的,特別是年輕的塞特現在以为可以肆意報復了。

你不能为我找到凱德洛易的著作嗎?这就是說,那些东西要是值得一看,並且所包含的要多於純粹的演說。

我从斯密特得知,我們的華策尔在窩黎尼亞的暴動中,是真正

- 
- ① 这是文字上的遊戲,这个人的名字为 Coeurderoi, 拆開成为 Coeur de roi, 法文意即“王之心”,所以接着說:却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譯者
  - ②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仍照此日期,列於八月十九日馬克思致恩格斯一信之後,編为第一九三信,即認為此信之日期不誤。——譯者
  - ③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信日期为八月二十二日,編为第一九五信。——譯者

的伯爵和主要的參加者，他的遭遇是被驅散，在森林中幹一種羣盜的勾當，約有三四星期，直至盧晉茨基把他帶往波蘭；我們的施納依德指揮一些騎兵，就我至今所知道的講，沒有什麼建樹。美洛斯拉甫斯基一八四七年在柏林出版關於波蘭戰役的一部書，大為斯密特所稱譽。這個美洛斯拉甫斯基是一切波蘭人中最重要的人物，而且還將創造經歷。

請將英文論文寄給我，千萬不要忘記！

除書籍包裹外，期待德郎克今晚來此。特別是“新萊茵報”，現需用甚急；希望他帶來。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曼徹斯特。

一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日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寄上給德納的一種廢料。從各個角落裏襲擊這傢伙，愈加成為必要，因為老丑角魯格在最近一號報上也曾堆積了他那種體裁的沉澱物啦。

科倫案件按檢察長的提議，又由法庭延期三個月。他以為特別是重要証人都跑了，霍卜特往巴西，那個裁縫夥計不知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了。

你相信德納因英美輝格黨的名稱相同，會稍微讓步嗎？

明天可能有一種詳細的電報寄上。

你的卡·馬·



一八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五日

一八五二年八月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在星期二以前，請將論文的剩餘部分寄來，切不要忘記。單是關於保守黨人的一節，太少了。這一次不能以太短的部分寄給德納，有兩種理由。一、流氓海村在辛辛那提以擁護輝格黨人反對民主派出面，因他認為當這個選舉時期，正好出賣自己，這是對的。格里力已經將海村在那裏的演說報告了“論壇”，並讚揚了他。所以這一方面有暴風雨來威脅我了。二、許多星期以來，特別是最近兩星期，為着找六個辨士買食料，每天必須奔走六點鐘，尤其是從新為女房東所苦惱，逼得沒有辦法，昨天只好寫信給約翰遜，問他對“論壇”的一張匯票是否願意為我貼現。這個人如理智而同意這一點的話（這還是懷疑的），那我必須替德納寫論文，他所收到的如果是小東西，將視為裁縫店的零料，會把我逐出店門之外的，因為海村、魯格和布魯諾·鮑威爾現在正有丰富的供給啦。今天還看到“泰晤士”說，“每日論壇”是主張保護關稅主義的，這一點便是更大的災難。所以一切都是一種很壞的預兆。在取消前約未到之前，必須尽可能地快些寄稿給那個傢伙。我的急就章還不能寄去，因為我患着劇烈的頭痛，這也並不是由於喝了淡啤酒。

德郎克星期六如不來，便糟糕。全體亡命者會議由葛草在這天召集開會，正迫切需要這小傢伙。因為皮拍不是可以對付這種事的人。無論如何，德[郎克]必須安排好，當那臭東西從柏林來時，他要在那裏才好，我不能完全單獨跟那些無賴苦鬥。

你如馬上附寄些郵票來，當將克盧斯的各种材料寄上，否則

这种垃圾要花費你兩倍價錢，而我在目前又沒有一文可作寄費。  
敬禮。

你的卡·馬·

一八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論文前半部的英德文，你昨天下午當已收到。後半部星期二早晨可收到。至於被逐出“論壇”的事，你不用擔心。我們坐得很穩。加以這種歐洲的政治評論在美國佬中究竟只是一種涉獵的對象，誰寫得最好，並最有精神，誰就勝利了。海村不能損害我們；輝格黨人收買他，是要他服從他們，而不是要他指揮他們。魯格、鮑威爾等在我們的旁邊是保證“論壇”的“全面性”。講到保護關稅的問題，沒有妨礙。美國的輝格黨人都是工業的保護關稅論者，早已不是土地貴族的德斐式保護關稅主義者。他們也不很蠢，難道不像李斯特一樣懂得，自由貿易是最適合於英國工業的。而且在必要時，我對於自由貿易論者可以在各處插入一兩句話，你如不合意，儘可再刪去。但这也並不是必要的。

我猜貼現的事你早已和約翰遜辦過交涉，很希望有點結果。至於我，一天一天更深地陷入金錢事務中。德郎克爸爸的來訪誠然使我十分高興，但晚上既不能工作，花錢又不少，而且除二十鎊家庭債務外，還有經常的費用，這把人拖住了。德郎克將於下星期（初）回去，於是我會有一個長時期切實工作着，材料這裏有的是，到九月底將有一些錢可供支配——在十二月〔1〕一定可收到幾鎊。當我處逆境時，陷入極端的困難，品得君也仍借錢給我。他还老是为三小時的課程奔走，而且似乎已在熱戀中——這可憐的青年，人們必定能看見他是多少在處女的愛情支配之下。——我在六月的最後幾天內，因各種情形，未能將一些臨時費用記入父親大人的賬

目裏，此時要算我的賬了。我們現在是在決算中；這對於我的確還沒有什麼影響，不過會給予我一個只能支出多少的標準。決算的結果如良好——約在四至六星期內就會知道的——我便可以冒些危險，你會馬上收到一點錢的。只是本月內因有二十或二十五鎊的家庭債務，我才完全觸礁了。

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背着德[郎克]替德納寫篇關於德意志的論文，他對於這件事是不知道的；不過在賬房間盡是工作，一直要幹到晚上七點鐘以後，也無法動手。然我要看看情形。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八月六日，星期五。

附上九先令和幾辨士的郵票。

德[郎克]囑我告訴你：他下星期初也許回來。

[1] 係“九月”之誤。

一八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六日

一八五二年八月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首先談與約翰·高特弗里德·金開爾的冒險事件。

你從附上的克盧斯幾封信的其中之一中，可以看到金開爾君在辛辛那提的資產者圈子裏曾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絕不是革命者，而是兩個流氓，在倫敦曾被工人們逐出飯店。”我既認識高特弗里德的為人，便首先寄給他下面的一個紙條，假裝我還不完全確切知道事實，以便促使他表現新的曖昧的態度。

“索荷，薩吞街五號，‘人民報’辦公室。一八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約翰·高特弗里德·金開爾博士先生：



頃接報告，您在辛辛那提安內克或其他德意志人面前，曾冒險作過下列的聲明。”（接着是上面所說的一段話。）“我等待您立即加以解釋。緘默當視為默認。卡·馬克思博士。”

金開爾旋即寄來下列的紙條：

“卡爾·馬克思博士先生：

當我被羈囚時，在您的指導之下發表了一篇關於我的論文，此後我即和您不復發生關係。您如有安內克和其他有體面的人們的証據，而不是由於匿名者的播弄，相信能證明我曾說過或公佈過虛偽的話，損傷您或恩格斯先生的名譽，那對您們像對每個既無私人關係又沒有政治生活接觸的人一樣，必須請取通常的途徑，這是法律開闢給一切受到侮辱或文字誹謗的人們的。除這一途徑外，我將不再和您有什麼辯論。高特弗里德·金開爾。”

我從這廢紙中看出高特弗里德君既不會接受有索荷郵戳的信件，也不會和使者見面，於是寫一封信給他，讓天狼星在溫莎投郵，用一種寫情書形式的信紙，上面印着一束玫瑰花和勿忘草，信的內容如下：

“聖<sup>①</sup>·約翰·金開爾博士先生：

綜合

您的保證人霍策爾擺在我面前的一種書面的陳述——您在辛辛那提以怯懦的方法，要他以名譽保證，對於您在那裏虛構的誹謗保持緘默，然霍策爾只是有條件地允許了；

高特弗里德·金開爾先生幾時以前親筆寫給他的前保證人克

---

① 原文是縮寫 h.，放在約翰之後，不易確定是指什麼，不過就第八十信中稱他為“耶穌—基督—金開爾”和第一五八信中稱“高特弗里德·基督·金開爾”兩例來看，似為“heilig”的縮寫，故譯為“聖·”。——譯者

盧斯的一封信，同樣擺在我的面前，同一金開爾在信中侈言要和我發生政治的联系；

您这次的信——而且它恰为这种目的引起的——供給一个確切的新証据，該金開爾是一个怯懦而又同样卑鄙的教士。卡·馬克思博士。”

最後这封信，聖·約翰君是沉住气靜悄悄地接受了，並且極端小心地避免再透露自己一點消息。

克盧斯最後一信所說的噶苏士的秘密傳單，你可以在瓊斯今早出版的報〔1〕上找着英文的。因此沒有附上。

八月三日星期二，金開爾的保證人大會開會。主要事件是：賴痕巴哈像一隻塞柏拉斯狗一樣看守財寶。這兩百鎊是金開爾和威里系向來支用的，係在革斯特堡諸人處从革命存款中取出。依照章程，保證人中至少要有三個人與聞，才可予以支配。賴痕巴哈固執要履行此項手續。金開爾和威里系为免除这种弊病起見，曾決議指定泰霍夫为第三人。泰霍夫在三星期內誠然要往澳大利亞。不过按照借貸章程，委員會滿三人時，即可由自己独裁主張推出兩個新委員。所以只要利用泰霍夫，一、使賴痕巴哈交出財寶，二、以後可以用兩個傀儡去代替泰霍夫的位置。可是會議立即有反对泰霍夫的議決，因为他只是被利用的，而且要往澳洲。人們宣佈金開爾和威里系履行職務，不能令人滿意，因而不能予以信任，他們對於支出的兩百鎊应当有詳細的報告，才能獲得批准。最後和其他決議當於今天——六日——星期五再一次的保證人會議中決定。

賴痕巴哈在三日的會中提議，一千鎊存入英格蘭銀行，非至革命爆發，不得動用。勒味（和魯格聯合的）提議將錢交給在美國的革命同盟會。——金開爾虽在附寄給你的致霍策爾的信中自行宣佈魯格疑他是普魯士王子的代理人，後來在五月的保證人會議中

虽誓言永不願和魯格同坐在一个委员会中，然这个高特弗里德見錢眼開，現在竟宣言準備和葛革、魯格等携手共進，並共同管理金錢，因此他就得參加管理了。可是威里系此時確信，一千鎊比不上已經支出的兩百鎊，不会对他再有什麼油水，據說已決定遊歷美國，他的親信吉柏特和狄茨已經搶先前去了。

葛革爸爸上星期又召開他的鼓動联合会。仔細一算，他恰为八个人中之一，即在离去的西格尔和斐刻勒的位置上出現了新來的奧斯瓦特(<sup>2</sup>)和德拉尔。此外，还發現葛革以噶苏士走卒的資格登場，真是出色，而以革命同盟会鼓動者的資格出面，成績也很优美，不过沒有弄到足够的錢，可以彌補因此次旅費所負的債務。在此等嚴重的狀況之下，鼓動者們覺得須尽力和金開尔联盟，以便冠冕堂皇地靠近那一千鎊。而金開尔为着預防对一千鎊造成明確的离婚起見，也恰恰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和这些人的勾搭上面。葛革挾着推進这种計劃的秘密目的，於明天——七日——在瑟特泥处召集一个全体亡命者大会。号称報告他的大事業。实际是欢呼和金開尔联盟，並打入一千鎊裏面。這一點此時是達不到目的的。

可是現在又發生第三樁臭事，它的最近的結果確是使金開尔和葛革兩方面远离这“財宝”。就是一方面，爱德華·邁恩在活動，要將这錢出版一种倫敦大周刊。另一方面，“擅長批評的”爱得加·鮑威尔一經听到一千鎊的处置为难，便隱匿在希利、盎曼特、希墨尔斐尼系等人的後面，也要为自己請求办一种報。盎曼特等把这一着看做从金開尔和葛革救出那筆錢的唯一方法。爱得加·鮑威尔對於这些人裝成一个“無伤無損的幽默家”的样子。

關於今天的會議，我會得到詳細的報告的，因为盎曼特現在是同盟的會員。至於三日的會議，还有下面的一點補充：在高級政策解决之後，騎士式的希墨尔斐尼系起來說話；有些人曾怀疑布呂寧夫人为特务，他宣佈这些人是卑鄙的誹謗者。金開尔說：在他一方



面，从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当波恩來的賈淫卡姆〔3〕經過這裏時，他对此人確曾有這種說法。）威里系啞口無言地坐着，大家的目光都注視他。泰霍夫說：這樣的懷疑如由曾經享受布呂寧夫人友誼款待至一年之久的人們傳播出來，那更為卑鄙。他們聽到這一類的說法，本有予以反駁的義務。——大家的目光又注視威里系。威里系毫無所動，当這整個開會期中——消失了許多“黃金”夢——只是像古典表現說法的“不幸的意識”一樣，寂然不動地呆在那裏。

臭事，今天是說夠了。

剛才接到佛萊利格拉的信，一併寄上，由此可見約翰遜那狗絲毫不肯通融。我絕對不知道要怎樣辦，情形非常可怕。

勇敢的葛革邀請佛萊利格拉。他們對他还老是不能放棄，但終久必定會放棄的。

問候阿尔牢恩妖精。

你的卡·馬·

今天似乎不會接到你的信，因為現在已是午後兩點鐘了。

附上克盧斯的幾封信：

一、六月二十日的。

二、七月四日的。

三、七月八日的，連同金開爾的傳單。

四、金開爾八月二日的傳單。

五、金開爾四月六日自辛辛那提致霍策爾的信。

六、喜爾革特涅致霍策爾的信。

七、克盧斯七月二十二日的信。

〔1〕 指“人民報”。

〔2〕 Oswald, 原信誤作 Oscar.

(3) 弗利德里赫·卡姆。

**一九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做了一樁蠢事。“每日新聞”的郵船時間表上並沒有載星期三開航的美國輪船——我為一個商人星期日的自然怠惰習慣所誤——今天從一張商業傳單上看到後天一定有一艘輪船開出。我已開始工作，但沒有完成什麼。今晚品得過這裏，將他送走，所以我懷疑，在距郵局關門還只有幾點鐘之內能否寫好一點東西。因此，我和你是受騙了。可是我再也沒有相信資產階級的機關報及其商業新聞了。

星期一晚上。

你的弗·恩·

**一九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八月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首先附上噶蘇士秘密傳單的原本。

現在第一是關於八月六日保證人會議的報告，第二是關於八月七日葛革會議的報告。

一、出席者：金開爾、威里系、賴痕巴哈、勒味·馮·卡爾柏、邁恩、叔耳茨(泰霍夫這回沒有到)、希墨爾斐尼系、盜曼特，至於其他人等，我不知道。還不要忘記瑟特泥。

金開爾在美國和瑞士曾令選出同盟會不可少的第三人(泰霍夫)。還剩倫敦方面十二至十五個保證人參加選舉。如我已經告

訴你的，泰霍夫在這裏落選了，他於是也宣言不能接受，因為要往美國。

金開爾提議從新進行第三人的選舉。又失敗了。

勒味·馮·卡爾柏：第一：“德意志公債是失敗了，因為它着手進行時的政治情況（一八五二年五月）不復存在，而兩萬元的假定數目籌不到手。”第二：“款子應送回美國委員會。”

這種提議的第一部分通過，第二部分被否決了。

盜曼特：“其餘的大多數保證人如仍具有同一意見，現有的款子應用在倫敦出版一種德文報。”“賴痕巴哈仍為款項的保管人！”“應由賴痕巴哈、勒味和希墨爾斐尼系選出一個委員會，由金開爾和威里系交與在美國和瑞士保證人的名冊；以前的委員會不再過問會務；新委員會將有關議決通知國外的保證人，並徵集他們的意見。”賴痕巴哈支持盜曼特的提議，全體通過。金開爾和威里系因款子的處理不全屬於保證人會，特提出抗議。只有出錢的人，又在美國設置的財政委員可以行使處理權。——光輝燦爛的局面就這樣消逝了。威里系如能籌到旅費，要往美國比向來更為堅決了。

二、從美國回來沒有財政的財政大臣葛革召開的會議。

出席者：主席為鼎鼎大名的“達姆”（還沒有去澳大利亞）、葛革、朗格、斯特勞斯博士、另一個西格爾<sup>①</sup>（維也納的）、佛郎克、奧斯瓦特、德拉爾（這些都是“鼓動家”）。金開爾、叔耳茨、邁恩、威里系、盜曼特、希利、柏克、瑟特泥的一個侍者、諾易斯的縱飲的流氓無產者赫味〔1〕、哥尼斯堡候補士亨澤、加特、維也納一個青年（不知名）。

葛革致開會辭，敘述他在美國的活動，因此產生一個革命同盟會，這是一個在美利堅共和國幫助<sup>②</sup>之下的行動，由此而將產生

① 這是法蘭茲·西格爾的兄弟，第一一二信中的話可作為證明，本書德文原本人名索引中僅有法蘭茲·西格爾一人，此處所出現者亦列入法蘭茲·西格爾之下，和文中所說的“另一個”意思不符。——譯者



德意志-巴登共和國——並將獲得美國民主派對輝格黨的勝利等等。此外，這個謙遜的青年以為（而且最近來到的哲學候補士亨澤證明這一點），一切行政區的德意志人都站起來，眼巴巴望着倫敦，以便在倒入出席本會的人的手臂中這個緊要關頭，發出如雷霆般的歡呼，而大洋彼岸也將有成千成萬人的回響。因此他要求這個會作為革命同盟會的支部組織起來，並不當使可憐的國人遠遠地站在期待的地位，作如飢如渴的想望。

蓋曼特——感謝葛革對於美國情形的報告。此外，並提議解散本會，因為只有一個普遍和公開召集的亡命者大會才能作成決議。

達姆阻止他說話。

金開爾：（這個充滿感情的詩人殉道者在葛革的雄辯中已經因眼珠的轉動，顯出他的要伸出和解的手臂的不可轉變的決心。）他也知道，德意志是在注視他們。他所處的地位是要緊握着和解的手。他要忘記事業中給予他的重大損害，忍受犧牲。他也知道，不僅德意志的解放，即美國的革命也在他們的手中。他說，誰是最有自制能力的，他是暗指魯格所謂“普魯士王子的代理人”。然在他一方面，要求革命同盟會現在也要担保他的公債。他和“可尊敬的”威里系在政治上是意見不合，但相信他們兩人已經聯合履行了偉大的任務。

蓋曼特：他佩服金開爾的基督教的謙遜，如已忘記魯格曾罵他為普魯士王子的代理人，由於對革命具有純潔的愛，才壓下自己火熱的心中那股激昂的情緒，這種激昂的情緒會使他在兩個月前（五月），當着保證人的面作莊嚴的宣言：“他以優秀的共和主義者的資格，必須考慮<sup>〔2〕</sup>和惡意的誹謗者魯格攜手共進的要求，因為後者毀壞名譽，而且與其和惡意的魯格和解，寧願迴避一切政治活

② 按原文為“umgefickt”，不見於任何德文辭典，亦非外文，現據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譯為“幫助”。——譯者

動。”金開爾用基督教的謙遜態度，備嘗了斐刻勒極大侮辱的書信所給予的辛酸苦辣。（斐刻勒在其中一封信中稱他為“一隻在糞堆上自炫的七面鳥”）；他具有愚昧的心胸，如葛革的朋友們所說的，當他投入他的美國競爭者的懷抱中時常常如此。在金開爾和葛革兩君之間作一種“聯合”，是一樁美麗的事，因為這種聯合雖本來沒有別的目的，不過金開爾力求借助於葛革，在公債款項的管理中有所主張，而葛革要借助於金開爾，以便參加這種管理，然經過兩個這樣大人物的和平聯盟，會使全世界的政黨也互相和解，立憲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互相握手，而且無產者從此不會再受資產者的剝削，總之，一切人都將互相擁抱，歡呼烏拉。因為金開爾在美國說過，他視無產者為砲灰（和他曾在波恩及科倫熱烈崇拜卡維涅克一樣），不管他和“可尊敬的”威里系聯盟怎樣，對於事情是沒有幫助的。至多也不過關心一件小事情，即人們斥責金開爾；他和這一切人一樣，不去研究並代表各種黨派的差別和利益，只是在紛亂的瘋狂中聯合一些互相對抗的分子，——人們可以斥責他是完全無原則地亂幹等等。此外，盜曼特要金開爾注意，他至多只能替自己、不能替保證人會締結契約。末了，盜曼特動議，人們可以不管美國的革命同盟會，好好地各自回家去。之後盜曼特就走了。

**偶發事件。**達姆時時刻刻打斷盜[曼特]的話，要阻止他發言。縱飲的赫味以萊茵人的資格相信，當盜[曼特]出席時，他應該認識他的喝采，而當盜[曼特]說及“大人物”時，他便吸着煙斗仔細打量出席的人。畫家佛郎克坐在这个無產者的旁邊，怒不可遏地站起來說道：“我簡直受不了。我做豬叫。”盜[曼特]回答道：這是他和其他動物共有的，佛[郎克]於是逃跑了。金開爾否認“砲灰”的說法。盜[曼特]述及和什瑙斐及“警鐘”〔3〕的全部事實，金[開爾]對此默不作聲。然他打斷盜曼特講卡維涅克的事，問道：“公民盜曼

特，‘波恩報’〔4〕是幾時出版的？”盜[曼特]答道：“無論它是在六月暴動以前或以後出版，與他無關。他親眼看過這東西。”

結束。會議經過兩點鐘之久。葛革懇切要求加入革命同盟會，至少是臨時的加入。上面所指維也納的青年宣佈每個加入的人，那怕只有一點鐘，也是“祖國的叛徒”。但在大多數人否決每種動議之後，並沒有建立美歐澳革命同盟會的一個支部，大家都回家去了。

你的卡·馬·

〔1〕 高特弗里德·赫味，馬克思把“Herweg”寫作“Herwegh”。

〔2〕 由“拒絕”一詞改正過來。

〔3〕 什腦斐在巴爾的摩出版的德美報紙。

〔4〕 金開爾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報紙。

## 一九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前些時候借出的兩鎊，有人允許今晚還我；一收到，即於明天寄上一張郵匯，並會較詳細地寫信給你的。

我們從衛登麥爾處既再也得不到一點消息，就克盧斯的來信看，事情似乎終於有些不大正常，向利物浦愛德華·聖福德公司問一問有無收到包裹，也許是有益的。你如再聽不到什麼（輪船昨晚還沒有到），無論如何，我可以去問。

你的報告似乎表現金開爾君因三日的決議，現在要讓錢從手中溜走了。

盜曼特君以他自己的方法幹得很好。當沙配爾逃避我們時，盜曼特斷然回到我們這裏來，真有些滑稽。然他確是一個較小的神，是德意志共產主義的一隻看家狗，這樣的狗正有用，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學會短期的保持這一類的小人物。

亡命者金庫的最後一道牆本來保持了高貴的威里系高貴的心



情，自這道箍爆裂，形成他和金庫分離的局面後，他必定肝腸寸裂。此外，他顯然老早就告訴大洋彼岸的親信，將要前去，因為他們因他一封重要的信，已經召集過非常大會。威里系君將成為那裏浮浪人和粗暴漢的領袖，這樣稀有的機會會表現出來的。然他在那裏却遇到他的老仇敵施蘭姆，那會造成美妙的誹謗者的。

噶蘇士君已經真正令人訓練了中隊，而拿破崙令西格爾擔任新兵訓練者，確是美妙的。然這個噶[蘇士]是一個難以言語形容的騙子；克盧斯將噶蘇士從美國驅逐出來，正是他所作的最出色的打擊之一。

我現在以最大的速度寫匈牙利的戰役，本星期還要直接寫信給布洛克豪斯。他如不相信我的軍事學能力，我將斟酌一下，先替“現代”〔1〕寫幾篇合適的論文，讓他看一看貨色。德郎克和布洛克豪斯的聯繫很好，必須加以利用，布洛[克豪斯]畢竟是最容易對付的書商之一。我們看看吧。

給德納的論文，上星期四即動手，竟被打斷，本星期如有可能將完成兩篇。關於英國方面，也期望你再寫一點。上星期還很少想到工作——當德[郎克]在這裏時，對於所寫的東西忽略了某幾點——現在又逐漸進行了。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六日。

〔1〕 布洛克豪斯一八四八至一八五六年出版的百科全書現代史料補遺。

**一九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十九日**

倫敦，一八五二年八月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德郎克轉來的十先令收到了。昨天又接郵匯兩鎊。錢來得非

常及時，但想到你為我受着壓榨，尤其是當你自已多少也在窘迫的時候，又使我感覺痛苦。

關於匈牙利戰爭，你也許弄好了，還要注意：

“西祺門·退里上校：‘匈牙利獨立戰爭中的科馬綸要塞’，拉士頓譯（從德文譯出），[一八五二年]利登海德街詹姆士·馬登書店出版。”

至於軍事方面的著作，你既願作一次徹底的全面鑽研，我還要開出下列各書，也許你覺得這種或那種有購買的價值：

卡立翁·尼薩：“戰術通史概論”，一八二四年巴黎出版。

考斯勒：“各民族戰爭史”，一八二五年烏爾姆出版。“戰鬥辭彙及地圖”，一八二五與一八三一年出版。（這兩種是唯一的一般戰爭史。分量當不大。）

革拉德：“戰術百科全書”，一八三三年維也納第二版。

“戰爭學大全，將校參考書，供專家和非專家之用”。為普魯士將校團編，一八二八年柏林出版。

A.J.M-r（密勒巴合）〔1〕：“羅馬人的軍事”，奧騰柏格爾依據古代碑記編纂的，一八二四年布拉格出版。

勒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軍事”，一八三〇年符次堡第二版。

布勒孫：“圍城戰史”，一八二一年柏林出版。

何葉爾：“戰術史”，一七九七年哥丁根出版。

香布累：“一七〇〇至一八一五年戰術的變化”，德文本，一八三〇年柏林出版。

斯騰策爾：“德意志軍制史，主要是〔2〕關於中世紀的”。一八二〇年柏林出版。

巴托爾德：“喬治·法蘭慈堡”，一八三三年漢堡出版。

克盧斯今天有信來，等報告天狼星和小同盟後，即寄給你。

關於衛登麥爾的事，克盧斯如下寫道：

“衛[登麥爾]因我的催促，最近有信來，他必須認真跟着科爾夫前進，科爾夫當已將‘霧月’五十本寄出。我相信衛[登麥爾]對科爾夫稍有債權，恐怕因此將要他擔負寄出並支付郵費的任務。——其餘三百本‘霧月’……還沒有寄出。……他以為有五百本尚抵押在印刷所，還不能發放等等。……講到錢，一半因我目前決不能弄到，一半因我即使能夠，也不願意。我老是聽說，有多少多少即可解決一切，一經籌到，又老是這一些不夠。……當‘革命’開始時，大叫信任！趕快送預約金。我馬上送去十元，此後遭受損失的自然是我。……後來又說這定期刊物需要幫助，並認為我當籌二十元；我馬上親自拿出十五元，又預約金三元，共十八元。這種錢不是用去推進營業，而是償還愚蠢的老把戲，這就是說，償還那送入雲霧中的最初兩期。當‘霧月’寄來時，衛[登麥爾]表示絕望，我說，如果二十五至三十元能濟事，當立即照付，否則將原稿送給我。他說，送來二十五元吧；我照辦。過了一些時候，又是那點錢只够印五百本；我說，這不行，如果印一千本，要補多少？答覆是二十元，第二天，錢已送去了。——現在講詩：這當在紐約排印；然後當我催促以便趕快結束騙局，開始印刷時，接到了詩稿，可惜紐約還不能付排。我將它立即排印、裝訂，約花十五元（四百本），急忙發出，以便於紐約正在舉行歌詠節時送到人們的手中。只有一個唯一的沿街售賣的書販將書帶去，確實銷去六十(!)本。再版一千本（我曾吩咐保留排好的版子）的錢，衛[登麥爾]允許為我籌劃，而且已經替我登了廣告，自然是停頓了，這完全渺小的事在他的手中，便像呆住了，凍結了。——我將寫信給衛[登麥爾]，我既用錢參加事業，願意你們在歐洲為着黨的利益，或你所熟籌的任何種方法，運用金錢去推廣出版物，既然我參加了這一切，就用不着寄錢來美國。詩，只有我單獨參加，也只有我可以單獨並斷然說話。——至於寄送的事，我也願盡力為之。”



这不完全是我們布魯塞爾和威斯特法楞的冒險事業的再版嗎？上星期為着刊印“霧月”，曾寫信給科堡的斯特萊特，他是在類似的條件中交涉的。

附帶地說！第十五號登在“論壇”上了。——海村在聖·路易輪流做“精神貴族”（的的確確的）和對費爾巴哈—斯蒂納做愚蠢的、道聽塗說的反芻工作，革命同盟會既趨於破碎，這個“精神貴族”即企圖造成一個“人文主義的”聯合會。

末了，我還有一些事要報告：

三日，金開爾和金庫的確正式離婚了。賴痕巴哈用自己的名義，將錢存入英格蘭銀行。

金開爾在這個會議上裝作好像對於葛革所宣佈的會一點也不知道的樣子，因此公開要求盜曼特將所接到的邀請書當眾宣讀。可是六日葛革對金[開爾]說：“是按照我在您家裏和您商定同意的。”威里系沒有出席。

候補士亨澤對於葛革所說的一切都予以支持，聲言“我作為哲學博士當然知道這一點”。——葛革說明他的革命同盟會怎樣：一、替在美國的德意志人構成一個根據地，二、經過對選舉的活動，可以影響美國的政策，並可以請求美國採取干涉的政策。就是物質方面也有了一個起點。每星期捐一分。一切飯店中都置有捐款箱。高特弗里德宣言同意這一切。只是他以為元捐比分捐好些，因為在美國用分計算的人是沒有充分的愛國犧牲精神的。他也反對設置捐款箱。

偉大的金開爾呆呆望着盜曼特說道：“不管人們怎樣對我散佈一切誹謗，我可以用光明磊落的胸懷，站出來宣佈，我沒有背着人說過壞話，也沒有背着被放逐的同國的公民說過壞話。”

結果：金開爾既沒有錢，只有他的有價值的本身作為禮物，不管他怎樣用盡阿諛和謙遜的方法，人們還是鄙視他。八個嫡子自

行組織革命同盟會，沒有把金開爾拉進去。這不幸的傢伙！

施摩爾澤是繪畫世家出身，據說畫了一批非常美麗的漫畫，把金開爾畫作李雅王<sup>①</sup>，威里系畫作蠢材。另一張把威里系畫作一隻樹懶，坐在一棵果樹上，瑟特泥夫人則在下面搖曳，以便將這樹懶<sup>(4)</sup>搖下來。

威里系很蠢，對於可尊敬的、漸入老境的希利先生也要運用他的貝殼放逐法<sup>②</sup>，由於各種各樣錯覺的犯罪，將他逐出小小的同盟會。希[利]曾對一次大會伸訴過。今天實行上帝的審判。在希[利]方面，控訴威[里系]一種“顯明的狂妄罪”，今晚為着證明這一點，也將宣讀威里系的所謂朋友海斯從利物浦寄來的一封信，海[斯]在信中宣稱威[里系]有神經病。

朋友瓊斯上星期幾幾乎使他的報<sup>(4)</sup>垮台了。缺少一星期的款項。他對委員會和兩個向來預先借錢給他的公民發生爭吵。可是救星突然來了。馬克·高範負責印刷，墊出一星期的缺少額，瓊斯現住在舊“北方明星報”的辦公室。馬克·高範已將哈尼逐出，這驢子曾用四十鎊向他購得老“明星”。

就“農業報”看，法國最近的收穫比平均量少三分之一，據賽依的說法，這就等於法國的飢荒。德國的收成中等。英國銀行的黃金已經流出去購買穀物了。因此商業區出現瘋狂的投機。上星期發生交易所破產的事。末了，我從“紐約先驅報”<sup>(5)</sup>看到北美對鐵路、銀行、房屋建築有最瘋狂的投機，信用制度等等的擴充，是向來所沒有的。這不是接近危機嗎？革命可能比我們所期望的來得早些。可是沒有事比革命者要為麵包憂慮更壞的了。

你的卡·馬·

① 指莎士比亞悲劇“King Lear”中的主角 Lear。——譯者

② 古希臘雅典之一種法定的流放，凡人民所惡之人，不問有罪與否，由公民投票流放於國外十年（後改為五年），因投票時書所欲流放之人之名於牡蠣殼，故稱貝殼放逐法。——譯者

- (1) A. J. M-r(Millerbacher), 原信作 J.A.H. (Mittelbacher)。
- (2) 馬克思作“特別是”。
- (3) Faultier, 原信誤作 Maultier (驢子)。
- (4) 指“人民報”。
- (5) 美國的大日報。

## 一九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的論文的結尾今晚可以譯好，明天或星期四，關於德意志的論文也當完成。查理出外旅行幾天，我在賬房有許多工作要做，所以常是每晚弄得頭昏腦脹。

承開來戰爭史的書目，謝謝。你也許能偶然向不列顛博物院查閱一下，看有沒有：一、一八四八年以來的奧地利軍事雜誌，二、普魯士“軍事周刊”、柏林“防禦報”，三、有沒有其他軍事雜誌，特別是一八四八年以來的——以及法文的——評論雜誌？又“奧格斯堡一般新聞”合訂本，特別是一八五〇年以來的。這些東西我很需要，凡涉及有關各節的，我當騰出時間，瀏覽一下。

克盧斯書信的摘要對我們指出衛登麥爾爸爸還具有一種如我們所期待的威斯特法楞眼光。這是真實不虛的。這勝過一切。

約翰·高特弗里德的結局很好。這高貴的人還只剩着一種苦悶的意識，即已盡了他的義務，而金銀條子却堆積在英國的銀行中。還有“紀事晨報”的文件也是不真實的，依照那上面的說法，他的世界解放的新時期不是建築在不安定的商業危機上，而是建築在一種確切的、不可免的事實上！

威里系和希利的滑稽劇必定很有趣地表演過了。可憐的威里系，陷在圍勸的紳士們中，是會怎樣時刻想回到紅色華爾夫的集團中來啊！

哈尼的“自由明星”死去了嗎？



新近破產的人員不過是些預兆，然危機似乎確是要來的。可惜德意志的東北部、波蘭和俄羅斯的收成好像都過得去，有些地方甚至很好。這裏最近的天氣也有益於收穫。但法蘭西仍在泥沼中，這已經很重要。——金融市場的小恐慌似已過去，公債和鐵路股票又上漲，貨幣更賤，投機還老是縱橫於穀類、棉花、輪船、礦山業等等之間。然它在棉花中已經很危險，面對着一種很好的收成，價格却繼續上漲，這純粹由於大量的消費，而且在新輸入沒有達到之前，可能有一短時期缺乏棉花，遂造成這種投機。此外，我不相信這一次會有一種增長的投機狂熱出現在危機之前，如果情況良好的話，只要東印度幾封惡劣的函件、紐約等處一種恐慌，馬上會證明某個有道德的公民已經完全靜悄悄地玩起各種欺詐來了。而此等決定性的惡劣消息必定立刻從貨物充斥的市場中傳播出來。大量貨物繼續送往中國和東印度，然消息並不特別好，加爾各答是決定性的貨物充斥，而本地商人且到處破產。我不相信有一種比十月或十一月更長久的繁榮時期——就是彼得·厄門也正在擔心。

至於危機是否馬上產生一種革命，那和危機的強度有很大的關係——所謂馬上是指六至八個月之內。法國惡劣的收成具有一種行將發生什麼事變的樣子；然危機如果變成慢性的，而收穫終於較期待的稍為好點，那它還可延長到一八五四年。我承認我願意還有一年的時間發奮工作，因還有些東西要完成。

澳大利亞也受損害。首先直接由於黃金和其他一切輸出的停頓，以及因此形成的一切商品更多的輸入，後來是由於當地剩餘人口的撤退，每星期達五千人。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是“宣言”中沒有預先看到的兩個場所：大的新市場憑空創造出來了。它們必須加進去。

你的弗·恩·

一九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將收到這裏封寄的各件:

一、馬索尔給我的信。他所影响的人是蒲魯东,他認这种影响所產生的幸运(1)結果是蒲魯东最近所著關於路易·波拿巴的書。下次信中我將報告这部書。

二、克盧斯的信,你已經收到过它的摘要。

三、霍策尔關於哥多佛勒度斯最有趣味的信。

四、葛革在瑞士“國民報”(1)上的一篇廢紙。

五、和六、金開尔、威里系和葛革間“一种联合契約草案”。上述諸君致他們美國委员会和保証人的信。

这整个东西是金開尔和威里系一种遭难的呼声。他們所願意的是:

一、使不肯屈服的賴痕巴哈远离聖杯,以便“最迅速地”运用資金。

二、金開尔既沒有軍隊作憑藉,要用一千鎊为後盾,加入所謂革命同盟会,並期望該会由於感謝而把他选入它的最高委员会。

三、威里系的地位不穩固,像火燒眉毛一样着急,如他所說的,在“解决一种任务”之後,要往美國。这任务是藉交付一千鎊給革命同盟会並加入其中,得在美國“準備”寄食的騎士制度。

下次再詳。敬禮!

你的卡·馬·

(1) 在巴塞爾出版的一种民主主义的報紙。

一九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一八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从我寄上的各文件中已經看到金開尔和威里系是怎样在操縱一切。他們不顧近在四周的保證人可加以罢免，只想个别地窃取表決权，因此叔耳茨也將於十二日後即前往美國。（他更有一个目的，要在那裏設立開明的幼稚園。）對於这些先生們說來問題在於終於真正達到管理錢財的目的，如果得不到允許，即以退出相要挾。要點如下。这些傢伙已經花去兩百鎊，这是在这裏難於得到批准的。因此只想从美國方面直接並“最迅速地”授全权支款，或援引第三个同志，使他們能作有組織的行動。他們以自己的方法已經很狡猾地对这事件取了攻势。首先是背着倫敦的保證人將文件寄往美國和瑞士。然後於二十六日將書面交給这些人（虽則日期为十一和十二日），註明緘默視為同意。

但在美國和瑞士保證人的表決，就多數講，也很可能是反对这些先生們的，他們將於九月十四或十五日在安特衛普悄悄地召集一个金開尔友好保證人會議，以便由一个所謂會議的決議，妥善處理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件。

他們大吹大擂的德意志國內“強大的”組織是那一种，你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來。

你知道，吉柏特在表面上已往美國。举世都以为如此。但事情的真相如下。

金開尔和威里系於本月初曾派一个密使往德國，就是这个縱飲的裁縫夥計吉柏特。他在馬德堡召集了一个所謂共產主义者的小組會議；繼續討論了三天，有二十六至三十个會員参加；某个叫



罕默尔的当主席；關於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問題，辯論得極為激烈，——除掉許多管理和組織問題外，又討論到：怎样和用何種方法來創辦一個印刷所？有一個貧窮的印刷業者在馬德堡或其附近開了一月店；遂和他締結契約。他將他的營業處供宣傳之用，並繼續保持他的老店。因此馬上付給他一百達列和一張三百五十達列的期票，從現在起，滿一年照付。

警察局知道吉柏特旅行的一切。便派人經常跟蹤他。它在馬德堡的羣眾會議中有自己的通訊員。它要等他完成他的使命，並尽可能地使許多人陷入困境，才予以逮捕。這事件對於我們科倫的在獄同志是很糟糕的。吉柏特如果有入獄等事，我以為應乘時公開揭穿這些傢伙，警告大家注意他們偽裝鼓動，想使自己見重於世，實則安全隱蔽在德意志各政府——特別是普魯士政府——之下，幫助工作着。我立即向科倫方面作了報告。至於怎樣進行的詳情，只能在口頭上告訴你。郵件的秘密在這裏也是成問題的。

威里系完全變成流氓了。沒有人再因“它”<sup>①</sup>將爆發，借錢給他。幾天前，他的朋友瑟特泥當眾宣佈：現在“白”吃“白”喝必須停止。他的臉紅得像雄吐綬雞一樣，無情的瑟特泥促他將理論馬上見諸實行，對於剛才享用的餐餚付出現錢。不過威里系在淫亂的房東老婦人處仍找着一些不充分的支持。然這也已是聲名狼藉的了。沒有人再相信這個桑科·判紫的苦行者。他引用聖·約翰〔1〕的話說：“筆的時代過去，劍的時代來了”，用普通的德語，便是“戰鬥的時代來了”。

革命將軍泰霍夫擬在幾天之內偕斯蒂納夫人和他的未婚妻往澳大利亞。如你知道的，他在此住斯蒂納夫人處已很長久。現在他的未婚妻來了，係一個富有的女子。當斯密特發覺此事時，她宣

---

① 指革命。——譯者

佈自己願退讓。但那未婚妻得知泰霍夫和斯密特同居時，宣言不願意再認他為未婚夫，當叫她的臨時的未婚夫——一個東普魯士的農民——來這裏。然泰霍夫住在这未婚妻的家裏，（另一個）未婚夫却距倫敦只有一點鐘的路程。可憐布里丹<sup>①</sup> 泰霍夫！

前幾天，匹阿（菲力克斯）号召和他在一起的法蘭西人再行聯合，並向他們提出一種綱領，現正要印出來。“上帝”自然在內顯靈。出席者之一對此提出抗議，說“上帝”在一種革命的綱領中如何有避難所。匹阿按照直接統治的方式，令加以表決。“上帝”以七票的多數通過了。至高無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從前是：上帝不會捨棄他的百姓。現在竟是：他的百姓不會捨棄上帝。互相幫忙。

味特將軍久已不見於倫敦。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裏去了。現在秘密揭穿了。他裝作一個畫家，帶着姘婦——一個歌女，名斐梭齊<sup>〔2〕</sup>——用一張美國護照旅行。他以藝術家的資格經過各地。她在一切重要地方開音樂會，從熱那亞和米蘭直到羅馬、那不勒斯、巴勒摩。他有馬志尼和噶蘇士的暗號及介紹。故能進入意大利秘密結社的圈子裏，同時他的表面上的職業也使他得闖入上流社會。他又回到這裏好些時候了，並有報告給“歐洲”中央委員會。（注意：德拉茨已經死去，於上星期埋葬了。）報告使“虔誠的”馬志尼大為憂慮，其概要如下：意大利完全陷在唯物主義中。那裏的人們所談的只是貿易、營業、綢緞、油類和其他糟糕的世俗用品。資產者在一種可怕的現實方法中計算三月革命<sup>③</sup>帶給他們的損失，只想目前能夠怎樣無損無傷地維持現狀。至於暴動的發難權，他們很快

① 布里丹（Buridan）是十四世紀法國的煩瑣哲學家。有一個有名的詭辯，大家錯誤地認為係出於他的製作：一隻飢餓的驢子被放在兩堆相等和等距離的乾草堆面前，這驢子就會餓死，因為沒有理由為什麼去吃這一堆而不去吃另一堆云云。所以普通用“布里丹的驢子”來譬喻一個猶豫不決的人，他不知選擇那一種好，不知從那裏着手好。——譯者

② 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譯者

樂地讓給法蘭西这个輕浮而易動感情的民族。他們唯一的恐懼只在法蘭西人弄得太急太快。

我的親愛的，你可以想像，這對於最高天使馬志尼是怎樣的一個霹靂啊。馬志尼和噶蘇士戰鬥武力的總司令味特將軍竟對他們宣佈，事情既是這樣，他除帶着自己的姘婦往美國外，真不知要做什么才好。不幸的馬志尼終於和噶蘇士協議，將暴動的發難權讓給法蘭西人。

但這並不是讓給卑下的民眾，而是讓給波拿巴。

有人從巴黎寫信給我，談及這一點：

“噶蘇士的代表啓斯在這裏不僅和奧爾良派人聯繫，並且和波拿巴派人聯繫。啓斯認識哲羅姆的兒子們。他靠這種通常的私人關係的支持，便懂得促噶蘇士動腦筋，為着匈牙利的利益，要聯絡法蘭西政府。這幻想的鼓動家上了圈套，因此拿出金錢，派啓斯來這裏。啓斯在咖啡館和其他館院中娛樂身心，奔走於貴人之門，再度謁見皮耳·波拿巴，任意加以欺騙，並對噶蘇士作堂皇的報告，而匈牙利的解放也不復有疑義的了。這些優秀的革命家派遣代理人 and ‘專制君主’ 締結一種同生共死的同盟。”

可是還不止這一點。

我從確實的來源知道老蠢材勒勒味爾和哥左夫斯基以波蘭“統一會”的名義，來到這裏。他們對噶蘇士和馬志尼提出一種暴動的計劃，而以波拿巴的協作為支點。這些陰謀家的老驢子懷着陰謀每天都愈益奔走於其中。他們曾有、現在仍有某蘭科隆斯基<sup>(3)</sup>伯爵或類似的人駐在這裏為代理人。這傢伙（住在罕普斯推特路，哈林頓街七號）是俄羅斯的代理人，所以他們的暴動計劃已有預先在彼得堡修正的光榮。

你的卡·馬·

(1) 即金開爾。



〔2〕 Ferenczi, 原信作 Ferenzi。

〔3〕 Lanchoronsky, 原信作 Lanckronsky。

一九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日。

索荷, 第恩街, 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偉大的衛登麥尔拆爛污的信, 你可以看到事情的梗概。这头牛已对此間寄出十本書。

我还没有接到斯特萊特君的答覆,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預兆。我現在有點——虽是很少的一點——希望, 一个倫敦書商願意將这东西〔1〕用英文出版。暫時当把第一章給他作样本。因此已由皮拍予以翻譯。譯文充滿了謬誤和遺漏。然校正起來, 不会使你感觉比無聊的翻譯工作忙的。你必須另外替我寫一篇英文序言, 至多不超过十行。这种著作原來是以報紙論文的方式發表的, 从十二月底起, 至二月初止, 於五月一日在紐約作为小册子出版, 現在將在德國出第二版, 是反对波〔拿巴〕的著作中最老的。內中个别有些陈舊的地方, 正是由於它發表独早的緣故。

瓊斯是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傢伙。他約定替我翻譯(为他的雜誌), 已經兩月, 竟是欺騙。在我一方面, 他總是受到友好的待遇。不管我自己怎样受金錢的压迫, 为着他的報紙的經濟問題, 同他东奔西走, 一連好幾天, 弄得精疲力竭。他的可憐的小報〔2〕所特有的一切外國通訊, 都是我弄來的。当他对他的委員會和反对者弄成僵局的時候, 總是跑到我這裏來, 得到我的劝告, 才得解圍。——末了, 他的雜誌处境实在太悲慘了, 我予以編輯上的援助至幾星期之久, 而这廢物在倫敦確實增加了好幾百預訂戶。

但在他一方面，从沒有表現一點慣例上的注意。你今天如替他的雜誌寫論文，他明天便忘記送你一份，但這種忘記是每星期一次，因為他的雜誌每星期並不出兩次。

我曾對他說，他是個利己主義者，這非常好，不過應在較為文明的方式中，不要如此愚蠢。

然這雜誌既是唯一的機關報，我不會和它破裂，不過讓他自己去自行設法幾星期罷了。

你的卡·馬·

〔1〕 指“路易·波拿巴政變記”。

〔2〕 指“人民報”。

### 一九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皮拍的翻譯使我費去許多氣力。起首正是很難翻譯的地方，而可愛的志願人皮〔拍〕具有迷人的輕率性，以致繩子完全脫手。如有可能，你星期四將收到譯文。

品得在這裏發生一件浪漫的事情。我新近到他的家裏去——不知是否已寫信告訴你——看見他的母親，係一位很可尊敬的英國老太太，又看見一個少婦，很不像英國人，因此我認為是俄羅斯人。上星期五，我問品得，這位美人是他的夫人還是他的姊妹。——答案是非此，亦非彼。星期一，他的母親來我家，說：她所鍾愛的愛德華跑了，不見了。可是我不在家，聽到這消息，馬上跑去。我看見那可尊敬的母親兩眼汪汪並訴苦說：品得曾在彼得堡迷戀一個瑞典女子（或一個芬蘭女子），自他的父親死後，好像是帶她逃走了。旋在英國結婚——這就是上述的美人。他在倫敦又認識一個法國女子，這位老人自然對她很不好，硬說是從前的巴黎娼妓，為英國一

个喜劇場主泰羅的姘婦。品得担任她的教課，於是這靜悄悄的候補人就和她發生了戀愛的關係。他的妻發覺這種秘密（同時這位老人從喀琅斯塔得帶着錢來，並和這瑞典女子和解了），為着使品[得]和法國女子脫離關係，全家搬往利物浦。但他讓那漂亮的情婦也搬到那裏，又為瑞典女子（她似乎很有忍耐力和柔韌性）所發覺。新近遷來曼徹斯特，老母終於備置傢具，自己並買了兩所房子（她靠老品得剩下的財產木材業和餅乾業的殘餘維持生活）。可是品[得]又讓法國女子來這裏——她大約來過三次，因為他有規律地向我借錢，後來又很有規律地償還，但為着了結這重孽債，他於上星期六和她逃跑了，他的母親以為是往澳大利亞，我看多半是往紐約，或只是去巴黎。他從資本中取出屬於他的一百九十鎊，但在公共汽車上馬上失去二十鎊（那法國女子所住的旅館的侍者認為是她偷的）。這傢伙有的是錢，他的母親供應一切，他有零用錢一百鎊。

那個瑞典女子隨他之後，昨天也往利物浦，我很想知道下文怎樣。

這可憐的魔鬼因和瑞典的理想作愚蠢的青年結合，終身受着拖累，至為可怕——這是他長久措起的一個包袱。他要是稍有經驗並老練的話，用一百鎊在這裏維持法國女子的生活，會過得很好，可是這傢伙在二十一歲時即迷戀一個瑞典女子，和她潛逃，並正式結婚，何來獲得實際經驗啊！這蠢材倘若對我稍提一下，要加以處理，本不算一回事。竟又和一個法國女子在外國作第二度多少是終身的、而且確是正式的結合，挾着潛逃，這是何等愚蠢！看吧，她會給他一些表示！特別是他如果真正往澳大利亞的話。此外，他的老母是一個極好的、軟弱的人，天知道他會怎樣處置她。但和金開爾的訂婚一樣，品得的潛逃似乎表現每種戀愛的真髓。

你關於味特等和倫敦諸人的消息很好。馬索爾的信奉還，衛登麥爾的也奉還——克盧斯的保留在這裏，一直到新的通知為止。



給德納的論文寫了沒有？品得不在，我的時間多起來了，我研究俄文，現在更起勁、更切實，已經能有一點用處。軍事學目前放在一邊。賬房的工作很熱鬧。

一有可能，這就是說，在幾天之內，寄兩鎊給你，這是我目前能夠榨出來的全部。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九月七日，星期二。

一九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八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八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在一種很緊張的空氣中收到了你的信。

我的妻生病，小燕妮生病，倫迅患一種神經炎。醫生，我過去不能請，現在也不能請，因為沒有錢買藥。八至十天以來，只用麵包和馬鈴薯养活全家，今天能否弄到，還是問題。像這樣的氣候狀況，要用此等食物來飽肚子，自然是沒有多少營養的。

給德納的論文沒有寫，因為我沒有零錢看報。然只要你的第十九篇論文寄到，我對於第二十篇的意見，即現今這渣滓的總結，會寫信告訴你的。

前在你家時，你說至八月底，當能為我弄得較大的數目，我曾轉告妻，使她稍微安心。但你三四星期前的信暗示沒有很多的希望，不過還有一些可能。我對一切債權者都延期至九月初為止，你知道對他們老只是零星付給的。現在這種騷動可普遍了。

一切方法都想盡，仍是白費氣力。首先是衛登麥爾那隻狗詐去我十五鎊。寫信往德國給斯特萊特（因為他在瑞士時曾寫信給

德郎克)。這頭牛絲毫不睬。又轉向布洛克豪斯，願替他的“現代”寫論文，而內容是無害的。他用一封很客氣的信婉辭了。一個英國人〔1〕對於德納的匯票願意為我找貼現的地方，上星期終於和他跑了一整天。是為了普魯士王〔2〕。

最好並最盼望能夠遭遇一件事，就是房東太太幾時將我趕出去。那時我至少可免付二十二鎊的巨數。不過這樣大的恩惠，她是不會有的。此外，有麵包商、牛奶商、茶葉商、蔬菜商的賬目，還有屠夫的舊賬。我當怎樣了結這一切鬼賬呢？在最近八天至十天中，畢竟也弄到一些先令和辨士，但最討厭的是從庸俗落後的店員處借來的，但是為了不倒斃，這又是必要的。

我自己雖陷在這種污泥中，只要不從遠處聽到，也就滿不在乎地、和平常一樣跨過去了，你從我的許多信中當已看出這一點。然怎樣辦呢？我的家是一個病院，而危〔机〕是這樣擾人，竟吸住了我的一切最大的注意力。怎樣辦呢？

葛革君此時又坐頭等艙，漫遊美國了。蒲魯東君為着他的反拿破崙〔3〕約有十萬法郎塞入錢庫中，馬索爾爸爸十分慷慨，讓我來作開鑿、發掘等工作。非常感謝他。

你的卡·馬·

〔1〕 即潘尼西。

〔2〕 意為徒勞無功。

〔3〕 指蒲魯東的著作：“由十二月二日政變証明的社會革命”。

二〇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九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四鎊收到了。

我又寫信給母親，想至少會有點幫助。

此外，今天還作了一種嘗試，要從德納處弄錢，希望能夠達到目的，因為我極為緊迫，不能失去時間。

剛才醫生來了，替全家——我是除外的——開方子。我的妻好一點，最壞的是小勞拉。

你想皮拍是一隻何等的蠢驢子。

每天問我，你是否已將譯文寄還，你對於他的優美的成績說些什麼。我自然不能告訴他，現在這小丑竟幻想我把他對他的極端讚美惡意地隱瞞着。

今天去請醫生，遇着這騙子。“恩格斯有信嗎，譯文寄來嗎？”我答道還沒有呢。皮拍便說：“可是他會照辦的，因為我自己已經寫信給他了。”你如果要回信，當告訴他，他用不着對你涉及我的事件。

附上巴黎方面的一種紀念錄，此物落在那裏的一個朋友手中，他抄寄給我，我又轉抄給曼徹斯特文庫。

你的卡·馬·

## 二〇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皮拍已有信給我，要求將校正的譯文立刻寄轉去。這倒便當，我曾患腹痛，一切工作都不能做。請告訴他，如果要我回信，至少應將他的地址寫來；因皮拍閣下即使在做到每星期二十五先令的賬房之後，在倫敦也並不十分著名。此外，他倘若要繼續翻譯，應多費點氣力，如辦不到，至少對於繁雜的地方應留下空白，我願補滿，這總比輕率地寫些無聊的話好些。他的信中只是藉口不知道我認他究竟有無能力做這件事。關於主要的錯誤，他會收到一個附有註



釋的詳細的表。——今天和明晚，我想能把它弄完，因為我的病好了一點。

凡他在你家中曾經聽到的一切，像迴聲一樣最忠實地傳給我，而這些自然是我所已經知道的。

品得也許到過你那裏吧？他自倫敦來信，要往巴黎，我今晚回他的信。他的瑞典女子或芬蘭女子，我也已經認識，是一隻高度的小資產階級的鵝，對於她丈夫的潛逃，似乎很快地得到安慰。他要去掉這動物，是對的。我為着禮貌的緣故，還要到他母親家去幾趟，以後就不管了。要聽這冷血的小女巫訴說她的丈夫怎樣壞，是討厭的。

希望你貼現的事終久會有結果，而你的家庭情況也好轉一點。我現在籌出一種節省幾鎊的新計劃；如果成功，我想下月初——約十四至十六天——能再寄點給你。這和我的妹夫是否來此並何時來此，有點關係。

附上衛登麥爾的兩件廢紙，你可以將那石印的東西附帶寄回給我，充實文庫。赫夫尼的紀念錄是有趣的，但顯然是為我們而作——這是一種請願書呀。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四日。

海村走到盡頭處了，你看見會感到愉快的。

二〇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八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十八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對於譯文如果還要遲幾天寄回，想要把它賣出去，也就完全不可能的了。關於波拿巴的工作又已達到頂點，和倫敦的一切一

样,現在開始为新的題目所排挤。

講到貼現的事,自一个商業區的莽夫名潘尼西的欺騙我一星期之後,畢竟落空了。因此我昨天寫信給德納。同時告訴他,關於德意志的論文,还只有兩篇論文——十九和二十篇——寄去。你將第十九篇寄來,当馬上將我對於二十篇、即結尾一篇的意見寫給你。幾天之內,關稅同盟史也会作出決定,沒有這一點,二十篇是不能結束的。

我的妻體質比从前更坏,这是純粹的衰弱。因医生的命令,三天來每點鐘飲一匙白蘭地。今天起至少又能起床,總算是好一點。她躺了一星期。小勞拉已痊癒,其他人等都好。要到下星期,才能將詳情相告。本星期因家務奔走,屢次失敗,和債權者爭吵,很不愉快,就这样混过去了。

你的卡·馬·

各文件当隨下星期的信奉还。馬索尔的信請再寄回。

二〇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不知道你對於譯文要得这样迫切,我倒把事情稍微放鬆了,因为已經說过,我起初生病,後來因皮[拍]逼得很緊,不免生了點气。昨天馬上又在幹,倘若不是下午兩點鐘漸入老境的希利先生走進房來,工作也完成了;他在利物浦有一張所謂苏打專利權証,要開一个製造廠,可獲得百分之四百至五百的純利潤,按照情形,每年可得四百五十万達列。他要和我討論这种冒險的計劃——在这种勾当中他打算投資幾千達列,至於錢,会由他的兄弟代為筹措。海斯君也加入,不过除他的才能外,沒有什麼可拿進去的。高貴的希

利在這裏得到冷靜的忠告後，大概不會幹此事了，而要利用對他開放的一種機會，替在利物浦的一個哈佛勒的移民騙子做人販子的代理人。海斯君曾有一種美妙的小計劃，要用國民公債的錢去經營這種蘇打騙局，並用民主主義的方法進行工作，將由此所獲的幾百萬去解放歐洲。這種企圖可惜一無所成，事情失敗的主要點似乎在於找不到三十個能保持緘默的亡命者。

我對高貴的希利自然有陪他喝酒的義務——這是不能避免的。我已經有好久沒有遇到過這樣一頭無傷無損的牛了。這樣一種根性的人，他的愚蠢、無知和粗心，超越一切。當他喝了幾杯，我和第三個德意志人——查理的堂兄弟——辯論時，他連續——雖是善意的——叫道：您不相信嗎？恩格斯不相信什麼，恩[格斯]絲毫不相信什麼，“新萊茵報”的人不相信一切，沒有人懂得他們。恩[格斯]絲毫不相信什麼！我自然對他說，在另一方面，“新萊茵報”的漢子們在立刻懂得他這一類人一點上，沒有絲毫困難。這忠厚的人於今早誠懇地握手後，又揚帆向利物浦進發，於是譯文今晚可以弄好了。可是這工作費去我很多的工夫，因為對於一切稍難的地方，沒有例外地必須重新翻譯——皮[拍]每次都照字面逐字翻譯，渡過難關，以致弄出一些荒唐無稽的東西來。此外，有些個別的部分幾乎不能夠翻譯。

然我願竭全力於今晚完成，你明天可以收到。

你的弗·恩·

如有可能，這幾天我再寄一鎊給你。

二〇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馬克思：

前天寄上譯文和郵匯一鎊。十月初還有幾鎊——即在九天或



十天之內。本來很願一起寄上，因為即使總數是一樣，却有一種好處，就是使你能較有計劃地運用；不過目前我的金融狀況也是混亂的，自己從不確切知道本月要用多少，因此零星有餘的鎊數，不如馬上寄給你。下個月我將依照商人的處理辦法，準備立即作出概算來。

你從附寄的記錄中可以看出皮[拍]犯了相當重大的錯誤——我自然沒有計及文法上和語辭上的錯誤，那是舉不勝舉的。你如認為有用，可以拿給他，如認這東西可以造成他放棄翻譯，不如由你保留着。他倘若對於個別的校正表示不滿，那你可以常常用來指出他的缺點。

此外，有些個別的部分幾乎不能翻譯。書商倘若剛巧看到最後一章，使他要大大地敬仰得多，那就好了；如皮[拍]譯出，你馬上寄來，怎樣；因我已經熟知它的內容，並有所準備，定可迅速進行。這東西現在要是不付排，也必須譯完；那傢伙馬上會做皇帝，屆時又是一個可以作附錄的好時機。

我馬上回家，替“論壇”寫完那篇論文，由第二次郵遞寄上，你還可趁明天的輪船發出。替德納做的關於英國的新論文怎樣了？

希望白蘭地已經使你的夫人恢復健康——竭誠問候她和你的孩子們並德郎克及天狼星。

你的弗·恩·

馬索爾的信連同給德納的論文，由第二次郵遞寄上——現不在身邊。

二〇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一鎊和改正的譯文均收到。你為着譯文花費的氣力太多了。這東西如果行（當以這個第五號的結果如何為轉移），你必須從容易方面着手；我是指，遇着非必要的詞藻和難譯的地方，可以省掉。

韋爾特於星期日來這裏。將於星期六往曼徹斯特，逗留三四星期，然後往西印度等處。

附寄：

一、叔耳茨的親筆信一封，從一件背心的口袋裏找出，這衣是金開爾送給我們所認識的一個亡命者的。

二、克盧斯的信。

三、有關亡命者內幕的兩項摘要，這東西首先刊在“卡爾斯魯厄報”上，旋轉載於“奧[格斯堡]—[般]新[聞]”等報，也許你還沒有看到。

皮亞里〔1〕博士（在巴黎的）寫信給我，其中有：

“噶蘇士要在十月間發難。啓斯已從這裏對他作過各種各樣的保證，這也許是屬於虛無飄渺之鄉的，不過在此地虛無飄渺的狀況中，也是可能的。據說噶蘇士已收到波拿巴的一封親筆信，邀請他來巴黎。而這信且被一字不遺地抄出來，傳播於匈牙利的各委員會中。在匈牙利作一種總進擊，一切都由噶蘇士準備着。甚至於奧匈兩國的官吏也參加在這大陰謀中……”

“金斯基伯爵夫人——娘家姓西齊——因殺嬰孩被捕。嬰孩的製造人是察西博士”（即我們著名的察塞斯），“波蘭的猶太人柏克曼夫人（警察代理人兼報館記者的妻）將以伴隨者的資格，出席於陪審法庭的訴訟中。”

講到噶蘇士的事件，波拿巴對他設置陷阱，藉買奧地利的歡心，這是很可能的。

皮亞里曾令赫夫尼對魯格和陶斯璫通訊，所以現在正等於我們和亞諾爾特<sup>①</sup>君直接通訊了。因此我們會從第一流的來源中得

到大人物的秘密。

八人之多的民众联合会(就衛[登麥尔]給你的信看,魯格用有名的老練的手法,已由此形成三个委员会)現在(內中有朗格和德拉尔)搬往商業區,藉口同時要建立一個“自由团体”。德意志天主教徒朗格要創造“自由团体”,是弄什麼鬼?幾個德意志天主教的、特別是猶太的商人已經登記——虽只寫上他們姓名的起首字母——並捐上幾鎊,原來的用意就在这上面。

威里系現在每星期六在大風車联合会中公開發集所謂通訊費。

波[拿巴]在各省所受的歡迎,你覺得怎樣?然法國人自行暴露,在極大的恥辱中了。——我以為關稅同盟似乎確實近於沒落。奧地利的破產總懂得藉普魯士的繁榮加以結束。

據我看,德納已經採用那篇論文。“國家新聞”(紐約)已從其中作出一篇德文的摘要。——

老威靈敦的死正是時候。這頭老牛在一种危机的當兒,還要保持傳統的權威。舊英國的常識恰好和他及庇爾同埋在地下了。

我們的同志們當於十月四日受審。布耳革斯承認一切,至少是關於他的。他將依據他的職業,“在原則上”為自己辯護。當偵查期中,他對“共產主義的本質”做了一種三十印張長的備忘錄,作為筆錄。邪思者自必遇邪。但尼爾斯的行为也許還好。原告將從聖·西門主義者講起;司乃得律師為着打擊他,更從巴貝夫開始。沒有人回溯到印加諸王或來喀古士,可說是幸運。——

品得的秘密使我覺得很有趣,但他並沒有來我家。你和老希利談的冒險事業是最迷人的。

關於瓊斯的事。我个人虽不稱讚他,但已予以援助——因遇危机,他又跑來找我——如我們整个团体在上星期所做的。另外

① 魯格的名字。——譯者



一些傢伙曾召集兩三個會議，議決“本會認為不能信任和瓊斯君有關係的任何民主主義運動的成就。”他們被擊敗了，這是必要的。這些驢子起初只想藉銅臭的事件去恥笑他。他們失敗了。後來又攻擊他“在各階級中煽動非友誼的感情”，因此而我們支持他。因為哈尼和荷力奧克、“先導者”〔2〕的韓德、牛頓（協作者〔3〕）以及某人某人已經聯合，要建立一個“國民黨”。這個國民黨要普選權，却不要憲章派。這是老把戲。可是他們在開始戰鬥之前，瓊斯一定被毀滅。但他們的打算有幾分錯了。瓊斯已將他的報〔4〕漲價一辨士，而並沒有失去一個訂報的主顧。

你的卡·馬·

〔1〕 即考斯道夫·策斐。

〔2〕 急進的英文報紙。

〔3〕 指“首創協作社”的秘書。

〔4〕 指“人民報”。

## 二〇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今天接到你的信，特將原信封加封奉還，這次似乎有拆信的嘗試，但沒有成功。

譯文和馬索爾的信已於昨晚由第二次郵遞寄上。

克盧斯對於德意志的美國佬接待金開爾等的描寫很清楚，這些傢伙在阿利根尼，恰和在黑森林及陶納斯一樣。

我沒有看到德文各報所暴露的內幕——昨天才又看到一種德文報。

蝦蟆們的情形不錯。工人們因暫時的繁榮和帝國光榮的展望，似乎終於純粹資產者化了。他們要馬上再能夠做點什麼，需要由危機加以嚴厲的懲戒。下次的危機如屬溫和的，波拿巴可以渡

过难关。不过好像是要变成非常严重的。生产中慢慢地发展了过度的投机，因此需要许多年才能发展这种投机的后果，和一种危机在生产物与证券的交易中需要许多个月一样——没有一种危机比这更坏的。和老威灵敦同埋在地下的，不仅是舊英國的常識，而且是結晶在这个唯一殘存的代表身上的舊英國本身。留下來的是一些沒有扈从的客串的角色如德斐，和猶太的騙子如的士累利——他們恰为老保守党人的諷刺画，正像波拿巴君对他的伯父一样。危机如來到，這裏会很妙，只是唯願稍为延宕，变成一种慢性的状态，帶着尖銳的意外事件，恰如一八三七至四二年那样。此外，在一种暴動時，就人們所知道的老威灵敦的一切講，他是一个完全可怕的軍隊司令官——这家伙對於一切工作勤奮，以巨大的熱忱研究一切軍事著作，並精通这种东西。他對於採取極端手段，也是無所畏懼的。

就你的報告看，科倫訴訟的無聊達到可怕的程度。不幸的亨利<sup>①</sup>要作他的原則上的辯護！他会要求宣讀他的三十印張的辯護辭，如得到允許，他便完蛋了。陪審官受到他这样無聊的拖延時間，決不會饒恕他的。此外，当局也不得手。霍卜特已往巴西，無名的裁縫夥計又跑了，未必再出現，警察長官〔1〕現在必定認他已慘死，因为从七月間他生病起，案件便延擱下來了。可是亨利从哲學的觀點去闡發這件事，是多麼值得慶幸啊！

高貴的叔耳茨和同伴們在長年宣傳發難的福音，藉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後，竟指摘噶苏士宣傳同一福音！这很好，对噶苏士搗蛋，因为他把他們的油水榨乾了，不过如此做法，实在太笨，全世界对这件事知道的更清楚。

噶苏士將做出無聊的事，很有可能，然这个不幸的人有他的騎破的馬鞍，他的廢棄的槍枝，他的由西格尔訓練的隊伍，他的克拉普

---

① 布耳韋斯的名字。——譯者

卡和加里波的（後者以一種商船的形式，在太平洋統率意匈艦隊，用秘魯的旗幟，航行於利馬和廣州之間）。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1〕 指警察總監叔尔茨。

## 二〇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你長遠沒有接到我的信了。主要的原因在韋爾特，晚上我本來要寫寫東西，他多少把時間佔去了。而且的確不是我十分樂意的。你知道我很喜欢韋爾特，不過自己深深陷在困苦中，對着這樣一個有體面的人，必須將好些太覺羞恥的事件隱瞞起來，實在痛苦。這樣的一種狀況產生了雙重的拘束，我希望他明天往遊曼徹斯特，當他再來時，我的情況寬舒一點，可無罣無礙地再和他往來。此外，我想，他除掉看到我妻的病狀外，沒有深刻地窺見我的內情。

有一大包東西請他帶給你。內中包括可歸入文庫的文件，有一部分——雖不是較大的一部分——是你已經知道的。

附上巴退爾米致威里系一信的撮要。巴[退爾米]將此信給一個法國人名杜龍的帶給威[里系]。杜龍不認識上面的字，問德郎克是否能將它交給威[里系]。德[郎克]自然接受，來到我處，天狼星對這一門工作是大藝術家，很巧妙地將信拆開了。德[郎克]將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抄出來——其他便盡是廢料。你以為這個勇敢的巴退爾米怎樣？“他竟不甘心讓波拿巴和平享受自己的勝利。”發抖的拜占庭<sup>①</sup>！關於所謂布朗基的信，我覺得這是憂鬱的巴退爾米



一种戲劇性的謊言。他到底通報了布朗基一些什麼消息？不过是貝爾島嶼囚徒的狀況很悲慘。布朗基對他如一點沒有揭開什麼內幕，那簡直不如自己保藏這種訴苦信。從巴退爾米的整個信中可以看出他對於法國亡命者和法國國內的各社團是完全隔膜的。

為着使你也可以“稍微站在世界史的立場上”，特附上特務美爾登在“奧[格斯堡]—[般]”上的論文，這個人在倫敦甚至被心腹的朋友威里系和沙配爾“逐出屋外”。

我已經寫信告訴你，赫爾岑來這裏，並散發反對赫味喜的備忘錄，赫味喜不獨欺騙了他，並且又勒索了他八萬法郎。

我還不能寫一篇論文，甚至不能對結束德意志的論文起一個草。為着家庭瑣碎的問題向這裏那裏寫信，耗費了我的大部精力，以致三個星期沒有往圖書館，同時妻正在十分困頓的時候，我也要予以幫助。

順便說說！

奧爾良派的陰謀在活動、範圍和機會上，一天勝過一天，這是肯定的。這些先生們和卡維涅克、沙拉、拉摩里舍耳、柏多聯合。在路易·波拿巴侍從武官的援助之下，有三人被收買，這就是說，有巨大的數目替他們存在英格蘭銀行。至於對純粹共和主義者所締結的契約如下：第一：組織一個僅由將軍們構成的臨時政府。第二：卡維涅克取得馬賽，拉摩里舍耳取得里昂，沙拉取得巴黎，柏多取得斯特拉斯堡，作為保證。第三：臨時政府要求人民在初選中決定是贊成一八三〇年的憲法和奧爾良王朝，還是贊成一八四八年的憲法和一個總統。如贊成後者，將以莊微爾為候補人。猶太人佛爾德繼續和奧爾良派聯絡。暫時決定三月為實行計劃的時期，在必要時，當由侍從武官暗殺波[拿巴]。不過人們願意波[拿巴]

---

① 拜占庭是羅馬帝國的首都，這裏是暗指巴黎。——譯者

先做皇帝，使他的聲望更加低落。

我親自和奧爾良派的代理人談過，他是自由往來於巴黎和倫敦之間的。他前天和班涅在奧馬爾公爵處會談。

我從皮亞里的一封信中看到，帕爾麥斯頓男爵在倫敦一種私人接見中，向一個意大利逃亡的貴族婦人〔1〕說了各種各樣慰藉意大利的話，並對自己也同樣提出一種“慰藉的”期待，即不到一年，會做英國的“總理大臣”。這些老人是怎樣說謊，並具有何等虛榮心！然帕〔爾麥斯頓〕君至少有一點說得很明顯。倫巴底和威尼斯在暴動的場合，必須馬上和皮蒙特相結合。人們必定將“意大利共和國”的夢想委諸“將來”。

德郎克這個模範公寓的居民，還沒有寫信，囑代為表示歉意。“他自有原因。”

你的卡·馬·

你上次寄轉給我的信封，的確有人企圖加以開拆。不過顯因技術不高明，沒有結果。

〔1〕 指維斯康蒂伯爵夫人。

## 二〇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一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至今還沒有看見韋爾特的片紙隻字，也沒有聽到消息。你在这个傢伙的面前感覺拘束，不是見鬼嗎？何況他知道，許多年來，你老陷在困難中，也知道，你還擠在這個老住所，事情已經很明白。

我搬家了，這就是說，我的老房東搬家了，也就不客氣地把我一起搬過來。這裏有兩個門，將來寫信不要寫七十號，寫四十八號（新門牌號數）好了。

急草。

你的弗·恩·

二〇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

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兩鎊十先令。十先令請給德郎克，他曾替我找得一部很有價值的斯拉夫文的書——除去書價，剩下的就算他尋找書的報酬；他既是一個商人，便應按商人的原則相待。可是要他馬上將書用像寄報紙一樣的簡單的包寄來，如不到一鎊，貼郵票六枚，超過一鎊，貼十二枚。注意：這是指一冊講的；否則每冊需郵票六枚，最好是打成一包，送交皮克福德公司或卡味公司，不付寄費。如能找到卡味公司的事務所（我相信在那裏叫做察普林、荷涅、卡味公司或察普林、荷涅公司），那最好給它交厄[門]和恩[格斯]轉弗[利德里赫]·恩[格斯]——它是我們的運送店。這總算是寄包裹給我的一條最好的路綫。

這個月我只要將自己的方策稍微弄清一點，你會收到較多的錢。有些賬必須還，不過還不知道有多少。我能夠寄給你的總數，當以此為轉移。

韋爾特在布拉德福德。要在一星期之內才能來。

品得的浪漫史採取了一個完全資產階級的方向。這可憐的青年已經開始醉後頭痛了。自九月十五以來，我沒有將他的妻和母親的消息報告他，他便對我施行信彈轟炸，並且其勢汹汹地要直接寫信給她們，打听情形！這傢伙似乎在想像我整天逗留在那裏，好像他那冷血配偶的芬蘭的容貌和斯干的那維亞—德意志的心，從前、而且現在仍常常對他施展的那同一的魔力，於今在我施展了。品得教師因避開我的眼簾，本已稍微抬高了自己的身價，現竟寄來這些信，又使他一落千丈。他是完完全全的斯拉夫人，感情是



輕浮的，甚至於猥褻的，為人卑屈，而又傲慢；從英國人只學得過度的沉默——他作為一個俄國人，必定加以誇大。這傢伙近來頗好說幾句，可是和長久閉塞的水閘門一樣，一旦打開，除混濁的渣滓外，放不出清潔的東西來。此外，這個被戀的品得具有極惡臭的情慾，一味歡喜作違反自然的發洩。他是一個完全沒有教養的、固陋的傢伙，在科學方面，除掉他的幾種語言外，絕無所知，甚至對於最普通的數學、物理、其他學校知識、特別是最基本的歷史，也都是無所知者。只有他的頑強的沉默引起人們相信他是深沉的。他不多不少，正是一個俄國小市民，具有俄國貴族的慾望，懶惰、客串式的、柔弱，而行為萎靡不振，還加上生成的教書先生的不幸命運。我對這傢伙曾力求儘可能地長久保持一種善意，但畢竟不可能。這個小伙子初次讀了巴爾札克的一部小說（而且還有“古物陳列室”和“高老头”），便以為無限地高出其上，並以最大的輕蔑，說它是最平凡的和久已存在的東西，試問對這樣的人有什麼好說？自他潛逃之後一星期，從倫敦用就一切標誌看完全認真的語句寫信給他的被遺棄的配偶說：我的最愛愛達，種種情況於我不利，可是相信我罷，我的心仍然是完全屬於你的！你由此看出這整個傢伙。他的心屬於瑞典女子，這在他給我的信上也可證明出來，可是他的尾巴却又要送給法國女子。這種衝突，這種斯拉夫的、感情的、村社的矛盾，在這整個事件中正是他的一種刺激。但那瑞典女子却聰明得多，凡願意聽的人，她都對之宣佈：品得以他的心可以為所欲為，只是不能把肉體的東西從這屋子裏拖出去。此外，品得這傢伙缺乏世情的認識和世界觀，他以俄國人的資格所表現的精神上的自負，常和這種缺乏立於最可笑的矛盾地位上。他既不懂“宣言”，又不懂巴爾札克；這是他對我時常充分表現出來的。他不懂德文，是確實的，並且不懂最簡單的東西。是否懂法文，我也很懷疑。他所保持的有趣的秘密一經消逝，那除掉一種有缺陷的生存

外,還有什麼?這傢伙在書信中只想將這種久已暴露的秘密繼續彌縫起來,這是可笑的。你會看到,品得君在三個月之內又會再來這裏,並且又會變成好兒子,好丈夫,好資產者,比從前更沉默,始終要耗盡他母親財產的殘餘,不打算作絲毫保存的嘗試,那怕只是開始幹一下,或稍微努力一下。這樣一個傢伙和一個敗壞的巴黎女子潛逃——她會使他的眼睛充滿眼淚的。

真誠的威里系新的說謊事件是很美麗的。

為着不要使那書活見鬼,我馬上寫信給德郎克。

你的弗·恩·

大杜西街四十八號。

二一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日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日,星期日。

親愛的馬克思:

小冊子〔1〕永遠拖延下去,我現在厭煩了。它個個月都應當出版,但始終沒有出來。一個藉口接着一個藉口,而且又落空了。末了就說:天使長米迦勒節完全確定出版。“三位一體祭日過去了,馬爾巴羅沒有回來。”反過來又說,那人死了,班涅不知道原稿怎麼樣了。這真豈有此理。我們終久必須弄個水落石出。此事愈來愈可疑。我不願意,你自然也不願意我們共同的作品陷在壞人的手裏。我們是為大眾而作,不是為柏林人或一種警察的私人享樂而作,如果對班涅無從着手,我要自行採取步驟來處理這件事。我們的賬房查理,你是認識的,他下星期往大陸,經過漢堡和柏林。已經委託他在柏林打听此事,詳細報告我;他逗留那裏的時間如果不够,當找我們的代理人代為辦理。但我可以打賭,我們會徹底查清這些爛渣渣的東西的。在書商的編目上完全找不到愛塞曼或愛森

曼这个書商，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可是“从前‘憲政報’的發行人”却已經找到了。事情如弄不好，我們要發表一种公開的宣言，这是絕對必要的，因此使人們不致愚弄我們——如用塔士洛文件对付布朗基那样——而且無疑要登在一切銷路最好的德文各報上。關於班涅秘密的勾当，在這裏至少是很不適當的，就我講，對於这种遁辞是听厭了，現在要作我所認為適當的行動。

金開尔爸爸在第三第四等的猶太詩人保護之下，來這裏作德文講授。確是美妙的。“雅典娜”雜誌的秘書只想使我也簽上名字，說：凡有某种類似变幻莫測的生活的东西的地方，不管这只是一種从難船上逃脫或這一類的事，總有一種自然的和公正的同情的理由。這就是人們用以幫助他求得听众的論証。

此外別無新聞。你對於小冊子的事如繼續有消息，望寫信告我，不過對於我決心委託查理一點，是未必有影响的。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1) 即反对亡命者的“大人物”。

二一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二日

十月十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關於你的信，以後詳談。

附寄：

一、魯格和朗格混入“廣告報”的文件“德意志孤星社”<sup>①</sup>一件。

二、衛登麥尔的“石[印]通[訊]”对这个危險“社”在灰令聯合會議的活動所作的評論片断。



三、为德納寫的一篇論文。但必須全部送去，因为下次有許多政治方面的材料要做。这文曾使我大伤腦筋。你自由地翻譯，不要煩惱。

你也許已經看到昨天“泰晤士”上面一篇可恥的紀事，係柏林通訊。这隻狗不过將“新普[魯士]報”〔1〕翻譯過來（關於科倫的訴訟），自己的貨色就只加上一些狗样卑鄙的註釋。

你的卡·馬克思

〔1〕 以“十字報”为名的熱知的机關報。

## 二一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要替你翻譯全篇論文，身体吃不消。我今天早晨已接到論文。整天忙着賬房的業務，不知道自己的头豎在什麼地方。今晚七八點吃過茶，才把它看了一遍。然後開始翻譯。現在——十一點半——要寄給你，當譯到論文自然的段落為止。至十二點必須送往郵局。你看，能有多少，便收多少吧。

其餘的部分，馬上就翻譯——你於下星期或經南罕普頓寄去，或於星期五寄去。同時把以後的論文寫完，一部分也許已能於星期五寄去，不然的話，再下个星期二又有一艘美國佬的船開出。所以這一點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是準備一下，使我早些接到原稿，現每天都望韋尔特來，而且必須力求調整時間，因为白天为着商業，加倍地忙。

① 德文本作“The German Lone Star Society”，編者註为“德意志德克薩斯社”（“Die deutsche Texas-Gesellschaft”），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The German Lone Star Society»”，編者註为“德意志互貸社”（«Немец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заимного кредита»）。原文及編者註都有出入，不知孰是。

——譯者

問候你的夫人、孩子們、德郎克、天狼星和佛萊利格拉。

你的弗·恩·

注意：科倫的人們還是放不了，審判長是一隻狗，他對布耳革斯如何吹毛求疵啊。

### 二一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寄上新近一篇論文的其餘部分。昨天又收到隨後的文字。今天寄上的一篇，你可由利物浦開往美國的郵船馬上寄去，星期三早晨有太平洋號開出。星期五你會再收到一點東西。

論文不要再寫得那樣長。長過一欄以至一欄半，德納絕不願意，這對於一天的日報是太多了。我必須將這篇新論文再分開，但很難，還不知道要從何處着手。你夫人手抄的五至七頁足夠了，把一篇論文做得再長些，德納並不因此感謝你。

我覺得布耳革斯、鑾塞、甚至於鄂圖、諾特永的情狀頗為惡劣。對但尼爾斯、柏克、雅科俾似乎絕沒有宣佈什麼罪狀，我希望這些人至少可以釋放。柏克厚顏無恥地替自己解脫。但這些人愈加伸訴，我相信法庭和陪審官便會以更大的熱忱，來羅織被連累的人們，受了侵犯的資產階級和受了侵犯的國家是要犧牲他們的。

我收到的你的一切信件上的印，雖用熱鐵烙上，然就所能判斷的講，竟是為了普魯士王。粘在信封上的膠水可防止滲透。

韋爾特來此，替我帶來包裹，並問您們大家的好。塞麥關於噶蘇士的原稿比關於葛草的好得多——他對於噶[蘇士]是勝任愉快的。皮拍的譯文我還不能看，賬房的事務實在太多，晚間有時疲憊得像一隻狗一樣。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十月十八日，曼徹斯特。

二一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日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特誠懇地介紹這幾行字的持有人普來厄爾上校。我私人雖不認識他，然是由你所認識的班涅上校“竭誠”推荐的。

你的卡·馬克思

二一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將來如要作精確的計算寄給德納的論文，那必須當心，不要恰於特別的星期四晚上介紹匈牙利的上校來。這傢伙昨天花了我一整晚，今天還要再來——他並不缺乏各種各樣的教育，也有軍事的知識，而且還是我所看見的最有趣的匈牙利人，然也是一個德意志和奧地利的貴族。

我們現在由國家、甚至於警察承認為“知識”分子，如斯提柏耳所證明的。這是一件美妙的事。愚蠢的斯提柏耳只想使這些傢伙為他自己的特務瑟瓦爾負責。你對於科台斯和柏[姆]巴哈被捕的理由，知道一點嗎？這兩個人——正是不祥的預兆。但我們要譴責霍卜特。韋爾特知道他在南美洲什麼地方，等來這裏時，當揭開他的假面具。為此必須找到登載他的供詞的“科[倫]報”或其他一種報。您們不能找嗎？尽力幹吧；使這無賴感覺到“新萊茵報”的威力一直達到巴西，這太美妙了。



這幾天將更詳細地寫給你，也將有更多的譯文寄給你。

你的弗·恩·

二一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關於我們的通信，必須取其他對策。我們在德裴的內閣中竟有一個我們書信的共同閱讀人。尤其是我的門前又置有一個警衛兵（晚間），至少是試驗性質的。我絕對不能寫什麼東西給你，因為使普魯士政府此刻知道，是不相宜的。

德納很卑鄙地反對我。我約於六星期前寫信給他，並確切說明我的現狀，必須於寄去論文後立刻取得稿酬。他對於論文雖是有規律地刊印出來，但錢还是不寄。我自然不管這一點，準時繼續幹下去。否則我終久又是受罰者。

當五個星期前，我即以美國這種希望安定了房東。這傢伙今天來了，把房屋女管理人和我臭罵一頓。我終於也用了最後的手段，即說了一些粗野的話，他回去時恐嚇道：如本星期不交房錢，他要把我趕出去，預先還要派一個經紀人來我家。

四五天前，克盧斯寄來“霧月”一百三十本。但至今沒有向稅關去取，因為此刻必須納稅十先令九辨士。只要這臭東西一拿到手，把它送到一個相熟的地方，馬上就取得一張支票。我現在因這東西和德納那裏的數目，可要求三十鎊以上，但是常常為了一個先令，要花費整天的工夫。我敢向你担保，當我看到妻子的受苦和自己的無能為力時，就想赴湯蹈火，不顧一切。

科台斯和柏姆巴哈被捕，是因為我曾由前者寄一種辯護所必

需的作品給後者，虽是薄紙小字，却有些分量。政府相信已經有了一次称心如意的捕獲。但青年塞特在更詳細地察看後，一定竭尽全力要打消这件事，因文件中含有對於青年塞特的才能等等的特別的酷評，報告陪審官，只有助於被告諸人的釋放。

“乔·韋尔特”在“新普[魯士]報”上，被指为科倫中央本部的委員，这確是从公訴狀中徵引出來的。

請告訴韋尔特，我沒有听到鄧克尔的消息。

你的卡·馬·

当訴訟一經完結，無論結果怎样，我倆必須刊印一篇一兩印張的“告公众書”。对全國人說話的更好机会是不会再來的。此外，那种被訕笑的情景，就是具有道德威信和科学修养的温良的亨利，也不能漫不經心，至於我們更不堪忍受。

瑟瓦尔本人已經寫信給“倫敦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承認自己是特务，不过是在高貴意义上的“古拍的特务”。我由一种安全的途徑，請律師中的一人將必要的說明寄來。

現在为着上面所談的对“科倫訴訟”的出版物，必須找找路子。我以为最好是你寫信給坎普，他自己如果太害怕的話，当給你指定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对这种代理人說，他在出賣期中如不能相抵（这是確實的），当收到金錢，例如在三个月內（为期票）。不过这样一种渣滓的印刷費至多不过二十五達列。

再会！請把这件事考慮一下。我們不能默不作声，如不及時弄好这印刷事件，便不会再有適當的時機了。自然必須注意，代理人不是一个純粹的騙子，因为这事本身是会有“商業”價值的。

二一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sup>①</sup>

十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韋爾特將於明天早晨同時連同這張廢紙在斯泰達爾的通訊地址找着我的一封信，內中另有一信是給司乃得第二的，您們必須馬上把它送去。事情非常重要，不要遲延片刻。因此在看過並發送此項書信之前，請您們不要幹自己的日常工作。

你的卡·馬·

二一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当我昨天寫信時，對於斯提柏耳的報告只很草率地看了一下，今天你的文件給了事情一種轉變，十分驚異而愉快，這事件現在使我不復懷疑於一切被告的釋放了。在實際上，斯提柏耳的恥辱達到了極點。我就將這東西再抄出來，由兩種不同的、很好的途徑寄往科倫；我又將兩個紙條連同希爾士的親筆封入原件中（這應該在倫敦做好），並用我的簽名證明這種情形，以便在最惡劣的場合，如果不是全部被扣留，這些就不致被扣留了。我現在還發現和科倫聯絡的一些道路，前兩條路（但這是不能反覆利用的）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性，使文件於當日正確達到司乃得處，可是我如能接到由你證明的第三種抄件，連同希爾士新的手筆樣本，再由另一途徑寄去，畢竟是好的。此外，普魯[士人]不能扣留這種東西，否則參

<sup>①</sup>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無此信。——譯者



加的人負有刑事上的責任。

你今天給我的信被拆看过，封口处的印沒有盖得妥貼。給斯特[洛]的是否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很难說定，因为店中將外面的信封撕破了。这种開拆本十分容易，我幾乎要作出結論說，从前這裏也幹过。所以斯泰達尔的地址現在不再有用。以後寫信請寄給我們的老朋友詹姆士·培尔飛尔德，地址为曼徹斯特，第恩門，金獅，信內再用一信封，上書“弗·恩”，不要寫別的。如遇十分重要和危險的东西，可照我現在的办法：隨便拿什麼打成一包，將你的信放在裏面，交皮克福德公司轉我家，並輪流交察普林、荷涅、卡味轉我，地址为厄門和恩[格斯]，不付寄費。这是完全可靠的。但由邮局寄出的地址，尤其要輪流由幾个人寫，由运送店寄出的包裹，不要老是由一个公司和一个地方送來事務所。那末最後这条路完全靠得住。請照这种方法給我一个妥当的倫敦地址，或有某人的房东不大有疑心的，用一个假名如威廉茲之類，或者告訴我天狼星仍住布洛德街四号，德[郎克]仍住在模範公寓，或者另有我們可信賴的朋友住在何处，使我得輪流应用他們的住址。

这一切方法輪流使用，我們便会得到充分的安全。此外，为免得惹人注目起見，不相干的信可由邮局直達，我也会这样做的。

抄寫文件費去許多工夫，因此真不知道为德納寫的論文，赶上星期五的輪船，是否能完全兌現。一點點無論如何是有的。試想：一直繼續一种較長時期頗为貞潔的生活，在某种場合又使我發生最美麗的嫩芽，阻止我到处棲息；这是必須終止的。

老法律顧問牟勒的宣言對於斯提柏耳的原文記錄，已經澆了一桶冷水。由此也明白表現那裏的法律家對於警察的無恥，一般必定十分憤怒，而斯提柏耳具有舊普魯士人的無知，完全不懂萊茵的法律、裁判手續和萊茵的輿論，不知羞辱地向外張揚這件事，並和小孩子一般得意自己会弄狡猾。法律家的憤怒是一个良好的

徵候。

警察從事於盜竊、偽造、打開寫字台的勾當，作虛偽的誓言、虛偽的証言，尤其是主張他們對站在社會以外的共產主義者享有特權，這是美妙的！警察在他們最卑鄙的形態中，接受政府的一切職務，壓倒塞特，將不可置信的紙條、捕風捉影的謠言、報告和道聽途說，作為真正的法律上証實的事件，作為證據——上面的情況和警察的態度是太過分了！這必定要發生影響的。

你的弗·恩·

二一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我曾寫信告訴你，對“科倫訴訟”要編一種“石[印]傳[單]”。這種“石[印]傳[單]”已經變成一個三印張左右的小冊子。現有兩種理由不能用石印：第一，篇幅這樣多的石印，一定很貴，就慣例講，沒有人能出賣，這樣的石印品且無所得。第二，沒有人要看，而且一種石印的容積幾達三印張，也不是事。

所以除掉將它正式付印外，別無辦法。在德國印不可能。倫敦是唯一辦得到的地方。只要我能預付一部分，也可以貸款的。請你就這一點和韋爾特及斯特洛商量一下。可不要失去時機。如果不是現在出版，就不要再有興趣的了。我的小冊子不是主義上的救援，不過陳述事實和經過，藉以暴露普魯士政府的罪狀罷了。這件事我自己自然無力，那怕只出一文也困難。昨天為着買書寫用紙，把利物浦帶來的一件上衣都當了。

帝國卓越地前進着。波拿巴要使法國這一次的商業危機較英

國的還表現得殘酷，沒有人比他更懂得在這一方面下工夫的。

你的卡·馬·

## 二二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錢收到了，今天又收到包裹和來信。我在上次給你和韋爾特的信中，故意不說什麼，否則信被拆看，便是向普魯士政府進一步說明對它所採取的步驟了。今天特詳細說一下。我相信我們已經挖得一條阻敵坑道，會把政府的全部欺騙炸得粉碎。普魯士的先生們會看到自己要對付的是更強有力的一種人。

星期一司乃得第二經杜塞爾多夫（寫着一個商人〔1〕的地址，此人係佛萊利格拉的熟人）接到我的一封信，內容簡單如下：一、當一八四七年我在布魯塞爾時，瑟瓦爾由沙配爾君的介紹和沙配爾提議，在倫敦加入同盟，並不是一八四八年由我在科倫介紹加入的。二、從一八四八年春末起，至一八五〇年夏季止，瑟瓦爾一直住在倫敦，這可由他的房屋管理人加以證明。所以這個時期他並不是住在巴黎做宣傳員。三、要到一八五〇年夏末，他才去巴黎。從他搜得的文件和他在巴黎陪審法庭上的陳述，證明他是沙配爾和威里系的代理人，是我們的仇敵。瑟瓦爾是警察的特務，可由下列各點證明出來：一、經過有罪判決之後，馬上從巴黎獄中奇怪地逃出（同吉拍里治一起）。二、雖是一個卑鄙的罪犯，却安然住在倫敦。三、萊莫札君（我已授權司乃得，在必要時可指出他來）告訴我，瑟[瓦爾]曾請他做奧爾良王子的代理人。他因此寫信去巴黎，接到下列的文件（給我看的抄本要抄幾點鐘），由此可知瑟[瓦爾]最初是普魯士的警察代理人，現在是波拿巴的代理人。普



魯士的警察拒絕他的一種金錢要求，因為這是“兩面僱用”，他在法國方面是有報酬的。——最後，我對司乃得作了一些簡單的理論上的說明，使他能辨別沙[配爾]和威里系的文件與我們的文件，並指出其中的差別。

除你發給司乃得第二的信外，同一文件又經過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該處的老厄布涅將它投郵，並取得收據）送給律師洪特海姆，並且正在星期二。這同一小包中有：一、柏克寄我的一封信，上有倫敦和科倫的郵戳，從這封信裏可以看出我們的通信首先是關於出版事務性質的；二、在柏克的信中有但尼爾斯給我的兩個附件，信中他只談到自己的原稿；三、希爾士的記錄中的兩段摘錄；四、“人民報”的一段摘錄，在其中瑟瓦爾幸運地自行將住址指明出來；五、這封信的第三頁有“新萊茵報”時代斯提柏耳給我的信（親筆）。

星期二晚上偶然接到司乃得一信，由此看出他由郵局寄的第一封信是被扣留了。反之，他却收到這裏掛號寄去的一封信，這是我要德郎克寫的，信中告訴他：亨澤於六至八星期前到過此地威里系處，威里系和他談過話，威里系自己因此吹牛，已指導亨[澤]，叫他出來怎樣反對我們。司乃得來信說，全體律師確信文件是偽造的，他迫切地要求證據，特別是但尼爾斯夫人從沒有寫信給我。

倘若不是你的兩鎊幸運地突然來到，則星期三會因缺錢不能做什麼事。因此我去馬爾波羅街警察法庭（出現於首府行政區警察判事官溫漢君之前，他令陳述事實，並憤激地宣言援助我們，反對普魯士政府），確切証實兩件事：

一、林斯與李卜克內西的手筆，他們如司乃得第二的信所說的，曾簽署於幾乎所有希爾士的記錄上。你知道林斯差不多不能寫，所以確定由希爾士為記錄領導人是很對的。

二、我已請我們集會所的房東証明，自三月以來，“馬克思博士

的社”（這傢伙只認識我）約有十六至十八人經常地集合開會，即每週僅星期三一次，而他和他的侍者從沒有看見我們寫過一行字。關於星期三的屁事，還有他的一個鄰居、即德國的麵包店主兼房主也有證明。

這兩種有警察法庭蓋印的文件都作成複製本。我將第一本經[...?...]〔2〕寄給喬·楊恩，他住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幸而三天前寫信給我，留下了地址。楊恩將親自把這東西帶到科倫，或用快信寄去。他接到的信是致司乃得第二的，除上述警察法庭證明的文件外，還有：a. 致司乃得第一封信的抄本，連同希爾士記錄的兩個再度摘要。b. 柏克給我的一封信的摘要，幸而信的背面有倫敦和科倫的郵戳。柏克在信中有下面一字不遺的話（此外我送出的文件更沒有包含別的東西）：“那個威里系送一些最滑稽的信給我；我沒有回信，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向我說明他的新革命計劃。他決定要我去使科倫的衛戍部隊革命化!!!我們近來真正捧腹大笑。他仗着自己的愚頑，還要陷害X人，因為單是只要一封信，就可以保證幾百個民眾煽動者的審判官三年之久的俸給。我倘若完成了科倫的革命，他不會不喜歡接受領導進一步的動作的。敬致朋友的爱。兄弟的敬禮。你的柏克。”c. 柏姆巴哈給我的三封信表明我們通訊的性質，而且內中一封（三月的）同時就是含有答覆我關於希爾士以及但尼爾斯夫人的被告發和她的家宅被搜查的詢問。這封信證明她對我沒有通訊的關係。d. 斯提柏耳的信的抄本。e. 給司乃得的指導，內中除其他各點外，又告以星期四（十月二十八日）證明的文件（或複製本），係用掛號信從倫敦直接寄到他的住址，同時他收到經杜塞爾多夫的商人味[特]寄去的掛號收條。政府這一次如果扣留的話，那我們證據確鑿地捕獲它這個現行犯，而它除掉奪去辯護的一個複製本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本星期六（十月三十日），你將看到“廣告”上有一則關於“泰晤

士”和“每日新聞”不名譽的論文的簡短的聲明。署名的為：“弗·恩格斯、菲·佛萊利格拉、卡·馬克思、威·華爾夫”。許多周刊上也將有同樣的刊載。

我想普魯士政府這一次所招致的恥辱，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並且會証實它無須與民主派的笨漢來搞。它經過斯提柏耳的插入，拯救了這些人。甚至柏姆巴哈的被捕也是一種幸運。沒有這一着，他的信件不能送去。他本當反抗，以免臨時入獄。現在他坐在獄中，一切都好。

巴退爾米爸爸原在懲戒所，這一次他知道要解往凡第門蘭。這傢伙的一種卑鄙行為，就在頑強拒絕承認事實，而使幫手們深深陷入罪戾中。兩個人已經宣言他們是庫爾涅特〔3〕的幫手。當絞刑的展望逼近時，第三個人大概為結束這種忠心起見，也會承認自己是幫手的。

幾天前，保證人會在賴痕巴哈處開會，除頗受排擠的金開爾和威里系外，全體出席，如賴痕巴哈、勒味·馮·卡爾柏、蓋曼特、希墨爾斐尼系、邁恩、奧本海姆是。賴痕巴哈和其他人等決議將錢退還捐獻的人。賴痕巴哈所宣佈的主要理由如下：“威里系和金開爾有直接欺騙的行為。他（賴痕巴哈）簽署的票子流通於美國的，數以千計，這是他們經過代理人用一種折扣拋出，直接換取金錢，充私人用途的。”僅僅分析這全部臭勾當，便予他以必要的口實，來暴露此項用他的名義所幹的欺騙事業，並且預防以後偷偷摸摸的行動。你看威里系和金開爾這些紳士們墮落到什麼地步，騙子……這是最後的一句話。

竭誠問候韋爾特。

你的卡·馬·

至於此間安全的地址，下次告訴你。

[馬克思夫人手抄]

“新萊茵報”一七七號載有十二月二十一日美因河畔的法蘭克



福所發出的一則通訊，裏面有卑鄙的謊言，說我以警察特務的資格，前往法蘭克福，以便〔4〕調查利喜諾夫斯基親王和澳厄斯瓦爾德將軍的兇手。我的確於二十一日到過法蘭克福，但在那裏只停留一天，而且如您從所附證書看到的，只是為了處理此地施衛慈勒夫人的一件私事，我早返柏林，並早以辯護人的資格，重新開始我的活動。關於此事已有十二月二十一日法蘭克福“郵政總局報”三三八號和這裏“國民報”二四八號所發表的正式報告，特對您指出，我相信您是愛真理的，期待您立即將所附報告登在您的報上，並按照您們在法律上所負的責任，將發送虛偽消息的人指明出來，因為我對於這樣的一種誹謗不能不予以控訴，否則在我惋惜之餘，不得不对受人讚頌的編輯部本身採取行動。

我相信，在最近時期，民主派應當感謝的人，無過於我。把幾百個被告的民主主義者從刑事審判網中拯救出來的，正是我。在此地的戒嚴狀態之下，當那些怯懦卑鄙的傢伙（所謂民主主義者）早已退出戰場時，我毫不畏縮、不倦地抵抗官廳，並且今天還在這樣幹。民主主義的機關報如在這樣的方式中和我們周旋，對將來的努力是很少鼓勵的。

可是就目前的事例講，主要之點在民主主義機關報的笨拙。我以警察代理人的身份去法蘭克福的謊言，首先是由這裏的“新普〔魯士〕報”——反動派一種臭名昭著的機關報——散佈出來，以便破壞我以辯護者的資格對它的妨礙活動。柏林其他各報早已報告過。可是各民主主義的機關報竟如此笨拙，以致盲從這些〔5〕愚蠢的謊言。我如果願以特務的身份往法蘭克福，那一定不會預先見於一切報章，法蘭克福有的是精通職務的官吏，普魯士為什麼又要派一個警察官前去呢？愚蠢常是民主派的一個缺點，而它的敵人却因狡猾制勝。說我在許多年前曾為西里西亞的警察特務，同樣是一種卑鄙的謊言。我當時是公開任命的警官，而且以警官的

身份尽了我的職責。有人对我散佈了一些卑鄙的謠言。这应有一個人出來証明，我曾有什麼卑鄙諂媚他的地方；說謊和作主張是每個人都會的。

我認您是一個正直而有禮貌的人，希望予以周到〔6〕而滿意的答覆。民主主義的各報因許多謠言，已為我們所詬病，您當不致追隨同一的目標。

最忠誠的

法學博士斯提柏耳

柏林，騎士街，六十五號。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柏林。

茲特証明斯提柏耳博士先生上星期因我的委託，前往法蘭克福和威斯巴登，處理一種私人案件。

施衛慈勒·馮·列克通院長未亡人，

路易教團夫人

印

[馬克思手抄]

現在請你依照你信中所指的第三種方法，將下列給司乃得的信寫好寄往科倫，並且要使他馬上收到。

“斯提柏耳的確收買了威里系一沙配爾派十四至十六種文件，但同時又是偷來的。他教唆某一個叫路透的去竊取而予以現金。路透久已不做‘警察官’，但為普魯士公使館偶然論件計值的特務。他從不隸屬於一個共產主義團體，也絕沒有加入倫敦公開的德意志工人聯合會。路透與威里系一沙配爾派中央本部的秘書兼案卷保管人狄茨住在同一屋子裏。路透打開狄茨的書桌抽屜，將文件拿給斯提柏耳或叔爾茨。這種東西在科倫陪審法庭審理前早已出現。當斯蒂漢被拘禁在漢諾威時，保存他給狄茨的信要多於給沙配爾主席的亡命者委員會秘書的信，這是由預審法官提出來的。

斯蒂漢從獄中脫逃，人們都知道。他達到倫敦，寫信去漢諾威，要求那些信件，以便向英國法庭控告路透：

一、關於侵入盜竊罪。

二、關於偽造罪。斯蒂漢的主張是，在他的——現在也由斯提柏耳提出於科倫陪審法庭的——信中有‘五百三十達列，內中給頭目的五百達列’係偽造，這是由警察寫上的。他當時只寄三十達列往倫敦，並沒有提起頭目。

漢諾威的法庭自然不同意於斯蒂漢的要求。同一個路透因打開了狄茨的抽屜，偷得全部文件。當斯蒂漢達到這裏時，狄茨以及沙配爾派才發現這件事。”

親愛的恩格斯，剛才接到你們的小包。因此，你抄這件東西，是沒有必要的了。我將用所接到的信封之一，直接寄去。

請告訴韋爾特，他如果不喜歡所指定的巴黎公使的位置，那末，斯提柏耳提出讓我支配的一個“大臣”的地位，他已經永遠保持着了。

你的卡·馬·

你如有重要事情寫信給我，可寫：阿·約翰遜先生（英格蘭銀行金銀條辦公室）。

〔1〕 指阿·味特。

〔2〕 原信紙張破損。

〔3〕 Cournet 原信作 Corondet。

〔4〕 在“科倫共產黨人訴訟的真相”中所發表的本文，這下面有“在民主意識的幌子下”一句。

〔5〕 在“科倫共產黨人訴訟的真相”中作“一種這樣的”。

〔6〕 在“科倫共產黨人訴訟的真相”中作“立刻”。



二二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天由卡味公司寄了一本杜洛的書與一封信給你。因此你可收到各種商用信封，連同寫信給洪特海姆和厄色爾第一的附於信內的信封，這兩入較司乃得少引起市民們的疑慮。你如果認為適當的話，仍可為司乃得做一個信內的蓋印信封。同時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時時寫幾行信給其他辯護人，使他們確信他們的重要性。又附上一個商人的圖章，你的衛登麥爾的老紋章和笨拙的S章是沒有價值的。對曼徹斯特也使用另外一個六辨士的圖章吧。

時時寄些不大重要的掛號信給司乃得，使那些傢伙發生錯覺，相信我們因缺乏通訊處，已經放棄了秘密的方法。

你這裏收到通訊處的公民，他們會適當地照顧信件，這大概沒有疑問。

警察所犯公然的罪行和過失，請促使律師們注意，並且由於斯提柏耳假的誓言和證書，要他們提議加以逮捕，這傢伙是用你的科台斯的書信，犯了確實的偽誓罪。

今晚郵寄的信，當多多談到一些不大相干的事件。

你的弗·恩·

二二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親愛的馬克思：

特寄上替德納寫的一篇論文——這東西不能有其他截斷的方法。今晚如能完成全篇，那很晚還得上郵局投寄。暫且寄出這篇，你至少可以及時接到一點東西。此外，德[納]也可輪流地滿足於

一欄的四分之三以至五分之四，特別是当他付錢这样遲緩的時候應該如此。

科倫的訴訟如果還要延長一個月，我絕不奇怪。星期一似乎沒有開庭——也許是一個被告或幾個陪審官生病，或者是大家都需要兩個相連的休息日。特別是那些有名的見証人，都不知道要說些什麼。亨澤君受到够漂亮的譴責；韋爾特在漢堡曾遇到這個貴人，他在那裏大罵你——这就免除了你对付他的一切責任。他也公然承認他的憤怒具有資產階級的動机。——請直接寫掛号信給律師中的一人，要他們注意，这种公訴完全是由塞特君的手轉移到特務斯提柏耳的手中的，斯提柏耳在政府的默認之下，提出全新的法律上的理論：

一、一個在道義上參預訴訟的人為着被告的利益，從外國給律師們寄送文件和其他報告，並揭發一個叫斯提柏耳的警察謊言，這是一種犯罪；而接受這一類信件，也同樣是一種犯罪；

二、在另一方面，警察有任意幹一切可能違法罪行的權利，甚至在法庭和公眾之前，有公然誇大其辭的權利：

a. 侵入行竊——打開狄茨的書桌抽屜，並盜取其中的文件；

b. 為此明言以允許供給金錢來誘惑；以及行賄；

c. 盜取文件，這是屬於辯護上的，因為你給律師們的備忘錄被截下一件，扣留不發；至於開拆信件，我絕不願提及，因為這些傢伙以後至少要力求把它推進到合法的形態；

d. 偽証和偽誓，斯提柏耳君故意將科倫諸人作為瑟瓦爾等的同謀和同志，這事他自己知道更清楚，後來也是承認的；他特別發誓說，於十月十九日才由科倫郵局送到的一封信，十五日已經在那裏了，他發明全部謊言非常迅速，以及諸如此類。

e. 偽造，所謂記錄是由警察直接製造，再作為真憑實據提出來，而我們向辯護人遞送文件作為反証的一切方法，都被截斷了。

还有这一類的事情。

律師們的行動如果是勇敢而巧妙的話，这案件的結局不致是科倫諸人有罪的判決，將是斯提柏耳君因偽誓和違反無神的法蘭西刑法典的其他普魯士式的犯罪而被逮捕。

我本來還有其他什麼要告訴你，但因韋尔特方回家，閒談了一回，便完全忘記了。

剛才聽見他說，但尼尔斯夫人也以辯護証人的資格被傳——这更好。各种記錄會有一種美滿的結果。这个可憐的柏姆巴哈似乎馬上直截了当地要轉入被告欄中。他們对这个無罪的可憐的鬼東西還能要求什麼呢！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曼徹斯特。  
由第二次郵遞寄。

### 二二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九日]①

親愛的馬克思：

案件像現在這樣進行，絕不致失敗。斯提柏耳的信是一種發現，比一切澳大利亞的金礦還更有價值。不幸的諾特永保存了這種舊的“新萊茵報”紙，並寄來倫敦，這是何等幸運呵！我只希望這東西快來，因為如被扣留，就是檢察長也會認為不犯罪。你最好不要把這封信掛號寄去，另想其他的法子吧。在法蘭克福和科倫之間，老是要過一重難關，抄本雖已有許多的證明，但原本畢竟更重要。必須請誰親自帶往科倫，或作特快寄去。同時我希望進行順利。

其他文件也很好，我們現在將大叫一聲哈囉。

①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把這封信編為第二一四信，編者在括弧內所加日期為十月十六日。——譯者



昨日寄了一封信給洪特海姆，為着安全的緣故，特在阿姆斯特丹投郵，內中有你打算給司乃[得]的信的摘要，並告以他致德郎克的信沒有達到。如此有四种副本和一种摘要。

今天还要用另一种方法將斯提柏耳信的抄件寄往科倫，还有星期五“廣告”上的論文，星期六“廣告”上的說明的剪報寄往萊茵省，一般講來，这是關於資產者之間對警察犯罪的一些記載。

現在还有下列的提議：

一、在最有可疑性和我們現在部分證明為沒有可疑性的唯一涉及嫌疑的證據中，你的證據和天狼星、皮拍等的證據——如果宣誓提出並證明的話——是很重要的。政府可以隨意說什麼，沒有妨碍——陪審官却認我們和被告為有禮貌的人。請你們中間兩三人到温得漢<sup>①</sup>那裏去，將你們大家所知道和倫敦有關係的事件宣誓說明出來，現在沒有比這一着再簡單的了。例如

a. 就你們所知，絕沒有什麼亨·李卜克內西其人，只有一个威·李[卜克內西]，你們从不知道有一个亨·李[卜克內西]；

b. 但尼尔斯夫人从沒有寫信給你；

c. 你們除星期三的集会外，並沒有在別的地方於星期四另有集会，而且認定

d. 希尔士在記錄中所說你們的談話、演講等等完全是假的；

e. 那附在紅色問答中的条子，政府視為出自你的手筆，你却沒有寫過，

——还有从斯提柏耳最後的訊問和最初的陈述所表現出來的，尽屬虛偽，值得加以反駁。

---

① 原文为 Windham，第二二〇信中警察判事官之原名作 Wingham，查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均譯为 Уингхэм，索引中僅列一人，本德文版本卷索引中亦僅列一人，無 Windham 其人，顯見“d”為“g”之誤植(Windham 為另一人，見第四八七信及以後各信)。——譯者

这一切在温得漢前宣誓，他会作成通常的宣誓書——你們可以馬上帶去英文草案——請他派一个警察一同到商業區普魯士領事黑柏雷处，他必須承認温得漢的簽字，否則他便喪失他的在官的職權。这种文件製成兩份，送往科倫，不会缺乏效力的。我以为这最重要，因为此举是遵守一切合法形态，这是一种法律上的行为。黑柏雷倘若不管这些，拒絕簽字，那你們去找第一流最好的公証人，他会証明的（最後这种方法是在類似的情况下普魯士官廳指示我父親的）。

二、昨天接到德郎克对班涅的一篇長的議論。我必須告訴你，依照那些對我們原稿的糟糕謊言，依照韋尔特星期二送給你的鄧克尔的信，如果他寄給科台斯的最後一信的前一信是真实的，那我對於班涅为普魯士的特务一點，幾乎可無疑問了。他和匈牙利人來往，並不能作为反証，他在我們這裏，利用匈牙利人，在匈牙利人那裏，也就利用我們。这件事必須無条件地並極迅速地加以探究，班涅君對於原稿的下落，所謂爱塞曼其人的當時住址和街道、号數，以及他的最成問題的生活來源，如不於二十四點鐘內予以充分的報告，那我極力主張科倫的律師們直接質問斯提柏耳君，對於某个班涅上校知道一些什麼。依照至今所暴露的事件講，斯提柏耳不敢再作偽証，因为他不知道会有什麼事情發生；同時將原稿的經過告訴司乃[得]，使他在開庭時得陈述一切，这样一來，暫時使用不着再發宣言了。

三、斯蒂漢的工人联合会中的一些人和委员会委員等同样可以拿希尔士的不是小小的条子、而是整頁的文件或尽可能的大件的親筆到警察判事官那裏去，並宣誓这是希尔士的親筆。这比單純的、沒有証明的片段剪摘有價值得多。

我們將於星期一再寄點錢給你們，以免陷入困境。你的宣誓的証据可以到最後才送去——这有它好的方面；只是要注意，在傳

訊証人結束之前，一切都要達到那裏。

請即刻寄來一些可靠的通訊地址，不要忘記。

斯蒂漢關於偽造的陳述，必須同樣在一個警察判事官前宣誓。  
這可以有非常好的結果。

金開爾由這裏德意志猶太暴徒的引導，今天潛入交易所。我們已經予這些人以各種各樣的諷刺，韋爾特對於他在那裏和布拉德福德的生活將多少予以揭發。

您們不能由盜曼特或他人找到賴痕巴哈所說的金開爾欺騙的直接証據，把它抄寫出來，送登當地的“觀察”和“泰晤士”、“保衛”或“快遞”、以及布拉德福德的各報嗎？這自然是這些傢伙不怕文字誹謗訴訟的直接証據。您們也可以送給曼徹斯特“雅典娜”的秘書喬·威·哈得孫博士。

斯特[洛]又在布拉德福德，現不大舒服，星期三四將來這裏。我今天寫信給他，而且如此通知他，以便你有東西寄去時，有巧妙的辦法，不致和我的途徑發生衝突。主要之點是一切商人的地址都只能各用一次。

我們必須準備，將來不再涉及盜竊的事件，只說斯提柏耳的事件①。

律師舒曼也在辯護人之列。他的通訊處也可利用為加封寄信的地點。司乃得的確是太危險了。

關於班涅的事件，還有一點也是重要的：假定原本記錄不是希爾士的親筆，而是抄錄的？又將如何？斯提柏耳曾經宣誓，絕不認識希爾士。

科倫諸人如被判罪，我們必須無條件地寫點東西，不過我們用

---

① “盜竊的事件”原文為“Diebereien”，“斯提柏耳的事件”原文為“Stiebereien”，只開首字母不同，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註說這是文字上的遊戲。——譯者



尽一切方法，將所有報告和文件繼續送去，我以为有罪的宣判幾乎不可能。如果無罪，我相信對於政府失敗的印象只有減弱。这仍是重點所在。尤其對於一切文件、宣誓書等必須保存正確的抄本，並收集一切官憲的證明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構成一批卓越的辯護証件。

德郎克生病，並陷入困境，向我乞十先令。当下次的錢寄到時，即星期二，請給他此數，或稍多一點。

通訊处最好是由皮克福德或卡味轉我。

問候大家，請馬上來信。

你的弗·恩·

我們這裏對於一切送出的文件、日期和發送的方法等等，都有確切的記載。

**二二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日**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的信和五鎊收到了。十先令已給德郎克。

我們曾為着用直接的住址公開通信而煩惱，現在這時期是過去了。律師們於星期六（十月三十日）接到大批文件，星期日接到法蘭克福的第二次信，昨天接到我最後的信連同在警察判事官前的陳述。今天已將登在今晨“廣告晨報”的宣言掛號直接寄給司乃得第二，不是因为現在還需要這，而是要給普魯士政府看看，我們有辦法強迫它的郵局忠誠，否則我們就在倫敦的公眾之前揭露。

律師們已經及時——即在公訴結束之前——收到一切必要的東西。倘若沒有一種新的意外事件延長訴訟的時間，和我們方面

一种新的干預成为必要，我以为再也不要送什麼往科倫了。

附上蓋曼特致克盧斯的一封信，內中包含金開爾和威里系欺騙的詳細情形。我一直到現在沒有時間看這信，只好要皮拍抄給你。原信已於上星期五寄往華盛頓。

商業區的商人夫勒里聲稱，有人要他和其他商人購買威里系和金開爾的公債券，他可提出證據。

大騙子威里系現在靠俄國人赫爾岑的錢袋討生活。

據佛萊利格拉昨天告訴我，金開爾在去曼徹斯特之前，曾以乞丐、辭令家和家庭教師身份，以重新振奋的熱烈，對一羣市參議員和商人等在屁股後面卑躬屈膝。

關於偽造我的筆跡所寫的廢紙，還缺少住在列日的摩西·赫爾斯的住址。我將寫信給他：“請告訴我，你將問答書給了什麼人，誰在德國出賣。不然的話，我將在‘獨立’上宣佈你是偽造人。”摩西會直言無隱地說出來，這一次偽造我的筆跡的倘若不是警察，而是金開爾和威里系，那我因他們偽造他人筆跡，將向這裏的法庭起訴。

請將替德納寫的結論寄給我，不要忘記。議會於星期四集會。這論文已經稍為有些陳舊了。可是星期五後便不再有絲毫價值了。

竭誠問候韋爾特和斯特洛。

你的卡·馬·

商人夫勒里更證明，威里系藉口亡命者需要金錢，幾乎每星期向他和他的英國朋友們榨取金鎊。現在也有證據指出威里系和金開爾粗野地拒絕一切亡命者，說他們沒有分文可用在這種目的上。威里系對他們說，自己缺乏日常的麵包，金開爾對他們激動地指出自己的孩子們是怎樣可憐，在最好的場合，不過將去世的朱理亞、不在的叔耳茨或自己莊嚴的貴體棄置不用的背心送給他們。

二二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四日〔1〕

倫敦，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四日(?)。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必須用口授的方法寫這幾行給你，因為陰險的普魯士的東西①使我不能就座。

附上司乃得昨晚寄來的一封信和科爾曼致班涅的一封信，最後這信仍請寄還。

你看塞麥竟想索還他的原稿。

維卒昨天告訴我，韋爾特約他來倫敦，將日期定錯了，我當即予以適當的解釋。

你的卡·馬·

秘書，馬克思之妻，向你多多問好。

噶蘇士對馬克思很生氣，因將他和波拿巴、味特等的欺騙勾當報告了德納，德納由此等筆錄作了一篇爆炸式的論文。

〔1〕馬克思夫人依照口授寫下的。只有一八五二年（後加的）和“卡·馬·”兩字的簽名是馬克思的親筆。

二二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五至六日]

星期五。

親愛的馬克思：

知道了不舒服的不止我一個人，倒也愉快。前昨兩天，斯特洛來這裏，自然喝得醺醺大醉，他於今晨三點鐘離開我，希望今天已乘船出發。這給我最後一擊，現在簡直疲倦極了。這也是今天為什麼沒有譯文送到你那裏的原因，然這並沒有關係，因為有某一艘

① 這指的是一種病，可斷定為痔瘡。請參看第一四四信。——譯者



南罕普頓輪船可以把它帶去的，而十一日以前，議會也不會有開會式的勅語出現。

各種文件幸而達到了，斯提柏耳的原文信也在內。當高貴的公訴人作好結束，事情立刻就會明朗的。即使在思想緊張而勞苦的工作中，也不能透露出比卒肯多夫所說的更愚蠢的事。恩格斯曾有東西出版，認為最優秀的共產主義者是最勇敢的兵士，因此布耳革斯因共謀而將被判刑。問題的提出就歸結到被告是否已經具有一種意向上面——缺乏愛國心的嫌疑是可疑的——而被告是否為同盟的盟員，也完全沒有關係——於是卒肯多夫君對於但尼爾斯及其同志的判罪絕了望，他便直接要求陪審官也釋放布耳革斯和樂塞！這傢伙的頭腦昏亂到如此地步，必定至少已喝了八個通晚的攪水的烈性白蘭地。在這全部渣滓中卻沒有一個字中肯的。此外，自審判長將條舉的問題公佈以來，我對於布耳革斯等的釋放，一刻也不再懷疑了。布耳革斯訴苦的宣言以及周遊，要轉變為一種以危害憲法等等為目的的“企圖”，是不可能的。或者在編年史上可以說：一八五一年五月，當倫敦水晶宮開放時，裁縫諾特永從柏林往萊比錫，意在推翻普魯士憲法，並開始內戰。何況記錄是有脫漏的，而且如斯特洛所主張的，在陪審官馮·拉特、馮·俾安科、列文、萊登、赫斯達特和另一人之下進行，都是很好的。

這訟案現在無論怎樣發展下去，我相信，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刊佈一點東西。訴訟之後，司乃得和一個被告倘若前來倫敦，這只有好處，甚至是必要的——我將看看，以便在一個星期六或星期日到倫敦，一切如經談妥，你可以同來這裏，原稿在幾天之內一定會完成的。同時請寫信給老厄布涅，問他能否將這種小冊子交給勒文達爾——在我一方面，主張各有一半的權利，損益由他和我們分擔。

關於班涅的問題，只要確定他沒有寄最後一信的前一信給科台斯，對他最重大的嫌疑便消失了。班涅曾將最後一信的前一信、

即最後正確達到的一封信寄出，這消息是德郎[克]寫信告訴我的，使我大吃一驚。但這熱昏的小傢伙怎樣發明這一類的小故事呢？即對科爾曼的事也是不可信的。科[爾曼]這封信和早前愛塞曼的信恰出於同一手筆；明天將此信寄還給你，不過我認為必須加以保存。內有一信是假的。我們經過韋爾特，馬上會知道科爾曼是怎麼一回事；同時你可以讓班涅解釋一下，科[爾曼]君怎樣會在一個虛假的店名之下簽字等等，為什麼“這個人”死了，是什麼人，他現在怎樣又突然復活起來。你也要讓班[涅]君指出他由一封信“認識的”倫敦那個“代理人”。並讓德郎克——他因此得到要做的事——向一個德國書商打听科爾曼的消息。

一切信件的達到都出於偶然，很是奇怪，因為上面從沒有一個郵戳，而且都是在一種十分紛亂、疏忽的腔調中寫出來的，致使這事件極為可疑。這種腔調又是“在一個旅館友人處”寫成的。這都不像營業的樣子。又那種愚蠢的藉口，說原稿幾時付排，那是他的事情。够了，即使班[涅]像一個好說謊的斯拉夫人可能做到的那樣誠實，我以為他在柏林的朋友定是一個大流氓。現在必須把事情說明白，因為科[爾曼]君在這裏直接以原稿所有者和出版者的身份出現。如果沒有一個這樣名字的書商存在着，那事情就完蛋了。

此外，一個出版人可以將原稿長年累月放在自己書桌上的理論，是新鮮的，也不大像書商的行為。至於兒童作品，我以為也是一種騙局，這一類臭貨在英國的聖誕節絕不會出現，而且也十分自由的、無定的，班[涅]決不能由此取得肯定的委託。即在一個旅館中也不致用這樣陳舊的紙來寫，這紙很像一個普魯士辦公室的。總之，我們是會看到究竟的。

此外我在这裏絕不能寫信給班[涅]，因為我對於你和他從前的經過，他向你說過什麼，出示過什麼信件等等的詳情，絕無所知。然我們現在捉住他了。

十一月六日。昨天因身体上的理由，沒有將上面所寫的寄出。後來在“科[倫]報”上又看到斯提柏耳的东西。原本記錄是脫漏了的，在另一方面，亨·李卜克內西在一种金錢收条的形式中復活了。希尔士君及其同夥——因为必有他們更多的人——似乎對於愚蠢的普魯士警察已經相当騙到了金錢。这正好值得派一个警察少尉官來倫敦，以便收取債款，另外並探听你那裏完全秘密的會議的消息。

德郎克的朋友夫勒里在這裏直接並公開地被指为警察特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这使小家伙对班[涅]的憤怒大概会稍微轉移的。又好像有什麼人因斯提柏耳的信在嘍舌，但这也不碍事，斯提[柏耳]自己注意这种文件以及說到“無恥的誹謗”，这种方法只有加强效能。

韋尔特現在利物浦，幾點鐘之後才能再來，所以我必須將司乃得和班涅的信保留到明天。

“布耳革斯自供曾为‘新萊茵報’的共同工作者！”这自然足以判他的絞刑。然这我还没有遇見過。

“科[倫]報”今晚也許會帶來有關這一點的第一次消息，表明这件小事已經轉變了。律師們的行動很对，現在只要相当努力，即能控制一切。

你的弗·恩·

星期六。

二二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我妻對於布盧謨會議的報告。她和盎曼特昨天到了開會



的地點共濟會酒店畫廊。

關於班[涅]的事，只留有科爾曼的一封信。當他問及此信時，我總是忘記請你寄還。班[涅]方面如果故意佈置一種騙局，那他自己已將對他不利的認罪文件交出來了。這都是明白的。人們認班涅最初犯了洩漏巴黎謀叛的罪，後來在科倫事件中又犯了欺騙的罪。兩者證明適得其反。就司乃得的信看，科台斯的地址似乎是由科台斯自己的一個熟人洩露的。末了，講到我們的小冊子，韋爾特大概現已在找科爾曼的地址，事情必定會弄明白的。我已將致科爾曼的一封信交班[涅]，信中涉及他對於發行小冊子的期限契約上有規定，我說明契約上沒有規定我們手中仍然保存的原稿我們不得隨意在布魯塞爾或紐約付排。當第二部分完成了，而且自成一個獨立的整體，不得在兩星期之內，用特別的名稱，由另一書商出版等等，這也同樣沒有契約上的規定。

現在來談科倫事件。

我站在布耳革斯等的立場上，絕不允許柏克君犧牲其他一切人，這樣無恥地昂然自詡為卓越的人物，這樣抹殺民主主義者勝利中全部訴訟的性質。替自己辯護和犧牲他人去為自己辯護是兩件事。柏克是革命的模仿者之一，為人極狡猾，却很少理解力，只是斤斤計較自己怎樣用欺詐的手段，搖身一變，成為偉人。然他的才能却只是一個無窮小的人物的才能。

如你已經知道的，政府於絕望之餘，在哥爾德海姆的補充報告中，曾採取勇猛的手段自衛，可是這也不過使它從新落入陷阱中罷了。

哥爾德海姆的陳述暴露兩件事：“格萊夫”和“夫勒里”。

我擔任關於格萊夫的調查（為着這個目的，甚至僱傭一個普魯士的間諜）。收到他的住址，知道他住在墾星吞，維克多利亞路十七號。但這是夫勒里君的屋子。因此確定格萊夫住在夫勒里家。又

查明格[萊夫]在這裏不是正式以“警察少尉官”的資格、而是以普魯士公使館隨員的資格出現的。末了，他於十一月六日星期六離開這裏，約需幾星期才回。也許是去科倫。他自己宣稱旅行是由於畏懼馬克思一派的人，夫勒里曾經欺騙他等等。

格萊夫為夫勒里的上司，而夫勒里又為希爾士的上司，這樣，現在明白了：事實也判明是如此。

在另一方面，十一月五日星期五，盜曼特和德郎克拿着“科倫報”，往訪夫勒里。他自然裝作吃驚的樣子，硬說不認識格萊夫，並宣佈自己在警察判事官之前準備作一切聲明，不過事前要和他的律師商量一下，指定十一月六日星期六兩個約會的時間，一為下午兩點，一為四點，但沒有赴約，使警察獲得一天的新時間，而我們這一天除寄些臨時的信件往科倫外，却不能有什麼活動。至七日星期日，德郎克和盜曼特終於強迫他作一種聲明，這你在“科倫報”上會看到的。我想把那種抄件寄給你，可是此刻沒有找着。他們將聲明拿到手後，便宣佈他是一個特務，格萊夫住在他家，這一切我們都知道，並且和警察開過玩笑，而警察却相信是在和我們開玩笑。他自然繼續宣誓，自己是清白無辜的。

最後我派些人（內中有好喝酒的赫味<sup>(1)</sup>將軍）去尋找希爾士的住所。旋發現他離夫勒里不遠，同住在墾星吞。

我在繼續往下說之前，還有一樁事。你如果考慮到下列各點，對於哥·爾·德·海·姆的全部陳述便會十分明白：一、十·月·三·十·日（星期六），哥·爾·德·海·姆來這裏，和普魯士公使館的秘書亞爾伯[慈]同往格萊夫和夫勒里處；二、同·日·早·晨，五種英文報上登有我們暴露目前真相的聲明；三、同·日，夫勒里予盜曼特和德郎克以一種約會的通知，因為德郎克當代替盜曼特教他的法文課；四、在斯提柏耳以關於倫敦暴露的真相提供他的第二次審問之前，我於他的第·一·次審問後，立·即對瑟瓦爾等發表一種聲明書，送給“科倫報”、“法蘭克

福雜誌”和“國民報”，內中已含有公佈斯提柏耳致我的信的威嚇。固然沒有一種報登載這篇聲明書，但郵局和警察已經注意到，是無可爭辯的。

所以斯提柏耳的“慧眼”和他在倫敦的警察特務的全知表現得極為平凡。此外，哥尔德海姆所說的一切全屬子虛。我曾由各種不同的途徑，將關於此事的必要的說明，連同夫勒里的聲明一併送達科倫。

可是現在出現一種大笑話。

希尔士的住所我已經探悉，要取得逮捕他的一種命令，自然是我的計劃。不過星期六才得知他的住址。倘有對希尔士的逮捕令，我可以保證他一定使夫勒里陷入困難，而夫勒里也一定使格萊夫陷入困難中。

發生了什麼呢？威里系當着瑟特泥的面，於星期五和希尔士完全秘密地前往包街警察判事官處，讓希尔士在一種簽名三次的文件中表面承認：約在半年以前他和夫勒里製造假的記錄，並將這三種文件送給：一、陪審裁判長葛柏爾，二、司乃得，三、“科倫報”——同時予希尔士旅費，使他逃走，而且把他帶到船上，假裝叫他自己在科倫供認。

我們大家因為調查希尔士的事件，才知道這一點，而且有一部分是從我們要取得逮捕令的包街得來的。沙配爾曾親自告訴李卜克內西，威里系對於這一切沒有向他提過一個字。所以威里系君使我們要在倫敦辦理的訴訟手續的把柄消滅了！有什麼目的呢？如考慮下面一點，此事便很簡單，即一年來，他是靠商人夫勒里維持的人，我們如果使夫勒里被捕，無論如何，一定發生一些暴露內幕的事情。

此外，這個夫勒里（我從沒有看見過）在民主主義者中有很高的地位——泰霍夫往澳大利亞時，在船上還寫了一封信給他，極力



表示傾仰他那高尚的心胸和過人的智慧。

威里系供給希爾士旅行的錢，的確是因這個目的從夫勒里處領來的。

希爾士曾經承認力求模仿李卜克內西的筆跡，在商人夫勒里（同時這隻狗富有財產，並入贅於一個很有體面的英國教友派的家庭）的指揮之下工作，正和夫勒里自己在格萊夫指揮之下一樣。凡我根據“科[倫]報”所說明原本記錄的內容和事實中馬上推論出來，而至今沒有為一個律師予以適當利用的一切，完全証實了。

我以為科倫的被告都毫無例外地全釋放出來，是沒有疑問的。

你如寫信給斯特洛，很是高興，他能馬上寄我幾鎊，當十分感謝。由你寄來的四鎊十先令，幾乎有三鎊是為着奔走和特務等事花去了。我們同盟的窮朋友自然利用許多奔走、會晤的事，從完全有限的雜費中榨一些出來，喝啤酒，抽雪茄，乘公共汽車等等，我當然要支付的。

佛萊利格拉的詩，你收到了吧。

附帶地說！賴痕巴哈在美國一切報上發表一種“石印的宣言”，內中說了威里系和金開爾的壞話。這宣言表現金開爾除其他外，單是旅行就支去二百鎊。我將找得這種文件，供給文庫。

你的卡·馬·

間候[韋爾特。]<sup>(2)</sup>維卒昨天已出發。關於我們的小冊子，昨天已經寫信往法蘭克福。我們如不寫信，柏克便獨佔全部事業，去博取更高的聲譽了。

(1) Herweg, 原稿作 Herwegh.

(2) 原信為墨水斑所污。

二二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前後]

回信請將佛萊利格拉詠金開爾的詩的样本寄給我，不要忘記。  
在布拉德福德，我們已有人願請他朗誦。

希尔士必定还在這裏，至少是上星期確在這裏，我在“雅典娜”看見他。另有一傢伙非常像他，也在此處，起初我簡直弄錯了。他在此是否已有了職位，还是在找職位？此外，當你上次來時，我們於布洛頓遇見一個人叫道：早安，馬克思！當時想不到那是誰：原來是希尔士。這傢伙從事於藝術家的旅行。當訴訟一經終結，必須將他狠狠地痛打一頓。

二二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親愛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請星期五替“論壇”寫一篇關於科倫事件的文章。你現在知道一切材料，恰和我一樣，四五星期來，為着公共的事務，完全忽略了自己家庭的屁事，雖具有最好的志願，本星期也還不能從事工作。

上星期寄上賴痕巴哈的傳單，是否收到？你並沒有告訴我。

關於科倫事件，擬對英國各報發表一篇宣言，今晚將開會商談。恐怕沒有時間預先寄給你徵求意見。可是你如肯做這種東西，十分歡迎，即使星期四早晨達到這裏，也還來得及。

你的卡·馬·

問候韋爾特。

噶蘇士和馬志尼對於九日的魯格會議，推說生病。他們却出

席於十日的“意大利友好协会”。賴得律[-羅蘭]毫不要求原諒。

二三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素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倫敦，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

上星期三，同盟因我的提議，已經自行解散了，它在大陸方面的繼續存在也宣佈為不復適合時機。而且自布耳革斯和樂塞被捕以後，它在大陸上實際已經告終。附上我們給英國各報的宣言，可是為使這種初稿完善起見，你當改成較好並較簡潔的英文。德文原本我已沒有了。此外，我對於警察的醜行等等，還作了一種詳細的“石[印]通[訊]”，並向美國方面替被監禁者及其家屬募集款項。佛萊利格拉是會計。由我們同人簽名。

“論壇”的論文却隨你的時間去決定。不過必須儘可能地快些將附寄的宣言、或者不如說宣言的改正版寄還，因為對倫敦各報不能再失時機了。

問候韋爾特。

你的卡·馬·

二三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關於小冊子的排印，即能為你多方籌措，至多也不過兩三鎊——我自己目前很窮。但印刷三印張，所費在十至十二鎊之間，裝成小冊子等等，費用還要多。這東西如不在大陸方面進行，並由一個書商——至少參加負責印行，那簡直發不出去。要寄往普魯士



等处，又會被沒收，而書商並將欺騙我們。我們必定看到：金錢將和這事件本身一樣被犧牲，因為金鎊、先令、辨士是確實不會收回的。我們要問現在是否能有這種金額投下去；將這東西緊縮為一至一個半印張，使用費和我們的力量比較相稱一點，不是至少要好些嗎？十二月和一月對於我是全年中兩個最困難的月份；在二月以前，我很难想到再付這種費用。如用信貸的方法付排，那印刷人對我們歸根到底和對衛登麥爾一樣，在付清賬目以前，會把書扣留不發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預先看看某種傳播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然一直到現在，我簡直沒有看到。

韋爾特將於明天來倫敦，十二月二日從南罕普頓乘船出發。他的裝備費花得很貴。斯特洛這幾天也要來倫敦，再轉大陸。他的店（聽說還有別人的資本）供給他許多旅費，也更榨不出東西來。所以我們大家都窮。

我以為你如沒有很好的書商門徑代為傳播，這種書絕不會為世人所知，正和亡命者中所印刷的一切文件一樣，德國沒有人看到，便消失了。這樣很不好，就某一方面講，甚至比不印行還要壞些。因為這公開證明我們只限於國外的德意志秘密小型印刷所，絕不能有什麼成就。我們在秘密的文字陣地上雖可避免布耳革斯的傳單所引起的恥辱，但也可因這樣承認自己文字的無力而暴露出來。一八三一年放逐中的政治煽動家會利用出版的方法，而效力幾乎等於零，我們如限於這種方法，普魯士政府看到一定高興。這樣做不好，我們至少不要在公眾之前作不必要的聲張，我相信這要好一點。何況萊茵省是主要的銷場，自從謀叛的通訊[……?……]<sup>(1)</sup>被陪審官公認為新的犯罪後，我們如不使百十人暴露於危險之中，便一本也帶不進去。

我於十二月一日或二日將錢寄給你，請你對這件事再考慮一下，如相信用這種方法印小冊子比不印的好，那至少也要好好安

排，不致因支付費用而陷入困難中，如前面說過的，在二月以前，我不能負責任。

韋爾特也許已經寫信告訴你：科爾曼君在所謂的新哥尼施街五十八或五十九號的住址以及大概住在柏林的說法，無從探尋，而且也沒有人知道有這樣名字的書商。就這一切情形看，人家似乎是要愚弄我們。班涅君現在不得預先從我處收回什麼東西。歸根到底那個“行商”叔爾茨和死去的警察叔爾茨是同一個人。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大約兩星期後，我來倫敦。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1) 原信紙張破損。

### 二三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寫好論文，封入信中，已經深夜一點鐘了，但明早九點還有一次郵遞。我要嘗試一下，看你是否能收到，及時趁輪船寄出（星期二晚往利物浦的第一次郵遞），如果不能，你得以星期五的輪船送走。

明天必須出城，如果回來早的話，即將錢寄給你。

替“論壇”寫的一篇關於英國的論文我是否能馬上收到？現在我又可以工作了。

科布登做閣員的希望，似乎因格拉罕和羅素的關係，受到一些打擊，他們好像對他冷淡並加以拒絕，否則他在星期五的發怒便無從索解了。自一八四四年以來，這傢伙沒有說過如此怨恨的話。當這種情形繼續存在時，他又變成一個失意的〔1〕政治煽動家。此外，保守黨人佔多數，我們現在要聽到的土累利的預算案，這很好。

这个人倘若具有較多的認識和理解力，較少的狡猾和盜賊慾望，那末，这自由貿易論者準備一种自由貿易的預算，漂亮悅目，是再容易也沒有的了。唯願这些傢伙維持下去，直到危机的爆發！这种進展虽还是非常非常柔和的，但我們是坚决兴奋的。今天“每日新聞”上六頁股份公司的廣告（在这一点上它相信已經凌駕“泰晤士”）以及五十至八十左右的外國鐵路公司、金礦公司、輪船公司等不会缺少它們不可避免的影响，但这也無關重要。“貪多”的兴趣是不会消滅的。有一种唯一的情形可以趁早截断紡織業的过剩生產，幸而这种情形是除去了；新的收成將远过三百万包，这种收穫是从未有过的最高的收穫，棉花價格再往下降；原料是不会缺乏的。下一年的穀類如歉收，我們会看到一种美麗的舞蹈的。沒有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如菌類一样生長出來的澳大利亞和加利福尼亞市場中，一个私人的消費約四倍於其他地方的人，因为那裏幾乎沒有妇女和小孩，許多黃金在城市中浪費了；加尔各答的商店現已在緬甸这样的新市場从事掠奪，而孟買和喀喇蚩的貿易擴充（而且是特別大的）到印度的东北部和边境諸地——便很难說下年会發生什麼決定性的事情。

你的弗·恩·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曼徹斯特。

〔1〕disappointed, 由discontented(不滿的)改正過來。

**二三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三日**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三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如果不是加倍忙碌，並因小冊子須由口授謄清出來，以及韋



尔特、斯特洛、達姆等的來訪，花去許多時間，那你一定早已接到上次信（連同替德納寫的論文）的回音了。

小冊子大概將在瑞士小沙柏利茨處印刷，他和父親分開，自己開了一個書店。此外，克盧斯以為如果收得回生產費用，可以在華盛頓付印。這東西必須付印，以便在革命爆發後作為公開的文件而存在。關於瑟瓦爾等的陰謀，我還有富於趣味的新發現，你會希望印出來，一讀為快的。

韋爾特於星期日晚間來此，看見我很忙，並表現不完全快活的心情。於是問：“你對於科倫的事件本來要寫些什麼？”——這一問的確稍微帶着高貴的鼻音。我便問：“你在西印度，要做些什麼？”過一刻鐘之後，他跑了。星期二晚上又來，對我說，他本來不願再來，只因對佛萊利格拉的進攻表示讓步。我於星期日特別忙，並表現不耐煩，曾為他所親見。我不客氣地使韋爾特君注意到，我看出他有十分之九的時候，老是不耐煩、不滿意，在另一方面，他却不能說我也是這樣。自我稍微嚴詞詰責後，他又恢復正常的態度，又成為原來的韋爾特了。我發覺他資產者化到了可詛咒的程度，自以為他的經歷是太“嚴肅”了。斯特洛至少仍是老樣子，沒有過分的文質彬彬。

班涅君今天已接到我的信，內容如下：

“今天接到恩格斯一信，含有好些最奇怪的報告。

恩格斯沒有對您所開的地址寫信，因為他以為所寫的信不寄到直接地址，而只是經過間接的地址保存待領，即使接到一封回信，又能證明什麼呢？

在另一方面，恩格斯已委託了柏林的業務方面的友人，從事查詢。他們經過最小心的調查，報告他的是：

一、沒有科爾曼商店。

二、在所指的新哥尼施街五十八或五十九號的地址，沒有科爾

曼其人。

三、在柏林根本找不到科尔曼。

恩格斯更促我注意，署名爱塞曼的兩封信和署名科尔曼的一封信，是出於同一手筆，这三封信都有特別的特點，即同为便条而沒有郵戳。在最初兩封和最後一封信中，爱塞曼和科尔曼是以出版人的資格直接出面等等，而这件事拖延到七个月，所有藉口又是互相矛盾的。

既已証明科尔曼恰和从前沒有存在的‘憲[政]報’出版人爱塞曼一样秘奥，我問您自己用怎样合理的方法，來解釋像出版一个小册子这样單純的事件中这一切矛盾、难以置信和秘密？

事实不会因‘信任’而幻化，自尊的人不能期待相互的盲目信任。

我直截了当地告訴您，愈加四处調查这件事，就是滿怀好意，也總是一再被迫承認它是極端模糊的，恩格斯來信說：‘就这一切情形看，人家似乎是要愚弄我們。’如果不是对您的私人友誼，我簡直要同意他的結論了。您的等等，馬克思。

再者：恩格斯最後还促我注意，所談的原稿如在幾天之內再出現於倫敦，也絕沒有証明什麼，也無補於事。原稿存在，並仍为原样，是無人怀疑的，然除這一點外，能証实什麼？”

班涅君怎样回答，我們明天会看到的。

波拿巴的帝國蜜月是鋪張華麗的。这傢伙老是靠借債生活。我們在法國如果使信用機關十分普遍，使法蘭西的一切階級都尽可能地容易接近——那全世界会相信千年的王國降臨地面了。此外，还直接有一个股票投机和鐵路欺詐的特殊銀行。这傢伙老是一原样子。这欺詐大師和帝位僭夺者沒有片刻互相否定。他如果不从事战争，並馬上从事战争，在財政上便趨於破產。蒲魯东的救濟計劃在可以实行的唯一形态中實現出來——即作为信用的欺騙和

多少直接的欺騙——这是好的。

你要來這裏，我非常高兴。

你的卡·馬克思

二三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当你在这裏的整个時期中，我只是帶着痔瘡奉陪。幸而它退入了衰落的平靜期，这一回算是沒有“陰險”的發展。在必要時，你必須使用水蛭。这是最好的方法。

錢於一星期前收到了。

你从下面抄寄的小沙柏利茨的信中可以看到“科倫共產党人訴訟的真相”情形怎样：

巴塞尔，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原稿於前天平安收到了，今天已在看初校的样張。这小册子用完全新的活字間隔排得很開，拟印成十六開本。我們將尽可能地小心校对。全部小册子約有七八十頁，我以为每本可定價十个銀格罗兴，因为無論如何，这一版(兩千本)的一部分会被沒收。我們將以萊茵省为主要的送發地。我確信这小册子会聳動一時，因为它是一种傑作。我們四个人將原稿通通讀过一遍，內中兩人是很有資格的、有判断力的人；(沙[柏利茨]自己是否算在此等“有資格的”人之列?)我們都交口称讚。这的確替普魯士政府樹了一个‘紀念碑’。——衷心祝賀馬克思党。

您的雅·沙柏利茨”

沙[柏利茨]自己多少隸屬於威里系和沙[配尔]党，我有些怕



他看到对这一党残酷的批評会引起衝動，最後的笑話就在這一點。

保守秘密是主要事件，以便使这刊物不致馬上在德國國境被沒收，我在这裏已普遍傳播：美國有一个關於科倫事件的小册子出版。

因为你在痔出血的狀況中，不敢煩擾，我替德納寫了一篇關於的士累利預算的批評，由皮拍馬馬虎虎譯成英文，於上星期五寄往美國。

請原諒，这一次不多寫了。我头痛，好像有十个鬼在裏面吵鬧一般。

你的卡·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

二三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天在我走向車站的途中，還希望能來和你見面，但因我的缺席過久，這裏的工作堆積，接到一封表示不大愉快的信，只好突然收拾，急急忙忙往賬房間。我對於商業區營業過於疏忽，因此昨天於最後的片刻中必須加以處理。因被羈留，除直接乘船出發外，別無他法，有必要時，今天在一適當的時間，還要到賬房間去；此外，我要是在一個晚間跳到你那裏，那全體小信徒都會齊集攏來，而且這樣晚來，要到葛林格、齊麥曼、伍德和其他夜酒店等處分別豪飲，我却不負後果的責任。

你如將克盧斯等的信件、美國的新聞紙和其他文件打成一包，交皮克福德公司或察普林、荷涅公司寄給我，地址寫厄〔門〕和恩〔格斯〕，店中當付寄費，這便是最好的方法。

我接到一封信，英文還不錯，是馬第為着他的專利權寫的，這稍微打擊我們的實業。他的腦子裏又充滿了大計劃，這件事也許好也許不好，我將看看自己能做什麼。發明如果好，他能夠從中獲得相當的利益，因為銷路差不多是無限的。你如看到他，請告訴他，我這幾天當寫信前去，不過又忙得不可開交。

甚願我們在倫敦的青年中有些人能真正找到一種比較穩定的職業，因為游惰是壞事，只要墮入那裏面，可以打賭，十有八九會爛醉如泥，三十六小時還醒不來，像這樣的情景，我經過兩次，使我的

妹妹大驚不止。

今年春季或夏初，我再來倫敦。

沙柏利茨經手的東西還沒有寄來嗎？

竭誠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也問候爛醉的一羣。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一日，曼徹斯特。

二三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恩格斯：

如稍有可能的話，請將附寄的整束東西翻譯出來，從曼徹斯特（簽上我的名字）經利物浦或南罕普頓——以輪船的出發為準——直接寄給“紐約‘紐約論壇’”的編輯之一安·德納”。

這事件的情形如下：

這裏的困難達到了頂點，我為十篇論文（附寄的一篇在內）向格里力提取二十鎊，並寫信給他說，寫信人對於所寫的論文還沒有完全完成（一篇必須寫星期五的日期）；他定將收到星期二寄的論文。我把每篇論文對他算作兩鎊，這是德納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信中約定的，但至今（對於時事問題的通訊）並沒有履行約言。

小猶太人班堡格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給我分文，但已經約定了，我至少要从匯票（等到匯票來時）中逐漸榨出他十五鎊。

附上的論文因為要作兩鎊計算，必須全部寄去。關於色什蘭公爵夫人的題目，在美國會引起喧嘩。

附帶地說！布林德為着赫尔岑的書，已經催促過兩次。你必須寄還給我。



現在是深夜兩點鐘了。無法弄到郵票，只好不貼郵票寄出吧。

你的卡·馬·

二三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三鎊和寄回的原稿都收到了。

這樣久沒有寫信，務請原諒。外部的壓迫便對你說明了這一點。

約兩星期前，威里系以金開爾代理人的資格，前往美國。

布呂寧夫人於幾天前安葬了。

那一千鎊因議員賴痕巴哈和勒味的手腕拙劣與盜曼特的疏忽，又回到金開爾君的手中，而且安排得十分妥當，保證人如無異議，錢就用金開爾的名義存入英格蘭銀行，賴痕巴哈的存單當於五月間交給他。至於各種議決，現在自然不再有價值的了。

班涅君在巴黎已有三星期。李卜克內西已在猶太人奧本海姆處得到一個很好的位置。除盜曼特外，其他人等還是飄流無定的。

沙柏利茨排印的小冊子要到一月十一日才能完成。約有六印張。可是他非至將書送往德國一切地方，並接到收貨通知後，似乎不願寄來倫敦。

科倫諸君，特別是但尼爾斯，堅持他們的可欽佩的沉默態度。由此所得的答案是，四五星期來，人們忽視了他們事件中的一切事務。

你從附寄的“工人共和國”（編輯人威特林）的剪報中，可以看出這個裁縫王和“共產”殖民地的獨裁者對於科倫共產黨人的訴訟

和馬克思及其同志的黨有怎樣的怨恨。

昨天第一次冒險替德納寫了一篇英文論文。皮拍做校正人，我只要首先求得一種通常的文法，大胆寫下去，馬馬虎虎可以行得通的。

附帶地有兩件事：

第一：布林德為着赫爾岑的書繼續催我。

第二：下次來信，請將賴痕巴哈的傳單和決算一起寄回，不要忘記。德郎克為了開始一種新的通訊，用得着這些材料。

就冬季收穫的情形看，我確信危機現將出現。但主要商品的食物如相當豐富而且廉價，同時有澳大利亞等，危機總還可以緩展的。現在將發生一種停滯。此外，如“經濟學家”用辯護的口吻，談到英格蘭銀行最近的貼現規程，說它的目的是在“阻止資本的輸出”，這樣的聲調並不奇怪。我們很知道這有什麼意義。可是自由貿易論者的良心不致因下列問題感到不安嗎？就是：你要在棉花、紗等等的形態中同樣阻止“資本的輸出”嗎？為什麼要在黃金的形態中呢？將資本的輸出還原為純粹的重商主義，視黃金的流出和流入為主要的發條，這就是自由貿易經濟的目的嗎？

自波拿巴最後一次演說後，商業區的人們一般都相信會發生戰爭。我也接到老厄布涅自法蘭克福寄來一信，談及波拿巴的結婚演說已在德國的高等木偶中、特別是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外交家中引起了恐慌。我們祖國的人是怎樣愚蠢，我昨天從“法蘭克福報”所看到的就中有從海特爾堡發出的通訊說：自波拿巴投入“民主派”的懷抱中和作戰爭已在大門口的宣傳以來，人們惋惜當局現在確已從事於有名的革飛努斯的迫害了。我怕流氓茨基會受德意志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的歡迎，視為“救主和朋友”。這種滑稽的人物似乎是被召喚來對一切傳統的地位和黨作充分的歪曲和嘲弄的。

一次不好的秋收對於一種開始的戰爭，將發生如何的影響呢？  
製造部門、特別是棉花中的情形如何，也請來信告知。

瓊斯的報〔1〕又在繁榮中。

科布登的小冊子也和曼徹斯特的和平會議一樣，我以為在目前是純粹無聊的。帕爾麥斯頓的新聞“晨郵”說，您們看呀，這些資產階級的暴發戶完全沒有能力治理一個國家，只有貴族能治理。有人送給“先驅晨報”一封信，由它發表出來，並且聲稱是在波拿巴口授之下寫的，他說，王后對於有危險性的蓬勃的民主派如果要用他的維持秩序的英雄至二十萬人，那他只好單身出走英國。“先驅”說，科布登先生啊，這種民主派就是您，就是您和您的同夥。

關於“泰晤士”，我已接到下列完全可靠的詳情，也許會使你發生興趣的。

諾定昂的眾議員華爾脫君仍舊是報紙的組織法上的王，仍舊是報的主要股東。莫理斯是它的財政總長，是它的財政上和政治上的領導人，——是一個很冒險的和“魯莽的”傢伙。小得楞君（的士累利的朋友）是內務秘書。他的父親是“紀事晨報”的主筆。達孫君是外事秘書。此外，“泰晤士”有一種秘密顧問會。內中最重要的的是開得敏斯特的眾議員羅君；是一個患白化病者，紅眼睛，白頭髮，很有才幹，特別通曉金融事務。在他的旁邊有亨利·里甫君，在商會的統計部擔任一個小職位，為奧爾良派政治家的崇拜者。蘭朋君寫貨幣論文，對於整個事業的領導沒有影響。

就策斐的一封信看，巴黎的人們一般相信波拿巴在蒙特尼格羅的事件中，和土耳其皇帝一起欺騙奧地利和俄羅斯。

祝好，不要忘記我〔2〕。

卡·馬克思

〔1〕 指“人民報”。



(2) 这封信另有一个複製的妇人像；馬克思在下面寫道：“那一个意大利的城市屬於上面的妇人？”

## 二三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一八五三年二月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我們得知噶苏士和馬志尼君的偉大事業。這裏的消息不很完備，但据我的意見，我們明天或星期一必定听到一切都完了。米蘭在巷战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筆直而相連屬的街道少，狹小而彎曲的胡同幾乎到处都是，並有結实的石建築物，每一所房子自成一个要塞，牆壁常厚至三五呎，甚至更厚，休想洞穿，下層的窗戶有鉄格子，和在科倫各处所見的一样（幾乎是普遍的）。可是他們得不到机会，这一切有什麼幫助呢？自一八四九年以後，拉得茨基曾經重建舊內城的堡壘，一旦完成——而且還有充分的時間來完成——奧地利軍佔据內城的時期，暴動者非有武裝暴動，即不能取得，那米蘭便隸屬於奧人了。脫辛的人們向來為着贊助每種意大利的運動，从比林索那向世界發送大堆的謊話，現在該處再也沒有消息來，這很足以說明附近暴動沒有進展。

我以為整個事件很失時機，因為除奧地利人一般的压制外，它的唯一的依賴點只是蒙特尼格羅的屁事，在這裏歸根到底也是土耳其的“秩序”打垮徹爾尼郭夫式的、荷馬式的野蛮狀態。這些大專政者完全在賽列的方法中，藉通常外交的國家行動闖進來，並確信“東方問題”有世界史的重要性！因此他們期待路易·拿破崙方面有何種意外的幸運，是十分顯明的，可是如果不是一切都反乎期望，拿破崙会很巧妙地使他們陷入困難中，並以無政府主義者相看待。此外，爆發的時機和一切預先組織的暴動一樣，並非取決於重大的

事件，大都起於最可憐的地方偶發事件，這是可以想像到的。

馬志尼似乎至少處於同一的地位；也不能有別種樣子。他的誇大的宣言雖十分愚蠢，然在浮誇的意大利人中還有些吸引力。在另一方面，則有無限活動的噶蘇士！自此以後，他是絕對死去了。紀元一八五三年所表現的這樣可笑的僭妄，並不是沒有受到懲罰。馬志尼抽象的暴動狂在這裏雖顯出無聊，然比起勇敢的噶蘇士，還昂然站得住；後者重新扮起在威丁的角色，由安全的隱蔽地出來，發號施令，解放祖國，是從烏有出發，經過烏有，歸於烏有。這個傢伙真是一個懦夫，真是一條可憐蟲。

我們現在要看意大利的農民幹什麼；即在前所未聞的、難以置信的僥倖的場合，馬志尼爸爸及其資產者和貴族也能夠遇到很不愉快的事件；當奧地利人找到機會，能將這些農民從貴族宰制下解放出來時，他們確實會這樣幹的。

奧地利人必定還有十二萬兵在意大利；如這種軍隊內部不起暴動，我不能預想會有暴動發生。至於在意大利的保衛祖國軍的暴動，就是在噶蘇士的指揮之下，我也不能相信；為此需要較大的事件，而奧地利人藉助於三年的訓練和休養，以其鞭笞也使某些頑強的保衛祖國軍的後方軟化了。

我覺得整個事件的重要性只在作為一種象徵；自一八四九年以來，針對着消沉的狀態，反動開始了，自然是在創傷最劇的地方。此事在這裏發生很大的效果，而庸俗的人們開始一致認為今年不會平安過去。現在有穀物和棉花的歉收，金融的緊迫，以及附帶而來的事件，我們看吧！

上星期——星期四或星期五——寄上的三鎊，你收到嗎？

你的弗·恩·

二三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親愛的恩格斯：

我非常不舒服；特別是“陰險的普魯士的東西”使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因此長久保持沉默，甚至連收到錢也懶得報告一聲。

你已經看到，噶蘇士通過一個美國海盜梅尼-黎德船長，否認了他所提出的米蘭宣言。塞麥昨天自巴黎寫信給我說，他確切知道宣言是真實的。就內容講，已經可以看出這一點。“先導者”〔1〕（馬志尼方面的）“認它的義務在促使讀者注意，幹這件事的人全在乎噶蘇士先生和馬志尼先生，而後者却不在英國。”至於台拉·羅卡在“每日新聞”上直接反對亞各斯提尼〔2〕、間接也反對噶蘇士的聲明，你自會看見的。這一对高貴的兄弟似乎不很和睦。噶蘇士的虛偽正和他的怯懦一樣。

如果你相信馬志尼親自出現於米蘭，那是對他作了過高的估計。他在这个緊急時期離開英國，是要讓人家疑心他已經到戰場上去了。

米蘭事件十分悲慘，這是馬志尼永久陰謀的終曲，我很相信他已損傷了自己，並確切覺得，這事件是有利於整個革命運動的。特別由於殘暴的方法，如奧地利人掠奪〔…？…〕〔3〕。拉得茨基倘若依照斯特拉索尔多〔4〕的先例，因米蘭市民們“守法的行為”而予以讚揚，將這整個事件當作一些“惡漢”可憐的小暴動，為着表示他的信任，在表面上將繮繩放鬆些，那革命黨便在上帝和世人之前蒙受恥辱了。但他施行一種完全的掠奪制度，於是使意大利變成“革命的噴火口”，這是馬志尼藉激烈的演說不能變出來的。

還有一點。反動派自有了四年的勝利、準備武裝並滿口矜誇



之後，竟致感覺無限的軟弱，遇到第一次小暴動，就會發出一種真正恐怖的呼聲——我們一切同志中會有一人相信這一點嗎？這些人對革命的信仰是不可動搖的。他們現在又在全世界的面前提出反動不穩固的證據。同時，“亡命者”在實際上完全破產，無濟於事，他們藉一切政府的報章，虛張自己的聲勢，並煽動人們相信，在善良的市民周圍，撒下了一個陰謀的網。

關於班涅，於今正逗留巴黎。我現掌握了材料，証實這個貴人是奧地利政府的代理人。回到法國，是為着出賣自己，已在法國警務部取得一個秘密的職位。同時他在巴黎以噶蘇士的正式代表出面，噶蘇士是要從波拿巴取得金錢的。此外，這傢伙已在巴黎陷入網羅，會使自己被捉住的。至於我們的原稿，他賣給了格萊夫，而格萊夫則以“叔爾茨”的名義往來各處。兩人又欺騙政府，以為自己“懂得”從一個“秘密結社”的文庫中“取得”這種“文件”。這就是他們的術語。

沙柏利茨老是沒有消息，只知道小冊子在德國行銷。他還不敢寄來，恐怕法國警察打開包裹，並把它向普魯士警察告密。

我從可靠的方面得知，賴得律[-羅蘭]要於三四星期之內，在巴黎開始攻擊，但這是一種秘密（拿破崙也許知道，正和我一樣）。有一個親眼看見的人告訴我，巴黎得到米蘭暴動的第一次消息，情緒非常激動。人們成羣結隊，集在一起，不是要暴動，而是要壯一壯膽。就整個講，當地的法蘭西人對於馬志尼君因自己的“行動”而受到恥辱，十分滿意。這是對這些行動的一種報復。

我們對於援助科倫諸人的六行呼籲書，因克盧斯的介紹，登在美國的一切報上，到處都有各體育協會的介紹，我們等着看吧。科倫可愛的朋友們自己還沒有消息發出。要就是由於非常謹慎！他們中間之一，即前尉官斯蒂芬在科倫訴訟中以辯護証人的資格出庭的，現來這裏，馬上在佛里德蘭得學校找得一個教員的位置。布

林德为着赫尔岑的書，每天來催我；德郎克为着賴痕巴哈的傳單，也同样催促。德[郎克]要在別一名字之下，和科倫的“人民講堂”發生一种通訊的關係，傳單对他是重要的。

你对於國教會的牧師們熱烈參加不幸的十點鐘工作制運動有什麼意見？又是老把戲。我將一切殘餘的報紙和克盧斯的書信打成一包，於星期六寄給你。

在終局的小約翰<sup>(5)</sup>①的一切行動中，最後一次也許还是最典型的。甚至“泰晤士”也必須承認約尼<sup>(2)</sup>喚起“小得可憐的熱忱”。

哈尼夫人死了。布呂寧夫人也死了。我新近曾和後者<sup>(6)</sup>通信，都是關於金開爾和威里系的。四星期前，威里系渡洋往美國，我已經在信中告訴你了。

敬禮。

你的卡·馬·

〔1〕 英文報。

〔2〕 Agostini, 原信作 Angostini。

〔3〕 原信紙張破損。

〔4〕 Strassoldos, 原信作 Strásoldos。

〔5〕 指約翰·羅素。

〔6〕 即布呂寧男爵。

## 二四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三月四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天寄上五鎊鈔票半張，同時將其餘的半張加封寄給德郎克。我現深深陷入困境，因還債等等的關係，二月約已付出五十鎊，本月和下月還須填補三十鎊左右。否則當多寄一點給你。我的私人

① 按羅素認他的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法案為終局，而一八五四、一八六〇及一八六六年却產生其他改革法案，而因此給了他“終局的小約翰”的綽號。——譯者

② 即羅素。——譯者

用費迫切需要改革，並將於一兩星期內移居一个較廉的住所，也將喝淡點的飲料，當平衡的決算完成，我對於重大的時機，便有所準備。幸而上年已將父親利潤的半數吸收在這裏的營業中。只要他來的期限一迫近，便將遷入美麗的住宅，供給好的雪茄和酒，諸如此類，使我們得引起堂皇的印象。生活就是这样。

噶苏士君在這裏的德人和英人中，因他的聲明，把自己完全毀滅了；馬志尼因暴動本身和卑鄙的態度，也是如此，由暗殺單個兵士去開始騷動，這特別為英國人所厭惡。比噶苏士這兩封信更怯懦、更卑劣的東西是不能想像的，然他却老是自負：“我是一個質樸忠厚的人。”這些先生要注意，如發現證據，那個親愛的亞伯丁就會直截了當地把他們投入獄中而予以起訴處分，至於此後是否確能釋放，我不知道。

所謂人才內閣暴露為一種完全的騙局。約尼比以前更加畏縮不前，偉大的葛萊斯頓是麥維森一類的自負的屁才子，亞伯丁是完全外交式的、保守黨的殘影和純粹的廷臣，還有死去的救世主庇爾的使徒約翰涅斯，即雪尼·赫伯特，他是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陸軍大臣，這是寶貝的一羣。除掉厚顏無恥的老帕爾麥斯頓隨遇而安外，所有的人都有不安於位的感覺，如兩院關於馬志尼的辯論所證明的，他却是和從前一樣反抗的。然自希臘問題的辯論、民兵法案和請願的辯論以來，他在實際上是眾議院的領袖，而在形式上給予可憐的約尼這種地位，正是一種辛辣的諷刺。但無恥的事尚在發展，因為約尼對這種職位還要求一種俸給，一個新的職位自然是兩黨所渴望的一種嗜好品。我很想知道葛萊斯頓君的預算案，他在預算和休謨稅率的提議中的說法，令人想到，他對於一切仍舊是老一套，這恐怕也是此項愛國主義的聯合內閣所產生的唯一結果。同時，最近選舉中的賄賂事件非常奇妙，下次開會時，會使一種改革法案成為必要的。直到那時，如果商業的情形不好，而大陸又呈



現生氣的話，我們便可以看到美麗的事件了。

我現在深深知道發狂的眾議員烏爾卡特其人，他聲言帕爾麥斯頓為俄國所收買。此事的簡單說明如下：這傢伙是一個克勒特族的蘇格蘭人，受過薩克遜和蘇格蘭的教育，具有空想家的傾向和自由貿易論者的教育。他以希臘獨立之友的資格，跑到希臘，在和土耳其人廝混三年之後，又去到土耳其，遂轉而崇拜土耳其人。他信仰伊斯蘭教，他的原則是：我倘若不是喀爾文教徒，那就只能為穆罕默德教徒。土耳其人——特別在鄂斯曼帝國的全盛時代——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族，沒有例外。土耳其語言是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好聽的語言。至於一切愚蠢的說法，如野蠻、殘忍和可笑的野蠻人的傲慢，只是由於歐洲人對於土耳其的不了解和希臘譯員因利害關係所作的誹謗。一個歐洲人在土耳其如受到不良的待遇，那是由於他自己的過失；土耳其人並不憎惡宗教和操守，只恨法蘭克人的小褲腳管。土耳其的建築術和禮儀等等的模仿被迫切地推薦。作者自己有時也受到土耳其人的侮辱，但事後便認識這只是由於自身的錯誤引起的。土耳其人和歐洲人交接，企圖吸收文明，徒使自己衰弱、解体。土耳其的憲法在“純潔”一點上，是世間最美滿的，而且幾乎是超過英國的。土耳其因有千百年的習俗和“可蘭經”，所以是自治的。蘇丹不是“專制君主”，而是比最仁慈的女王還要受限制的皇帝。只有土耳其才保持信教自由。階級差別、階級鬥爭和政黨，在這個極樂國裏是沒有的，也不能有，因為在內政上，一切人都只有一種意見。沒有地方比土耳其更少中央集權的。總之，只有土耳其人才是君子，只有在土耳其才有自由存在。

現在是沙皇假手於希臘的牧師們，陰謀反對這個幸福的國家，而英國不斷地受到他的愚弄。英國必須幫助土耳其云云，這恰和平凡的常套話一樣古老。整個來講，這部書是最能使人發笑的。但最好的一點是，英國仇視帕爾麥斯頓的自由主義者的整個政策

立脚點就在這裏，例如“每日新聞”對土耳其屁事的一切論文都是出自烏爾卡特的純粹的解釋，烏爾卡特雖責備英國人藉輸入破壞了帖撒利的工業——不過一個高地人〔1〕對這一點是不大正確的——然他以自由貿易論者的資格，獲得無條件的信任。

這件事有很好的的一面，“泰晤士”最初雖也站在俄國的利益方面，但終於從保全土耳其的完整一點上突然對庸俗人的這種陳腐愚行，加以攻擊。愚蠢的“每日新聞”陷在市民的狹隘固陋狀態中，鼠目寸光，沒有遠見，大叫背信棄義，而且除掉這種老套外交家的齷齪把戲外，不知道其他對抗的方法。要是此項舞蹈稍微進展，這些先生們必定馬上抓住別的議論，並且理解到，只有一種大陸革命才能使這渣滓完結。就是最壞的俗物也必定因時代的推移，感覺到沒有這種革命，絕不能解決問題。

奧地利和普魯士的關稅事件是德意志所實現的唯一進步的事業——而且更有甚者！這個問題附有附帶條件，轉了個彎，許多主要事務都留給後來的委員會，而實際上的關稅減輕有限，不會發生多少影響。產業的大危機一經爆發，全部通商條約在普遍崩潰的面前，是會消滅的。

這裏剛才發生被盜的事，骨頭粉碎在鐵路上，並飛舞空中。本地的庸俗人完全為最近一星期以來的奇怪事件嚇呆了。幸而棉花下降，因此交易所沒有發生風潮，人們得隨心所欲，經營此等大業務。紡紗業和大多數織布業還有充分的工作可做，不過在粗棉布（普通棉布）一方面是完全停頓了，從星期一起，這個部門的一切工廠中每星期只工作三天。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德郎克已經收到了旅行記。

你的弗·恩·

這幾天要處理赫爾岑的書，然有困難，阻礙了我，現在寫信給我的妹夫。

(1) 蘇格蘭的高地人。

二四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日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日。

親愛的恩格斯：

五鎊收到了。

本星期差一點死掉，真是間不容髮。我患肝臟炎，至少是接近肝臟炎的一種症候。這是我家的遺傳病。父親還因此而死。自住英國四年以來，這症候沒有發過，好像是消失了。現在危機已經克服，而且最妙的是沒有醫生。不過目前還稍微有些無力。

昨天接到巴塞爾發來的下列“愉快的”信：

巴塞爾，一八五三年三月七日晨九點。

“親愛的馬克思：‘真相’存貨兩千本，六星期前已經擱在國境外的一个村莊中，剛才聽說在運輸中的全部書籍昨天被扣。現在怎樣，不知道；第一步當是巴登政府對聯邦會議的抗辯，第二步大概就是我的被捕，至少是被起訴等等。無論如何，會引起一種大規模的喧擾！簡單的消息就是如此；我如受到阻礙，以後的通報當由第三者接手。您假使有信給我，封面上的地址請寫：‘巴塞爾，現代雜誌布里納-吉尼亞夫人’，裏面蓋章密封的信套上只寫：‘轉交雅克’。關於政變的原稿，將寄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會，希望馬上會有比我現在所知道的更多的消息。請給我一个可靠的通訊處；您的和班堡格的地址都是人所熟知的嗎？

您的雅克(1)”

我的親愛的狐先生，您對此有何意見？“瑞士人”為着現金已將我出賣給普魯士政府了嗎？把書擱在國境外一个村莊中六星期，假裝着惶恐不安，而對於殘留在瑞士的本數，一字不提，不管我怎樣



催促，這裏一本也沒有寄來過！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一個人寫作的願望不會消滅嗎？老是為了普魯士王！

怎麼辦？“瑞士人”是不能免去懲罰的。

至於德納，已付給我匯票。“善良的”班堡格對這張匯票原來付我五鎊；然後讓我往來商業區跑了兩星期，在我的女房東“咆哮”（的確如此）了許多星期之後，本星期才付清。從那時起，我又寄了七篇論文給“論壇”。明天將再寄一篇去。倘若不是受了可詛咒的固定債務的襲擊，現在可以擺脫了。倘若不是那卑鄙的瑞士人使我再度淪於烏有，那末，這種債務的相當部分也當付清了。

我現在必須和德納保持熱烈的關係，關於高等政策做一篇較長的論文。這裏一個可鄙的美國佬〔2〕寫討厭的東方問題，作為“論壇”通訊，只想和我競爭。但這個問題、尤其是軍事的和地理的，不在我的工作範圍之內。你必須再犧牲一次。土耳其帝國的命運當怎樣，這對我就像“西班牙文”一樣。我不能得出一般的觀點。

只作一篇報紙上的論文——此外，必須用軍事的、地理的、歷史的帷幕對本來的問題尽可能地加以穿插——我以為直接從蒙特尼格羅出發，須有下列諸要點：

一、無論一切詭計和報紙的政治空談怎樣，東方問題永不會成為歐洲戰爭的一種導火綫。它總是反覆用外交手段加以掩飾的，直到引起一種普遍的喧嘩，就連掩飾也停止了。

二、俄羅斯的侵入土耳其。奧地利的奢望。法蘭西的野心。英格蘭的利益。這種狗爭骨頭的勾當，帶着商業的和軍事的重要性。

三、在引起一種普遍的喧嘩的場合，土耳其將強迫英國站在革命的一方面，因為在這裏它必定和俄羅斯發生衝突。

四、回教帝國必然解体。它在這種或那種形態中，將落入歐洲

文明的手中。

目前对蒙特尼格罗的事件——英國現在正式表演一个可憐的角色——還要特別說一下。苏丹因得不到法英援助的保證，只好讓步。兩國在这个問題上是戴着衷心諒解的假面具，对神聖同盟互送秋波。这指出支配英國的寡头政治因此也必定顛覆，因为它無力使自己的老角色向外表演，使英國民族得对大陸站在首腦的地位上。

这一切是很可憐的，不过为了制我的競爭者<sup>(3)</sup>於死命，我对这个问题終要寫一兩篇論文的。

你的卡·馬·

你替我翻譯的色什蘭論文非常出色。只要有富呂格尔<sup>(4)</sup>，一本文法和一个比皮拍君好些的校正人，我覺得自己对英文的寫作似乎有些能力。

今天还寫了一次信往大陸方面。如能收集一些錢——沙柏利茨处現在一點也拿不到——至少使我的妻得安心等待我取得德納的第二次匯票，这回打算弄三十鎊，这样，也許於四月間到你那裏住幾天，藉以恢復我的精力，並安安靜靜地和你瞎談時局，依我的意見，这种形势馬上会達到一个山崩地震的局面。

“晨郵”声称，工廠主在蘭開夏僱用工人，短期的工作愈多，而繁榮的結束也愈快。情形到底怎样？

你的卡·馬·

一直到此刻——十一點半——为止，德郎克还没有把第二号帶來。这青年也許还躺在床上。这些傢伙真是懦夫。他們懶惰，一受到任何外部的压迫，便沒有能力抵抗，一齐垮台，实在不可救藥。現在必須完全从新徵集人員來充实我們的党。克盧斯是好的。萊恩哈特在巴黎是勤勉的。拉薩尔虽有許多“但是”，却坚强、精壯。皮拍如減少孩子般的虛榮心，具有更多的首尾一貫的精神，並不是沒

有用处的。盎曼特和李卜克內西強韌，各人在自己的形态中是有用的。但这一切不算是党。前尉官斯蒂芬——科倫訴訟的前見証人——現在是倫敦一个学校的教員，似乎是幹練的。天狼星一天老似一天，而且愈加具有怪癖。德郎克是、而且始終是一个“愉快的懶漢”。

- (1) 即雅克·沙柏利茨。
- (2) 指普尔茨基，他以通訊符号 A.P.C. 为名从事寫作。
- (3) 指法郎士·普尔茨基。
- (4) 指富吕格尔編的“英德辞典”。

## 二四二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一日]断片

昨天的“泰晤士”或前天的“每日新聞”載有工廠監察員何涅關於棉花製造業發展的統計，你已經看見嗎？

一八五〇年十月至一八五一年十月——

新設工廠的馬力……………2300

舊工廠增加的馬力……………1400

曼徹斯特區增加的馬力……3700

而且这只限於棉花製造業。下面的計算表明當時也还有使用四千匹馬力左右的工廠正在建築中，現在是完成了。自那時起，一定还有三至四千匹馬力的工廠開始建築，至今年底大半能完成；从一八四八年一月至一八五〇年十月這兩年零九个月中只增加四千匹馬力，而蘭開夏棉花製造業的蒸汽力自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年終增加了  $3700 + 4000 + 1500 + 4000 = 13200$  馬力。——蘭開夏棉花製造業的全部蒸汽力在一八四二年为三万匹馬力，一八四五年(年終)为四万匹馬力；一八四六至四七年增加有限，这样，現在幾乎有五万五千匹馬力在活動，差不多等於一八四二年的一倍。

此外还有水力——約一万匹馬力(一八四二年)，增加很少，因为水力很早就較好地使用了。这可以看出繁荣的追加資本是在什



麼地方。這裏雖幾乎只在公共汽車方面作過度的投機，然危機是不能更長久地抑制下去而不爆發的。

### 二四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在幾天之內將收到論文；我想，在適當的時機來考慮烏爾卡特。可惜時間太遲，來不及趁明天的輪船寄出，因為在八點鐘以前未必能在賬房裏完成工作，而且還需要一些準備。德納爸爸現在付兩鎊，而且迅速開出匯票，好極了，因此我們終會恢復過來的。此外，我絕不相信你在短時期內已經寄去七篇英文論文；你如來這裏（這是我不能勝歡迎的），你在一星期內所學的英文，當比從皮拍君學六個星期的還要多。

講到雅克君，這小傢伙對巴登政府想模仿燕尼君的詭計（雅克很有類似他的地方），即將書的一部分出賣給德意志政府，而後對另一部分再做一筆更好的生意，這是很可能的。至於把全部書直接出賣，我認為不致壞到這步田地。這個在巴塞爾開店的書商所發生的疑懼可能是對的，巴塞爾政府不懂得開玩笑，並和巴登保持良好的鄰交關係。首先要堅持，他現在至少應把幾本書打成一個適合於運送的——即由鐵路寄出的——包，直接寄倫敦，或寄給我，寫曼徹斯特厄[門]和恩[格斯]轉交。沒有人會想到將這樣的一個包打開，即使如此，這事情現在也已經一度暴露過了。可疑的地方在他至今一本也不願交來。他難道不認識任何運送紗帶等物來倫敦的巴塞爾工廠主，而託他附帶嗎？

至於蘭開夏的問題，除我昨天寫給你的外，“晨郵”沒有什麼東西可看。英國兩個第一等細紗紡績主洪茲華斯和墨累昨天答覆了我們有關價格的詢問，然單將價格告訴我們，沒有用處，因為那是

長久的定價，不能有絲毫新的定貨。這兩個人共有十五萬至二十萬紡棉錠子在轉動。在另一方面，粗的濕紗中，六至十六支非常呆滯，恰和普通棉布有歷史的關係，此等布不僅在這裏，即在美國和德國也是滯銷的。

我們必須用大規模的全知的表現去毀滅競爭的美國佬。我還要幾本有關土耳其的書，“雅典娜”上面有整批的。

我們朋友的衰落，听來使人不很愉快。“优秀分子”在決定性的時機，會再回想起，可是當這些公民投身於下次事業，恰和從上次中出來一樣聰明，而不是更聰明些，那是不愉快的。拉薩爾繼克盧斯之後，是一切人中最能幹的人，特別是從哈慈費爾德伯爵的財產最終決定成為共有財產的時候起。他有執拗的脾氣，但也有黨的精神和野心，而他在公家的藉口之下，老是追逐私人情慾和私人事件，是大家知道的。關於徵集人員這件事，我相信只要回到德國，我們會發覺有的是有才幹的青年人，他們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嚐禁果並不是沒有結果的。倘若我們像一八四八年以前那樣的樣子，作兩三年科學的和嚴肅的宣傳，並發行不論關於什麼問題的書籍，那我們便好得多了。但這辦不到，大雷雨現已在醞釀中。你當完成你的經濟學，我們如有一種報紙，即於每星期將這種經濟學刊出，至於一般人民不懂，那是學生有好的和坏的，並不是沒有效果。因此對我們所重建的一切協會就會給予一個討論的立腳點了。

德納每篇付兩鎊，並不囉嗦，這是在“論壇”位置穩固的最好証據。這自有它的好處，就是在歐洲革命的一切政黨中，我們是將黨的事業向英語的美洲民眾說明的唯一的黨。美國佬對於其他政黨簡直一無所知，因為噶蘇士的胡說<sup>①</sup>僅有的內容是：對於大人物噶蘇士予以金錢和援助。班堡格君第一次的滙票支付得這樣遲緩，

<sup>①</sup> 原文為Gekohl，這個字不見於任何德文辭典，就文意講，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常用的Kohl同義，顯係由此轉變而來，故譯作胡說。——譯者

那下一次恐怕更要遷延了。

你的弗·恩

二四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二至  
二十三日

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你關於土耳其的論文好得很。已寄去了。

最近一期“經濟學家”在“土耳其的價值”的標題下，作下列的評論，不知道你看見沒有？

“我們和奧地利及俄羅斯的貿易或是停滯，或是下降，而和土耳其的却迅速地在增加。我們的輸出經過德意志達到奧地利，比例怎樣，不能說定，但相信只是很小的。和奧地利的直接貿易，是絕對無足輕重的。我們不列顛的生產物輸出到它的亞得里亞海的各口岸（這是它唯一的口岸），一直至一八四六年為止，是和到意大利其餘口岸的貨物不分開的，當時達到 721,981 鎊。一八五〇年，降至 607,775 鎊，一八五一年又增至 812,942 鎊。我們對俄羅斯的輸出，一八四〇和一八四一年的平均數為 1,605,000 鎊，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年的平均數為 1,785,000 鎊；而一八五〇和一八五一年的平均數為 1,372,000。”“我們對土耳其領土，包括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莫爾達維亞和窩雷啓亞的輸出有如下的進展：

	鎊		鎊
1840年	1,440,592	1846年	2,707,571
1841年	1,885,840	1847年	3,530,589
1842年	2,068,842	1848年	3,626,241
1843年	2,548,321	1849年	3,569,023
1844年	3,271,333	1850年	3,762,480
1845年	3,134,789	1851年	3,548,591



所以我們的輸出，為對俄羅斯的三倍，對俄奧加起來也近兩倍。”“經濟學家”說到這裏為止。

英內閣本身對於“土耳其問題”，必定有大爭議，因為帕爾麥斯頓的“晨郵”所彈的調子和“泰晤士”的完全不同。

的士累利在“大保守黨”中的領袖地位幸運地被撤消了，由帕京頓爵士——本來是一個憂鬱性的人——繼承。保守黨現有的一個“領袖”，竟和它的幹部一樣淺見，這是一八二八年以來的第一次。

在教士補充法案的最近表決中——尊嚴的羅素對於自己提案的三條，又提出取消第三條——內閣只是由保守黨少數派的投票，才獲得勝利，想你已經看見了。這是一種不好的徵候。

馬志尼於幾天前來這裏，但在目前是隱姓埋名的。

“善良的亞伯丁”有很大的傾向，要加害亡命者，你由此可以看出英國警察上星期作一種亡命者統計的原因。兩三個刑事警員着便衣，從一個廣場跑到另一個廣場，從一條街跑到另一條街——並作成筆錄——大都在啤酒店的周圍或鄰近地方。只是例外地——例如在普爾茨基的住宅中，這流氓自己現在美國——藉口有盜竊案等等，闖進亡命者本人的住所，詳細檢查他們的文件。

可尊敬的巴退爾米逃避了兩個月的監禁。這個無恥的傢伙使人告訴賴得律-羅蘭，要把他當狗一樣來槍斃。賴得律[-羅蘭]叫人回答道，他從不會和這樣的一個人動槍。巴[退爾米]又回說，當他要拿一個人來槍斃時，他知道怎樣幹——公然打耳光、唾面和這一類動作是經過試驗的方法。賴得律[-羅蘭]因此又叫人明白告訴他，在這樣的場合，只好請巴[退爾米]見識見識賴得律的棍棒和英國的警察判事官。這個巴[退爾米]要完全變成亡命者中的黎納爾陀·黎納爾迪尼<sup>①</sup>。這也是一種野心。

威里系爸爸在紐約登陸。朋友威特林舉行一個三百人的宴会

接風，威里系佩着巨大的紅帶出席，作長篇的演說，內容是麵包比自由更有價值，由威特林贈給一把劍。威特林並站起來證明耶穌·基督是第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他的繼承者並非別人，正是著名的威廉·威特林。

我已收到沙柏利茨的一封信，特附上。信中表現：一、在政治上，他的確沒有出賣，但做法是無限愚蠢的；二、至少在商業上要欺騙我，現在仍是如此。原來、而且按照約定，他只當印兩千本。但據他的信看來，印得更多。到底是多少呢？至今也還沒有說出來。關於此事，德郎克曾寫信給斐德森博士，已得到答覆。他證明了沙[柏利茨]的信，但表示他的意見，如對沙[柏利茨]作司法上的審問，不會更有何等結果。請問現在怎麼辦？普魯士政府願意將這件事如此隱瞞起來，甚至外交大臣竟要追查一種“共產主義的理論”，認這是我在巴塞爾刊印的。甚至於連書名也要對公眾保守秘密。怎麼辦呢？

沙[柏利茨]已寄了兩本書來，一本直接給我，一本給佛萊利格拉，我曾因此一共付出十五先令。漂亮的進賬。我至今還不能從這無賴多擠幾本出來。但我想星期三（明天）可取得一本，與很早就準備寄給你的的一個包裹同時寄上。

策斐已來這裏。因為搜查外國通訊員，他便逃出巴黎。他相信朋友班涅（附帶地說，他的情形當不很好，五月間要再來這裏）已經告密，認他是在“科[倫]報”上暴露“白色君主”的一些論文的作者。策斐是一個喋喋不休的空談家，但對於匈牙利的情形，比起我曾經聽到的來自該地的亡命者的說法，有較為獨立而正確的見解。此事的理由也許就在他生來不是馬札兒人，而是一個“許華奔人”，不僅如此，他為漢諾威一個猶太人的兒子，此人大概叫做塞夫，他使

① Rinaldo Rinaldini, 傳說為中世紀的英雄，查理曼大帝的十二騎士之一。——譯者

策斐馬札兒化了。

我們在德國的人們仍舊是些可憐的軟弱的狗。從這些傢伙中擠不出片紙隻字來。他們現在從報上已經看到，關於他們的事件有一個小冊子出版了。可是他們甚至沒有查詢。這些人中間沒有反應，也沒有搖動。只是些老婦人——不過如此。

“國民”上有一條滑稽新聞，你在曼徹斯特大概難得看到。天使夢蒂荷因有一種最不雅的疾病，十分苦惱。她常放連珠屁，即在社交中也無法抑制。她從前巧妙地運用它作為馭馬術。可是她的波[拿巴]已經加以禁止，現在僅能“憑空”發洩。這只是一縷風聲，一股小小的怨氣，一件虛無飄渺的東西。不過一句話，你們知道，法國人就連最微弱的小風也能靈敏地嗅到的。

曼徹斯特方面對於韋爾特還是沒有消息嗎？

你的卡·馬·

三月二十三日。華盛頓的體育協會由於我們的呼籲——我們全體簽名，長至三行——送了二十鎊十七先令給科倫諸人，係會計佛萊利格拉經手的。

希墨爾斐尼系獲得布呂寧夫人的遺產一千鎊。

## 二四五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四月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克盧斯的信寄還。在我們沒有看到希爾士的全部文件連同他的由衛登麥爾制止的第一次聲明（你知道這聲明的詳細內容嗎？）之前，這事情恐怕必須擱下。關於班涅的問題，實在令人不快意，現在解決，畢竟比拖延下去好些。據你的來信看，你手中現握有對付班涅的充分證據，策斐也在，可和格萊夫共同證明這件事。我們現在知道事情將怎樣，正有工夫將我們的答案適當地弄好。我要



將班[涅]和假科尔曼的書信找出來。至於那个小冊子可在美國印刷，我倒不反對。

在希尔士的陈述中有某些事件完全是正確的，例如提及你从曼徹斯特發的信就是。此外，他自然也相当地扯謊並从事隱瞞。比如他忘記講跟蹤你來曼徹斯特旅行，他於某星期日和另一个流浪漢在柏立新路遇着我們，走过時大声叫道：“日安，馬克思！”顯然是故意的，你还記得我們很奇怪，那是誰？原來就是我們親愛的希尔士。關於但尼尔斯夫人的信以及搜查住宅的事件，也是一样。

現在有多少古拍式的特务出現，很滑稽。瑟努呀，瑟瓦尔呀，希尔士呀。希尔士証明班[涅]對於你的事除私人間的饒舌外，絕不能有其他的報告，这倒是好的。

凡指明出來的人們必須加以調查。你在關於噶苏士和波拿巴的論文中曾告發“蘭·伯爵”为俄羅斯的代理人，这个蘭科隆斯基顯然就是他。至於班涅的事，我們因噶苏士和塞麥的緣故，完全受蒙蔽了，他既有塞麥的原稿在手中，為什麼又不能有我們的呢？凡落到我們手中的一切始終保存着，这是很好的。

附帶地說！德郎克新近罵得十分可怕，說他不能馬上从我处取得賴痕[巴哈]的傳單，現在我在美國報紙的包中發現刊出的至少有十次。这懶漢不能自行找一下嗎？

言歸正傳。我不相信，目前——这就是說，直到完全審查記錄以後——能公開着手什麼事；現僅在準備階段中，除其他行動外，也還要再審查文件从何而來，希尔士現在何處，在幹什麼；必要時，找这个傢伙對質，以便从他挤出更進一步的書面的供詞。關於盜竊案的夫勒里事件，我馬上也會再行調查，可惜親自認識他的報告人病了。只是請馬上將所需的相貌行為等的記錄書找給我。

所寄美國的報紙，今天大部分都探索過。某些東西很有趣，不過在一大堆中間這樣去找，究竟是一種耗費精神的工作，也會使人

變蠢。在另一方面，克盧斯的書信却很可愛。如我所看到的，“真相”已經登在“新英[格蘭]報”〔1〕上；衛[登麥爾]沒有把它登入“罪言報”〔2〕，十分奇怪。他現在至少必須將它的主要內容補足，請由下次輪船，予以重大的指示，否則他終久絕不會注意的。

衛[登麥爾]將論文登在上面的那一堆“民主主義者”（紐約的），我還沒有看，這要等到今天晚上。

說句私話，班涅君曾將科台斯的住址洩露出來，我現認此事是確定的。沒有人知道，正好。

希爾士和班涅的事件如變成愈加錯綜複雜，那你來這裏時，我們就找到一種新的工作了。你的旅行有怎樣的打算？我想至遲五月間在這裏看到你。

星期五的信連同三鎊，你已經收到了吧。竭誠問候你的夫人。

你的弗·恩·

四月十日，星期日。

〔1〕 一種德美民主主義亡命者的小報。

〔2〕 “文學雜誌和紐約罪言報”是一種德美民主主義的大報。

二四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關於皮拍的事是真的。班涅又來這裏，斯提柏耳和哥爾德海姆也來了。附上的鉛筆條子，請馬上寄回。你對這東西有什麼意見？

我現在又想從紐約提取三十鎊。班堡格不參預此事，我另有期望。如實現，而又不妨礙你的話，我將於五月一至七日來打擾

你。

如有工夫，在星期五以前，關於瑞士請寫一篇論文，我非常高興。你對這問題討論過X次，而我於好些人物等等並不知道；可是這種論文不需要續篇。像瑞士那樣大小的國家有一篇就夠了。

你的卡·馬·

## 二四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我計劃中的旅行，恐怕將成泡影。班堡格對於匯票不能為我貼現，佛里德蘭得曾半有允意，現又決定不幹。因此我寫信給斯特洛，這只是無愧於心並為妻的緣故所履行的一種表面上的形式，不相信會有什麼結果。

我在一次通訊的機會中（這一次包含第一篇關於土耳其的論文），向“論壇”報告馬志尼來到這裏——現又由他的朋友們加以否認，我想是由於他的命令——該報對馬[志尼]幸運的逃亡做了一篇短評，並乘機作如下的評論：

“供給我們這種有趣的消息的通訊者，具有非凡的才能，在這方面當致應有的敬意。馬克思先生自有決定性的意見，有些雖絕非我們所能同意，可是凡不讀他的通訊的人對於目前歐洲政治的重大問題，便忽略了最富於教訓的消息來源之一。”你看，我在報館的位置多麼穩固。此外，我已接到克盧斯一封很有趣味的信，連同希爾士的自白書兩號（還沒有完）。暫不寄上，也許因一種偶然的機會使我能前來，那時當親自帶交。我如果來，無論如何，你會預先接到通知的。你的父親幾時來？我不願和他衝撞。

德納在這裏只要替我指定一個商店——我已請求過三次——



我至少不致吃这样大的苦头。

講到希尔士；我原來和你的意見相同，但事情却是不同的。斯提柏耳和哥尔德海姆的確在這裏，以便“傳遞”噶苏士的火藥陰謀給柏林。寫匿名的廢料信給我的同一傢伙，在同一天又寫了一種東西給瑟特泥和葛林格，原文一字不差地如下：

“倫敦，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通 告：

警察參事官斯提柏耳和警察少尉猶太人哥尔德海姆兩人新近從柏林來此。

形 貌

斯提柏耳：  
中等身材（約五呎）。

髮：黑而短。

鬚：同上。

臉色：黃而衰老。

穿深色狹窄的袴，携藍色袋，

戴可以折疊的呢帽和眼鏡。

猶太人哥尔德海姆：

約六呎。

黑而短。

同上。

黃而浮腫。

穿黑袴，携淡黃色袋，戴黑帽。

注意。兩人經常同行，由漢堡的店夥希尔士和威里系出生地的郵差屈尼格伴着。斯提柏耳和哥尔德海姆今天與班涅有會議。斯[提柏耳]和哥[尔德海姆]兩人經常於每天十一點和三點之間往普魯士公使館。”

我相信寫這東西的是亨利·阿斯白，係奧·狄茨的朋友和同鄉，這個你會想起他的憤怒的警察，於你來到這裏的時候，為着更加暴露真相，一定想和我們相見。你看“希尔士”是怎樣向前工作着。這對於威里系和金開爾不致有什麼不方便的。

再會。

你的卡·馬·

關於一鎊的處置，我將每人各給十先令，因為就我所知，皮拍現懷有不經任何手續取得金錢的期望。這窮鬼患嚴重的梅毒，並陷在惡劣的狀況中，而且舉止輕浮。

## 二四八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論文和金鎊。要是誰老為兩個告密者所苦惱，下星期便得到安慰了。

你來得愈快愈好。我家中的臥室已佈置好了。

法國的商業似乎已日趨衰落。從美國直接輸入棉花，特別減少。美國的輸出如下：每年九月一日到四月六日。

	1853年	1852年	1851年	1850年
往英………	1,100,000	930,000	757,000	592,000
往法………	257,000	302,000	246,000	192,000
其他各國………	204,000	189,000	163,000	105,000

所以不管美國有怎樣巨大的收穫，法國是比前一年輸入更少的唯一國家，而且比政治上陷入慘境的一八五一年都多不了多少，當這個年頭，社會主義的漩渦大有摧毀秩序和社會之勢。一八五二年的輸入雖指出政變一時魔術般的效力，而一八五三年又適得其反。利物浦總有點貨物運往哈佛勒，不過總沒有從前那麼多。此外，法國的工業也不見得怎樣繁榮。這一次的事情好像真正嚴重，而且特別是由於地方製成品把法國的貨物從國外市場排擠了出去。一八五一至五二年巨大數目的工人被放逐，開始自食其果；我確切相信，這大有助於英美製造巴黎式的商品和青銅器等等的擴大和改良。在現今為了秩序而驅逐無產階級出國境，比從前更一千倍地逍遙法外。像這樣繼續展開陰謀，當作政府的手段，並老是从新驅逐無產者，即在最完全的安寧中，法國的工業也必定陷入絕境；英

國人和美國佬對於其中有利的部分，的確懂得加以利用！

你到底幾時來？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二四九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  
二十七日]**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為着錢的事必須寫信給您，實在非常不愉快。您幫助我們已經太多了。但這一次真不知道有什麼救援，有什麼出路。我已經寫信給波恩的哈根以及楊恩、克盧斯、我的阿婆和在柏林的妹妹。這是一些可怕的書信呀！然大家至今都沒有回音。所以我們再也想不出辦法來。家中的景況，簡直無法加以描寫。我的丈夫到商業區革斯特堡那裏去了。您可以想到這對於他是怎樣的一條路啊。我乘機寫這幾行信。您能寄一點錢給我們嗎？製麵包的人已經通告供給麵包至星期五為止。穆芝昨天還擋住了他，他問及：“馬克思先生在家嗎？”答道：“不在，不在樓上！”於是挾着他的三個麵包，一溜煙跑了，並告訴了摩爾。

再會。

燕妮·馬克思

**二五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剛才和佛萊利格拉到過革斯特堡處，在星期五以前，匯票即使



不能貼現，預借一部分是有希望的。對斯特洛自然沒有結果。我來你處，始終還有可能，這是我所心願的。

回信請答覆下列問題，這是小班堡格請我代為提出來的——（本來這傢伙今天或明天馬上就有用）——：

厚重棉布	供應意大利市場	} 願和曼徹斯特有名商店聯絡，以便購買。
印花布	同上	
製造麥草織品的商店	同上	

論文和給皮拍及德[郎克]的一鎊都收到了。

我現在確切知道，報道馬志尼在倫敦是正確的。

希爾士前天在俄國領事處，同日又在夫勒里家同斯提柏耳、哥爾德海姆在一起。

你的卡·馬·

## 二五一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親愛的馬克思：

你拿了匯票如果不知道如何是好，回信可寄給我（在星期五美國郵遞的時間內）。我想，能經過一個美國佬兌現，先付十鎊，餘數後清——這就是說，五月一日以前你不能收到錢，但五月二日一定可取得十鎊。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是否能來，請告知，如可能，就來，你可以將錢親自寄給你的夫人。

無論如何，請將情形隨時通知我，免得你達到時，我不在。

彼·厄門的舊藏書又可供我們使用了。

你的弗·恩·

星期三。

二五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我和佛萊利格拉又到了革斯特堡那裏。他給我一封“封口的”信,介紹到倫巴街史皮尔曼处。拒絕了。革斯特堡是金開尔派的头目,自然不肯認真办这件事。

我現在將匯票三十二鎊,封在信裏,明天寄給你。

班堡格願借兩鎊給我,留些先令給我的妻,其餘作为來你处的旅費。我將於星期六晨出發。明天不可能。

你的卡·馬克思

二五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五月十八日前後]

親愛的馬克思:

你从附寄的校正稿和衛登麥尔的信上可以看出,炸彈終於会爆發的。威里系硬要从事件中抽身出來,这种态度非常奇怪;你對於这貧弱的遁辞和文体的雜乱無章,一定会感觉非常好笑。这傢伙受了重大的打擊。施蘭姆爸爸在辛辛那提好像大大地侮辱了他;總算不錯。不用怀疑,繼这篇声明而來的只能是騎士方面的一种更大的恥辱。

“紐約罪言報”!!! 曾攻擊威里系,这高貴的人因此被迫打破了他的英雄式的沉默。

“在非常的情況下!”就威里系講,身体的跌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sup>①</sup>。重力告別了。这傢伙完全發了瘋。又是暗殺的事件!我們現在馬上也会看見施蘭姆爸爸帶着供辞,跳到法庭裏。

我可以報告一件事，使你稍微安心一點，“新英格蘭報”今天通知我，有四百二十本“真相”要送到我的住所來，明天也許會收到，如果包裹不是趁最後一次輪船寄出，至遲一星期內也可以收到。這些傢伙在署名“新英[格蘭]報社辦公室”的一封半匿名信上，不要臉地要求我做同事——真是登峯造極了！

我們現在以“改革”〔1〕為一種機關報，即使一切聯繫斷絕，在對威里系派的爭辯中，還能藉此發表言論，這無論如何是好的。騷擾使刻爾泥愈加捲入漩渦了。

衛登麥爾的排字錯誤，你不必驚訝。你當然知道，他幹起來，老是把“光榮的”弄成“類似的”〔2〕。

小傢伙下星期日會來。我很想知道他在布[拉德]福德做書記，發展怎樣。無論如何，善良的巴卡蒲是要他相當苦幹的。

昨天看了一本有關阿剌伯碑文的書，這書我曾經向你提過。牧師和聖經的辯護人雖到處瞥見，使人討厭，然本書並不是沒有趣味的。它的最大的勝利是能證明吉朋在古代地理學上所弄出的一些錯誤，由此也可作出吉朋的神學不可接受的結論。這書名“阿剌伯歷史地理學”，查理·福耳斯脫神甫著。內中最可取之點如下：

一、“創世記”中有所謂諾亞和亞伯拉罕等系譜，就是對於當時貝督英諸族，按照它們或大或小的方言上親疏關係等等的一種相當正確的列舉。大家知道，貝督英諸族至今常自稱為“貝尼·薩勒德”和“貝尼·約薩夫”等，即某人之子的意思。這種名稱出自古代宗法制生活方式，終於產生這種系譜。“創世記”所列舉的，由古地理學家多少証實了，而新近的旅行家証明古老的名称大都仍然存

① 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於此加註說，德文的“Fall”，有“跌落”的意思，也有“情況”、“場合”等的意思；上面一句的“在非常的情況下”，也可解作“在最高處的跌落”，這裏是一種文字上的遊戲。——譯者

② 德文“光榮的”原文為“Rühmliches”，“類似的”為“Aehnliches”，字形有些相似，故易弄錯。但此處是雙關語。——譯者



在於已改變了的方言中。但這裏又表現，猶太人本身也不過和其他人一樣，為一個小的貝督英族，不過因地方情形、農業等的關係，遂和其他貝督英族立於對峙的地位罷了。

二、關於阿剌伯人的大侵略，我們從前說過：貝督英人正像蒙古人一樣，曾作過周期性的侵略，而阿述帝國和巴比倫帝國是由貝督英諸族建立的，和後來巴格達的哈利發是在同一個地點。巴比倫帝國的建立者加爾底亞人，在“貝尼·加勒德”的同一名稱下，仍然生存於同一地方。大城市如尼尼微和巴比倫迅速建設起來，恰和三百年前類似的巨大城市如東印度的亞格刺、德里、拉合爾、木而坦，由阿富汗人或韃靼人的侵入而建立的一樣。可是穆罕默德教徒的侵略却因此失去它的許多特有的性質。

三、凡阿剌伯人定居之處，如在西南方面，似乎和埃及人、阿述人等一樣，同為一種文明的民族，他們的建築物證明這一點。這在穆罕默德教徒的侵略中也說明了某些事物。至於宗教的欺騙一事，從南方的古代碑文中——其中古代民族的阿剌伯人一神教的傳說（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似）在這裏仍佔優勢，而希伯來人的傳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表現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正像每種宗教運動一樣，在形式上是一種反動，所謂返古、返樸。

猶太人的所謂聖書不過是古代阿剌伯人宗教的和種族的傳說的記錄，這種傳記由於猶太人與他們同血族的但為遊牧的鄰人早期的分離而有改變，——這一點我現在完全明白了。巴勒斯坦在對阿剌伯的一面，被純粹的沙漠即貝督英人的土地圍繞着，這種情況就說明了它的單獨的發展。不過古代阿剌伯的碑文、傳說、“可蘭經”以及現在一切系譜學等解說的輕易，證明主要的內容是阿剌伯人的，或者不如說是一般塞姆族的，同我們還存在的“厄達”<sup>①</sup>和德意志“英雄傳”的關係一樣。

你的弗·恩·

(1) 刻尔泥編輯的一種左傾民主主義的報紙，自一八五三至五四年於紐約出版；除其他人外，共同工作者有衛登麥爾和克盧斯。

## 二五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美國寄來最近的东西。我還有幾份“罪言報”連同衛登麥爾和你的聲明，將於下星期初寄上，以便你們能夠應用；我另留一份給德郎克和文庫。

附寄的二十五鎊，佛萊利格拉能幫忙通知衛登麥爾或列夫爾就好極了，因為今天太晚，我不能寫信給衛登麥爾。他們怎樣將一百二十五元換成二十五鎊，我不清楚，按照五月四日最後的紐約市價，1鎊54辨士=109<sup>3</sup>/<sub>4</sub>分，約合110分。所以125元=25鎊11先令4辨士，於是每元損失市價<sup>3</sup>/<sub>2</sub>辨士。

我的父親終於寫信來了。和我所預期的一樣：謝天謝地，只要不弄成恥辱，等他來這裏，然後把我帶往交易所。營業很好，不致陷入大爭論中。父親大人如不反對我脫出惡劣環境的事，不是很好嗎？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

## 二五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今天還要將二十五鎊的匯票交給佛萊利格拉，他當馬上通知

① Edda, 是古代北歐的神話和傳說的詩歌集。——譯者

列夫尔。

附上華尔夫的地址，他还老是叫不平。我現已確信（許多事情才宣佈出來），德郎克犧牲我，演了一場很糟的喧囂和說謊的把戲。这种特獨的活動的確宜於一个裝腔作勢的小型的和自命的布朗基。他在許多饒舌之中，是徹頭徹尾地說謊，以致他說了些什麼，連自己也忘記了。

天呀，衛[登麥尔]或我的声明，一份也不要再寄來。我前天接到這兩項东西，就有十四份。衛[登麥尔]對於暴露“希尔士的”东西那怕只寄兩三份來，也要重要些。例如沙柏利茨要是在瑞士繼續他的訴訟，便用得着一份。衛[登麥尔]不可免的排印錯誤，把班涅所幹“光荣的”弄成“類似的”，倒也好。

此外，這裏別無新聞。我還沒有看見布林德，你已經將他的赫尔岑的書寄去了嗎？

“人民報”銷路增加，目前在金錢方面是鞏固了。瓊斯定於六月十九和以後各日在諾定昂森林索列尔山斯科脱曠野的布拉克斯頓边地召集羣众大会。

附帶地說！我只能給皮拍十先令，因为斯特洛將火車指南表弄錯了，趕不上減價列車，必須坐头等出發。

請馬上來信。

你的卡·馬·

**二五六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德納的匯票照付了，明天收到錢，我們馬上寄給你；查理今天找那个傢伙兩次，沒有遇着。在市價上的確略有損失，但我想比在



倫敦兌換的还是要少一點。

小册子的包裹同样寄來此間，明天再寄給你，我將保留八至十本。包裹相当重，花去一鎊又十六先令，这你可以加在賣價上。單是關稅佔十八先令，所以寄到我這裏無論如何總要好些。

小傢伙於星期六來此，他比所期待的似乎幹得好些，巴[卡浦]向斯特洛說，自己对他完全滿意，而且他在工作上很快就達到熟練的地步。我又指示他一些準確精密的方法，而巴卡浦的眼房情形对他十分順利，簡直和他所理想的一樣。他已經從事於簿記的工作，如好好保持三四个月，便有保障了。斯特[洛]又往大陸，星期六已出發，他於最初的兩星期就在那裏，很好。

本星期我沒有得到美國什麼新聞。

你的弗·恩·

## 二五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六月一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二十鎊鈔票——P/E 90138 半張。另半張當由第二次郵遞寄上，因為我不知道其他通信地址。

兌換匯票的傢伙要出外幾天，因此我們不能馬上取得錢。不過這二十鎊我已準備好，你用不着等待。匯票將在下星期初結算。

這隻可詛咒的狗因為雪茄和酒，約扣去我們十八鎊，這兩種貨物的一部分是由於查理的投機、一部分是由於我的消費向他買來的，所以我們竟在還債。

昨天看到四月初的一份舊“論壇”報所載你關於“泰晤士”和亡命者（連同但丁的引文）的論文。特向你祝賀。英文不獨做得好，而且是輝煌燦爛的。只是有些短語安置得不大妥當，這是人們對這論文唯一能指摘的壞處。皮拍幾乎一點都沒有找出來，我不懂

你還要他幹什麼。

你的弗·恩·

二五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

一八五三年六月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二十鎊鈔票的第一個半張已飛來了。時間還早得很，所以趁去博物院之前寫這封信給你。

附上偉大的威里系對“新英格蘭報”的聲明，要不是認為衛登麥爾已經寄給你，我早就寄來了。這第二次聲明的草案就是真正真實的威里系。別人寫“文章”，他寫“事實”，而且人們必須和他發生“私人的關係”，因此誹謗便失去它的鋒芒。這是私人黨派的小策略。他不回答自己人的希爾士。卻向大眾解釋馬克思為什麼不反駁他的希爾士的“動機”。他現在已經找着一個優良的據點，可以逍遙自在地運用一些極巧妙的手段。這個高貴的人“不喜歡”將事實提出於“公眾”之前。自然只願在啤酒店的椅子後面和俗物交頭接耳，而且三年來，以金開爾的幫助，“用走私的方法”，把此等事實在兩大陸加以播弄。然後用這種操縱，使羣眾處於緊張的狀態中。他自己在事實之下迴旋，卻把事實忘記了。急切要知道的事實正是“批評的作者”要毀滅的事實。此外，這高貴的人也“雍容華貴”，適合於一種“公開的”性格。當他作答時，並不對馬克思粗魯的“代理人”進行，而是對“巧妙的”舞文弄墨者饒舌。他終於使公眾認為：他的反對者只是相信他有退却的“決心”，才這樣大胆挺身而出；但是這要人竟大吹大擂地宣佈已經“改變”了他的決心。

這一切對於一個老陸軍少尉絕不算壞。可是關於第二號聲明

的体裁——十分惡劣，而又可疑。当經過別人之手，也許是經過安內克夫人之手。現在推列林的小冊子必要的補遺一定是由威里系君修改編定的，這渣滓既經提出於公眾之前，人們必須追問到底。衛登麥爾和克盧斯等如果行動敏捷，必定使威里系現出原形，並且預先打破公眾對他所保持的驚異，預先挫折他的鋒芒和新把戲。我們會看到究竟的。

你對我的“幼稚的”英文加以讚賞，使我大為鼓舞。我的主要缺點第一在文法的正確性上，第二在某些補充成語的純熟運用上，缺乏這種手段，一切作戰門準備的寫作即不可能。“論壇”的先生們對我談葛萊斯頓預算案的第二篇論文，在報的頭上作了一種按語，促讀者注意這種“巧妙的說明”，並宣言沒有別的地方看見過“一種更能幹的批評”，而且也“不希望能看到這樣的一種批評”。這很好。可是它對於下一篇論文，又侮辱我，在一個完全不重要的或我認為不重要的欄中，把我的名字刊出來，而將你關於瑞士的論文據為己有。我將寫信給德納，他們有時把我的東西作為社論刊出，未免“過獎”。可是也不要隨便把我的名字插在不重要的評論下登出。除其他外，我現將兩篇有關中國對英國關係的論文寄給驢子們。你如稍閒，而又恰有興趣要寫些什麼——關於瑞士、東方、法國、英國、或棉花、或丹麥——那就請時常寫一點，因為我現在要大力榨這些傢伙的錢袋子，以便補償三個星期的損失。你如時時寄一些隨便談什麼東西的文章來，我總可安插的，你知道，我在這些傢伙看來是個“包辦一切的婢女”，用一切去聯繫每天的一切總是容易的。用一切去聯繫一切。

我對於你的信中所提及的希伯來人和阿剌伯人，很感興趣。此外，一、自有史以來，一切東方部落的一般關係可以証實，它們中間的一部分定居，另一部分則繼續遊牧。二、當穆罕默德時，歐洲往亞洲的通商道路，大有改變，而在對印度等處的通商中曾佔重要



位置的阿刺伯的某些城市，當時在商業上是衰落了，這無論如何受了一種推動。三、至於宗教問題，便融合在一般的並容易解答的問題中：即東方史何以表現為各種宗教的歷史？

講到東方諸城市的形成，沒有比老法蘭莎阿·百涅（做過奧倫-策伯的醫生九年）“大蒙兀兒等國旅行記”更為光輝、清晰和使人信服的了。他對於軍事制度、此等大軍給養的方法等等也分析得很好。關於這些，就中他指出兩點：“騎兵構成一個主要部分，至於步兵，除非將全體隨軍的僕從、市集之人和商人与真正的戰鬥力量混在一起，並不如謠傳之多；在這種場合，我相信他們認隨從君主的隊伍有二十萬至三十萬人是對的，當他確定將長遠離開京城時人數常是還要多些。堆積如山的天幕、烹具、衣服、器具，甚至還有婦女，因此有象、駱駝、牛、馬、挑夫、搜索糧草者、隨軍賣酒食的人、各種商人和僕從，都是跟隨軍隊的——一個人如懂得這種情形，便不會覺得怎樣驚異，尤其是了解到這個國家的狀況和特獨的政府，即君主是國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人<sup>(1)</sup>，因此產生了某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像德里或亞格刺的整個首都<sup>(1)</sup>幾乎全靠軍隊生活，因此某個時期君主要赴戰場，大家只好隨同前往。這些城市嚴格地說只是一種軍營，不是而且也不能像巴黎，不過比<sup>(1)</sup>設在原野中稍微好些並方便些<sup>(1)</sup>罷了。

當大蒙兀兒率領四十萬大軍向克什米爾進軍時，他說：“困難之點在知道從何處並怎樣為這樣的一種大軍、這樣多的人和牲口在原野中能夠生存。人們只須猜想（這也完全是真的）印度人在飲食方面很節約、簡單，當行軍時，龐大的騎兵中吃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他們如有豆，或米粥和其他青菜的混合物，只要煮熟，加點溶化的奶油，便滿足了。還必須知道，駱駝非常耐勞、耐飢、耐渴，生活簡單，什麼都吃，當軍隊達到屯駐地點，趕駱駝的人即將牲口趕往原野去吃草，它們隨便遇着什麼草就吃。

而且維持德里市場的商人們也負有維持這種原野的義務，小商人等等也是一樣。……末了，講到草料，是由一切貧窮的人民往來於附近的鄉村收買，藉此獲得蠅頭小利，然他們通常和最後所憑藉的是拿起鐮刀在整個原野中割草，將所割的小草搗碎或洗乾淨，帶到軍隊處出賣。……”

百涅正確發現東方——他是說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現象的基本形態，是沒有私人土地所有制〔2〕存在。這是真正的關鍵所在，甚至東方的天堂也是如此。

對博洽德似乎沒有結果，不過我相信這傢伙當願意向斯泰達爾等活動，推薦天狼星給倫敦的商人們。你至少可以強迫他幹，這事對天狼星十分重要。

“休狄布刺斯”(hudibrasiac)〔3〕的魯道爾福·葛萊斯頓減少國債的財政計劃失敗了，你有什麼意見？

“討論”報前天將俄國為什麼如此厚顏無恥的真正秘密說出來了。它說，不是大陸的獨立必定受俄國的威脅，就是大陸必須從事戰爭，然這就是“社會革命”。這糟糕的“討論”只是忘記了，俄國和柏登君一樣害怕革命，而全部戲法就在誰懂得裝成“不怕”，最像樣子。可是英國和法國——官方——十分可憐，尼古拉如果持強硬的態度，便可為所欲為。

祝好，不要忘記我。

卡·馬·

給拉薩爾的信寫過了，他對於小冊子也許準備接受幾百本，在德國出賣。現在要問怎樣帶過去？當我在曼徹斯特時，查理以為也許可和商人的貨物打包寄？關於這一點，現在請再問他一聲。

再者。此信因遷延沒有投郵，所以我还趕得上報告你，包裹和鈔票的第二個半張都收到了。

〔1〕 着重號是馬克思加的。

(2) 原文作 Privatgrundbesitz (私人土地佔有), 改正为 Privatgrundeigentum (私人土地所有制)。

(3) “Hudibrasischen”, 暗指蒲脫勒一首詩中所出現的人物。

## 二五九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

曼徹斯特, 六月六日晚間。

親愛的馬克思:

今天本來要由第一次郵遞寫信給你, 可是由於賬房的工作, 一直羈留到晚上八點鐘。衛登麥爾和克盧斯在“罪言報”上反對威里系的兩種聲明, 你當已經收到了, 這就是說由美國直接寄到了, 如果沒有, 望馬上來信。衛登麥爾爸爸和平常一樣, 拉得太長, 要點只是散見各處, 而且也被他的體裁弄得遲鈍了, 並泰然自若地把他那氣質上的缺點展開了。雖是如此, 然這個人是盡了他的最大力量在幹, “戰友”亨澤的事件和為他人感到興趣的希爾士寫作法的問題, 是正確地轉過來了, 他那笨拙的文体和泰然自若的態度在該處視為不敏感, 竟為庸俗人所歡迎, 就大體講, 他的成績是能令人滿意的。在另一方面, 我非常歡喜克盧斯的聲明。這個卓絕的人——他由於和威里系“個人的接觸”, 可以說是在肉體上覺得自己的優越——所寫出的每一行字都在嘲笑。就風格的輕鬆講, 實為克盧斯從來沒有的傑作, 內中沒有晦澀的句子, 也找不出生硬或詰屈的跡象。那個虛偽的紳士裝成正直的樣子, 對他是何等和善, 可是到處和魔鬼一樣壓迫他。“欺騙, 和革命代理店一樣”, 這種說法是何等巧妙, 威里系應自行承認過的是這種生活。當這個騎士發現粗魯的“代理人”中竟有一個人走出來, 如此不羈、敏捷, 有攻擊的本性, 同時又十分高貴而不傲慢, 十分精細, 比他自己精細和幹練得多, 且予他的特有的狡計以一種打擊, 他會感到驚奇的。威里系只要有充分的興趣找出這一點, 我希望那種憤怒和必然的沉思已經會



啓發他的某種理解力。

人們必須飽嘗這種臭味，是十分顯明的。愈堅決便愈好。此外，你將看到事情不會十分壞的。這個騎士隨口答應的比他能夠履行的，已經多過X次了。我們會聽到企圖暗殺等事，而施蘭姆的事件會被裝得奇形怪狀，我們看到這些妄想出現，會覺得驚奇，因為絕對不能解釋這個人真正說些什麼，在最壞的場合，他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天晚上怎樣喝醉了，來到大風車街這樣的事（看見在辛辛那提的金開爾出現於霍策爾的面前）。如果發生這件事，那我可告訴喜聽讒言的美國公眾，當威里系和善良的牧師田舍郎勞不出席時，柏桑爽的一羣應當談論些什麼。實質上，這樣一头牛能誹謗我們什麼？注意，這會和推列林的渣滓一樣可憐的。

這幾天我會再看到博洽德。推薦的事如辦得到，我當盡力撮合。不過我不相信斯泰達爾等在倫敦有那樣的關係。這幾乎完全在他們的業務範圍之外。而且這傢伙因要減少恥辱，已經竭力想法延長這裏的營業。倘若不是為着天狼星的緣故，他可以在我的背後如此做等等。我討厭他那副矯飾熱忱、裝腔作勢、大言不慚、胡賴欺詐的術士嘴臉。

拉薩爾如已經給了你一個在杜塞爾多夫無關緊要的好的通訊地址，你可寄一百本書給我。我們將由這裏的商店打在棉紗包中；但這些東西不能直寄拉[薩爾]本人的住所，因包裹是送往格拉德巴哈、易北菲爾或這一帶地方，必須再由該處作為郵件，郵寄杜塞爾多夫。我們也不能請這裏的任何商店寄一個包裹給拉薩爾或哈慈費爾德夫人，因為，一、這裏的每一個商店中至少有一個萊茵省人，懂得這種把戲，二、如果進行順利，那裏收包裹的人也完全知道了，三、即在最順利的場合，郵局在送交之前便已看出內容。我們在科倫有一個好地址，可惜那些人特別認識這裏對科倫商店的主要購買人，不能期望他們夾帶書籍。我們在這裏對那些人說，包

裏中是送太太們的禮品。

你由此可以看出，我和查理又發生了一種頻繁的關係。一有適當的機會，事情便可很快地進行。雖是這樣，你知道這蠢材因高[特弗里德]·厄[門]君對我父親的嫉妒，多少總喜歡看到，在一種卑鄙齷齪的關係中至少使我得直衝上去。祝他好。然他的確察出，我倘若達到這個地步，在四十八點鐘之內，便可長作這局面的主人，這就夠了。

沒有土地所有制，在實際上是整個東方的關鍵。政治和宗教的歷史即根源於此。但東方人沒有達到土地所有制，甚至沒有達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原因何在？我以為主要的在氣候，和地勢有關，特別是和那個由撒哈拉橫貫阿剌伯、波斯、印度、韃靼直至亞洲最高高地的大沙漠地帶有關。人工灌溉是這裏農業的第一個條件，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情。東方的政府老是只有三個部：即財政（掠奪國內）、戰爭（掠奪國內和外國）和公共勞動（照顧再生產）<sup>①</sup>。在印度的不列顛政府對於第一第二部稍有一些庸俗的調度，對於第三部却完全不管，以致印度的農業沒落了。自由競爭在那裏是完全不名譽的。這種人為的土地肥沃化——只要水的管理一垮台馬上就完結了——說明了一種頗為奇怪的事實，即從前耕作很好的整個地帶（帕爾邁刺、庇特拉以及也門的廢墟，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方），現在為什麼變成荒蕪不毛之地；而且又說明了一種事實，即一次單獨的徹底破壞的戰爭可以使一國居民滅絕至幾世紀之久，可以使它的全部文明完全消滅。我相信穆罕默德以前南阿剌伯商業的毀滅也屬於這一類，你認這種毀滅為穆罕默德革命中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很對的。我對於紀元最初六世紀中的商業史知道得不很詳細，不能判斷：當時一般物質的世界狀況使

<sup>①</sup> “照顧再生產”一語原無括弧，和前兩句形式不同，現根據俄文第一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及斯圖加特德文舊版加入。——譯者

經過波斯往黑海、經過波斯灣往敘利亞和小亞細亞的通商路綫，比經過紅海的路綫，好到怎樣的程度。然無論如何，在有秩序的波斯薩薩尼朝帝國中，隊商相對的安全不是沒有決定作用的，在另一方面，從紀元二百至六百年間，也門幾乎不斷地遭受阿比西尼亞人<sup>①</sup>的奴役、侵襲和掠奪。當羅馬時代尚稱繁榮的南阿剌伯諸城市，在七世紀中却變成了真正的廢墟荒野；而鄰近的貝督英人在五百年中對於他們的起源，獲得純粹神話的、荒唐無稽的傳說（參看“可蘭經”和阿剌伯的歷史編纂家諾瓦伊利的著作），那裏碑文所用的字母雖不是另一種，但差不多完全不能認識，在事實上，那種文字甚至於湮滅了。除某些一般的商業狀況所促成的排擠外，這樣的事情是先有一種完全直接的武力破壞的，這只能由埃塞俄比亞人的侵入去解釋。阿比西尼亞人<sup>①</sup>的被驅逐，約在穆罕默德前四十年的時候，這顯然是阿剌伯人警醒的民族感情第一次的行動，此外，這種感情也是由波斯人從北方的侵入——幾竄至麥加——刺激起來的。我這幾天將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人的歷史；此時覺得這歷史帶有貝督英人的一種反定居的、可是衰敗的城市農民的反動性質，此等農民當時在宗教上也極分崩離析，帶有一種墮落的自然崇拜和一種墮落的猶太教與基督教的混合。

老百涅的著作的確很好。這個謹嚴而明確的老法人所說的話到處中肯，而又沒有矜炫的氣味，能夠有秩序地再讀到他的一點東西，是愉快的。

現在對於東方的事物既要鑽研幾個星期，我已利用機會學波斯文。至於阿剌伯文，我有些害怕，一方面是由於生來就厭惡塞姆族的語文，另一方面對於一種有四千語根和兩三千年以上歷史的

<sup>①</sup> 此處原文作 Abessinier，這是阿剌伯人對埃塞俄比亞人的稱法，“埃塞俄比亞人”則為該地人之自稱，是正式的稱法。原信中恩格斯兩種稱法並用，而所以用“阿比西尼亞人”這稱法，顯然是因涉及阿剌伯人而用阿剌伯人對它的稱法的。——譯者



博大語文，如不花費許多時間，決不能有什麼結果。反之，波斯文是一種語文中真正兒戲般的东西。要不是因可詛咒的阿剌伯字母的緣故——內中每六個字母看來總是相同，而母音不寫出來——我保證在四十八點鐘之內學完全部文法。皮拍如有意模仿我的惡把戲，這倒可以鼓舞他。我曾以三星期為學波斯文的最大限度，他如用兩個月的工夫來打賭，一定就打敗我了。威特林不懂波斯文，是一種不幸，否則這是為他造的一種世界語，因為就我所知，這是沒有“mir”和“mich”<sup>①</sup>兩者間麻煩的唯一語言，因為與格和對格總是相同的。

此外，從原文中讀淫蕩的老哈菲茲的作品，聲調優美，十分快意，威廉·瓊斯老爵士特別喜歡用波斯猥褻的話作為他的文法書中的例句，後來在他的亞細亞詩評註中又將那些話譯成希臘韻文，因為他覺得在拉丁文中表現出來，還是不免太淫穢了。這種評註（即瓊斯的著作第二卷：“戀愛詩”），會使你得到娛樂的。反之，波斯的散文真要命。例如尊貴的米克洪德的“拉策-阿斯-薩斐”（Ranzât-us-safâ）是將波斯的英雄傳說，在詞藻華麗而內容空洞的語言中敘述出來的。書中關於亞歷山大大王謂：葉斯坎得（Iskander）的名字，在瓊斯的語言中叫做阿克喜德·魯斯（Akschid Rûs）（這和葉斯坎得一樣，是由亞歷山大羅斯—Alexandros—割裂而來的），它的意義和 Filusûf 一樣，後者是出自 fila，即愛，和 sufa，即智慧，所以葉斯坎得意即一個有智慧的朋友。——講到一個退位的王，說：他用“隱退的鼓棍”打起退位的鼓，當威里系爸爸稍微向文字戰中前進時，是會這樣做的。當屠蘭王亞夫拉西亞的軍隊逃散時，米克洪德描寫王的情形道：“他用絕望的牙齒，咬着驚慌的指甲，直至那被擊傷的意識的血，從他的羞辱的指尖裏湧出來。”威里系也會

<sup>①</sup> “mir”為德文的與格，“mich”為德文的對格。——譯者

和这个王一样幹的。——明天再詳談。

二六〇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六月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三年六月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請將下面的事告訴皮拍，便知道大家並沒有忘記他。昨天的“曼徹斯特衛報”載有招聘一個通訊書記兼簿記員的廣告，每年也許可獲得一百八十鎊，听說是這裏的猶太人利奧·叔斯脫的機關。皮[拍]現在當馬上寫一信，寄交：

曼徹斯特郵政信箱B四十七號。

信上寫：某某先生——最好用法文，因為徵求的是法文和德文。他當說，自己相信能擔任這種職位，出生於漢諾威，多少歲，最近在倫敦某處工作，可向該處查問他的品行和成績。他能用德文、法文、英文通訊，在必要時也可用意大利文，至於簿記（這一點如果重要的話），他的經驗較少；必須說，自己因服務機關社員的兒子進去任職，失了業等等，這營業無論是那一類，他對於曼徹斯特商業中的每種商品交易，一定會迅速地努力求通曉的。這一切都不用浮辭，儘可能地簡單些。

“某某謹啓。

或者寫：先生，您的忠實的僕人某某。”

此外沒有別的。如為他着想，也許會將他安置在倫敦叔斯脫的店中，最好必須由此打出條路來。可是他務於明天立即寫信，由第一次郵遞寄來。

附上三十二鎊的餘數一鎊十八先令六辨士，那傢伙只扣去兌現手續費十八辨士，但一切都算入我和查理的債務中。

你前天當已收到美國的匯票。

皮[拍]是否能和洛特細[尔德]發生關係,你們必定知道得比我多;如果办得到,也許不碍事,因为皮[拍]不是一个有訓練的記賬員,只要問他从前在何处工作,第一次談話就已經看出來了。但他必定知道洛[特細尔德]說些什麼,也許預先見過。

你的弗·恩·

[下面是用鉛筆抄的]

廣告的抄錄。

某輪航公司招聘一个記賬員兼通訊書記。須通德法文。通訊處:曼徹斯特郵政信箱B四十七號。

靠我的關係,絕對沒有幫助,甚至還有害。自然不要讓皮[拍]知道誰登這廣告,他必須靠廣告作為求職的動機。

二六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被各種各樣的雜事家務絆住,對你的兩封信直到現在才能作覆,美國款項(交佛萊利格拉的)和“論壇”匯款的餘數都收到了。你和查理跟“代辦人”如站在這樣的交易關係中,的確為了我願你開些玩笑。對匯票預先付錢的,既不是那個傢伙而是你,那無需他,你們也可以將匯票寄往美國。至少我是這樣想。

我沒有將你的消息告訴皮拍,理由如下:八天、十天來,他愈加敗壞了,我對他的健康狀況,終於嚴肅地和他談過。他的病經那英國庸醫的診治,顯然一天壞似一天。我促他直接同往巴托羅繆醫院——倫敦這個施診所有最著名的第一等醫生,公開而免費地診療。他聽從了。一個老年希波革拉第<sup>①</sup>於診察這罪人後,對他說:



“你是一个蠢材”，於是詢問他向來的治療法，同時明白告訴他，現在如不嚴格遵守医生的每一句話，他在三個月之內就會“死亡”。新的治療法馬上見效，他在兩星期之內便健康平安了。如打斷這件事，問題未免太嚴重。此外，佛萊利格拉的心目中曾有一個位置要給皮[拍]。如不成功，我會告訴你的。

我們快活的裁縫羅姆夫現在進了瘋人院。大概在五個月前，這不幸者為着擺脫家務上的困難，特和一個老婦結婚，極端樸實，廢止一切酒類，並和馬一樣工作着。約一星期前，又開始喝酒，前幾日並請我去，對我說，他已經找着一種使全世界過快樂日子的方法，要我做他的大臣云云。他於昨天入院。真是不幸。

魯格在“先驅”——這本來是一種純粹資產階級的報紙——上披露將在倫敦開講德國哲學。同時自然大吹特吹。例如：“講到文體，德國人民中和他並立的只有一人——即勒辛。”俄羅斯人赫爾岑在這“先驅”上發出自己全集的通告，並且說：他聯合波蘭委員會，將在倫敦設立一個俄波宣傳印刷所。

附上克盧斯的信件，你從其中一封中可以看出，威里系君用來恫嚇的主要打擊是那一類的。他提起我向亡命者委員會所借的二十鎊，當時我將被扣押，因前雖付過却爾西的二房東租金，但她沒有付給大房東，而且在必要的分期交付之下，我連最後的一文也已付清了。你現在必須告我，當採什麼策略。忠厚的威里系要藉此葬送我，他確是一個“老實人”。

美國國民經濟學家凱立已經出版了一部新著，名“國內外的奴隸制”。這裏所謂“奴隸制”是指一切形態的奴役，工資奴隸制等等都在內。他送了我一本，曾時常引証我的話（“論壇”上的），時乎稱我為“一個新近的英國作者”，時乎又稱我為“‘紐約論壇’的通訊員”。

① Hippokrates, 古代希臘之醫生，舊醫學之鼻祖，此處當係借用。——譯者

我从前对你说过，此人向来出版的诸著作发挥了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和谐”的思想，而一切弊端是起于国家多余的干涉。国家是他心目中的猛兽。他现在所弹的是另一种调子。一切坏处的根源是在大工业集中的影响上。而这种集中的影响又是英国的过错，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场，强迫其他一切国家，回转到粗野的、脱离制造业的农业中去。而英国的罪恶又要李嘉图和马耳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论负责。李嘉图的理论以及工业集中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共产主义。要避免这一切，须由地方化和散布全国的工厂与农业的联合去对抗集中，而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论者最后所推荐的是——保护关税。为着避开资产阶级的工业影响——他认为这影响应由英国负责——他以真正美国佬的姿态，主张用人为的方法，在美国本国加速这种工业的发展，作为他的避难所。此外，他因反对英国，竟倒在西斯蒙第称赞瑞士、德国、中国等小资产阶级制一方面去。这家伙从前因法国有些像中国，常加以嘲笑。他的书唯一确实有趣之点在对比从前英国在牙买加等处的黑奴制和美国的黑奴制。他指出，在牙买加等处黑人的主体常是由新输入的野蛮人构成的，因为在英国人的待遇之下，黑人不独不能维持他们的人口，而且每年输入的三分之二总是被吞噬了，至于现今美国的黑人世代是本国的产物，多少美国人化，能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解放。

“论坛”自然竭力替凯立的书鼓吹。两者的确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西斯蒙第的、博爱的、社会主义的反工业主义形态下，代表美国保护关税论者，即工业资产阶级。这也就是“论坛”不管它的一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遁辞怎样为什么能成为美国“指导报纸”的秘密所在。

你关于瑞士的论文，对“论坛”的“社论”（反对集中等等）和它的凯立，自然是一种直接的打击。我在论印度的第一篇论文中继续

了这种隱蔽的战争，內中描寫英國破坏印度本土的工業为革命的。这会使他們十分震驚。此外，不列顛人在印度的整个經濟是污穢的，而且一直到現在仍是如此。

亞細亞这一部分停滯的性質——不管政治的表面上一切無目的運動怎样——可由兩種互相依賴的狀況完全說明：一、公共設施为中央政府的事業；二、公共設施之外，除少數較大的城市外，全國分解为村落，这种村落具有一种完全分离的組織，而且自成一个小世界。有一种國會報告描寫此等村落如下：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落是一个包含幾百或幾千畝耕地和荒地的區域；从政治上看，它像一个社团或小行政區。每个村落是、而且在实际上常表現为一个分离的村社或共和國。官吏：一、因語言不同而称为坡退尔 (Potail)、谷德 (Goud)、曼狄尔 (Mundil) 等等的是为首的居民，通常管理村落的事務，解决居民的紛爭，履行警察的職務，並徵收村內的賦稅。……二、庫努 (Curnum)、善波格 (Shanboag) 或浦特華里 (Putwaree) 担任記錄。三、塔里亞利 (Taliary) 或斯濁尔華 (Sthulwar) 以及四、托提 (Totie) 是分別看守村落和收穫物的人。五、內干提 (Neerguntee) 按公平的比例分配河水或蓄水池的水給各处田地。六、約犀 (Joshee) 或占星家預告播种收穫的時節和一切農事工作日子或時節的好坏。七、冶工，八、木匠製造粗笨的農具和較簡陋的農民居舍。九、陶工製造村落中僅有的器皿。十、洗衣人保持少數長袍的清潔。……十一、理髮師，十二、銀匠，同時常兼为村中的詩人和教師。而婆羅門教徒職司敬神。从远古以來，國內的居民即在地方自治政治的这种簡單的形态下生活着。村落的境界很少改变；虽然各村落本身有時为战争、飢荒和疾病所損坏，甚至於殘破；但同一名称、同一界限、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是世世代代繼續下去的。居民對於王國的破滅和分割並不關心；当村落完整時，他們不管这村落轉移給何种



权力，或受什麼君主的統治；它的內部經濟仍不變動。”

坡退尔大多數為世襲。在此等村社的某些村社中，村落的土地是共同耕種的，在大多數公社中，每個居民耕種自己的田地。村社內部有奴隸制和閥閥制。荒廢的土地作共同的牧場。女人和女兒從事於家庭紡織。這些田園的共和國只是怀着嫉妒的心理保衛自己村落的境界，防止鄰近的村落，當印度西北部最近落入英國人手中時，它們仍然存在，頗為完整。我以為對於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停滯，人們不能想像有更為堅固的基礎的。英國人雖已使這個國家大大地愛爾蘭化了，但打破那些千篇一律的原始形態是歐羅巴化的必要條件。單是收稅人不能完成這種任務。要消滅此等村落自給自足的特性，必須破壞極舊的工業。

印度人這種組織連同他們的宗教，也仍然完整地存在於爪哇東海岸的島嶼巴里，而它的痕跡和印度人的影響一樣，可以在整個爪哇找出來。至於所有制的問題，在英國關於印度的著作家中，形成了一種大爭議的問題。克立齊那南方的斷續山地好像的確有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在另一方面，英國的前爪哇總督拉夫爾茲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講到全國全部地面，說“君主是絕對地主，在爪哇地租可以達到很大的數量”，無論如何，穆罕默德的信徒似乎在整個亞細亞首先確定“沒有土地所有制”的原則。

我對上面所引証的村落，還要提及一點，在曼紐<sup>①</sup>那裏已有數字的規定，其中整個組織的基礎為：一個上級徵稅人之下有十個人，下去為一百人，再下去為一千人。

請馬上來信。

你的卡·馬·

<sup>①</sup> 原文作 Menu，或作 Manu，係指曼紐的法典即古代印度社會（婆羅門）的法律。——譯者

二六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我的妹妹〔1〕和她的新配偶〔2〕突然來訪,他是普通商人,將由這裏向好望角航行。招待客人,加上“論壇”的通訊和美國方面一些瑣事要處理,花費我很多的時間。我想他們夫婦明天會出發。聽見盎曼特說,你的母親將來倫敦,由此所得的結論是,你馬上也會同樣跑來的。

附上拉薩爾寄書往德國的訂單。我的妻要將書向曼徹斯特寄送。我希望到後,你們即處理。瓊斯像幽靈般在你們一帶地方出沒,據說已在哈里法克斯開了一個巨大的會議,你沒有看見他嗎?

上星期三接到克盧斯一封很不快意的信,使我十分驚訝,說有人寫信告訴他,皮拍在施勒格處把他——他和阿諾爾德——列入“次等的代理人”,而自己却是傳達“第一等來源”的消息的人物等等。幸而這整個事件沒有一句真的,只是威里系、安內克、威特林等黨人企圖在我們隊伍中散佈分裂的種子,特別想使“十分不愉快的克盧斯”中立。必要的解釋自然立即送往大洋彼岸了。我沒有找着克盧斯的第一次信,特將他的第二次信附上。

當我旅行曼徹斯特時,小猶太人班堡格曾借給我兩鎊。這傢伙現送來粗暴的索還紙條,甚至說出威脅的話。可是我們看吧。在星期五以前我當從紐約取得二十鎊。問題在怎樣取法。

特附上海村怕得要死、並避開“通常戰鬥”的極端例子一件。

關於“瑞士的論文”,是我弄錯了,德納將寄件分作兩部分,但都在我的名義下發表出來。

好了,下次再談罷。妹妹夫人和妹丈先生剛才回來。妹妹很

胖，經過赤道，够她流汗哩。

你的卡·馬·

[信封上寫着]

曼徹斯特

大杜西街四十八号

弗利德里赫·恩格斯

〔1〕 即路伊斯。

〔2〕 即朱塔。

二六三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

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特介紹雅科俾博士攜信前來，他是“科倫共產主義者訟案”中的一人。

我不知道你是生病，还是生气，还是太忙，还是有其他事故，簡直一點信息也不給我。

昨天由倫巴地街的史皮尔曼向德納支取二十四鎊，他等匯票寄來時，即在五星期內付給我。近來又經歷一个十分艰苦的時期，尤其是各种值錢的东西都進了當舖，如不讓它們当死的話，必須轉当，可是在这最迫切的生活品尙感缺乏的当兒，轉当自然不可能。然我現在已習慣於恶劣的处境，並習於它所帶來的种种狀況了。

無論如何，請告訴我。你為什麼不寫信。希望你無論如何沒有生病。

你的卡·馬·



## 二六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七月九日

曼徹斯特，七月九日，星期六。

親愛的馬克思：

昨夜四點鐘，老女管家把我從睡夢中叫醒，說來了一位紳士，要和我見面。急忙起來一看，門口有一個矮小的人和一輛馬車、一口大箱子及旅行袋，他對我說，他叫雅科俾，你和皮拍介紹來的。馬克思和皮拍！我想這個雅科俾是那一個鬼東西，他是哥尼斯堡人的一個私生子吧，或是什麼，這矮小的人終於從衣袋中取出你的信，因不相識，沒有馬上受到歡迎，頗為惶惑的樣子——於是你的信証實了我突然猜到的事，這就是共產主義者訟案中的雅科俾，我原相信他早已被收押在普魯士的獄中，故想不到是他。怎麼辦呢？我請他進來，行李一同搬入，帶着睡意和他閒談了半點鐘，然後讓他睡在我的沙發上，因為整個屋子塞滿了人。幸而我的父親到明天為止不在城內，今早我馬上帶領這位黨的殉道者先生租定一個房間，一直到父親起程、解除禁令為止，不讓他和我見面。

他在倫敦住過一星期之後，選定一種半夜達到這裏的火車，並裝作不知道會擾亂人家的家庭，居然闖進來——這種戰鬥的威斯特法楞式的方法、這種笨拙的樣子以及我最初立即發生的一个要考慮的問題：即怎樣對付父親，這些都使我不大喜歡他。後來的談論，他在我的心目中雖佔得較高的地位，不過也有限得很。他要你和金開爾（差不多像馬克思和皮拍配合一樣好）寫荐信給博洽德，不經介紹，直截了當地使這個小赫克瑟投身商業中，於是期望博洽德將自己營業的一切關鍵馬上告訴他，並因喜歡新的“學術的”溝通，將一半顧客讓給這個新的競爭者——以及其他諸如此類。愚蠢的思想還有各種。到金開爾處的愚行對他是利少害多。金[開爾]給他的信，不是致順克先生的，而是致順克夫人的，這是一種

無恥的行為，粗魯而直接地破壞了英國的禮俗，而且這位對德國文學作滑稽講演，獲得金錢和飼料的金開爾君，這位高特弗里德君如果相信自己能像對同等人一樣對這些商人寫荐信（不同於乞求狀），那他就不免犯了可詛咒的錯誤。此外，我覺得雅科俾君也不是在這裏找得到幸運的人。

父親大人一經離開，我馬上會寄點錢給你。早一點不大相宜，因為每天都惴惴不安，怕他檢查我的賬，單是這一着顯然會引起爭論，這我寧願用書面解決的。

我沒有寫信是由於“生氣”這種想法，不禁使我失笑。為什麼會這樣？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至少要忍受困難，直到我的手頭再寬裕——希望在一星期之內。

你的弗·恩·

二六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一八五三年七月十八日。

親愛的恩格斯：

前天接到拉薩爾的信，他不知道為什麼以為書信等物說不定是被扣留了。你如早告訴我寄給他的包裹是否發出就好了。拉薩爾還是敢和倫敦通訊的唯一人，必須預防他討厭這件事。所以請你將包裹的情形通知我。這種包裹的寄送時間對我還具有第二種重要性，即收入的遲早全依此而定。

我的妻於最近的郵遞中接到安·德納一封十分友好而親切的信，說明他不能指定倫敦一個商店。但無論如何，凡我取得的匯票將迅速照付。他說，我的論文“‘論壇’的所有人和讀者予以極高的評價”，對於論文的數量並不加何種限制。

伯賴脫君在廣告稅的討論中——我相信約在兩星期前——大大地稱頌“紐約論壇”，並對恰恰載有我的關於預算論文同日報紙作一種分析。他說：“從大不列顛有一種對於極受尊敬的大臣的預算周密的議論，在某幾點上對他所說的是對的，可是其他各點便不對，關於曼徹斯特學派，的確沒有是處。”

雅科俾是民登州一個坐過兩年牢的二十三歲的青年，你絕不要因他的笨拙和不懂世故而害怕。論他的本質是有才幹的。我看過他的博士論文，“十分滿意。”

你的卡·馬·

瓊斯已開過很重要的會議，甚至引起資產階級各報的注意。

## 二六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八日

一八五三年八月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天狼星也許將在利物浦獲得一個好位置。如果成功，他將經過曼徹斯特前去。但困難之點在要到一季終了才能領得薪金。他確希望你和斯特洛有些共同的幫助。後者回來了嗎？

好挑撥的德郎克自然會寫些裝腔作勢的信給各方面，例如對蓋曼特寫道：“他已準備叫天狼星移住美國。”說句私話，这个小店主似乎是以廉價的手段抬高自己，要天狼星懂得，操縱事情的是他，而不是你。我以為至少在華爾夫方面感覺得到某種反曼徹斯特的氣氛。德郎克是一個活躍的造謠家，沒有疑問。相信有經驗的人吧。

你至少必須馬上寄點錢給皮拍，使他足夠買一套衣服。他現在穿得是怎樣破舊啊，即使有好機會，也不能利用。他已不能見人了。尤其是當[你]<sup>(1)</sup>離開時，曾允許給他東西。他在困難中行為



正直。然一切總有一個限度。

[我]<sup>〔1〕</sup>在金錢的談判上特別不幸。現在有四十二鎊——兩張[匯]<sup>〔1〕</sup>票——在美國流動，手中却連四十二文也沒有，而且不[獨]<sup>〔1〕</sup>要為自己、並且也必須為皮拍弄得生活資料。我將第一張匯票二十四鎊給史皮爾曼君，他要我五個星期內再來。現在已經有七個星期了。因這樣糟糕地往商業區跑，總是白花了星期一和星期四，這就是說，這兩天是我必須準備星期二和星期五通訊的日子。史皮爾曼老是用猶太人的鼻音說“沒有通知來呀。”把我趕回來。他的通信人為着這樣“小的”數目，只是偶然寫寫信。我倘若馬上要錢用，必須預先對他說，願付一種特別信件的郵費等等，等等。因此，我不僅每天陷在困難中，而且更糟的是我的妻曾準確計算錢來到的時間，規定各種債權人的償還期限，現在這些狗正在家裏狂吠。我寫信時，魔鬼正在騷動。在這期間，你如寄給我一兩篇論文，使我有工夫再做一點較好的工作，那就好了。為着幾個小錢跑來跑去，將四分之三的時間葬送了。

海斯現在這裏，本人倒不是壞傢伙。噶蘇士君現為“紐約每日時報”的通訊員，自惹他人嘲笑。“廣告”載有烏爾卡特關於東方問題的四封信，不管他的幻想怎樣，內中確含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兩星期來，我們對瓊斯“罷工”<sup>〔2〕</sup>了。

你的卡·馬·

〔1〕 原信紙張破損。

〔2〕 不替他的“人民報”工作。

二六七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馬克思：

如有任何可能的話，明天寄錢來。你的信在星期六來得太晚，

已經不能做什麼，本星期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做，我想明天会空閒一些，因为已有通知給老簿記員。

小傢伙於星期六來這裏。从他寫信給博洽德的時候起，我知道他曾經胡說八道。他將天狼星極可譴責的一封信寄給博洽德，信中很熱烈地直接求援於这个布拉德福德猶太人“慈善的手”。这是一封火急的信，博洽德極其慷慨地馬上佈施一鎊給天[狼星]，而且很有礼貌，这是他容易做到的，因为这样便解除了他的一切責任。我必須承認天狼星這封信使我感覺很不快意，可是小傢伙笨到使他落入博洽德的手中，尤使我感覺不快意。我相当嚴厲地加以責備。

總之，事情是已經發生了。当天狼星往利物浦時，叫他直接來這裏，如有可能，在某個星期五來，我將使他和小傢伙會面。如像德郎克所計劃的那樣，天狼星先往布拉德福德，那胡說八道的事件還要大大地發展下去。

你知道雅科俾要往美國。然這傢伙太軟弱，甚至連庸俗人對他也具有不中用的印象。雖然他渴望取得實際經驗，但我不相信他会獲得。此外，如認這傢伙還是童真，必定使人失笑。

你的弗·恩·

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二六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衛登麥爾的信一封、克盧斯的幾封、威里系君的聲明一紙、馬志尼致美國莫特君(主張廢止賣奴法者)的信一封。

我把你的論文分作兩部分，改寫成兩篇，已寄往紐約，我妻做秘書。

皮拍住在德意志醫院，頸已腐爛了。他的床前掛着一塊小牌子，寫上不祥的文字：威·皮·第二期梅毒。他得遵守嚴格的紀律，這對他是有益的。

威·華爾夫已經寫信給他的親信林斯。他將在十月底以前在曼徹斯特找工作。如沒有結果，即離開。他目前靠着“別人的錢袋”為生，住大杜西街某某號。但絕不提起你，你從此也可以知道這老少年執拗的狹隘的心胸了。自他對你狂吠以後，自然感覺慚愧，不願讓人知道對你負有義務。他涉及我們，不知道寫些什麼，因為林斯完全保持緘默。

關於德郎克君的事，我願弄個明白。現已得知他曾出賣皮拍的李嘉圖的著作，同樣也出賣了屬於工人羅契納的一部德文的政治經濟學史等等。這自然增加了我對他的強有力的懷疑。

華爾夫君在出遊之前，還將他對我的厚顏無恥的事告訴盜曼特，而且是在十分曲解的方式和庸俗人的憤怒中說出來的。我老是用一種過分慎重的態度去對待這個暴躁的傢伙，而沒有準備抵抗，這使我不耐了。

事情進展得非常之好。法國當全部金融上的欺騙一齊揭穿時，將有一種驚人的大恐慌爆發出來。

雅科俾在“改革”上發表一篇地球滅亡的憂鬱性的論文。

這封信不可落在不忠實的人的手裏。

你的卡·馬·

附帶地說！前天接到布林德幾行字。他將再從他的民主主義的高貴處降到生活問題上來。他的訴訟已經失敗，妻子的全部財產現被扣押。所以補助金停止了。不管他所採取的自以為得計的愚昧的態度，我還是同情他的。



“廣告晨報”上所涉及的巴枯寧的事件，你追究過嗎？烏爾卡特和此事有關，曾送去一篇論文，對巴[枯寧]表示懷疑，一、因他是一個俄國人，二、因他是“一個革命者”；這主張所提出的理由是，在俄國人中沒有真正的革命者，他們的民主主義的著作（攻擊赫爾岑和粗暴漢哥羅文）絕沒有證明什麼；末了對大陸的革命者說，他們如果信任俄國人，便和各國政府同樣是叛逆。俄國的人們似乎煽動英國人（李嘉茲），反對烏爾卡特，因後者自恃老資格，拒絕在“廣告晨報”上登出他的“泰晤士”和“土耳其”這個論題。李嘉茲解釋道，宣佈巴枯寧是一個特務，和彈劾帕爾麥斯頓受俄國的賄賂一樣，都是荒謬的；他援引魯格和我的話為証，並稱讚赫爾岑革命的思想等等。昨天又有烏爾卡特的一個衛星 A. B. 出現；宣言他知道“青年俄羅斯”的全部著作，它們證明烏[爾卡特]意見的正確和大斯拉夫主義等等。

無論如何，俄國的陰謀家會看出，這裏不容易——像在卑劣的法蘭西民主派中那樣——裝腔作勢，得到影響，並像在革命的亡命者中的貴族一樣地活動。這裏有艱苦的对打。驢子們對巴枯寧有什麼用處？他受到嚴重的公開的責難，而他們自己也受到打擊。

## 二六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好幾天沒有寫信給你，甚至接到五鎊（內中兩鎊半付給皮拍，一鎊半付給天狼星了），也沒有回信，因為我必須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消磨在一種難以名狀的混蛋事中。我於七月七日將匯票交給史皮爾曼。這傢伙在我跑去七次之後，於九月<sup>(1)</sup>三十一日宣稱匯

票遺失了，必須把副張給他等等。我已經渡過許多星期的困難，將最後的物件都當光了，將一切債主再約到九月〔1〕三十一日，他們自七月以來就等着我付款的。除掉“論壇”的收入，別無財源，你可以想像我處境的困難，所以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來寫信。

雅科俾如仍在曼徹斯特，請告訴他，我為他的事已去信給衛登麥爾等。

今天寫信給你的理由如下：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廣告晨報”的。這種“聯合的酒店主們”的報載有一個“外國通訊員”（我猜是哥羅文君）對巴枯寧的一種辯護。一個匿名人F.M.①在同一“廣〔告〕晨〔報〕”上懷疑巴枯寧是俄國的特務，說他現在處境很好，如此等等。哥羅文和赫爾岑予以回答，並加評論道，當一八四八年，一種“德國報”曾載有同樣誹謗之辭，“甚至敢於請喬治·桑作証。”

大前天，魯格博士出現，說這種德國報就是“新萊茵報”，它的主筆“馬克思博士和其他每一個民主主義者同樣確信這種誹謗是不可靠的。”

我在昨天的“廣告晨報”上作了一次聲明，其內容如下：

哥羅文和赫爾岑兩君喜歡把我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主編的“新萊〔茵〕報”與他們對F.M.關於巴〔枯寧〕的爭論等等聯在一起。我現在對於赫爾岑和哥羅文兩君的諷刺並不介意。但是如此等等。“請允許我陳述這事件的真相。”接着是列舉事實：

“我們於一八四八年七月五日接到巴黎兩封信，一封是哈瓦斯社的，另一封是一個波蘭亡命者的（我這樣稱呼亞威伯克），兩者都說喬治·桑手中有信件，這些信件揭露巴枯寧新近和俄國政府有關係；”

---

① 即法蘭西斯·馬克思。——譯者

“我們於七月六日刊佈了這種信，那不是哈瓦斯社的，而是我們巴黎通訊員的；”

“巴枯寧在‘新奧得報’上予以答覆，在我們的通訊之前，已有類似的謠言流行於布勒斯勞；這是俄國公使館發出的，他除向喬治·桑呼籲外，沒有較好的反駁方法；”

“科西爾斯基於八月三日將喬治·桑的信帶交‘萊[茵]報’的主筆，當日即予刊出，並有下列的引言：（接着是“新萊茵報”的話）；”

“我於八月底經過柏林，看見巴枯寧，恢復了我和他舊有的友誼；”

“‘萊茵報’因普魯士內閣放逐巴枯寧，特於十月十五日（或前後）為他辯護；”

“‘萊茵報’於二月間（一八四九年）關於巴枯寧作過一篇社論，一開頭就說：‘巴[枯寧]是我們的朋友，’等等；”

“因巴枯寧參加我們的運動，我在‘紐約論壇’上曾對他致敬等等。”

我的聲明以下列的話作結束：

“講到F.M.，是從一種固定的觀念出發，即大陸的各種革命助長俄國的秘密計劃，他如果要始終一貫的話，那不僅斥責巴枯寧、並當斥責每個大陸革命者為俄國的代理人。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本身就是一個俄國的代理人。巴[枯寧]為什麼不是呢？”

流氓哥羅文在今天的“廣[告]晨[報]”上不敢具名，只用“一個外國通訊人”的名稱，發表下列的議論：

[皮拍手抄]

怎樣寫歷史

（一個外國通訊員）

巴枯寧是俄國的一個代理人——巴枯寧不是俄國的一個代理



人。巴枯寧在受過許多虐待後，死於斯呂塞爾堡的監獄中——巴枯寧沒有死：他仍然健在。他被當作士兵送往高加索——不，他沒有當兵：被監禁在聖·彼得和聖·保羅的城堡中。這就是輪流出現於報紙上的關於米海依爾·巴枯寧的矛盾的消息。我們在有廣大新聞事業的今日，只能由確定假的去達到真的；但巴枯寧不曾為俄國陸軍所僱，是否至少已經証明了呢？

有些人不懂得人類使大家相互擔負責任一點——我們為使德國解脫俄國的影響起見，對後者施行反作用，使它從新浸沒在它的專制主義中，直至它對於革命成為易受攻擊的為止。要想去說服這些人，說巴枯寧是進步的世界主義最純潔、最慷慨的代表之一是徒勞無功的。

法國有一句諺語：“誹謗，誹謗，總留下一些東西。”巴枯寧的朋友之一在一八四八年所慫恿的對他的誹謗，在一八五三年又被一個不知名的人重新複製出來。另一種諺語說：“人惟有為自己的親友所出賣，與其和一個愚蠢的朋友交接，不如和一個聰明的仇敵周旋。”保守的報紙並沒有變成宣傳誹謗巴枯寧的機關報。一種友好的報紙却擔負了這種任務。

一種革命的感情如果能被忘記，像馬克思君忘記巴枯寧不是由警察特務的材料造成的那樣，那這種感情必定只有小小的發展。他為什麼不像英國報紙的習慣那樣，為什麼不將那波蘭亡命者告發巴枯寧的信至少簡單發表出來呢？他看見他的名字和一種誣告連在一起，一定會長久懊悔的。——

[馬克思手抄]

我想用下面的話(參看下面)回答這傢伙，你加以修改後，回信(如可能的話，在星期一之前)必須寄還給我。

同時要問你和德郎克是否願以“新萊[茵]報”編輯的資格作一種聲明一幫對一幫？站在另一方面的只有魯格、赫爾岑、哥羅文。

後者巴枯寧本人且称为“一个粗暴漢”。一八四三和一八四四年，巴枯寧由尼古拉最熱烈的崇拜者之一变成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已被猜疑，不敢回俄國。後者構成他的整个英雄主义。

就我一方面講，当提出實質如下的声明：

“你們星期六的報上所載一个‘外國’桑科·判紫沉醉於陈腐諺語〔2〕的信，如被巴枯寧看到，他一定要驚呼道：‘与其和一个愚蠢的朋友交接，不如和一个聰明的仇敌周旋。’

、他責备我沒有依照他的說法，將‘看見我的名字和一种誣告連在一起，一定会長久懊悔的’那样地去做，他不是一个‘愚蠢的朋友’嗎？

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來的，每个学童都知道，他竟驚訝不已，他不是一个‘愚蠢的朋友’嗎？

当‘新萊[茵]報’發表巴黎的來信時，巴枯寧正自由自在。他對於一八四八年‘新萊茵報’的公開声明表示滿意如果是对的，那有人一八五三年竟要在裏面找岔子，这不是一个‘愚蠢的朋友’嗎？他与‘新萊[茵]報’的主筆恢復親密的關係如果是錯的，在一个假朋友方面將他的弱點暴露於公众之前，这不是‘愚蠢’嗎？

認為必須‘使俄國从新浸沒在它的專制主义中’，好像它曾經解脫过專制主义，这不是一个‘愚蠢的朋友’嗎？

把拉丁的諺語‘誹謗是大胆妄为’当作法國的諺語，他不是一个‘愚蠢的朋友’嗎？

不懂得‘保守的報紙為什麼不喜欢〔3〕發表那些’秘密地傳遍於德國的对巴枯寧的誹謗，而德國最革命的報紙又為什麼不得不〔4〕予以發表，他不是一个‘愚蠢的朋友’嗎？

忽視‘革命的感情’高漲到了極點，便產生了‘嫌疑法’，殺掉了丹敦們、戴穆郎們和安那卡息斯式的克羅茨們，他不是一个‘愚蠢

的朋友’嗎？<sup>①</sup>

‘廣告晨報’刊登 F.M. 的信時，巴枯寧正關在聖·彼得堡的獄中，而‘新萊[茵]報’在一八四八年刊登類似的信時，是自由的，並沒有倒霉到需要一個‘愚蠢的朋友’加以辯護，他不敢非難‘廣告晨報’，偏來譴責‘新萊茵報’，他不是一個‘愚蠢的朋友’嗎？

他利用巴枯寧的名字做誹謗巴枯寧朋友的口實，却小心謹慎地隱藏自己的名字，這不是一個‘愚蠢的朋友’嗎？”

請馬上回信。事情是迫切的。

你的卡·馬·

〔1〕 係八月之誤。

〔2〕 由“習慣的諺語”改正過來。

〔3〕 由“寧願有興趣於……”改正過來。

〔4〕 由“有興趣於”改正過來。

二七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

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的信的確來得太遲。我將那渣滓壓縮了，刪去非必要的憤激話，細心加以推敲後，於星期一送給聯合的“特許酒店主們”可愛的機關報。沒有登載。但同時這種始終一貫的報紙在星期一的報上載有“一個本國通訊員”（當是烏爾卡特）的一封信，暴露它自己的外國通訊員為“俄國的代理人”，頗為顯明，對巴枯寧自身也說得不十分神聖。“廣[告]晨[報]”拒絕我的抗辯，大概因它不像“本國人”寫的那樣紛亂。我現把它登在“人民報”上。

我在給你的信中提及德郎克君，純粹由於信筆所至，一種舊的

① 馬克思所草擬的聲明，原文係英文，此處德文版漏譯一段。——譯者



習慣性。我不相信“小”布朗基的話有什麼重要性，或我們因这种附件而会得到什麼。

勇敢的小傢伙已經奮勇地播弄过是非：一、我虽由你而早已知道天狼星要出門，但他自己从沒有吐露一句話；二、他說到你，總是吞吞吐吐；三、昨晚的一幕簡直令人不能相信。

我坐着工作。妻和孩子們在房內。天狼星用很重的脚步走進來——我猜是最後來作別，因为他在我家从沒有提过馬上要走。

一年前，我向他借了一本西班牙文的小文法書，係法蘭西孫著，約一百二十頁。就我所能記憶的講，五个月前已將这臭貨还給他。如果沒有还，就是德郎克拿去了。

这位老先生在某兩天已經先後向我的妻和倫迅要过这廢紙，她們都答应願找出來。

昨晚这傢伙气憤不平地直跑進來，我用尽可能和緩的口吻对他說，我已到处找过，不能找到那廢物，相信已还給他了等等。这莽漢用着農民的、粗野的、無恥的声調回答道：“你已經把它賣掉了。”（誰在整个倫敦將这臭貨賣得到兩個法尋，我給他一个金鎊。）我自然跳起來，和他爭執，他像野馬一样坚持自己的無聊，“当着我家人的面”，用橫蛮的話辱罵我。你知道，我以党的傳統尊敬白痴般的老人，對他們多加原諒。但这自有它的限度。我相信这个老癡漢看見我終於反駁他，会覺奇怪。

这一切是德郎克陰謀的結果，是一种時常享用杜松子酒和腦汁乾枯的結果。海上的空气對於他的思維器官也許能發生良好的作用。人們固然可以要求“老暴躁者”的特权，但不得濫用。我也不是处境順利的，絕不能因他处境困难而加以原諒。

糟糕的俄國人現在在玩拿手好戲，包圍着“論壇”和倫敦的“廣告”（虽是不同的人物並在不同的方式中），宣稱俄國的人民是徹頭徹尾民主主义的，而官方的俄國（皇帝和官僚）只是德國人，貴族同

样是德國的。

所以应当加以攻擊的，是在俄國的德國人，而不是在德國的俄國人。

你關於俄國知道得比我多，如找得出時間，請挺身出來駁斥這種荒誕的東西（完全和條頓族的驢子們一樣，將腓特烈第二等等的專制主義嫁罪於法國人，好像落後的僕從用不着文明的僕從來加以訓練），非常感謝。這自然要登在“論壇”上。

你的卡·馬·

請將商業的情形詳細告我，並馬上用英文寫出來。

附上克來因的信，請好好保存，我已用外交方式予以答覆。和倫敦方面通訊是不可能的。工廠的工人當持拒絕的態度，並不和科倫、杜塞爾多夫等處的庸俗落後的店員聯絡。他們如果一年一度願派人來徵求意見，我們並不反對。

## 二七一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九日]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蓋曼特剛才來過，告訴我們德郎克已在學西班牙文，他相信德郎克處曾看到“賣掉了”的小文法書。親愛的恩格斯先生，您收到這幾行字後，如馬上向德郎克問問那本糟糕的小書，卡爾當很感激；這東西還可以在這個暴戾的人<sup>①</sup>起程之前，啓發他自己的羞惡之心。我們對這件蠢事大為騷動，您一定會覺得好笑，可是非身歷其境，不能知道底細：那種農民的粗暴聲調、那種魯莽的舉動、那種兇橫的叫喊、那種[…?…]、當着我和孩子們的面的那種激動。那本賣掉了的書倘在親密朋友的手中，真是謝天謝地。但您不要提

<sup>①</sup> 指威廉·華爾夫，即天狼星。原文為 Isegrim，原係動物寓言中狼的綽號，此處顯係雙關。——譯者

及崙曼特。現在已經太晚了，這幾行字要明天才達到您的手中，我寫的是您家裏的地址。還有一件可笑的事。班堡格為着瑞士事件，以起訴相恫嚇。卡尔在致沙柏利茨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承認，如事件有成就，當擔負用費的半數，沙柏利茨因此委託班堡格，要在這裏對我的丈夫起訴。請您將與此事有關的一封信寄來。卡尔再度請您寫關於俄羅斯和土耳其軍隊配置的評論。因為這事件還沒有結束，而美國人又瘋狂地注意東方問題，他必須對這一方面繼續寫作。

卡尔今天又辛苦地寫了一長篇經濟論文，現在十分疲勞，因此今晚讓我執筆。

祝好，全家竭誠向您問候。

燕妮·馬克思

聽說天狼星明天早上起程。他並沒有向我和孩子們辭行。

二七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七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沉默得可詛咒了。

昨天期待你的論文，我只將最近的新聞集合起來，作為引子，可是你的信不來，一篇通訊吹了。

從今天起兩個星期之內，我必須完全要求和你共同合作。皮拍現在要出去兩三星期——固然不是去修道院，大半是進德國醫院，那是一種衛生監獄，院方將徹底治療他的肉慾所引起的後果和餘痛。此外，前因奔走於卑鄙的史皮爾曼處，有三四篇論文脫節了，以後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必須寫作，使下次所取得的匯票數目



不致太小。現可望佛萊利格拉替我找到一個經常貼現的商業朋友。

在這期中，你如寫點東西，我將其他的寄給你看看，你在“討論”上或其他報上只須找些關於土耳其的最近新聞，或特別重要的電報，必須加在中間或前面，然後將這東西送往利物浦。

我期望星期二收到你一篇論文。

對於軍隊的位置等等稍微說一下，頗為重要。英國各報上載有許多無聊的東西，例如奧麥-帕夏要越過多瑙河等等是。

關於商業危機，我已經寄去兩篇論文，一篇是前星期五的，論英格蘭銀行及其貼現和庇爾法案的效力，或者不如說它的意志的效力，一篇是本星期二的，論穀價和生產過剩的徵候等等。

對於工廠區域作稍微詳細的論述是重要的。

還有“論壇社員”以及“論壇”各編輯“論”這社員的一些東西，一併附上。他似乎畢竟不是俄國人，而是一個德國人。

瓊斯因廣告稅的廢止，現每週有三鎊的廣告費——該報〔1〕正達到支付的程度。於是皮拍也將有一種財源了。

後來聽說，天狼星於上星期六才離開這裏，請將他的行程告訴我。

再會。

你的卡·馬·

還有勇敢的“新英格蘭報”上剪下來的剪報也附上。

〔1〕指“人民報”。

二七三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

曼徹斯特，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老先生”〔1〕的出現，至今妨害了我的工作和寫信，他暫時在

我处宿营。暗輪輪船，沒有職位，博洽德也很贊成他当先在這裏找找教課的工作，利物浦方面还另有希望。够了，他願在這裏碰碰自己的运气，而我自他在倫敦对你採取那样愚蠢的行動以後，又不高兴使他觉察“論壇”的通訊有時是怎样寫成的。他在这裏有些希望，博洽德和我昨天对此和他胡扯一陣後，推動了他今天自己去找了，所以我会有一个安靜的晚間，可以替你寫一篇關於這裏商業狀況的論文，由第二次郵遞寄出。關於俄羅斯的論文，儘可能地馬上接着寫好。——我認那个作者是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或半波蘭人，那傢伙顯然有許多材料，必須小心对付，不过他是很好捉住的。或者就是曾在“德[文]倫敦報”〔2〕上論尼塞尔洛得的刘微吧？这尿泡的名堂到处表現大得很，並且胡說八道。

“改革”寄來很不準期，你听到克盧斯的消息嗎？

注意。我今天从你的信中看出，天狼星既沒有辞行就跑了，那你寄給我的东西，我自然不給他看到，他完全是未参与其事者，倘若不是为着博洽德的緣故——博洽德替他筹得十鎊旅費，待他也好——我对这位天狼星先生一定要更为冷淡一點。特别是这傢伙确实保持一种强硬的态度，不过已喪失了坚忍的精神，對於能取得自身利益的人們，便緊緊靠攏。他簡直有點諂媚了，可是还怎样呢！

同時，我們願意看看，這裏如找得到一个改善的位置，是否能使这位老先生馬上再改变過來，那他对你必定也要請求原諒了。

我現在回家工作。

你的弗·恩·

〔1〕 指威廉·華尔夫。

〔2〕 出版於一八四五至五二年，由卡尔·馮·布郎士外喜公爵發行。

## 二七四 恩格斯致馬克思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馬克思：

附上有關土耳其軍隊的論文一篇。你如來信把明天要送出的

關於蘭開夏罷工和商業狀況的論文的内容告我，我將与此連結起來，在星期二以前給你關於這些事件更進一步的報告。這裏的製造業者和商人尽力互相扯謊，說事情並不十分坏，“衛報”<sup>①</sup>竭全力这样做，但一切都是假裝、欺騙。自上星期以來，通常的紗每磅下落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三辨士，所以就價值講，九辨士中跌去百分之三至四·五，八辨士中跌去百分之三至六，七辨士中跌去百分之四至七，棉花在同一時期約跌去八分之一。存貨山積，國內商業的需要也減少了。對澳大利亞是如此可怕的過分的投機，以至有八萬包美國麵粉又以每包八先令的運費，從那裏運到這裏來。澳洲的恐慌大概在四星期內將達到最高峯。東印度的“好消息”只限於那裏物價的高漲和這裏物價的下跌共同造成對該處輸出上的一種損失。除對美國的交易和穀物的投機外，沒有什麼繁榮的業務。在阿普別立奇每夸脫頭等小麥已經要付八十先令。穀類上漲，棉紗下跌，而土耳其的屁事是苦惱我們商人一整個冬季的最好的方法。

製成品的跌價也是有聲有色的，此等存貨比棉紗還要糟糕得多。製造業者決意停業，這是一箭雙鵰：一、解除工人的武裝；二、減少生產。普勒斯敦人如果不要賠償，一定得到一種普遍的感謝。阿士敦、斯泰里別立奇和格羅索普的製造業者也想停業，這裏也有些。然自有困難，因為只有不停業的享受利益，停業的總會招來損失。

如果相信博洽德，天狼星有獲得一個通訊員職位的希望。這位老先生在學俄文和這一類的東西，並始終熱心於土耳其問題，這我很高興讓給他去幹。

問候你的夫人和孩子們。

你的弗·恩·

<sup>①</sup> 指“曼徹斯特衛報”。——譯者



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你對於雅科俾憂鬱而道德的地球滅亡的展望有什麼意見？

二七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九月三十日

一八五三年九月三十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關於戰爭的論述好極了。關於俄國軍隊向西方推進，我自己有重大的疑懼，不過在這些事件上自然不敢相信我的判斷。六個月以來，罷工繼續不止，我對此已寫了一大批論文。現在確有一種新的轉機。在利用你對罷工一般的評論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了許多罷工地方的名稱，普勒斯敦和威根的事件也在內。至於曼徹斯特，不供給詳細的情形。我曾經描寫（注意很短）普勒斯敦的策略為：一、製造業者企圖經過工人，掩飾他們對過剩生產的退却，工人以其要求強迫關閉工廠；二、企圖使工人因飢餓而屈服。

你看，我的罷工史只到上星期二為止，而且沒有涉及曼徹斯特。

關於棉紗和棉花價格——可能的話，又關於棉布價格——的評論，你也許還可予以擴充，至少在一篇通訊中提供一節。

除本來的題目外，我在每次通訊中自然必須一步一步地追隨俄國的通牒和英國的外交政策（它是很好的！），因為紐約的驢子們認這為主要事件，然畢竟沒有比這種高等政策更容易論述的。

我將過一星期，在下星期二前完成一篇“東方教堂”的論文，過一星期，在下星期五前完成關於丹麥的三篇論文中的第一篇，至於那裏的各種等級議會，要到下個月才論到。

某處如有軍事運動發生，我當聽命於曼徹斯特陸軍部<sup>①</sup>迅速

的訓令，關於棉花和棉紗方面，也是如此，因為這裏各報對花紗的報告十分可憐。

我尤其要筆伐那些傢伙，因為時機順利，同時如從你獲得接濟，可以把題目分配在較長的時間內。此外，如沒有我的秘書，我對於英文是有些害怕的。

不要問候天狼星。

你的卡·馬·

## 二七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月八日

一八五三年十月八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首先必須請你——如果可能的話——至少馬上寄一筆最小數目的錢給我。兩星期前，史皮爾曼終於將匯款交出，差不多扣去兩鎊。在這個期間債務的負擔自然增大，以致最迫切需要的衣物完全送進當舖，十天來家中已一空如洗。現在有證據在手，證明史皮爾曼曾經欺騙我，但有什麼用處呢？紐約那家商店因我的要求，特將匯票連同一封信寄來，證明它於七月二十二日已經照付，而我於九月底才收到錢。現在又可取得二十四鎊。（自皮拍禁錮以後，我已寄出六篇論文，內有一篇嚴厲控訴帕爾麥斯頓的文字，把他從一八〇八至一八三二年的履歷追述了一下。續篇在星期二以前未必能交卷，因為要參考許多藍皮書和國會議事錄，而星期五和今天只是為金錢奔走白花了。至於星期五的論文，我已於夜間打好腹稿，早晨起來，從七點到十一點，口授給妻記錄下來，以後便出發到商

① 意指恩格斯。——譯者

業區去了。)佛萊利格拉允許在別蕭夫斯海謨處替我的匯票貼現，而且要尽力幫忙，由他自己在背面簽字等等，不過在八至十天內，這件事不能有着落。這是作戰的口實。我必須看看，怎樣打開這幾天的難關。生活品的賒欠（除熱飲料及調味品之類）是不可能的。此外，皮拍也許明天出院來我家——也許。一當我收到錢時，即送他三鎊，不過這驢子信任李卜克內西代為保管，現在自己一文也沒有了。

好些年來，我在這裏經歷過許多愉快事件，其中最大的是由所謂黨內的朋友——紅色華爾夫、天狼星、德郎克等——有規則地準備好的。佛萊利格拉今天告訴我，法蘭茨·約瑟夫·但尼爾斯住在倫敦，和紅色華爾夫到過他那裏。他宣稱不來看我，因為我經過班涅，使他的兄弟被捕，否則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班涅於一八五二年二月才初次來我處，而但尼爾斯於一八五一年五月已被拘禁！何等偉大的追溯啊。人們自然貪婪地抓住這種完全無恥的胡說八道（這是我為訟案所引起的尽力、耗費時間和其他愉快結果所取得的報酬）去掩蓋自己對抗我的可憐和卑怯的退却。但這種卑鄙齷齪純由德郎克和威廉·華爾夫兩位先生在這裏那裏散播的怨言引起來的，他們對於事業中便利的部分就自行保留，對於不為人所好的工作，只想讓給我幹。

我如有舒適的生活，至少如有無憂無慮的生活，自然不介意這些卑劣言行。可是長年的家務困苦之外，還有這種和類似的橫逆相加，便有些難堪了。我打算下次一有機會，即公開聲明，我對任何黨派沒有一點關係。我不復能忍受任何黨的驢子在黨的口實之下來侮辱我。

你想，將我的小冊子送往德意志有怎樣的必要。你既不能辦，請將斯特洛的地址寄來，以便和他交涉。

我終於也很願聽一聽德郎克君對於那本書的解釋。講到天狼



星，他似乎要用对我所表现的無恥驕傲去補償对恩主所流露的卑諂。他在盎曼特处曾乱吹乱說，藉口辞行，發洩他那对我的庸俗人的怨恨，然我可以向他保証，这事件决不是因此可以解决的。

附上克盧斯的信一紙。他在反对“新英格蘭報”的文章中，我相信適当地總括了我關於凱立等通訊中的一切部分。

你的卡·馬·

## 二七七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月十二日

一八五三年十月十二日。

親愛的恩格斯：

兩鎊收到了。來得正好，佛萊利格拉的东家奧克斯福特旅行还没有回，而事情便拖延下去了。

關於“論壇”的事，我對於星期五要交卷的論帕尔麥斯頓的第二篇論文已完成了。第三篇即最後一篇，包括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三年这一時期，需要許多藍皮書和國會討論記錄，就不列顛博物館講，星期日關門，故星期二不能交卷。你如供給我一天的稿件，那对我大有裨益，即在時間上也方便些。但那是什麼文章？我真不知道。也許是当前的政治問題，我只需將最新的事实加上。你如追求廣泛的題目——對於格里力和馬克·厄尔拉慈兩君用不着寫得太多——那也許是当前危机對於要葬送波拿巴政制的影响。我相信注意法國，正是時候了，那裏的災禍將要展開了。穀類不敷，酒類不足。巴黎因麵包價格低廉，引誘了全法國的工人，而革命軍便这样招集了新兵，同時这些新移入者對於巴黎人正在下降的工資<sup>(1)</sup>更加压低了。亞尔薩斯—洛林和香檳有搶麵包的騷動。農民對於巴黎受到优待，發生怨言，工人對於軍隊受到过高的尊崇，表示不滿，資產者對於經濟法則受到強制的干涉，藉使工人得

到便利，心怀不平。奢侈品的需要尤其銳減。而工廠正在開始關門。和这全体貧困相對照的是波拿巴皇家的浪費与在交易所的投机。整个空虛的信用制度，在流氓無產者皇帝和猶太人佛尔德指導之下，轉变为純粹的巨大的欺騙機關。交易所、銀行、鐵路、抵押銀行和欺騙的機關多着呢。路易·菲力普末日政制正在重現，只是結合着一切污濁醜惡的东西，却沒有帝國〔2〕和復辟〔3〕那些補救的特點。

政府压迫銀行。徵稅吏苛索農村比向來更嚴酷。預先估計的預算案和实际的預算案之間有巨大的差異。一切城市行政部——因为要支持繁榮——負有重大的債務。加以東方問題影响了國債証券，而宮廷本身利用有價証券的動搖，从事危險的掠奪。軍隊且已腐化頹廢。還有一點須特別強調的是，賴得律[-羅蘭]、路·勃郎这些党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的宣言、檄文等等連一隻蝨子也沒有推動，而社会或經濟危机却把全体党徒都風動起來了，等等，等等。我自然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种題目。無論如何，請讓我知道，在星期二以前，是否能望有一篇小論文，因为我必須照此安排。

你的卡·馬·

“經濟學家”——上星期(星期六，嚴格地說是本星期)——在它的巴黎通訊中載有各种各样的材料〔4〕。

〔1〕 由“價格”改正過來。

〔2〕 指拿破崙第一的帝國。

〔3〕 指拿破崙第一顛覆後，法國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这个繼起時期中復辟的波旁朝的統治。

〔4〕 这段附啓是用鉛筆添加的。

二七八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兩篇論文。恐怕你稍微过分地表彰了斯密特〔1〕在俄羅斯軍事上的成績罷。首先就一八二八至二九年的戰役講，據大多數同時代人的判斷，他是悲慘的。我所指的是威靈敦公爵的副官對公爵的報告，發表在“文書夾”〔2〕上面的。要塞多由收買、並非攻佔而來。總之，賄賂在這一戰役中佔一個主要的位置。狄別奇自通過巴爾幹後，對於自己是戰勝，還是悲慘被捕或斬首，便沒有把握了。而他的救星又是在賄賂司令官中的一人和土耳其軍隊的完全解体。當土耳其艦隊在那瓦里諾被殲，土耳其陸軍的舊組織已被馬罕穆德消滅，而新的組織還沒有成立起來，俄國才開始作戰。然現在的情形確是另一種樣子了。

最近兩星期的“討論”載有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各戰役的論文，不過我沒有讀過。至於以後的材料，我將向圖書館去找。

皮拍於一星期前出院——非常忙碌，一、由於克盧斯的介紹，做“華盛頓聯合報”〔3〕的通訊員，二、在商業區一隻蝦蟆〔4〕處做文書（從九點到五點），每星期二十五先令。我不能再使用他了。這對他更好。他跳出了困境，我十分欣幸。

我將關於帕爾麥斯頓的續篇寄給你。瓊斯已有信來要求再續。我將另一篇寄給他，但註明，排字錯誤的糊塗作風（這次更甚，簡直錯得沒有意義）如不矯正，他不會再得到續稿。原稿是寫得很清楚的。

林斯突然發瘋，幾天前送入貧民收容所，現仍在危險狀態中。原因是豪飲！莊嚴的天狼星負大部分的責任，林斯關掉他的舖子



後，天狼星即引誘他大喝杜松子酒。此外，这个人過於血氣用事，不能做事，目前也沒有幹什麼新的事情。這些人都發瘋了，真該死。

附上海村的傑作。

你的卡·馬·

- 〔1〕 Smitt, 原信作 Schmitt。
- 〔2〕 烏尔卡特在倫敦發行的一種外交文件輯錄(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五年)。
- 〔3〕 美國政府的機關報。
- 〔4〕 指法國人。

## 二七九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土耳其軍渡過多瑙河，佔領卡拉法特，關於此事你必須寫篇論文，就是一兩頁也好(如沒有工夫)，以後天為期。昨天我認為這消息很可疑。但現在似乎証實了，無論如何，你看明天的報，便知道實情。科學的評論一經開始，我既不能默不作聲，也不能當作“常識”來談。就法國各報的消息看，沙密爾已經重創俄軍，甚至威脅梯弗里斯，而伏龍錯夫將軍曾呈報自己的政府，如馬上受到兩方面的夾攻而沒有強大的增援，他不能守住格魯吉亞。

“論壇”近來盛行併吞政策。第一，你最初的軍事論文被併吞作社論了，第二，我關於帕爾麥斯頓的諸續篇一開始就被併吞了。你也許會感覺奇怪：我對這高貴的子爵<sup>(1)</sup>二十年來的經歷，經過嚴密的考察，和有偏執狂的烏尔卡特達到同樣的結論——即帕爾麥斯頓數十年來是出賣給俄國了。你看過我的論文的續篇(特別

是關於敘利亞和土耳其衝突的事件)，望即發表意見。我因偶然的機會，得詳細觀察二十年來的對外政策——外交的——十分歡喜。我們太忽略了這一點；大家必須知道和誰打交道。

全部外交術在大規模中再產生了斯提柏耳、班涅及其同夥們。

衛布將軍編輯的“紐約探究者”對於“論壇”由你負責的一篇社論，加以攻擊（我自己還沒有看到這篇論文）。說那社論在科學上是对的，不過一種土耳其戰爭是依照其他原則進行的。土耳其人無論如何一定是依照那些原則進行的等等。

工廠的無一產一階一級，情形怎樣？

你的卡·馬·

〔1〕 指帕爾麥斯頓。

二八〇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十一月六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偉大的卡爾·海村在他的“西方先驅”上對我和共產主義的誹謗文字。

同時又附上克盧斯的一封信。你由此可看到威里系的火箭將於下次郵遞達到。這些傢伙的齷齪東西在全德國沿街叫賣，而我的小冊子却安安靜靜躺在曼徹斯特和倫敦，實在不好——而且他們又從海村獲得一種大聲的回響，當幾個月前，除“罪言報”外，是沒有機關報供威[里系]利用的。當那臭貨寄來時，當立刻轉上，請將你對以後怎樣辦的意見告訴我。

你從克盧斯的信中看到對“改革”的情形怎樣。它竟要求“老人”〔1〕和德郎克寫稿子。他們有的是多餘的時間。我不知道我倆

直接寫信，是否妥善。

韋爾特的信無論怎樣極力爭取“精神”，仍是索然無味，達到可怕的程度。

你的卡·馬·

〔1〕 指威廉·華爾夫。

二八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恩格斯：

附上給天狼星的兩鎊郵匯一張，注意，這是因我的要求，由克盧斯寄來轉他的。

同時又附上威里系極可憐的胡說一紙。

你和德郎克對於涉及我的部分的說明，至遲必須在星期五之前寄來，以便加入我的總答覆中——取一種聲明的形式。我們必須應答如流，正像高貴的威里系方面的拖延。你在聲明中只須持一種十分幽默的態度就夠了。

謝謝你的土耳其論文。當最後一篇達到時，我已經獲得土軍退却的消息，因將論文適當地修改了一下。四星期來，你沒有回答過我的信，請寫一次吧，只要六行就行。

你的卡·馬·

聖誕節你會來這裏，在我家留宿嗎？現準備了一間小房。你乘這機會也許能擺脫老人〔1〕。

〔1〕 指威廉·華爾夫。



二八二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索荷,第恩街,二十八号。

親愛的恩格斯:

“人民報”忘記了。特附上。到現在為止,在瓊斯報上刊出的五篇論文,只有三篇登入“論壇”。

你的時間虽很緊迫,但务請至少(多也非必要)給我兩頁東西(你的習慣),作星期五之用,而且要英文的,以免再花工夫翻譯。我覺得冬季的战役結束了,無論如何,第一期告終,可作出些一般的輪廓。我相信至少有兩頁。

对付威里系的臭貨,必須急速,以便和他的拖延半年,形成一种对照。

你的卡·馬·

“老人”已經收到兩鎊郵匯嗎?

二八三 馬克思夫人燕妮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我曾將郵匯寄交威廉·華爾夫,匯款人是用查理·馬克思的名字。

对付威里系臭貨的声明明天未必能趁船寄出,因为“消声匿跡的俄國軍官”米斯科夫斯基<sup>(1)</sup>至今沒有找着。他住在槐特察拍尔什麼地方,而住址却遺失了。間接去找噶苏士,他這裏也沒有他的住址。現恰有一使者前往槐特察拍尔。幾個月來,那个將軍又來倫敦,並携有噶苏士簽署的証書,証明为匈牙利的共同鬥爭者,現

在可以親自報告關於決鬥的事件，這對於勇敢的威里系却是不幸。

爸爸〔2〕忙着寫帕爾麥斯頓論文的續篇，並希望今早有一支小救兵來。

竭誠問好。

燕妮·馬克思

〔1〕 Miskowsky, 原信作 Mychowski.

〔2〕 指馬克思。

二八四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日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日。

倫敦，索荷，第恩街，二十八號。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謝謝你的優美的論文。德納君將在美國建立他那元帥的聲譽。

你來這裏大都又和那些庸俗人住在一起，我很不樂意。

德郎克君的行為和一個糟糕的小搗蛋鬼一樣。他對斯特洛說，已將他的聲明和報紙寄給你。他要使你相信兩件都送給我了，其實一件也沒有。請你至少將小人〔1〕的報寄回。我這裏本有一份。不過留在布拉德福德的就沒有必要。德〔郎克〕的臭物既沒有寄來，我偶然檢查舊信，發現證件，連同犯罪的地方，特逐字逐句予以引証。這封信寫着你的地址。形容詞的渲染如果要消滅事實的正確性，那如果我證明我至少確知德郎克君的信曾寄往紐約時，他自己當負責任。內中有些特別使他現在確實不愉快的地方，例如關於“狂熱的惡徒盜曼特”是，盜曼特現為他的親密朋友，每星期要去信兩次。小傢伙在我們背後搗鬼的狂態，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答覆“高貴意識的騎士”已於星期二發出。他將吃一驚。你的信和斯蒂芬、米斯科夫斯基等的信(及噶苏士的証件)等等,自然連同你們的簽名,都作为組成部分,加在整个文件中。

請馬上來信。

瓊斯受到“經濟學家”的攻擊,並獲得聲譽。

附帶地說!星期二有波蘭人開會。馬志尼和噶苏士沒有參加。華策尔、魯格和賴得律[-羅蘭]無聊的饒舌,只是表示有交際的價值。我的妻曾与会。星期一波蘭民主主義派所開的會,她也同樣出席。哈尼被指定为主席。五六十個出席的英國工人作可怕的騷擾。噓聲大作,“叛徒”,“瘦鬼”(哈尼曾这样称呼过憲章派),變節者。可怕的喧嘩。哈尼不敢就主席位,他被拖曳、毆打、辱罵,心驚肉顫,虽嘗試过六次,終不能開口說話。愚蠢的懦夫茨基<sup>①</sup>們自然不懂得這件事,把全体看做“反動”。這就是給喬治·朱理安·哈尼爸爸的報應。

你的卡·馬·

你从附寄的信中可以看出,克盧斯已經作覆,未免可惜。但我的東西完成了,必須寄去。大家不可白白地替威里系工作。

(1) 指徽郎克。

二八五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後]

親愛的恩格斯:

今早接到你的電報,我自然看不出:

---

① 這名字出於海涅的傳奇詩“兩騎士”(其中之一即流氓茨基(Crapulinski),見第一三四信譯註),原文 Waschlapski, Waschlap係出自德文 Waschlappen,意為懦夫、庸人等或缺少意志力的人,ski係波蘭人通常人名的字尾。  
——譯者



一、你是否接到紐約克盧斯等的答覆和“改革”有關威里系的各号。可能有相反的情形，因为天狼星君寄給克盧斯一封愚蠢的信，企圖用对衛登麥尔的吵鬧去掩盖自己的懶惰。

二、德郎克曾將“罪言報”有關各号寄回嗎？我已通知却斯特的斯蒂芬，由你將那些報寄去，因为我這裏唯一的一份是不能缺少的。当我——这一次是由你引起的——在最近一次信中談到“有名的德郎克博士先生”声明的奇異事件時，預先感到最初的結果一定是非經過一个時期（一兩星期），情过境遷，不会接到你的私人來信。这至少是天狼星君到曼徹斯特以後，你對於我私人的一切以及和兩君有關的事件曾經实行的非常一貫的方法。我們的通信为着不縮小到純用电報起見，將來双方對於一切有關你那裏的朋友和受保護者的事件，最好都不涉及。

敬禮。

你的卡·馬·

二八六 馬克思致恩格斯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弗利德里赫：

你知道每一時機有它的惡作劇，世間沒有什麼事[對我是生疏的]等等。“陰謀”和這一類的無聊自然永遠談不到。對於一些妬忌，你已經習慣，實質上使我不快的，只是我們現在不能在一塊兒，不能共同工作，共同談笑，同時“受保護者”却很舒適地在你的左近。

附上“騎士”的抄件一份。另一份昨天或今天可達到華盛頓。我已將這文件寄給克盧斯，使兩項聲明不致發生抵觸，而他也可以刪去那裏曾經發表過的文字。在寄去的抄件中還有些文字上的小

變動。寄給你的，缺少最後一頁；這是遺忘的，上面只有幾句內容輕快的結束語。

威里系現在必定又來倫敦，雖然沒有聽到一點消息。佛里慈·安內克“在威里系軍事領導之下”，以“革命戰士”的資格，願回德國去，却沒有得到贊成的回響，你在“改革”上看到這種崇高的會議錄嗎？

至於帕爾麥斯頓，我如確切知道有一個書商以後願接受這種著作，只好用“德文”寫出來。德文原稿我沒有，從我自己必須用英文寫臭稿以來，開頭就將這垃圾作成盎格魯撒克遜原文。我想對“論壇”以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一年的條約來結束，除“國會議事錄”<sup>①</sup>和“官報”〔1〕外，還要參考很厚的藍皮書。帕〔爾麥斯頓〕在希臘、阿富汗斯坦、波斯和塞爾維亞的活動，因不甚重要，便省略了。誠然，現在還仍是革命時代，但藍皮書對此又供給重要的材料，雖被大大地歪曲了，對於我們在什列斯威—好斯敦的“祖國”戰爭等等也一樣。

至於你認波拿巴為砲兵上尉和砲兵作家的論文，我以為用你的名義送到：一、“每日新聞”；二、“觀察”；或三、“韋斯脫敏斯特評論”〔2〕，較好。第一種報也許是最好的。你因這樣的一篇論文，可以突然——用一種政變——置身倫敦報界中，“壓制”它們，同時造成一種機會，將你關於匈牙利戰爭的著作，用英文在倫敦出版，這比在可憐的菜比錫出版有利得多，有效得多。

“論壇”自然拿你的論文相當地自誇，大概是把可憐的德納當做作者。同時又把關於帕〔爾麥斯頓〕的論文據為己有，所以八星期以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論〔壇〕”真正的“編輯”，是它的編輯部。

你有些較大的論文被採作社論據為己有，但這只在某些重要

<sup>①</sup> 原文為 Hansards，是指英國國會議事的速記記錄，因係由 Hansard 書店出版，故名。——譯者

的事件或階段中才有可能，如奧爾脫尼察等處戰爭的開始和會戰是，然除此以外（如有工夫的話），請把不大重要期間的事實，也用英語為我寫成短文（如一兩頁），非常感謝。我對於這些小東西有許多困難處，如在語言上，比透徹〔1〕的發揮還要困難，特別是材料上，許多年來在英國的狀況中由英文讀物接觸到的。這自然要在缺乏“大”事件的時候才用這種小的。主要之點是我的批評的意識使我不對不能盡量掌握的問題，感到不安。而我的競爭者〔3〕却很簡單地抄下事實（或者不如說是倫敦報紙所認定的事實）。

附上妹夫朱塔的提議，每月替“南非報”（開普頓）寫點東西，你對此有何意見？朱塔的法文雖寫得不好，然是一個忠實而有理解力的人。我倆——你和我——如及時在倫敦開始英文的通訊事業，那你不用坐在曼徹斯特的賬房裏受苦，我也不致受債務的壓迫。此外，我相信，你現在如將軍事論文送登倫敦各報，在幾星期之內即能獲得一種固定的地位，使你的收入和曼徹斯特的事業一樣多，而且有更多的閒暇時間。現在的軍事作家是供不應求。

“泰晤士”要物色一個軍事上的共同工作者，如果不算它的幸運，那才怪哩，因為它在這一方面很不行。不妨去試一試。大家現在的觀點自然是視每種英文報為一種單純的雜誌，假定自己的“論文”不被損毀，無論陳列在這些雜誌的那一個上面，都滿不在乎。

你的卡·馬·

〔1〕 “官報”（“Moniteur”）載有法國國會的討論。

〔2〕 倫敦資產階級的報紙。

〔3〕 指法郎士·普爾茨基。



## 常見的綽号、別名及暱称表

- 大風車騎士, 風車騎士 (Great Windmillritter, Windmillritter)——奧古斯特·威里系
- 小人 (little man)——恩斯特·德郎克
- 小笛 (piccolo)——恩斯特·德郎克
- 小傢伙 (der Kleine)——恩斯特·德郎克
- 小傢伙 (der Kleine)——拉·哥·伯奈斯
- 天狼星 (Lupus)——威廉·華尔夫
- 史納白尔 (Schnapper)——卡尔·沙配尔
- 安靜的人 (der Sanfte)——亨利·布耳革斯
- 老人 (der alte Mann)——威廉·華尔夫
- 沉靜的、安靜的亨利 (der stille, der sanfte Heinrich)——亨利·布耳革斯
- 阿尔牢恩妖魔, 阿尔牢恩小妖魔 (Alraun, Alraunchen)——恩斯特·德郎克
- 阿諾尔德 (Arnold)——阿諾尔德·魯格
- 查理 (Charles)——查理·羅斯根
- 科西嘉島的阿尔牢恩妖魔 (der korsische Alraun)——路易·勃郎
- 美男子 (le bel Homme)——蘭多尔夫
- 約翰·高特弗里德 (Johann Gottfried)——高特弗里德·金開尔
- 約翰娜 (Johanna)——約翰娜·莫斯開尔, 金開尔之妻
- 紅色柏克 (der rote Becker)——赫爾曼·柏克
- 紅色華尔夫 (der rote Wolff)——菲迪南·華尔夫
- 倫迅 (Lenchen)——海倫·德穆絲
- 哥多佛勒度斯 (Godofredus)——高特弗里德·金開尔
- 愛得加 (Edgar)——愛得加·馮·威斯特華倫
- 流氓茨基 (Crapulinski)——路易·拿破崙
- 馬麗 (Mary)——馬麗·朋斯
- 康拉德 (Konrad)——康拉德·施爾姆
- 粗漢 (Hanebug, Hanebuch)——漢堡的呂得斯
- 費尔古斯 (Feargus)——費尔古斯·鄂康諾
- 塔普曼 (Tupman)——威廉·皮拍
- 摩西 (Moses)——摩西·赫斯
- 穆芝 (Musch)——愛得加, 馬克思的兒子
- 親愛的 (Dear)——乔治·朱理安·哈尼
- 蟑螂 (Kakerlak)——奧斯瓦特·狄茨
- 騎士, 霍亨索倫的騎士 (der Ritterliche, Ritter Hohenzoller)——奧古斯特·威里系

## 人名索引

### 二 画

卜特曼 (Püttmann, Hermann)——出版家，“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者。——第12、13、18、19、23、46、47、62、65、69、74頁。

### 三 画

大·大 (Groß, Magnus)——在辛辛那提(美國)的德國亡命者。——第148、155、157、187、349頁。

干諾 (Ganon)——誤代范諾。——第139、142、144頁。

### 四 画

丹敦 (Danton, Georges —— 1759 — 1794)——法國革命的傑出的活動家。——第36、334、567頁。

什納克, 弗利德里赫 (Schnake, Friedrich)——赫斯的信徒。——第115頁。

什勒蒲斐 (Schläpfer, M.)——瑞士的書籍出版家。——第69、74、78頁。

什瑙斐, 卡尔·亨利 (Schnauffer, Karl Heinrich)——德國詩人, 革命家, 亡命者。——第216、429頁。

匹阿, 菲力克斯 (Pyat, Félix —— 1810 — 1889)——法國文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 巴黎公社社員。——第369、379、441頁。

厄布涅, 赫尔曼 (Ebner, Hermann)——民主主义的出版家和新聞記者。——第260、315、319、325、327、329、395、473、488、507頁。

厄色尔, 克利斯梯安·約瑟夫 (Esser, Christian Joseph)——科倫“工人协会”會員。——第294頁。

厄色尔第一 (Esser I, Johann Heinrich)——科倫的律師。——第479頁。

厄門, 彼得 (Ermen, Peter)——“厄門和恩格斯”商店的股東。——第134、143、166、185、208、210、245、258、296、337、363、373、437、533頁。

厄門, 高特弗里德 (Ermen, Gottfried)——“厄門和恩格斯”商店的股東。——第166、185、210、245-246、296、363、373、546頁。

厄門和恩格斯 (Ermen & Engels)——公司名。——第184、191、210、230、460、470、504、521頁。

厄倫士雷革, 亞当·哥特里布 (Oehlen-schläger, Adam Gottlieb —— 1779 — 1850)——丹麥詩人。——第70頁。

厄曼紐厄尔 (Emmanuel & Sohn)——公司名。——第415頁。

厄塞隆斯 (Esselens, Prosper Joseph Antoine —— 1823 — 1859)——革命前時期的急進作家, 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事件的參與者, 一八五二年亡命美國。——第104、112頁。

夫勒里[克勞茲], 查理 (Fleury [Krause], Charles —— 生於 1824 年) —— 特務和警察代理人。—— 第 486、490-494、527、533 頁。

孔西得朗(Considérant, Victor —— 1808—1893) —— 接近於傅立葉的法國社會思想家。—— 第 70、265 頁。

巴巴魯, 查理·哲安(Barbaroux, Charles Jean —— 1767—1794) —— 吉倫特黨員。—— 第 36 頁。

巴尼, 約翰 (Barney, John) —— 第 405 頁。

巴卡浦 (Buckup, John) —— 德國商人, 德郎克在他處服務。—— 第 535、539 頁。

巴尔扎克 (Balzac, Honoré —— 1799—1850) —— 法國作家。—— 第 461 頁。

巴托爾德 (Barthold, Friedrich Wilhelm —— 1799—1858) —— 德國歷史學家。—— 第 432 頁。

巴托羅麥阿斯 (Bartholomäus) —— 馬克思的綽號。

巴貝(Barbès, Armand —— 1809—1870) —— 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法國革命家。—— 第 169、187、361 頁。

巴貝夫 (Babeuf, Gracchus —— 1760—1797) —— 組織“平等人”共產主義共謀的領袖。—— 第 454 頁。

巴枯寧, 米海依尔 (Bakunin, Michael —— 1814—1876) —— 有名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 第 5、14、15、42、80、375、563-568 頁。

巴洛 (Barrot, Odilon —— 1791—1873) —— 法國政治家, 一八四九年任司法部長。—— 第 98、130、332 頁。

巴洛士 (Baroche, Pierre Jules —— 1802—1870) —— 法國政治活動家, 國會中的左翼議員, 一八四八年前為基佐的反对者; 在第二帝國時代為國務會議

主席。—— 第 165 頁。

巴退尔米, 伊麥努尔 (Barthélemy, Emmanuel —— 約 1820—1855) —— 法國革命家,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積極的參加者, 一八五五年在倫敦被絞死。—— 第 137、139、142、165、167、171、175、181、182、188-190、195、196、198-200、205、301、334、410、457、458、475、524 頁。

巴脫尔, 朱里斯 (Bartels, Jules) —— 第 85 頁。

巴脫尔, 阿道尔弗 (Bartels, Adolphe) —— 比利時革命家, 傅立葉主義者, 比利時革命史家, “社會討論”的編輯。—— 第 83、85、88、90 頁。

巴楠 (Barnum, Phineas Taylor —— 1810—1891) —— 有名的美國歌劇場經理和騙子。—— 第 345、398 頁。

巴斯夏 (Bastiat, Frédéric —— 1801—1850) —— 法國經濟學家。—— 第 326 頁。

巴斯蒂德 (Bastide, Jules —— 1800—1879) —— 法國政治活動家, 共和黨機關報“國民報”的領導人。—— 第 60 頁。

巴雅 (Bayard, Pierre du Terrail —— 1476—1524) —— 法國的騎士, “無畏無辜的騎士”。—— 第 167、186 頁。

毛勒尔 (Maurer, German —— 生於 1815 年, 死於 1882 年後) —— 德國詩人, 巴黎“被壓迫者協會”的創立者。—— 第 31、43、55、76 頁。

毛勒尔夫人 (Maurer, Frau d. vorigen) —— 前者之妻。—— 第 76 頁。

牛頓 (Newton, Samuel) —— 英國合作運動家。—— 第 455 頁。

## 五 画

卡尔, 馮·布郎士外喜公爵 (Karl, Herzog v. Braunschweig) —— 第 141 頁。

卡尔拍珀 (Culpeper, Thomas ——



- 1578—1662)——英國經濟學家。——第328頁。
- 卡立翁，尼薩 (Carion, Nisas Marie Henri François — 1767 — 1841) ——法國軍事作家。——第432頁。
- 卡利爾 (Carlier, Pierre — 1799 — 1858) ——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四九年任警察知事，路易·拿破崙的擁護者。——第318、321頁。
- 卡貝 (Cabet, Etienne — 1788 — 1856) ——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第31、78、93、187、275、379、417頁。
- 卡那特大王 (Kanut der Große — 995 — 1035) ——丹麥國王。——第70頁。
- 卡芬德 (Covend) ——亡命者，威里系的信徒。——第187頁。
- 卡味公司 (Carver & Co.) ——公司名。——第460、470、479、485頁。
- 卡姆，弗利德里赫 (Kamm, Friedrich) ——第425頁。
- 卡珀洛，保林 (Cameron, Paulin) ——法國革命家，布朗基主義者。——第139、142、144頁。
- 卡普 (Kapp, Friedrich) ——在美國的德國亡命者。——第291頁。
- 卡普非格 (Capefigue, Raymond — 1802 — 1872) ——法國政論家及保皇派的歷史家。——第79頁。
- 卡散雅克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e — 1806 — 1880) ——法國政論家，熱烈的保皇派，以其醜惡行動及決鬥出名。——第409頁。
- 卡斯提奧 (Castiau, Adelson — 1804 — 1879) ——比利時政治活動家及作家，民主主義者。——第107、113頁。
- 卡慈 (Kats, Jacques — 生於 1804 年) ——法蘭西工人，社會主義者，一八三六年布魯塞爾第一次工人大會的組織者。——第83—85頁。
- 卡維涅克 (Cavaignac, Louis Eugène — 1802 — 1857) ——法國的將軍，一八四八年國民會議的成員，右派共和主義者，軍事獨裁者，曾鎮壓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第231、233、236、238、241、307、310、321、332、429、458頁。
- 加列 (Galeer, Albert — 1816 — 1851) ——瑞士民主派，蘇黎世出版的“人民團結”的出版者。——第199頁。
- 加列利 (Galérien) ——第187頁。
- 加里波的 (Garibaldi, Giuseppe — 1807 — 1882) ——有名的意大利革命家，意大利統一的英雄。——第186、457頁。
- 加特 (Garthe) ——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427頁。
- 加塞爾 (Cassel) ——第110、111、113頁。
- 古拍 (Cooper) ——第468、527頁。
- 台拉·羅卡 (Della Rocca, Henrico Morozzo — 約生於 1815 年，死於 1870 年以後) ——意大利將軍。——第511頁。
- 史皮爾曼 (Spielmann [Bankhaus]) ——銀行。——第534、556、560、563、571、576頁。
- 史梯芬尼 (Stephanie [Tante Louis Napoleons]) ——路易·拿破崙的姑母。——第363頁。
- 司乃得第二 (Schneider II, Karl) ——科倫的律師，民主主義者，科倫共產黨人的辯護者。——第454、469、472—474、477、479、482、483、484、485、487、488、490、491、493頁。
- 左勞夫 (Zulauff, Heinrich) ——科倫的共產主義者。——第117頁。
- 左登 (Soden, Baron) ——男爵。——第294頁。
- 布耳革斯，亨利 (Bürgers, Heinrich

- 1820—1878)——四十年代德國共產主義者，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參與者，後來接近自由主義者。——第6、20、23、47、88、108、114、116、122、204、224、228、241、243、244、247、252、354、356、416、454、456、465、468、488、490、491、496、497頁。
- 布耳革斯之父 (Bürgers, Vater d. vorigen)——第326頁。
- 布里庫耳 (Bricourt)——比利時下議院議員。——第113頁。
- 布里納·吉尼亞 (Brenner-Guéniard)——時裝店。——第517頁。
- 布呂寧 (Brüning, A. Baron v.)——後者之夫。——第407、416、513頁。
- 布呂寧夫人 (Brüning, Frau v., geb. Lieven, 本姓列文, 死於1853年)——民主主義者，曾參與金開爾的脫逃，亡命於英國。——第403、407、416、424、425、506、513、526頁。
- 布拉哈特 (Bracht [aus Barmen])——巴門人，“新萊茵報”股東。——第117頁。
- 布林德 (Blind, Karl——1826—1907)——巴登起義的參與者，至六十年代成為俾斯麥的信徒。——第125、313、314、317、505、507、512—513、538、562頁。
- 布林德夫人 (Blind, Friderike)——第313、314、317、562頁。
- 布羅斯 (Bloss, Rudolph)——雕刻師。——第112、114頁。
- 布洛利 (Broglie, Albert——1821—1901)——法國政治活動家，教權派的文學家。——第321頁。
- 布洛克豪斯 (Brockhaus, Heinrich)——出版家。——第45、431、447頁。
- 布郎上外喜——見卡爾·馮·布郎上外喜公爵。
- 布留格曼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1796—1863)——萊茵河沿岸各省國王的密使。——第218、295頁。
- 布朗基 (Blanqui, Louis Auguste——1805—1881)——法國革命家，空想共產主義者。——第169、176、186、195、196、198—200、204、221、369、457、458、463、538、569頁。
- 布勒孫 (Blesson, Johann Ludwig——1790—1861)——軍事作家。——第432頁。
- 布勒葉 (Breyer, Friedrich Albert)——布魯塞爾的律師，民主主義者。——第81、110—111、113頁。
- 布累 (Bray, John Francis)——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第74頁。
- 布累麥 (Bremer, Fredericke——1801—1865)——瑞士女作家。——第70頁。
- 布魯特 (Brutus, Marcus Junius——紀元前85—42)——組織反對凱撒的陰謀的頭腦。——第169、219、298頁。
- 布盧謨 (Blum, Robert——1807—1848)——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在維也納佔領後被槍斃。——第187、490頁。
- 布蘭克·愛彌爾 (Blank, Karl Emil——1817—1893)——恩格斯的妹夫，商人。——第3、15、27、115、117、128、150、348、358、388、395、449、516頁。
- 布蘭克·威廉 (Blank, Wilhelm)——恩格斯的親戚。——第5頁。
- 尼古拉一世 (Nikolaus I.——1796—1855)——俄國皇帝。——第138、231、303、367、543、567頁。
- 尼塞爾洛得 (Nesselrode, Karl Robert, Graf——1780—1862)——俄國外交家，後在尼古拉一世時為首相。——第573頁。

札列夫斯基 (Zalewski, Bohdan)——  
在布魯塞爾的波蘭民主主義者。——  
第85頁。

民耶 (Mignet, François Marie Auguste  
——1796—1834)——法國歷史家。  
——第79頁。

瓦勞 (Wallau, Karl——1823—1877)  
——印刷者，在青年時為“共產主義  
者同盟”的盟員。——第83-89、110頁。

瓦茨，約翰 (Watts, John——1818—  
1887)——英國社會改革家。——第  
41、142、165、166、279頁。

瓦茨妻 (Watts, Frau des vorigen)——  
前者之妻。——第279頁。

皮托 (Peto, Samuel Morton——1809  
—1889)——英國大包工頭及議員。  
——第164頁。

皮克福德公司 (Pickford u. Co.)——  
第394、396、460、470、485、504頁。

皮拍，威廉 [塔普曼] (Pieper, Wilhelm  
[Tupman, Fridolin]——約生於1827  
年)——語言學家，在倫敦的“共產主  
義者同盟”盟員。——第151、154、156、  
170、180、181、186、188、189、190、191、  
192、194、201、205、207、221、222、224、  
227、229、259、314、317、319、322、325、  
327、329、330、331、336、337、339、342、  
348、350、352、359、362、364、375、405、  
419、443、444、448、450-452、465、482、  
486、503、507、519、521、528、531、533、  
538、539、548-551、555、557、559、560、  
562、563、571、572、576、577、580頁。

## 六 画

亥尔堡 (Heilberg, Louis —— 1851—  
1852)——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82-85、88、  
89、98、136、407頁。

亥尔堡夫人 (Heilberg, Frau d. vori-

gen)——前者之妻。——第407頁。

亥恩 (Hine, L. A.)——第157頁。

亥瑙 (Haynau, Julius——1786—1853)  
鎮壓一八四八年起義的奧地利將軍。  
——第181、188頁。

仲馬，亞歷山大 [父] (Dumas, Alex-  
andre [père]——1802—1870)——  
有名的法國作家。——第177頁。

伍德 (Wood)——在倫敦的亡命者。  
——第504頁。

伏拉柏勒 (Vaulabelle, Achille Ten-  
aille de——1799—1879)——法國歷  
史家及政治活動家。——第79、80頁。

伏格特 (Vogt, Karl——1817—1895)  
——德國自然科學家。——第366、  
394、408頁。

伏龍錯夫 (Woronzoff, Michael, Fürst  
——1782—1856)——將軍、元帥，高  
加索總督。——第581頁。

伐倫泰諾 (Valentino, Henri Justin  
Joseph)——第67頁。

休慈 (Schütz)——一八四九年普法爾  
次政府駐巴黎的代表。——第125、391  
頁。

休謨 (Hume, Joseph——1777—1855)  
——英國急進國政活動家。——第374、  
514頁。

列夫尔 (Lièvre, Eugène)——克立格  
的战友，一八四六年在紐約出版的“人  
民論壇”的撰稿人。——第537、538頁。

列文 (Leven)——科倫的陪審官。——  
第488頁。

列西 (Rösing, Johannes —— 約生於  
1792年)——不來梅的商人，不來梅民  
主協會的會長，杜隆和魯格的朋友，一  
八五一年起亡命於倫敦。——第124  
頁。

列西妻 (Rösing, Frau des vorigen)  
——前者之妻。——第124頁。



刘徽 (Loewe)——第573頁。  
协克 (Schenk, Michael)——科倫市議員。——第218頁。  
吉克 (Gehrke)——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280頁。  
吉朋 (Gibbon, Edward —— 1737 — 1794)——有名的英國歷史家。——第535頁。  
吉拍里治 (Gipperich, Joseph)——成衣匠，巴黎“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472頁。  
吉柏特 (Gebert, A.)——手藝工人，威里派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139、188、200、216、244、424、439、440頁。  
多米尼卡斯 (Dominicus, Adolf)——科不林士的商人，德郎克的叔叔。——第115頁。  
多勒沙尔 (Dolleschall, Laurenz)——警察參事，“萊茵報”出版時科倫的書報檢查官。——第231頁。  
多赫特 (Doherty, Hugh)——愛爾蘭傅立葉主義的新聞記者。——第32頁。  
安內克，佛里慈 (Anneke, Fritz —— 1817—1866)——前普魯士軍官，“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德國亡命者，參與巴登起義者。——第120、391、422、555、588頁。  
安內克夫人 (Anneke, Mathilde —— 1817—1884)——女作家，前者之妻。——第541頁。  
安东 (Antoine)——布朗基的內弟。——第195頁。  
安能可夫 (Annenkow, Paul)——俄國文學家。——第42頁。  
安舒慈 (Anschütz)——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390、393頁。  
屹斯林 (Kießling, Gustav)——第54頁。

托尔斯泰 (Tolstoi, Grigorij Michailowitsch)——第41、50、72頁。  
托克 (Tooke, Thomas —— 1774—1858)——英國經濟學家。——第159頁。  
托馬斯 (Thomas, Clément —— 1809—1871)——法國政治活動家，共和黨機關報“國民”的編輯之一。——第60頁。  
托密斯 (Thomis)——德國共產主義者，在巴黎的亡命者。——第85、86頁。  
托累 (Thoré, Etienne Joseph Théophile —— 1807—1869)——法國作家及政治活動家，左翼共和黨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與者，一八四九年後為亡命者。——第369頁。  
朱塔 (Juta, Jaan Carel)——馬克思的妹夫。——第555、589頁。  
朱塔，路伊斯 (Juta, Louise)——第555頁。  
朱理亞，考斯道夫 (Julius, Gustav —— 1810—1851)——急進作家，亡命者。——第44、47、179、197、198、260、270、486頁。  
牟勒 [法律顧問] (Müller [Justizrat])——第470頁。  
牟勒 (Müller von Königswinter, Wolfgang —— 1794—1827)——德國詩人。——第5、18頁。  
百涅 (Bernier, François —— 1625—1688)——法國旅行家和哲學家。——第542、543、547頁。  
米內 (Minié, Claude Etienne —— 1804—1879)——一種槍的發明者，法國軍官。——第353頁。  
米尔巴哈 (Mirbach, Otto)——急進派的新聞記者和亡命者。——第191頁。  
米克洪德 (Mirkhond —— 1433—1498)——波斯歷史家。——第548頁。  
米刻尔 (Miquel, Johannes —— 1828—1901)——德國政治家，財政部長，國

民自由党的領導者。——第224、229、245、247、251、254、255頁。

米雪尔 (Michel de Bourges——1798—1853)——法國急進派政治活動家。——第293頁。

米雪列 (Michelet, Jules——1798—1874)——法國歷史家。——第103頁。

米斯科夫斯基 (Miskowsky, Heinrich——死於1854年)——波蘭亡命者。——第584、586頁。

考斯勒 (Kausler, Franz Georg Friedrich——1794—1848)——德國軍事作家。——第432頁。

考惠慈 (Kauwerz)——布魯塞爾的商人。——第112頁。

色什蘭公爵夫人 (Sutherland, Georgiana Howard, duchess of)——女慈善家。——第505、519頁。

色尔夫人 (Gsell, Mme)——第33、42、109頁。

西門易 (Simonyi, Ernst——1821—1882)——匈牙利政治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139頁。

西門，路易 (Simon, Ludwig——1810—1872)——居利的律師，民主主義的政治活動家，國民會議的成員。——第365、366、397頁。

西門·馮·居利——見西門，路易。

西格尔 (Sigel, Franz——1824—1902)——巴登的革命家，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美國內戰中的將軍。——第216、235、237、248、263、270、277、280、282、283、285、290、291、298、424、427、431、456頁。

西斯蒙第 (Sismondi, Jean Charles Simonde de——1773—1842)——法國-瑞士的歷史家和經濟學家。——第552頁。

西塞罗 (Cicero, Marcus Tullius——紀元前106—前43)——有名的羅馬國政活動家和作家。——第197頁。

边沁 (Bentham, Jeremy——1748—1832)——英國哲學家和法律家。——第8、22頁。

齐麥曼 (Zimmermann)——民主主義者，亡命者。——第205、504頁。

## 七 國

亨里卡斯——見布耳革斯，亨利。

亨澤 (Hentze, A.)——德國工人，在倫敦的亡命者，威里系的擁護者。——第427、428、434、473、480、544頁。

伯奈斯 (Bernays, Lazarus Ferdinand Cölestin——1815—1879)——德國政論家，青年時為共產主義者，亡命者。——第4、6、14、20、31、33、38、39、41、45、50、63、65、67、72-74、77-79、81、92、107頁。

伯奈斯妻 (Bernays, Frau d. vorigen)——第33頁。

伯納特 (Bernard, Simon François)——第336頁。

伯納特，馬丁 (Bernard, Martin——1808—1883)——一八三九年為巴貝及布朗基的戰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積極參加者，亡命者；一八五九年大赦後回法國。——第369頁。

伯德克 (Baedeker, Julius)——德國的共產主義文獻的出版者。——第5、18、21頁。

伯賴脫 (Bright, John——1811—1889)——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黨的領袖之一，自由貿易論者，十小時勞動日法案的反對者。——第372、401、411、413、559頁。

但丁 (Dante Alighieri——1265—1321)——有名的意大利詩人。——第539

- 頁。
- 但尼尔斯 (Daniels, Roland——1819—1855)——医生,科倫審判案的参与者之一。——第45、108、185、209、213、219、221、240、243、247、255、316、354、356、454、465、473、488、506頁。
- 但尼尔斯夫人 (Daniels, Amalie——1820—1895)——前者之妻。——第373、473、474、481、482、527頁。
- 但尼尔斯,法藍茨·約瑟夫 (Daniels, Franz Joseph)——但尼尔斯医生的兄弟。——第577頁。
- 何涅 (Horner, Leonhard——1785—1864)——英國地質學家及社会改革家,工廠視察員。——第520頁。
- 何塞尔 (Hoyer, Johann Gottfried——1767—1848)——普魯士軍事作家,將軍。——第432頁。
- 佛尔德 (Fould, Achill——1800—1867)——法國銀行家。——第354、458、579頁。
- 佛里德蘭得 (Friedländer)——第512、529頁。
- 佛罗稜庫尔 (Florencourt, Franz Chas-sot de——1803—1886)——德國政論家,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学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一八四八年之後轉入天主教;妻子一方面与馬克思为親戚。——第219頁。
- 佛罗稜庫尔,路易絲——見威斯特華倫,路易絲。
- 佛洛孔 (Flocon, Ferdinand——1800—1866)——法國急進的政論家,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的成員。——第92-94、96-98、102、106、111、334頁。
- 佛科 (Foucault, Léon——1819—1868)——法國物理學家。——第221頁。
- 佛郎克 (Frank, A.)——巴黎的出版者。——第96-98、100頁。
- 佛郎克 (Frank)——在倫敦的奧地利亡命者。——第280、283、427頁。
- 佛郎克 (Frank)——藝術家,在倫敦的亡命者。——第429頁。
- 佛萊利格拉,菲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1810—1876)——德國詩人,“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馬克思的朋友。——第118、129、224、230、234、240、241、248、249、254、263、270、287、288、313、315、319、347、357、362、368、381、388、395、397、407、408、416、425、465、472、475、486、494-496、500、525、526、532、534、537、550、551、572、577、578頁。
- 佛勒伯尔 (Fröbel, Julius——1805—1893)——德國急進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活動家,在六十年代時为奧地利政府服务。——第15、28、367頁。
- 佛蘭克,保羅 (Franck, Paul)——第225頁。
- 克力格 (Kriege, Hermann——1820—1850)——德國革命家,威特林的擁護者,四十年代德美共產主義者的機關報“人民論壇”的編輯。——第17、18、20、54、59、61、62頁。
- 克列麥——見瑟瓦爾。
- 克拉普卡 (Klapka, Georg——1820—1892)——匈牙利革命軍的將軍。——第396、456-457頁。
- 克羅茨 (Cloots, Johann Baptist [Anacharsis]——1755—1794)——德國男爵,法國革命的活動家。——第567頁。
- 克萊因 (Klein, Johann Jakob)——博士,“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科倫審判案的参与者。——第354、356頁。
- 克萊因 (Klein, Karl)——第570頁。
- 克萊斯特-里左夫 (Kleist-Retzow,



- Hans Hugo——1814—1892)——普魯士保守派政治活動家。——第 252 頁。
- 克洛斯 (Klose)——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251、406頁。
- 克倫威爾 (Cromwell, Oliver——1599—1658)——一六四九年英國革命的有名領袖及英國的護國公。——第 168、206頁。
- 克倫馬赫 (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1796—1868)——易北菲爾有名的神學家和牧師。——第 4 頁。
- 克魯格 (Krug, Wilhelm Traugott——1770—1842)——德國哲學家，曾從“常識”的觀點與康德和費希特論戰。——第197頁。
- 克魯格 (Crüger, Friedrich)——在布魯塞爾的德國民主主義者。——第82—84、86—88頁。
- 克盧斯 (Cluß, Adolph)——“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後在華盛頓為官，馬克思在美國的通訊員。——第 330、347、348、349、355、381、385、391、394、395、397、405、419、421—423、425、430、431、432、436、438、445、453、455、467、486、500、504、512、513、519、522、526、528、529、532、541、544、551、555、561、573、578、580、582、583、586、587頁。
- 別蕭夫斯海謨 (Bischofsheim, Louis)——倫敦的銀行家。——第577頁。
- 利比喜 (Liebig, Justus——1803—1873)——有名的德國化學家。——第 315 頁。
- 利希脫 (Richter)——托耳高的手藝工人。——第358、362、366頁。
- 利廷豪森 (Rittinghausen, Moritz——1814—1890)——比利時政治活動家及政論家，“新萊茵報”的撰稿者之一。——第265頁。
- 利喜諾夫斯基 (Lichnowski, Felix——1814—1848)——一八四八年國民會議成員，正統派，一八四八年九月法蘭克福起義時被殺。——第476頁。
- 利歐波爾得第一 (Leopold I.——1790—1865)——比利時王。——第 72、311頁。
- 呂得斯 (Lüders, W.)——漢堡的共產主義者。——第280、346、349頁。
- 呂塞爾 (Lüssel)——第290頁。
- 呂寧 (Lüning, Hermann)——第 131、132頁。
- 呂寧 (Lüning, Otto)——社會主義派的作家。——第45、112、113、138頁。
- 坎普 (Campe, Julius——1792—1867)——漢堡的出版家，曾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第220、315、397、468頁。
- 希爾 (Hill)——“厄門和恩格斯”店中的店夥。——第210頁。
- 希爾士 (Hirsch, Wilhelm)——特務。——第331、469、473、474、482、483、484、490、492—495、526—530、533、538、540、544頁。
- 希伯特 (Hibbert)——工廠主。——第 373頁。
- 希利 (Schily, Viktor)——居利的律師，一八四九年巴登起義的參與者。——第128、391、424、427、435、436、450—451、454頁。
- 希利 (Schily [Bruder des vorigen])——前者之兄弟。——第450頁。
- 希波克拉第 (Hippokrates——紀元前 460—377)——古代有名的醫生。——第550頁。
- 希墨爾斐尼采 (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1824—1865)——普魯士的軍官，巴登起義的參加者，亡命於倫敦，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

- 美國內战中为將軍。——第216、234、236、237、280、281、283、286、378、391、407、408、416、424、426、427、475、526頁。
- 庇尔(Peel, Robert—1783—1850)——英國首相。——第215、411、454、514頁。
- 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 Wilhelm—1826—1900)——有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第145、154、186、198、213、215—216、248—250、253、259、286、288、299、314、386、473、482、490、493、494、506、520、577頁。
- 李赤 (Leach, James)——憲章派的活動家。——第149、150、158頁。
- 李斯特 (List, Friedrich—1789—1846)——德國經濟學家，保護關稅制度的擁護者。——第8、23、54、367、420頁。
- 李嘉茲 (Richards, Alfred—1820—1876)——英國新聞記者，科布登和曼徹斯特派的反對者。——第563頁。
- 李嘉圖 (Ricardo, David—1772—1823)——有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第145、148、156、159、209、232、552、562頁。
- 杜洛 (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 César Auguste—1777—1857)——法國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第277、288、479頁。
- 杜部耳 (Dubourg, Butler Frédéric—1778—1850)——法國的將軍，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參加者。——第200頁。
- 杜隆 (Dulon, Rudolph—1807—1870)——不來梅的牧師，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从一八五二年起在紐約。——第152、153、154、260頁。
- 杜察特尔——見唐內吉·杜察特尔。
- 杜蒙 (Dumon, Pierre Silvain—1797—1870)——法國政治活動家，基佐時为部長。——第32頁。
- 杜穆累 (Dumouriez, Charles François—1739—1823)——法國大革命時为法國將軍。一七九三年轉为奧地利人。——第310頁。
- 杜諾凡 (O'Donovan Rossa, Jeremy)——愛爾蘭芬尼會 (The Fenian Brotherhood—1857年愛爾蘭人在紐約組織的團體，目的为使愛爾蘭獨立)領袖之一。——第149頁。
- 杜龍 (Durand)——法國革命家。——第457頁。
- 杜薩德 (Dusard, Pierre)——德國亡命者，阿瑪利亞·斯特雷威的兄弟。——第368頁。
- 杜蘭 (Dupin, André—1783—1865)——法國律師和政治活動家，一八三二—一八四〇年及一八五一年为下議院主席。——第332頁。
- 步協 (Bucher, Lothar—1817—1892)——德國政治活動家，國民會議的成員，急進分子，在倫敦的亡命者，自一八六四年起为俾斯麥的工作人員。——第179、197、198、205、284、290頁。
- 步社 (Buche, Philippe—1796—1865)——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第35頁。
- 沙拉 (Charras, Jean-Baptiste Adolphe—1810—1865)——法國政治及軍事活動家，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參加者，曾助卡維涅克鎮壓一八四八年的六月起義，十二月二日政變之後，自法國亡命國外。——第458頁。
- 沙柏利茨 [父] (Schabelitz [Vater])——後者之父。——第500頁。
- 沙柏利茨，雅克 (Schabelitz, Jacques, jun.—死於1899年)——急進分子，巴塞爾的出版家和書商。——第151、

263、282、291、500、502、505、506、512、517、519、521、525、538、571頁。

沙配尔, 卡尔 (Schapper, Karl——1813—1870)——“正义者同盟”的盟員, 一八三九年巴黎五月起义及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 自一八五〇年起亡命於倫敦, 为“共產主义者同盟”的盟員。——第110、127、138、139、141、142、144、167-169、176、187-189、193、195、201、205、216、221、245、248、253、286、287、289、296、301、308、313、327、331、336、343、391、408、430、458、472、473、477、478、493、502頁。

沙密尔 (Schamyl——約生於1797年, 死於1871年)——与俄罗斯人鬥爭爭取独立的達格斯坦山民的領袖和統一者。——第581頁。

狄克尔 (Decker, Karl v.——1784—1844)——軍事作家, “通过歐洲的地圖路标” (“Karten-Wegweiser durch Europa”)雜誌的出版者, 關於軍事問題的許多文集的作者。——第214頁。

狄別奇 (Diebitsch, Hans Karl Friedrich Anton——1785—1831), 伯爵——元帥。——第580頁。

狄茨, 本哈特 (Dietz, Bernhard)——第123頁。

狄茨, 奧斯瓦特 (Dietz, Oswald)——在威斯巴登的建築師, “共產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第139、142、151、285、308、313、316、320、331、424、477、478、480、530頁。

罕默尔 (Hammel)——在馬德堡的共產主义者公社的社員。——第440頁。

谷特 (Gouté)——法國社会主义者。——第139、142頁。

谷騰堡 (Gutenberg, Johann——約1395—1468)——書籍印刷術的發明者。——第292頁。

貝克 (Beck, Wilhelmine——死於1851年)——女冒險家, 冒充为馮·貝克男爵夫人, 为噶苏士的政治代理人。——第209、214、294頁。

貝琉 (Baillut)——第111頁。

貝蒂 (Pettie)——憲章主义者。——第324頁。

貝龍熱 (Béranger, Pierre-Jean de——1780—1857)——法國詩人。——第35頁。

里甫, 亨利 (Reeve, Henry——1813—1895)——英國政論家, “泰晤士報”的撰稿者 (1840—1855), 奧尔良派的擁護者。——第508頁。

里賓特洛普 (Ribbentrop, Adolph)——魯格和馬克思的朋友, 費尔巴哈的信徒。——第387頁。

里德尔 (Riedel, Richard)——襍工, 在布魯塞爾为民主協會的會員和主計。——第89頁。

那多 (Nadaud, Martin——1815—1898)——法國共產主义者, 卡貝的追隨者, “英國工人階級史”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Angleterre”)的作者。——第379頁。

## 八 画

亞夫拉西亞 (Afrasiat)——第548頁。

亞卡利阿斯 (Eccarius, Hermann)——後者的兄弟。——第325、326頁。

亞卡利阿斯 (Eccarius, J. George——1818—1889)——成衣匠, “共產主义者同盟”盟員, 第一國盟書記。——第140、151、169、405頁。

亞尔伯慈 (Alberts)——駐倫敦普魯士大使館秘書, 秘密警察的代理人。——第492頁。

亞尔斯涅 (Elsner, Moritz——1809—1894), 博士——普魯士國民會議的成



- 員，民主主義者。——第205頁。
- 亞當，康勃萊爾 (Adam, Cambreur) ——法國布朗基主義者。——第139、141、167、175頁。
- 亞各斯提尼 (Agostini, Cesar) ——第511頁。
- 亞伯丁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 ——1784—1860) ——英國國政活動家，首相。——第514、524頁。
- 亞伯拉罕 (Abraham) ——聖經裏的族長。——第535頁。
- 亞威伯克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博士——科倫的革命者，作家，在巴黎的亡命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第3、5、6、14、30、31、33—35、38、39、43、46、47、49、55、58、66、67、75、79、80、93、94、115、116、278、314、317、320、367、373、375、385、387、564頁。
- 亞拿尼亞 (Ananias) ——聖經裏的人物。——第59頁。
- 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der Große 紀元前356—323) ——第548頁。
- 卒肯多夫 (Seckendorff, August Heinrich) ——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中的檢察長。——第488頁。
- 佩雷林 (Pellerin, Jean ——1817—1877) ——比利時工人，社會主義者。——第84、85、107頁。
- 來喀古士 (Lykurg) ——傳說中斯巴達的立法者。——第454頁。
- 刻爾泥 (Kellner) ——第535頁。
- 勞 (Rau) ——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的參與者。——第545頁。
- 勞夫 (Lauff) ——布魯塞爾的商人。——第112頁。
- 勞燕 (Lautz) ——居利的銀行家。——第207頁。
- 叔爾茨，路易 (Schulz, Louis) ——在科倫的。——第117、118、254、257頁。
- 叔爾茨 (Schulz [Schultze]) ——警察長官。——第456、477、498、512頁。
- 叔爾茨 (Schulze) ——第498頁。
- 叔耳茨 (Schurz, Karl ——1829—1906) ——金開爾的朋友和救星，後為美國的政治家。——第280、281、285、313、322、378、380、408、426、427、439、453、456、486頁。
- 叔柏特 (Schubert, Julius) ——漢堡的出版家。——第144、151頁。
- 叔勒，路易 (Schüler, Louis) ——科倫人(也許是叔爾茨，路易)。——第247頁。
- 叔斯脫，利奧 (Schuster, Leo, Fa.) ——倫敦的貿易公司。——第549頁。
- 叔斯脫，提奧多 (Schuster, Theodor) ——美因河上法蘭克福的商人，曾為在科倫受審判的人籌募金錢，衛登麥爾的朋友。——第199、299、300頁。
- 味爾刻 (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 ——德國法律家及政論家，與洛脫克一同出版“政治辭典”。——第206頁。
- 味羅 (Véron, Louis Désiré ——1798—1867)，博士——法國政論家，國政活動家，梯也爾的機關報“憲政”的編輯。——第320頁。
- 味特 (Vetter, Anatolius ——1803—1882) ——將軍，匈牙利革命家。——第441、442、445、487頁。
- 味特 (Wetter, Abraham) ——商人。——第472、474頁。
- 味格雷 (Wengler)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144、187頁。
- 味涅帶 (Venedey, Jakob ——1805—1871) ——作家，“被壓迫者同盟”的盟員，後為國民會議的成員，民主主義者。——第94頁。

- 波退 (Pottier, Eugène)——法國革命者。——第137頁。
-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1689—1755)——法國啓蒙派學者。——第67頁。
- 居里希 (Gulich, Gustav v.——1791—1847)——德國經濟學家。——第384頁。
- 屈尼格 (Künig)——第530頁。
- 屈特曼 (Kühtmann)——出版家。——第54、69、74、76、78頁。
- 屈策尔 (Küntzel, K.)——普魯士工兵上尉。——第398頁。
- 帕尔麥斯頓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Lord——1784—1865)——英國首相。——第130、171、209、226、459、508、514、515、524、563、576、578、580、581、585、588頁。
- 帕京頓 (Pakington, John Somerset——1799—1880)——英國政治家，保守黨人。——第524頁。
- 帕拉福 (Palafox y Melci, José de——1780—1847)——西班牙的軍事活動家。——第201頁。
- 帕索斯，約瑟 (Passos, José Gerardo Ferreira)——葡萄牙的國政活動家。——第234頁。
- 彼得 (Peter von Amiens——死於1115年)——鼓吹第一次十字軍的僧侶。——第374頁。
- 拉士頓 (Rushton, William)——翻譯家。——第432頁。
- 拉夫尔茲 (Raffles, Thomas Stamford——1781—1826)——英國作家，爪哇總督，主要著作為“資本論”中曾引証的“爪哇史”(1817年)。——第554頁。
- 拉佛，夫藍次 (Raveaux, Franz——1810—1851)——萊茵省的自由主義者，巴登革命政府的成員。——第122、225、251、322頁。
- 拉法夷脫 (Lafayette, Marie Joseph——1757—1834)，侯爵——將軍，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的活動家。——第164頁。
- 拉洛契——見勒曼。
- 拉特，馮 (Rath, v.)——科倫共產黨人審判案中的陪審官。——第488頁。
- 拉馬丁 (Lamartine, Alphonse de——1790—1869)——法國詩人，一八四八年為政治活動家，臨時政府的首腦。——第91、94、100、114頁。
- 拉梅內 (Lamennais, Félicité de——1782—1854)——法國天主教神甫，社會作家，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第293、361頁。
- 拉得茨基 (Radetzky, Johann Joseph——1766—1858)——奧地利元帥，駐意大利奧軍總司令。——第306、509、511頁。
- 拉登堡 (Ladenberg)——第123頁。
- 拉維利哀 (Laverrière)——“新萊茵報”股東。——第117頁。
- 拉摩里舍耳 (Lamoricière, Louis de——1806—1865)——法國政治活動家和軍事活動家。——第458頁。
- 拉薩尔 (Lassalle, Ferdinand——1825—1864)——德國社會主義者和黑格爾派的哲學家。——第381、388、519、522、543、545、555、558頁。
- 拍辛宜 (Persigny, Victor Fialin, duc de——1808—1872)，伯爵——法國國政活動家，波拿巴主義者，曾參與拿破崙第三在布隆尼登陸，在第二帝國時為內務部長。——第354頁。
- 拍戴尔 (Perczel, Moritz——1811—1899)——匈牙利革命軍的將軍。——第361、362頁。
- 朋斯，馬麗 (Burns, Mary——死於1863

- 年)——愛爾蘭女工,恩格斯第一個不經教堂結婚的妻子。——第103、151、158、244頁。
- 朋斯,麗子(Burns, Lizzy [Lizzie]——死於1878年)——恩格斯第二個不經教堂結婚的妻子,前者之妹。——第151頁。
- 林斯(Rings)——共產黨人,在倫敦的亡命者。——第141、358、473、562、580頁。
- 法蘭西孫(Franceson, C. F.)——西班牙文文法的作者。——第569頁。
- 法蘭茲·約瑟夫第二(Franz Joseph II.——1830—1916)——奧地利皇帝。——第231頁。
- 法蘭茲堡,喬治(Frundsberg, Georg v.)——德國傭兵的長官。——第432頁。
- 波爾(Buhl, Ludwig——生於1814年,死於1880年後)——柏林的政論家。——第8頁。
- 波克海姆(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1825—1885)——政論家,巴登起義的參加者,一八四八年為民主主義者,亡命者。——第280頁。
- 波拿巴,皮耳(Bonaparte, Pierre——1818—1881)——拿破崙第三的堂兄弟。——第442頁。
- 波拿巴,哲羅姆(Bonaparte, Jérôme——1784—1860)——拿破崙第一的兄弟。——第442頁。
- 波恩斯特(Bornstedt, Adalbert——1808—1851)——急進派的政論家,普魯士政府的秘密間諜。——第82-90、95、98、102、104、106、111、113頁。
- 的士累利(Disraeli, Benjamin——1804—1881)——有名的英國政治家和作家。——第179、413、456、498、503、508、524頁。
- 羅(Lowe, Robert)——議員,“泰晤士報”的撰稿者。——第508頁。
- 羅牟拉斯-奧加斯條拉(Romulus Augustulus)——羅馬最後一個皇帝,於四七六年放棄皇帝稱號。——第368頁。
- 羅伯特生(Robertson)——憲章主義者。——第150頁。
- 羅伯茲(Roberts, William——1806—1871)——工聯的律師。——第134頁。
- 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 Maximilian——1758—1794)——法國革命的有名活動家。——第187、264、277、278、334頁。
- 羅姆夫(Rumpf, E.)——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286、551頁。
- 羅濟爾(Rogier, Charles I atour——1800—1885)——比利時國政活動家,部長。——第109頁。
- 羅契納(Lochner, Georg)——工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在倫敦的亡命者。——第562頁。
- 羅威哥(Rovigo, Herzog v.)——第218頁。
- 羅素,約尼(Russell, John, Lord——1792—1878)——英國政治家,首相。——第164、179、367、369、498、513、514、524頁。
- 羅斯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恩格斯的賬房。——第363、371、375、436、451、462、463、538、539、543、546、549、550頁。
- 羅登堡(Rutenberg, Adolph)——在柏林時曾隸屬“自由人”社,後來轉而為俾斯麥服務。——第15頁。
- 羅德(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verstone]——1796—1883)——英國銀行家和經濟學家。——第155、159頁。



罗德 (Rohde)——商人。——第124頁。  
社策尔 (Scherzer, Andreas)——老威  
特林分子。——第111頁。

苏西 (Southey, Robert —— 1774—  
1843)——英國詩人。——第184頁。

金開尔, 高特弗里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國詩人, 民主  
主义者。——第127、140-141、179、  
197、198、202、204、206、207、216、220、  
221、223、231-235、241、242、248、260、  
277、280-285、287-291、297、300、309、  
313、319、322、330、331、346-349、361、  
378-380、382、391、392、394、396、408、  
410、421-430、434-436、438-440、445、  
453、455、463、475、484、486、494、495、  
506、513、530、534、540、545、557、558  
頁。

金開尔, 約翰娜 (Kinkel [Mockel],  
Johanna——1810—1858), 本姓莫斯  
開尔——前者之妻, 女作家。——第  
231、234、238、347頁。

金斯基 (Kinski [geb. Zichy], Maria  
Anna——生於1824年)——娘家齐  
赤伯爵。——第453頁。

陀門尼奇 (Domenichi, Luigi——死於  
1565年)——意大利文学家。——第  
413頁。

阿民尼阿斯[赫尔曼] (Arminius [Her-  
mann] der Cherusker——紀元前16  
—紀元19)——日耳曼舍罗斯克部落  
的公爵, 紀元前九年於退胡多堡森林  
战胜羅馬人者。——第39、314頁。

阿尔谷 (d'Argout, Apollinaire Antoine  
Maurice comte——1782—1858), 伯  
爵——法國政治家。——第336頁。

阿拉德 (Allard, F.)——第110頁。

阿貝耳 (Hébert, Jacques René——  
1757—1794)——雅各賓派的報紙“杜  
申爸爸”的編輯。——第78頁。

阿果提諾 (Aretino, Pietro——1492—  
1556)——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及詩人。  
——第409、410頁。

阿得隆 (Adelung, Johann Christoph  
——1732—1806)——德國語言学家。  
——第39頁。

阿斯白, 亨利 (l'Aspée, Henri de)——  
警察長官。——第530頁。

阿提拉 (Attila——死於453年)——匈  
奴王。——第137頁。

阿梭斯 (Ahrens, Heinrich)——在巴  
黎的德國“正义者同盟”的創始人之  
一。——第37頁。

## 九 圖

保罗 (Paulus)——使徒。——第324頁。

刺多維次 (Radowitz, Joseph, Maria  
——1797—1853)——普魯士將軍和  
國政活動家。——第235頁。

勃郎, 路易 (Blanc, Louis —— 1811—  
1882)——法國歷史家, 社会主义者。  
——第70、79、90、92-94、97-103、105、  
106、166、167、169、170、175、177、178、  
181、185-189、195、198、200、205、218、  
220、221、271、275、277、278、334-337、  
342、369、370、376、379、382、417、579  
頁。

南木尔 (Nemours, Louis Charles  
Philipp Raphaël, duc de——1814—  
1896), 公爵——路易·菲力普的第二  
个兒子。——第409頁。

品得 (Pindar, Edward)——俄國亡命  
者。——第383、395、420、426、444、  
445、449、454、460-462頁。

品得母 (Pindar [Mutter Edward Pind-  
ars])——第444、445、449、460、462  
頁。

品得妻 (Pindar, Frau des vorigen)——  
第445、449、460、461頁。

哈尼, 乔治·朱理安 (Harney, George Julian——1817—1897) —— 憲章派領袖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63、67、68、92、99、110、130、133-135、141、143、150、151、153、158、163、164、169、171-182、185-193、195、196、224、236、261、315、318、324、352、359、360、366、376、389、392、395、435、436、455、586頁。

哈尼夫人 (Harney, Frau des vorigen) —— 前者之妻。——第151、169、178、187、224、513頁。

哈尔斯曼 (Hülsemann) —— 奧地利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第405頁。

哈林, 哈洛 (Harring, Harro——1798—1870) —— 德國詩人, 民主派的政論家。——第405頁。

哈根 (Hagen, Theodor——1823—1871) ——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 “新萊茵評論”的出版者。——第532頁。

哈得孫 (Hudson, J. W.) —— 曼徹斯特-的英國新聞記者。——第484頁。

哈菲茲 (Hafis, Mohamed——約1300—1389) —— 波斯詩人。——第548頁。

哈慈費爾德 (Hatzfeldt, Edmund, Graf) —— 後者之夫。——第522頁。

哈慈費爾德夫人 (Hatzfeldt, Sophie v.——1808—1881) —— 以拉薩爾所進行的審判案出名, 拉薩爾的擁護者。——第545頁。

威尔麥斯雷 (Walmesley——1794—1871) —— 英國國政活動家, 擁護取消穀物稅者。——第374頁。

威尔黑密 (Wilhelmi) —— 在美國的德國亡命者。——第157、349頁。

威里系 (Willich, August——1810—1878) ——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 德國革命家, 美國內戰時為師長。——第112、127-129、138、139、141、144、

151、165、167-169、171、180-182、187-190、193、195-197、200、201、204-206、216、221、225、232、233、235-237、244、248、253、270、277、280-283、285-287、289、290、298、300、301、304、307、309、310、312、313、319、320、323、331、336、348、349、358、366、379、386、391、392、394、396-398、403、404、407、408、411、412、416、423-431、434-436、438-440、454、457、458、462、472-475、477、486、493、494、502、506、513、524、525、530、534、535、540、541、544、545、548、551、555、561、582-588頁。

威灵敦 (Wellington, Arthur-Wellesley——1769—1852) —— 英國統帥及政治活動家。——第184、214、215、225、230、454、456、580頁。

威根 (Wigand, Otto——1795—1870) —— 萊比錫的急進派書籍出版者。——第8、20、21、28、35頁。

威特林 (Weitling, Wilhelm——1808—1871) —— 德國共產主義者, 成衣匠。——第30、34、37、38、44、54、60、62、63、67、104、179、216、296、506、524、525、548、555頁。

威勒斯 (Werres) —— 第124頁。

威斯 (Wiß, J.) —— 在倫敦的亡命者, 金開爾的擁護者。——第330頁。

威斯 (Weiß [Stadthauptmann]) —— 市長。——第312頁。

威斯, 栖格夫里 (Weiß, Siegfried), 博士 —— 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家, 在美國的亡命者。——第157頁。

威斯特華倫, 卡罗琳 (Westphalen, Karoline v.) —— 馬克思的岳母。——第206頁。

威斯特華倫, 亨利·乔治·馮 (Westphalen, Heinrich Georg v.) —— 第368、370頁。

威斯特華倫, 愛得加 (Westphalen, Edgar v. — 1819—1880) —— 燕妮·馬克思的兄弟, 路易·馮·威斯特華倫之子, 一八四六年接近共產主義者。——第5、81、206頁。

威斯特華倫, 斐迪南 (Westphalen, Ferdinand v.) —— 第218、231頁。

威斯特華倫, 路易絲 (Westphalen, Louise v.) —— 燕妮·馬克思的妹妹。——第368、532頁。

威廉第一 (Wilhelm I. — 1797—1888) —— 普魯士王 (1861—1888) 及德王 (1871—1888)。——第423、428頁。

威廉茲 (Williams) —— 第470頁。

施特流克 (Strücker, I. W.) —— 易北菲爾的共產主義者。——第5、6、11頁。

施納依德 (Sznayde, Franz) —— 參加一八三〇年波蘭起義者。——第418頁。

施勒格 (Schläger, E.) —— 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555頁。

施摩爾澤 (Schmolze) —— 巴威的中尉。——第280、281、435頁。

施衛慈勒夫人 (Schwezler, Frau v.) —— 法院院長的寡婦。——第476、477頁。

施蘭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 1822—1858) —— “共產主義者同盟” 盟員, “新萊茵評論” 的出版者。——第134—136、140、145、151、153—155、157、168、179、181、186、187、189—193、195、196、200、201、205、221、227、230、258—259、261、263、285、298、301、304、308、309、312、316、326、348、349、402、431、534、545頁。

施蘭姆, 路德福 (Schramm, Rudolph — 1813—1882) —— 德國政治家和政論家, 普魯士國民會議的成員, 柏林民主主義者俱樂部主席。——第135、153、197、198、260、263、284—287、290

頁。

柏尼 (Berni, Francesco — 十五世紀末—1536) —— 意大利詩人。——第413頁。

柏多 (Bedeau, Alphonse — 1804—1863) —— 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 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的陸軍部長, 立憲會議的副主席。——第458頁。

柏托爾德 (Berthold, Otto) —— 普魯士下士,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320、323頁。

柏克 (Becker) —— 第427頁。

柏克 (Becker, August — 1814—1875) —— 威特林的朋友和擁護者。——第37頁。

柏克 (Becker, Johann Philipp — 1809—1836) —— 第一國際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活動家, 一八四八及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參加者。——第216頁。

柏克, 馬克思·約瑟夫 (Becker, Max Joseph) —— 萊茵省人, 在巴登—普法爾茨革命軍中服役。——第179頁。

柏克, 赫爾曼 (Becker, Hermann — 1820—1885) —— 科倫審判案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後為民族自由主義者。——第122、144、151、152、168、195、201、205、220、231、240、243、354、356、465、473、474、491、494頁。

柏克拉特 (Beckerath, Hermann — 1801—1870) —— 德國民主主義者, 銀行家。——第252頁。

柏克曼夫人 (Beckmann [Frau]) —— 第453頁。

柏姆巴哈 (Bermbach, Adolph — 1822—1875) —— 科倫的律師, 青年時為共產主義者。——第254、255、354、355、414—417、466、467、474、475、481頁。

柏耶 (Berryer, Pierre Antoine — 1790—1868) —— 法國律師和政治活



- 動家。——第321、333頁。
- 柏根洛特 (Bergendorff, Gustav Adolph)——死於1869年)——德國共產主義者,在倫敦的亡命者,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第18、19頁。
- 柏登 (Bertin, Louis Marie Armand)——1801—1854)——“討論報”編輯。——第543頁。
- 柏頓尼,開色米爾 (Batthyányi, Kasimir, Graf)——1807—1854),伯爵——匈牙利政治活動家,一八四九年革命內閣的外交部長。——第361、367頁。
- 柏頓尼,路易 (Batthyányi, Ludwig, Graf)——1806—1849),伯爵——匈牙利部長主席。——第382頁。
- 柏謨 (Bem, Joseph)——1795—1850)——匈牙利將軍,一八三〇年波蘭起義的領導者,一八四八年噶蘇士的战友。——第168、169、172、186頁。
- 查理——見羅斯根,查理。
- 柯林斯 (Collins) —— 輪船名。——第297頁。
- 柯勒爾 (Köhler, J.)——第118頁。
- 洛貝爾圖 (Rodbertus, Karl Johann)——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第232、408頁。
- 洛特 (Roth, Richard)——易北菲爾的共產主義者。——第5頁。
- 洛特爾 (Rother, Christian v.)——1778—1849)——普魯士財政部長。——第47頁。
- 洛特細爾德 (Rothschild)——1743—1812)——第48-50、74、98、314、319、336、550頁。
- 洛特細爾德夫人 (Rothschild, Madame)——第221、336頁。
- 洛脫克 (Rotteck, Karl)——1775—1840)——歷史家和政治活動家,自由黨的領袖之一。——第206頁。
- 洛塔刻 (Rothacker, Wilhelm)——在美國的德國亡命者。——第216頁。
- 洪特海姆 (Hontheim, Richard v.)——科倫的律師,科倫共產主義者的辯護人。——第473、479、482頁。
- 洪茲華斯 (Hontdsworth)——英國工廠主。——第521頁。
- 盎貝耳 (Imbert)——一八四七年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副主席,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時為圖里立的司令。——第82-84、86、88頁。
- 盎曼特 (Imandt, Peter)——語文教師,共產主義者。——第407、408、424、426-430、434、475、484、486、490、492、506、520、555、559、562、570、571、578、585頁。
- 科布登 (Cobden, Richard)——1804—1865)——英國國政活動家,鼓吹貿易自由。——第130、165、225、372、411、413、498、508頁。
- 科爾夫 (Korff, Hermann)——前普魯士軍官,“新萊茵報”發行人。——第119、433頁。
- 科爾曼 (Collmann, Jakob)——虛構的出版商。——第487、489、491、493、500-501、527頁。
- 科台斯 (Kothés)——科倫的商人。——第466、467、479、483、488、491、528頁。
- 科西爾斯基 (Koscielski, Leon)——第565頁。
- 科柏特 (Cobbett, William)——1766—1835)——英國政治活動家及急進派作家。——第96頁。
- 科修斯古 (Kosciuszko, Tadeusz)——1746—1817)——波蘭民族英雄,一七九四年起義的領袖。——第376頁。
- 科特根 (Köttgen, Gustav Adolph)——第17、19、25、73頁。
- 科息第厄 (Caussidière, Marc)——1808

- 1861)——法國社會主義者，一八四八年巴黎的警察總監。——第218、334頁。
- 科納(Körner, A.F.)——在巴黎的收信人。——第67、80頁。
- 科痕夫人(Madame Cohen)——即布林德夫人。
- 科斯塔,加伯拉尔(Costa, Cabral Antonio Bernado da——1803—1889)——葡萄牙的政治活動家,葡萄牙的獨裁者,一八五一年為薩爾當尼公爵的黨所推翻。——第233頁。
- 科塔(Cotta)——在奧格斯堡的出版商。——第260、315頁。
- 紀卜生(Gibson, Thomas Milner——1806—1884)——英國國政活動家,貿易自由的擁護者。——第372、401頁。
- 約特藍(Jottrand, Lucien Leopold——1804—1887)——比利時的律師和作家,革命家。——第83-85、88-90、107-109、111頁。
- 約書亞(Josua)——“聖經”中的人物。——第302頁。
- 約瑟芬(Joséphine, Melle)——第103頁。
- 約翰斯通,亞歷山大·開羅(Johnston, Alexander Keith——1804—1871)——在英國出版的第一本自然地理地圖的編纂者。——第315頁。
- 約翰斯通,詹姆斯·芬萊·惠爾(Johnston, James Finlay Weir——1796—1855)——英國化學家,“北美手冊”的作者,一八五一年為爵士。——第315頁。
- 約翰涅斯(Johannes [Apostel])——使徒。——第319、514頁。
- 約翰遜(Johnson, Alexander)——英國銀行家。——第362、364、365、413、419、420、425、478頁。
- 美爾(Mayr, A.)——德國工人協會會員。——第458頁。
- 美洛斯拉甫斯基(Mieroslawski, Ludwig——1814—1878)——指揮巴登革命軍的波蘭革命家。——第418頁。
- 美恩慈(Maynz, Charles Gustave)——在布魯塞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第107、110-113頁。
- 耶穌·基督(Jesus Christus)——第275、319、525頁。
- 胡得洛夫(Wdloff)——第195頁。
- 計刺當(Girardin, Emile de——1806—1881)——法國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第233、236、238、289、293、320、321頁。
- 范諾(Fanon)——在倫敦的法國亡命者。——第139頁。
- 英格蘭德(Engländer, Sigmund)——第408頁。
- 迭更斯(Dickens, Charles——1812—1870)——有名的英國作家。——第134頁。
- 革利葉(Guerrier)——法國的醫生,曾周旋於德國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圈子內;在馬克思的影響下成為共產主義者,費爾巴哈著作的法文譯者。——第5、15頁。
- 革拉德(Guérard, J. v.)——軍事作家。——第432頁。
- 革革易(Görgey, Arthur——1818—1916)——瑪蘇士的戰友,匈牙利革命軍的總司令。——第211、382、397、399、410、413、415頁。
- 革飛努斯(Gervinus, Georg Gottfried——1805—1871)——德國歷史家。——第507頁。
- 革斯特堡(Gerstenberg, Isidor)——倫敦的銀行家。——第423頁。
- 韋爾特,喬治(Weerth, Georg Ludwig——1822—1856)——德國政治活動

家,“新萊茵報”編輯部的成員。——第85、88、101、114、118、129、154、155、158、195、196、220、251、253、279、289、313、316、320、323、324、327、343、346、347、349、351、359、387、414、453、457、459、460、464-466、468、469、471、472、475、478、480、481、483、484、486、487、489-491、494-500、526、583頁。

韋柏, 乔治(Weber, Georg [Kutscher]——約生於1820年,死於1878年之後)——基尔的医生,馬克思的朋友,一八四四年为基尔共產主义公社的組織者之一。——第47頁。

飛厄斯基(Fieschi)——在倫敦的亡命者。——第141頁。

香加涅(Changarnier, Nicolas——1793—1877)——法國將軍和政治活動家。——第233、236、238、318、321、332、333頁。

香布累(Chambray, Georges——1787—1848), 侯爵——法國將軍和軍事作家。——第432頁。

## 十 画

俾安絳(Bianchi)——法國共和黨人,在倫敦的亡命者。——第361、379頁。

俾安科(Bianco)——科倫共產主义者審判案中的陪審官。——第488頁。

倍慈勒(Petzler, Johann)——在倫敦的德國亡命者。——第280頁。

唐內吉·杜察特爾(Tanneguy-Duchâtel, Charles——1803—1867), 伯爵——法國國政活動家, 路易-菲力普時为財政部長及內務部長。——第66、104頁。

哥左夫斯基(Gorzowski, Thaddäus)——波蘭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第442頁。

哥尔德海姆(Goldheim)——在倫敦的

普魯士警察長官。——第226、497、498、528、530、533頁。

哥罗文(Golowine, Iwan——1816—1890)——俄國政治作家, 亡命者。——第563-566頁。

哥特沙尔克(Gottschalk, Andreas——1815—1849)——医学博士,“共產主义者同盟”盟員,一八四八年科倫工人協會的創立者。——第120、229頁。

哲孫(Jason)——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之一。——第368頁。

庫尔涅特(Cournet, Frédéric——1808—1852)——法國海軍軍官,在与巴退尔米決鬥時殺死。——第475頁。

恩季盎(Enghien, Louis Antonie Henri de Bourbon,duc——1772—1804)——按照拿破崙一世的命令被槍斃者。——第411頁。

恩芳登(Enfantin, Barthélemy Prosper——1796—1864)——聖·西門的學生和信徒。——第35頁。

恩格斯(Engels [Stadtkommandant von Köln])——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科倫城衛戍司令官。——第225頁。

恩格斯, 弗利德里赫(Engels, Friedrich [Vater v. Engels])——恩格斯的父親。——第15、16、20、23、24、27、114、115、118-120、140、143、149、166、185、210、245-247、296、363、365、377、394、395、398、400、401、415、420、483、514、537、546、557、558頁。

恩格斯, 伊利莎白(Engels, Elisabeth [Mutter v. Engels])——恩格斯的母親。——第18、24、120、296、555頁。

恩格斯, 愛彌兒(Engels, Emil [Bruder v. Engels])——恩格斯的兄弟。——第294-297、299頁。

恩格斯, 瑪麗(Engels, Marie [Schw-



- ester v. Engels])——恩格斯的妹妹。  
——第3、505頁。
- 恩斯特, 奧古斯特 (Ernst, August——  
1771—1851) ——一八三七年為漢諾  
威王。——第255頁。
- 愛塞曼 (Eisermann [Tischler in Par-  
is]) ——巴黎的傢具匠, 格龍的信徒。  
——第39、40、48、55—57、60、61、66、78  
頁。
- 愛塞曼 (Eisermann, T. W.) ——虛構的  
出版者。——第462、483、489、501頁。
- 愛德華·聖福德公司 (Edwards San-  
ford & Co.) ——第430頁。
- 挨塞 (Eisen, F. C.) ——科倫的書商,  
科倫審判案的參與者。——第144頁。
- 拿破崙第一 (Napoleon I. ——1769—  
1821) ——法國皇帝。——第184、206、  
212、214、215、217、218、225、228、239、  
307、311、341、398、399頁。
- 拿破崙第三, 路易·波拿巴 (Napoleon  
III.,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1808—1873) ——法國皇帝。——  
第165、171、176、233、236、238、241、  
265、318、320、321、332—345、348、350—  
353、356、357、359、360、363、366、367、  
369、370、376、377、382、384、405、408、  
409、431、438、442、443、449、453—458、  
471、472、487、501、507—509、512、526、  
527、578、579、588頁。
- 格里力 (Greeley, Horace——1811—  
1872) ——有名的美國政論家, “紐約  
論壇報”的編輯。——第419、505、578  
頁。
- 格拉罕 (Graham, James Robert Ge-  
orge——1792—1861) ——英國政治  
活動家, 庇爾時為部長, 站在自由派  
和保守派之間的中間的立場。——第  
226、371、396、411、413、498頁。
- 格萊夫 (Greiff [Schulz]) ——即叔尔  
茨, 警察代理人。——第491—494、512、  
526頁。
- 格龍 (Grün, Karl——1817—1887) ——  
德國政論家, 哲學家, 所謂“真正社会  
主义”的代表。——第6、30、31、36、38—  
40、42、48、49、55—58、60—62、65、66、  
74、75、78、80、81、95、247頁。
- 桑科·判紫 (Sancho Pansa) ——塞万  
提斯小說“唐·吉訶德”中吉訶德先生  
的侍从。——第258、440、567頁。
- 桑, 乔治 (Sand, George ——1804—  
1876) ——有名的法國女作家。——第  
564、565頁。
- 殊勒尔 (Schüller) ——第325頁。
- 泰罗 (Taylor, Henry) ——英國作家。  
——第445頁。
- 泰霍夫 (Techow, Gustav Adolph——  
約生於1812年, 死於1893年) ——前  
普魯士軍官, 柏林二月革命的參加者,  
巴登革命軍參謀長, 倫敦的亡命者。  
——第280—282、285、290、304、305、  
307、309、311、312、337、391、411、423、  
425—427、440、441、493頁。
- 海村, 卡尔 (Heinzen, Karl——1809—  
1800) ——德國政論家, 巴登起義的參  
加者, 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代表。——  
第82、86、95、103、120、179、197、198、  
221、238、254、260、263、269、270、282、  
291、293、299、300、313、319、342、343、  
349、374、405、419、420、434、449、555、  
581、582頁。
- 海恩 (Hain) ——“共產主义者同盟”的  
盟員, 德國的亡命者。——第259、386、  
387頁。
- 海涅 (Heine, Heinrich ——1797—  
1856) ——有名的德國詩人。——第  
43、72—73、76、96、99、103、327頁。
- 海涅曼 (Heinemann) ——警察代理人,  
在北明翰的特務。——第294頁。

海斯 (Heise, Hermann) ——第168、386、435、450、451、560頁。

烏尔卡特 (Urquhart, David——1805—1877)——英國外交問題的作家。——第515、516、521、560、563、568、581頁。

烏尔墨 (Ulmer, J.)——工人, 共產主義者。——第254、284-287、308頁。

特律布涅 (Trübner, Nikolaus)——出版者。——第397頁。

特得斯科 (Tedesco, Victor——1821—1897)——比利時社會主義者。——第98、100、108、112頁。

班涅 (Bangya, Johann——1817—1868)——匈牙利革命家, 亡命者, 在普魯士政府服務。——第360、361、367、392、396、397、406、408、412-414、459、462、463、466、483、484、487、488-491、498、500、501、506、512、525-528、530、538、577、582頁。

班堡格, 西門和路易 [父與子] (Bamberger, Simon und Louis [Vater und Sohn])——倫敦的銀行家。——第136、151、206-208、221、258-260、262、263、325、505、517、518、522、528、529、533、534、555、571頁。

班堡格, 路易 (Bamberger, Ludwig)——第198頁。

納披尔 (Napier, Sir William——1785—1860)——英國將軍及軍事史家。——第184、197、215頁。

紐豪斯 (Neuhaus, Karl)——屠鱗根運動的首領。——第218頁。

退里, 西祺門 (Thaly, Sigismund——1814—1886)——匈牙利軍事作家,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第432頁。

配第 (Petty, William——1623—1687)——英國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

第146、328頁。

馬丁·丟·諾尔 (Martin du Nord, Nicolas Ferdinand——1790—1847)——法國政治活動家, 路易-菲力普時為部長, 保守派。——第78頁。

馬尔巴罗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1650—1722), 公爵——英國將軍。——第462頁。

馬尔薩斯 (Malthus, Thomas——1766—1834)——英國經濟學家。——第146、277、552頁。

馬志尼 (Mazzini, Guiseppe——1805—1872)——有名的意大利革命家。——第139-143、152、164、170、171、175、176、200、202、205、218、226、229、235、236、238、247、253、280-283、293、298、300、320、324、337、361、368、371、374、378、379、382、396、417、441、442、495、509-512、514、524、529、533、561、586頁。

馬克思, 法蘭西斯 (Marx, Francis)——即 F. M. ——第564、565、568頁。

馬克思, 亨利 (Marx, Heinrich)——馬克思的父親。——第517頁。

馬克思, 亨利愛蝶 (Marx, Henriette——1787—1863)——馬克思的母親。——第195、207、368、448、532頁。

馬克思, 佛蘭雪思卡 (Marx, Franziska)——馬克思的小女兒。——第383頁。

馬克思, 勞拉 (Marx, Laura——1846—1911)——馬克思的女兒, 拉法格的妻子。——第448、450頁。

馬克思, 愛得加 [穆芝、提尔] (Marx, Edgar [Musch, Till]——1849—1855)——馬克思的兒子。——第141、236、240、348、405、532頁。

馬克思, 基多 [小福克斯] (Marx, Guido [Föxchen])——馬克思的兒子。——第133、140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geb. v. Westphalen — 1814—1881) —— 馬克思的妻子。——第6、16、107、111、112、124、126、130、132-135、141、143、144、150、153-155、166、179、206-209、213、219、222、226、246、260、288、330、344、346、348、368、369、373、385、388、396、404-406、413、415、421、431、446、448-450、452、457、458、463、465、467、487、490、498、505、516、519、528、529、532-534、555、558、560、562、569、571、574、576、585、586頁。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Tochter von Marx] — 1844—1883) —— 馬克思的女兒, 朗格的妻子。——第446頁。

馬克·厄尔拉慈 (Mac Elrath) —— “紐約論壇報”的撰稿者。——第578頁。

馬克法雷, 赫楞 (Macfarlane, Helen) ——第144、179頁。

馬克-格拉特 (Mac Grath, Philip) —— 憲章主義者。——第158頁。

馬克·高範 (Mac Gowan) —— 憲章主義者。——第435頁。

馬罕穆德 (Mahmud II: — 1808—1839) —— 土耳其蘇丹。——第580頁。

馬拉斯特 (Marrast, Armand — 1801—1852) —— 法國政治活動家, 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的成員, “國民報”的編輯。——第60、80頁。

馬息 (Massey, Gérald — 1828—1908) —— 工人詩人, 憲章主義者。——第360頁。

馬索尔 (Massol, Marie Alexandre — 1805—1875) —— “改革報”的撰稿者, 法國哲學家。——第361、370、375、379、438、445、447、450、452、455頁。

馬基亞維里 (Machiavelli, Niccolo —

1469—1527) —— 有名的佛羅倫斯政治作家和歷史家。——第361、407頁。

馬第 (Madier de Monjan) —— 認識恩格斯的法國紡織家和技術家。——第351、358、504頁。

馬登, 詹姆士 (Madden, James) —— 出版家。——第432頁。

馬麗 —— 見朋斯, 馬麗。

馬騰斯 (Martens, Joachim Friedrich) —— 因科倫事件在漢堡被捕。——第251、279頁。

## 十 一 画

勒文達爾 (Löwenthal), 博士 —— 美因河上法蘭克福的出版家。——第14、45、315、325、327、329、342、395、488頁。

勒尔 (Löhr, K.) —— 軍事史家。——第432頁。

勒瓦塞尔 (Levasseur, René [de la Sarthe] — 1747—1834) —— 法國政治活動家, 國民會議的成員, 羅伯斯庇尔的擁護者。——第65頁。

勒伯尔 (Rempel, Rudolph) —— 威斯特法楞的民主主義者, “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第31頁。

勒辛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 1729—1781) —— 有名的德國作家和批評家。——第551頁。

勒味·馮·卡尔柏 (Löwe [von Calbe], Wilhelm — 1814—1886) —— 德國政治活動家, 法蘭克福議會的成員, 1852—1861年為亡命者, 1861年之後回德國, 在那裏接近於進步分子。——第332、336、391、423、426、427、475、506頁。

勒根 [勒協] (Lölgen [Löllchen]) —— 掌櫃。——第5頁。

勒勒味尔 (Lelewel, Joachim — 1786



- 1861)——波蘭歷史家,民族民主主義者。——第442頁。
- 勒曼 (Lehmann, Friedrich Gottlieb August [Laroche] ——生於1819年) ——即拉洛契,一八四九年巴登起義的參加者;給他的死刑處分,被改為無期徒刑。——第136、237頁。
- 勒斯克 (Leske, Carl Wilhelm) ——達姆斯塔特的出版者。——第13、21、28、45、46、62、65頁。
- 勒魯 (Leroux, Pierre ——1797—1871) ——法國哲學家,社會主義者。——第35、379頁。
- 曼特爾 (Mantle) ——曼徹斯特的憲章主義者。——第157、158頁。
- 曼紐 (Menu [Manu]) ——人類的始祖,印度“法典”傳說中的作者。——第554頁。
- 曼推斐爾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柏林的“石印通訊”的編輯。——第270、414頁。
- 培爾飛爾德,詹姆士 (Belfield, James) ——恩格斯在曼徹斯特的朋友。——第470頁。
- 基佐 (Guizot, François ——1787—1874) ——法國歷史家及政治活動家。——第32、125頁。
- 基歌,腓力浦 (Gigot, Philippe) ——比利時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的朋友。——第66、82、86、90、102、107、110、111、113、114、117、118頁。
- 密勒巴合 (Millerbacher, A. J.) ——軍事作家。——第432頁。
- 得布雷 (Döbler, Ludwig ——1801—1864) ——雕刻師,曾為科學上的目的要物理學上的把戲。——第241頁。
- 得米多夫 (Demidoff, Anatolij ——1812—1870), 公爵 ——曾娶哲羅姆·波拿巴的女兒為妻,為了研究南俄,曾在李-普里領導下供應考察隊。——第239頁。
- 得勒舍耳 (Delessert, Abraham Gabriel Marguerite ——1786—1858) ——巴黎的警察首長。——第66、67頁。
- 得楞 (Delane, John Tadeus [jun.] ——1817—1879) ——“泰晤士報”的出版者。——第508頁。
- 得楞 (Delane, U. F. A. (sen.)) ——法律家,“泰晤士報”出版者的父親。——第508頁。
- 推列林第二 (Müller-Telling, Eduard v.) ——“新萊茵報”的維也納通訊員,倫敦的亡命者。——第149、153、386、387、391、541、545頁。
- 啓耳喜曼 (Kirchmann, Julius Hermann ——1802—1884) ——德國哲學家和自由主義的政論家。——第232、408頁。
- 啓斯 (Kiss) ——匈牙利的民主主義者,噶蘇士的代理人。——第442、453頁。
- 梅尼—黎德 (Mayne Reid ——1818—1883) ——英國浪漫主義者。——第511頁。
- 梅耶 (Mayer) ——第132頁。
- 梅耶,阿多爾菲 (Mayer, Adolphe) ——第139頁。
- 梅特涅 (Metternich, Klemens Wenzel Johann ——1773—1859), 公爵 ——奧地利政治活動家。——第139頁。
- 梯也爾 (Thiers, Louis Adolph ——1797—1877) ——法國國政活動家,歷史家。——第60、73、98、184、218、238、332、333頁。
- 梯也里 (Thierry) ——在倫敦的法國亡命者。——第139頁。
- 梯也里 (Thierry, Augustin ——1795—1856) ——法國歷史家。——第79頁。

朗格, 約翰涅斯 (Ronge, Johannes——1813—1887)——“基督—天主教會”的創立者, 政治活動家, 民主主義者。——第67、152、202、204、223、231、232、248、280、283、290、319、391、427、454、463頁。

朗格妻 (Ronge [Frau])——第380頁。

畢特 (Pitt, William, jun.——1759—1806)——英國國政活動家, 首相。——第130頁。

脫西·德·馬帖 (Tessier de Mothé)——法國社會主義者, 路易·勃郎的擁護者。——第175、177頁。

荷力奧克 (Holyoake, George Jacob——1817—1906)——英國社會主義者和合作社活動家。——第455頁。

荷甫 (Hoff, Heinrich——1810—1852)——出版家和政論家,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 在美國的德國亡命者。——第291頁。

荷林格 (Hollinger, Fidelio)——在倫敦的德國印刷所的所有主, 大部分亡命者的報紙在那裏印刷。——第284—286頁。

荷涅公司 (Horne & Co.)——第460、470、504頁。

荷德爾 (Hordle)——巴登起義的參加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283頁。

莊德爾 (Joinville——1818—1890), 公爵——奧爾良親王, 路易·菲力普王的第三個兒子。——第411、458頁。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William——1564—1616)——有名的英國詩人。——第96頁。

莎耶 (Soyer)——倫敦的飯店主人。——第237頁。

莫爾 (Moll, Joseph——死於1849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 在巴登戰役中被殺。——第110、186頁。

莫爾尼 (Morny, Charles, duc de——1811—1865), 伯爵——法國國政活動家, 拿破崙第三的同母異父兄弟, 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參加者, 拿破崙第三最親近的合作者。——第353頁。

莫特 (Mott, James——1788—1868)——主張廢止賣奴法者, 宣傳在美國解放黑奴者。——第561頁。

莫里斯 (Morris, Mowbray)——“泰晤士報”的領導者之一。——第508頁。

蓬遜 (Bunsen, Christian v.——1791—1860)——駐倫敦的普魯士大使, 神學家。——第263頁。

陶斯瑙 (Tausenau, Karl——1808—1873)——維也納的新聞記者, 一八四八年為維也納民主協會主席。——第169、197、280—285、453頁。

雪萊 (Shelley, Percy Bysshe——1792—1822)——英國詩人。——第18頁。

麥林南 (Mellinet, François Aimé——1768—1852), 將軍——法國和比利時的國政活動家, 曾參加一八三〇年的比利時革命。——第83頁。

麥維森 (Mevisen, Gustav v.——1815—1899)——德國政治活動家, 萊茵省工業公司的創設者, 貴族院議員。——第514頁。

## 十二 畫

傅立葉 (Fourier, Charles——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10、20、21、32、35頁。

博洽德 (Borchardt, Louis)——曼徹斯特的德國醫生, 威·華爾夫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43、545、557、561、573、574頁。

凱立 (Carey, Henry Charles——1793—1879)——美國經濟學家。——第392、551、552、578頁。

凱德洛易(Coeurderoi, Ernest—1825—1862)——法國政論家,傅立葉和蒲魯東的信徒,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第417頁。

喀萊爾(Carlyle, Thomas—1795—1881)——英國作家和哲學家。——第4、302頁。

喜爾革特涅(Hillgartner, Georg—1823—1865)——德國亡命者。——第425頁。

富呂格爾(Flügel, Gottfried Johann—1788—1855)——辭典的編纂者。——第519頁。

提姆和部慈社(Thieme & Butz)——第13頁。

散德庫爾(Sandkuhl, H.)——在布魯塞爾的德國特使。——第82、87頁。

斐西耶(Fischer [in Brüssel])——在布魯塞爾的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第87頁。

斐西耶(Fischer [in New Orléans])——在新奧爾良的亡命者。——第215、217、219、282、287、288、291、322、324頁。

斐利西(Félicie, M-lle)——第103頁。

斐刻勒(Fickler, Joseph——生於1808年)——巴登革命政府的成員。——第248-250、253、263、280-284、391、424、429頁。

斐梭齊(Ferenczi)——匈牙利歌女。——第441頁。

斐德森(Feddersen)——第525頁。

斯皮切恩(Spilthoorn, Charles Louis——1806—1872)——根特的律師,比利時政治活動家,一八三〇年法蘭德斯臨時政府成員,布魯塞爾民主協會會員。——第84頁。

斯杜亞(Steuart [Stewart], James——1712—1780)——英國經濟學家。——

第328頁。

斯坦萊(Stanley, Edward George——1799—1869)——英國政治家,曾任首相。——第179頁。

斯泰達爾(Steinthal, Fa.)——孟徹斯特的商店。——第469、470、543、545頁。

斯特勞斯(Strauß)——德國亡命者。——第427頁。

斯特拉索爾多(Strassoldo, Giuseppe)——伯爵,米蘭司令官。——第511頁。

斯特洛(Strohn, William)——漢堡人。——第387、406、414、470、471、484、486-488、494、497、500、529、533、538、539、559、577、585頁。

斯特洛德曼,阿道爾夫(Strodtmann, Adolph Heinrich——1829—1879)——政治抒情詩人,民主主義者,金開爾的朋友和作傳記者。——第280、281、408頁。

斯特萊特(Streit, Feodor)——“工人報”的編輯。——第434、443、446頁。

斯特黑列(Stehely)——柏林的糖果店主,文學家和新聞記者在那裏集會。——第15頁。

斯特魯威,考斯道夫(Struve, Gustav——1805—1870)——巴登革命的領袖之一,作家,在美國的亡命者。——第151、179、197、198、202、204-206、216、279、394頁。

斯特魯威,阿瑪利亞(Struve, Amalie)——本姓杜薩德,前者之妻。——第216、368頁。

斯特魯維娜——見斯特魯威,阿瑪利亞。

斯密,亞丹(Smith, A.——1723—1790)——有名的蘇格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第209頁。

斯密特(Smitt, Theodor Iwanowitsch——1788—1805)——俄國軍事史家。



- 第417、418、580頁。
- 斯密特 (Schmidt) ——車務員。——第319頁。
- 斯密特, 西門 (Schmidt, Simon) ——威特林的擁護者。——第37頁。
- 斯密特 ——見斯蒂納。
- 斯密特-斯蒂納 (Schmidt-Stirner, Marie Wilhelmine ——1818—1902) ——斯蒂納之妻。——第411、440、441頁。
- 斯提柏尔 (Stiebel, Wilhelm) ——第206、207頁。
- 斯提柏耳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普魯士政治警察官。——第226、466、469、470、473—475、477—484、488、490、492、493、528、530、533、582頁。
- 斯蒂芬 (Steffen, W.) ——前中尉, 共產主義者。——第512、520、586、587頁。
- 斯蒂納 (Stirner, Max ——1806—1856) ——即斯密特, 德國哲學家, 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家。——第8—10、11、15、74、76、256、259、269、274、289、368、370、417、434頁。
- 斯蒂漢 (Stechan, Gottlieb Ludwig ——約生於1815年) ——漢諾威的木匠, “被壓迫者同盟”的盟員, 一八五一年起亡命於倫敦, 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派。——第308、309、313、320、323、331、477、478、483、484頁。
- 斯圖姆夫 (Stumpf, Paul) ——馬因斯的共產主義者。——第104、308頁。
- 斯圖普 (Stupp, Hermann Joseph) ——第218、225頁。
- 斯騰策尔 (Stenzel, Gustav Adolph Harald ——1792—1851) ——德國歷史家。——第432頁。
- 普尔茨基, 法郎士 (Pulszky, Franz ——1814—1897) ——匈牙利革命家, 噶苏士的战友。——第518、519、524、589頁。
- 普來厄尔 (Pleyel) ——上校。——第466頁。
- 普拉林 (Praslin, Charles Laure de Choisel, duc de ——1805—1847) ——被疑為殺害自己的妻子; 審訊時自殺。——第93、107頁。
- 普拉特父子公司 (Platt & Son) ——第373頁。
- 普拉斯曼 (Plasmann, Fa.) ——考察隊的辦事處。——第118、124頁。
- 普洛赫斯基 (Prochasky [Prochawsky]) ——在倫敦的波蘭亡命者, 威里采的擁護者。——第187頁。
- 普飛德爾 (Pfähder, Karl ——死於1876年) ——畫家, “共產主義者同盟”倫敦分支的盟員。——第134、136、140、151、316、358、366、409頁。
- 普賴斯 (Price, Richard ——1723—1791) ——英國財政問題的作家。——第275頁。
- 普魯士王子 (Prinz v. Preu Ben) ——見威廉第一。
- 梭諾爾咨 (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 Arthur ——1814—1879) ——英國政治活動家, 急進派作家, 接近憲章派。——第150、177、178頁。
- 湯卜遜 (Thompson, Thomas Peronnet ——1783—1869) ——英國政治活動家, 貿易自由的擁護者, 接近邊沁。——第130頁。
- 溫漢 (Wingham) ——在倫敦的警察法官。——第473、482、483頁。
- 發斯本得 (Vasbender) ——法國革命者, 蒲魯東主義者。——第379頁。
- 策斐, 考斯道夫 [皮亞里] (Zerffi, Gustav [Piali] ——生於1820年, 死於1863年之後) ——匈牙利新聞記者, 一八四

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的參加者。——第453、459、508、525、526頁。

腓特烈第二 (Friedrich II.——1712—1786) ——一七四〇——一七八六年普魯士王。——第212、369、570頁。

腓特烈·威廉第四 (Friedrich Wilhelm IV.——1795—1861) ——一八四〇——一八五七年普魯士王。——第47、108、140、231頁。

舒曼 (Schürmann) ——科倫的律師，科倫共產主義者的辯護人。——第484頁。

普羅 (Bülow, Christoph Karl v.——1716—1788) ——在腓特烈大帝手下服務的普魯士將軍。——第212頁。

普羅 (Bülow, Friedrich Wilhelm——1775—1816) ——普魯士將軍，滑鐵盧的英雄。——第212頁。

華爾夫，威廉[天狼星] (Wolff, Wilhelm [Lupus] ——1809—1861) ——德國革命家，馬克思的朋友，死於曼徹斯特。——第81、83-85、88、94、98、101、102、129、131、132、184、186、195、215、217、219、220、224、236、248、249、253、259、262、270、279、290、308、330、343、351、360、362、370、373、401、415、422、432、452、457、465、470、475、482、520、533、543、545、559、561-563、569-574、576-578、580-584、587頁。

華爾夫，菲迪南[紅色] (Wolff, Ferdinand [der Rote]) ——“新萊茵報”編輯部的成員。——第86-88、102、129、131、144、145、154、167、190、198、205、263、313、317、332、436、577頁。

華爾特 (Walther, Friedrich ——生於1810年) ——居利人，出版家，居利民主派報紙的編輯。——第49頁。

華爾脫 (Walter, John——1818—1894) ——英國國會議員，“泰晤士報”的出

版者。——第508頁。

華盛頓 (Washington, George——1732—1799) ——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的英雄，美利堅合眾國的第一任總統。——第237頁。

華斯基洛斯基 (Warskiroski [Waszkowski]) ——在倫敦的波蘭民主派分支成員。——第139頁。

華策爾 (Worzell, Stanislaw, Graf——1799—1857)，伯爵——一八三一年波蘭起義的參加者，亡命者。——第417、586頁。

華雷耳 (Vallières, François) ——法國革命家，巴貝的擁護者。——第361頁。

菲力普斯 (Philips) ——在荷蘭的馬克思的堂兄弟。——第101頁。

菲格斯 (Fix, Theodor——1800—1846) ——瑞士經濟學家，巴黎“經濟學家雜誌”的撰稿者，馬爾薩斯的信徒。——第44頁。

萊協爾 (Reichel, Christoph August——1715—1774) ——聖歌的作者。——第74頁。

萊恩哈特 (Reinhardt, Richard)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42、96-98、100、308、336、339、341、346、367、368、519頁。

萊莫札 (Rémusat, Augustin Laurent, comte de) ——奧爾良派的陰謀家。——第412、414、472頁。

萊登 (Leiden, Kosmos Damian) ——科倫審判案中的陪審官。——第488頁。

萊赫 (Reich, Franz Joseph——生於1814年) ——法律家，巴登起義的參加者，在巴黎的亡命者。——第312頁。

波綸 (Born, Stephan——1824—1898) ——排字工人，一八四八年革命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第95、101、102頁。

費爾巴哈 (Feuerbach, Ludwig — 1804—1872) ——有名的德國唯物論哲學家。——第9、17、18、31、32、45、51、53、54、141、293、314、317、368、434頁。

費納·馮·費尼柏格 (Fenner v. Fenneberg, Ferdinand — 1820—1863) ——國民近衛軍的司令，普法爾次國民軍的總參謀長，美國紐約工人報的出版者。——第281頁。

費得爾 (Faider, Viktor) ——布魯塞爾的律師。——第112、113頁。

都福 (Dufaure, Jules Armand — 1798—1881) ——法國政治活動家，部長。——第130頁。

鄂康諾，費爾古斯 (O'Connor, Feargus — 1794—1855) ——憲章主義者。——第96、99、109、130、150、157、158、177、218、318、331、360、376頁。

鄂圖 (Otto) ——第291頁。

鄂圖 (Otto, Karl Wunibald — 約生於1810年)，博士 —— 化學家，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的參加者。——第354、356、465頁。

雅各第一 (Jakob I. — 1566—1625) ——英格蘭王。——第48頁。

雅科比 (Jacoby, Johann) ——第91、186、256頁。

雅科俾 (Jacobi, Abraham — 生於1832年) ——醫學博士，科倫審判案的參加者。——第244、354、356、465、556—559、561、562、568、575頁。

順克夫人 (Schunck [Frau]) ——第557頁。

黑柏雷 (Hébeler, B.) ——駐倫敦的普魯士領事。——第396、483頁。

黑格爾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 1770—1831) ——有名的德國哲學家。——第9、10、70、141、159、

274、278、326、328、334、368、387、399頁。

### 十三 圖

塔力藍 (Talleyrand, Charles Maurice de — 1754—1838) ——法國外交家和部長。——第139頁。

塔士洛 (Taschereau, Jules Antoine — 1801—1874) ——法國文學家和政治活動家。——第463頁。

塞爾 (Seel) ——藝術家，巴門的共產主義者。——第5頁。

塞里爾邁 (Szerelmey, Nikolas — 1803—1875) ——匈牙利上校和藝術家，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參與者，後為亡命者。——第382、392、394、395、400頁。

塞姆白 (Semper, Gottfried) ——德國亡命者。——第290頁。

塞特 (Sädt) ——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案中的檢察長。——第414、417、468、471、480頁。

塞密希 (Semmig, Friedrich Hermann — 1820—1897) ——政論家，德勒斯登起義的參加者，在法國的亡命者。——第74頁。

塞麥 (Szemere, Bartholomäus — 1812—1869) ——匈牙利作家，匈牙利革命政府中的部長主席。——第361、367、378、382、392、395、396、413、415、465、487、511、527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S. D.) ——第64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Abul-Haim]) ——第506頁。

奧本海姆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第168、198、220、277、280、281、347、475頁。

奧爾良 (Orléans, Dynastie) ——王朝。



- 第336、353、408、409、411、459頁。
- 奥尔良王子 (Orléans, prince d'[Sohn Louis Philippes]) —— 路易·菲力普之子。——第472頁。
- 奥尔索普 (Allsop, Thomas) —— 英國憲章主義者。——第318頁。
- 奧克斯福特 (Oxford, Joseph) —— 倫敦絲織物商店的店主。——第578頁。
- 奧柏邁耶夫人 (Obermeyer [Frau]) —— 第19頁。
- 奧馬爾 (d'Aumale, Henri Eugène Philippe Louis, duc —— 1822—1897), 公爵 —— 路易·菲力普王的第四個兒子。——第459頁。
- 奧脫堡 (Otterberg) —— 德國民主主義者。——第82、218頁。
- 奧麥-帕夏 (Omer Pascha —— 1806—1871) —— 土耳其統帥。——第572頁。
- 奧斯瓦特 (Oswald) —— 巴登起義的參加者, 共產主義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404、424、427頁。
- 奧涅曼斯 (Ohnemans, Engelbert) —— 成衣匠, 布魯塞爾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第89頁。
- 奧騰柏格爾 (Ottenberger) —— 第432頁。
- 維狄爾, 朱里斯 (Vidil, Jules) —— 法國社會主義者, 亡命者。——第139、187、190、198、200、205頁。
- 楊恩 (Jung, Georg —— 1814—1886) —— 普魯士國民會議的左派成員, “萊茵報”的創辦者之一, 議會中民族自由主義的代表。——第7、17、474、532頁。
- 楊格 (Junge, Adolph) —— 共產主義者, 巴黎的亡命者。——第39-40、49、58、60、61、66、75、86、87、89頁。
- 瑟爾舍 (Schölcher, Victor —— 1804—1893) —— 法國政治活動家, 極左派, 十二月二日政變之後亡命於倫敦。——第293頁。
- 瑟瓦爾 (Cherval, Julien) —— 特務。——第403、409、412、414、466、468、472、473、480、492、500、527頁。
- 瑟努 (Chenu, Adolphe) —— 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法國革命運動中, 扮着可疑的角色, 特務。——第410、527頁。
- 瑟特泥 (Schärttner, August) —— 巴登起義的參加者, 曾亡命於倫敦, 建旅館, 政治亡命者聚集於此。——第139、254、280、320、336、398、424、426、427、440、493、530頁。
- 瑟特泥夫人 (Schärttner, Frau) —— 前者之妻。——第435頁。
- 瑙特 (Naut, Stefan) —— 亡命者, “新萊茵報”的撰稿者。——第124、144、414、415頁。
- 瑙維克 (Nauwerck, Karl —— 1810—1891) —— 歷史家, 柏林大學講師, 接近柏林的“自由人”社。——第15頁。
- 聖·西門 (Saint Simon, Henri Claude, comte —— 1760—1825) —— 法國哲學家, 空想社會主義者。——第21、35、278、454頁。
- 聖·查斯特 (Saint Just, Louis Antonie —— 1767—1794) —— 法國大革命時的政治活動家。——第334頁。
- 葛拉克, 托馬斯 (Clark, Thomas) —— 憲章主義者。——第158、169頁。
- 葛林格 (Göhringer, Karl —— 生於1810年) ——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 在倫敦的亡命者。——第200、216、221、235、280、314、316、319、322、326、504、530頁。
- 葛柏爾 (Göbel) —— 科倫法院的院長。——第493頁。
- 葛革 (Goegg, Armand —— 1820—1897) —— 一八四九年巴登革命政府的成

員，在瑞士工人運動中曾起過很大的作用。——第232、234、248、253、280、282、283、285、286、291、419、424-430、434、438、447、465頁。

葛萊斯頓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國政治活動家，首相。——第514、541、543頁。

葛德文 (Godwin, William—1756—1836)——英國無政府主義作家。——第22頁。

葛彙 (Grey, G.—1802—1894)——英國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第226頁。

達姆 (Damm)——工人，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第280、412、427-429、500頁。

達孫 (Dason)——“泰晤士報”的出版者之一。——第508頁。

路希亞斯 (Lucius)——醫生。——第234頁。

路易·菲力普 (Louis Philippe)——法王。——第197、351、579頁。

路得 (Luther, Martin—1483—1546)——有名的德國宗教改革家。——第262頁。

路透 (Reuter)——警察官，普魯士大使館的特務。——第477、478頁。

雷士納，弗利德里赫[卡斯騰斯] (Lessner, Friedrich[Karstens]—1825—1910)——成衣匠，“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盟員，科倫審判案的參加者，倫敦的亡命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261頁。

#### 十四 圖

夢蒂荷 (Montijo, Eugenie —1826—1920)——拿破崙第三的妻子，法國皇后。——第526頁。

察托立斯基 (Czartoryski, Adam Georg

——1770—1861)，公爵——波蘭政治活動家，貴族黨的首領。——第367頁。

察西 (Chaisie)——第453頁。

察普林·荷涅 (Chaplin und Horne)——公司名。——第460、470、504頁。

察普曼 (Chapman)——銀行辦事處。——第350頁。

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1749—1832)——有名的德國詩人。——第74、75頁。

漢內貝恩 (Hühnerbein, Friedrich Wilhelm)——成衣匠，巴門的共產主義者，恩格斯的朋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第117、191、358頁。

福耳斯脫 (Forster, Charles)——英國地理學家。——第535頁。

福格勒 (Vogler, C. G.)——出版者，社會主義者。——第54、77、80、111頁。

福夏 (Faucher, Léon—1803—1854)——路易·拿破崙任總統時期的內務部長。——第318、321頁。

福黑爾 (Faucher, Julius—1820—1878)——德國政論家，左派黑格爾分子，六十年代時為德國曼徹斯特派的代表。——第231、233、241、270、277頁。

窩爾得克 (Waldeck, Benedikt—1802—1870)——德國政治活動家，民主黨的領袖。——第256頁。

維克多·厄曼紐爾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意大利國王。——第311頁。

維理森 (Willisen, Karl Wilhelm—1790—1879)——普魯士將軍。——第399頁。

維卒 (Vehse, Karl Eduard—1802—1870)——德國歷史家。——第487、494頁。

維斯康蒂伯爵夫人 (Visconti, Gräfin)

——第459頁。

維達里 (Vidal, François — 1814—1872) ——法國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路易·勃郎的擁護者。——第100頁。

蒙脫茲，羅拉 (Montez, Lola — 1820—1861) ——女舞蹈家，巴威王路易第一的情婦。——第76、77、326頁。

蒙塔隆貝耳 (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 1810—1870)，伯爵——法國作家和政治活動家，接近拉梅內，自由主義天主教徒的首領。——第171頁。

蒲魯東 (Proudhon, Pierre Joseph — 1809—1865) ——法國經濟學家。——第31、39-41、48、55、57-59、62、70、71、74、91、104、105、120、142、143、153、261、262、264、269、271-274、276、278、279、288、294、297、300、315、317、323-329、336、339、379、382、417、438、447、501頁。

豪則，卡斯帕 (Hauser, Kaspar — 約1812—1833) ——秘密的棄兒。——第363頁。

豪格，恩斯特 (Haug, Ernst) ——一八四八年羅馬共和國的革命將軍。——第200、202、204、220、223、231、235、277、280、281、283頁。

豪惠特 (Howitt, William — 1792—1879) ——英國社會學家和詩人，自由主義者，曾把德國文化介紹給英國。——第241頁。

豪德 (Haude)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沙配爾派的特使。——第140、141、144、187、244頁。

赫夫尼 (Häfner, Leopold — 生於1820年) ——一八四八年維也納左派報紙“憲政報”的編輯，亡命者。——第449、453頁。

赫爾岑 (Herzen, Alexander — 1812—1870) ——有名的俄國政治作家和亡命者。——第458、486、505、507、513、516、538、551、563、564、566頁。

赫伯特 (Herbert, Sidney — 1810—1861)，男爵——英國國政活動家，庇爾的擁護者。——第514頁。

赫克托 (Hektor) ——“伊里亞特”中的英雄。——第291頁。

赫克瑟 (Heckscher, Johann Gustav — 1797—1865) ——漢堡的律師，革命時為司法部長，後為外交部長。——第557頁。

赫刻 (Hecker, Friedrich — 1811—1881) ——德國革命家，巴登起義的參加者，後來住於美國。——第114、116、117、349、394頁。

赫味，高特弗里德 (Herweg, Gottfried) ——將軍。——第427、429、492頁。

赫味喜 (Herwegh, Georg — 1817—1875) ——德國政治抒情詩人。——第103、111、458頁。

赫斯，摩西 (Hess, Moses — 1812—1872) ——德國社會主義者，所謂“真正社會主義”的代表。——第4-6、8、9、12、13、17-24、27、30、33、42-46、54、55、72-76、80、81、86、87、95、96、100-105、110、118、115、381、388、389、486頁。

赫斯夫人 (Hess, Sibylle, Frau des vorigen) ——前者之妻。——第27、33、42、43、144頁。

赫斯特 (Hurst) ——憲章主義者。——第158頁。

赫斯達特 (Herstatt) ——科倫審判案中的陪審官。——第488頁。

## 十五画

德赤，西門 (Deutsch, Simon) ——行过



- 洗禮的猶太人，以一八三二年背棄畢萊公爵夫人出名。——第408頁。
- 德拉尔 (Dralle, Friedrich Wilhelm——約生於1820年)——民主派的新聞記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424、427、454頁。
- 德拉茨 (Darasz, Albert——1808—1852)——波蘭革命家。——第142、441頁。
- 德納 (Dana, Charles Anderson——1819—1897)——美國新聞記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稿件的“紐約論壇報”的出版者。——第299、330、335、344、354、357、364、365、367、368、370、373、380—382、386、389、390、395、397、398、409、410、413、415、417—419、421、431、446—448、450、452、454、464—467、470、479、486、487、500、503、505、507、518、519、521、522、529、538、541、555、556、585、588頁。
- 德郎克 [阿尔卑恩妖魔；小傢伙] (Dronke, Ernst [Alraun; der Kleine]——1812—1891)——社会主义作家，“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亡命者。——第112、114、115、117、118、126—128、131、140、143、144、149、157、179、184、190、199、217、219、220、224、225、299、300、314、315、319、322、361、374、375、377、378、380、381、386—391、393、397、400、401、403、406、415、418—421、425、431、447、452、457、459、460、462、465、470、473、482、483、485、489、490、492、507、513、516、519、520、525、527、533、535、537—539、559、561、562、566、568—570、577、582、583、585—587頁。
- 德斯脫 (D'Ester, Karl——1811—1859)——科倫的醫生，“共產主义者同盟”的盟員。——第5、13、47、108、116、126、184頁。
- 德裴 (Derby, Edward Geoffrev Stanley——1799—1869)，伯爵——英國國政活動家，首相。——第367、371—373、377、420、456、467頁。
- 德魯克，路易 (Drucker, Louis)——柏林的出版家，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參加者，在倫敦的亡命者。——第270頁。
- 德穆絲，海倫 [倫迅] (Demuth, Helene [Lenchen]——1823—1892)——馬克思家裏的女僕。——第196、446、569頁。
- 摩立孫 (Morrison)——第327頁。
- 摩西 (Moses)——聖經裏的立法者。——第302頁。
- 摩拉斯 (Moras)——第82—84、88頁。
- 摩林那里 (Molinari)——匈牙利民主主义者，亡命者。——第139頁。
- 摩勒里 (Morelly——死於十八世紀下半葉)——修道院長，共產主义作家。——第21—22頁。
- 撒非喇 (Sapphira)——聖經中的人物。——第59頁。
- 歐文 (Owen, Robert——1771—1858)——英國空想社会主义者，合作運動的創始人。——第21、143、235頁。
- 德平斯基 (Dembinski, Heinrich——1791—1864)——波蘭將軍，曾參加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波蘭起義及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起義。——第211頁。
- 撥恩斯泰 (Börnstein, Heinrich——1805—1892)——德國政論家，演員，亡命者，巴黎“前進報”的編輯。——第33、65、72、73、78、92頁。
- 撥勒 (Böhler)——德國亡命者。——第280頁。
- 潘尼西 (Poensich)——第447、450頁。
- 蓬斯特 (Bohnstedt)——巴門的法律家。——第116、117頁。
- 衛布 (Webb, James Watson)——將軍，

“紐約詢問報”的編輯。——第582頁。

衛爾,亞歷山大(Weill, Alexander——1811—1899)——法國傅立葉主義者,海涅的朋友。——第32頁。

衛登麥爾(Weydemeyer, Joseph——1818—1866)——德國革命家,政論家,芝加哥德文報的編輯。——第31、45、50、65、140、213、244、254、261、262、277、312、324、331、342—345、349、351、352、354、358、359、361、362、364、365、368、371、374、375、382、385、388—390、392、395、397、398、405、406、409、411、413、417、430、432、433、436、443、445、446、449、454、463、479、497、526、528、534、535、537、538、540、541、544、561、564、587頁。

鄧克爾(Duncker, Franz——1822—1888)——德國出版家,民主主義者,政治活動家,職工會的組織者。——第468、483頁。

魯格,阿諾爾德(Ruge, Arnold——1802—1882)——德國作家,急進政治家,左派黑格爾分子。——第7、15、35、74、92、126、139、142、151—154、164、169、171、179、197、198、202、204—206、216、220、223、224、231、235、247—250、253、254、259、260、263、264、269、270、277、280—285、288、290、291、293、294、331、346、366、368、379、391、392、404、408、411、418—420、423、424、428、453、454、463、495、551、555、563、564、566、586頁。

黎納爾陀·黎納爾迪尼(Rinaldo Rinaldini)——伍爾披奧斯的小說裏的主人翁。——第524頁。

墨累(Murray)——工廠主。——第521頁。

## 十六 画

噶爾諾(Carnot, Lazare——1801—1888)——法國政治活動家,一八四八年時為臨時政府國民教育部部長。——第334頁。

噶蘇士(Kossuth, Ludwig——1802—1897)——有名的匈牙利革命家。——第186、209、211、313、314、324、326、331、337、354、360—362、378、379、382、396、397、410、413、423、424、426、481、441、442、453、456、465、487、495、509—512、514、522、527、530、560、584、586頁。

澳厄斯瓦爾德(Auerswald, Hans Adolph——1792—1848)——普魯士將軍,普羅的副官,國民會議的成員,極右派。——第476頁。

燕尼(Jenny, Friedrich)——排印急進派文獻的伯爾尼印刷所主人。——第65、521頁。

盧布林內(Lubliner, Ludwig)——波蘭革命家。——第107頁。

盧晉茨基(Rozycki, Karl)——波蘭上校,曾參加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的起義。——第418頁。

盧梭(Rousseau, Jean-Jacques——1712—1778)——有名的法國作家和哲學家。——第264、277、278頁。

穆耳(Moor, Karl)——席勒的劇作“強盜”中的主人翁。——第43頁。

穆罕默德(Mohammed——571—632)——伊斯蘭教的創立人。——第515、536、541、546、547、554頁。

穆罕默德·阿利(Mehemed Ali——1769—1849)——埃及總督。——第361頁。

穆勒(Mill, John Stuart——1806—1873)——英國哲學家 and 經濟學家。——第155頁。

諾爾(Nohl, Eduard)——“新萊茵報”

的股東。——第117頁。

諾瓦伊利 (Novairi——1280—1332)  
——阿拉伯歷史家。——第547頁。

諾亞 (Noah)——聖經裏的族長。——  
第535頁。

諾易柏克 (Neubeck, Philipp)——馬  
因斯學校教師。——第104、115頁。

諾特永 (Nothjung, Peter——1821—  
1880)——成衣匠，科倫共產主義者審  
判案的參加者。——第240、251、279、  
354、416、465、481、488頁。

賴夫 (Reiff, Wilhelm Joseph——約生  
於1824年)——科倫“共產主義者同  
盟”的參加者。——第416頁。

賴得律-羅蘭 (Ledru-Rollin, Alex-  
andre Auguste——1804—1874)——  
一八四八年法國政治活動家，小資產  
階級民主派的領袖。——第102、139、  
142、164、167、171、175—177、189、218、  
235、265、280—283、293、320、335、337、  
339、361、369、378、379、417、496、512、  
524、579、586頁。

賴痕巴哈 (Reichenbach, Eduard——  
死於1869年)，伯爵——布勒斯勞的  
民主主義者，亡命者。——第198、280、  
290、298、391、423、426、427、434、438、  
475、484、494、495、506、513、527頁。

賴痕巴哈夫人 (Reichenbach, Gräfin)  
——第290頁。

霍卜特 (Haupt, Hermann Wilhelm  
——生於1833年)——科倫共產主義  
者審判案中的參加者，在審判前逃往  
巴西。——第151、255、313、316、320、  
323、326、418、456、466頁。

霍夫斯塔特爾，考斯道夫 (Hoistetter,  
Gustav v.)——軍事作家。——第398  
頁。

霍策爾 (Huzel, Jakob)——在美國的德  
國亡命者。——第391、422、423、425、

438、545頁。

霍策爾威特 (Huzzelwitt)——在辛辛那  
提 (美國) 的德國亡命者。——第391  
頁。

鮑威爾 (Bauer [aus Stolpe])——斯托  
爾普人，區醫生，普魯士議會中的極左  
派議員。——第280、281頁。

鮑威爾 (Bauer, Heinrich)——倫敦科  
倫“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特使。——第  
110、134、136、151、284、316頁。

鮑威爾，布魯諾 (Bauer, Bruno——1809  
—1882)——左派黑格爾分子，神學  
家。——第4、15、23、76、314、364、365、  
385—387、392、397、419、420頁。

鮑威爾，愛得加 (Bauer, Edgar——  
1820—1886)——布魯諾·鮑威爾的  
兄弟，德國政論家，左派黑格爾分子。  
——第4、15、23、313、424頁。

龍博 (Ramboz)——馬克思的假名。  
——第124、129、131、132頁。

## 十七 圖

薛憲勒 (Scheidler)——“石印通訊”的  
編輯。——第281頁。

賽列 (Seiler, Sebastian——約生於1810  
年，約死於1890年)——民主主義者，亡  
命者。——第36、82、83、85、88、94、98、  
110、134—136、197、207、363、366—368、  
509頁。

賽依 (Say, Jean Baptiste——1767—  
1832)——法國經濟學家。——第435  
頁。

邁耶 (Meyer)——飯店侍者。——第5頁。

邁耶 (Meyer, Julius)——威斯特法楞  
的民主主義者，“真正社會主義”的代  
表。——第31頁。

邁恩，愛德華 (Meyen, Eduard——1812  
—1870)——左派黑格爾分子，民主  
派的政治活動家。——第15、131、231、



233、235、270、277、280、281、284、290、  
322、347、407、424、426、427、475頁。

韓德 (Hunt, Thornton Leigh——1810—  
—1873) ——英國新聞記者。——第  
331、455頁。

## 十八 画

戴穆郎, 卡密拉 (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 ——法國革命時有  
名的新聞記者。——第50頁。

薩丹雅 (Saldanha-Oliviera e Daun  
——1791—1876), 公爵——葡萄牙國  
政活動家。——第233、234頁。

薩巴退 (Sabatier) ——法國革命家。  
——第361頁。

薩拉 (Sarrans, Bernard, jun.——1795  
—1874) ——法國新聞記者和政治活  
動家,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參加者,  
左派共和主義者。——第164頁。

薩拉斯特罗 (Sarastro) ——莫差特的歌  
劇“魔笛”中的人物。——第74頁。

薩格拉 (La Sagra [Don Ramon]——  
1798—1871) ——西班牙經濟學家, 一  
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後住於巴黎, 贊  
成蒲魯東的國家銀行的意見。——第  
105、106頁。

薩索諾夫 (Sassonoff, Nikolai Iwano-  
witsch——1815—1862) ——俄國亡  
命者, 馬克思的朋友。——第314、317、  
361頁。

薩發里 (Savary, René, duc de Rovigo  
——1774—1833) ——法國政治活動  
家, 拿破崙第一的副官。——第217、  
218頁。

薩華次基微次 (Sawazkiewicz) ——在  
倫敦的波蘭亡命者。——第139、142、  
187頁。

## 十九 画

瓊斯 (Jones, Ernest——1819—1869)  
——英國詩人, 憲章運動的領袖之一。  
——第110、134、135、141、149、150、  
158、169、177、178、180、188、189、192、  
194、206、224、261、262、318、331、352、  
360、363—366、371、374—376、381、382、  
389、392、395、405、423、435、443、454、  
455、508、538、555、559、560、572、580、  
584、586頁。

瓊斯, 威廉 (Jones, William——1746—  
1794) ——奧爾良派。——第548頁。

麗子——見朋斯, 麗子。

## 二十一 画

蘭多尔夫 (Landolphe) ——法國共產主  
義者, 倫敦的亡命者。——第167、169、  
170、175、178、180、186—189、192、193、  
195、196、198、205頁。

蘭朋 (Lampon) ——“泰晤士報”貨幣市  
場問題的撰稿者。——第508頁。

蘭科隆斯基 (Lanckoronski), 伯爵——  
希爾士供詞中的人物, 俄國間諜。——  
第442、527頁。

## 二十二 画

蘭柏尔 (Gümpel, John Heinrich) ——  
德國工人, 倫敦的亡命者。——第331  
頁。

蘭特 (Günther) ——德國亡命者。——  
第168頁。

## 二十三 画

樂塞 (Röser, Peter Gerhardt——約生  
於1816年) ——手藝工人, “科倫工人  
協會”會員, 科倫“共產主義者同盟”的  
參加者。——第240、241、243、354、  
416、465、488、496頁。